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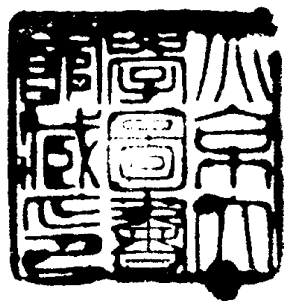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六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52/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六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38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六九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渭厓文集十卷(二)

〔明〕霍韜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霍與瑕刻本

..... 一

西原先生遺書二卷

〔明〕薛蕙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二年王廷刻本

..... 三五六

谿田文集十一卷補遺一卷

〔明〕馬理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七年刻清乾隆十七年補修本

..... 四一一

渭厓文集十卷(二)

〔明〕霍韜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霍與瑕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渭厓文集

十卷》提要

渭厓文集卷之四

疏

申明禮制疏

臣欽蒙

聖恩陞任南京禮部尚書臣將伏候

陛辭赴任供職竊念臣忝禮官典禮臣所事守也古者帝

王之制禮也昭之天彝以秩大分修之人紀以辨大倫毫髮不忒是故上下不淆民志不僭

帝王所以安定天下也我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首明禮制以崇化次定律令以格頑

渭厓文集

卷四

一

熊鼎

列聖率循禮教洋溢海宇同軌矣況南都我

皇祖所以肇基也典禮宜天下先焉臣未到南都禮制之

詳未敢具論姑舉一二切于百僚所取式者取自

上裁臣伏觀禮儀定式京官三品以上乘轎其餘不許

累朝定制也近日南京文官不論職秩崇卑皆乘轎焉

或乘女轎闔城丈夫混同婦人非美兆也或施帳幔

儀飾幾於

上僭矣前月且有擡轎經長安門者甚無忌也兩京一

體也南京文官不式典禮如此何以責道化之達而

不倍也禮儀定式官員相遇迴避有等上非傲而下

非訕也夫早以避尊非以飾讓也所以定分也上下分定然後兆民觀化而天下治也近日南京文官街衢相遇早不避尊混肆唐突舊年尚書劉龍與給事中曾鈞計奏崇端之起由曾鈞乘馬徑衝劉龍潘珍兩轎之間劉龍遂查曾鈞私乘驛馬曾鈞遂劾劉龍和買貨物兩詞交構始於爭道是職秩之分不明禮讓之風不著也衣冠不讓如此何以責庶民之不爭以犯分也臣惟車輿之制所以命德上下之辨所以定治禮遜之流所以徵化國家不可洎史缺者也臣禮官也斯禮也臣職所事守也伏乞

清江文集

卷四

二

勅初制

昭我

皇明禮教之盛達于天下或所在官員猶踵舊習僭禮犯分上乖

皇度臣即會南京都察院具實以

聞庶禮教承式海宇同風臣下澆薄之風亦因格化實徵

臣效職一事也

聖旨禮部會同都察院看了來說

乞恩罷黜以避嫌疑疏

臣由吏部左侍郎幸蒙

聖恩陞南京禮部尚書竊念臣一芥草茅廿年科第拔自三品超列八座臣不勝榮忭不勝感激臣受知素深圖報實切方將伏候面

恩仰荅

鴻造乃敢

陞辭赴任供職不意近日禮部尚書夏言與順天府府尹劉淑相訐奏內一節云劉淑相邀請諸臣遨遊銀山鐵壁為人不敬奏內雖不指臣姓名實暗坐臣罪也蓋遊銀山鐵壁臣實倡首焉若曰論罪臣實罪首不敢自諱是時也適值免朝臣語劉淑相曰前看

清江文集

卷四

三

御批

陽翠嶺地形勢狹小不可用矣聞銀山鐵壁形勢奇偉或有吉地蓋往觀乎蓋劉淑相頗諳地理臣生長山中亦頗識山之形勢故同往觀之也都御史党以平學士蔡昂廖道南聞臣之行遂亦偕往今夏言以是論劉淑相之罪實暗論臣罪也何也倡遊山之議臣實始之諸臣乃因臣而行也則罪之首宜坐之臣之身臣不敢辭夏言又曰淑相上疏議陽翠嶺地謂淑相疑夏言洎之惟當日臣上疏臣實倡首臣並不疑夏言淑相又何疑焉臣下獻策于

朝廷各盡其忠而已矣用不用豈所計也如必互相疑

忘是爲身私利也豈公天下之謀也夏言之奏雖爲
劉淑相而發實暗指臣也臣雖不才惟知爲
國秉公而已矣惟知爲

朝廷有大體而已矣何嘗疑忌于人臣常讀史見古之
誤國奸臣皆爭利戀寵爭祿位之崇卑而已矣始也
自喪其心終也誤人之國臣常念念以爲啟鑒故凡
遇事非切治體未嘗輕與人競亦未嘗忌人惟踪跡
孤子恒爲夏言所疑臣若隱忍在位致夏言疑忌孰
若避位退休亦可保全小節此臣所以乞罷黜也夏
言又曰淑相輕侮陵犯實有一二臣陰嗾之犬亦暗
指臣也夏言今號于人曰淑相如攻我致我敗露必
撻三四人相陪餘三人各有所指內一人則指臣也
斯言也在外大小臣皆聞之臣蒙夏言之疑如此何
以自明臣讀邸報見劉淑相奏云夏言爲徽州客人
吳良佐霸州大尹高聰嗾托止云封錄數冊內有小
帖此等事情豈傍人能知之哉夏言如無囑託實跡
即宜懇乞 天恩爲之辨明
勅下法司提費宏吳良佐高聰與劉淑相面對則夏言曾
否囑託劉淑相曾否聽人嗾吠皆可知矣夏言不自
省已乃疑臣至此臣不早退必難保全是臣不得不

乞罷黜也臣不得已再將夏言論臣罪犯太過者畧
言之臣倡率遊山不先奏

聞麗之于法曰違制又曰不應爲則臣不敢辨若曰大不
敬則臣不能堪也蓋大不敬之罪具列十惡之目臣
子蒙十惡之名生無所容於覆載死難瞑目于泉壤
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洗也臣至不才何以堪此罪
名哉如曰臣之遊山論罪宜曰大不敬矣然則夏言
囑託律宜何罪耶乞

勅夏言讀大明律勢要囑託該得何罪受賊爲人囑託該
得何罪如夏言所犯之罪皆依律定擬臣亦甘伏大

不敬之辜矣臣不得已又將夏言行事証之律曰其
各奏公事若有窺避增減緊關情節朦朧奏准施行
已後因事發露雖經年遠鞫問明白斬

聖祖制律之嚴所以戒奸臣也奸臣互相欺罔互相蒙蔽
是禍亂所由滋也

聖祖所深惡也去年大學士費宏病故夏言爲之請諡舊
制凡請諡皆行考功司備查本官歷任有無被劾乃

敢題請取自

上裁情節行實不敢增減不敢假借天下之大公也
聖祖定制也費宏被御史鄭氣劾其賄賂受玉御史鄭洛

書劾其納彭夔之賄御史張祿劾宏家門貽玷徇祿
貪榮御史蔣賜劾宏苞苴賄賂日滿門庭夏言徇私
盡與隱匿誤蒙

聖恩賜謚文憲夫曰文者儒臣通謚也若曰憲者我
憲宗皇帝徽號也宏何人斯敢當

憲祖徽號也哉夏言增減緊關情節朦朧奏准得之也臣
擅造山伏大不敬之罪矣夏言為費宏窺避增減緊
關情節罪宜如之何伏乞

聖明察臣孤立顛危之極 賜臣罷黜然後

勅下廷臣擬臣罪狀與夏言罪狀查照律法請自

清江文集

卷四

六

奏議

上裁庶幾夏言與臣罪犯輕重皆不能逃

聖祖彝典不能逃天下公論不能逃萬世策書臣即瞑目
泉壤永甘心矣

聖旨卿扈從大臣自當朝夕君側乃恣意私遊猶辯飾已
過念昔忠於事免究該部知道

陸辭疏

臣伏蒙

聖恩陞任南京禮部尚書臣本月二日謝

恩訖宜即趨任美恭遇

聖上萬壽聖節臣當伏候拜舞稱賀乃敢啟行況臣受

恩素深遠達

天顏實願戀瞻依不忍遽去惟臣陞任日久不敢不去也
前月尚書湛若水雖轉吏部尚有侍郎費象在部管
事今費象亦已轉任矣本部印信缺官署掌是臣又
不敢不速去也臣拜違

天顏踰數千里愧無可以效報

聖明者竊念古者帝王於其臣也有督教焉則錫之訓若
書之誥命是也臣下將納忠焉則貢規諷之章若詩

之二雅是也唐虞之際天下盛治之極也君臣相告
猶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猶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清江文集

卷四

七

奏議

聖如帝舜豈俟臣下規戒蓋聖人之心嘗不自滿臣
之於君嘗過於規此唐虞之治所以盛也

陛下聖德超越千古

御製無逸兩碑不惟發明

君道無復餘蘊所以訓勅臣下者亦切至矣臣嘗仰誦

聖謨曰失禮喪義悖親違君傷倫敗俗皆自逸肆中來臣

拜首稽首曰凡我臣僚服我

聖訓猶縱逸失德自欺自穢玷辱

聖化則非人類也臣載觀

太祖高皇帝祖訓若曰凡古帝王以天下為憂者惟創業

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實君能之

聖祖曰以天下爲憂者卽

聖訓曰無逸之謂也

聖上之心與

太祖高皇帝之心後先一揆也臣觀

祖訓首章凡十七節若曰丞相專權亂政若曰四方水旱

等災若曰居安常懷警備若曰凡夜當警省若曰凡

人之姦良固爲難識若曰聽訟要明若曰賞功要當

無一時不嚴畏無一事不敬慎蓋

太祖之心卽帝舜儆戒無虞之心也我

清聖文集

卷四

八

忠狀

聖上無逸之心卽

太祖高皇帝之心也臣幸生

聖世樂聞

聖化自揣于衷無毫髮之能仰答

鴻造今遠違

天顏無任惓惓謹服膺

聖訓以祗慎厥身載對揚

聖祖之謨與

聖上無逸之謨千億萬斯年而已矣臣不勝瞻戀戰惕之至

懇乞

聖明照察姦黨疏

臣昨日 陛辭訖將趨任矣因臣疏論官員迴避禮儀及乘轎事例奉

聖旨禮部會同都察院看了米說尚書夏言卽詰大學士

李時云何故會都察院蓋謂會都察院則彼不能橫

逞其私以撓

聖制也于是主使禮科都給事中李充濁等肆言妄辨李

充濁等疏未 上臣前數日已聞其密謀矣臣且行

矣禮儀定式具于

皇明制書自有公論臣不須贅辨惟夏言陰結諫官欺瞞

渭崖文集

卷四

九

郭野

聖主李充濁等甘爲夏言鷹犬不識不忠臣不力破姦謀

恐姦黨愈熾趨附愈多天下知有夏言不知有朝廷

陛下遂孤立于上矣臣先畧辨李充濁等所言之謬然後

畧述夏言姦黨實跡爲

聖明陳焉臣謹按洪武二十年

太祖高皇帝欽定官員相遇迴避等第凡八條內一節云

六品遇三品以上官引馬迴避四品引馬側立遇五

品趨右讓道而行無近侍不迴避之禮如李充濁之

言是則

太祖之制非耶又一節凡內官出入遇公侯伯一品二品

官引馬側立遇三品四品分道而行夫內官乃

朝廷近侍之臣也於文官無統屬者也遇一品二品官

猶引馬側立若曰近侍官不迴避不知李充濁所據

何典禮也豈悖

太祖之禮別送其邪說耶又

太祖高皇帝欽定官員拜禮凡二條亦無近侍不行跪拜
禮之說蓋姦人附會以自私也

太祖欽定禮儀萬世所遵守也李充濁不法

太祖則誰法也李充濁云給事中謝

恩與尚書同遂爲給事中可抗禮於尚書也今承堂五品

清江文集

卷四

十

軍天爵

以上官謝 恩皆同尚書然則五品官亦可抗禮於

尚書耶外夷入貢面見辭謝皆同尚書然則外夷亦

可抗禮於尚書耶甚矣其言之悖也李充濁又云朝

參序立六科立 御道之側謂是可抗禮尚書也今

鴻臚序班大漢將軍亦立 御道之側然則大漢將

軍亦可比擬給事中序班小臣亦可抗禮尚書耶甚

矣李充濁不識職體也李充濁又云吏部兵部選官

都給事中同宴謂是可抗禮尚書也是日司屬官皆

同席酒飯然則司屬官亦可抗禮尚書耶蓋

賜酒飯以

朝廷爲主臣下受賜

朝先拜稽首然後卽席如對 君然

君尊于上臣下不得各申其分如日麗天衆星不得耀其

光也李充濁又云巡視京營紀錄軍功給事中與三

法司都御史抗禮謂是可抗禮尚書也 臣謹按

太祖定制凡承宣召及祠祭官請祠所遇應避之官不避
所以尊

朝廷也豈曰祠祭官可抗禮尊官耶春秋之法王人雖

微序于諸侯之上所以尊王也給事中奉

勅差遣遇都御史或暫抗禮所以尊 朝廷也非承

清江文集

卷四

二

皇統

欽命烏得抗禮也李充濁援以爲比謂是可抗禮尚書也

甚矣李充濁不識職體也李充濁又云翰林官不迴

避錦衣衛官不迴避給事中可與比擬也皆宣德正

統年間失禮也非

太祖定制也今武職不避文官故文官不避公侯伯謂文

武職體不相統屬也翰林官不迴避楊榮楊士奇始

之也

太宗文皇帝命楊榮等以編修入內閣備

顧問漸無師傅故翰林不迴避楊榮楊士奇始之也非

太祖定制也今則或避或不避無定式皆禮官失考也李

充濁不能考訂

太祖典禮以一

有去聲比擬效尤甚矣李充濁不識職體也李充濁又云給事中得論劾尚書謂是可迴避也臣謹按憲綱都察院自御史至吏典皆得互相糾舉所以防姦臣也給事中可劾尚書即不迴避御史至吏典皆得糾舉堂官御史亦不可迴避耶都察院吏典亦可抗禮給事中耶蓋大姦大竊爲

朝廷憂言官自宜糾劾政事乖錯國是倒置言官自

宜論諫皆諫官職也未聞借糾劾之權遂可僭分犯

滑崖文集

卷四

十一

附

禮也李充濁又云尚書批本于六科之門謂是爲六科之權也臣謹按

太祖定制每日尚書奏事左侍郎面寫

聖旨于奏劄之上右侍郎送科親批押馬次日主事驗筆

跡乃抄出行焉所以防六科抵換之弊也侍郎批本爲

朝廷防姦非尊六科也自楊榮楊士奇入內閣陰壞

舊制凡奏劄皆從內閣擬旨左侍郎無面寫

聖旨之制矣自是內閣權重而姦弊滋矣李充濁不能考

証舊制以革姦弊反借是以誇其權謂是可抗禮尚

書也其姦李充濁不識職體也夫李充濁不識職體其罪小也黨附夏言欺瞞

陛下其罪大也臣畧陳之

陛下幸垂察焉嘉靖十四年正月都御史侯位劾犯賊知縣陳昌福谷繼宗夏言納賄爲之營救囑託汪鉞爲之立案汪鉞不聽夏言恨侯位而無以中傷之也由是主使李充濁妄劾侯位不早侍養感召災變疏云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蓋謂禮科災異之劾或行禮部夏言可肆毒手也不意

滑崖文集

卷四

十一

附

勅下吏部遂失所圖李充濁即到臣門祈臣符同題覆臣

據實上請內云權要囑託皆不聽允爲夏言發也

夏言李充濁所由恨臣也李充濁妄劾侯位其罪小

也黨附夏言作姦臣鷹犬其罪大也李充濁云尚書

奉職無狀給事中明白上聞也李充濁既知其職

矣夏言爲費宏請謚增減繁簡情節律合斬罪禮科

所宜駁正糾劾者也何不具實上

聞也夏言身爲大臣受富商厚賂爲之囑託玷辱

國體其污穢之聲播聞海內久矣李充濁可諉曰不知

耶何不具實上

聞也順天府通判費完與府尹劉淑相構隙曲直未明洩併提對理乃國法也今府尹下獄通判在位法司曲法紀綱安在李充濁何不具實上

聞也臣觀古今姦賊其臣未有如夏言者也夏言如列公卿之位則辱公卿使天下之人指而議曰如此賊盪尚爲公卿他又何責焉自是姦賊無忌矣夏言職典禮則辱典禮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者也夏言姦賊如此其心喪矣烏有喪心之人尚可汚秩宗清選也哉夏言如人

太廟則辱

宗廟則辱

列聖在天之靈必震怒曰

國家憲典姦黨誅無赦賊汚滿貫者絞

宗廟禮法之地豈容死罪之人得置足也夫至尊嚴莫如

宗廟至污穢不潔莫如死罪犯人夏言身犯死罪豈可使

再玷禮職以辱宗廟也夏言罪狀顯白如此其爲

尚書奉職有狀耶其爲尚書奉職無狀耶李充濁不

惟不以上聞反附爲姦黨如此尚可玷辱諫垣也

乎夏言囑託汪鋐保全職官張天衢汪鋐不聽夏言

疑臣拒阻每次選官夏言必囑託三四人求好地方

臣多執沮不行夏言益加忌恨臣署部事夏言爲驛丞楊許等囑託二次臣皆不聽侍郎張邦奇司屬官皆知之由是怨臣愈深前日臣掌選事題

請比選庶吉士例精選人才以備科道既得

旨准行矣夏言主使盧樞論奏盧樞奉

旨拏問夏言又主使鎮撫司千盧樞招內參臣變亂選法

以汚輓臣前次奉

旨大臣不許互相詆擊臣仰遵

聖訓矣夏言復陰使李充濁等攻臣謂臣欲自尊大然臣

所言皆臣職掌者也非爲已也夏言先主使都給事

所歷文集

卷四

五

劉天剛刻

中王禎攻臣王禎不肯乃主使謝廷蕙又陰使六科

新進不知禮制官員隨聲附和欲使六科視臣如讎

風聲陰鼓南京六科使南京六科視臣如讎彼乃可

得志而臣坐受禍也臣不足惜惟念今日臣僚皆

首低而畏避夏言矣六科十三道官豈無一人剛直

雖心欲攻夏言罪惡亦畏懼不敢矣東廠鎮撫司無

不承夏言風旨矣羅織構煽隨所意欲矣自古姦臣

之黨未有如夏言之盛者也自古天下之人畏姦臣

未有如畏夏言者也臣不敢言天下無敢言者矣天

下皆附夏言

陛下遂孤立干上矣臣極知言出禍隨惟臣不勝危懼不勝痛憤乃熟思審處寧止一身之禍為

國家除去姦黨即順日泉下猶有生氣無黯亞保全以負聖明知遇之恩也臣不能仰體

聖明保全夏言至意罪該萬死伏乞

賜臣誅斥以謝夏言乃

勅法司會九卿科道議夏言罪狀庶幾姦黨破散黨禍潛消天下幸甚

聖旨朕已有旨着大臣群僚之首各同寅贊治勿相詆擊如何又這等來說且不查究

清江文集

卷四

十六

御製明

慶賀疏

臣等於本年十月二十八日接到邸報伏見

勅下禮部

皇第二子生臣等不勝慶忭不勝歡躍竊念臣等心祝于

皇天上帝之誠至是遂矣天下臣民之望至是慰矣山河

海岳之靈至是效矣百千萬億蒼生之命至是永矣

宗廟社稷之主之祥百億斯年與

天無極矣臣等不勝慶忭不勝歡躍仰惟

皇上玄德格

天至仁覆物

聖學高出千古禮制度越百王上紹

列聖洪休下啓燕詒不續亘古一見萬世無伍是宜天錫

胤祚祺薦吉祥繩繩螽斯振振麟趾

聖聖迭生世世紹德永造兆民之命永綿社稷之福永蒼

皇天之眷永懽

祖宗之心也臣等不勝慶忭不勝歡躍載伏竊思若俟

詔書到日乃拜舞稱賀則權慶喜躍之情不能自禁謹

于十一月初一日率會文武大小百官于南京禮部

陳設龍圖香案各具大紅錦繡吉服行五拜三叩

頭禮俟

清江文集

卷四

十七

御製明

詔書至日另具朝服拜舞稱賀庶幾少洩

蒿呼之誠載獻華封之祝也伏願

聖德益懋

天眷益隆胤嗣益昌

宗社益慶臣等不勝慶忭喜躍之至

聖旨覽卿等奏賀知道了禮部知道

乞恩賜封疏

臣蒙聖恩封贈臣祖考妣皆如臣官錫臣

誥命榮願足矣惟念臣先任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

已蒙

聖恩賜臣祖厚一臣父華皆如臣官祖考榮顯亦云足矣

惟臣曾祖玄珍尚未沾恩是臣所為耿耿也竊念

臣之曾祖玄珍實有陰陽以忠義教臣祖故於正統

十四年黃賊蕭養之亂臣祖厚一奮義破家力抗亂

賊皆臣曾祖之教也餘蔭及臣之父又逮臣身獲事

聖明是臣今日冒竊祿位皆臣曾祖之澤也臣忝顯秩曾

祖猶為庶人又臣所為耿耿也臣祖厚一之墳與曾

祖玄珍之墳聯壤並列臣祖已贈詹事兼學士矣曾

祖未沾恩命春秋墓祭臣祖之心竊亦不安臣為

子孫不能安祖考之心是不孝也又臣所為耿耿也

清江文集

卷四

文一

即前

臣如幸荷聖明福澤之被少延狗馬之年榮逮曾

祖尚或有期惟慮臣命同榆柳湓先朝露臣之曾祖

遂沾恩無期也又臣所為耿耿也先是大學士張

孚敬桂芳方獻夫皆以侍郎封贈曾祖皆出

特恩臣不敢比擬惟願解臣應得尚書

誥命贈臣曾祖玄珍辭臣妻應得夫人

誥命贈臣曾祖妣梁氏庶幾祖以孫尊孫申祖敬實臣為

鳥之私之情所不能自己者也伏惟

皇上廣天心之孝推逮下之仁勅下吏部准臣馳封

公薦舉疏

准南京吏部咨該太師兼太子太師武定侯郭勛奏

准備行到臣切惟進薦梓賢大臣職分也况恭遇

聖主求賢圖治遑遑汲汲之時者哉臣惟今之人材隨所

長用之不責之備焉雖常才可用也赦小過許自新

責之效忠以自贖雖有罪戾者亦可用也昔者孔子

之論用人也謂孟公綽不可為滕薛大夫優為趙魏

老因才授任者也如曰責備則孟公綽之短於才生

今之世難乎免於黜也管仲事子糾入齊之役管仲

射桓公中鉤焉是管仲者桓公讎人也桓公舉之獨

任四十餘年遂霸諸侯一臣天下唐之魏徵事太子

清江文集

卷四

文九

即前

建成實讎秦王以輔太子若魏徵者秦王讎人也秦

王即位擢用魏徵致貞觀之治唐室無與伍焉是故

古之用才雖讎不棄也况於小過者乎臣故曰因材

授任雖常才可舉也赦小過許自新雖罪戾者可舉

也又有養病過限才尚可使用者有侍養家居才堪世

用者有自陳致仕年力尚強者有因執法自守為人

讒傷者有因觸大臣遂致黜謫者有因人誣累誤被

譴罰者有吏部考察誤致虧枉者皆宜備舉

甄錄之者也臣不能盡知天下才賢况經兩京科道及

各撫按屢舉薦者臣皆不贅惟舉臣所知伏候

聖明采川焉養病過限如給事中鄭慶雲陳江主事陳器林炫皆臣同科進士也臣所知者也臣所未知者尚多也乞

勅吏部行各撫按凡養病官員備查年力若有可用即起用焉則養病官員皆爲

聖世用矣侍親在家如副使牛鸞僉事黃佐知府曾仲魁年力正強若俟親終起用恐衰老矣亦臣所知者也臣所未知者尚多也乞

勅吏部行撫按查侍親官員薦起用選授鄰境俾迎親就祿則侍親官員才可用者皆爲

渭崖文集

卷四

手

聖世用矣自陳致仕如侍郎朱廷聲都御史高公韶國子監助教陳激袁叅政李銳副使王世芳僉事吳彥知府黃偉知縣陸榮鄧浩縣丞豐坊皆年壯才清素履無玷者也亦臣所知者也臣所未知者尚多也乞

勅吏部行撫按查致仕官員才可用者具薦起用則遺逸才賢皆爲

聖世用矣執法自守爲人讒傷如副都御史王大用任京職方面垂三十年冰清玉潔歷官三品家無寸土所治盜賊斂跡百姓賴寧可謂才且廉矣惟是不能阿徇權勢遂投閒散亦臣所知者也臣所未知者尚多

也乞

勅吏部行撫按查凡守正執法官員爲人讒傷才可用者具薦起用則持正有守之才皆爲

聖世用矣因觸大臣遂致黜謫如修撰康海檢討王九思段吳得罪大學士李東陽而黜者也御史伍希儒謝源知州顏本得罪尚書喬宇而黜者也編修楊名主事趙時春因論劾尚書汪鉉而黜者也知州王廷陳得罪御史喻茂堅而黜者也昔范仲淹爲諫官劾宰相呂夷簡初若讎然呂夷簡復薦仲淹唐介爲御史劾宰相文彥博初亦若讎然文彥博復薦唐介君子

渭崖文集

卷四

手

謂呂夷簡文彥博猶有大臣之量也爲大臣者容納直士使直道正氣充滿天下是乃大臣職也若曰嫉害正人凡小臣觸已之怒皆假

國法中傷擠之古之所謂媚嫉小人也修撰康海檢討王九思段吳皆豪傑之才也李東陽誣爲劉瑾之黨黜焉御史伍希儒謝源勤王督兵共擒宸濠忠義最著者也喬宇爭功黜焉可謂冤矣乞

勅吏部查明康海伍希儒等冤黜憑何罪跡爲之昭雪仍行撫按查凡觸怒大臣誤罪而黜者具薦起用則天下正人皆爲

聖世川矣因人註累如通政叅議劉日乾御史儲良材主事陳邦備按察使蔣彬知縣朱鵬皆清才可用者也臣所知者也臣所未知者尚多也乞

勅吏部行撫按查註誤官員具薦復任則材無誤棄矣考察虧枉如編修王同祖御史毛鳳副使徐敬業觀叅議王臣革商臣張拱宸知府徐益趙申黃一道皆一時虧枉者也查得

大明會典一款凡考察無贓官員皆得舉用無考察黜退官員終身廢棄之令也

朝廷誤黜官員猶得舉用吏部虧枉官員不許起用是

渭崖文集

卷四

三

三

吏部威福過於

朝廷也皆臣下專權之術也臣嘗獻議凡考察官員不許訴辯若有虧枉聽九卿科道撫按從公保舉勘明起用乞

勅吏部查臣原議施行則人無枉黜正士得行其志矣

大禮得罪如原任翰林院學士豐熙修撰楊慎編修鄒守

益少卿夏良勝等大獄得罪如少卿徐文華郎中劉

仕主事唐樞等或削仕籍或投戎伍所以懲之也今

則歷時淹久悔悟深矣

大禮之誤由漢至魏至宋千餘年矣諸臣誦習古書不知

錯誤至此也臣故曰議禮者之得罪也陷於不知也繼而極力憤爭欲與張孚敬桂萼及臣等較是非勝負也原其初心豈敢抗戾乎

朝廷也譬之人家兄弟鬩爭父母往救焉鬪者奮拳求勝不覺誤毆及親焉父母諒其子非敢毆已也其子之罪乃可恕也不諒其情直罪之曰子毆父母不孝也其子死且有餘戮往年諸臣之爭辨也兄弟鬩爭之類也其初心豈敢抗戾

朝廷也罪雖諸臣自致情亦可憫者也大獄之誤御史馬錄實其造謀若諸臣皆聞聲附和者也原首從定

渭崖文集

卷四

三

三

罪諸臣亦情有可原者也伏惟

聖上憫諸臣罪謫既久許其改過自新外任閑住者召復

原職充軍爲民者量授一官臣見諸臣皆將鼓舞

聖化效忠自奮求爲

聖世之良材也臣屢欲爲諸臣

請罪惟事無於因不敢上煩

天聽仰承 明詔公薦材賢臣可以言之會也

聖旨該部知道

公薦武職疏

准南京兵部咨該太師兼太子太師武定侯郭勛奏

准備行到。臣惟書稱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說者。謂周室方隆。不忘武備。所以保太平之業也。前代忠臣告君亦曰。天下雖安。忘戰則危。古今明鑒也。洪惟皇上撫熙洽之運。天下太平極盛時也。猶惓惓求將材焉。卽古帝王張皇六師。安不忘危之心也。臣迂儒也不習武畧。故於武將罕知其材。謹詢南京勳戚侯伯。或有知也。據誠意伯劉瑜開報都指揮同知閻住韓平。世有將材。可備邊用。都督馬驄開報原任延綏東路叅將署都指揮僉事崔大爵素諳邊情。堪任主將。原任湖廣行都司僉書署都指揮僉事孫昂精力強壯。射藝閑熟。可任邊方。副叅原任安慶守備署都指揮僉事芮傑力勇氣剛。弓馬閑習。堪任邊方。副叅此五臣者。劉瑜馬驄所薦舉者也。臣所知者。廣東叅將程鑒。廣西叅將沈希儀。謀勇兼資。邊方可用者也。高州之西山肇慶之羅旁。綠水賊藪也。若用程鑒守備。久任勿撓責之成功焉。地方或不受困至極也。臣又聞邊將有趙應時陳者。臣不識其面。惟聞將畧頗長。以罪廢棄可惜也。乞勅兵部通查各官履歷。參之輿論。如果可用。量才器使焉。雖未可遽望以古之名將。天下之人各舉所知名將。

或由是可得也。臣又惟川武將與文臣不同。文臣必行檢素端。乃可表式風化。武臣則才勇是尚。古人論將謂貪詐可使不責備。故也。邊將有以罪廢者。畧其往行。責之立功自贖。將材或亦可得也。臣又惟古者邊將軍市之租。皆得自川豐與之財。寬苛察之令。武將乃得展布手足。收聚爪牙。以爲之翊。遇敵則士卒效命。戰勝成功。遂稱名將。豈直古者將材之良哉。亦上馭之得其道也。今於邊方一錢八帛之利。皆文官司察之邊境。城墟荒地。所以優利武將者。今悉籍入之官。邊將束手無所措。給夫邊將欲自廣耳目。自強手足。以固邊圉。非其恩意自與士卒相爲一體。豈可得也。邊將窮困且苛。歛士卒卒困敝。後備主將上下交讎。變亂所由起也。欲求名將以安靖邊境。豈可得也。今於邊境關隘之征。量給邊將俾得自利。邊境荒地聽邊將召人墾闢。不徵其和。邊將各利其利。自固封守。復有餘財。得以收召武勇。儲他年邊將之選。將材或亦可得也。臣又惟今武舉選將其法。舊矣。惟人材不同。優武勇者或不識文墨。長文藝者或不能弓馬。故武舉雖行。尚有遺材焉。如於邊方以爲之地。凡武勇技藝一長可錄。皆聽所在收召。糧食養。

遣敵使爲先鋒立功即奏

聞授職將見雄壯士皆入教駟草野無伏姦宇內可以
安枕而將材亦由是可得也皆臣迂愚之見也惟
聖明采用焉不勝一得之幸

聖旨兵部知道

正風俗疏時南京禮部尚書

臣到任蒞事見南京都城內外凡送喪出葬用鼓樂
前導僧尼混雜有喪之家於郊外大置筵席男子自
爲一聚歡宴酒食婦女自爲一聚亦歡合酒食以筵
席豐大爲美觀以賓親衆集爲富盛喪葬甫畢家已

清江文集

卷四

美一

禮

空乏故有停喪不菲踰數十年暴露其親者婦女送
喪麗服艷容競爲冶色惡少聚觀共相誇美禮教蕩
然矣臣乃諭之曰遭喪以酒食燕客其衰戚之心何
如也送喪者餌人酒食其庶耻之心何如也婦人出
門擁蔽其面禮也治容麗服呈身郊郭餌人酒食其
羞惡之心何如也

聖天子在上制作禮樂以風天下南都天下之表也俗陋
若此何以對啟

聖化乎古者禮不下庶人欲行禮借士禮與行焉表率風
化自士始自今送喪用樂用僧道川酒食筵宴喪容

婦女治豔送喪是士行大虧缺也謹按律例行檢有
虧不得入仕生員吏典黜退爲民監生省祭丁憂養
病官不得起送赴選見任官移咨吏部紀過備考察
焉衣冠士大夫以禮率先庶民之家得於觀感自相愧
視陋俗庶可革化語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士夫之
任也自臣諭後南京居人皆云自今送喪得簡省財
費不破家也喪得早塋不暴露也自舊歲之臘至于
今春庶民送喪皆遵典禮古喪不塋悉舉塋矣婦女
不治容出郊矣是皆鼓舞

聖化樂於趨者也惟南都俗雜四方習尚易變不知日久

清江文集

卷四

三

又何如也乞

勅禮部會同都察院申明禁諭永永欽承風化之要務也
又南京尼僧視別省爲尤盛淫污之俗視別省爲尤
劇尼僧外假清修內實淫恣有暗宿姦僧袈裟莫辨
誘招女婦入菴禮佛恣肆姦淫者有群諸惡少竊伏
菴院誘婦女禮佛潛通姦宿者武臣民庶愚而無知
謂妻女入菴禮佛修善也不知群淫潛恣也動戚貴
勢利有尼僧易恣情慾爭爲庇護故於往年欽奉
勅旨化正僧徒全不奉行臣乃諭之曰男女有別古之制
也尼僧內無夫家上無父母下無嗣育不亦可憫乎

名爲修行實則敗倫自汚已身復汚人妻女不亦可惡乎

聖天子在上拳拳化正僧徒所以明人倫也南都尼僧之弊如此何以奉揚

聖化乎乃行五城示諭地方凡尼僧菴院盡籍于官尼僧年五十以下聽擇配偶五十以上還俗依親自相胥居焉無親可歸者天下之窮婦人也送養濟院收恤焉菴院銅像送工部銷毀焉木像泥像悉從毀撤菴院銅鐵物器聽尼僧自利菴院木料地基召民承買價銀給尼僧還俗資衣食焉仍寬二月之期仰地方敦諭切誨庶幾彼知天倫之正自樂於後也仍禁鄰里母因機爲暴驅之速急搶尼僧物器致失所而無於歸也所以奉敷化正之

德意也今女尼年三十而下者悉返父母之家矣淫風自是革化矣人家妻女無菴院潛行矣惟勢家勳戚私刑菴院尚多庇護乞

勅禮部會同都察院申明禁例凡尼僧私刑菴院盡行毀撤勳戚勢要潛庇尼僧聽科道糾治庶淫風永息俗化永清尤地方切賴幸也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渭崖文集

卷四

天

聖

禮部查議或照在京致詞抑復惟照司府祝詞俾南京文武百官永遠式焉由是臣下知尊事

君上之禮不敢簡畧所以廣忠敬之化於萬方也凡出

制帛皆本部行欽天監選吉日時文武百官吉服騎導於

郭門之外拱立路隅

制帛過乃退斯禮也歷年行稿具存可質惟會典無考故於近年之出

制帛也百官罕有送者甚則參差不齊慢怠不敬或者疑曰會典無送

制帛之禮是不宜送也或又曰南京宜送北京文武百官於

渭崖文集

卷四

手

聖

制帛之進亦宜迎也北京官不迎南京官亦勿送可也臣

則曰

制帛用之於

郊所以尊事

天地也用之於廟所以尊事

祖宗也百官騎送

制帛所以尊敬

天地也尊敬

祖宗也不敢忽也惟一歲兩送恐失之煩煩則易蕪是諸

臣所以或送或不送禮失之慢也乞

初禮部定議凡

郊 廟制帛年一導送焉百官必齊禮度必謹有不至者

有失禮者以不敬論餘則遇缺

進用小省煩瀆禮亦易行也抑謂事

神之禮寧過於敬

制帛出進百官皆送且迎著爲定例行各文武百官式且

導焉由是臣下皆知事

神之禮亦所以廣

聖明仁孝之化於萬方也去年臣具奏官員相遇迴避之

禮都察院會同禮部覆題內開六科相遇部院三品

清江文集

卷四

主

美縣

以上官引馬遜避奉

聖旨兩京大小官員務要崇讓遵制有故違的叅奏治罪

欽此臣竊惟

聖朝禮制百官相遇必相敬讓所以崇禮也卑尊小大各

止其所禮讓所以四達不悖也南京六科給事官則

曰南京給事中例不遜避一旦責之遜避是屈辱之

也是致

勅旨雖嚴各官俱不遵式臣途遇給事中官未嘗見其迴

避也九卿可知也今年二月初八日

禮部祭六部九卿旅集一堂給事中曹邁等直與尚書

對坐臣語之曰

聖上有旨給事中遇部院官引馬遜避行且避路坐必避

位可知也曹邁等曰南京舊例無避坐避路之禮今

日避坐是甚屈辱也臣復語之曰安知非舊例之差

耶如知舊例之差也從而改焉乃所以安循於禮也

烏有循禮而謂爲屈辱者乎且臣下以

朝廷爲主以尊

君爲大禮制出自

朝廷而背之是不知有 朝廷也

勅旨初下而抗之是不知有

清江文集

卷四

主

美縣

聖上也天下官員所以畏言官者謂挾糾劾之權也糾劾

之權所以能行而致人之畏者恃

朝廷威寵也如曰敢抗

勅旨不畏

朝廷是自失所恃之威柄也天下之人又烏得而畏言

官乎是時也臣同尚書王軌等皆立與語曹邁等曰

若爾肯與我對立我乃不坐臣復語之曰爲

朝廷官員宜守 朝廷禮制輒爲禮官是故於

朝廷典禮不敢忽也爾若自思禮宜對坐宜即就坐又

誰拒焉臣與尚書王軌等皆坐曹邁等亦就對坐臣

惟迴避之禮

聖朝定制不敢不守是故為之明辨所以存名分定

聖朝治體也非一人之私也乞

勅禮部再會都察院酌議如果南京六科無避路避坐之

禮臣等敢不仰遵

聖制若曰宜照

大明會典也亦乞

聖明申

勅遵守庶幾

皇度惟貞臣工承式尤所以廣禮讓之化於萬方也是皆

清厘文集

卷四

三十一

臣愚禮職所事守者也惟

聖明垂察賜勵施行不勝幸甚

聖旨禮部看了未說

定禮制疏

查得弘治二年本部尚書黎淳奏稱慶

賀差官臨當差委之時議論紛紜誠恐臨時有誤乞

勅該部立為定例禮部題覆今後進

表務要照舊挨次定輪如遇衙門缺官待後有官之日

仍令補差務使均平奉

孝宗皇帝聖旨准議欽此嘉靖十六年二月初六日賀

九廟禮成輪該戶部右侍郎袁宗儒捧

表本官咨稱有服次該兵部右侍郎蘇民亦稱有服又

該刑部右侍郎王熾亦稱有服又次該大理寺卿王

潮亦稱有服臣忝禮官凡賀表雖臣職行惟六部九

卿同品聯職臣豈能擅擬而強之行也乃按律例移

咨九卿會議咨曰查得

大明律只有刑名喪疾不許陪祀若

正旦冬至

聖節皆無私服迴避之例往年禮部尚書夏言有子弟兩

喪不迴避

清厘文集

卷四

三十一

郊廟之禮吏部左侍郎顧鼎臣有大功之服奉

命捧

主不敢不迴避禮部尚書未聞拘於私服不宜賀表尊在

朝廷不敢以私服避也今戶部右侍郎袁宗儒等皆稱

有服窒礙捧

表本部擅難定擬合通咨會議兵部尚書王軌議曰九

卿衙門輪進

表箋自有定規難以卑幼私嫌妨

尊上大體署工部事兵部右侍郎蘇民議曰輪進

表箋九卿衙門舊有定規前此官員豈無期功之服俱

以事尊

朝廷不敢更顧私情刑部右侍郎王燦議曰齋捧

表文與陪祀不同期功私服律例典禮並無迴避大理

寺卿王潮議曰捧

表私服於禮無礙輪捧次序週而復始已是舊規都御

史周用議曰自來

大慶稱賀之禮不同祭祀迴避之文宜抑私情以從公義

通政使司右通政馬汝驥議曰期服迴避律例原無

該載署吏部事禮部右侍郎呂柟議曰各官俱無迴

避之例戶部右侍郎袁宗儒見公議僉同乃遵例捧

清江文集

卷四

三

表本年二月初八日南京刑科給事中尹相等候陪

文廟丁祭直與九卿對坐臣查會典給事中例宜傍坐具

奏請

肯定奪尹相等曰逼我傍坐屈辱我也遂誣臣強差侍郎

袁宗儒進表臣惟侍郎袁宗儒之捧

賀表也由臣強之歟不由臣強之歟

聖明在上自能洞察臣不敢辯且事理顯白舊例著明亦

不依臣資辯也惟是往年捧表循例輪差人不推難

亦不托故事例定故也自尹相等倡迴避之說諸臣

自是得推難矣自是得托故矣自是輪差捧表可諉

曰家有期總之服矣况族屬之衆期功之服誰則無
之如曰私服可避公差誰不諉諸私服以苟避難也
臨期推托遂誤公事乞

勅禮部查照律例期總之服應否迴避公差再查禮部尚

書侍郎有期總之服應否捧宜賀表著爲定禮求是

遵守寔

聖明建中立極之矩也南京積弊不可備述臣謹陳其畧

凡拜送賀表皆在禮部六科官乘馬直突二門臣乃

諭之曰龍圖在上儀仗在列臣下望之如見

朝廷乃敢乘馬突入二門是不敬

清江文集

卷四

三

朝廷也六科官到部拜

聖節禮部尚書侍郎朝服執笏迎之廳外敘立肅揖獻茶

乃退臣乃諭之曰六科官到部敬

朝廷也尚書豈可朝服迎焉執笏揖臣下見

君上之禮也尚書搢笏獻茶于六科又何禮也公移往迴

六科尚書具職名手本于六科如臣下見

君上之禮也臣乃諭之曰尚書侍郎九卿職秩也惟于

朝廷之上稱職銜稱臣稱名若行各衙門惟押判而已

不簽名也乃今稱名于六科之門是以尊

君之禮尊六科也可乎不可也甚至註銷糧斛吏卒瑣務

亦索尚書職名手本臣乃諭之曰北京六部有奏本
文冊送科者矣蓋奏本所以達于

朝廷也非爲六科也六科不知奏本文冊稱職名所以
尊 朝廷也謬爲六部奏本文冊送科尊六科也遂
謂註銷糧斛吏胥之役亦須尚書稱名然後增戶科
之重也臣復諭之曰大臣不親瑣務政自有體註銷
糧斛爲比京有糧支銷者設也南京禮部無斗糧之
儲註銷何物也比京六部尚書未聞職名註銷何南
京尚書職名註銷以事

朝廷之禮事六科也斯議也臣已通行九卿會議改正

附錄文集

卷四

五七

附錄

六科官遂叢譏曰彼不樂爲南京尚書也怨望也併
誣臣遊飲

天壇取魚充饌查得本年二月初三日太常寺卿吳惠遵
例差官請臣肄樂焉蓋演

文廟丁祭之樂也先事演肄所以習虔也是日也禮部尚
書侍郎國子監祭酒司業太常寺卿少卿泣肆焉肆
畢酒饌太常卿主席循故事也取魚充饌道士饌魚
也洪武十四年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多畜魚苗與道士饌食者也是皆於臣
無干頃馬臣不須辯士夫錢席常在神樂觀豈皆用

大祀紅卓者哉事理至明亦不俟臣贅辨也若曰臣不具

職名手本于六科之門謂臣怨望殆僅奴之說也臣
官至尚書位聯八座復懷怨望屈處下僚者暗藏怨
望何如也若曰南京尚書卽懷怨望尹相等亦南科
給事也豈尹相等亦暗懷怨望之心者耶臣由土事
歷陞尚書不踰十年官至二品由臣祖宗至于子孫
皆沐 殊恩臣雖磨肌研骨未足報答臣之愚衷
聖明在上自能洞察臣不敢辯况各官怨望之奏與臣坐
位之奏同日上

附錄文集

卷四

五六

附錄

罪懇乞

聞事情顯白不俟臣贅辯也臣若必求辯明卽宜自陳待
天恩廷問侍郎袁宗儒之行是誰強逼所語戶部屬官之
言是誰耳聞

大祀椅卓是誰收掌當日酒饌是誰主席尹相等所聞得
之何人聽誰主使擊至 午門會官審問如罪在臣
止伏誅戮如有欺僞聽人順指乞正挾私彈事之律
自是而公議清矣自是而白僚肅矣自是天下是非
定矣惟 國家寄言官爲耳目大臣當爲
國家開言路故臣寧受誣罔終不忍發言官陰私也今
道途迴避之禮公會聚坐之禮已蒙

勅旨申明矣尚書不措笏獻茶于六科矣六科不乘馬衝

突儀仗矣惟六部職名手本未經查議伏乞

勅下禮部會同吏部查明尚書具職名手本于六科奉何

律例應具職名凡若干款查明遵守惟復遵照

大明會典六部於內府六科無行有行則該司連送庶

幾六科不冒尊大之嫌

君臣之分庶乎少正六部九卿庶乎不失職體也前此南

京六科所以崇極尊大百僚莫抗者由有百侍南京

九卿軟心低首體貌不顧蓋非一日之積矣若臣之

愚則曰

清厘文集

卷四

元

國家典禮上下相承小大有辨體統不紊所以立萬世

之防長治久安之理也非臣一己之私也所以崇

國體尊朝廷也是故冒觸群忌爲之辯明伏乞

聖明親賜裁斷臣愚萬幸職體萬幸

自陳疏

臣於本年二月初八日候陪

文廟丁祭與給事中尹相曹邁等講明聚坐之禮尹相等

劾臣強差侍郎袁宗儒捧

表併劾臣游飲

天壇怨望等情切惟臣任禮部官與給事中等官先講道

途迴避之禮公會聚坐之禮皆

朝廷之禮也尹相等劾臣罪狀臣一己之罪也禮在

朝廷臣宜講明禮達分定

國體乃尊禮不講明臣不措也故於本月十八日特疏

講明禮制矣言官所論自有公議臣宜引咎豈可自

辯伏乞

聖明賜臣罷黜以避言官臣愚幸甚尹相等所劾事情見

蒙行勅諭臣勿省愆忠誠不足人不相孚致叢口語

上賁

天聽臣之罪大矣如蒙

清厘文集

卷四

四

和

聖恩宥臣罪戾獨臣孤特勢難保全

賜臣削籍退伏田里以畢餘生臣愚幸甚臣之初志只

願講明禮制今道途相遇之禮已明矣公會聚坐之

禮已明矣尚書不朝服迎六科官矣不措笏獻茶矣

六科官不策馬衝突儀仗矣臣講禮以定分昭

皇度以崇

國體鄙志亦少伸矣六科官論臣罪臣豈敢自辯惟宜

引咎伏聽國法乃大臣體也伏乞

聖明賜臣罷黜臣得保全首領寔

天地浩蕩之恩也臣愚幸甚臣冒干

天威不勝恐懼戰慄之至

脩省疏

臣等接到本年五月二十日邸報伏觀

聖諭今日寅時

上天示戒于

謹身殿臣等內切省愆不勝恐懼不勝祇惕竊念

上天示戒實臣等不職之致也恭惟

皇上道高千聖

德隆萬古

孝孚海宇仁覆夏夷事

清厘文集

卷四

聖

天之敬尊

祖之誠裕後之謨光前之烈皆超出漢宋而獨盛是宜

天心克享吉慶大來綿國家億萬年之基衍孫子億萬年

之緒也乃今

上天垂戒實臣等不職之罪致之也仰惟

皇上日月為明

天地為量不忍譏罪臣下臣等內自省愆愈切兢惕謹會

同各衙門大小官員於本月十四日青衣角帶修省

三日謹連名上奏待罪臣等肅瞻

天威不勝屏伏戰惕之至

聖旨該衙門知道

再定禮制疏

臣到任蒞事司官請用官銜姓名手本于六科之門
臣不知出何典禮也乃曰尚書稱職名稱臣事

君之禮也用干六科不知何禮也查

大明會典議改正焉戶科給事中朱潤曰凡註銷糧斛皆

尚書職名臣曰註銷糧斛初年立例惟行於京通二

倉而已矣蓋軍衛悍頑侵剋倉糧立註銷之法防武

夫也於文職無與也末樂年間北京官更加給月米

一石是時也人戀南都不肯北徙

清厘文集

卷四

聖

太宗皇帝月加米一石以慰焉又著例曰南京俸糧二八

開支北京俸糧三七開支加優比官所以厚慰之也

不十數年人皆願北不願南矣北都官吏謂加給月

米於義不安也乃改月米曰俸糧各部置倉儲焉自

便支給也抑六部置倉儲糧有司輸白粳六部利焉

如從京倉支焉皆軍糧之槌惡者也六部不利也是

六部置倉之由也給事中馮顯因是奏曰六部置倉

自收自支奸弊無稽合照京通二倉之例按季註銷

用稽吏弊是六部註銷之由也南京給事中于璠後

又奏曰南京俸糧合照北京註銷是南京註銷之由

也是時也南京俸糧猶支實米按季註銷猶曰註銷糧斛也今南京禮部無斗粟之儲不知註銷何物也該科職掌註銷之冊防閑吏胥之弊有司之中也烏用尚書職名也蓋尚書職名惟用于

君上若曰註銷糧斛達之朝廷者也則宜具奏本不宜用手本也此臣忖議也自後六科叢起讒詈臣復移咨九卿會議咨曰查得大明會典一款

內府六科俱係近侍衙門與內外衙門並無行移備查國朝典禮並無手本格式斯禮也干涉

清厘文集

卷四

聖

卿制

君臣大體如曰六部不稱臣惟用手本進

朝廷是慢朝廷也如曰非進

朝廷者也則尚書職名手本何官可得而受焉如曰六

科即內府也內府即

朝廷也誠如是也尚書稱臣可也不知六科可名曰

朝廷也不也文武大臣朝見

親王用職名手本禮也六科受尚書職名手本以

親王自擬不也抑不敢也合通查焉此臣再議也隨據

吏部報曰直隸府州司獄等官考滿復任用吏部尚

書職名手本請吏科定憑限焉臣曰北京吏部陞選

官之給憑也都吏赴科領出給焉何南京吏部尚書躬北京胥吏之役也舉給憑一款餘可例推也又據戶部報曰凡會計糧儲用尚書職名手本赴戶科關單併請官焉臣曰北京請官會計糧儲監生往請而已何南京用尚書職名請官也舉此一款餘可例推也舉吏戶兩部各部可例推也或曰事在內府故用尚書職名也臣則曰今之內府乃

聖上所御是也南京六科亦曰

內府耶南京六科可曰內府也九卿宜具奏本彙上

清厘文集

卷四

聖

卿制

朝廷六科不得私受手本暗竊大權以自尊也今也不

用奏本惟用手本是豈尊敬

朝廷之體也斯禮也干係

君臣名分別嫌明微不敢不慎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辯之

不早辯也是所懼也此臣三議也臣歷考

祖宗典章無尚書用職名手本之例其弊始於成化年間

大學士劉吉萬安等陰結言官排擊善類群臣不附

內閣者嗾言官劾黜焉納賄內閣者獨吏部陞擢焉

言官廣納外官見而賂賂內閣為之陰護焉內閣吏

部言官共為三黨天下善類奪氣喪銳矣是故給事

中馬顯奏要尚書註銷北京尚書無敢違者給事中于璠奏要南京比照北京註銷南京尚書無敢違者凡以外握糾劾之權內恃內閣之助也是時也六部九卿敢抗言官以取禍也乎若臣之愚惟欲明禮以定分使天下之人知尊無二上六科不得暗竊

朝廷大權也伏惟

聖明親賜裁斷

勅下六部九卿凡事關 朝廷皆用題本奏本革去手本

俾體式不紊六科不得竊

內府之柄受九卿稱名之禮庶幾天下之權不致兩大

渭崖文集

卷四

聖

皇度惟貞

朝廷由尊也臣前次具奏查議未詳為此不避煩瀆再

查各衙門事例具本奏聞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茲黨欺隱 勅旨公文增減緊關情節疏

先於舊年八月該臣具奏申明禮制以定體分事本

年十月初八日都察院題覆內開欲候

命下移咨禮部轉行南京大小衙門一體欽遵奉

聖旨是兩京大小官

務要崇讓遵制有故違的參奏治

罪欽此自舊年十

至今年六月禮部欽奉

聖旨公文尚未咨到切惟臣下奉到

勅旨宜朝聞夕行不稽時刻非但臣下事

君之正禮亦宜

上德防壅蔽潛消姦黨之要法也禮部郎中陳箴稽留

勅旨欺慢

聖明其情罪昭著如此又該臣具奏乞昭

聖斷申明禮制示式臣工事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禮部郎中陳箴復又作姦陰削

都察院公文內引

大明會典一節臣竊詳都察院原奏不惟查照會典已極

渭崖文集

卷四

聖

明備且欽奉

勅旨通行遵守矣陳箴姦黨增減緊關情節改削

聖旨公文罪狀昭著又如此臣查得都察院覆題公文內

一節云禮部會議民情俱於

闕左門東直房序坐尚書左右都御史等官上坐侍郎

副都御史等官對坐通政司參議大理寺寺丞等官

列於東傍六科掌科都給事中列於西傍南京文武

衙門公事會集序坐亦如之會典定例如此都察院

查覆如此奉

聖旨准行如此陳箴覆臣所奏暗削此節誤蒙准行查得

大明律增減緊關情節朦朧奏准施行後因事發露雖經
年遠鞫問明白斬防姦黨欺蔽禍也陳寯欺隱

聖旨公文已踰一年不臣之罪一也擅削會典增減緊關
情節欺公罔

上不臣之罪二也有此二罪猶冒清秩懼百官傲慕成風

皆謂姦欺不忠可保祿位世道可虞也為此不避煩
瀆開具實跡陳奏以聞

聖旨禮部查明來說

陳愚惘疏

臣伏覩

清溪文集

卷四

聖

聖

聖旨有闕國家大計各自陳說來行欽此臣竊見近年凡

遇災變只煩

聖主憂念而已無有能建長治久安之策為

社稷任其憂者是豈諸臣皆無識者耶抑亦為身謀不

為國謀也臣於嘉靖元年曾進二劄嘉靖七年又

錄奏疏二帙仰庫

聖覽矣竊念臣之愚見極是粗淺惟一念愚衷寔欲為

朝廷革盡積弊立

宗社千萬世無沮之基心有餘而力不足也臣今再錄嘉

靖第二劄仰庫

聖覽如蒙日月之照察臣之言

召各官詳議萬一小有補焉臣愚幸甚蓋臣學識止此故

數十年獻上愚計亦不過此伏惟

聖明俯賜采納臣不勝幸甚謹錄嘉靖第二劄隨本上進

聖旨這本昔年朕已備覽多係浮文如何又來瀆奏該衙

門知道

屬官壞法疏

臣先任吏部左侍郎見文選司寫本承差一次被人

訐出受贓事情尚書汪鉉面審云凡馬路驛丞一年

四次送節每節送銀二十兩寫本承差接受一驛如

清溪文集

卷四

聖

聖

此各驛可推也時送刑部問罪有案又一次承差訐

告同伴寫本承差索伊頂頭銀四百八十兩臣面審

前情的實隨訪得文選司寫本承差十二名皆納賄

營充每名費銀二千餘兩或賄閣下囑託或納賂郎

中乃遂所求也寫本一二年坐取美官前日所費賄

賂任內取償又有借債營求得官之日與債主赴任

加倍取利以償債主是官所由賊民所由困也臣乃

與侍郎張邦奇議曰凡各衙門及吏部三司俱用吏

典寫本無用承差者文選一司獨用承差寫本何也

蓋承差皆富民之子携厚貲以買官者也文選司又

選官要地也彼得在內寫本司官素食其餌選官之期好官聽彼自擇居焉是承差營求寫本之故也臣議革其弊查照三司事例俱用吏典寫本革去承差蓋吏典辦事三年當該三年省祭候選又十餘年猶未授官欲如承差定限三年坐取美官不可得也革去承差寫本積弊可減十之二三矣侍郎邦奇謂臣議是卽將承差革退部司有案今聞文選司郎中楊育秀暗收革退承差容在該司通賄作弊臣駭而嘆曰司官無忌至此極乎往年郎中凡收承差一名受銀五百兩司官服用食飲承差供焉汚聲彰聞甚壞風化臣議革退不惟少清積弊亦爲郎官洗垢穢也曾未踰年楊育秀潛自收補若非受賄及餌服食豈肯情法往年雖有大臣囑託惟囑一名則已矣一旦收補十餘名豈皆大臣囑託抑抑楊育秀自納賄爲之耶蓋楊育秀素行不謹前年主唆御史曾紳論劾尚書汪鋐曾紳在鎮撫司供出前情京師通知其人品險毒衆共唾棄者也臣在部時楊育秀作弊臣皆革絕彼不得逞今暗收革退承差賄賂顯著乞勅吏部查出納賄承差送法司追究已經革退因何收復係誰受賄或誰囑託期得真情正以憲典庶幾姦黨

警懼仕路肅清圖致治理之要務也蓋郎中陳寯欺隱

聖旨郎中楊育秀暗補承差事皆干臣原行臣不敢不言兩官皆居要地臣如不言人無敢言者矣况吏部百僚表率之地文選司尤百官進退榮辱寄命之地也郎官作姦壞法誤

國家事不小臣目擊其弊尤不忍不言伏惟

聖明察臣爲國區區不能自己之情臣不勝幸甚

聖旨這寫本承差事情吏部看了來說

認罪謝恩疏

臣於本年正月奉

旨舉將材臣薦邊將時陳將畧頗長罪廢可惜御史胡守中謂臣假公濟私納賄黨惡臣不敢不認罪也蓋時陳者臣聞其驍勇出衆以孤身破重圍達虜畏焉由舍人立功陞副總兵畧畧可知也臣在吏部時讀邸報見御史張鵬論時陳罪臣竊嘆曰待武將與文臣不同文臣貴才德武將貴謀勇古人云貪詐可使謂用其謀者畧其詐用其勇者畧其貪而後將可得也臣每念時陳遭劾而棄爲可惜也於心不忘刑部尚書唐龍自三邊歸臣與論邊將首問時陳唐龍曰驍

將也臣曰其人如何唐龍曰前修撰康海言邊將惟時陳可恃波人劾廢可惜也臣聞康海言於心益不忘兵部侍郎蘇民又曰時陳以將門之子自致元戎之位善騎射有膽畧臣謂蘇民康海陝西人也稱時陳勇畧如此時陳驍勇可信也或曰御史劾時陳賊酷薦必不用也臣曰臣在吏部見文官有犯賊罪八十款有犯賊罪五十款有打死二十餘命有打死三十餘命事發勘報皆捏故開釋今內而大臣納賄數十萬外而有司貪賊數萬未有一人舉察惟武將有罪即窮到底皆文官黨大武將所由不振也宋人偏

渭崖文集

卷四

聖

重文官摧抑武將國勢遂弱萬世殷鑒也方今

聖上求將才求有才被屈者也若才且勇又在顯名之地豈用薦也臣乃獨犯群忌徑薦時陳御史胡守中備述時陳罪狀劾臣黨惡是臣敢不違衆自取物議臣之罪也臣不敢不認罪也臣違衆之罪不止是也往年胡守中由庶吉士擬授給事中尚書汪鉉疑曰大學士張孚敬謂胡守中行檢污濫鑽刺夏言之門奔競無耻豈可居言路也臣曰胡守中者江西籍也與夏言爲鄉里凡後進於鄉之先達往來厚密亦人情也或胡守中有才爲夏言所取是亦未可知也豈可

因夏言併其鄉人棄之也汪鉉乃擬胡守中給事中具題奉

聖旨照甲第授任胡守中三甲進士也乃出爲主事後急缺風憲改主事爲御史臣時署印行取胡守中司官曰胡守中不見取於張孚敬矣不得任給事中矣豈可復任御史舊例凡考給事中不取者即不授御史慮挾怨報復也臣曰胡守中爲夏言所厚因夏言併棄胡守中非大公也何以服天下人心哉議取焉斯議也張邦奇可贊也既而考試胡守中卷獨劣惟舊例既取考矣不可復黜試卷在司可贊也臣乃語尚

渭崖文集

卷四

聖

書王廷相等曰向日張孚敬不取胡守中嘗疑張孚

敬偏也閱試卷乃知胡守中果不足取張孚敬果秉公道也斯言也王廷相可贊也繼聞胡守中在部賊跡敗露刑部有案因改風憲幸得保全臣乃悔曰獨違衆議舉一言官舉即不當又臣剛執自信誤薦匪人臣之罪也臣又不敢不認罪也臣誤薦時陳人所共知也誤薦胡守中人所未知也又臣不敢不直陳認罪也近讀邸報其部覆題奉

聖旨霍韜等論薦既出風聞俱免查究臣荷

天地容載之德有臣過誤是臣所由萬倍感激仰謝

恩也自來薦才行部查議合傳論則用焉否則置焉未
嘗卽劾舉主也臣薦參將崔天爵趙熙沈希儀程璧
都指揮韓平孫昂皆蒙

聖恩起用矣惟誤薦時陳卽被劾曰假公濟私納賄黨惡
可謂知人固難薦人亦難也不仰賴

聖明寬恕之恩臣罪不知如何也是臣所由萬倍感激也
臣復有深慮焉或者非胡守中意也或者他人陰致

書東教之効臣徐囑撫按嚴拏時陳構成死獄乃酷
法拷掠逼之供臣受其賊賄言官由是乘風按跡論

臣罪狀是時也雖有百口不能爲臣辯矣往年姦黨

渭崖文集

卷四

聖

聖

謀傾武定侯郭勛內則大學士賈誅三法司科道外
則撫按兩司構成張寅及逆之獄乃効郭勛是時也

不仰賴

聖明在上張寅闔家誅死郭勛遂爲逆賊之黨矣胡守中
奏要嚴緝時陳擒拏肘餘解發會勘其謀蓋亦如此

先陷時陳乃可誣臣也仰蒙

聖恩臣罪免究臣之心可以無虞矣惟慮他人恨臣無已
陷臣必深百計羅織構成時陳死地是因臣殺時陳

也伏覩

大明律內一款軍官犯罪奉

旨推問杖罪以上須要論功定議請
旨區處

聖祖立法不俾大柄潛移武臣鼓舞效死也又見條例一
欵武職爲事敎証明白奏請提問行令支俸聽提不
許管事胡守中奏要將副總兵時陳擒拏肘餘如待
盜賊無復

聖祖論功定議之意矣亦無復衆証明白支俸聽提之意
矣拏解到官卽同死囚百毒鍛鍊雖逼供謀逆無不
承也況於邊釁貪酷之罪已也況於誣臣黨奸納賄
已也是臣前日深爲意外之虞也仰蒙

渭崖文集

卷四

聖

聖

聖恩臣罪免究自是撫按會勘不敢奉行過當矣臣可免
於戾矣是臣所由萬倍感激也謹陳情認罪仰謝

聖恩臣不勝感悚屏伏恐懼之至

聖旨這事情已有旨發落了如何又來繁奏該衙門知道

應 詔獻言疏

臣伏覩

聖旨凡有事關係國家大計具奏來行欽此仰惟

聖上心即

天意矣言即

天命矣行即

天道矣動即

天運矣臣下雖欲納忠補闕無容贅一辭矣惟

總覽乾綱預防政柄潛移於下臣尚有過慮之愚焉

聖明在上小大群工肅將祗承固無

大柄下移之弊之可指也惟疑似之跡天下之人烏得知

之以於小人好鼓邪說以相訛詐曰今日政令閣下

張主求禍禍於閣下之門可已愚人誤聽遂謂閣下

真能作福作威竊弄

陛下大柄也如此邪說鼓動成風天下傳布士習遂壞爭

奔權門而肯公道非美事也臣謹畧指一二事為

渭崖文集

卷四

聖

聖

聖明陳焉臣聞邸報見吏部考選給事中劉文光等題奉

聖旨這給事中員缺且不必選補劉文光等着別用臣隔

遠不知邸報有差謬否也外人相傳曰自來無此異

事也如給事中無員缺也六科妄稱缺官六科欺罔

也如六科有員缺也劉文光等不稱言職吏部循私

選焉吏部罪也今也不罪六科不罪吏部惟黜劉文

光等人遂曰閣下意也吏部考選科道不稟閣下他

日言官不感閣下為恩主也閣下怒焉是所由熟也

既而知縣劉塾添註吏部主事人又曰吏部之權居

六科之上劉塾如不稱給事之職豈稱吏部職也蓋

劉塾江西人也故也益信閣下能作威福也臣則曰

事之委曲外人未必知也閣下未有不奏各官該黜

之由擅黜言官者也弘治十二年吏部選進士江潮

等為御史時有不中選者譏於大學士劉健曰新選

江潮等素毀閣下今任言路不利閣下也劉健信焉

黜江潮等俱補外任是時也劉健信譏猶密奏曰江

潮等皆新進浮薄不堪風憲

孝宗聞奏震怒由是吏部認罪致各官黜也

聖上明見如日月

渭崖文集

卷四

聖

聖

未盡知也伏惟

陛下審察各官之黜不由閣下也

明諭廷臣曰前月不補給事中不由閣下也如閣下或有

密奏也亦顯示閣下密奏之由罪在吏部則罰吏部

罪在六科則罰六科人乃不惑臣再乞今後陞選官

其有不公當

面審吏部責之曰奏合理從焉不合理的政焉無心錯誤許

之自新故意作姦必加顯罰使天下曉然知

威福大柄出自

朝廷奸人不得借機納賄也臣又見吏部擬金鹽縣縣

承李鶴鳴陞知縣奉

聖旨李鶴鳴取回原任給事中臣隔遠亦不知邸報有差誤否也外人傳曰自來無此異事也考察官員無取回原任者李鶴鳴降調外任五年矣一旦取回天下大駭也或傳李鶴鳴原先被黜居家行檢玷缺也後任縣丞三次差吏齎銀入京買求陞職求不得也有大臣二人語之曰如我轉吏部乃易事也又有語曰且俟機便乃可爲也吏回金壇傳大臣之說至今士夫誦焉旣而李鶴鳴取復原任人遂傳曰前言不妄也閣下真有權也又傳李鶴鳴受富民祁最賊御史

渭崖文集

卷四

吏部

國朝

郭宗臯准詞有案李鶴鳴用腹心吏蔣珊薛晃過賊事發俱問充軍有案在縣科罰取賊巨萬入京打點卽是觀焉姦貪鑽刺可知也

聖上何由取之復任也蓋閣下意也蓋信閣下有權也臣則曰事之委曲亦非外人所知也我

太祖高皇帝表章真德秀大學衍義取其能著姦臣欺罔之情狀也大學衍義所著李林甫奸險之情狀爲泰檜言也唐奸臣李林甫宋奸臣秦檜欲顯大柄先結言官共爲羽翼乃得固寵誤國在今日所必無也今之言官猶抱勁氣李林甫秦檜復生無能爲也

聖上明見如日月威斷如雷霆誰敢竊弄威福也取回李鶴鳴必有緣由外人未盡知也伏惟

陛下密察取回李鶴鳴不由閣下也

明諭廷臣曰前月取回李鶴鳴無與閣下也如閣下或有密薦也亦顯示密薦之由前官誤黜則罰前官李鶴鳴遭誣明與勘辯人乃不惑臣再乞凡今而後百官有才沉屈下僚

聖上真知而顯擢者不肖竊位而顯黜者皆明示所以擢黜之故仍

勅吏部推陞官員不許先稟閣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

渭崖文集

卷四

吏部

國朝

聖上躬親萬幾奸人不得盜

大柄暗納賊賄也臣言吏部推陞各官勿稟閣下鑒舊弊也往年方面官求陞都御史納金五百兩或千兩于閣下假稱求文潤筆也閣下曰請文公禮受無害也旣入其餌矣後乃曰某淹滯久矣幸一吹噓也百年恩主也閣下許焉都御史員缺吏部往稟閣下則漫爾言曰如某官可推用也吏部聞言不敢違也由是賄入閣下吏部所推不得真才蓋惟庸才乃以賄進方面京堂又難顯然納賄乃借薦閣下也吏部推選言官皆先稟請閣下言官得進感爲恩主閣下奸貪

默不敢言皆往年極弊也惟吏部不先稟命必遭挫抑禍或不測吏部所由懼也不敢不稟命也伏惟聖明自作張主吏部乃能自守不懼權臣用人乃公真才乃得士習乃正天下乃治也斯弊也臣於嘉靖七年錄進奏疏二帙已備言矣皆權臣所深忌且恨臣舉李林甫秦檜之姦為鑒戒也必為強辯曰非所宜言臣則曰舜大聖也臣下猶以丹朱戒焉今之大臣未有李林甫秦檜之惡亦預為之戒可也語曰私臣不忠忠臣不私臣惟知効忠

陛下不敢顧私怨不敢虞後禍況臣所陳者

渭崖文集

卷四

奏

國家大計則亦不敢避小嫌也伏惟

聖明垂察焉臣不勝悚惕恐懼之至

聖旨該部知道

黜異端詐術以杜姦欺疏

臣聞邸報見給事中李蔡建言禮部覆題僧徒自願還俗者聽童幼不許捨入為僧題奉

聖旨依擬欽此臣仰而頌曰剛邪衛正堯舜禹湯文武之

道統我

聖主不明焉萬世求賴者也百官有司宜速奉行者也况

臣忝司典禮尤宜對敷最先者乎臣之愚見切謂佛

教難黜皆唐宋流弊也欲黜佛教不革唐宋流弊佛

教不可黜也何也唐宋之時僧以小術變動世一詐

為言曰吾佛法可保國也則名其居曰保國寺曰吾

佛法可護國也則名其居曰護國寺唐宋人主誤聽

其詐而崇尚焉佛法所由行也有毀其寺者彼則誣

曰是不肯保國也由是議毀寺者遂得罪佛寺遂得

不毀是僧徒保寺姦術也又為詐說曰吾佛法可以

祝壽也遂名其寺曰萬壽寺又曰萬歲寺又曰慶壽

寺又曰壽昌寺唐宋人主誤聽其詐也亦崇信焉佛

法所由傳也有毀其寺者彼則誣曰是不願祝壽也

渭崖文集

卷四

奏

由是議毀寺者遂得罪佛寺遂得不毀又僧徒保寺

姦術也又為詐說曰吾佛法可以資國福也故名其

寺曰資福寺曰延福寺曰崇福寺唐宋人主誤聽其

詐也亦崇重焉佛法所由肆也有毀其寺者彼則誣

曰是不願資福也由是議毀寺者遂得罪佛寺遂得

不毀又僧徒保寺姦術也是故唐宋佛寺保全至今

僧用詐術誘惑當世所致也千年鋼弊也仰惟

皇上承堯舜禹湯文武之正傳為三綱五常仁義禮智之

宗主開除佛法

明斷不疑去年大興隆寺之燬姦人有鼓邪說者曰大興

隆寺者古慶壽寺也有術保全終不毀也仰賴

聖明洞燭邪術掃滅佛迹天下之人仰頌

聖德曰真

大聖人之見超出尋常萬萬者也惟先年姦僧哄惑唐宋人主造爲保國護國慶壽萬壽資福等項名額遍滿天下致人避忌官司追徵稅糧保國寺僧或賣器物以輸官租人即忌曰保國寺物不宜買也或毀資福佛像人則忌曰資福佛像不宜毀也姦僧之術雖小愚人則忌是致有司且或畏僧而阿縱之矣安能化正之也安能禁幼童不入寺爲僧也伏乞

渭崖文集

卷四

空

長明刊

聖明大賜

乾斷勅禮部通行天下凡僧寺有前項名額悉令改正不許避忌庶僧徒不得假名濟姦而佛法可以漸黜重僧可以漸革異端詐術可以漸斥也

清娼籍以正倫類疏 稿失

乞養病疏

臣荷

聖恩拔實顯秩曾不十年官至二品於臣榮願全矣臣恒誓心天上圖效報庶幾小竭駑力仰答

鴻造奈臣命薄福淺稟質素弱恒有心痛之病今年五月

忽吐一物方徑寸半腹白背黑如龜背紋情醫驗視

云酒毒之證也自後痰病時作有脾時痛逆氣攻心

上徹喉咽下貫肺胃急飲湯藥踰時乃愈不時復作

醫云是固酒毒所傷亦勞心所致靜養數年乃得復

舊臣聞醫言即欲乞

恩休致圖延視息又念臣受

恩素深勞績未效戴

聖主天覆之仁未盡絲髮之報豈可遽求休逸上孤

天地之德也爲此不敢遽陳致仕惟病勢日深人事日冗

氣血日耗精神日匱內證日滋外神日竭強勉視事

渭崖文集

卷四

空

長明刊

猶同衆僚倏爾僇仆不可救矣仰惟

皇上天地之仁照察臣愚素願圖報之心暫容臣回籍養

病近醫創藥保完元氣數年之後幸得愈疾臣即具

奏自願效職少圖補報

聖恩之萬一

聖旨卿有疾宜用心調理不准養病吏部知道

乞致仕疏 稿失

聖旨卿昨奏養病已有旨不准如何又有此奏不准致仕

吏部知道

感恩獻愚少裨 東宮聖學疏與鄒東郭縣名

臣等伏蒙

聖恩擢補 東宮官僚

恩命下臨無任感激古人蒙一飯之惠猶思效報

聖上特擢臣等隆以清秩委以重任豈直一飯之德比也

臣等所由萬倍感激圖報無涯也仰惟

皇太子今未出閣臣僚未得供職未得陳說文辭圖以涵

養 膺資預培

聖功之基惟日聞正言見正事習正道久而默化習與性

成而已矣臣等又聞古昔聖學圖史箴誡日陳于前

於以維持身心無不備具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朝夕

渭崖文集

卷四

五

既聞善言日進則德日崇謗言日聞則過日寡帝王

樂求謗言何也圖以優進聖域也臣等竊取古意繪

為聖功圖一十三幅裝為一冊獻上

東宮殿下其一曰文王世子問安次二曰文王世子視

膳願

皇太子大孝師文王也次三曰文王世子嘗願

皇太子默契古聖王謙德也次四曰漢儒桓榮授經見東

漢猶存古風去降代未遠也次五曰神堯茅茨土階願

皇太子知我

宣宗章皇帝聖德上符神堯也次六曰大禹菲飲食惡衣

服願

皇太子敦儉重祀也次七曰大禹卑宮室力溝洫願

皇太子知聖王胥身勤民也次八曰周王稼穡艱難願

皇太子默契帝王傳授心法也帝王知稼穡艱難乃知民

命之依不恣逸慈所以祈天永命也次九曰周室后

妃蠶織願

皇太子知帝王家法也后妃知蠶織之勤乃知綺繡難得

不敢侈也次十曰 宮中隙地種蔬願

皇太子知我

聖祖盛德同符堯禹也萬世太平之丕丕基也十一曰

渭崖文集

卷四

六

西苑耕稼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恤民稼穡艱難同符成周上契舜禹也十二曰

西苑蠶桑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家法即成周家法也關雎麟趾之風也十三曰商王

高宗訪道願

皇太子知帝王聖學也聖王務學勤誠賢臣語學諄切莫

盛於高宗傳說萬世準極也是圖次先後微意也伏願

皇上少垂

聖覽如謂臣等所繪圖冊或有小裨

東宮作聖之資

初下內侍謹厚人員將臣等所繪圖冊時進

皇太子觀玩未用講解文義且觀圖象因象得意契悟自深愈於講說之煩也臣等據事直辭無所忌諱雖未及古人拾遺補過之盛節亦庶幾言無偽飾欲

皇太子預養納言之量無俾古人樹誹謗水者專美於前也又圖象惟繪大意於古之服器制度俱未精考神

堯大禹高宗文王及漢明帝傳說桓榮或見蒙或便服惟據聖賢圖象繪寫未敢謂肖真也至於字畫惟

渭崖文集

卷四

奎一

第廿

憑儒士勞良佐陳鈿按書冊謄錄雖有差訛不敢洗補臣等演說誤謬亦由學識膚淺所致臣等謹備陳

罪狀伏乞

聖明察臣等感激圖報之愚亮臣等獻芹之惻恕臣等誤

謬之故 宥臣等不識忌諱之戮

特勅內侍人員時進

東宮齊覽達臣等區區微誠臣等不勝戴

恩懼罪屏伏戰慄之至

聖旨霍韜鄒守益所進圖冊中間語多回隱意實假借謗

詞非人臣禮禮部看了從實參來

聖功圖

文王世子問安

禮記曰文王

是問時聖人

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文王父也

三

次

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王季宮寮問內

豎

內小

之御者豎曰今日安否何如此問內豎曰

安

文王乃喜及日中

又至亦如之

時禮及莫地

又至亦如之

亦如

臣等謹按此是文王為世子時事親的禮萬世帝

王宜效法他的惟

皇太子殿下大孝為天下法皆要學文王此圖便是箇樣

渭崖文集

卷四

奎六

子今時時玩此圖自能典起

孝心充廣良知良能為天下法

文王世子視膳

禮記曰食上

每日進食

必在視寒煖之節世子親視食下食畢

問所膳

問膳何又問食多寡如何

命膳宰曰末也勿有原

膳不可爾進上也

應曰諾也

然後退

臣等謹按此是文王為世子時事王季的禮考史

稱王季年一百歲文王朝夕視膳固是聖人大孝

足為萬世法武想文王是時年四十上矣武王年

亦二十上矣亦見聖人宮庭間天倫至樂也伏惟

太子殿下常玩此圖可見古聖王事親的禮涵養
孝心朝夕恭視 聖膳大孝為天下法

文王世子齒胄

禮記曰行一物禮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

已其齒於學之人齒齒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世

年長者相讓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

世子指為我君乃以言齒讓我何曰有父在則禮然

也國人不敢當世子謙讓之禮曰有父在則禮然

應曰世子上有父則尊統於父惟然而衆知父子之

知安子之分不知有世子之責然而衆知父子之

道矣國人之由此知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

人有曰有君在則禮然世子上有父為君則已為臣

疑者曰有君在則禮然世子上有父為君則已為臣

守弟子之分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國人因此識其

行敬長之禮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國人因此識其

父在斯為子世子在父前君在斯謂之臣安臣分

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尊君乃是親親理

當如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

焉學之為人倫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天下皆

若臣長幼之道便是人人盡道

所謂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

臣等謹按此是文王為世子時入學與同學之人

讓齒萬世師為盛德古者入學皆服士服天子之

子亦服士服今考古圖亦無定式惟模寫大畧如
此況入學齒讓後世難行洪武初年嘗建

大本堂選動臣子謹慎者侍

東宮 親王講讀無讓齒之禮臣等再難復議惟

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亦見古聖賢謙德忘勢的意思

漢儒桓榮授經

漢書列傳曰桓榮字春卿建武十九

年顯宗明帝為皇太子選求明經教授使榮

令宿止太子宮不使朝夕榮以太子經學成上疏謝歸

乞歸太子報書曰莊太子以童蒙自謙學道九載而

典訓所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廣博聖

言幽遠幽深非天下之至精極精專其孰能與於此

道理況以不才自謙敢承誨命承命不敢有辭

不敢尊以師禮禮待桓榮令坐東面桓榮生節節向

辭教尊以師禮禮待桓榮令坐東面桓榮生節節向

辭教尊以師禮禮待桓榮令坐東面桓榮生節節向

辭教尊以師禮禮待桓榮令坐東面桓榮生節節向

辭教尊以師禮禮待桓榮令坐東面桓榮生節節向

辭教尊以師禮禮待桓榮令坐東面桓榮生節節向

辭教尊以師禮禮待桓榮令坐東面桓榮生節節向

辭教尊以師禮禮待桓榮令坐東面桓榮生節節向

辭教尊以師禮禮待桓榮令坐東面桓榮生節節向

辭教尊以師禮禮待桓榮令坐東面桓榮生節節向

辭教尊以師禮禮待桓榮令坐東面桓榮生節節向

辭教尊以師禮禮待桓榮令坐東面桓榮生節節向

生朝儒臣輔導 東宮禮有定式仰惟

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亦見上古帝王教太子的意思可

以涵養 聖德

神堯茅茨土階

通志畧曰帝堯聖帝茅茨以茅不翦不翦土階以土

三尺無階樸樸桷桷子子不不斷斷飾飾素素題題杜杜頭頭不不枿枿柱柱頭頭

飯土簋以上飲土以上銅以上夏葛衣無冬鹿裘無

臣等謹按此是史稱帝堯儉德天子宮室服器儉

素如此百官臣庶又愈儉素可知也天下尚儉天

下所由富足也我

清崖文集

卷四

堯

宣宗皇帝常指草舍一區論臣下曰此朕致齋之所雖不

敢比古人茅茨不翦之意無亦庶幾不忘乎儉矣我

宣宗皇帝儉德同符帝堯仰惟

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見古帝王儉樸氣象况又恭遇

皇上應時制制宮室服器依禮修正規制大備為萬世法

我 殿下惟式

成憲享萬世太平而已矣猗歟盛哉

大禹非飲食惡衣服

論語篇子曰禹夏時吾無間無間也謂然

矣非飲食日開而致孝乎鬼神祭祀惡衣服常服

而致美乎所祀

臣等謹按此是孔子稱禹所行無此罅隙可指自

用飲食則菲薄不奢侈祭祀鬼神則極豐潔自用

衣服則粗惡不華美黻冕用以祭祀則極美好奉

身則儉事神則豐所以無罅隙可指帝王富有天

下豈無其旨飲食豈無潔好衣服惟帝王為天下

儀表帝王好儉則天下皆儉帝王好奢則天下皆

奢天下皆儉則用便足百姓便安天下皆奢財用

便不足百姓便不安大禹尚儉實萬世法仰惟

清崖文集

卷四

禹

禹

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崇儉為天下表儀大臣有所取法

不敢貪侈實天下萬姓無疆之福

大禹卑宮室力溝洫

論語篇子曰禹卑宮室是自而盡力乎溝洫田間水路

臣等謹按此是孔子言禹自已宮室則卑小民田

水路引水灌田的則盡力皆薄於奉已厚於為民

所以為盛德漢文帝欲為露臺召臣計之直百金

帝曰百金中人十家產也遂不為帝王富有天下

百金甚小不肯輕費文帝盛德亦如禹禹平水土

又開溝洫教民灌田江淮河漢之水旱則引入溝

洫田得澆灌澇則水循溝洫以趨河海不致泛溢

民無旱澇之憂歲常豐稔又田有溝洫夷狄寇賊
遇溝則止不能馳突故世極太平無夷狄盜寇之
憂仰惟

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見得古帝王勤儉的意思涵養

聖德萬世之福臣等再按堯都平陽禹都安邑皆冀州也

後擁太行前列三嶽黃河環繞由碣石入海淮水

自桐栢山江水自嶓冢山東北入海環向帝都天

下第一形勝之地惟土狹山峻漕運為難我

聖朝都燕亦古冀州之境形勝與堯禹同普天之下萬水

朝宗萬山朝拱

渭崖文集

卷四

主

聖神萬萬世太平基業也臣等謹附說焉為

殿下考觀方輿萬一之助

周王稼穡艱難

周書無逸篇周公作書戒曰君子所居其無逸先知

稼穡種曰稼斂曰穡之艱難苦乃逸人君知民辛則知小

人百姓之依之休身所依也民無食則死幸稼穡乃得粟

民辛又曰亦書文王周受命早服即禹康功以

民為田功勸民稼

臣等謹按此是周室有天下八百年的根本周自

后稷教民稼穡詩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言后稷

教民種麥奉天命育萬姓能體天心天命后稷後

世有天下也至公劉又修后稷之業詩曰迺場迺

疆迺積迺倉言公劉教民稼穡致民富足疆場皆

有積倉也至太王又修后稷之業詩曰迺疆迺理

迺宜迺畝言太王遷岐教民疆理田畝勤力稼穡

也至文王又修后稷之業書曰即康功田功是也

至成王時周公慮成王不知稼穡艱難不知百姓

命脉所依作無逸篇首以稼穡為急務是周家有

天下根本也至康王昭王以下太平日久不復知

有稼穡辛苦周室遂衰伏惟

渭崖文集

卷四

主

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見得帝王恤民車本的意思實萬

世無疆之福臣等再按古稱帝都以為鎬為上秦

漢隋唐皆都焉謂之關中自今觀焉後有黃河洩

散王氣前有南山蔽塞離明西有羗戎為患東崤

函潼關僅足自守不能兼制全宇視我

聖朝神京宇宙全氣皆囿墟吸者萬萬莫及也臣等謹附

記焉為殿下考觀方輿萬一之助

周室后妃懿範

禮記曰古者此是上古后天子諸侯必有公桑公家

蠶室養蠶之室近川而為之卜三宮之夫人世婦

內鑑之吉者使入于蠶室古者乃入詩曰國風詩葛蔓生可之單也施于中谷中維葉莫莫茂密是刈也是渡葛之為絺者服之無敦服也

臣等謹按此是禮記及詩經所載蠶織的禮天子諸侯后妃夫人親養蠶繅葛做衣服不惟自己勤儉而已實所以化天下使天下婦女皆勤養蠶皆勤績焉則女有餘布人皆足衣天下所由太平也仰惟

皇太子殿下時玩此圖見得古者后妃務本勤儉的忠思宮中隙地種蔬

渭崖文集

卷四

主

聖政記洪武元年十二月

太祖皇帝退朝還宮指宮中隙地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遊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

洪武二年十二月中書奏請營後堂

太祖不許曰土木之工連歲不息今又欲為此能不病民乎俟民力稍舒為之未晚也

臣等謹按

聖祖政要儉樸之德超出千古

聖子神孫萬萬世法也百七十年

大內宮殿有宜撤舊為新易敞為堅者我

皇上應時創制又皆完固萬年無疆之業也伏惟

殿下仰思

皇上創制之勤

太祖垂統之懿時玩此圖將以遵式

聖上建立之謨不敢復有改作 鴻圖永固實太平之休

西苑耕稼

臣等伏觀我

皇上西苑耕稼知百姓艱難與大舜耕稼后稷稼穡文王

田功武王重民食成王播百穀同此恤民的心仰

渭崖文集

卷四

主

惟殿下時玩此圖體

皇上憂勤惕勵的意思臣等又記憫農之詩曰鋤禾日當

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謂人藉

農以養生宜恤農辛苦也又曰二月賞新絲五月

糴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言農人困窮未

有絲先圖賣未有穀先圖糴救急不暇如割心頭

肉醫得眼前瘡也又曰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

不照綺羅筵徧照逃亡屋大臣富室剝民自奉筵

張綺羅後貴極矣乃又近君藉寵愈為民病民不

堪命遂致逃亡君王能照及此必思所以恤之矣

伏惟

殿下嘗諷誦此詩可見農人貧苦情狀再念農夫八口之家耕田百畝粟入幾何輸租幾何糞工幾何徭役幾何除輸官租差役之外所餘幾何乃知百姓真是辛苦真是艱難賦官又剋削之奪其衣食下情不能上達啞口及饑實是可憐乃益見

皇上西苑耕稼的是憫念百姓艱難

聖德超出上古足為萬世法

西苑蠶桑

臣等伏觀我

清庫文集

卷四

七

七

聖上定西苑蠶桑之制與上古帝王重祀務本同一憂勤惕勵的意思不特取法有周一代而已臣今只畫蠶桑大畧若夫后妃蠶桑禮圖不敢盡畫懼瀆也伏惟殿下時玩此圖體

聖上務本尚勤儉化天下的意思臣等又見蠶婦詩云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襟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謂城中婦女不養蠶却服綺羅鄉間民婦辛苦養蠶不得綺羅自身服用所以下淚也愁苦之情也蓋民間蠶婦終年辛苦養蠶作絲綢的織為錦綺皆以供官粗絲為綢絹皆以易米糊口不得自用

單衣受冷老幼同度歲寒幸無災荒乃得活命不幸賦官拘捉伊夫與兒刑逼索錢即併常日衣服俱賣與人以致身命民則婦女極是艱難

殿下常念及此乃知

皇上定西苑蠶織的禮專為恤念百姓婦女辛苦的意思

實天下萬姓無涯之福

商王高宗訪道

商書

是書說王高宗曰來汝說傳說立台我小子自

舊學其盤其氏名既乃遜于荒野父小乙欲其知剛

入宅于河內自河祖也往毫地暨闕終罔顯故於學終

清庫文集

卷四

七

七

明無爾惟訓于朕志志是作若警也作酒醴爾惟翹翹非翹爾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非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非賢臣輔導予惟克邁乃訓行其訓則說而繹從說曰王稱高宗人求多聞時惟建事非資口耳學而改訓乃有獲誠諸其身乃為有得事不師古以克求世匪說攸聞惟先聖教戒而欲所惟學遜志其志不自務專務時敏不自息厥修乃來日進意思光懷于茲茲指遜志道積于厥躬學篤則惟教教人學半言成已成物乃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美大可至聖神監于先王成憲其求無愆

治同道惟說式充欽承敬承高宗之志旁招俊又列于庶位
休休有容令天下之才以治

臣等謹按此是商高宗訪道傳說首揭學之一言
以嘉惠萬世萬世君臣講學立極的樣子明君惟
知學故不恥自用而求助於臣使交修無棄人臣
惟知學故不敢自用而求助於俊又使布滿庶位
天地萬物賴以位育其曰遜志曰時敏尤千聖相
傳心學之要遜志者如海之虛無所不納故能取
諸人以爲善時敏者如日之運晝夜不停故能爲
實輝光以至子聖神商王中興實由于此臣等又

淵庵文集

卷四

主

伏讀我

太祖高皇帝作大誥其君臣同遊篇曰昔者人臣得與君
同遊者其竭忠成全其君飲食憂寐未嘗忘其政
所以政者惟務爲民造福拾君之失搏君之過補
君之缺顯祖宗於地下歎父母於生前榮妻子於
當時身名流芳千萬載不磨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君臣同遊之言仰商高宗訪道傳說之心高
宗訪道傳說望以講學啓沃我

太祖與臣同遊望以拾失補缺高宗講學惟以爲民我
太祖於臣下曲盡恩禮亦惟望之爲民造福而已高宗之

心卽我

太祖之心也皆立萬世人極者也仰惟

皇太子殿下熟玩高宗訪道圖證以

聖祖格訓人玩我

聖上賜臣下敬一等箴體我

聖上與臣下講學之心卽

聖祖君臣同遊之心卽高宗訪道之心道統正脉傳之萬

萬世臣等不勝大願

禮部參奉

聖旨你每既這等說姑念納忠免罪冊疏不行

淵庵文集

卷四

主

辭加秩疏

臣伏蒙

聖恩擢臣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同掌詹事府事臣樗朽細

材由兵部主事蒙

陛下擢陞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臣無任感激圖惟

效報而未能也繼荷

聖恩擢陞吏部左侍郎南京禮部尚書職秩彌晉圖報彌

切而未能也乃今又蒙

特恩加臣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同掌詹事府事臣所由倍

萬感激圖報未能也古者國士爲知己死語曰死生

大矣於知已者願殺身效報焉士於交游且然也况臣於

陛下蒙覆載同

天地蒙照察同日月蒙煦育同父母知遇之

恩特出尋常臣所由倍萬感激愈圖報愈未能也謹銘心鏤骨庶幾圖報有日也惟是加秩不敢不辭

隆恩未報新秩海加臣何功效遽可冒受臣所為惶恐也臣非不知清秩可榮崇階漸陟可勿辭以同俗也竊

念今日民生不寧災變屢見由貪酷有司召致也有司貪酷殃民病國由大臣陰為護黨也大臣受祿不

瀋陽文集

卷四

五

讓晉秩不辭或又狐鼠鑽結陰固寵權呼叱去來如

婢隸如丐乞豈彼原無良心哉蓋謂職秩不峻則權

不大權不大則賄不來故寧斷喪良心苟保峻秩謂

不若是不能苦致有司重賄也大臣納有司重賄有

聖恩援擢思為

宗社固億萬年無疆之基非痛抑貪風民不得寧民不寧則邦本不固欲抑貪風自大臣始臣又受祿不讓

秩不辭是臣亦倖此榮遷自股肱履何以立大臣之節何以風勵天下何以沮遏貪風何以化導有司俾勿貪酷以虐民病國何以為

陛下崇德教何以輔

東宮培化基是茲加秩臣不敢不辭也伏乞

聖明鑒臣愚悃聽臣辭免太子少保惟以禮部尚書同堂詹事府事俾臣供職日久如幸免於罪乃晉前秩臣

亦受之有名無敗復辭庶幾大臣廉讓於

朝百官有司庶讓於天下不起干進之風不釀貪虐之

禍生民賴寧災變賴息

瀋陽文集

卷四

六

聖德神化配

天無極是又臣願忠之悃也伏惟

聖明准臣辭免加秩臣不勝屏伏俟

命惶懼戰慄之至

聖旨這本所言吏部看了來說

災異自陳疏

臣伏蒙

聖恩加臣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同堂詹事府事臣感激悚

懼隨具本謝

恩無辭加秩本年七月初七日准禮部咨竊聞寧災之警

行兩京九卿自陳臣謹陳列罪狀伏候

賜黜臣嘗聞人亦有言

朝廷何嘗負我只是我負

朝廷此言切臣罪狀臣細思自列學庠為弟子員即叨

厚餼又免差徭繼舉于鄉又舉進士家門顯譽臣何

功可報繼為主事驟陞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

職秩愈顯家族愈增崇譽臣愈無功可報又陸吏部

左侍郎南京禮部尚書秩日加隆家族日加崇譽求

可以仰答絲毫臣實何有今又叨

恩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同掌詹事府事

清江文集

卷四

全

恩隨日渥臣圖報何有語云只是我負

朝廷臣之謂矣不早乞黜則竊

恩愈厚負罪愈多臣罪宜罷黜也臣又竊思臣今日雖有

罪過尚蒙

聖明宥宥不加顯戮退伏林壑尚得保全墳墓教誨子嗣

如又日陟要地權煥隆赫罪惡愈積禍毒自召愈不

可解況臣適年內損吐血心痛目眩諸症間發孔子

曰少之時血氣未定及其壯也血氣方剛及其老也

血氣既衰皆有所戒臣少壯之年實不知慎積至危

疾常時無病猶似康強一旦病發危不可救得早退

休保全身命臣幸大矣又臣情懇乞罷黜也如蒙

皇上體

天心垂戒之仁擴

帝道黜幽之義垂

賜臣罷黜臣雖身伏草莽尚仰思

聖澤頌祝

光年率兄弟躬耕以供租賦誨子孫忠廉萬一效用答報

聖明率勸鄉里後人躬行孝弟以崇

聖化暇日講明經史繼前啓後對揚

聖道臣不勝屏伏戰慄感

清江文集

全

恩俟 命之至

聖旨卿方承簡任宜到任供職不允辭吏部知道

聖功圖奉 旨免罪謝恩疏

臣等伏蒙

聖恩擢補

東宮官僚臣等不勝感激之悃不勝圖報之愚不揣淺

陋不識忌諱妄進

聖功圖冊惟擬陳跡不達時宜既不能敷陳神堯大禹之

盛德又不能對揚高宗文王之訓謨作聖義垂獻愚

何補語欠溫 意類含糊才非通明事多窒礙仰塵

日月之照難逃冒昧之誅誤觸

雷霆之威實切鑿粉之懼鞠躬待罪寢食不寧謂得投匭

海荒已是倖僥山嶽詎意

天地容載雨露涵濡

曲宥臣等之狂復廁冠裳之列又無黜謫之罰仍叨

宮坊之榮涯分實踰

恩寵光被古語云父母能生臣身不能宥臣罪乃今躬遇

皇帝陛下

大明普照 宏度兼包諒臣等迂疎畧臣等重罪

恩過生成 德踰父母臣等敢不益勵愚誠勉圖後效委

渭厓文集

卷四

全

身犬馬誓志鬼神輔

東宮非正學不陳翊

國家植丕基有求臣等無任感

恩戴罪激切戰懼之至

聖旨覽奏謝知道了

考察自陳跡

臣於本年六月初一日接到吏部咨伏蒙

聖恩轉官臣不勝喜躍即治裝供職時值南都官員候接

聖母梓宮臣與各官候至六月二十九日恭同送至大勝

驛而還即又治裝供職於七月初七日又准禮部咨

為修省事臣又同南都官員具疏自陳八月初二日

接到邸報奉

聖旨容臣供職臣又不勝感激即日治裝候賀

聖節即於八月十一日啓行今九月十四日抵河下值

考察自陳之期臣省職思愆不勝惶慄竊念臣遠遠

闕廷已踰三年仰觀

天顏實在咫尺即欲奔趨

形擗輪瞻總微懼尤懼不職罪重或合廢黜謹先自陳

罪狀伏聽

聖裁臣自筮仕至今小大過尤豈能勝言况復小器易盈

渭厓不集

卷四

全

不世大任福心少容難於匿衆嫉惡已甚矯枉過直

影單立罪跡屢彰若非躬遇

聖主憐察臣愚

天覆海涵 宥臣罪戾臣廢黜久矣又臣初年亦頗自期

願竭衷愚上贊

至治期革積弊期革貪官飭肅紀綱保恤民黎輔

陛下宏堯舜熙猷培

宗社綿萬年不基耿垂振古之烈光效臣願忠之芹悃實

所自待乃今因循歲時志不酬實自為欺慢上負

陛下臣之罪也今不早退臣秩日晉瘵曠日甚年月愈久

罪跡愈多况身遭棄境危疾時作愈戀不去或致什殞為此具實自陳伏乞

聖明賜臣罷黜臣懷感

天恩素昔崇深將圖御結為無涯之報臣不勝屏伏俟命惶恐戰懼之至

聖旨卿官詹近臣朕所簡任宜即趨召供職不允辭吏部知道

到任謝恩疏

臣蒙

聖恩加臣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同掌詹事府事臣不勝感

渭庫文集

卷四

金

御

敬復不勝省畏具奏 辭免荷蒙

聖恩不准辭臣倍加感激適值考察臣不勝戰慄具實自

陳伏蒙

聖恩又不擯黜臣愈加感激即於本月二十一日趨走供

職齋宿直邸赴鴻臚寺報名行朝

見禮謹具奏謝

恩竊念臣質本迂愚識復隘陋學徒泥古才匪式時剛執

偏狃褊淺自滿是宜於棄詎望晉遷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至仁兼覆

大智普臨小善不遺片長必錄

議禮制度

聖神垂範百王

胤德承 乾元良嗣休兆代擢臣南秩俾輔

東宮臣資愧榮嘉性惟拙直懼孤

天寵實切冰兢具疏懇

辭誠由臆臆謂得荷免削職亦宜辭免兼官復荷

聖慈曲垂涵貸自陳既幸不黜加秩載爾叨榮臣揣分倍

慚感

恩知勵展啟正學茂對 明時培植古風預端

國本綿 社稷址億年之輦輔

渭庫文集

卷四

金

附

皇儲道五帝之醇臣所以忠報

陛下職分也

聖旨覽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

禁訛言疏

臣聞順天府等州縣遠及河南地方妄騰訛言云

聖駕春月又將南巡有司乘機科歛雖有預備公用實侵

匿入已或逼民三家共買一犬或逼民五家共買一

猪買鵝買雞雞糧買草紛紛科派拘拏車輶奪民生

業如不禁止訛言騰布日廣有司科歛日繁民言且

甚臣聞流言止於知者謂能察不惑也今訛言流傳

雖知者惑焉有司因得乘機爲奸騙索民財他日詔言雖息財入官衙暗充私橐介人得利良人受害況今河南饑荒百姓雖草根木皮剥食俱盡衆心凜凜慮有危變倉官復肆苛虐是促民於死也寧無虞乎臣聞前次

聖駕南巡奉有

明旨上用之物皆是自備不煩有司文武百官糗糧亦皆自備不許騷擾地方

聖德昭宣萬方瞻仰曰古帝王巡狩民不擾者不責民供役費也

渭庭文集

卷四

全

二

成祖文皇帝永樂八年巡狩北京親征北狄民不擾者不責民供役費也

聖上南巡不許擾民上符

成祖遠符古帝王也奈何各官營爲已利不體

聖心暗飭詭詞請給關文騷擾驛遞各官恃勢恣貪有司借法爲暴人有關文州縣驛遞奔走答應奉承文官不敢遲誤

聖上供應或有不及各官日到州縣安受富民供饋可以饜美又受有司大小下程又受驛官折廩給銀又受折車銀又受折皂隸銀又受折人夫銀權貴大臣暗

受有司重賄南行一番得利不貲有司官員借饋送名色剝削民財量民家貧富逼出銀兩民有百金之家逼出五十金民有千金之家逼出五百金貧難下戶賣鬻兒女怨氣塞天感召災變戶部侍郎袁宗儒見貧民賣孩兒三人僅易一鵝乃嘆曰我輩食人孩兒也自是不受有司饋鵝今地方人云文臣惟宗儒不受饋武臣惟郭勛不受饋人言紛紛謂各官南行害民甚酷內臣見文官縱恣亦相效尤

聖上發內帑銀給有司買上供物料有司備銀買完上進原銀暗送內臣及光祿寺官收匿捏補領狀

渭庭文集

卷四

全

二

陛下有給銀之名內臣竊匿銀之利買進物料內臣又索饋銀乃與收納如無饋銀即將買物退出云物不如式不中

上用有司懼罪甘心饋銀借饋銀之名苛歛百姓因一科十內臣得利惟良民受害甚毒武臣見文官貪縱亦自效尤剝奪民衣服搶人馬匹凌辱人妻室借兌馬驟強騎回京爭擄草料如盜如賊有身爲國公竊回民馬致貧民來京訴乞不還者有權要文臣出京車一乘回京賞賄車八乘者有文官家奴竊回民馬不計數者醜弊淵數不可殫舉皆文官縱恣致內臣武

臣競相倣倣爲地方良民無極毒禍也卽今訛言騰播謂

聖駕又將南巡寔由前次南行文臣權要滿載以歸或內臣乘機亦得賄利或武臣微利又要南行造成訛言互相搖惑貪婪有司聞風科斂訛言愈久流毒愈深皆前次各官暗請關文騷擾百姓自爲身計不爲

陛下忠謀所致也如前次南行皆遵

成祖舊規不給關文自備糧糧自備夫馬不受有司供饋不納有司賄賂內臣武臣自然心服不效尤肆貪人皆知南行無利必不再造訛言也前次之失不可復

渭厓文集

卷四

允

聖旨

救卽今訛言不可不禁流弊不可不防伏乞

勅下都察院行北直隸河南湖廣地方凡有互傳訛言謂聖駕將南巡卽便拏獲追問造言根因比照妖言律治罪

州縣有司承行訛言科斂民財卽日退出還民如有侵尅入已撫巡訪查追賊給民比照妖言律重治庶賊貪跡息訛言不行地方萬幸生靈萬幸

聖旨

查究賊賄疏

臣因外間訛言具由上聞奉

聖旨這訛言生擾都察院便查訪有無來說昨朕南巡卿

不在行這一行文臣受賄事情得自何人着逐一據實指名奏來處治欽此臣謹述所聞惟

聖明再加詢訪量情揆法治以罪罰使貪婪知警臣僚肅清尤振起治化一大機也臣在南京時南京戶科給事中何彥復

命回還具述各官送

聖母梓宮恃勢索銀皆有實跡何彥因言南巡官員納賄尤多地方相傳云只郭勛一人不受饋使清潔之名獨歸武臣我輩文官合愧死也臣因何彥言到京詢問皆云有司納賄視權勢大小權愈重得賄愈多若

渭厓文集

卷四

允

聖旨

胡守中爲御史陞詹事府丞湖廣左布政使徐乾按察使吳允祿饋銀五百兩可証也權如胡守中者得銀五百兩權重於胡守中者可知也胡守中因怕暴露乃以

上聞沿路有饋不知皆

上聞否也因湖廣之饋各府縣可知也因胡守中而各官可知也各官饋銀情非干求只祈免罪名雖饋送實被強索並按律例強索之賊被索者不坐賊仍給主今法司不守正律先將被索人員曲坐以罪致各官暗地饋銀復不敢認納賄官員愈得滅跡恣肆無忌

貪濫成風

陛下懲治貪官員先正法律凡饋銀有所求者彼此俱罪若情出被索者以坐索財官員被索者不坐仍追賊給主則各官納賄實跡自暴露不可掩矣奸貪有司指錯送名色逼取民財許被害人赴訴再

勅都察院嚴行查究如又行寬縱聽臣具狀上聞則有司賊跡暴露不可掩矣臣又聞洗馬鄭守益言前次南巡官員日受有司一熟鵝供膳復受一活鵝下程是時鵝少價貴貧民被逼將三孩兒鬻賣僅易一鵝侍郎袁宗儒曰我輩食人孩子也吏部侍郎張邦奇曰

渭厓文集

卷四

左

御史

袁宗儒仁人也因貧民鬻孩兒買鵝遂不受饋文臣之中獨稱袁宗儒各官無稱焉可類推也伏惟

陛下勅各官實回奏量情罰治垂察將來有司不敢阿奉儒官不敢貪饒地方之幸也即今馬路通驛各官公差關文一張例馬一匹廩米三升各官携家眷或索驛馬二三十匹擡打夫數十名或一二百名大女轎十數乘男女十數口飯食魚肉雞鵝費銀一二兩冊內只開廩米三升餘皆逼民賄賂口無誅惟呼天痛怨而已矣文官害民之禍至今時極矣撫按不惟不禁治亦且阿奉權貴都察院不行禁治亦不止

聞如今查究前項官員受人饋遺併

勅都察院查實治罪或行嚴衛差人沿途挨查將貪婪官員違法多乘驛馬多役民夫多饒食膳害民實跡上聞等解來京重治民困乃小息都察院如又寬縱聽臣具實上聞臣再不敢避怨隱默上負

聖明在今則都察院自合奉法臣未盡言也臣又聞學士張治言前次南巡官員法外取財各官關文一張例該馬一匹廩米三升此外加平坐賊論罪定律也州縣有司先點富民館待各官供饋酒肉遍及僕隸費民不計可以勿受下程矣又受有司大下程可以勿

渭厓文集

卷四

左

龍

支廩給矣乃又受廩給銀既折車取銀矣又折皂隸銀又折人夫銀多般索受地方困敝臣以此言詰郭助曰前次各官害民取財何不

上聞請旨究治郭助曰此是小者尚有饋送厚賄不可言不可言臣謂郭助不言郭助負

陛下也郭助曰即今府縣有司紛紛科派又傳

聖駕南巡臣曰訛言也合上聞禁治切惟各項折乾銀兩不聞一人不受者據悉令還還官罪則頗礙人眾皆出誤給關文致各官昧法多取不知官多費廣為民害也伏惟

陛下勅各官具實回奏或家人冒受量情罰治垂戒將來可也如曰暗受饋賄的爲何人郭勛知之必真

陛下如欲究實行郭勛回奏必不敢隱前九月二十七日

聖駕謁

陵兵部又給各官關文府丞王禎語臣曰京官大臣四人

各逼遞運所索折夫銀十兩臣問姓名王禎曰不敢

言吊查遞運所則可知也舊例九卿上

陵各備夫馬並無給開應付蓋

輦轂之下官多民擾應辦不給也近日兵部不遵舊規

不念民病撫按又送下程昌平州文送廩給百費無

清江文集

卷四

奎

七

紀各官因有關文法外貪婪貽辱縉紳貽毒百姓可

賤可惡大臣如此何以表勵小臣也

聖母梓宮南祔護送之臣無一人不索賄有司不敢不顧

賂蓋護送倚

聖母爲重經過有司懼怠慢

梓宮爲罪有司寧違慢

陛下不敢違慢護送之臣何也違慢

陛下尚可救解

聖德天覆尚不深罪違慢護送之臣卽曰違慢

聖母誰敢辯曰實無違慢之情罪也御史黃正色舉劾各

官納賄特一二府州縣耳臣所見南京六部尚書

王軌牌行京衛欽銀饋送王軌去任各衛檢舉有案

可查也尚書湛若水代王軌蒞任不能彌護判臣長

嘆曰將如之何尚書湛若水可質也南京重臣之王

輒不敢不饋賂州郡可知也惟黃正色舉劾已蒙

聖明查勘後因鮑忠誡詞拏問文軍誰敢復言饋賂實情

也是事也係

聖化隆重係

聖孝大節係 國論明昌臣痛心憤歎恒曰

聖人孝親天性也各官假

清江文集

卷四

寄

七

聖心純孝之情挾以取賂是

聖孝不達於天下萬世也臣下之罪死有餘戮同行科道

官郭舉吳從義王珩連鑛不惟不能糾奸貪反附奸

貪情尤可惡前所劾府尹袁檟不肯饋賂者也所劾

副使管懷理乃見証各官送賄者也臣屢欲上言隱

朝臣未諒臣心謂臣奸計人短也隱忍遲久况奸賊

之弊尤有甚於此者臣是故少忍須臾未敢盡言

陛下必將盡革積弊臣亦次第陳列前月

陵索遞運所夫價乞行順天府查追護送之臣索饋賄銀

及王帆索饋銀兩黃正色所舉賊跡乞照前

古行南京兵部都察院從實查報原其被索之情勿坐鎖
送之罪各官賊跡自暴露不可掩矣如各官不肯回
報客臣再將各處出銀實跡開具奏聞請自
上裁仍乞

勅兵部今後各官上

陵勿給關文撫按官勿送下程小姓

輦轂民困嚴查即今驛遞文官法外虐民之弊小民賴

有生命生靈幸甚

國體幸甚臣今之言衆所嫉惡然爲

聖明效忠爲

清康文集

卷四

七

國家除患爲生民救命情出痛激亦不能他慮也已惟

聖明察焉奉

聖旨有旨着逐一據實奏來如何支辭推調便查各官受

賄事情并各處出銀實跡開具奏聞

再疏

臣因外間訛言具由上聞奉

聖旨這訛言生擾欽此臣具由回奏又奉

聖旨有旨着逐一指名據實奏來欽此切念臣忝

東宮輔導又承

聖明隆眷凡事關

大計生民利病政治失得俱宜上

况任禮官尤宜宣揚風教敦崇廉耻贊助

聖朝博厚高明之治化皆臣職也前日述有司剥民阿奉

文官乃生靈急切利病政治得失之大要臣懼訛言

再行有司復蹈前轍具由上

聞臣之愚心惟欲杜弊端拯民病而已矣非欲攻發各官

陰私也伏奉

聖旨着臣據實陳奏臣竊念對

聖主之言不敢不實少有隱護是欺

天也罪不可逃又念各官所犯皆今之大臣又

清康文集

卷四

七

陛下親臣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者不曰不廉曰竊盜不

飭不正名斥焉少爲隱諱所以養廉耻也臣前舉各

官受有司鎖鵝惟曰袁宗儒不受自袁宗儒外凡大

臣皆受可知也臣不悉舉各官姓名存大臣體也

陛下欲究實着大學士夏言等回奏曾受有司鎖鵝否也

可知也臣前舉各官無一人不受折辱給折夫隸等

銀實聞張治言蓋張治行從諸臣之後聞見必真臣

不悉舉各官姓名亦存大臣體也

陛下欲究實着大學士夏言等回奏家人僕隸曾受折夫

隸原給銀否也可知也臣舉各官賠受賄賂惟

守中一人其餘則郭勛語臣口尚有大於此者郭勛亦不言受賄人姓名存大臣體也

陛下欲究實着郭勛回奏各官受賄實跡可知也臣忝禮官為國股肱凡有見聞不敢隱蔽大臣奸賊不敢黨護所以忠

陛下之職分也若立言則不敢不慎固不曲隱以欺

陛下亦不直許以傷大體至於覈官賊跡據法糾罪乃都察院之職非臣可與也

陛下責臣覈實乞將臣禮部尚書改換風憲職銜着臣由比直隸至河南湖廣沿途查覈臣即虛心體訪具實

渭涯文集

卷四

七

景

上

聞不敢阿徇也臣惟天下治否係生民休戚生民安否係自官庶汚今兵部需武將則債帥進而邊備吏部獎賊官則貪酷肆而邦本搖今日至急務也風紀之責在都察院本源之地在閣下仰惟

聖明孜孜圖治乃生民不安災變屢作何也皆大臣負

陛下也大臣欺罔之罪莫甚於營私臣舉各官上

陵索折大銀順天府可查送銀者遞運所官知數者府丞王積也臣查所冊有川夫四十名者折銀又不止二

十兩矣送

聖母梓宮官員索受沿路銀南京兵部可查即今驛遞國

敝各官例外害民各驛遞簿籍可查是皆都察院之

職臣可得言不可得糾覈也伏惟

陛下察臣為民除患懇切之愚非出攻訐

物都察院將臣前奏嚴行查覈追賊治罪貪人警畏靈

賴寧不勝幸甚臣屢瀆

宸嚴不勝戰惕况所言得罪百僚衆所讎嫉禍將不測惟

臣惟知效忠

聖主亦不暇為身圖也伏惟

陛下諒臣孤立危頽之情

渭涯文集

卷四

七

景

有臣狂率之戮臣不勝幸甚

聖旨該衙門知道

民困疏

臣前疏具述文官乘驛法外害民惟言陸路民困而

已矣河道民困未及言也臣今謹將臣經過地方查

過的確事情為

陛下陳馬臣舊年八月十四日夜經過揚州府地方遇馬

快船八隻威聲赫赫臣問何船邵伯驛官吏答曰南

京司禮監長隨張禕進

貢回還順帶小內官回南京者也例外多駕馬快船八

隻滿載客貨罔法取利驛夫訴曰本驛領官銀米兩
今費過銀三十餘兩矣皆彼逼陪揭債苦極臣因查
各州縣驛遞客應過簿籍及令開具印信手本查得
張禧關文二紙例合用一船今川八船實山馬快船
夫甲皆積年光棍借內臣聲勢害民騙財哄誘內臣
多用船隻因得搭載私鹽多索人夫因得賣放取財
若非光棍夫甲通同內臣家人幫助聲勢內臣豈能
單身行兇又查得張禧每州縣除拽船人外另取折
夫銀八兩或十兩每驛銀給米三升違法折銀八錢
又索隨船禮銀四錢又索折門厨銀三錢又索過關
米二斗又索折皂隸銀害民多端州縣困敝亦由光
棍夫甲唆誘內臣通同家人索財侵分利歸奸兇害
及良善臣已移咨南京兵部及各巡撫衙門查究據
查明回咨相同今踰數月未見南京都察院追賊治
罪蓋由夫甲皆住南京須南京兵部管轄乃能查治
之也臣又查得此特張禧回頭害民一端耳若進
貢來京聲勢尤赫取財尤多臣查冊籍有一縣被內臣
索折夫銀六十八兩者殆又加十倍矣一縣六十八
兩上縣六百八十兩小民何以堪也往來官員絡繹
不絕人人索財地方何以堪也臣經過地方嘗語撫

按官曰貪官害民不獨內臣文官亦甚何不禁止
曰勢已極矣無可奈何蓋撫按官皆畏讒謗小搭權
貴俱得禍患故寧啞口聽民受害不恤也又各驛遞
答應費銀十數兩只許開報廩米三升小民無地赴
訴臣今未及詳悉惟將張禧經過地方索過財物實
跡開列于後上塵
聖覽伏乞
聖明照察近年極弊
勅都察院轉行南京兵部查提唆誘張禧夫甲姓名及內
臣家人送南京都察院查究各項賊私追出還官將
夫甲從重治罪如果干礙張禧從實叅究庶賊橫少
息疲弊少避而乞
勅南京內外守備衙門會議通年進
上物件查照舊規給撥船隻勿得泛濫多撥夫船私搭客
貨裝載私鹽假
用之名市私家之利或屬兵部者聽兵部委官屬工部
者聽工部委官勿多差長隨等官蓋長隨等官多借
夫甲助爪牙光棍夫甲多倚內臣射利也文官濫給
關文撫按衙門勿與掛號通年多用過夫數州縣驛
遞送冊送都察院者嚴究治水陸路不該乘驛官員

及人情手本不許應付庶衝要地方少得寧息困民不致極累地方幸甚

聖旨該衙門知道

祀議疏

該禮部覆題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庭事宜奉

聖旨着臣等人各上議臣謹議上 聞惟

聖明裁擇焉臣謹按歷代從祀孔庭之儒若孔門七十二

賢則親炙聖化者也漢儒則蒐輯聖經者也唐儒則

疏註聖經者也宋儒則闡明聖經者也再按漢若董

渭崖文集

卷四

三

世

仲舒唐若韓愈宋若程顥歐陽修於孔子之道或神

會自得或深造篤詣行足以法言足以訓不區區訓

詁者也薛瑄生當

聖朝道學大明之時實能誦法孔子雖不能如七十二子

親炙孔門原其精神心術無須刻不師孔子之教雖

不必如漢儒蒐輯遺經實自童丱至沒齒無須刻忘

聖經之言雖不必如唐儒宋儒疏註闡明遺經觀其

讀書錄平易親切非身心體驗不能及臣謂薛瑄造

詣弗及董仲舒而誠篤似之顥悟弗及韓愈歐陽修

而篤行過之粹精淵醇弗及程顥而渾厚師之出處

不瑕其操禍患不步其節賤貧不移其介身為世師言為世訓動為世式晦而彌彰抑而彌顯久而彌光非真誠積累之素不能也臣故曰我

聖朝從祀之儒惟薛瑄無愧自瑄而下或篤行高蹈而識度淺隘或高明超邁而淫於佛老陰翊邪說明教聖軌大資愈高陷溺愈深皆孔子中正之道未有聞故也薛瑄於孔子之道雖未造其大實遵軌轍而不敢踰故曰從祀孔廟薛瑄無愧再按宋臣誤列從祀得二人焉若司馬光者質直忠信著於鄉閭祀於鄉邑可也宋朝舉以從祀光於聖道實大背戾著資治通

渭崖文集

卷四

三

世

鑑尊崇首況於聖賢之伍首況性惡之論名教罪人司馬光乃首況之徒也自有天地以來未有改稱親父曰伯改稱叔曰考者蓋天倫定理秉彝定性人道定名萬世不易者也司馬光創議謂宋英宗宜改稱其父濮王曰伯考稱仁宗曰皇考變亂天常教戾人紀拂逆彝性光實罪首謀國不滅則棄河湟以養邊釁用蔡京以啓禍源忠智之道缺焉宋人取其小善舉伍從祀蓋未究光實學者也又若陸九淵者詆太極圖與周敦頤異鵝湖辯論與朱熹異論子貢曾子之學與孔門異主張禪教則致書禪僧大闡禪宗則

助瀾楊簡論辯機鋒竝動輦轎真聖門人也近年
行人司司副薛侃妄與從祀禮部不及詳議聽從
馬臣竊謂司馬光小善可稱大道則闕可祀於鄉不
可祀於孔廟蓋孔廟之祀必其有功於道者也司馬
光不識父子之倫是不孝也以誤其君是不忠也忠
孝道之本也故曰司馬光大道則闕不可祀孔廟辱
聖門墜九淵直異端之流聖道之棄如列從祀程朱
有靈耻與爲伍臣願

陛下垂察臣言如或可采

勅下禮部再加詳議於薛瑄取其趨向純正畧其造詣不
滑序文集

卷四

三

至舉列從祀以端士習於司馬光許祀於鄉墜九淵
偶誤列祀合與改正則人不異趨士不異學正道大
明 聖化洋溢於風教甚非小補

聖旨禮部知道

欽奉

聖諭疏 疏留中獨
詔責楊太僕

准禮部儀制清吏司手本本月初十日欽奉

聖諭朕仰承

大恩一奉嗣統臨朝已旬多歲矣自十三年來至今早朝
盡廢政多失理以致災變屢生財用匱乏民不安生者
雖睡在官中此心如履深淵一般言官沒一箇長壽

他說時即可借爲他每防禍把滑不言我今却不得不
自言早朝不修

祀典多遺代與尸位同朕近血氣衰朽髮鬢脫半精神未
減大不如舊雖卽無他事亦恐未可不慮也東宮雖幼
上有赫赫昭鑒保定必矣或權命監國重大仍奏請朕少
解一二牛訓養或可親政悉若初不敢又取逸耳亦非
作術以弄巧成拙只得清澄思慮靜養靈臺但得氣血
還昔諸疾盡去卽復初勤豈肯終怠了卿等以五六人
不肯擔當禮官就把這諭播廷臣限三日議上不許裁
欺出詐君固瞞了如鬼神可欺乎朕非陷今日之仙術
滑序文集

卷四

四

等竊惟

聖明御宇萬幾繁繁百官章奏生民利病治體關係外煩
聖覽內勤

聖心無時寧息

聖上欲少解一二年澄清思慮靜養靈臺誠爲父大之謨

曼勒之基非圖逸目前而已也臣等敢不仰體

聖懷共期將順惟是

東宮監國事宜臣等熟思未得穩便仰惟

皇太子天縱膺承

聖者爲佑將爲四海生靈之主綿

宗社億萬年之基固天下所共戴者也惟今

曆齡尚幼猶未出閣左右保傅尚須得人語言意識尚

須導訓字書未諳物情未練卽膺

監國之任必以他人代言裁斷政務批答章奏必須他

人代理所代之人實難其選必其至公無私廉潔無

怨盡忠不欺勤勵匪懈而又精誠格天地孚神明者

乃堪其任

陛下聖明所自察識諸臣者熟矣曾有公庶忠勤精誠之

德可當此任而不難者乎竊恐在列臣工未有以當

清庫文集

卷四

五十五

滿天輝

聖心者也臣等竊見三二年間大臣弄權日甚一日欲庇

賊官則願指吏部欲盜錢糧則願指戶部欲擯正人

則假借

聖旨欲引用匪人則撫按爲之旌薦欲排斥讎怨則科道

爲之論劾

聖明御極日月照臨固宜奸邪斂戢矣然而萬幾叢積豈

能徧察惟據百官章奏六卿議覆卽賜允行日衆議

僉同太公之舉也豈知在列臣工陰爲大臣羽翼撫

巡言除爲大臣鷹犬也

聖上總攬乾綱大臣猶得行私暗張威福竊弄政柄若此

使之輔導

東宮監國泣政天下之人遂曰朝廷大柄盡屬大臣矣

求遷官者爭奔其門求免罪戾求財利者爭集如市

天下紀綱遂爾廢弛大勢遂可憂虞也

聖上靜居洞見其弊豈能忍視必將有處然而彼也黨擅

已固少有舉措耳目先露動相掣肘事可深憂殆有

甚焉伏惟

聖上密察此弊有無可虞

東宮可否托以監國然後精選輔導大臣匡弼於外又

選忠廉內臣保劄於內責之盡忠每旦六部議覆章

清庫文集

卷四

五十六

廣明

奏責尚書都御史侍郎與大臣秉公面議允乃施行

六科官六員十三道御史各一員侍班糾儀少有偏

私卽時舉察

東宮每日御文華殿視百官奏事漸習政理

陛下照臨於上有事體重大臣下不敢專決者卽以上

聞如部院各官阿黨大臣行私作弊科道不能糾正各治

以罪庶幾奸弊可少政務不繁

聖上可以靜養也如慮事體重大群議難一或啓發諠則

監國之議再加詳審且勿輕發此事少有愆誤啓蒙

不小臣等不敢不慎亦不敢不預言惟干礙大臣陰

私取怨必深取禍必酷然臣等憂危之極亦不為身

家謀夫惟

聖明憐憫臣等愚忠少賜垂察不勝幸甚

宗社幸甚

災異自陳疏

該朝國公郭勛奏奉

聖旨卿說的是災變策免大臣係

祖宗舊典着九卿堂上官各衙門四品以上官都自陳來

以着行道官拾遺糾劾吏部知道欽此竊念臣本菲材

謬承

渭原文集

卷四

五

辨

龍耀山部屬晉顯秩位浮於德食浮於功抱慚實深臣初

年猶誓心勵忠輔

陛下坐致太平期革積弊期汰冗官期省冗費期化貪濁

期安邊境期靖夷虜期厚民生以植

國本期處宗藩以靜

國基宏太平萬萬年之業臣之心也亦臣報

陛下之職分也乃今束手無措一籌不陳目擊積弊日增

冗官日濫冗費日繁貪濁日肆邊境日疲夷虜日橫

生民日困

宗社大難日益難處凜凜有隱伏之憂臣不惟不能

處復不能言巨竄豪蔽竊權玩法釀成禍胎上感天

變臣之罪也夫上有

仁明之君下無骨鯁之臣上有望治之

主下無齊治之佐上有虛中受言之

聖下無勵忠直言之士致務政實繁貪人得志士風大壞

國勢可虞未有甚於斯時者也往年臣不任事猶屢疏

極言雖不大有裨益天下猶畏公議不敢大肆臣今

惟隨衆竊祿與口伴食而已矣首鼠緘默何益於

聖明之世又臣之罪也天下貪酷文官剝殘民命武官刻

削軍士臣不能遏謂不任事猶可諉也在京大臣恣

肆貪濁大汚名教玷辱

國體臣復不能直言大大臣自謂貪財無罪清議可隱

惡名可掩苟貪無害也不知大臣者天下表儀職官

入京鉅大臣賄銀千兩在外剝民銀錢數萬矣武臣

鉅大臣賄銀萬兩在外剝軍士骨血數萬矣蓋嘗私

取百倍之賄惟用一倍之利鉅啖大臣買售聲譽結

為寵援因得陞擢或該考察必得保全外官以

倍之利卑卽大臣賄取百倍之獲也賊官惟知剝民

之財之利不知小民合家衣食惟賴升斗之粟剝而

奪之遂饑以死賊官惟顧已利不慮民害大臣惟餌

渭原文集

卷四

五

奏明

賊入不思民艱是貪官日益得志貪風日益肆橫生

民日益剝削國本日益搖危也大臣貪賄貽禍

國家極深極酷臣雖知之不能盡言使新進官員習見

貪風恬不愧畏競貪削國大勢可憂臣不預言又臣

之罪也臣今忝竊厚祿無裨毫髮年齒漸衰血氣日

耗精神日耗驅策不前矣久濫名器益負清議有忝

名教伏乞

聖恩賜臣罷黜用銷災變臣退伏田里省愆思尤教誨鄉

人化導子姪效忠

聖明臣幸甚且鄉井沐浴

渭崖文集

卷四

七

聖澤臣不勝感

以祈請戰慄待罪之至

聖旨卿學識老成朕所簡用宜照舊用心供職不允辭吏

部知道

集卷之四

渭崖文集卷之五

議

大禮議 辛巳六月送禮部

臣謹按追尊典禮實諸漢宋故事有所不合求之記

疏不敢輒謂爲然是故敢忘庸陋而申其議竊伏自

念草澤疎遠職非典禮官非言路大禮之柄自有司

存苟冒昧僥言人不目之曰新進躁狂必曰曲學阿

世不曰泥古偏拘必曰詭世沽名冒訕紛紛殆有不

勝任其咎者是故不敢輕置其議又伏自念此禮之

大者也變者也議之失得萬代瞻仰也苟不質諸天

渭崖文集

卷五

一

理之極卽夫人心之安吾恐後之恥今也猶夫今之

恥昔也於是不得不忘固陋而竊申其議以就正夫

當世之君子議者曰

皇上宜以

孝宗爲父

興獻王爲叔

武宗爲兄別擇宗親爲

興獻王嗣謂

皇上嗣

孝宗之業也宜爲

孝宗之子也

興獻王不得私以

皇上爲之子也

皇上不得私爲

興獻王之子也是之謂崇大統也割私恩也

皇上於

武宗昆弟也嗣之一統之業也不得爲之子也

武宗之於

皇上也雖授之一統之業也不得爲之父也天倫也兄終

弟及之訓也茲議也揆之世俗之情槩之漢宋之敝

清庫文集

卷五

二

第

殆亦近乎是矣惟求之人倫天理之正有所甚不安

也質之堯舜文武之道有所甚不合也何也

孝宗賓天

武宗嗣曆越十有六年

孝宗在天之靈知有

武宗爲之子也

孝宗之心未嘗自謂無嗣也

武宗主鬯宗祝告詞

宗廟享之亦越十有六年

武宗賓天上奉

天命下順人心共戴

皇上嗣承大統

皇上嗣

武宗之統不得爲

武宗之嗣天理人倫之正所不得爲焉者也議者曰

皇上既不宜爲

武宗之子宜爲

孝宗之嗣俾後世視之猶

孝宗有兩子也臣竊謂

皇上爲

清庫文集

卷五

三

第

孝宗之子矣誰爲

武宗之子乎

孝宗重有兩嗣子矣

武宗統無嗣子可乎臣子於君父一也既不忍視

孝宗之無嗣獨忍視

武宗之無嗣乎此於人情爲甚及天理爲甚拂焉者是

一故必究人情天理之準然後是與議禮矣

皇上於

興獻王也父子也天性也

孝宗之於

皇上也伯姪也猶子也今也舍天性之親反稱叔姪強稱伯姪謂之父子是曰宋人故事也則於

孝宗賓天之日不有

武宗嗣承大統

皇上適在昭穆之列群臣執宋人之論循世俗之見猶之

可也今

孝宗賓天

武宗嗣統

武宗賓天

皇上嗣統相隔者越一世相遠者十六年於宋故事殊不

相類乃近舍無嗣之

武宗於不嗣遠求有嗣之

孝宗再為之嗣是於世俗之論亦自相拂戾而有所不通

矣况欲

皇上舍天性之父子強謂伯姪為父子復別求

宗室為

與獻王嗣子是舉也

孝宗乃有兩嗣子

武宗遂為無嗣

與獻王亦遂無嗣矣一得而兩失存焉者也是故必原

孝宗

武宗之心然後足與議禮矣古者帝王之制禮也因諸人

情準諸天理而止矣處人倫非常之變立人極可常

之準乃不求諸天理之極以即乎人心之安顧區區

漢宋故事之求淪胥世俗之陋可乎

皇上御天英明粹精剛健中正堯舜文武之資也臣之事

君也不堯舜文武之取法顧漢宋之是學可乎是故

必識舜禹有天不與之真然後足與議禮矣議者

謂堯舜禪讓為得其常臣竊謂堯舜蓋處變者也何

也今天享有千金之家猶思付之其子堯舉富有天

下之業不付之丹朱而付之舜舜舉富有天下之業

不付之商均而付之禹其於父子之恩可謂極戾宗

祀之謀可謂極拙堯舜行之遂立天下人極設以今

日臣子生堯舜之世躬舜禹之事有議禮之責不知

舜受堯之天下將謂堯為父乎瞽瞍為父乎舜祀堯

乎不祀堯乎禹受舜之天下將謂舜為父乎鯀為父

乎禹祀舜乎不祀舜乎是故必達堯舜禹之道然後

足與議禮矣議者謂堯舜官天下非家天下比也臣

竊謂此殆不達綱常之理者也天下外物也綱常天

理也是故舜受堯之天下未聞不父瞽瞍而父堯禹

受舜之天下未聞不父舜而父舜舜不父堯未聞廢堯之祀禹不父舜未聞廢舜之祀是故堯舜禹處人倫之變不廢人紀之常所以立百世人極也有天下不與也若曰舜紹堯之統宜爲堯之子主堯之廟祀禹紹舜之統宜爲舜之子主舜之廟祀是利天下也一家之私也非帝王之心也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盡人倫之極無人欲之私而止矣人皆可爲堯舜盡人倫之極無人欲之私而止矣是故達天德然後足與議禮矣議者謂帝王舉天下授受不正名父子則祀享如之何臣竊原夫嗣繼祀享之說矣今夫享有

千金之家不幸無嗣與其忍視斷絕也孰與求其人以嗣之之爲愈也與其求諸異姓也孰與求諸同族之爲愈也與其求諸疎族也孰與求諸至親之爲愈也於是舉昭穆之親授千金之業示之至親之恩也身後有所於托也取夫氣類之相承也精誠易於孚感也必強致夫父子之稱也仰情義之聯屬也祀享之有歆也古人繼嗣之心也祀享之說也一家之私也非帝王之體也何也帝王嗣帝王體貌相若也惟夫體貌之相若也是故氣類之相通也惟夫氣類之相通也是故精誠之相感也惟夫精誠之相感也是

故祀享之有歆也故大舜不父堯堯得享舜之祀禹不父舜舜得享禹之祀凡以體貌相同也而精誠相感也帝王相嗣之統豈若是一家之私之云乎是故明於祀享之說知鬼神之情狀然後足與議禮矣曰誠如是也則我

皇上於

孝宗何稱乎對曰

皇伯考其正也於

武宗何稱乎對曰

皇兄其正也於

清江文集

興獻何稱乎對曰

皇考其正也

皇上於廟祀

孝宗也宗祝之詞何稱乎對曰

嗣皇帝姪其正也於廟祀

武宗也宗祝之詞何稱乎對曰

嗣皇帝弟其正也於廟祀

興獻王也宗祝之詞何稱乎對曰

皇帝孝子其正也是故

憲宗大統傳之

孝宗

孝宗大統傳之

武宗

武宗大統傳之

皇上一統繼承與天無極所謂大一統也

孝宗不得私授天下於

皇上

皇上不得私受天下於

孝宗所謂大至公也

武宗於

渭崖文集

卷五

八

界

皇上不失昆弟之倫

皇上於

與獻王不失父子之恩所謂大綱常也是故達綱常之原

然後足與議禮矣曰誠如是也追尊之典如之何對

曰舜有天下矣未聞尊瞽瞍矣禹有天下矣未聞尊

鯀矣是故追尊非古也自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今

將舜禹之從乎抑文武之從乎是故立天下之極矩

存乎道主天下之要道存乎德純天德之極存乎仁

時而裁之存乎義變而通之存乎權茲於

典獻王也將隆追崇之禮也廟祀於何所代祀於何人禮

之未講焉者一也

與獻既崇徽號

太母宜有尊稱既正冊儀於

慈壽太后何以相處禮之未講焉者二也

憲宗皇妃壓於

嫡后

武宗皇后久位中宮宮闈接遇何以相處禮之未講焉者

三也追尊之典姑勿舉焉可也大孝尊親舜禹有行

之者矣是故達道德仁義權之精然後足與議禮矣

又曰

渭崖文集

卷五

九

皇上所嗣者大統也

與獻雖親私恩也崇大統者割私恩古之道也三代之達

禮也雖勿追尊焉可也是故達於大公之故然後足

與議禮矣禮曰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葬以士祭以

天子諸侯文武周公之典也

皇上於

與獻王也葬也廟貌也徽號也仍初封之舊也禮也於四

時之祀享也崇

天子之禮也是謂以天下養也情義皆得天下之至德也

文武周公之道也是故通文武周公之典然後足與

議禮矣

毛尚書柬 附錄

近閱吾友大禮議及復千餘言大意欲

皇上以舜禹文武爲法舜禹聖人也文武亦聖人也其孰敢以爲不可法耶顧吾友之所欲以爲法者非泛泛而論也於事有所指而於理蓋不能無可疑者來書謂必求人情天理之極致與夫旁行不流之旨以要夫大中之矩之極微之所立議似不皆合請盡言以相正而無隱可乎吾友謂舜未嘗尊瞽瞍禹未嘗尊鯀今日亦不當追尊

清華文集

卷五

十

界

興獻王此說具也謂舜未嘗父堯禹未嘗父舜今日亦不當父

孝宗然則舜禹豈亦以堯舜旁支而立邪若舜禹以旁支立則所謂不父堯舜正今日之所當法不然則舜禹有天下其與我

皇上既不相類安可以爲據哉帝王無嗣繼以旁支與夫諸侯而下至於庶人以旁支繼嗣雖大小不同原古人制禮之意蓋以爲必如是而後可以合天理之正卽人心之安初非以利言也自世教衰而人乃有專以利爲心者然其爲禮之不可廢自若也

吾友謂千金之家不幸無嗣授之昭穆之親強欲夫父子之稱俾之情義聯屬祀享有歆此一家之私非帝王之體然則繼嗣之禮止行於富家邪誠使古人繼嗣之心如吾友之言則誠非帝王之體然古人繼嗣序昭穆稱父子皆出於人心天理之自然非強之也故曰爲人後爲之子此天下之達禮也無貴賤一也安可以二之哉前日多官會議未嘗謂

皇上不宜爲

武宗之子也蓋謂

清華文集

卷五

十一

武宗以天下授之

皇上於

皇上有父道焉但以兄弟昭穆之同故止稱

皇兄然而執喪奉祀備極情文固無非子道之盡也謂

皇上宜稱

孝宗爲皇考者 孝宗傳

武宗 武宗傳

皇上 皇上既兄

武宗自宜父

孝宗且明以詔天下矣兆民信而萬靈協矣況在先儒亦

各有說今日之事不爲無據吾友謂戾人情拂天理又似謂宋人之論僅同於世俗之見此老犬所未喻也昔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夫周之太王王季先公亦豈若今日

與黜王之爲所生父乎抑猶有不同乎吾友謂以天下養者是也又謂四時祀享崇以天子之禮乃爲法文武周公夫既欲法其上祀之禮曷不併其追王而法之而特置之豈非亦知其不可乎追王不可法則不可祀以天子之禮亦明矣而猶云云吾友其

清江文集

卷五

三

三

未之思乎自孟子沒道學之傳已絕至有宋諸大儒而復續其規模之宏大氣象之深厚後來之士極力追逐而竟弗逮者亦多矣今而曰議禮者執宋人之論以徇世俗之見則是等伊川先生於世俗也而可乎老夫學識淺薄偶有所見願就吾友質之幸勿訝其言之過

復毛先生書

捧讀教言不勝感警伏念老先生之愛門人也真猶父兄之於子弟惓惓然恐其跌陷於過失而拯救之不急也畀之簡書諄切詳悉有牖進之方焉

生也烏得而不感始者生之爲此議也非惟不敢聞于

上且不敢聞于人蓋慮夫人之謂爲狂也謂爲要名也謂觸時忌也謂亂成議也老先生不加以數者之罪而惠貺之教言之辱生也蓋於數者之罪而兢兢焉是烏得而不警第以老先生之教之厚生迺竟有所未領會於心是不得不贅有請以終惠教之幸昔子路問孔子爲政於衛之所先孔子曰必正名子路遽曰甚哉迂也是故孔子有野哉之警然其真率之情師弟子相與之厚萬世下猶想見當時氣味生於門下竊有恩義之私焉請不敢復以疎外自待發真率之情言之而無斥俾終領教之幸可乎教曰舜禹有天下與

清江文集

卷五

三

皇上不類不可爲據教言是也生則竊謂自春秋周商夏邇于虞唐以天下國家相授受得其常而爲父子不得其常而爲兄弟有若諸樊餘祭太甲外丙仲壬載籍皆不書當時嗣祀宗祝之詞故不足爲據有若文帝固高帝之子然嗣之者惠帝之統宣帝者昭帝之支孫于時皆不書嗣祭宗祝之詞稱惠帝昭帝爲其祖考稱文帝宣帝爲其嗣子孫故亦

不足爲據惟若成哀爲君爲父爲夫爲子萬世羞稱成帝無子乃攘共王之子爲己子復攘孝王子爲共王嗣子三綱五常大壞於成哀之手固萬世名教罪人非惟不足爲據亦羞以爲言宋之仁宗不明三代繼嗣之法直以英宗爲之子英宗既受養育之恩有父子之號故後欲考濮王而不可得於父子名實遂爾大亂蓋仁宗之於英宗惟宜俾之正位東宮正名皇儲勿名皇子則英宗於濮王不致無父之恨濮王於仁宗不涉大統之嫌英宗不得私天下以尊己之親仁宗不得私天下以攘

清江文集

卷五

古

五

人之子萬世通義也宋人無明此意者故不早救正於仁宗在位之日徒爭辯於英宗嗣統之時遂致情禮相爲窒碍稱親稱伯繼父生父聚訟紛紛不能相一亦不足法且不足據惟竊念

皇上之於

武宗既昭穆兄弟不得爲父子於

孝宗則名實伯姪而非父子求之古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將俯循漢宋故事則事體大不相同於古皆無可法故不得已發明舜禹之事俾議禮君子深思自得以爲權衡苟會通其意不泥其迹契其妙而神

諸心焉是固處變行權者之律令也夫千聖所同者心而已矣千聖之心所同者道而已矣由堯舜之道以揆夫事之是非猶執權衡較輕重也得其鈞石之要則銖兩之迹不俟於言矣漢宋諸儒之說理也區區形迹之泥而陷於功利之私焉猶鈞石不察銖兩是問銖銖兩兩若甚分明積至鈞石乃大謬亂是謂不達大本之論是故不復妄引以瀆尊聽直援堯舜禹爲律令者鄙意若曰舜禹以異姓猶得以嗣大統主祀事固不必屑屑於父子之稱也若我

清江文集

卷五

五

五

皇上以親藩而嗣大統主祀事尤不必屑屑於父子之稱也若因嗣統遂變易父子之名實是俾我

皇上於昔之未嗣大統也固以

興獻王爲父於今之嗣大統也復以

孝宗爲父是一身而兩父也天之生物也一本曾謂一人

而可以有兩父也乎此於天理人倫所不能解者

也教曰帝王無嗣繼以旁支與夫諸侯下至庶人

旁支繼嗣雖大小不同初非以利言也教言是也

生則竊謂春秋三代嗣繼之說其諸異乎後世嗣繼之說也是故古者之嗣帝王也嗣主夫天地宗

廟社稷之祀事而已矣嗣主其喪君子而已矣不
曰父之也子之也古者之嗣諸侯也嗣主夫封內
山川宗廟社稷之祀事而已矣嗣主其喪君子而
已矣不曰父之也子之也古者之嗣大夫士也嗣
主夫家之五祀宗廟之祀事而已矣嗣主其喪君
子而已矣不曰父之也子之也故其服制爲人後
者爲所後者斬衰三年服緣嗣制禮以義起者也
爲其父母齊衰期年服以義殺恩以禮裁者也曰
爲人後者爲之子三代以前無是論也曰爲人後
謂所後者爲父母謂所生者爲伯叔父母三代以
前無是論也然則程子何爲云爾也蓋爲仁宗言
之也不然則非程子定論也或門人之托之也朱
子復有未安之論亦以本朝故事有難於言也此
論不明於天下因襲流弊胡元之仁宗武宗遂以
兄弟爲父子天倫滅矣三綱墜地禽獸逼人宋之
腐儒啓之也宋儒之告英宗曰仁宗於宗室簡拔
聖明授以大業陛下所以負展端冕富有四海子
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之德茲言也蓋不復以
正統宗嗣爲急直以天下大業之付授爲足輕重
矣夫不以正統宗祀爲急直以天下大業之付授

爲恩德之厚則不父母其父母而父母他人父母
是所謂功利之私也夷狄之道也昔舜爲天子皋
陶爲士瞽瞍殺人皋陶則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是
父母重天下輕也今以天下之付授爲恩德遂不
父母其父母而父母他人父母是父母輕天下重
也聖人之心固如是乎故曰宋儒之論世俗之見
功利之談夷狄之道也故生也直揭富家繼嗣之
私發明帝王之體欲議禮君子深思古道云爾非
謂帝王嗣繼固殊於庶人也教曰前日會議未嘗
謂
渭厓文集
卷五
皇上不宜爲
武宗之子蓋謂
武宗以天下授之
皇上有父道焉但以兄弟昭穆之同止稱
皇兄然執喪奉祀備極情文則固子道之盡又曰
皇上旣兄
武宗則不得不父
孝宗此則生所未喻也謹按喪禮子爲父母服三年天子
庶人一也兄弟服期諸侯絕大夫降我
皇上以

武宗爲兄則不得執爲子之禮服爲子之服今執爲子之禮服爲子之服是處兄弟之倫行父子之禮也父子兄弟之名實不亦淪歟已乎故夫哀痛慘怛禮之情也靡衰辟踊禮之文也故夫人子之於親也惟其有終天之悲也是故有傷腎乾肝焦肺之慘也惟其有罔極之痛也是故有啜粥飲水垢面之誠也衰麻之數踊哭之發所以章痛悲也此禮之情文也天衷之自然也人子於親之禮也茲禮也其可以施諸兄弟之倫乎處兄弟之倫行爲子之禮其天理乎人情乎抑古道乎且曰以天下授受

渭崖文集

卷五

十八

禮

爲有父道則尤宋人之蔽也以天下相授受爲有父道故我

皇上盡子道於

武宗惟其不可謂之父也故稱

皇考於孝宗是我

皇上於

武宗有父子之實於

孝宗有父子之名是伯姪固謂之父子也兄弟亦謂之父子也祀享祫祭於一堂我

皇上又復有兩父矣名實不正藝倫遂乖流弊之極入道

不知將何如也古之典禮其有是乎嗚呼孔子憂萬世之心發正名之教蓋至是然後驗其真非得已也真非過也故生也前日妄有論說謂於

武宗賓天大臣迎戴

皇上卽宜奉

遺詔以行時

上在藩邸卽宜發喪成服行藩臣之禮比至京師已是一

十七日之制則臣道畢而

君道始矣其於泣登

大寶也是嗣

渭崖文集

卷五

十九

禮

武宗之統宜主

武宗之喪卒哭塋祭皆從主喪之服禮曰喪有無後無無主是也

山陵未畢主喪不釋服禮也今不可復追矣將來典禮庸

可苟焉爾乎故曰必正父子之名所以正綱常也

必曷追尊之議所以正大統也必崇天子之祭所

以中孝心也其與武王異者武王繼太王王季文

王之緒以有天下是天下者太王王季文王之天

下也是故武王得以天下追尊太王王季我

皇上嗣

祖宗列聖之統以有天下是天下者

祖宗列聖之天下也故不得私以天下追尊

興獻王此尊祖敬宗之道天下之公也

興獻王之心也然猶得祀以天子之禮者推廣仁人孝子

之心也禮曰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葬以士祭以

天子諸侯是也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養用

死者之爵所以安其親之分用生者之養所以申

孝子之情周家制禮所以爲曲盡也曾謂子有天下

下矣壓於祖宗不得隆追崇之禮矣獨不得以天下

下養其親乎生也得以下天下養沒也不得以天下

祭乎養也者養夫生者也祭也者養夫死者也養

也祭也其義一也此追王祭祀之禮所以各相爲

用而不相爲背者也苟膠其迹而拘之是猶漢儒

議禮屑屑儀文故事之求而昧聖賢制作大旨之

病也生也學不足以擬古見不逮於宋儒况敢望

程朱之門而輕喋喋亦自見其不揣力量也已惟

於門下有恩義之私焉故不覺發露真率之情至

此惟老先生道禮宗主後學所仰賴以依歸焉

幸教正之是固孔子不拒絕子路之心也荷甚

荷甚

清江文集

卷五

三

美

序

遊西樵序 別有三唱非此卷末序也

久矣予聞西樵之勝欲振行遊下觀每缺掌船槳弗

果正德甲戌秋曾約好事者遊適以事中止越二年

今春再約彭時可明卿甘于盤刻期來遊彼此參商

弗克偕來人之行止不可必其齊同也有如此七月

秋不得已重約梁象峯彭玉厓甘玉泉決以必遊玉

泉聞約卽至象峰後二日至玉厓竟以事弗至要約

之不足憑人事遇合之不可必其幾也又如此命僕

撐舟載糧直指西樵時颶風發作層巒雲迷駐二口

乃遊時惟玉泉瀉千丈品厓注下石池可浴卽落龍

池時惟九龍品壁石迂迴聳挿千仞屈突爲九品品

龍口含石珠潭水萬丈注于玉泉時惟碧雲雲間半

崖浮石三立寄崖側時惟雞冠兩峰老石蒼松可味

以歌時惟雲谷四峰環立逸民可盤以居卽港太史

欲卜築處時惟石泉中居衍沃可樵可植卽吏部方

書院基時惟錦岳雲草錯聚岳深不可窮極卽陳所

遠讀書所時惟紫雲峰錐尖削直不能攀爬時惟大

鍋峰卽大科峯孤聳七十二峯登望中原亦奇遊也

然履留厓憑淵谷下上高深左半足卽墜焉溝壑

清江文集

卷五

三

美

且崖谷阻深日月所不照鳥知蛇虺蠅蠶不竊據于
內以陰爲之主也是適意可人之境伏至可慮者又
如此予將足跡天下姑于西樵試之於戲繼有遊者
其起深長之思哉

贈戚邑侯考績序 并詩

天子念我南海爲嶺藩本根弗利于擾民弗宜于苛南海
自孽闔揚兇所司爭割民奉佞嶺海本根惟促咨宰
臣有能又我南海民用底我黎赤子生生于惟顯揚
用登有位俾我南海于康用罔我

皇圖億萬年丕丕基時惟戚侯有聲于閩用將借澤于南
清庄文集 卷五

戚侯服有

新命蒞事于南邑惟勤惟公惟儉以簡賦不于苛刑不于
刻吏卒有戢于威侯罕始有權用無毀譽于人惟思
在我民民惟懷思於考有績惟歌惟謠用繫遐思詩
曰

天王聖神普念我民惠有賢侯偕春于南侯燠我衣侯飼
我飢侯之去矣入于王畿我攀侯轅薄慰我思

天王聖神念我南海惠有賢侯于我邑宰維侯則慈維政
弗私侯之去矣入于天墀我攀侯轅薄慰我思

天王聖神念我南人惠有賢侯俾我民維侯則仁維政

贈黃性之序

君子能養人然後能取人能取人然後能取於人雲
中黃性之教浙之烏程郁伯恂恂布教明教匪懈朝
夕曰吾惟成材儲廟堂需其善養人已夫聘典吾廣
文衡稱量惟精衷有楠棟曰吾惟掄材上供廟堂需
其善取人已夫於是溟騰九萬之翼厥肆燕恒磨劍
抵掌叱咤風雲君子期之曰吾願也其將取於人已
夫是故養人之謂仁取人之謂智仁與智取於人之
謂成德是故仁長天下之善智貞天下之用是謂德
合天下之粹

清庄文集 卷五

北山文集序

汪北山公道敦彝教基機于家作教家詩公實學實
材矢諸雅歌作絕句作七言作集古作五七言古體
公學究武蘊作八陣公尋直不尺枉窮惟時艱賦愚
拙賦流離公順命事天髦髦匪懈作然箴作自贊公
篤惟本始敷于親親暨厥民物作祀祖作祭舅記奉
萱記山斗祠記廟祭祀慕親記和義記廖山書舍記
惠濟橋公道斷輪轅時聿崇庸作敘十四作跋作論
公緒兆經綸應時謨謀汲汲皇皇作敷陳王道作陳
時政公杞葵膺憂植倫敷化圖康志時艱作忠孝問

作災變問作進退君子小人問作薦舉問作上宰相
冢宰都憲書公學小試有紀有綱作說作文告作教
條作勸諭作文移作牒鄉飲酒用篤明風論曰道德
性命心之畜也言語文章心之華也經綸材猷心之
影也君子之觀北山公也蓋是科

贈謝繼之考績序

南海謝大夫如

京師告別石頭子曰願有贈石頭子曰凡吏于民德于
民民德之前無赫赫之譽後有悠悠之思我公行矣
民之思矣曷維其已請以是爲公贈凡吏于民惟奸

清江文集

卷五

三

清江文集

之戢迺善之翼我公戢奸善斯有奕惟我民悠悠之
思請以是爲公贈凡吏于民恤民血膏恤民勤勞我
公惜恤我民勞心切切惟我民悠悠之思請以是爲
公贈凡吏于民惟民之師我公于民髦俊是宜惟我
民悠悠之思請以是爲公贈凡吏于民秉民化樞正
民視巫我公于民邪誅正扶爲我民悠悠之思請以
是爲公贈凡吏于民有紀有綱隸斯役夫不佞民良
我公于民戢隸鉗頑爲我民悠悠之思請以是爲公
贈謝大夫曰石頭氏之贈非予遽能不敢不勉是故
奸戢善奕克之天下無遺奸矣無敵善矣我其敢不

勉已夫恤民寤勞充之天下民寬半分矣民寤
矣我其敢不勉已夫宜民髦俊充之天下賢其
育其圃矣我其敢不勉已夫隸誅正扶克之天下
端塞矣吾道一矣我其敢不勉已夫隸刑頑除克之
天下腋孽片矣盤蠹熄矣我其敢不勉已夫是故奸
戢善奕仁之制也恤寤于勞義之和也俊髦時宜禮
之恒也正扶邪誅智之則也孽刑頑除勇之決也具
尊五美德之信也信也者信也又曰與大夫諸別其
肯於是夫

送楊少默歸潮陽序

清江文集

卷五

三

清江文集

道學不明儒疑於禪儒疑於禪而混於老儒疑於
混於老而幻於功利儒疑於禪混於老幻於功利送
鼓天下於莽莽蕩蕩無所於歸鼓天下於莽莽蕩蕩
無所於歸禍烈洪流是故學以洞貫大原爲成以發
用爲大以用而不用爲熟以用而不用而不知所以
用爲至是故成則與天同趣大則與天同量熟則與
天同運至則與天同神其至之也磨之礪之涵之冰
之優之悠之其至之也吾莫知其所以至之也潮陽
少默學知所趨能不惑遠到可期是故有言
送才伯序

才伯如

京師謂韜曰何以贈我韜曰君子於天下也幾之爲貴而時出之幾也者事之微也時也者幾之會也知也者所以知也仁也者所以力也勇也者所以決也是故雲雷奮赫翁霍玄神其來也有時其企也有迎君子是以尚夫知九鼎萬鈞以背以肩儼如躡如不撓震如君子是以尚夫仁利刃斯斷機春斯鑿激矢斯發君子是以尚夫勇故曰之斯三者君子所以于天下幾也優而游之神而明之行而不流止而不凝行之止之而莫知之之謂至幾之神也又曰行矣何以

渭崖文集

卷五

毛

熊

處我

送于盤出山序

蒼帝檄曰樵崖使司九龍神君咨爾職九龍九龍崑兀松根爾竊爾私俾二泉子據爾其乃不職樵崖副司錦崑神君咨爾職錦崑職貢我後宮芸錦爾竊爾私俾二泉子據崑衣披我錦綺樵崖分司碧雲神君咨爾職碧雲如納材賢資朕時登庸爾不職俾二泉子卧斲黃雲時維爾不明揚予其罰戮樵崖主司紫雲神君咨爾職四門明朕四目俾無遺賢俾二泉子久嚙我龍崑老松根不時共朕台役惟爾敝賢不職

罪不宥樵崖行臺使者大科神君咨爾職大科頸別

材賢爾惟峻不肖敝賢俾二泉子不涉躋科爾惟爾不明不職朕爾薄罰爾其明勉以塞後愆申命曰咨爾臣工共朕命無敢愆欽哉臣九龍使者拜稽首對曰臣謹職二泉子進天墀追贖嚙兀松鈔臣錦崑使者拜稽首對曰臣謹職二泉子進天墀追贖鋪陳舊竊錦綺臣碧雲使者臣紫雲使者臣大科使者謹拜首稽首對曰臣始自今敢不協心進二泉子山大科歷碧雲陟紫雲共

帝台役臣謹拜首稽首待罪不職

渭崖文集

卷五

三

紀

帝曰俞居樵渭崖子閱其檄曰二泉甘子始自今年雖欲

求爲西樵隱者不可得已神人協心驅之出山作送二泉出山序昔正德十四年春正月二十三日

送湛少防序

於戲湛子爾行矣逃矣尚思爾翁夫子古今丈夫之不幸莫毒於大艱之叢爾翁夫子時惟稚穠輩有大艱于躬晨星徙不寧居避毒艱于仇訖訖遑遑迄有成立爲孽爾基爾享有成於戲湛子爾行矣逃矣尚思爾祖夫子古今丈夫之不幸莫毒於大仇之叢爾祖夫子實悻直惟仇以罹于冤凶于身以貽于家非

爾翁夫子爲世儒宗孰有直于時以有休聞於承世
於戲湛子爾行矣逝矣尚祇畏爾身強勉爾學大有
立于時無忝爾翁以慰爾祖古今大丈夫卓有立于
百千萬世惟鋼百鍊剛斯於慈不屈屈斯昏爾尚無
昏于慈哉剛斯於學不惰惰斯慚爾尚無慚於學哉
尚祇畏爾身念爾祖無忝爾翁哉

送丘宰考績序

鄧賁齋稱練塘丘子之賢於石頭子曰吾邑丘大夫
好官善爲治問之曰丘大夫爲順德賢有旌否有矜
士有禮農有恤強梗有鋤弱有扶酤醕有禁罰及鬼

清崖文集

卷五

序

新編

神稜節鉞鉞闔邑稱丘大夫曰其本諸學乎曰非學
曷致此石頭子曰君子之於學也泰和元氣灌注一
身斯其學之醇君子之於治也泰和元氣灌注天下
斯其治之極問其要曰學也始諸夜氣治也本諸化
機問其要曰夜氣謹諸一息化機兆諸一邑是故萬
世大一息也天下大一邑也知小之大知近之遠知
幽之顯知人之神可與語學矣可與語治矣丘大夫
余同年有相規之義也是故進之賁齋爲我語練塘
樵雲出岫送柏山序

柏山張子衡雲出樵甘泉子送之望沙臺曰離索其

思矣賁齋子送之望沙臺曰礪寒盟矣甘泉子弟子
十七子從甘泉子送之望沙臺矢志及於詩曰樵雲
出矣石頭子曰若知夫雲乎太虛生氣氣融而水水
升而雲雲降而雨雨沛而澤君子虛以立本本以凝
德德以藏用用以裕行行以利物故曰天下至誠與
天地三立而三若知其要乎天地之虛無心無爲聖
學之虛無欲主靜柏山子有得於望沙爲我語夫樵
之諸子

贈洪通判序

或問天下何如則治曰在是非曰不達曰是非非

清崖文集

卷五

序

新編

則天下治又問天下何如則不治曰在是非曰不達
曰非是是非則天下不治請問曰治世則是非公是
非公而後淑慝別淑慝別而後懲勸明懲勸明而後
官治理官治理而後百度貞百度貞而後萬民順萬
民順而後天地位萬物育是謂治世是非不公則淑
慝混淑慝混則懲勸乖懲勸乖則官治邪官治邪則
百度弛百度弛則萬民厲萬民乃厲則天地乃不位
萬物乃不育是謂不治世是故

帝王臨御天下不亟於萬物育而亟於天地位不亟於天
地位而亟於萬民順不亟於萬民順而亟於百度貞

不亟於百度貞而亟於官治理不亟於官治理而亟於懲勸明不亟於懲勸明而亟於淑慝別不亟於淑慝別而亟於是非公是是非非

帝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或曰判府洪君敦崇古雅抱才不試官治理亞乃皇皇仕路罕知己者豈是非之未公歟曰是非終明明斯公洪君可以無愧斯可以無懼是非終明明斯公終遇知己者曾謂治世乃不顯洪君

贈子忠序

熊君子忠教番禺者三年三有旌矣先是下丑之旌

清崖文集

卷五

三

湛先生曰吾徵之見夫熊子者得衆心之均矣嗣是已卯之旌倫海白曰吾徵之見夫熊子者得寬嚴之中矣嗣是庚辰之旌石澗彭子則曰吾徵之見夫熊子者爽而俊矣豁闊而通矣奉上畏敬矣律身嚴矣處僚和而信矣處弟子惠矣正矣處賓禮而厚矣是宜三有旌矣石頭子乃言曰君子忠者可以爲賢矣夫爲教非拂世強情也故貴於得衆心得衆非私也故貴於寬嚴時措寬嚴之用權變之適也故貴於獎俊而通豁爽非泰之流而通非疎之蔽也故貴於嚴畏之德嚴畏非可僞也故貴於和信之宜和而信非

可矜以執也故貴於惠政之懿惠而節正而文弗可虛行也故貴於禮之用而厚德生焉君子忠者可以爲賢矣是故得衆心者仁之畜也適寬嚴之用者義之裁也爽俊通豁者智之貞也義而長正而惠禮之用也若子忠者可以爲賢矣是宜三有旌矣

贈衡邑尹宰

或問作邑有要乎曰有要何謂要曰仁爲要曰請問曰作邑崇五善黜五敝而已矣何謂善曰明曰惠曰廉曰斷曰信明生辯辯以替替惠生慈慈以蓄衆廉生剛剛以慎德斷生威威以決疑信生恒恒以出今

清崖文集

卷五

三

表

其斯而已矣何謂敝曰好明而不仁者有矣夫其敝也苛好惠而不仁者有矣夫其敝也懦好廉而不仁者有矣夫其敤也矯好斷而不仁者有矣夫其敤也殘好信而不仁者有矣夫其敤也執是故仁以生明乃公以大仁以生惠乃普以周仁以生廉乃貞以泰仁以生斷乃肅以慤仁以生信乃久以貞故曰作邑有要要曰仁熊子忠曰若乃番禺衡大夫之爲邑也邑有禺琴之歌其崇五善矣黜五敤矣政成效徵矣吾子以爲何如石頭子曰其要諸仁矣惟衡大夫

贈邑山序

巴山先生解組歸維韜維學維任皆先生門人念先生且有數千里別情義數年乖睽一旦能已於無言之贈也乎哉已而石澗時可海白彥式則曰遇也受知先生訓也亦先生門人維先生之高之仰遍嶺海而然豈惟門人先生行矣情能已於無言之贈也乎哉是故爲之歌贈言之三章其首章曰凝凝白雲在江之浦江水則清江水則紫有鳥于飛磨雲毛羽雲斯歸處鳥斯歸處戢翎戢翎在江之游簌雲簌雲戢翎誰語其二章曰凝凝白雲巴山之峰巴山有菊巴山有松雲泥菊英雲蒙松龍采菊采松采松樂

清庄文集

卷五

三

贈朱司訓致仕序

朱先生得請歸賓長秦先生偕學之上徵贈言於石頭子石頭子曰士夫之家于仕則古而然是故有你祿秩如保珠珍恐恐然如墜如缺耄耄殘猶不肯捨若朱公者引年以歸開雲野鶴棲心寄影可不謂先幾已乎庸愚方爾時謂鄙夫病根大率貪戀是故難辭可嘆溺器可捧犬嗥可學祿秩不可不保此世以不治俗以不美若朱公者懇懇一辭一食一綬敝徒窮狗可不謂能退已乎垢衣糲食孰能累齒耕鋤鋤地就與乘堅策肥是故貧惟難丁惟難安若朱公者掛冠延平採藥武夷登嘯通遊蛻脫塵骨可不謂能守已乎是故先幾智也能退勇也能守仁也朱先生此行有之是故爲之賦武夷之三章俾歸武夷歌之曰此石頭子之志也詩曰陟陟武夷千仞其巍武夷有薇武夷有薇采采薇薄慰我飢陟陟武夷千仞其巍武夷有井武夷有池井冽泉寒池浴雲飛陟陟武夷千仞其巍武夷有鳳雛武夷有靈著餌彼鳳雛握彼靈著優哉優哉其時其幾敘秋江餞別詩再贈巴山巴山先生之歸也渭崖子偕海白倫子挾冊贈之于時石澗彭子爲之賦天漢歸鵬雙泉甘子爲之賦長

巴山先生也戀戀也情未已也亦猶行古之道也

送朱僉憲進 萬壽表序

十五年夏五月僉憲朱公如

京師賀

聖壽也郡之僚士大夫致言於渭崖子曰子宜有以贈我

朱公矣渭崖子曰如京師常職也奉

聖表常禮也則何以贈曰朱公於茲之行也有三善焉者

矣是故見臣禮之共焉見政理之舉焉見規祝之忠焉是故朱公茲之行也有三善焉者矣

祖皇帝定萬世治體內外重輕均適臣臣工工駿奔無斁

故列有位莫大乎臣禮之共位以政設祿以位班材德以祿稱無虛位無尸官無養祿食故列有位莫大乎政理之舉衷虛受言受而能裁

列聖率循以有休顯聲香升格故列有位莫大乎規祝之忠是故朱公於茲之行也微之有三善焉者矣朱公出按嶺右憲治嶺左越粵迄燕屹屹皇皇惟王臣執共王禮君子曰吾見其臣禮之共矣粵按嶺右山川鬼神時猶震驚憲蒞于茲巨奸藪政如斧斯截惟是茲行報政

聖天子君子曰吾見其政理之舉矣帝王以天下為壽故

哲王秉極萬壽生萬邦以帝王為命故天下生

保享生莫不尊親曰帝德配天永命配天朱公對

揚

聖天子休嘉君子曰吾見其規祝之忠矣是故朱公於茲之行也有三善焉者矣渭崖子曰惟茲三善是足以贈我朱公矣夫復何言再拜憑虛仰瞻舟仙如在天

上

民謹序為兵備王藥谷作

維十三年廣南氓得盜橫天子命徂征惟總督楊公實董師撫寧朱公實督師按治

毛公實蒞師紀正師勲守巡分蒞

欽差整飭兵備王公實監督師分征邑清遠惟王公承

天子命誓于衆曰嗟吾土之人服有師勲共天之命無戮

吾人勝殘惟爾之休吾不勝殘惟爾之仇爾其戮力

助相予以克爾仇以爲爾休

天明典威以無爾貽曰天子命我戮討爾張蠻越爾張蠻

依山則巉依谷則坑憑負險竅大遂爾頑爾別良頑

吾子爾良之生不殘爾尚慎旃曰凡我民良戮力剪

賊毋逸渠首毋植孽遺患無肆掠橫以克有勲爾爾

部伍礪爾刀斗賊險巢瀕爾尚扼衝突危以奇取

渭崖文集

卷五

七

爾勲曰嗟吾土之人吾三誓告汝惟董師有屬罰有

醪賞惟爾月命不用命尚慎共

天之威命以無爾戮之貽師誓曰敢不共

天子威命以集有勲其月某甲子師渡港江破旗坑擣苦

菜塘剿西坑駱峒乾坑平瀨瀾寨戮賊渠渠求寬戮

賊黨一千有奇五月某甲子師移池水攻黃藤峽上

下北流花尖黃峒後山平賊賊渠渠鎮山僞都督楊

旺戮賊黨一千有奇班師策動戮賊二千四百有奇

惟是廣南郡邑惟清遠英德洛昌從化山嶠谷竄盜

竊淵萃淫戮民良狐妖狼殘不勝捕詰惟王公蒞鎮

清遠用赫德威順德香山海寇既誅既夷洛昌劇賊

僞人王亦就戮賊惟茲師役復集有大勳始自今

我民室室家家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遂

寧惟誰之賜是宜士民子子孫孫億萬斯年謳歌不

已時正德十五年庚辰孟春望後廿九日也

書松溪集後

善積莫大乎裕後純孝莫大乎顯親昭德莫大乎繼

述裕後之謂慈顯親之謂仁繼述之謂功其積厚者

其流長仁之純者其孝大德之昭者其光普以綿父

而是可以父子而是可以父子父之可而後家治理家

渭崖文集

卷五

七

治理而後人道立人道立而後天也三松溪翁鍾資

虛冲少而老與物無競急夫義如求弗得然義方訓

誨咨嗟諷說無已其善積已夫日乎承訓庭階由鄉

薦第進士履操惟謹鄉邦稱好人其顯親已夫日乎

手輯松溪題詠行狀碑銘諸名公祭文哀挽詩樂用

成帙俾松溪翁流德耿光於昭不磨其善繼述已夫

積善以裕後顯親以崇孝繼述以昭德松溪翁父子

有之松溪而父可以父矣日乎而子可以子矣夫然

後人道立天地三矣於其勉之

敘鶴翮

秋詩

元敬子凌秋行渭厓子介孤鶴贈之江之臯再拜鶴
祝之曰吾子縞衣綸翅其貼雲以飛安落緇塵以染
子衣乎其鳴九臯以聲九天毋如鵲梁翼不濡而長
年乎將縹緲其韻九苞之鳳毋泛泛如水之鳬乎將
巢松喙霞潔羽毛以靈饑毋食雞爭而軒乘以非乎
毋媚溟鵬簸天之翼而低鷗鷖桑間之咫尺乎行乎
行乎潛有多魚元敬子乃携鶴登舟又從而歌之曰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糜之

書東瀾別舫後

索別言古也言別期於道尤古也人之聚也其情欣

其散也戚戚戚激而思生焉思之不置而言焉言不
足而詩歌形焉是故肩袂交者其辭情義道交者其
辭理其辭情者情其辭理者益黃先生有門人曾江
二子者從講易學而東諸君子不忍與之別也咨嗟
而言言未而詩詩積而帙其聚散感而欣戚激者與
於名卷曰東瀾別舫義取觀瀾謂學以有本而裕無
本而促于別而語以有本之學其義道交者與

訓二氏序

先是邑庠生馮子秉文言於石頭子曰禮也實合兄
弟之渙鳩工暨祠祀我考祖爲我孫子百億年規世

俗惟利之趨而義之泯惟先生有言爲我孫子百億

斯年訓我孫子百億斯年知有我考祖惟先生之錫

嗣是司從事林君行之言於石頭子曰壯也實合支

宗之渙熄爭勵義春秋合報祀我鼻祖考妣申我孫

子孝誠我鼻祖考妣亦有降格惟我孫子實渙離以

萃惟先生有言惟我孫子訓我孫子百億斯年知有

我鼻祖妣亦惟先生之訓之錫石頭子曰若也是足

以言合敬而同愛矣由吾身而子而孫而百億斯

孫一身之演也由吾身而兄弟而從兄弟而百億斯

兄弟一身之支也由夫吾一身也演之而子孫也支

之而兄弟也皆吾身也能勿愛乎百億兄弟之支也

吾祖之體也百億孫子之演也吾祖之脉也且吾祖

也能勿敬乎若也是足以言合敬而同愛矣馮子行

應歲例貢于

天子之廷林君行應考例隸王臣之籍擴是義於天下

下之同有是心者將曰一身之兄弟子孫天下之兄

弟子孫也吾亦勿愛已乎一身之祖考妣天下萬世

之祖考妣也吾亦勿敬已乎二子者之風之也若也

是足以言合敬而同愛矣德愛曰仁敬曰義節文之

之謂禮知守之之謂知是故二德全而萬化出矣馮

君林君曰是足爲吾子若孫勸訓俾各書一通付二君守之無斁

賀秦先生序

省城有三學有府學番禺南海學越昔士之材選育于學率拔其尤于府次于南海歲賓興府歲十四五人十八九人南海惟或則四五人惟或則六七人越昔朴菴章公巴山王公泊今督學余公迭作南海選士之材育于學率拔其尤于南海次于府惟時西歐秦君實敦敦教事實寬博雅重稱師儒職士之進育于學實遂長養牖矚迄底于成已卯賓興實得九人按

渭崖文集

卷五

星

七

治毛公謂宜以是歸秦君功後有司旌迺功俾移于後無斁迺寅朱君率學之士言曰惟爾諸生甄陶實惟秦師秦師惟規爾惟圓秦師惟矩爾惟方爾迺用成器惟秦師迺茲多材迺茲成器服有休聞予服有僚敢不賀爾諸生敢不肅將以賀蒲生瀚洗觴進曰惟先生勗礪行躬表率諸生永式師請以是爲先生賀賀生炳洗觴進曰惟先生煥燠諄諄牖進諸生成茲棖桷登資明堂以有譽聞請以是爲先生賀徐生景元洗觴進曰惟先生道敦藝教敦釐藝風俾諸生迄用于時不忝古先聞人請以是爲先生賀

生士應進曰惟茲三解三祝惟我諸生勵翊以無先生羞貽秦先生置觴言曰於戲余何功以虛有休聞惟是諸生朝夕夾翊同底于道以無忝于古先聞人是迄終譽於戲世情惟波利惟風騰舟以範諸生尚慎操舟朝夕必以同無忝古先聞人以迄終譽是惟予微惠而于諸生時正德十五年庚辰孟春之吉

樵儲錄序

樵儲錄錄樵儲也家居宅兆樵之雷壇是故謀儲焉供祭儲也子子孫孫謁斯兆也享斯儲也無忘諸於

渭崖文集

卷五

星

七

戲德厚流長先若流澤在子若孫若也慎毋忘諸若也其慎無忘諸時正德十五年二月十三日

贈羅訓導考績

渭厓子恒言曰仕以稱職爲難學以實用爲貴是故天民不苟仕真儒不飾名是故蛇龍天矯弗雨弗雲其蟄也屈雷雲翕霍日升天豁其用也神莫即發銅激弦破葉其究也顯懸鍾不叩刮鑑不照其歛也微古君子所以立於天下也仕以崇秩爲貴學以文辭爲富是故高蓋策肥震駭稚孩金箱玉索嗟噴閭里突梯堅白與世轉九遷餘軟美耄耄祿秩今君子所

以立於天下也羅先生教高明考績如

京師渭厓子復語以是或曰羅也教職也奚有於是曰
教學以正人心正風俗正天下爲急小之教一邑大
之教天下莫大於是故語羅先生莫急於是

晚秋翁序

晚秋者甘翁號也其兒學問於石頭子曰願聞其旨
石頭子曰天地一氣也物我一理也聖人內取諸身
外取諸物準諸天時罔諸天德身以自度物以自則
時以自裁德以自足是故聖人立教本諸一身徵諸
庶物律諸天時達諸天德是故天地一氣也氣以裁

渭厓文集

卷五

三

四

時時以興物物以衷德是故天時一氣也以天成言
者謂之秋以天道言者謂之利以天德言者謂之義
以天物言者謂之金是故含弘無疆庶類生生脆疑
稱堅莫大乎天成索鑰旋迤不軌寧以翁坤無疆莫
大乎天道叢裁斯截指中于權以不違時莫大乎天
德剛健粹精山岳流英德藏璞以利天下莫乎天物
是故君子天成足以利學天道足以利行天德足以
利立天物足以利用是故蛻華落英淡簡以幾有成
蓋取諸學終日乾乾不詭好譽維扎馬無疆蓋取諸
行不譽則喜不毀則懼秉德不撓于時蓋取諸立若

斯斯截若鑑斯徹惟明健不以盤錯于艱蓋聖諸
是故君子不早有與於天下惟無實之懼十五而學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時利強仕時利用蘊材時請
成以日就月將于高明

觀湖序

渭厓子嘗語董本洪曰子居西樵山乎曰然子居順
德水乎曰然居樵也山也靜乎曰然居順德也水也
動乎曰然曰若是乎子之居也跡也是惡乎貴乎君
子之居也夫變化也者天地之妙也消息也者鬼神
之祕也動靜也者陰陽之機也子水產也蓋於水乎

渭厓文集

卷五

四

四

觀乎是故源流濁清變化見矣盈虛乘承消息生矣
渾止湍激動靜別矣子水產也蓋於水乎學乎是故
變化生生氣質殊矣消息乘承學問著矣動靜基機
天德立矣子水產也蓋於水乎學乎是故天地莫大
乎變化世運莫大乎消息人極莫大乎動靜知變化
者存乎神語消息者存乎智神動靜者存乎德子水
產也蓋於水乎學乎本洪曰家翁觀湖學其取諸斯
乎曰原泉混混盈科後進是之取爾取諸斯乎

雲石序

順德有桂溪桂溪有雲石川山子曰若知其有取也

乎是故雲天游者也石山峙者也動靜其機乎雲繪
章于上者也石具體于下者也文質其中乎雲澤物
者也石介守者也體用其神乎消厓子曰卅山知其
有取也乎是故雲其動乎石其靜乎動靜合一天下
之變盡之矣雲其用乎石其質乎文質合體天下之
物盡之矣丹山知其有取也乎雲乎雲乎其泰山之
仞乎抑消厓乎丹山乎

征西詩序

皇帝撫有全宇越有十五年于茲朔漢暨于南荒東海暨

渭厓文集

卷五

四

五

于流沙既平既治罔不順軌維是西廣實敏最蠻荒
山藂谷圍盜寇淵萃不勝爬梳維茲寇掠虎噬狼貪
狐妖鼠伏大爲民厲毒守土官以聞

皇帝曰吁朕撫有萬方萬方黎赤有不祗若不寧若其在
朕躬矧茲廣右南暨交州東暨欽廉西引關雲荆蜀
北連湟川洛贛以達于中原實南荒會樞有不底寧
其如我子民之辜之何其咨宰臣其明揚在僚其簡
懋德臣蒞鎮南荒掃遏亂畧于我民于生生維時
宰臣實協心對揚

皇帝休嘉遜于在

廷懋德元老維蕭公實督師王公實鎮殿師朱公實總
師維時蕭公王公朱公翼欽

皇帝威命督師桂林曰嗟爾副帥聞帥千夫長百夫長敬
共天威無斃其礪爾戈植爾矛謹爾刀斗固爾土
分壓閉賊衝其礪爾戈介爾鎧裝爾餼糧循爾土分
窮賊窟巢其某日某甲子會師于某土殲彼醜蠻其
一乃心戮乃力以毋後期以千戮刑曰嗟爾副帥聞
帥千夫長百夫長敬共誓言無斃賊敵豁谷其狼爾
統帥其先聞謀熟爾土疆以毋惜于險以危爾師賊
敵豁谷其某日某甲子會師于某土殲彼醜蠻其
遏醜蠻以毋逸魁渠賊敵豁谷谷豁谷爾統帥其
扼險制勝萬全毋窮追奔以蹈履險危申誓曰嗟爾
師徒咸聽誓曰敬共最哉某月某甲子師徒四萃殲
厥渠魁殲其桀黠四千有奇脇從奔逸燬寬不治俾
復向化生生爲王民廣右悉平旋凱班師獻捷
聖天子其等躬見懋烈謹拜首頓首伏諸聲詩用備明雅
詩曰蠢蠢氓蠻跨谷負山山高谷深大遂厥頑爲妖
爲殘殘茲西土百斯民艱民艱孔棘氓毒孔威民之
室家不保孤嫠民之宅里蕩覆流離我民流離蠻貊
得逞大作不靖剽攘馳騁我民搖搖不保首領

渭厓文集

卷五

四

五

之幾也若早契夫幾矣夫

叙采樵卷後

或曰采樵何爲者曰贈太守魏侯也贈魏侯何爲者曰侯如

京師考有績也曰考績也則贈也何采樵曰致別忱也致芹悃也茹芹而獻采樵而獻其悃一也是故采樵昔者渭厓生之致家君之毀於家也侯致奠渭厓生之襲家君之役於樵也侯致奠致贈渭厓生之從吉見侯于廣也侯致禮幣昔者渭厓生之貧不克塋也告于侯侯致惠儀情周旋是故致禮幣也者厚渭厓

渭厓文集

卷五

四

四

生也致奠致贈致惠也者厚家君也厚渭厓生也者雖欲勿德可也厚家君也者百世不可忘也雖欲勿德其可已也其可已也是故贈之惟莫之贈也是故采樵昔者廣治之靡也書胥虎翼賄叢奸積非畧民愚惠養妖愚侯乎廓清永無胥患狗鼠黨徒喪所負挾渭厓生曰數年之惠也是故爲之賦頑風隸奴握權于彼公門民愚蟲蟻隸雄熊虎侯乎廓清隸炎斯滅民蠹斯撤渭厓生曰數年之仁也是故爲之賦奸風山嶢谷竅巨奸爲巢群奸號嘯民良搖搖侯王給餉侯主號召用集旅戎用殄蠻戎渭厓生曰數年之

賜也是故爲之賦蠻風丁丑之夏自春徂夏炎威斯焚焚民之稼惟侯露禱禱有霖雨以遂郡民渭厓生曰欽天之澤也是故爲之賦曠賜侯之善不可指以展也侯之德不可縷以極也惟侯德馨聲不可名名斯鑿是故爲之歌三風歌曠賜莫之贈也是故采菊菊樵之有采樵之阜是故歌采樵或曰唯唯

叙贈湛都長

湛太史公曰古明王道德化治天下英壽生生有紀有綱畿甸郊鄙比閭族黨遠越四外囿治泰和粵隆失道德紀綱弛浸格幾甸郊鄙比閭族黨渙佚不宗

渭厓文集

卷五

四

矧於治和民其艱艱哉我邑增城甘泉都沙具閭二十四坊其衆萃其產饒其積富不均其俗日以漓其情雜不類弱谿強狼智弄巧喙紛出畢張贊佑傾危惟我伍君上舍翼我宗盟振揚天常聿紹紀綱是幾小康約曰茲惟我二十有四坊之人其誓心天地神祇翼戴湛君爲我人宗曰惟我人有盜人竊人強費人構織人法不宥曰惟我人有不父不子不夫婦不昆弟長幼朋友法不宥曰惟我人有無妄于懼災仇誣于善類其同心于恤曰惟我人有外侮于晝夜狗難不寧其同力于禦有不同力于禦則惟迺人之辜

曰惟我人有善衆曰善善善惟湛君我人有惡衆曰惡惡惡惟湛君湛君固不善善于已亦不善善于人惟公固不惡惡于已亦不惡惡于人惟公善善惡惡有拂于茲衆時稱直湛君矢言曰敢不衆曰善惟予曰善善善于私不干公敢不衆曰惡惟予曰惡惡惡于私不干公有如鬼神惟鬼神稱直太史公曰茲義也其小康之不得已與石頭子曰引之天下可也豈直小康與惟湛君

叙海國南薰詩

東筦邑大夫王子者吾聞其名矣然而未見其人也

渭崖文集

卷五

五十

詩

已而彥式倫子者子忠熊子者交譽王大夫吾蓋知其入矣然而未知其政也已而按治程公特旌譽王大夫吾蓋知其政矣然而未知其化也已而政行化洽士民有歌矢歌南薰吾蓋知其化矣是故爲之言曰東南澤國舜風洽流五弦流音憚我民心王大夫其宣舜風已夫北風斯淒草木斯萎維我南人思斯商薰王大夫其宣舜風已夫夏日徂暑淒淒炎雨時此輕薰實獲我心王大夫其宣舜風已夫東南澤國實東南隅願言王大夫宣東南風爲天下樞王大夫其宣舜風已夫王大夫曰諾五月二十七日書于禹陵

叙龍起秋潭送王用義

余前數年得訥慤士一人曰象峯梁子者余後數年得訥慤士一人曰用儀王子者余於象峯也外甚拂而中甚信於用儀也外甚疎而中甚親其爲交蓋皆所謂莫逆也甲戌之夏余別日乎象峯也撫景流情爲之歌兩鶴日乎泣涕爲之答歌忘飡丁丑之冬日乎于征予弗能贈也賡歌見樵日乎行也復歌推挽余於象峯也蓋所謂莫逆也已卯仲冬用儀于征士夫爲之歌龍起余也無所於容夫歌也爲之諗曰日暴天烈原燎壑枯潛乎躍也乎哉雲流靈埋海漲山沒躍乎潛也乎哉豢也之非豢也盡也之非盡也潛也躍也乎哉隨時之義大矣哉余於用儀也蓋所謂莫逆也用儀到都必有以語我象峯梁子者

叙南州輿頌卷

惟天生有萬民立之辟若庶官匪曰寵于厥躬惟曰寵綏四方士君子豐有祿食豐有位若爵匪曰豫佚厥躬惟曰豫佚四方斯惟克共天職哉龍溪陳先生語若曰位不于崇不于卑惟其稱國家儲材用備庶官惟茲需材用任庶官旁遴又俊我其試哉迺教龍游于時龍游人情弗率教於亦立有程式以課以試

渭崖文集

卷五

五十

記

龍游爰有楠櫟登資明堂屢主文衡於亦克勵勤以
精裒收多材對揚

聖天子休命遷秩南州亦克靖其有位弗赫赫立威弗
皦皦沽名用畏民品其匪豫佚厥躬哉再遷南畿南人
感厥德萃有輿頌用頌公攸德於戲莫難感惟人心
莫難感惟衆心衆心克協於惟艱哉德惠惟懷德懷
惟頌有德斯有頌於惟艱哉南人于無毀亦無攸
譽公是非千萬世不磨公有攸德于南州不磨南州
頌公德不磨於惟艱哉其克共天職哉

百里歡聲序

清屋文集

卷五

五

正德九年甲戌

天子擢邕州張侯尹程鄉惟程鄉惟古梅州當廣閩潮
四衝

國朝隸潮州治粵惟妖人煽孽惠潮天兵南討民之創
於甲戈困於供應殆祈生朝夕程鄉編戶十有八里
寔惟邑小賦繁邑尹任專責重實惟難治張侯視事
惟撫搔瘡痍惟寬徭薄征上不失公家供應下不苛
痛小民踰年政通人和侯慨然作曰程鄉屬壤惟潮
在昔有聲于潮惟昌黎韓公韓公不鄙夷潮人延師
于番禺惟趙公德潮人文風惟振二公惟力我嗣弗

興貴惟何其廼欽有辭敦幣聘于番禺于南海之仁
卿淑訓于潮之程鄉仰仁卿嗣馨于趙公張侯有美
于昌黎潮風北振于程鄉程人嗣是知學頌歌公德
仁卿用萃成帙曰百里歡聲或曰張侯百里之澤已
乎曰學莫大乎姑試澤莫大乎及民政莫大乎化俗
裕用之謂材利人之謂仁應時施之之謂智澤百千
萬人之謂德百千萬人歌之之謂頌

賀壽序

清屋文集

卷五

五

渭厓子恒言曰古今天下志于生生卒弗生生由其
戕于生生誰其求生吾將售之生生將凋三光後
天地生生或曰生可求乎曰可曰可得聞乎曰天地
古今生生二而已矣曰理曰氣修煉家者泥諸氣大
中之矩根諸理或曰何謂也曰人之所以生也三而
已矣曰精曰氣曰形蓄精煉氣以固形固形出神其
生生主乎氣傳精順氣以孕形孕形生生其生其根
諸理曰主乎氣者何爲者也曰人也者生生種也精
以傳氣氣以凝形于是人之生理傳傳不息絕欲以
營精調息以鍊氣枯坐以固形棄人倫絕生道生道
絕於下生氣萃於上於是出神出神生故曰其生
也主乎氣數極神流氣復歸諸太虛寡慾以養精集

義以養氣樂天以踐形父子子夫夫婦婦形形神神繼繼生生百年千年萬年億年生生不息元氣有病天地有爛生生不息數管不得神管不得是謂長生真訣吾姻談元敷聞言請書歸爲其婦翁壽且曰今而後翁乃聞斯言

守軒序

同年廬士與之尊翁曰守軒先生隱君子也或曰守之云者何爲者也傍有對者曰謂先生鍾資虛冲淡簡無爲世利泊如故曰守謂先生育保天和性情弗或以愆故曰守謂先生道以閑家僮僕恂恂忻忻以

浦崖文集

卷五

書

序

無矩踰故曰守或曰先生之守非爲固者也疾固者也夫賊天弗可以自立也故無爲以導道導道弗可操清以傷生也故開情以順性情性存存斯道之門道之行必始於家故僮僕恂恂忻忻然後知先生之守非爲固者也吾聞其語而申之曰守而弗固道之賊也守而必固道之賊也哲人樂天萬物固有無所於守無所於不守雲行水流坎止虛受變而通之存乎智物而化之存乎神卷之舒之伸之縮之而人莫之知之存乎道是謂真見是謂實守非固之謂弗固之謂

龍厓序

浦崖文集

卷五

書

序

香山海濱有峭石壁立世呼爲龍厓或謂石壁迂迴突出如龍之睛擁特撐挿硬鱗硬甲如龍之飛故曰龍厓或謂石壁濱海洋龍從海躍作風作雨躍過石壁磨龍鱗角故曰龍厓或謂石壁千仞老松蟠根松身龍鱗松根龍蟄故曰龍厓有高士結茅厓傍且語人曰吾仰厓之迂迴以長吾智吾仰厓之屈突以慎吾儀吾仰厓之擁特以礪吾氣吾仰厓之撐挿以竢吾操又語人曰龍磨吾厓吾觀其屈伸以神變化觀其噓呵以神功用觀其雷雨以神澤威又語人曰松蟠吾厓吾拄杖厓頂挹松之馨吾炷香厓側食松之實吾倚厓嶙峋批龍松鱗俾萬世後謂我龍厓主人石頭先生聞其語而告之曰子豈羨龍氏之後身歟抑亦松氏之後身歟吾將有以告子矣是故龍之爲物也神也神也者神也迂迴以言其躍者也撐挿以言其威者也屈伸以言其體者也噓呵以言其氣者也兩雷以言其用者也合而言之神也神也者時也故曰時之義大矣哉又曰子撫松乎松聲龍鳴子撫松乎松蟠龍踰子撫松乎松根龍鱗是故時蹲而踰時鳴而鳴雨我洗鱗電我助威雷我助聲神也神也者時也故曰時之義大矣哉子豈羨龍氏之後身歟

赤松氏之後身歟其知神者歟其知神之時者歟

南溟躍鯉圖序

秦君教南海之越二年考績如

京師士夫贈之冊繪鯉焉游焉揚焉奮迅鼓鬣焉于汪
浩之波曰溟焉于涓涓子徵言焉涓涓子曰夫溟何
爲者也鯉凡種也亦龍種也躍也其龍乎抑猶鯉乎
是故雷風疾威波翻海立于時躍焉龍矣不然鯉也
沿龍門簸天池褪鱗蛻鬣擢擎天準龍矣不然鯉也
騰跨元氣上下天極而兩澤八荒龍矣不然鯉也又

蒲庵文集

卷五

五

述賀

九江朱君炳黃吏科之凡敬岑君倬率其鄉之耆碩
謁涓涓子于四峰之館言曰鄉有陳氏者兄弟八人

姪男婦女百指越三世聚火爨雍如也翁如也鄉人

以爲難有慕之者有信而愛之者有欣羨樂道之者
有孚感而化之者有獎之翼之而自謂之希之弗及
者人之情也惟是慕之者信愛之者欣羨樂道之者
感化之者獎之希之者曰是宜賀爲鄉邦家人式且
興起于鄉邦之人之慕之者信之愛之者欣羨樂道
之者感而化之者獎而希之者於無窮也惟於賀辭
未有攸述敢辱吾子惟吾子尚有訓詞俾我鄉邦耆
耄丕將賀事亦庸訓夫鄉邦後之人涓涓子拜稽首
言曰其殆有諸有之特維古風嗟惟世風下漓利波
汨騰肉骨仇讎牆閭戶割時雖祿食于國家飽于其
身于其妻孥而兄弟餒矧曰其有恤餒于族之人陳
氏有諸聚家族之睦有諸時惟古風抑人亦有言曰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兄弟之聚骨肉之屬妯娌之聚
異姓相目粵及載世卑尊孫叔疎戚昭穆不均衣食
不遜禮節哇矣其競潔直較曲曰保終睦其可卜乎
黃君璉陳君琛進曰吾覩之陳之家女婦内外少長
尊卑肅如也煥如也是能和而家和而有禮可卜終
睦又曰家大人蕃財用出納昏嫁賄飾暑寒衣服饗
殮飲食饋餉姻戚以及賓客女兒紡績釐髮不均遂

蒲庵文集

卷五

五

五

攬爭隙曰保終睦其可卜乎關君德宏馮君明進曰
吾覘之陳之家少長卑尊不利之上而義之上錢文
帛尺不干其私于其公公而有禮可卜終睦又曰子
姓幼穉不知衣食之自對坐以嬉耦游以戲爰案飽
殮無所事事問曰何業曰我家業長者主矣我無所
事事飽食已矣如彼不力穡乃亦有秋如彼不蠶織
乃亦有裘相驅以惰相學以偷曰家有人焉而我何
憂是乃衰頹所始而爭鬩所由曰保終睦其可卜乎
陳君猷盧君文顯進曰吾覘之陳之家少長卑尊務
本崇儒屹屹皇皇經家之紀人勤其職以保其家以
無矩矱是能勤勤而有禮可卜終睦又曰家大費侈
婚姻喪祭饗飮禮幣百爾之需家積是匱如汲井水
井綆不絕井泉易竭如斧山木斧聲不歇山數易潔
且昔先人不敝布被今茲之人不煖錦綺昔也先人
不耻糟糠今茲之人不屑稻粱則家日益大用日益
奢需用不足外內怨嗟曰保終睦其可卜乎陳君思
齊黃君添進曰吾覘之陳之家樽節有式未耆不帛
未艾不肉未壯不酒少長服食惟簡質是能儉儉而
有禮可卜終睦又曰吾聞之教家不難于其始難于
其終不難于其人而難于其躬婦子嘻嘻家節是滿

少長則儀家節是耗一人不慎一家是違一念不慎
鬼神是覘故曰身不修家不齊也曰保終睦其可卜
乎岑君瓊朱君昭進曰吾覘之陳之家閨門之內儼
如也高如也閑門之外肅如也少長秩如也昆弟翁
如也翼如也誠獲所如也是教家嚴嚴而有禮可卜
終睦渭厓子再拜言曰若而言是宜賀且冀之翊之
爲鄉之人式且勵
龍湖隕王卷序
十年冬十月盜發海豐大掠林氏女婦某氏死之母
陳氏亦死之嶺海自閩瑾揚兇遠邑治多非材相率
苟簡從政民多困暴橫不聊生因之頗仍旱災饑民
從盜如歸求緩湏更死命姦人乘機號召相雄長所
在蟻聚蜂結憑依山谷不勝爬梳正德十年乙亥十
一月群盜千數橫行惠潮鄉邑徑海豐南門縣尹閉
門坐守城外沿鄉落所至虜縛女婦淫污刮刷財畜
空虛先是盜起鄉邑孀婦某氏曰夫君不幸早世吾
久所以死也所不死以林氏兩塊肉在今若此不如
死以從夫君于地下比盜迫遂投五坡嶺文丞相新
祠龍湖死之林氏女年十八亦曰而能全節損身吾
室女隨強賊入山汚以苟活寧死弗辱隨沉死之陳

傳曰貞哀國嬪其凡也

東山序

錦崑子酒酣隱几卧夢神人語若曰惟茲三十五丈
直上直下不知幾千萬丈茲于宇宙眇觀錦崑子曰
諾哉于時惟馬罔不良僕夫罔不誠錦崑子騎乘神
人跨馬以從始于南疑取道九陽徂于巫閭于連龍
發于連龍躋于崑崙之縣圃漸于太微詢道句始抵
于清都竚于太儀時惟耀靈惟靈惟兩袖拂拭亦罔
弗釋下矚四絕垠惟攝于時南視惟廬山山下惟溪
溪上惟宅宅傍蓮花馨聞帝閣西視惟首陽厥山立

知忽莫高士鳴岐翁踵門曰某世家山之西用號東

山惟文寶惟敘錦崑子曰疇昔之夢厥惟翁哉諗其

景于夢有徵惟翁諒哉用書歸諸惟敘

乙酉之春曾有此夢所云三十五丈幾千萬丈俱夢

中語翌日彭時可爲東山求序遂潤色夢語與之乙

酉秋遇識

壽桂叢翁文

去南海五十里而近有山焉曰蟠崗山南之麓有逸
民焉曰桂叢貌豐而昂頭圓額方準隆耳長壯年膺
一病目力不揚跬步舊奎亦安且詳年艾且耆逸德逾

臧乃今乙酉季冬望又四日實維桂叢翁降德之辰
翁之姪曰龍門生庶偕翁之內姪曰南海季生從周
爰及翁之族姪曰善叙輩而下十數人翁之壻曰勞
文山者率相稱觴於翁致耆德之賀且曰兀崖生也
亦翁之甥也宜致賀詞為屬姪稱觴之祝兀崖生乃
撰桂叢之歌但稱觴者歌之以侑翁酒其一章曰桂
之樹春雨秋露飽泄雨露根碩既固浩浩昊天求錫
雨露其二章曰桂之蟠石側流泉泉流洎洎桂蟠桓
桓顯允君子匪也矢求諉其三章曰桂之根白石齒
齒水流桂根綿流石髓蟠哉桂求千萬祀其四章曰
桂之植白石鑿鑿石膏桂滋石膚桂肌蟠哉桂求千
萬祀其五章曰桂之蕃倚天掃雲雲飛自北雲飛自
南匪比匪南悠悠我心蟠哉桂求千萬春其六章曰
桂之枝白鬚零零鐵幹玲玲白露秋春千千萬年蟠
哉桂求千萬年其七章曰桂之葉則翠且老桐烏千
飛亦集以傲吁嗟乎桐千萬年吁嗟乎桂千萬年維
是桐桂求矢忘年其八章曰桂之華寒天之馨桐烏
于飛亦集斯鳴顯允君子亦聽鳥鳴維此鳥鳴觀此
花馨胡然而遭也百千萬齡其九章曰桂之實亦堅
既好纍纍壯垂露雨之冒匪也竹猗匪也桃夭君子

是宴以傲天錫難老其十章曰桂之叢醇氣醴鍾和
氣融冲不于爾物之隆而于爾孕族之隆浩浩昊天
惟爾宗是崇爾宗是崇載亦令終後昆是崇桂之叢
天錫爾今德裕後無窮詩既成命之曰桂叢之什命
其姪曰庶爾歌桂樹之章為翁壽曰善叙爾歌桂蟠
之章為翁壽曰道貴爾宜歌桂之根之章為翁壽曰
應章爾宜歌桂之植之章為翁壽曰善榮爾也致翁
壽酒宜歌桂之蕃善有覆也曰實爾也致翁壽祝宜
歌桂之枝昭遠揚也曰文志致翁壽頌宜歌桂之葉
善類族也曰清爾登歌宜歌桂之華曰貞曰綱爾能
登歌宜歌桂之實又命其內姪曰從周其壻文山爾
胥登歌宜歌詩卒章曰桂之叢是日翁乃深衣幅巾
坐于中堂賓友具集凡聽歌一章曰桂之樹即再拜
曰予也亦德敢忘雨露之澤乎于二章桂之蟠復再
拜曰顯允令德予其敢承然而弗敢忘也于三章曰
桂之根求千萬祀于四章曰桂之植求千萬祀于五
章曰桂之蕃求十萬春復再拜曰予也敢不愼有令
德以膺天之祉于六章曰桂之枝則進其姪庶而屬
之曰鐵幹之玲玲爾其毋或不承尚于予宗有慶于
七八章曰桂之葉桂之華則進其內姪從周而屬之

曰桐鳥之鳴惟爾是來其九章曰天錫難老則屬其坐賓曰惟君子寔共多福于卒章杜之叢則屬其族人而語之曰是惟予宗厥于後昆共有令德予其敢不敬承休嘉禮既成凡產生次第錄焉爲序
嘉靖四年乙酉季冬朔後十日兵部職方司主事前進士兀崖山人霍韜渭先甫書于四峰精舍

坦菴壽序

都帥公曰章父伯坦菴公退享天閑今夏孟寔天錫耄壽漳猶子若孫是宜稱慶惟腆辭是錫惟彝訓漳父伯坦菴公榮侍五朝夙夜業兢兢穎曰是謂能共

渭崖文集

卷五

五

五

共德之聚也共聚德集福宜壽載曰坦菴公內典聖天子大禮使外國四夷貢典惟匪懈穎曰是謂能勞勞德之器也德器大受是宜壽載曰坦菴公內侍清寧外殿驤驕神機五軍蹇蹇匪躬穎曰是謂能忠忠德之師也德師集天命天眷師德宜壽載曰坦菴公艾越慕親榮膺天錫越我祖考妣穎曰是謂能孝孝德之長也長善不匱永錫胤祉宜壽載曰坦菴公裕我後此

帝錫我父考金吾植我帥聞于子孫孫欽翼穎曰是謂能仁仁德之醇也醇仁宜壽載曰坦菴公炳幾先不染

熱渥早享天閑穎曰是謂能智智德之貞也貞固宜壽是故列聖渥恩昭其其也光錫蟠玉昭其勞也峻錫祿食昭其忠也嘉錫本始昭其孝也裕錫後昆昭其仁也莊產錫壽厚報其也昭其智也智而后能仁仁而后能孝孝而后能忠忠而后能勞勞而后能共六德備而臣道畢矣帥聞公請以是壽壽坦菴公億萬斯年有永無極

送謝少傅相公致政南歸序

今上御極之六年丁亥宰臣有以奸賊敗者政府缺員輔臣曰人用求舊

渭崖文集

卷五

五

五

先朝老臣惟謝公乃食舉旣而謝公辭曰老臣耄矣使者奉 聖書勸駕朝夕敦勤謝公翻然曰雖則耄也敢玩忽

聖天子威命迺入供舊職越七年春告致其事而歸疏四上或曰公於出處可謂完矣時在

憲廟天豁日熙麟出鳳儀公際其時道顯其身經出其詞啓沃對揚董純賈奇鴻漸天達君子曰是謂出以其時其道亨其用利不曲其躬而養正以俟惟公乎時在孝廟治極淳熙百僚慎儀公際爾時經綸其猷黼黻其詞夕納其珍朝獻其奇橐駝雲遠君子曰是謂進以其

時其道亨其用利不曲其躬而用正以行惟公平時
在武廟累洽重熙好兒匪儀公際爾時愛憐其衷
謂退以其時其道亨其志正不曲其躬而經德以

俗惟公平迨惟今日

聖明御宇大綱正萬目漸舉匪求老成人則典刑孰在
衆職孰補公不日耄矣走覲

當寧罄餘忠勵老猷不敢越佚以豫公其耄耋匪懈者乎

勤勵恩酌老志聿寧倦翮林投霖龍淵冥始以三十
年勤勞而就侯復以二十年暇佚爲今日之行進退

渭厓文集

卷五

七

七

步趨後人典刑公其令德無訾者乎公於出處可謂
完矣兩疏之去就文潞公之耆德公兼之美渭厓生

曰若是其淺乎覲公也大臣者出也

社稷是役者也處也元氣是壽者也正德初年逆關粵

橫公之兄弟父子損迹焉語曰大冬寒雪松栢獨秀

公有之故處也元氣是壽者也而非以爲身也惟是

行疆耄就列豈曰祿之厚秩之隆之爲也歟塞匪躬

而已矣出也社稷是役者也而非以爲身也昔漢

徵中公大申公撲而耄豈其有裨於治然而漢武之

德庶幾三代惟徵中公爲稱首是故君人者敬禮老

臣乃其所以自重也老臣禮重則家國天下重矣而
非其爲老臣也公是行我社稷重矣徒覲出處淺

淺已

送嚴侍郎使安陸序

七年戊子秋七月癸巳

皇帝御奉天門勅禮部右侍郎臣嚴嵩請

顯陵九卿郊餞彙有祝言禮部尚書臣方獻夫拜而祝曰

聖孝格

天爾行將之憲憲

冊寶爾行將之百執駿奔惟爾儀之爾敬之哉無羞禮

渭厓文集

卷五

七

七

臣之職是惟能共

聖天子威命吏部尚書臣桂萼拜而祝曰

聖孝之極本之

親親廓之保四海冢宰職庶官是怠庶官是怠斯小民

蒙幸惟

聖孝累爾行詢于庶官有怠職者乎歸報

天子予宰臣待罪乃勅飭于庶官修職無怠是惟予吏曹

之職亦

聖孝之急於是戶部尚書臣鄒文盛拜而祝曰臣忝司徒

司兆億版圖苟不獲乎一夫斯予不職之辜爾行詢

于庶民有迫于凶年父不保子妻不保夫者乎有迫于重賦棄室而逃轉而餓殍者乎有迫于暴吏正賦惟一之輸橫賦乃倍蓰者乎有之歸報

天子臣則待罪庶幾兆民保享生亦

聖天子孝德之徵於是兵部尚書臣王時中拜而祝曰臣職統

皇之爪牙一夫不靖四夷不順則臣之罪不得委而之他

爾行詢于庶邦士伍有失次畔渙者乎驕弱悞玩者

乎將帥有剝搜士伍而肥者乎有蔽寇釀禍而欺者

乎有狗尾羊頭續貂爲侯爲後世嗤者乎有之歸報

渭崖文集

卷五

李

天子臣亦待罪庶幾張皇六師以綏萬邦惟

聖孝之光於是刑部尚書臣胡世寧拜而祝曰臣職司寇

萬邦救命一夫非辜則天和斯乖國脉斯病爾行詢

于庶獄有吏猶暴草芥吾民者乎有死於箠楚死於

囹圄寃不上

聞者乎有貨而繫獄寵而囑獄下情勿申者乎有之歸報

天子臣則待罪乃救慎于庶獄上佐

聖孝之澤於是工部尚書臣劉麟拜而祝曰臣職司空澤

虞不救則贊化職廢溝渰不治則民養寡遂爾行詢

于郊鄙有水火木金土穀不得其修者乎有天物殄

暴百工職謬者乎有之歸報

天子臣則待罪乃救百工治五土飽五材保釐萬民資

聖治以光

聖孝於是都御史臣李承勛拜而祝曰臣司風紀上定國

是下振政理若例譽毀而混臧否則姦風之熾

聖孝之累爾行詢于多方有下官不職者乎有簠簋不飭

者乎有爲鬼爲蜮而縱譏罔極者乎有詭隨依阿上

欺天下欺人以竊祿食者乎有之歸報

天子臣則待罪乃救僚吏振

國綱紀俾善類在位不善退廢庶幾

渭崖文集

卷五

李

聖治得人

聖孝錫類於是通政使臣柴義拜而祝曰臣作納言

國之喉舌譬如人身完具氣血非賴喉舌進入飲食乃

身氣血立見匱竭氣血匱竭人命乃撥爾行詢于多

方有諫鼓不宜謗木不傳者乎有讒說弗聖正言弗

騰者乎有民情下鬱

聖聰上塞者乎有之歸報

天子臣則待罪庶幾澤不下壅弊不上壅以光

聖治而裨

聖孝於是大理卿臣陳璋拜而祝曰臣作大理

天子之平小大之獄敢不以情正德弘治奕世康寧嗣源

弗恤民寃弗鳴賊兇橫行數

皇祖典刑臣忝後人夙夜戰兢爾行詢于多方有獄吏猶以獄貨者乎膠信其偏蠅蟻民命不自歸過者乎有之歸報

天子臣則待罪乃鑒于前愆慎于庶獄保萬民命脉光

聖孝千億萬斯年于時啓事臣霍韜不肖不得從九卿後

竊聞九卿祝辭再拜稽首贊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送楊春坊觀察山西序

帝曰予一人治養萬邦於惟艱哉惟茲庶官佐予于治惟

渭崖文集

卷五

三

萬邦底于生生曰惟庶官惟萬邦不克底于生生亦

惟庶官嗟我民惟牛羊庶官惟牧其毋餒我牛羊斯

其無尸牧食乃有聞曰今之牧惟無股攫牛于口食

以肥其軀矧曰其念飭牛羊嗚呼民牧若茲萬邦何

辜粵稽古唐玄皇帝愍恤民艱掄選寵臣出牧民亦

錫福民漢宣皇帝掄選守臣入職輔士亦勵勸我

祖皇帝奠萬邦惟筑婆之恤臣工均勞惟惠保萬民惟茲

奕葉淳熙實惟無方用賢之致其式

聖祖彝憲掄儒臣出綏方岳振董牧僚惠保萬民底于生

生佐予于治輔臣曰敢不懋對揚

帝命惟茲庶僚器若梓若金在銘若梓桐梗柟在匠則惟

器用若金在礦若梓桐梗柟在林則惟養需厥成

諸珪璧在璞惟工琢臣拜首稽首言惟茲庶僚未迄

成材是宜儲育其迄成材是宜掄用惟梓桐梗柟棟

梁區宇惟金于戈省厥民躬

帝曰俞其明勗在僚天官冢宰拜稽首言惇魏之施惟冀

州其民質其俗儉石晉趙宋其淪狄不振夏風其艱

哉往汲乃土振乃風惟中允聰宜春官宗伯拜稽首

言惟冀州堯舜禹聖德宅茲土敦倫庸禮崇揖讓格

鳥獸粦世降風替漸淙于夷往泣乃土復三聖之道

渭崖文集

卷五

三

風惟中允聰宜御史大夫拜稽首言治道惟蕃民之

生惟民之不蕃其生實吏貪殘之爲厲惟

帝續大曆服上對 天心式

祖嘉德惟懲殘吏蕃民之生萬邦群黎無吏厲之恤厥惟

艱哉矧古冀州外錯胡貊匪則馭吏抑亦馭戎馭匪

其宜民其爲虜肝腦血肉鑑豺狼食慎選乃材往泣

乃土惟中允聰宜僉惟明揚

帝曰俞往哉勸乃功毋墮僉衆懋爾丕績尚入亮

天之工欽哉聰拜首稽首矢言曰惟僉薦臣責茲艱大敢

不思其艱以供其職圖其太其小臣時來對

明廷亦惟策勲爲忠嗣休養于前聞人矧茲出憲方岳
詢事考古得臯夔稷契是矩是式於時守職上友古
昔日就三德達六德九德以幾有聞是于茲行匪則
政用策勲實學就有德臣謹拜手稽首服
帝嘉命惟時詹事臣韜實忝下僚職載筆

蕭都憲巡撫延綏贈言序

嚴川蕭君之出鎮西邊也實以材選或曰武事儒所
難嚴川儒也儒用武備有功可遂必乎渭厓子曰儒
不能武陋而腐者也蕭君儒而能謀勇而知裁於鎮
戎何有或曰南人之不耐北猶北人之不耐南也矧

渭厓文集

卷五

主

四

於西鄙土亢羗悍者乎是役也其賢勞乎渭厓子曰
安土敦仁儒有訓言丈夫乃生孤矢懸門矧嚴川乘
元氣以騰跳宇宙者乎於西鄙乎何有或曰智者謀
庸臣制焉忠者奮懦夫忌焉是故豪俊難於策勲也
嚴川行矣寧不乃虞乎渭厓子曰專制關外古之義
也苟便於封疆而利於家國身任之可也嚴川於是
行也上有

聖人建皇之極百辟共職莫有作慝非若前世墮君姦臣
得從中尼也則嚴川於策勲也何有或曰延綏者疆
之窮處也士卒之命仰給內地饑災之阨輓運不至

則嚴川其與士伍裸以敵狄食牛馬食以冒矢石乎
渭厓子曰

國家包宇宙以爲富

聖人致中和以立極固無饑災之可虞也矧邊河沃壤又
淪于戎斥而田焉周之后稷公劉所以貽謀垂統也
嚴川於是行也恩浹士附令行戎威譁故跡修焉於
足儲食也何有或曰延綏天下精兵處也驅狄度河
出諸境也是不難惟敵出河外寇及宣大或者嘗曰
以賊遺隣何如渭厓子曰狄人踰河而牧延綏患也
肌膚之患也驅出之患及宣大門庭之患也撫延綏

渭厓文集

卷五

主

四

者先肌膚後門庭勢也患不卽驅狄出之耳於遺鄰
賊之警乎何有或曰延綏天下精兵處也鄰壤利其
精也敵至檄徵焉委死生焉歲數驚奔壯者斃精者
日凋以零焉如之何渭厓子曰守已本也恤鄰末也
爲已仁也爲人義也本末之辯仁義之用性之德也
嚴川審擇處焉可也或曰則子何以贈嚴川渭厓子
曰語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是所以贈嚴川也

肯

許襄毅公經畧西番錄引

太宗皇帝立哈密

賜之封號曰忠順裨保西鄙史臣曰忠也言乎其心也
順也言乎其分也盡心安分服事我

明禮也故曰我

太宗皇帝能禮御夷狄也

憲宗皇帝御極之十四年戊戌土魯番酋陷哈密壬寅收
復史臣曰中國立哈密有三要焉斷北狄右臂而破
散西戎交黨一也聯絡夷戎而控之二也設險于蔽
我邊無患三也哈密失守有五變焉胡元之孽如燼
難然一也嗣人屢絕回夷不同心二也又安忘備三
也嗣世孱主寄命權臣四也離近而強援遠而緩五

清江文集

卷五

七

也壬寅之役乘土魯番酋斃復焉

孝宗皇帝御極之六年癸丑哈密陷乙卯

命都御史許進經畧越三年丁巳收復史臣曰中國復哈
密有四難焉儒臣用權武畧久弛率言遠征則兵缺
伍且不練一也庸臣司國計不為遠謀急率興兵則
食告匱二也忠者謀奸者忌焉智者謀愚者制焉多
議少成三也儒者以棄祖宗疆場為美德若宋北棄
幽燕西棄靈州曰力不足不必守至抗閩厓海乃不
肯棄而死謀國者師宋儒四也許襄毅之成功也有
六善焉威信洽乎夷戎歸心一也小列禿効力我得

夷功能制番酋死命二也善用謀人謀則中機三也
誓言遠征不惑浮議不忌勞費四也首醜宵遁坐策
全勝緩恤協從而安定之五也動思遠謀不急近功
不多戮敵六也又曰襄毅生八百死命仁人也有後
也宜哉

恭題明良集後

我

太祖皇帝得天下之正賢于殷周治天下之法則鑒于虞
夏殷周漢唐宋而損益之者也周自武成之役迄于
昭王僅百年楚澤之沉諸侯視天王如萍梗焉故曰

清江文集

卷五

七

周室之卑自昭王始封建之窮也漢鑒秦敝壤地過

制唐宋鑒漢族聚京邑均以貶感我

祖皇帝藩封之制蓋取諸周祿而不治蓋取諸虞夏世之
秉樞也周自二南而降風既漓而益卑矣是故觀諸
諸兒於魯夫人而散笄賦觀諸公子頑於衛宣姜而
牆茨作晉君之內有四姬焉倫理蔑矣周宗姓也懿
親也王化基始也四國示瞻也若而閨門而曰周之
之治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皆可師法其然乎故曰
周之風二南而下無觀焉我
祖皇帝閨門之化洽于萬邦超于千古漢之呂邵唐之武

韋宋之高曹向孟鸚鵡而晨仰式我

祖何如也故曰

聖祖制治之謨萬世之秉極也其諸紀綱言言矩準循之則治違則不治代有職臣與時述記若臣宋濂若臣金幼孜若臣楊士奇若臣李賢若臣李東陽皆對揚

祖烈佑贊

列聖者也臣趙

召過部適部守臣鄭騶貳守臣郭顯文教授臣

陳錠胥將與材臣乃貽之

祖烈俾諸學生知我

聖祖制治保天下之大出也知所以事君

叙文恪公集

文之傳三人品一也學力二也才格三也以人品者人為世重者也以學力者學為世師者也以才格者文由才奇者也世之文由才傳者吾見之矣合才與學者我未之見也合才與學蓋有之矣合人品與學與才我殆未之見也故曰文之傳也人品也學力也才格也三者具焉上也二具焉次也一焉又次也守溪先生早年詞氣如風櫓駕濤如逸驪馳野如銀河注溟如長虹橫漢如電走列缺如駛颶之噴六合可

謂雄矣晚年脫枝落英尚淡崇質大羹不和大烹不

割玄酒不麴大音不絃古鍾石磬俾耳不諧蓋雄而

古者也故曰公文可傳也才格也一也先生早學於

蘇晚學於韓折衷於程朱是故觀怒懼箴知公於心

學力矣觀慈湖記知公於異端辨矣觀昭穆對觀

尊親議知公於天倫明矣觀教太子知公慎天下大本矣

觀講學觀親政觀邊事議知公康濟之懷矣觀歷代

官制知公考古變通之識矣觀諸序記觀諸東書觀

諸碑銘觀諸詩歌知公黜浮崇古之大畧是可傳矣

故曰公文可傳也學力也二也公於壽寧侯舊也壽

寧侯戚畹

椒宮大臣無耻者趨焉公自壽寧顯後不通字姓君子

曰公之介也武皇帝時瑾權橫赫無耻者趨焉公決

去人曰去則忤瑾或怒不測公曰吾不得吾職則去

禍福奚虞焉天下乃知有大臣之烈故公之出也人

曰瑞麟威鳳之游也公仕也人曰景星卿雲之見也

公歸也人曰雪冬松栢之秀也公沒也人曰夏鼎周

彝之藏也公也無忝名臣也已故曰公文可傳也人

品也三也又曰才格也學力也人品也胥賴成者

也三善有一焉猶可名世況於公具焉或曰公在孔

門如何渭厓子曰公若及孔門宜列游夏之間性善之對則式孟氏人心道心之論宜式程朱

叙來鴈軒集

來鴈集集瑞徵也中書舍人顧汝嘉於壬辰之歲之冬有鴈來集于汝嘉之軒如狎賓焉是日也

帝資至人謂鴈爲有知也少宰李蒲汀氏名其軒曰來鴈識徵應也諸薦紳因是爲記爲頌爲問答爲文爲贊爲銘爲傳爲對爲賦爲訓爲論其於詩也爲絕句爲律爲古風爲篇爲風爲章爲操爲歌爲吟爲行爲樂府爲曲爲辭爲騷製蓋畧備矣大凡徵鴈瑞也或問

渭厓文集

卷五

五

諸君子之言於義孰是渭厓子曰皆是也曰於瑞孰徵曰鴈陽鳥也其陽道大亨群賢彙征之徵歟汝嘉邇天子寵光日書

皇言群賢受

皇帝寵命於汝嘉先徵歟抑汝嘉交親皆剛德吉士先徵於鴈歟抑願汝嘉不比匪人剛德是昵如鴈向陽背陰歟不可知也或曰瑞之徵惟其人在汝嘉則剛德之言之徵也在天下則陽道之亨之徵也否則反是

叙監曆刻

叙曰夫曆也者稽往徵來者也其取故也近其法效

也遠是故以稽天度而運不忒以周民用而應不謬以徵祥孽而示不時節王道天地兼體者是故日月懸象分陰陽也水火木金土錯五氣也羅計

餘孽也是故王者明目南面效之日月者也生養刑威不忒效之五行者也尊臣伏慝效之四餘者也又曰天地也者氣焉者也氣也者上升下融者也上升爲氣下融爲水一氣也中凝焉者地也民之生也陰陽具體者也土其脾也金其肺也水其腎也木其肝也火其心也循環冠生者也民之生也五氣具凝者也帝王代天育民順序陰陽繫布五氣如斯而已者

渭厓文集

卷五

五

也又曰民之生也無須更離天地之氣者也離氣則死如魚於水無須更離者也離水則死故曰民之於天地也親於父母君子之事天地也嚴於父母於父母也氣可時離於天地也氣通喘息不可須臾離也王政刻監曆帝王胥繇則天也君子胥繇事天也具焉者也豈曰徵星術也云爾

題白中丞文集

白中丞遺集五言律詩十七言古詩四七言律詩二十九聯句律詩二五言絕句三七言絕句十序四傳一贊一書八祭文八志銘二中丞長子禮部員外郎

白悅貞夫輯也渭厓子曰予觀中丞之詩見其氣峻而整於序見其才贍而典於書見其於國於民愛而忠於祭文見其敦倫之情惻怛而真於傳於贊於志銘見其詞嚴而確合集觀焉曰白中丞我明君子也康敏公之子也才德俱合者也或曰世論詩曰李杜曰晉魏論文曰韓柳曰漢秦如何渭厓子曰詩裨名教助風化可也文出德蘊樹道固可也古者崇地席後世崇椅几古崇俎豆後世崇孟盆禮敬同也斯可已或曰子乃黜古歟渭厓子曰非黜古也黜好古反泥者也世爲詩曰風塵曰飄零曰涕淚是曰杜格是何異於暑裘享帝曰好古也中丞於詩於文不屑屑於古然而不舛於性情理道之正故曰不必古亦可也已中丞又有奏疏二帙致主保民之忠惻如也貞夫宜合錄以貽白氏後人

釣臺集叙

世儒高視三代而卑後世務名之見云爾如光武於子陵擬諸古亦何卑之有是故光武萬乘也詘於匹夫始也物色致之勤也既也輿臨禮之厚也諫議不屈之拜遂之高也三代之君之禮其臣也有過焉者乎子陵臣也見萬乘不少訕諫議之祿視之浮塵振

儒激頑重漢鼎社三代之士之白駒之考槃有過焉者乎光武子陵卧榻共斲曰朕故人也子陵足腹天象不寧乃亦無所於忌三代之君臣之忘勢而友也亦有過焉者乎是故光武也子陵也君道也臣道也友道也進而三代焉可也桐廬有釣臺子陵隱處也過客題味多高于陵君子觀子陵高節識光武君德無愧三代可也否則釣臺集之刻於風教何有裨焉嘉靖乙未春二月望日

贈黃尹宰香山叙

香山在郡之南百五十里而近週遭皆海香山擎然

于海之中如瓊厓而差小山之秀特如垣如屏擁邑治之背邑南襟帶海洋登高觀焉嶺外之奇境也其邑之域暨民生齒之數登于圖籍者爲里惟三十有五然番禺南海新會順德東莞五邑之民皆托籍焉產焉一邑叢五邑之產則多大姓五邑大姓叢產一邑徵賦督通曉無寧時故爲令惟難邑多漲鹵積而爲島可稻可菱可犀可漁有力者利焉大姓交利爭是以禁武斷之橫爲令操權之難令不能曲直彼弱則罪強則狼狽奔叫上官叫囂于天闕逮械質保及于閭伍十伯爲聚爲令追呼之難大吏

不能自直曲取甚于令或則大吏詭立曲貴成于令
逆大吏則怒且虞禍焉順則獲戾直民爲令任職之
難兩禁之詰豈曰以詐實亦賄逞胥隸張燕際則授
焉百一垢售直曲側操說夫侯繫謫警騰湧不可覆
揀爲令自守之難是故香山小邑也乃難爲令黃尹
昔令仁和起制調選余請于太宰汪公曰選黃尹宰
香山採困敝也汪公曰無乃不可乎自昔香山無進
士宰者無乃不可乎余曰香山叢五邑之產五邑責
進賦焉矧備諸難非進士曷任少宰張公又曰無乃
不可乎黃尹昔宰仁和三百里今宰香山十分里之

渭崖文集

卷五

全

一無乃不可乎余曰仁和順治之民也爲令易所易
者政也惟奔走大吏之門順其願慾爲難香山煩徧
邑也藩臬鮮蒞雖則政禁乃無汗奔垢顏之曲勝之
僕僕焉黃令今香山小而潔遠而佚乎其心行其政
令振起積弊垂聲實于無窮是殆君子所珍也旣而
黃令欣然曰予惟盡吾心焉耳語曰無衆寡無小大
無敢慢吾其操無敢慢之心乎雖小踰謹如其肆無
不慢之心乎則大且衆將感之恩又曰慎終如始予
其不日益慎勵保有終吉哉余曰天下一邑之積也
萬世一日之積也故曰知小之人知近之遠黃君所

自期道者遠矣嘗謂香山久淹黃君

贈白山大司成序

嘉靖十四年乙未冬十一月右春坊右諭德白山子
晉南都大司成渭厓子曰惟大司成實才賢之模才
賢胥興爲

國之禎爲大司成之休才賢不興爲

國之憂爲大司成之羞職是艱哉或曰白山子先公迂

岡公醇德懿文兩魁多方海內式師白山子師若先

欲嗣魁多方允若人師哉或曰惟我

明興我嶺海人職大司成惟四賢若東莞琴軒陳先生

渭崖文集

卷五

全

若瓊山丘先生若甘泉湛先生若白山倫先生允若
人師哉若琴軒之篤行若瓊山之經濟若甘泉之淵
邃海內式師白山子孝友篤行有若琴軒經濟緒績
有若瓊山充溢淵邃有若甘泉允若人師哉白山子
曰予何知職是師模惟誓于心不玷貽先人予何知
職是師模惟

皇國元氣基機惟誓于心式

皇祖丕模師師才賢無忝鄉先聞人

皇祖謨若曰若監正官整飭威儀模範後進臣訓思日兢
兢惟威儀德隅誠符存存室隙漏漏神鑒赫威臣懼

不慎厥終如其始玷多士模爲尸位爲素餐玷貽先人

皇祖誤若曰生員先孝弟忠信禮義廉耻臣服

皇祖丕謨惟孝弟爲仁之本惟忠信通神明惟禮義廉耻

皇國四維下學上達未始于聞臣懼忝師模弗克率諸生

長忠厚心責職何具

皇祖謨若曰諸生學講性理明體適用日就月將臣惟

皇之明謨是踐是思惟食飲步趨冠服話言聯息顯幽性

理基機惟生徒讀書式禮攸課藝業兩進知行道義

之門體用一貫未之前聞臣懼弗克式率諸生日就

月將以幾爲已足惟思日兢兢懼忝

清江文集

卷五

金

祖謨忝鄉先聞人玷貽先人涓涯子曰白山子允若人師

哉對揚

皇祖之謨式克作人收多才賢之功豈曰無玷先人實無

忝鄉先聞人鄉髦士東西粵人胥曰白山子績德百

世式師豈曰多士式師無忝鄉先聞人

贈周實夫之任思州太守叙

實夫周子之於涓涯予也同舉進士先是正德甲戌

武皇帝御

奉天殿策士實夫陳時政無所忌隱是時也宦者張永張

銳張忠倖臣朱寧握政柄禍福口出朝士不惟不忤

視已也反陰附焉祈速化焉實夫陳權奸亂政之禍

詆闢倖讀實夫對者汗顏毛髮堅悚君子曰唐劉蕡

也或曰宜高薦以勸來直或曰恐忤時乃不克高薦

乙未之春

上親策士是時也貢士李璣陳政體述利弊侃侃無忌君

子曰直臣也然亦不敢高薦

上閱曰諱言也

特擢上第儲之翰苑李璣如在甲戌之歲必如實夫實夫

如對乙未之春必受知

聖主也士之貴於遇也如此甲戌之夏予南歸是月也實

清江文集

卷五

金

夫任御史又八年辛巳予謁選過南昌實夫任江藩

參議會于南浦之舟中予曰甲戌榜士也惟君早達

君勉之柱鼎之選惟忠賢實宜韜也無能從驥塵已

既而實夫以註累予寔樗材乃驟遷南都禮部尚書

實夫乃來爲主客郎中爲屬僚予見則賓禮禮焉實

夫寔負時望君子曰是宜大任乃今晉守貴之思州

或曰是烏以處實夫哉是或忌也或曰有事交南邊

任之選寔急材實夫是擢也材選也予不知也惟念

予讜直不如實夫任官復後實夫乃今竊秩峻實夫

仕與處之顯晦之期也之不可必其齊復不可據才

品取直也又如此實夫行求贈言渭厓子曰思州古夷域也君子居夷也以廣化也是故天下一氣也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地所覆載日月霜露所照墜高極無極深極無極大極無極一氣也然而有山谿之險夏夷之限焉何也地之形爲之也人也者天地之心也所以贊天之能理地之紀完合宇宙于一氣者也仁也者人也合宇宙爲一氣者也實夫尚無夷視思州哉其土壤其城堡其田廬皆吾之皮膚也其氓黎其父子夫婦兄弟疾痛怨咨皆吾之氣血也實夫無夷視思州哉子居九夷解者曰道不行也愚謂孔子者視天下一氣者也實夫學孔子者也尚無夷視思州哉

贈賀長教歸廬陵

應天教授賀子鈞昔宰浙之麗水巡按御史謂賀子不能尹送部渭厓子時視部篆覆賀子政績慨然嘆曰如賀尹者良尹也謂不能尹詎也擬賀子原秩或曰賀子木慤介遜人也木近訥訥故辭不飾慤近樸樸故禮不縉介近矯矯故俗不諧遜近畏畏故儀不炫不能尹也渭厓子曰辭不飾所以屏僞也禮不縉所以崇質也俗不諧所以自立也儀不炫所以衷乎

也古之道也賀子能尹也或曰今之能尹豈曰口佞逞也寔巧承要人願涎滄吐焉躬曲舌圓翻變白黑阿合上官乃稱能尹賀子不能尹也賀子教應天渭厓子曰行矣髦士式而木也可以立本式而慤也可以存誠式而介也可以救身式而遜也可以慎德行矣往不能尹乃今可以能師矣賀子教應天二年其對上官無諂辭其對士諸生無詆話木也猶昔也不僕僕走趨不郊迎要官慤也猶昔也節饋不通見贊不內推財賄貧衣布斷粟空如也怡如也介也猶昔也謙而溫遇要官如震焉踧踖如也遜也猶昔也乃今黜也或曰賀子弗有可黜也然乃黜也其故弗可知也或曰賀子實窮歸無於貲如賀子黜凡今之官必貪婪而後可或曰學校職化源汚者黜潔者進猶懼士化不疾也乃今潔者黜汚者何懲士何勸焉渭厓子曰賀子雖則黜黜也然而天下如賀子之黜黜也寧少也語有之末位樂天君子大自立也賀子受學陽明之門陽明之學求自得也賀子誠求自得也外何羨焉今之汚夫溝渠其身心以營營富貴也死穢猶遺蠅蛆趾佐賀子與較孰多哉吾知賀子不黜感也學之師生曰賀子不黜感也惟是繼賀子者不

知如何也師生所感感也涪涯子曰賀子得
可以自考矣誰訕黜矣不感感矣斷可知矣

贈黃子省曾序

昔年讀文恪公哀榮錄知文恪有門人曰省曾黃子
者公門高第弟子也善文辭繼讀空同集見空同與
黃子往復札書又見黃子所爲空同集余又知黃子
篤好古文辭所自作逼真六朝嘗曰江南才士如黃
子者可以文辭表樹於世矣惜不得聚語庶幾共進
古道而黃子尚助予之蹇也乃今秋仲黃子來自姑
蘇過予見古樓聚語累日復見所叙水經見所叙西

涪涯文集

卷五

全

京雜記諸書則曰黃子博雅之士也又見所叙高士
傳見所叙洙泗本旨乃又曰讀高士叙論可知吾子
志之所希矣若洙泗本旨予殆未之知也亦有以發
我也乎乃今黃子告歸曰何以教我涪涯子曰予何
能有益於子也予之荒陋何能有益於子也若曰學
以博古也子則既博矣若古文辭子亦成家矣皆予
所無能復益於子也嘗聞之學以洞見大原爲要而
戒於小道之溺譬之萬井之邑邑中之衢徑什伍比
聯亦萬其井也有蟻焉曰吾將由徑循衢次究什伍
默識之焉雖積月累年所由以識也不能數徑有焉

曰鶴鶴鶴之屬也振翮而過萬井之徑一眴瞭如學
亦若是而已黃子於道務見大意其必爲鶴也無俟
於予之言也予之陋亦何能有益於子也究竟大成
惟黃子也

贈葉同府之任建昌叙

葉子基克紹涪涯子韜於酉同年也判寧國陞江西
建昌府同知先是葉子判寧國韜懼葉子質則庶捐
力或不競仁慈有餘明決或短茲頑不戚上官未易
卒譽未易起秩未易峻也乃今峻遷殆非憶及也已
葉子甲午冬赴試乙未判寧國任職四年去家不覩

涪涯文集

卷五

全

妻若子六年矣未嘗嬰懷問曰何日偕家來居應曰
語云家曰賤累偕來懼累官猶寄也官衙老蒼頭二
日執炊爨則組履縷絲問粵語則應問中州語則左
右顧或問葉子何不以庖丁炊而以家僮炊曰勿所
習也曰使治履絲何曰習有事使心不馳或曰葉子
蒼頭司馬公僕一也葉子署邑事邑之訟牘紙贖金
舊皆陸溺葉子弗溺人曰矯也葉子曰吾以守法民
輸料若糧舊敝輸金十星加三星葉子不加民蒙利
主庫胥謂爲厲鞠獄不先施椎箠愿民喜得情猾胥
謂非以售威畏賄見上官聲室音訛喜之恂恂叱之

欽欽如無能惟廉直慈惠由秉率性古之遺也戊戌春黎守晨歸自京師輶曰蕢子於銓司不曰姑留也幸也晨曰天官明甚謂蕢子古循吏輶曰希今之人如知蕢子其人可知也已乃今遷秩豈世有真知蕢子者耶非憶及也已蕢子行矣尚無渝其初慎保有終世誼序

己亥之春三月既朔惟肖李子自嶺南起復至南都蓋別六年矣既而時雨滂子自廣德至存禮張子自僊居至輶曰昔同登第皆少且壯今皆衰將耄矣日月幾何離合增減蓋爲會乃約正夫劉子棟卿吳子

渭崖文集

卷五

李

李

騰芳簡子英玉顧子于神樂道院會焉既而簡子以公役不至顧子以病不克至進士劉宗之自京師至國子生孫見易自監館至劉進士惟靜廉訪之子孫國子太僕明甫之子也是會也同年六人同年之姪二人燕飲樂甚且曰人爲詩志今日之雅輶曰同年之情在初年未知重蓋合海內之人群于一日情未浹而志義未孚情未浹難以強親志義未孚難以強相信故於初年未相知重追于晚年得喪異感際遇異塗仕處異跡崇卑異位近遠異地老壯異年於是義氣同懸欣感同情懷念自如同體感聚散升沉之

跡自同慨切于心非僞強爾也茲會也詩以紀情庸可已乎抑閱錄見登第者則指氏若字曰某也某之子也某同年之姪也某也某孫也某同年之後也某也某之弟也某同年之族也視同年子姪如已子姪然不幸某不肖輒忤感曰某之子也不幸某子某不克保身危災及家輒又忤感曰某也某之子也同年之裔也視同年災如已災然亦非僞強爾也甲戌同年弟姪登今戊戌甲第者五人焉宗之自京至適同茲會喜如何也劉惟靜世有令緒宗之濟美爲惟靜喜如何也因會爲賀爲惟靜慶詩可已乎人爲詩二

渭崖文集

卷五

李

李

章輶偕序諸首人留快于家嗣人世講焉抑俾嗣太無念先德互勗警也

贈楊子之任夔州太守叙

楊子由秋官郎出守夔郡渭厓子惜其去謀留焉弗得也楊子行矣渭厓子無以留楊子將贐楊子然而於楊子於人之贐也弗受渭厓子無以贐楊子然而於楊子之別也不能留不能贐將贈之言先是楊子詣渭厓子挾冊有文焉曰還金傳云楊之先有祖翁義性仁厚靈川崔某通官儲三百金繫獄家人質產得金輸官過翁侯所醉遣金行僕得金喜告翁翁曰急

追歸金弗及翌旦遺金者至翁歸之金遺金者分金半謝翁翁不受崔得金輸官脫繫獄歸祈天報翁德翁生震震生冢子胤昌膺

憲皇帝之十年甲午省薦爲閩龍嶠今次胤隆隆生現膺今上之十年辛卯省魁季胤禎生楊子琇

武皇帝之十四年己卯省魁薦守荆門擢秋官郎爲今官渭厓子曰誰謂天道無知也楊之祖歸遺金生人之死橫不忍心非異倖福也然而嗣世顯名非天報翁至是世有幸利危人者乎可鑒已琇牧荆門楊子琇爲御史述其績云廉而不矯公而能恕敬而不詬寬

渭厓文集

卷五

李一

而有制獄無繫囚庭無滯牘爲秋官多決疑獄錄蜀獄弗縱弗刻人稱弗究渭厓子曰楊子中夔州如牧荆門可已爲政貴廉廉而後能公公而後能恕恕而後能寬寬夫之政恒嚴嚴故刻刻以售私私以售賄賄非貪弗得貪非私弗濟私非刻弗逞刻非嚴弗厲厲嚴以刻民命是殘私以饅食民財是竭民財竭則國基搖民命殘則國脉劉

聖主求士得搖國基劉國脉者焉烏用士今之士不次聖主求者亦罕矣故曰楊子守夔如牧荆門可已又曰獄無繫囚敏德也庭無滯牘明德也

弗刻仁德也

敬不諳中德也敏以蒞之明以照之仁以出之中以定之四德備矣卿佐可也何有於夔

送鄒東郭學士之任南京叙

翰林侍讀學士東郭鄒子由

太子洗馬陟守南都館閣官僚餞之郊或曰鄒子行也僚少一賢賢國之砥也譬諸中流有砥石焉狂濤爲遏或曰鄒子雖南不日則比兩都人士均重焉惟其爲國砥也是在鄒子渭厓子曰一善豈以槩鄒子也古有成人是子以期孔子沒成人不作久已漢宋汝焚眦孰與明抑有任肩宇宙者乎有立世極矩者乎

渭厓文集

卷五

李一

我未之見也鄒子天資近道忠信俊朗雖不學不慙於賢況於學也鄒子游陽明之門宗象山之學渭厓子曰象山禪學也談說德性實懿德性矜虛銜高無實於得可以誕童心可以售僞行燕聖塗逞邪軌德之賊也鄒子疑焉渭厓子曰再沉思焉宜有明也越月鄒子耻象山矣渭厓子於是信鄒子之勇於明也渭厓子又曰陽明之學一言蔽之曰致良知析曰格物曰知行合一鉤之致良知也然而有聖哲之知焉有下愚之知焉聖哲之知致焉位育參贊鉤良知也下愚之知致焉飲食男女亦良知也今夫犬之狎狎

狐之綏綏鶉之奔奔鴟之拊拊良知也下愚冥謏焉致下愚之知禽獸蓋伍是故修道之教不可已也又曰陽明之學淺也譬諸業舉篇撮一言命曰意而終篇千語不出因主司曰妙重得因也陽明之學百語千言惟曰良知云致良知云是業舉之因而主司之餒也淺已淺已鄒子默然而渭厓子之於鄒子也鄒子之於渭厓子也不言乎也非以是也渭厓子又曰姦儒之禍甚內龍謬儒之禍甚外威賄儒之禍甚宦寺賤儒之禍甚夷狄偽儒之禍甚洪水猛獸儒也儒也率世警病安得成人共樹真儒之極無世詎也

渭厓文集

卷五

書

五

惕也

聖主望治豈幸五儒是宜惕也宜惕階也詩曰衣錦尚褻崇實勝也又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鄒子尚有以歲

會試錄後序 嘉靖八年

八年會試

上命臣璉臣翰主試事既入院臣璉進百執事與語曰爲聖天子求真賢在斯役也蓋慎諸士有挾牘圖僥倖者乎有什伍而群勦說雷同無忌憚者乎黜出之用懲

恪有糊封或混以洩貽敝者乎有代錄不慎或逸或訛者乎蓋防之以無遺才庶以外百執事慎諸又口學術不正心術乃不端士有勦述莊老諸子野史逞博懸奇者置勿閱詩之變者禮之叢曲而頃者至道寓焉其特以試士春秋比事碎裂聖經其遵朱子格訓勿以試士簾以內我百執事盡慎諸于時臣無言既得士爲錄以

獻臣乃鸞言曰我百執事知所以事

君乎賢才 社稷之隸也

聖上求才爲 社稷也吾臣子貪以爲功得罪

渭厓文集

卷五

奎

社稷孰大焉是故多士進矣

聖天子不用爲私臣我百執事其敢曰士由吾進爲吾門生市私恩乎又曰爾多士進矣服事庶僚鞠躬誓心

下衛生民上衛 社稷圖報

聖天子爲 帝室公臣無德舉主偃曲阿比以獲戾

社稷是爾乃

社稷之臣也其慎諸於戲其尚慎諸

渭厓文集卷之五

渭厓文集卷之六

記凡三首

嶺表書院記

嘉靖壬辰夏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陶公沆梧乃集屬僚晉于軍門若曰 聖天子德載宇宙東夷西戎北狄暨于南蠻罔不軌順惟若兩廣時有寇竊嗟嗟廣粵之氓獨不蒙被

聖德至化哉時哉欽哉惟我臣工共 天之休命沆鎮茲土爲民主凡民有弗式順軌釀乃罪孽自貽伊覆寔吾主民羞載則曰嗟嗟廣粵之氓豈不惜生生乃自冒于非辜

渭厓文集

卷六

一

嶺表書院記

喪厥生生始自今大誓戒吾屬若僚僚爾于礪爾予慎爾封烽凡山之頑昧厥生生率胥于殘矢孥戮之無漏種于茲土繳爾舟利爾械截守爾港島凡海之頑昧厥生生率胥于殘矢孥戮之無漏種于茲土載則曰嗟嗟廣粵之氓豈不惜生生乃自冒于非辜喪厥生生豈吾長民亦尚有缺哉天降民性惟良長之治之化之翊之吾其本之圖哉欽哉時哉不可失其崇化源其建嶺表書院以翊化民其中堂曰敬寬以時敷教其齋曰脩文惟厥士時集以游於藝臺曰春風曰沂水士民陟茲寤寐聖涯堂之前崇土爲臺曰 聖謨之臺列刻 聖訓五箴惟厥士朝夕瞻惕率若

渭厓文集

卷六

二

嶺表書院記

聖謨躋于大猷載則曰嗟嗟廣粵之氓豈不惜生生乃胥跳梁喪厥生生豈不盡懲哉厥惟敷化始于近漸于遠凡爾谷棲穴巢之氓暨于水宿渙居開闢底于茲道化不沾聽爾雅耄學于茲仰式道謨迪爾良知以不終于迷凡爾遐邑僻州暨于土夷道化慚不聞有司其式于茲迪訓爾土氓俾遵訓軌革爾舊風載則曰嗟嗟廣粵之氓豈不惜生生長民身教之不先民靡瞻依慚貢于非辜豈不盡懲哉凡我 天子守土臣若叅政萬潮僉事張鵠爾實時勵聖化氓之革惡從良惟爾之庸氓弗革惡從良惟爾無庸爾慎旃哉其身格訓丕揚休風漸于窮壤易彼悍頑率于淑柔躋于化矩郡守劉士奇爾氓父母若父母保厥子在厥初生若考作室在固厥基爾率猷訓化梧氓固梧之基保爾赤子定厥習性于厥初生列郡于爾承式豈不休哉郡同知舒栢爾材爾良書院肇興風教率先非爾教惟身後哲何儀爾勿廢爾職兼茲教矩俾僻邑夷氓于爾身式爾亦未有舉哉載則曰化遠始于邇化民始于士爾梧士實教伊始天理易言存存實難人欲易熾遏遏實難存遏之幾一念之間幾哉幾哉尚慎念哉尚端爾身僻邑爾式哉爾師爾士式哉式哉尚交勅哉南海霍韜實嶺表人拜稽首曰於盛休哉風教本基陶公是式謹載筆

宋余襄公祠記

嘉靖癸巳冬十一月戊午朔趨召過韶州謁舜廟世記舜南巡坐石奏韶樂焉曰韶石是州由名韶有舜廟式聖德也五嶺之南聖人之迹迭矣載謁文廟立禮諸生共誦法孔子載謁張文獻公祠曰文獻公唐室棟臣也嶺海是瞻載謁余襄公祠曰余襄公宋名臣也祠陋敝韜曰彰往以勸來也表賢以翊化也國之利也守臣臨曰守職也已而中丞唐氏胄曰崇敷述哲翊礪世風御史大夫職也其敢緩繼而中丞陳氏祭曰政急先務述哲不崇後何勸儀乃交敕飭越明年甲午祠敝式飭授簡于韜曰盡志諸

卷六

二十一

宋

石亦勸來哲韜曰余襄公誠宋名臣也昔者范仲淹忤呂夷簡黜也朝臣蔑言者公昌言焉雖則偕黜然而敢言之風鼓囊焉孔道輔歐陽脩尹洙孫沔並時之盛也宋稱歐孔爲時直臣公非其儔歟宋政姑息國日不競公則曰朝廷制天下在賞罰大臣齷齪不立法禁可憂也公之言時不竟聽宋之祚卒由情殞公非識治之材歟儂寇內侵陷邕圍廣公脫衰秉戈協狄與孫破賊賊驚京觀之勲於今爲烈古有之以勞定國又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公有之非歟夏戎乞和公曰和與不和皆有後患宋室壽禍卒誤于和公其先見非歟是皆公之人也公誠宋名臣也韜謁

公祠賦詩四章其首章曰古有李翱感愛河北千年隱心則誰與識外識履霜維我忠襄賦也襄公謚也曰忠頌公也公實無愧忠焉其二章曰古有歐陽識李翱憂彼鳥之榮咄啐之求維我忠襄子歐有光賦也李翱憂心歐陽脩識也其識何也憂同也宋臣識歐陽脩之憂懷或寡也其三章曰我忠襄公三使于狄狄情之憂孰與先識匪不公識且公是斥賦也宋人畏狄諱言邊情如諱疾然臥以待殞公以言邊情得罪史臣曰爲番詩黜云其四章曰古有哲人見兆未形維彼情入禍至莫懲於戲宋鑒不忒愍懷是式賦也宋於狄禍不鑒諸晉其及也宜也語曰幽厲爲

卷六

四

宋

見古書院記

鑒憂深遠矣併識焉刻于石

先是久菴黃子之視部事也節量公堂之費買柳樹之灣龍窩之埏于工曹私署之左建禮官退食之衙爲堂爲室爲院爲軒爲亭爲閣凡五十餘楹堂曰秩禮禮之秩也禮臣所守職也居室曰凝和和也者禮之用也凝和也者禮所生也軒曰停雲停思也忠臣孝子思無窮焉閣曰虛明虛生明也嗣是甘泉湛子至因佳山之園爲室五楹翼廊六楹渭厓霍子至因濯纓之西爲池曰涵池池之上爲亭曰涵亭姪兒珪璵璣琬琰瓊瑤瑤瑤業焉因龍窩書

院之北爲樓曰見古樓易龍窩書院曰見古書院因亭名見古併易濯纓池曰見古池或曰見古何爲者也涓厓子曰道也者形而上下之間者也君子於是見焉思過半矣古也者今之影也涵池也者古今具涵者也禮之秋也今也秩原於太古也和凝所以復古也停雲竚思何思也古也虛明之用所以思也古道之不復見也是所由思也後之君子居斯堂也尚思身履爲禮而身復古禮乎尚思心純爲和而純古其心乎抑吾之思古人也猶後人之吾思也吾如之何庶幾後人之吾思也猶吾之思古人乎故曰見古思所以見也

涓厓文集

卷六

五

跋凡五首

讀定山先生祠堂記

甘泉子曰定山先生爲檢討不奉詔作鰲山詩調判桂陽以二難去不起居定山三十年累薦不起丘瓊臺濬嫉之曰吾當國必不容之及丘入閣薦者累至有肯取用先生曰其可不行遂行明年丙辰丘公卒又明年考察家宰倪岳以老疾罷之又曰先生之出處始也懼於瓊臺瓊臺不入相入相而先物故則先生遷居三十年矣未必出穎曰是殆小窺定山也定山自立之定也天子詔猶不奈何懼於瓊臺定山三十年高尚之節懼瓊臺而變是

福祚而天壽貳也瓊臺之威孰與天子不畏天威而畏大臣定山不爲也瓊臺嫉定山其語無考丙辰瓊臺薨明年定山能是定山之能也非由瓊臺定山之出也非懼瓊臺也可知也如定山懼瓊臺之嫉之禍遂變高尚三十年之節豈所以語定山也哉定山者節薄浮雲溷視一世然不忘君臣之義者也其出也以特旨也其罷也以流俗之共嫉也何與於瓊臺其出也以君罷也以時何損於定山如曰定山懼瓊臺出也小定山也不可辯

題康德涵王敬夫卷後

正德庚午宦瑾誅許西康子漾波王子皆以瑾故黜時海

涓厓文集

卷六

六

國朝

內之人皆曰康子王子邪人也甲戌春某舉進士到京尤問康子王子人亦曰邪人也嘉靖壬午某守職方脩武廟實錄冊考璫竊權事惟悉也乃慨然嘆曰嗟乎奸人巧誣善類莫極于康子王子矣康子任脩撰定八年王子任檢討寔十四年階未少遷也王子且外調部屬謂阿璫固若是乎焦黃中劉仁進士惟三年陞侍讀焦芳劉宇之故也謂焦芳劉宇非璫黨魁也乎乃璫誅也焦芳劉宇僅削散官一階康子王子削仕籍大學士李東陽得政時也人云李東陽妬康王也謂其古文愈已也不知李東陽護焦劉實黨璫也東陽爲璫撰功德碑極其褒諛是故東陽

之罪浮焦劉護焦劉以護已也今之人知東陽之罪寡矣知康子王子之賢之誦尤寡矣屠子白子乃能賢之訪之二子其不固時見者耶其今之豪傑非耶抑秉義正氣世固不可沒耶不然何所尚同也

題趙景仁卷後

趙子時春守部官予時寓詹事府嘗來府共敘語予薦之方西樵西樵曰願一見之趙子不肯往西樵曰所云趙子者曰來見久不見何也予促之趙子曰唯又不見西樵曰所云趙子者固欲見之不見何也予又促之立遣導且曰西樵先生欲見子蓋脫略於今之調韻者也幸無是拘趙子唯唯辭出府門竟不往見西樵欲見趙子趙子不肯往見皆非人所知也未幾予以憂歸趙子以言去不通問者六年矣貞夫西行知訪趙子豈聲氣之屬類應然歟

書靜庵贈文後

求靜庵轉北司徒呂涇野贈言曰公大理時席尚書以辰州宋知府之忤已也先于巡撫湖廣之日劾其人命數千賊私數萬上遣公偕司禮監太監錦衣指揮同往勘烏瀕行席以揭帖囑公者再公皆不視而還之曰彼自有在官案卷也既至其他人命皆因公罪而明惟一人命司禮錦衣欲當知府以向席公以律例執不肯且曰殺人以媚

人吾不爲也輒以賊坐知府去其後勘回公甚危賴

聖明洞察而始免韜讀涇野文駭焉曰異哉元山乃捕人乎造靜庵實故靜庵曰宋卿致死平民八百命有之賊萬上有之若曰人命數千賊數萬太浮其實韜曰惟一人命何也靜庵曰一人命者指揮家人也指揮罪死禁都獄家人送夕殮與隸人閱宋卿怒笞之斃律曰故勘平人致死者斬擬宋卿斬審曰指揮家人毆隸人宋卿笞死有因不坐曰八百命皆何因死曰公事也因公致死不坐曰八百人罪合死乎曰否曰宋卿致八百命冤死乎曰然曰不酷刑乎曰酷刑有之曰然則宋卿烏乎無罪靜庵曰律例酷刑爲民今擬枉法賊充軍罪浮酷刑矣故不擬酷刑曰賊坐幾何曰坐三千曰賊萬以上何坐三千曰減坐曰何減也曰雖坐三千猶不完輸若坐萬愈不輸曰何爲也曰宋卿逮繫時先遣行李船二回藉至洞庭湖不幸盜掠劫矣伊妻若子雖猶有背挾客曰需卿獄死保貨育妻兒如完賊卽發成家室空而妻兒難寧需卿死不完賊雖減賊不得完輸卿必獄死已矣韜謹按律曰故禁平民致死者絞八百平民之死獄也豈無一人故禁死者乎律曰故勘平民致死者斬八百平民之死獄也豈無一人故勘死者乎求靜庵如擬宋卿於死乃所以守法也豈曰殺人媚人或

曰席元山議禮人猶誣賑濟罪所之死席得保首領歿已幸矣殺人媚人不爲袁公庸賢已乎

題汪雲程言兵法疏末

我朝士夫不惟能兵者無其人談兵者亦罕其人也武備所由日衰邊方日敝也有偶談者卽寘之罪是絕天下兵術也是聞空谷足音而追捕焉使無遺音乃已也善謀國者固如是乎惟諸賢圖焉毋忽宋弊可鑒

說凡一首

字三子說附

記曰君子貴玉賤珉何也珉與玉同出石者也或致賤焉

清溪文集

卷六

九

四

質不美也變不美之質復玉焉良貴在我矣珉字勉貴復良貴也君子禮樂不斯須去身禮節樂和禮先樂後節而和德斯全矣璿以節和曰勉和崇德也詆僞者曰玦於玉謂玦僞玉真也變僞還真全天之德在我而已玦曰勉真勉勉不已是謂真醇於戲前脩爾力爾惕

嘉靖十九年庚子八月二十五日渭厓叟

傳凡四首

三廣公使

三廣公陶氏諱魚字自強廣西鬱林人由父成蔭爲新會丞陞知縣陞府同知陞按察僉事陞副使陞按察使陞湖

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轄治廣西寇賊民因稱曰

三廣公云三廣公父成由典史爲湖江按察副使宣德間

柄臣養亂至于正統極矣已已之變王師潰于土木七省

盜起儒臣益震怖成立柵于湖之金華獨禦賊衝且招降

賊功垂成爲忌夫橫沮賊卒至無援遂戰死 景皇帝嘉

成忠命官子魯魯由歷丞以至于有功歷顯職故嶺南稱

忠勲之後必曰陶氏云魯丞新會年弱冠廣右猺賊流劫

雷廉高聲破城殺官吏戮掠男婦四郡無完廬香山順德

之頑復襲黃賊蕭養之遺風劫殺人無寧日魯泣語于民

之父兄曰賊毒痛四境氣吞吾城今爲若父兄謀非戰不

清溪文集

卷六

十

四

可保城邑非致死命不可戰若父兄能率若子弟而從我

乎若父兄子弟能致死命以共守城保若家族乎其聽予

誓父兄曰諾乃築寨堡誓民以守以蔽扼賊衝徑復築輔

城復於城外溝爲濠復外布鐵蒺藜植刺竹以堅城守賊

至則人守土分以死力戰別寨分兵相緩急赴援一邑之

民迺遂如臂指腹心之相聯絡兵稱能戰而賊不敢犯父

老迄今言曰邑民保妻長子孫皆丞之功云魯由丞至布

政使平後山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

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平濤梧務浦府江田州諸賊凡斬首

惡二萬一千四百有奇拯回被虜民暨撫散向化之民凡

十又三萬七千有奇爲兩廣保障寄民生安危凡四十又五年建議置帥府梧州控兩廣過潯梧府江之賊衝君子曰梧有帥府兩廣乃如兩臂護其胸腹潯梧府江之頑自是不東雷廉高肇民有寧宇是役也蓋百世之功云魯行兵兵不先知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多疑兵多屯寨戍守兵調多寡無常數賊益不能測遲難聚兵惟曰戍守賊懼爲之備或遁兵則不進賊懈弛備或遁久不得耕以食或歸即數路兵進賊奔不及亦不能戰而殲魯行兵兵檄裨將不先知惟檄面署曰某封某日某時發及發乃知進兵即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而待殲故魯征

清惠文集

卷六

十一

賊

戮邇賊之良或萬及千以謬功級括其妻女爲汗竿撫按官亦幸功亦苟僥無戮罰甚則縱狼猶殘郡邑沿海之居民故邇年兩廣兵興賊未聞兵期里甲已騷兵未及賊境良民已荼兵退未移賊穴賊已虜民妻女爲室胥居曰官軍擾我于若取償捷報賞未行民復慙云賊復出劫復焚數千家矣民俗觀山險之氓從亂無禍爲良獨茶不茶則騷以故多從賊賊亦熾不可禦君子曰昔也魯也無恙垂五十年粵人賴寧人亦莫念魯之功邇今懷魯豈可得也諺亦有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以實也魯之功垂諸後人其實之謂乎又曰魯之功由今乃益著云魯恒言除寇賊

清惠文集

卷六

十一

賊

贈太傅謚文康梁公傳

公立朝四十一年多自蔽掩無所誇其功故人不得知聞謗不辯謗言日積居之恬然施德於人不責報人賴公德以自庇覆友操戈向公公亦不較海內後進不面公徒聞謗公云云亦相附和毀公故世罕知公者正德間 秦王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內交嬖臣江彬朱寧宦者張銳皆有賂爲之祈 武皇帝詔與之兵曹臣奏曰 祖皇帝有令禁茲土不得界藩封 武皇帝曰與之兵科臣執奏曰茲土遂界秦藩悖 祖皇帝制 武皇帝曰業已與之六科十三道諫臣各執奏曰秦王請益封壤不可聽許 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卑大學士楊公當草制念曰若遂草制界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 帝怒辱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公曰如皆引疾孰與事 君武皇帝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公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皇帝者今日此土不界藩封非各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界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毋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母忽 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則天之力繫

清康文集

卷六

十三

新刊

清康文集

卷六

十四

新刊

于數詞然公未嘗自以爲功也正德己卯 武皇帝躬巡邊群臣諫曰 萬乘不宜輕出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巡邊云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勅大學士楊廷和引疾不草勅大學士蔣冕亦引疾 武皇帝御 左順門召大學士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 帝曰何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勅不可草 帝曰何不可對曰 陛下爲君乃自卑而臣草勅是臣名君故不可 帝震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 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 陛下覺而怒曰臣儲無禮以臣名君顯戮臣臣罪死不可赦 武皇帝察其誠欬擲劍起不促草勅君子曰儲固誠能悟主然帝之仁明殆亦不可誣也已巳卯宸濠反 武皇帝議視師群臣諍曰不可大學士楊廷和梁儲蔣冕亦曰不可武皇帝曰朕視師廷和儲冕議居從曰如皆從 蹕孰與守如皆守孰與圖 上之危艱乃議楊公居守曰社稷是保梁公蔣公從是時也三公蓋聯股肱而共成一人之身矣 武皇帝視師南都議幸蘇浙荆豫云又議南都 郊大學士儲冕奏曰南都郊 仁祖皇帝配 天北都郊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配 天若遂南都 郊 配位不知所 裁定 武皇帝乃不 郊又將南幸儲冕手奏跪

行在門外請毋南幸自卯至酉汗浹背 武皇帝遣內臣
喻起對曰臣未奉 俞旨不敢起 武皇帝乃俞曰不南
幸儲冕乃起君子曰江南不擾二公之力也然而 武皇
帝委其股肱武而仁且明焉亦曰備矣宸濠未反時多內
文士夫凡所賜皆有籍記濠誅後賜籍惟厚齋梁公晉
溪王公無受賜跡世人猶多指此疵二公皆不稽宸濠賜
跡之過也厚齋自入仕至歸老負郭不增寸土廣郡沈同
知尚經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無百畝田焉所有者香
山浮坦從化賊巢瘦敝不食之土耳世人恒以辭受之濠
疵公者故著此俟篤論君子察焉厚齋於人凡所賜未嘗

清江文集

卷六

七

七

却隨計其直酬之歸老日家無餘財嘗見一匠人何云公
歸間日議建祠受祀其先計工匠之直曰需八金匠何六
往日未有以給也蓋少需八往不能營給祠竟不克建公
在位日王御史湊請典刑公田給事中賦請沒公之貲代
天下輸租之半劉瑾矯詔抄公之家公在南京報聞皆不
動色 上御極言官聯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是日故縱友
者請召置獄正其罪如陸尚書完云公不辯惟曰余只致
仕去已矣勿論宸濠衛兵事由也人曰是公大罪案何勿
論矣公不辯劾者猶不已久之知與宸濠衛兵非公也實
石齋楊公當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也舊例凡閣下當

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跡焉故不得誣移之他君子曰是
時也淺夫處焉未有不悻然噉且辯逐其罪于楊也已公
惟引罪連三疏乞致其仕無片言自辯公去位後大臣被
劾無不辯者然後知公之大也難能也已足法也已

龍山君傳

龍山君姓黃氏諱勳字守勳揭陽人也初祖避元亂隱藍
田山中號曰藍隱龍山君之考諱鑑號雲崖寔生龍山君
龍山君之生也幼而敏學志聖賢嘗曰為學非領其要體
其實徒章句詞藻事事去道遠矣龍山君平居無戲言情
色盛夏獨處必正衣冠涉長途端謹若步堂室展卷肅端

清江文集

卷六

七

七

如伍聖賢 純皇帝之十九年癸卯龍山君生二十八年
矣領鄉薦為中丁未乙榜授江西新淦教諭龍山君曰修己
教人一也遂以振士風扶正學為己任日與生徒講誦贊
幣絕却弗苟受生徒貧而勤者分膳周給或疑龍山君矯
也問曰君若大用竟能始終爾耶龍山君曰學以地殊志
以時改言語與心術異德之賊也道有顯晦大小耶既六
載遷柳郡教授龍山君耻士習卑諄欲以氣節勵俗見郡
守長揖而已守督過不為動君歲餘乞歸守悔謝龍山君
龍山君語諸士曰士苟賤縛利祿由學不明耳竟歸居揭
陽之龍山終身焉龍山君嘗手書恭默愛勤中正六言訓

其子一道曰終身佩服可已一道字唯夫舉嘉靖辛巳進士由戶部郎中擢守興化時嘉靖甲午歲也明年乙未考効天下官員南京科道交章劾唯夫唯夫落職時唯夫治郡僅八閱月輿論憤憤不平曰唯夫黜繫也同閩布政使徐乾曰唯夫爲郡如何徐曰閩省第一守也問閩按察使屠僑亦曰唯夫者閩第一守也乃訕黜也先是林方齋文俊爲會試考官唯夫者方齋取士也唯夫於方齋稱舉主厚容焉唯夫守興化寔方齋薦旣而方齋族弟殺人坐罪死祈恩唯夫唯夫曰曲人命之獄媚事舉主吾不能由是悟唯夫坐黜科道及其誣詞曰唯夫受林金巨千脫死囚獄然林獄實不脫或曰方齋不詆唯夫方齋族弟倚校在獄祈脫死不得脫曰黃守復任吾死已乃以金行反間賄閩吏黜者辦事南都騰流言曰黃守賊黃守賊云且以林獄誣曰亦受林金云言官當考効年側耳流言求官員短長得片語即忻忻動色曰是實跡是實跡告之僚僚亦忻忻曰得實跡得實跡遂載劾贖人曰科道交効公也已不知得胥翁張弄言官喉舌太史氏曰龍山君仕不屈身教新淦口上官覈修覺官委千金不稽焉龍山君督事木屑不給私燎人稱介潔歸田日足不躡官衙唯夫守興化通錢法救旱災遇暴強息奸盜城池學校橋梁之修有數十

年不能舉者唯夫叱指問俱底績築捍海堤尤爲興化永利菲暴骸露棺無算數枯骨之澤閩郡沾被君子謂龍山君有子又曰可謂世胄云

橘洲傳

橘洲古吳地春秋之季吳子夫差東伐越南伐楚北盟齊魯得志甚歸築辟暑宮于洞庭之渚遺跡有渡渚練瀆馬城鹿城明月灣消夏灣皆在洞庭橘洲翁姓蔡氏滂生大明之世居西洞庭之墟面縹緲峯之陽消夏灣之洲洲廣袤二十里而狹橘洲翁家焉翁性坦夷不虞人之狙欺狡者謾以售奸翁應之無逆心卒亦無禍虞人謂無心爲有獲也狡無益也稱翁曰無心道人云消夏灣之西曰西湖灣二灣皆茂林一水貫流中央曰壽鄉港翁曰於港之南圃於港之北圃地十畝而狹植橘千樹翁息於圃則曰昔者吳子之遊於斯也叱咤按劍自謂萬世萬乘也卒也弗及黔首張仕誠弗吳之鑒亦以沉族吾秋冬之孟杖藜港南閱稻之入杖藜港北閱橘之實視吳子智愚勞佚何如也又曰視吾稻有秕稈者乎雜稈稈者乎吾橘有蛀蠹者乎有蠹蠹繁之者乎爲吾稻橘病者乎去之語云推之理國亦若是也又曰古賢植千樹橘儼千戶侯吾乃今知千戶之貴哉可以饜矣又曰諺有之匪無貨之患令德之

患千戶侯無功饗飧不德實患吾於吾櫛厚植薄取今德
我勗已夫歲杪櫛熟翁杖履櫛叢閣港望之如商山遺民
云翁卒櫛尋瘁人伐爲薪遺址尚存人登其址尚稱曰櫛
洲云櫛洲云論曰古之士隱深山之中與海之濱友木石
鹿豕負魚鹽將終身焉遇盛帝顯王致敬盡禮迎而登諸
上位遂樹格天之烈其未遇也固無以異於山之樵海之
漁也人固弗識也古之士也翁其儔與其子羽思紹翁業
碑銘 凡九首

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湛公神道碑

十二年癸巳秋七月禮部右侍郎湛若水陸南京禮部尚
書九川 皇子生 赦錫命若水父瑛贈南京禮部尚書

清庵文集

卷六

九

錫之 誥若曰若水父積有慶源是生賢子奮踏于位遺
訓可泯哉臣賴拜稽首言曰易有之積善餘慶若水起士
校序升大僚光干鄉邦榮于考祖非世有令德臻是乎
帝錫明謨嘉善積也親屬以子可以言孝矣先是七年戊
子若水任祭酒 帝錫瑛誥若曰若水父賦性剛直潛德
丘園乃生賢光我邦家範我多士臣賴拜稽首言曰剛
德也剛直尤懿德也乃丘園之潛不顯于時是將意含
以宏其施乎九年秋若水任禮部右侍郎 帝載錫瑛誥
若曰瑛剛德受于天性直躬矯枉樂士調貧啓爾後人佐

我邦禮臣賴拜稽首言曰瑛德則美矣不遇 聖天子昭
德于天之下顯錫嘉謨孰與揚潛休哉可以勸忠矣昔瑛
也與其鄰之人交重然謹謹禮度急於行義寓宿於人家
女婦隙窺厲色叱之爲里正見其邑簿將簿有所私瑛失
法撓之無少徇簿卸之署署然卒以洩毒禍君子曰諺有
之直木多斧瑛之謂乎嘗北游夜宿於其友官宦王之家
以其所賞貲數百金付主者是夕盜卒至瑛謂金輸盜囊
去矣晨起主者曰予之家篋則空而金別篋盜不知搜里
語曰主不沒盜遺主之賢也又曰因不失親瑛之賢也可
知已瑛生增城寔五嶺山水之藂語云中州之山至嶺而

清庵文集

卷六

二

窮又曰五嶺宗粵更嶺西來歷韶英番禺千里而遙至增
城而止羅浮東來由汀惠博羅至于增城而止水自凌江
北來由韶英趨虎門入海自惠陽東來由龍門博羅趨虎
門入海瑛世增城之沙貝沙貝面虎門山水之滙會也里
語曰山川孕靈不有徵歟湛氏世有休德贈尚書公剛直
信義表表而偉其泉公復爲明名儒非山川之靈歟涇厓
韜於其泉公嫺也因得論其世爲之碑銘銘曰赫赫湛氏
世居增城增城山崇增城川清山川崇清山川粹精粹精
孕靈傑賢孕靈傑賢維何粵維湛氏雖則宅潛德則世世
粵維先公在適元季亂靡靡定人則競噬先公惻心牖暴

以惠種德奕世至尚書公維尚書公剛德溫衷直德溫衷
百鍾之鐵千鍾之銅百圍之栢千圍之松尚書公直氣天
地所啓雖時詘奸天地所砥雖時詘身乃仲是似尚書公
是似中路是履德式之乎 帝降之祉于厥考妣厥祖考
妣于世世

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恭襄前少師王
公神道碑銘

英宗睿皇帝復位之三年歲己卯月甲戌日丙戌時癸巳
公生于太原之覺館有吉徵焉公諱瓊字德華號晉溪邑
居晉水經流故也公四歲能指書五歲邑尹舉奇童八歲

卷六

三

通尚書成化庚子舉于鄉甲辰舉進士乙巳授工部屯田
主事弘治元年戊申理易州新厰癸丑署都水郎中治漕
河丙辰四月改戶部陝西司郎中己未遷山東參政辛酉
居靜學公喪癸亥冬起復河南參政乙丑冬遷河南右布
政丙寅夏陞右副都御史理鹽政九月陞戶部右侍郎戊
辰正月改吏部右侍郎時宦瑾欲用私人尚書許襄毅公
執不肯三駁卒用公瑾怒調公南京吏部右侍郎己巳居
任夫人喪壬申起復戶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賑畿內
東饑癸酉六月陞戶部尚書甲戌春以災異乞免不許
六月以疾乞罷不許乙亥三月乞罷不許四月改兵部尚

書御史高公韶論公不稱任公韶謫公乞避位不許九月

卷六

三

再乞避位不許疏六上不許丙子二月以疾乞免不許是
月復自劾乞罷不許六月又求退不許加太子太保丁丑
三月加少保十一月以軍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解不許
戊寅二月乞歸不許己卯五月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
尚書八月宸濠反庚辰十月轉吏部尚書辛巳夏五月下
御史獄謫戊綏德丁亥禮部右侍郎桂萼疏薦戊子起復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辛卯冬十
二月改吏部尚書壬辰七月公薨于位公先子靜學公師
事薛文清之門公幼承家學事踐履實用不飾技言業舉
時恒端坐一室不涉市肆試部政日與喬白岩王虎谷互
益切劘正德時公當樞軸虎谷歎曰晉溪才識雖則優也
亦原學力觀其施諸經濟無一不臻平日講復之素云
國家都北漕河特重沿河郡置通判縣置丞各一員專任
漕事總于都水郎歲久撫按時檄判丞兼雜漕務無專
職益弛公典漕務申勅判丞毋聽撫按檄漕政始肅先是
河防埽草積數足贍幾年量裁徵數草不積腐民不困徵
踰年埽用益贏仍議年徵十分之三折銀儲官帑積二年
贏銀三萬有奇都御史議移補軍糧公曰河漕重務費缺
孰供急徵之民民益病孰不給御史移防河木材葺學舍

公檄縣官曰急昇材回漕司供缺須時謂公識體且曰公力定毅足以有執也公治漕三年凡漕河里步近遠間座丈尺漕舟木材之費考稽畫一著漕志繼漕治者按志以稽不獎毫髮服公精練云公理鹽政時私鹽行官鹽壅蔽公泣淮檄清強官一人巡察滄瀛從運河而南岸私鹽捕之一人巡察襄鄧民貨鹽出境捕之一人巡察淮海鹽徒千百爲聚勦捕之鹽散爲清乃議輸粟法議量課中鹽之法議商人買餘鹽之法皆未行君子曰輸粟法行邊卒可無饑也已公理戶部邊帥乞糧草則屈指計曰某倉庾糧幾何某場庾草幾何各郡歲輸糧幾何邊卒歲采秋青草漕庫文集 卷六 三

翊南都次請命南都文武臣戒嚴次請命尚書王鴻儒王給餉次請命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泰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李充嗣鎮鎮江許庭光鎮浙叢蘭鎮儀真遏賊衝俞諫率淮兵翊南都已而陽明擒濠如公策辛巳之夏公在獄禮部主事梁燁語輟曰濠友時朝士歸心濠十之七且曰濠必成竝竝不懼獨晉溪一人而已矣丁丑八月武皇帝單騎巡邊朝士凜凜曰遠則漢高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鑒也議嚴兵守京師公曰上偶出遽嚴兵如有讒天曰將據國也禍孽作矣乃馳奏 行在命文武大臣守都門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延綏士馬皆集漕庫文集 卷六 三

社稷功外人無知也謂是也是時梁公執議于內王公正議于外奸謀乃寢不行江彬許泰扈蹕回將進伯爵下兵部曰應州之捷彬泰上賄進秩二級公曰左都督上無級也執不上議內閣徑勅吏部封彬平虜伯泰安邊伯凡軍功封侯伯由兵部議請乃勅吏部例也彬泰實倖倖借兵部議為地公執議雖不能沮彬泰倖封國法猶恃存云辛巳春駕駐通州江彬擁邊兵環衛勢極兇赫召九卿觀都下洵洵云江彬謀逆召九卿往屠焉因行大事九卿凜凜無敢詣觀公曰予也備位大臣天威咫尺敢不親即日詣通州觀主事梁焯語輟曰江彬擁兵駐通州人

蕭星文集

卷六

五十一

四

方閣舊牘歎曰古有冤誣其王公類乎宦者張永之弟張雷張容冒安化功封伯彬泰冒應州功封伯內閣畫勅兵部填紙尾惟曰如勅行而已矣無溢辭故事軍功封侯伯兵部上論功奏內閣據以擬勅富容彬泰等封勅自內閣無關兵部如曰倖倖濫封亂朝政內閣宜坐乃坐晉溪誣一也凡獻軍捷巡撫擬奏巡撫紀功兵部請覈實御史覆覈乃擬賞典如曰軍功濫陞撫按宜坐乃坐晉溪誣二也都御史彭澤以哈密叛都御史范鏞擅用職黜官握兵符逮問彭澤先效河淮川蜀之大勛輿議惜焉哈密叛不得黜法也范鏞擅用軍職罪在無將御史高公韶極

蕭星文集

卷六

五十二

四

家傳考伯之風公學公仕考伯趾踪公仕伊始不弛學日集同志日祈日益仕有不緒率本學力公任工曹惟究弊始以振治理公任戶曹惟存大體以振統紀公任方岳不屑瑣叢事公于僚僚亦公同僚人奏功公總庸功成師師風正德之年推人寔繁公處其間調濟實難措畫錯違實係危安 武皇南征外殿從師內鎮艱危亦議居守日行之規司禮內防內閣中持六科外維聿有奏章達左順門聿有上旨左順門傳逆遇奸萌柄不偏顯肇位冢宰魯未暮月積弊之叢亦漸以革彼仇彼謗構誣點屈雖則點屈不續截烈起鎮邊隅輕裘曳裾淵畫密謀默伏夷胡土

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禮部左侍郎致齋黃公神道

碑銘

黃致齋諱宗明字誠甫先祖薛姓至致齋乃復姓曰黃先是致齋有祖諱秀育舅氏薛子良家曰薛秀子孫襲薛姓致齋祖瑛為廬陵教諭圖復姓弗克與祖母董夜坐悒悒言致齋時八歲聞言自任誌不忘迨登第正德甲戌歲也首疏復黃姓別為祠祀薛祖禮也乙亥授南京武庫主事

已卯陞武選員外郎宸濠反上江防三策上諫南巡疏武皇帝幸南都百官服單甲衣以朝致齋約言官面奏不宜服襲不果遂告病歸寶巖山中辛巳陞工部屯田司郎中不起癸未補南京刑部四川司郎中時羅峰見山疏議大禮百僚醜詆曰奸邪云奸邪云致齋獨曰繼統者三代通制繼嗣者王莽敵議我 祖皇帝純法三代公侯伯軍職承襲或弟繼兄或叔繼姪皆曰弟曰姪不曰子公侯伯如是 天子何獨不然乃附名于疏卒正典禮乙酉陞江西吉安府知府下車首建白鸞洲書院以道德勗諸生次平巨寇次治奸吏次決徒訟次行清里法次行團甲法次脩義倉行備荒法皆有條緒丙戌轉福建鹽運使丁亥召脩明倫大典丁母夫人憂弗克行己丑陞光祿寺卿轉光祿須知為疏以進疏略曰 帝王謹德供御飲食至為切近又曰 宗廟薦祭竭誠致報防奢止欲養德養身不可不慎又曰乞為中制使祀有常式薦有常品饌有常味宵賜有常格多寡有常數貪饒無所於利 上嘉焉著為令又應 詔言四事一曰求才臣記 太祖高皇帝有曰英雄作事焉有深仇當時屈用群策奮死效力者皆對挺角逐之徒 太祖惟不之仇是以坐享成功 陛下以君之尊有父之親臨馭臣子今日有罪明日誅斥今日赦之

明日用之誰敢懷怨臣願赦過宥罪舉四方廢棄之人以充任使仍令京堂各舉部屬二曰勵志今百姓饑餓四方告變獨陛下憂形於色廟堂之上恒若無事民且相食盜賊滋生尚悠悠不圖伏願益加兢惕使百官明知

陛下心儆於有位崇儉節用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三曰定計今當國者患至始慮事過即休譬之貧民無終日之計自成化以前淮安徐州臨清德州通州倉有儲積饑饉有備正德年來冗食者衆京儲糧少倉廩空竭宜擇大臣發銀百萬委之操出納歛散之權制四方盈歉之數專實淮徐臨濟德通倉儲荒田可屯者屯法儉壞者便宜區

清庫文集

卷六

三

處期之數平安邊足用之長策視今日相遠萬萬也四曰責任近日中外臣工更代不常遠舉獨立者多不理於口功特就緒事從中沮以歲月積累之勞墮廢於一旦願久任以責成功不爲遙制不求速效不以一事之失遽棄不以一人之言遽疑俾無畏忌而盡其材皆切時弊壬辰陞兵部右侍郎編脩楊名言事下獄又疏論救略曰楊名經兩度用刑死而復蘇萬一因薨及爲仁明之累臣終夜長歎繼之以淚觸冒萬死不能已於言也上爲霽威仍出參閻省政癸巳冬特召補禮部右侍郎乙未轉左侍郎丙申冬十一月卒于位自甲午至丙申秋輶輿致齋甫

川日集伺朝所致齋講陽明之學曰致良知曰知行合一與前川異辭說禁拏莫相一也輶曰聖人位育皆心性事謂良知非語聖非也然而有聖人之知有下愚之知率下愚之知認欲爲理認利爲義曰吾良知吾致吾良知是聖

距混故人心道心之辯貴精一也知行合一矯學者口耳偏蔽也要之知行亦自有辯過矯及蔽乃致齋下世不惟功業未究輶於問學亦無與切磋者同贊大禮若席元山桂見山先薨今年張羅峯繼薨致齋復捐世遺子孤立豈不衰哉豈不衰哉乃輯大略爲致齋神道碑姓族考妣官贈之詳具墓志茲不序銘曰浙有多賢古鄞其尤鄞有

清庫文集

卷六

三

多賢致齋其儔致齋之賢直方溫柔致齋之才上濟微猷致齋之忠心時之憂初任兵曹髮起逆藩勵獻忠謨密濟時艱時不續庸病歸實嚴聖人御天迺起寶嚴異正大倫辯疑詰難釋倫大明世道大開載陟光祿載登積弊應時納議切時大計載陟司馬備備不忘亦乃釋位乃參閻政乃贊邦禮受知聖世可大行志乃爾遄逝乃翁遄逝儉小側睇儉小增氣正士賈氣正人身世重輕百世銘翁神道式是世世

前順天府尹劉公墓志銘

尹諱淑相字養忠劉氏湖廣黃州府麻城縣人正德九年

甲戌舉進士十二年丁丑授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十五年庚辰 武皇南狩肇帥江彬宦者張忠張銳憑寵爲虐人憚迎覲養忠詣儀真覲奏對不懽 武皇顧嘉曰小主事爽辨乃爾遂知名是年陞署員外郎十六年九月陞南京刑部廣西司署郎中嘉靖二年九月調兵部車駕司署郎中三月調職方司署郎中四月實授是月陞山東布政司左叅議六年十一月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八年六月改密雲兵備九年十月陞四川按察使十一年五月陞四川右布政使十二年七月陞廣西左布政使十三年八月陞順天府尹先是求樂初徙天下富民填北京供坊廂富戶役

清江文集

卷六

三

養忠

竊柄赫養忠養忠不懽下兩縣數年供需費銀著籍覈實費不什一著例曰季覈費率給銀富民無從得給銀矣時有輪粟生周頑實養忠親駭子也富戶夏昇夏和隸東廠主書禍福口出投二百金何周頑假曰爲囑尹周頑故不識事謂尹可囑入言養忠叱出夏昇告東廠逮周頑備毒刑訊曰必言與知某之 頑曰尹實不知願自死大臣嫉京廠逼繫其家童 頑曰 頑曰養忠養忠憤曰權奸敢爾遂訴大臣囑託細職數事 上知養忠言實欲兩全乃 詔不同養忠童 臣賊跡亦寢獨謂養忠託大臣罷養忠出 詔到案踰年卒君子曰養忠奇男子

清江文集

卷六

三

養忠

五兒與斌城誌

見斌行五先母區嫡母鄭生母勝也兒生而特異明秀又性幼而骨鯁今禮部尚書方石泉先生擇堦焉嘗曰方公

女行五兒亦行五殆天作之合今年春二月朔二夜夢石泉伯兄丹山持詠梅詩極奇醒憶中聯云驅遣造化乃其所繫垂奴僕夫何爲覺曰詠梅爾句應爾耶遂足八句末云竹友栢實盟未冷祗愁兒女壓枝低又易愁作防呈石泉諷也石泉報曰五小女昨夕以痘疹化去豈驅遣造化之兆耶予曰自詠梅爾何與生死越今五月朔家報云兒斌三月初七日泄病物化去嗚呼兒亦至此耶豈真有鬼神爲之耶兒生乙酉四月辛巳十有六日乙巳酉時予丁亥春三月辛卯出山兒二歲矣能隨其兄出拜候予行矣又日

清崖文集

卷六

三

美山勝

侯郎中墓誌

史部驗封郎中侯一元卒其友詹事霍韜爲之泣然曰嗚呼天不佑善人早奪侯子是故爲之誌其墓誌曰予於元

年壬午守職方若補武庫予咨材或曰巡撫之材得如侯君者可也是時也君位未顯然而已負天下之望矣予咨材於君君曰今之材如何粹夫不可投之間也時粹夫瘡以郡佐家居故云又曰關中之材如康子德涵如王子敬甫不可投之間也予由是知關中諸君子君爲工部出理濟寧先是部官有事濟寧率權役錢取貨船苛點查濫科罰通饋送種灘田征市宅專園圍較湖池以攫利於民君一切罷之濟寧人由是至于今思君之德君爲生員從先公就貢京師人日子肄于學可以勿從也君曰父母遠離吾可以勿從也乎寧荒吾業毋寧離吾親也爲禮部扶母氏之喪歸關西步至于良鄉足盡廬人曰毋良苦君曰吾親震撼吾忍自惜也乎至于慶都邑令高勸之力乃騎君子由是稱君之孝爲兵部郤直廳隸之利先是守武庫者多取隸而利之金入君所司多五隸歲入五十金君曰利隸金則吾不能暴僚之失以微名吾不忍歸其隸于公曰以藝圖云君子由是稱君之廉爲吏部有戚里襲爵君曰聞軍功侯伯非軍功不侯伯未聞戚里侯伯延于世者也乃擬奏革戚里侯伯者十八君子由是稱君之公而斷是皆知君之略也君瞻視不回言不疾行步安安不遽趨以翔未嘗暴怒失色於人氣肅而溫辭寡而直近之可親

清崖文集

卷六

三

七

望之可敬蓋其養之於獨者醇深矣充其志直欲與天下
賢傑共贊 明主致隆平君子之期之也亦曰侯君尚大
用尚大有爲云惜也其止於斯也君始祖曰文昌家泰安
文昌生義義生長生器器生憲君之先公也奕世隱德
始發於君惜也其止於斯也君先室某贈安人繼室馬生
男曰貢曰同再繼室封安人君以庚寅春二月西歸泰安
以十一月十六日塋于東原嗚呼死者不可作已不可作
已故爲之銘其墓銘曰嗚呼泰安侯子應乾之墓

高廡使墓志銘

嘉靖丁酉夏湖廣按察使司按察使高叔嗣子業卒叔嗣

清江文集

卷六

墓

先清川人洪武初高有祖曰義徙居祥符遂爲祥符人義
生清清生謹謹生珣珣生三男曰伯嗣曰仲嗣曰叔嗣叔
嗣生而慧日誦數千言未弱冠著中情賦殆萬言大梁之
墟文士萃駭曰高氏才子也 武皇帝之十四年已卯舉
于鄉嘉靖紀元之二年癸未舉進士任工部營繕主事調
吏部稽勲主事轉考功主事陞稽勲員外郎郎中時 尊
親禮成議禮之臣皆進秩有述子業語曰高稽勲云宜攢
議禮者之尸剝諸凡又曰高稽勲與人奕仲其臂臂毛逆
生如施宜生云渭厓子乃爲之解曰高云剝議禮者之屍
乃以禮未明也禮明高必不云云又曰高之臂施宜生之

毛舜項之瞳之類也烏足異然而年高竟以疾歸又三
年起復又明年出叅山西藩政兩告致仕渭厓子與汪太
宰言高之才可惜也留焉丁酉之夏子業書來云賴公教
遷秩湖臬弗任是惕尚終教我渭厓子復曰第慎之乃踰
旬日子業計至矣渭厓子曰高子業與世人交人謂之傲
亦宜嘗餞送中丞巡撫於江之許藩臬同僚曰盍遠詣子
業問候吏曰往年詣此旋也子業旋舟返不偕遠詣初入
襄陽有撫民副憲者聞子業至出迓徐吏曰盍姑遲待
之子業曰子僚長也解纜去已而撫民副憲來子業接之
于于如也山西有同僚論事與子業忤疑子業中傷一日

清江文集

卷六

墓

集議僚屬聲曰某與某有怨子業笑不答其人復厲聲曰
某與某有怨子業復笑不答僚有旁解者曰予聞高君時
時稱君之長也僚乃釋然夫遠送中丞同僚曰厚也子業
曰吾止諸禮也僚長不候副憲謂副憲地道主也出遲不
候禮之節也同僚忌且怒不辯不報量也不知子業謂子
業傲實非也渭厓子又曰凡人文學優者政理恒拙自忘
曰不肖云子業官山西有代州生員江樺與隣之人爭宅
引將閭陰刃族人孜等匿二屍圖誣鄰人鄰人知不問全
界以宅樺埋屍室中數年樺兄十戶樺狂殺其妻樺囑妻
家訟樺併誣樺殺孜事樺死無後樺與弟榮爭襲樺職

訟上巡撫院付子業鞠焉子業問樺曰汝等屍在所樺對曰緝殺汝埋屍其室不知在所曰緝何事殺汝樺愕然對曰爲樺爭宅址曰爾與同宅居乎對曰異居曰爲爾爭宅址殺人埋屍兄室乎有斯理乎問吏曰搜屍樺室未也對曰爾來也乃命搜屍樺室掘地得二屍于樺立所刃跡宛然樺伏罪州人曰十年冤獄也石州豪吳世傑誣族人吳世江世澤姦盜拷瘦死二十命亡江更數冬不死子業覆獄牘問曰盜賊祇布裙一縠斃卽世江有田若廬富行劫何也世傑曰賊餌色姦問婦柳曰盜姦若對曰姦也曰何時對曰夜曰夜姦何故識賊對曰世傑教我賊名世傑伏誣

十峯程憲副神道碑銘

而知異端之禍未息也惜也子業亦惑於老又曰惜也子業不壽子業而壽必歸中道任重詰極弗可量也已子業祖某父某封某官母甄氏娶袁氏皆封淑人子男二不危不過女三人長適某次聘某次未聘子業生弘治辛酉二月十四日卒嘉靖十六年六月十七日某年月日將葬某地某原子業兄仲嗣求銘其墓渭厓子爲之銘曰嗟嗟子業生世三十七才何太過壽何不及疇不惻惻嗟嗟子業生世三十七亦任冢司亦任藩臬亦最嘉績嗟嗟子業河洛萃靈子業逸矣蘊是友生蘊是友生况爾父兄

之難大厚翁翁式善承宜翁德器夙有成也白山子曰翁已酉舉于鄉後十年舉進士猶以親老移疾歸養辛酉之歲乃出就官任南京大理評事迎松庄公侍養京邸松庄公安翁孝養渭厓子曰禮有之孝子養志翁之謂矣白山子曰正德戊巳之歲闕璋用事凡山寺部改官科道納賄可得有邀者曰某某皆然翁竝不爲動復舊職璫坐他事罰米二百石渭厓子曰璫雖貪橫亦文儒阿焉資以爲利如翁者不惟不阿且甘曲罰可謂特立類風者矣白山子曰辛未之冬翁陞四川僉事是時也蜀妖人爲寇剽劫鄉邑殺守臣人爲翁危翁慷慨登途渭厓子曰仕不辭危臣節也白山子曰翁入蜀按部徵兵過內江卒與賊遇翁按兵宿野持重困賊申號令明賞罰廣布間諜招致脅從賊黨破散徐撲城焉賊爲衰滅大半大軍齊戰乘勝追勦賊卒平渭厓子曰治亂賊如亂絲亟則不可用間諜招脅從豈直破賊之智云爾有緩恤之仁焉翁有後於明宜也白山子曰翁以賊平賜秩一級本兵論定軍功又進加俸一級甲戌春晉憲司副使故翁官四品俸秩正從三品云又曰翁領威茂兵備改建昌兵備皆奉 聖書實悉心經畫芟革蠹弊申定約束夷民使焉乃以進秩驟出同列之上謠言遂行丁丑春致仕渭厓子曰君子之仕也盡其在我

者而已矣官四品俸晉三品豈曰榮翁譜言行曰辱翁乃翁卒也百世可恃有公論焉白山子狀翁行爲詳甘泉先生述之志銘悉矣渭厓子爲之撰墓道之碑持論次大略而系之銘銘曰於維程氏遠有今緒懿厥重黎程氏是祖粵洛之陽有上程聚作周司馬程伯休父晉有程嬰吳有程普宋有程羽宋社遷南洛程從南程十峯翁祖出新安元之季年避地永康維茲永康程宗是蕃曰楷來家益寧以生紹休可與率遷方巖奕世曰鵬鵬生未延至于世剛公寔翁之考八十則老顏丹首皓樂翁祿養天和是葆翁生稚孺天聰發早亦倍誦數亦偉辭藻弱冠發解三十登第循圖歸養不亟祿位辛酉秋季乃貳廷尉迎養松厓率孝不匱松厓氣浩松厓識偉率列豪俊視瞻濟濟豪俊敬禮曰是耄耄曰宜世軌翁仕之年闢人售權要官賄遷人亦謂翁翁執確然維安舊官貽罰百緡晉憲蜀藩監焯赫燃翁運兵謀盜卒底平祿秩荐增國是旌賢乃旌乃加亦召讒疾三人市虎貝錦是織翁歸自蜀咏歌自適近友白沙遠友靖節聲是聲詩乎是品臆亦有甥姪名儒家秩亦有弓冶瀛島履跡翁亦康樂優游七袞全歸福履亦又何戚渭氏銘述曾不式飾是維質績是誦無極

李子子長先生墓表銘

甘學曰世道日下世利交征挾寸能片長者罔弗投合於時黜智守分篤志尚友於古者無幾抱真李子孔修子長少從白沙游飄然鶴思不伍於世破廬薄產蔬食不繼未嘗作皺眉狀作詩寫字不履律於前自爲一家或觀眺山水間歸而圖之見者爭愛而酬之曰李子長畫云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夜不遑近廿年足不越城闕惟攻周易城中兒童婦女皆稱曰子長先生云間出廬戶則遠近環視以爲奇物今年病卒無子學又曰惟孔修有古之林逋魏野种放孺子雲卿之風誠皇明一代之高士於是靈使李先生子庸少參王先生崇教問學之言皆高李子長之風遺賢之經治之墓謹按李孔修子長行履世人稱述多過其實今撫其可傳信者如左李子長有庶母父沒母改適民家誣訟子長沒奪之產縣官繫鞠之子長無言抑迫之輸供操筆供曰毋告委是情真縣官疑之爲之覆鞠得其情乃知其賢禮敬之世人由是謂子長曰癡漢云李子長少年輸糧于縣官縣官異其容止詢姓名不答惟一拱手縣官叱曰何物百姓乃爾拱手耶呵之退又再拱手縣官怒笞之五竟無言以出白沙先生知之戲之詩曰如何又兩手剛被長官笞蓋實錄云李子長少游白沙之門白沙先生抗節振世之志子長獨得真傳若東所張謂葵

山謝佑皆於師門無玷云是故子長之詩曰月明海上開尊酒花影船頭落釣簑白沙先生亟稱之曰後廿年恐子長無此句云謝佑之詩曰活水引龍歸後洞古松樓鶴上高枝志嘉遜也又曰看花得意流連舞坐竹隨陰次第移言自得也東所之詩曰人才但實真堪惜宇宙如家合要扶全仁之量也孔修於東所葵山爲父要云又曰白沙流風之遠東所葵山子長不失其真云或問於陳秉常庸曰子長廢人有諸秉常曰如子長誠廢則顏子誠愚蓋秉常於子長同師白沙故相知信如此君子以爲知言云後學霍韜不能加片言惟爲之銘曰嗚呼子長去矣子長逝矣子長後世於何望古風子長古節子長逝矣子長後世於何滅占貌子長古心子長逝矣子長後世於何防

狀

召命辭移使司狀 甲申年

霍進誠告有義父霍某於本月初三日又奉聖旨催促赴京切緣義父於六月十二日奉到恩旨節行催促不敢違慢就於本月十八日出山起程行至江浦巡司得疾隨至省城召醫調理至七月十三日不痊狀告轉達外即今又蒙撫按衙門疊次催促義當急趨以供守職奈何病勢日深危証轉急兼以醫師皆吳攻砭或傷故雖苦口之

藥雜陳而元氣之真日薄向猶病在四體今則憂及腹心
若非見證慮危早圖自靖之術切懼氣虛脉絕釀成蠱腐
之殃爲是起程又未有期除另具本齋 奏外理合具情
上訴希爲轉達施行

呈兵部狀

本年六月十二日蒙本部劄付奉 聖旨促職上緊起程
者切念本職於四月初七日奉 旨行取赴京職時病具
狀家人霍進誠府告蒙轉達五月初一日再奉 旨催促
職尚病未愈具本家人霍學誠齋 奏辭今奉到 恩旨
再三督促職惶恐不敢寧居就月十八日出山圖到省城

清華文集

卷六

四三

伯茂

治裝日酉刻行至山脚去江浦巡司一舍而近觸冒暑風
病大作急召醫醫云須靜坐十許日乃進藥乃效是未得
啓行亦不敢歸山以苟伏具舟理裝旋到省城逐日調理
病少瘥卽行又念本職委質爲役與草莽之臣不同故凡
王事驅馳宜卽奔走効死力不得引病爲解但職之不肖
先年患病回籍調理比之諸在任官員亦自不同故凡進
退遲速之節得自揣摩人不得以濡慢爲罪况 召命所
勤特爲會議 大禮若今議猶未定 聖心未寧則凡就
列臣工俱宜虛心致志委曲酌量因 聖孝一念之前推
廣隆古治化於萬世如孟子因齊王好貨好色而引納諸

召命辭狀移使司

霍是誠告有義父霍 原任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養病
於本年六月十二日又蒙本部劄付奉 聖旨行催赴京
義父不敢違慢卽具起程日期回報就於本月十八日出
山行至江浦巡司地方復得熱病隨到省城召醫調理痊
日啓行不意病症已深藥力未効血氣不和而四肢交戰
五官相尅則憂在腹心非靜養數年未保全愈是致啓行
又有未期只得具詞上訴乞爲轉達少寬限期容病痊日
自行赴部萬幸

清華文集

卷六

四四

伯茂

爲廣庠請文康公祠祀狀 癸巳年

嘗聞之古之人脩其身不術其譽故德日崇其用於世盡
其職不侈其功故業日廣雖不求聞且達人自知其爲君
子者公論不忒也語云蓋棺事定論公故也學校公論之

地也甄去軌礪來轍公是公非不敢僭忒幟翊世風學校
職也竊見少師文康公歷顯仕垂五十年番禺南海順德
腴邑也負郭之田文康公無半畝增焉身沒後墳墓落莫
祠祀缺供祖廬在鄉祿无存嶺外廣土稀人薦紳家如
肯自殖亦足自贍文康公在宦絕無念顧故雖久軸要家
無蓄業釋位即貧嘗聞文康公在武廟時色孫言温無
所忤於權奸宏濟密圖權奸亦不大肆協恭和衷翊引碩
僚公以人言去位碩僚不一翊公或則誣公假宸濠衛兵
公亦嘿嘿不辯公以含忍之力定勝者也公在位攻訖者
縷縷焉甚者曰宜族公給事中田賦公主甲戌試取士也
亦詆公曰沒公之貲可減天下租賦之半公亦不較御史
李鐸詆斥公越數月大理丞缺銓司曰按格宜鐸惟鐸詆
公甚議別擢公聞之曰舉不避仇古之制也立擬擢鐸天
下詆公者皆得直名公安汚垢終身焉公去位十年言官
擯危重足僂僂乃思文康公曰公寔得大臣體又曰握相
權不中傷士惟公云蓋公舉東漢黨禍由清濁太別白故
寧自身載謗公舉宋人競名弱國故凡攻訖不較焉公之
度也矯過其正者也逮臨大節則屹不可奪威武大將軍
勅書死不草上泰藩請地片言尼之復渾無跡武廟
南巡周旋險巇人知公之從行不知公之救正力也公之

功人猶能爲功而不銜詆而不辯垢而不羞公之大也不
可及也其等仰前脩而起敬顧瞻廬居惻然愴心惟文康
公之祠之門有池焉考池之籍曰屬憲司歲畜魚供司厨
者也公用者什一市利者什九積年之獐猾者慣利焉公
在位日憲司碩賢推而授之公曰公之門之前之池也宜
遂承業已十年矣公去位公之嗣人不能守復納之官某
等過故廬惻焉興嗟曰是池也昔屬之公矣公祠門之池
也公祠門之池也猶不能守公之落寞也甚矣可嗟也已
義以起禮在我後之人表幟先列康翊世風學校職責也
謹聯三學諸生聚貲焉贖前池爲文康公祠祀之需如諸
生之貲猶不給也請鄉先達縉紳處焉惟上不失官望下
不瀆欽公孫子幽慰公祠祀之心明礪後進邁往之賜於
世風有小補焉厚之道也仰惟欽命老先生斯文宗主
也國脉元氣軒輊焉謹僉呈請命是故輿論之公也
士風表幟也嶺南山岳之幸重也

祭文

告墓

嘉靖元年七月兵部主事男韜謹械辭托告于顯考西
庄大人之墓謝不孝之罪曰茲遇皇帝推恩臣子不及
三年考滿俱錫應得誥勅韜獨不敢祇領無以榮我顯

考於泉壤不孝之罪無所逃贖然韜所以不收祇受之故謹具陳于顯考之前始者廷臣皆謂皇上宜改稱孝宗爲父 興獻王爲叔韜獨謂皇上於孝宗爲伯興獻爲父是曰天倫不可紊也若夫尊崇之典權姑已之在廷臣子亦豈不體皇上之心乎亦則曰皇上父母猶夫吾之父母也皇上父母不得推尊凡吾臣子應得恩典爲父母榮者亦權姑勿受惟於孝宗張皇后武宗夏皇后徽號之禮按典舉行吾知不二三年張皇太后夏皇后感皇上謙抑尊敬之誠懽愉和樂自弗能已矣將發由秉勸皇上舉行尊崇之典也天下臣子清江文集 卷六 聖一 同有尊親之願者亦將各出由衷勸皇上舉行尊崇之典也由是皇上內順太后之懿旨外順群臣之孝心合天下之心采天下輿議酌禮義之中行尊崇之典所謂尊以天下尊之至也由是興獻王可追尊曰興獻皇帝興獻妃可尊曰興國皇太后所謂禮雖古未有聖賢以義起之此類也夫何人異其見各敷其說且曰皇上既富有天下不得復有父母入曰既受大統天下之重則宜不父母其父母而父母他人父母嗚呼茲言也利天下而棄父母者也無父之徒也今皇上帝后其父母於禮未盡得也亦未盡失也臣子唯然爭之謂是舉爲禮之

大音也則因失禮以推誤恩臣子皆辭焉勿可也庶幾曰吾以吾親諫焉可也庶幾皇上感臣子之辭讓然惻悔心萌焉由是廣納諫之德可也迺紛然巧爲親榮何爲焉也豈皇上之父母固不可越禮尊崇矣已之父母則可與豈皇上之父母則得統之典禮已之父母則可乘時竊分外之榮與失禮以尊其親且不可矣况因失禮以誤及人之親乃曰可與豈已之父母則甚重皇上之父母則甚輕與嗚呼茲人也視君不如視已者也知有已不知曰君之徒也韜力不能揅恐隨其后以負吾君乎旦夕間里之祭可丐也良心秉彝不能昧也此韜所以清江文集 卷六 聖一 不敢低頭者也想我父考知之亦不願受也韜固知不能顧無所逃罪然迂愚之性亦不能變通越時以至於此惟父考大人憫其愚赦其罪不勝哀懇之至祭夫人區氏溪自我及翁門及今纔十年光景隨飛鳥悲歡幾迴旋悲式丁丑春前途險且屯我命良不偶窮窶喪前緣翁時哀隕墜哽不能言白髮苦茹荼悠悠彼蒼天蒼天亦何爲霜雨芳草凄酸風摧柳枝枯木黃鸝啼哀哀學語鳥淚落不可揮我也委時命撫景猶傷悲翁時割寸腸酷痛寧有期有期脩短運禍福誰能測翁時會我考歲猶在甲戌極盆

錯賓筵簾言猶宿昔豈知丁丑夏我考至此極我時喪我
天翁增嫺嫺戚嫺嫺百年情半途嗟斷絕長港落悲風白
蘋驚白雪杏花泪紅雨杜鵑口中血哀我摧肺肝嗟嗟復
何說說長悲愈長愈言心愈傷自今庚辰春見翁猶康強
酌酒勸我飲元清猶在傍奪會幾時暑雨爲秋霜元清
棄我去割割我衷腸衷腸向誰惻哀哀我元清爾妹旣天
矣爾乃亦速行爾弟且孺子爾子復伶仃百年生死交濤
翻風打萍行行見爾妹言我悽慘情悽慘何終極悠悠生
死悲生死雖定數脩短難爲期自我見翁時玉鑑猶未虧
及此幾星霜淑媛今何之淑駒今安歸翁也又安歸逝言
瀟湘文集 卷六 忠 五

祭區元清大舅

嗟乎元清至此已乎而今而后吾復得元清與話心膂乎
天高地厚百年骨肉之情一旦乖割至是乎嗟乎元清其
惡奪遺乎若子且稚誰與提携若父逝矣家門祚微泉壤
之下若見若父寧亦悲乎哀此元清我復何言春秋一別
遂隔重泉空流遠泪泪隨江水流漫漫寫此心膂嗟乎
元清豈遂忘情有眼泉下耿耿夜明已矣已矣天地浮萍

薄醴聊奠薄寫哀誠

移峽山神文

正德辛巳春二月朔三日南海霍韜朝京過清遠維舟峽
山聞邇年峽之上下民入遭虎噬食者二三百數乃移文
于峽山之神責之曰惟神職守茲土於宅有茲土之人經
遊茲土之人惟神之庇之依於茲土之寇竊虎豺蛇虫惟
神之馭治乃茲邇年由峽山沂于英德由興仁暨于潯江
盜竊縱橫虎豺其人豈神憎不聞知於惟 皇上帝恤奠
下土岳瀆山川肆于鄉邑社稷神祇咸秩乃祀惟岳瀆山
川鄉邑社稷神祇恪恭乃職乃享秋祀以無黜辜我、聖

瀟湘文集

卷六

忠

五

天子御天下百辟吏士罔不率職百辟吏士有不率職
縱寇竊則干戮刑惟神職守茲土衛保我 聖天子萬民
乃縱寇竊秦縱虎豺噬我我民正天之罰則誰之辜秦縱
寇竊殘殃我民時惟我百辟吏士不畏天之威命以憫恤
民艱於惟 皇上帝恤奠下土明則責督百辟吏士幽則
責督岳瀆山川神祇茲神蒞守茲土乃縱虎豺噬殃我民
時惟神不共天之職典不畏天之威命怠職玩天時惟神
不忠食享茲土不衛恤茲土之人時惟神不仁民遭虎噬
以有咻號神不聞知時惟神不聰民遭虎噬咻號神有聞
知乃不採恤時惟神不德我 聖天子御宇百辟吏士不

忠不仁不聰不德實有常刑惟神職守茲土責其誰歸於
戲神不共天之職典寧不畏天之威命是用謹與神約始
自今虎豺甘人神殛誅之邇三四年虎噬我民以無辜神
追殛之顯有嘉績報衛我民是匪特神之職典寔共畏天
之威命茲土之人亦保享神之休如自今至于一月二月
三月虎猶甘人是惟神不共天之威命不職予乃殛爾告
予 皇皇上帝遣風雲雷電神祇誅徒茲山塞填東海糾
正神之罰辜予則獲罪于神不辭惟神正直尚聽予言保
享茲土于有永

祭梁文康少師

清江文集

卷六

五

能

公立 朝四十年多自蔽掩無所誇其功故人不得知聞
謗不辯謗言日積居之恬然施德於人不責報人賴公德
以自庇覆反操戈向公公亦不較海內後進不面公徒聞
謗公云云亦相附和毀公故世罕知公者正德間 秦王
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內交嬖臣江彬朱寧宦者張銳皆
有賂焉之祈 武皇帝詔與之兵曹臣奏曰 祖皇帝有
令禁茲土不得畀藩封 武皇帝曰與之兵科臣執奏曰
茲土遂畀秦藩悖 祖皇帝制 武皇帝曰業已與之六
科十三道諫臣交執奏曰秦王請益封壤不可聽許 武
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朕大學士楊公當草制念曰

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 帝怒辱
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公曰如皆
引疾孰與事 君武皇帝震怒內臣督促草制公承命草
上制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
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
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于王王得
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毋聽狂人勸為不軌
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
之毋忽 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
力繫于數詞然公未嘗自以為功故人罕知之昔狄梁公
事周頌之者曰取日虞淵狄公委質女玉混迹污塗不有
君子表其心依阿污穢之迹孰與昭白公與石齋楊公敬
所將公事 武皇帝歷諸艱虞約納于牖不動聲色措天
下如泰山翊戴 聖天子建皇之極然後歸老後有篤論
君子不知比於狄梁公何如也韜等辱公知錄不能揚公
隱德于世非後死者之責歟謹拜謁祠下述韜等知公立
朝大槩請正取師式焉何如牲醴非馨尚饗

祭王晉溪冢宰

予生也晚曾不公識予生東南公生西北萬里相隔乃越
萬里相信相得如共室席嗟嗟此心誰則跡則公復仕途

清江文集

卷六

五

計

前三十年予復仕途後三十年秩不階借政不續職乃心
交孚膠然漈然嗟嗟此心則誰與言公才天篤雄偉奇特
氣浩色厲剛方駿發公心實宏亦寬亦夷時怒而怒非其
怒私人不公知或則公疑或則公猜搆公危機後生何知
惟公詆非予職職方載觀公牘觀公謀國兵柄是握時
也多艱內多狡慝外多反及公不動色內處狡慝率弗越
則外定反及率則式克殲危虞時膽力愈定裁叢燭焚如
鉞如鏡圖謀密運萬里策勝乃大服公於焉起敬載曰嗟
乎始不公觀則惟公病非萋譽翁孰則是正我思古人負
屈而垢豈其無有玉黜以珉苗蔽以莠一犬吠謬群嗥瘁
瀟崖文集

卷六

墓

墓

口哀哀史臣所以鮮後為公興咤十年牆牖恒念公觀共
此浩歎乃公再來我嬰家難相望相思邈彼雲漢相慰相
師只兩手翰嗚呼孰云於公竟隔雲漢孰云知公只此手
翰嗚呼公歿二年我心一日今古神交世情巨識聊爾效
敬寫此鬲臆公之孫子尚紹公德效忠子皇國予之後
人或執力役于皇畿域觀公孫子講此世德庶幾於公
賓神師師世亦於緇也

祭彭幸恭大司馬

韜韞守職方餼領誨言鉅時冥頑弗克服守老先生誨矩
老先生未嘗呵怒益諄諄誨之自今思之然後知緇向日

之過而老先生成就後進之德之盛之不可幾及也是時
也韜所以敬老先生蓋有脫畧於儀文謹敎之外者老先
生所以成就後進者亦未嘗拘拘於儀文謹勸問備求之
也此古意也於今不可復見矣於戲世道升降之懸殊也
不重可噴惻也乎哉老先生功在當時而晚生不敢預知
惟念語有之曰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
是故犬馬賤畜也加之帷蓋焉古之道也於戲孰謂老先
生之始終效勞于歷試之職也不如犬馬也哉雖然功以
致戾豈直老先生云爾在老先生猶可假哈密云云餘無
可假如于肅愍之陷于徐有禎李賢如王威寧如王陽明
瀟崖文集

卷六

墓

墓

皆功高而忌則於先生又何足云也於戲公道之在天下
與元氣並行公道不泯元氣或幾乎熄矣老先生哈密之
役韜不敢知若河南山東四川之奔馳汗馬世有篤論君
子或不泯滅雖然老先生豈以是芥憾哉韜之言也為世
道也曠百世而相感必有得於我心牲醴寓獻伏惟鑒饗
祭胡節恭憲副

惟公忠剛爾金爾石勤事之心礪身之節毫而不衰撓而
不屈前鎮松蕃威化大行戎始畏威究也格心戎始畏公
如畏明神今戎慕公如子於親前人於戎坐玩其暴公斯
泣斯威誅戎驚乃誅戎驚斯卹斯憐松蕃戎頑公德是冒

松蕃危疆公功再造公歸林間垂二十年足不城廛維田
維園邊塵馳聞公憤奮然謂彼醜殘敢毒我邊臣則老年
喘息少延捷彼醜殘靖彼九邊公忠公剛夫人所知雖不
膚煦心則不虧乃速奪公臣役奚儀公則沒矣時則不悲
凡今之人惟曰予仕曰仕云何下曰爲已胥教以汚胥流
以靡如公忠剛執式伍會公則逝矣嗟嗟逝矣醴酌之薦
薄慰神交萬里旅竟北風飄飄洛河郵柳榮此春朝淮揚
湖江平邇春潮公也南歸鴈翔荅春何以餞公蘭觴難誦
將不朽公礪後士髦爾兒泣云懼公不歸予曰公歸維爾
兒是依公母之北公母之西北多厲風風飛而靈西多積
霜庫文集 卷六 墓 陰棧險且危且舍爾卿神何於栖母北母西維南于歸尚饗

祭告文

維嘉靖七年正月十四日男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
韜敢以 慶成宴席虔享于 顯考西庄府君神位前曰
惟是 慶成宴實 聖天子牧 天勤民敷錫福嘉之盛
舉與宴 奉天殿尤儒臣希遇臣子受 賜以歸不敢瀆
敢先薦于顯考昭 聖上至德復爲俯食之詩惟我考聽
之詩曰考予斯實 聖天子受 天吉祐慶洽區宇至聖
至誠 天地享斯齊及蹇臣考享斯考享斯實 聖天子
祐我萬方慶洽萬方萬福穰穰至聖至誠 天地享斯齊

及蹇臣考享斯考享斯實 聖天子一德乾乾格于皇
天垂祐萬年至聖至誠 天地享斯齊及蹇臣考享斯

祭李敘菴少師

甲戌之歲韜試禮部翁摧韜試士首語云知我之恩與生
我等韜於翁有知己之賜焉揆之恒情報庸有極韜也未
嘗執門生禮禮公豈韜薄云痛夫今之俗座主門生交相
市利師也者師夫道也今所云師借利譽譽大敦聖軌韜
實應耻座上曰師期利門生如手恭門生報事座主偃偃
然偃偃然然以禮起利假公趨真風徂而漓俗熾韜痛世
不可不揀也不執門生禮禮翁翁亦未嘗責韜忘知已德
也翁賢於今人也遠矣哉翁度大容物謹重雅質遇有
不忘接後進恂恂如也位極人臣謙謙然如庶僚韜恒亢
翁翁未嘗怒翁容納天下賢才可知也翁偉度可世式師
矣翁語韜曰梁厚翁儲功在社稷韜曰何謂也翁曰昔者
丁戊之年廷臣請建儲厚翁曰邪謀也執不行人謂厚翁
沮國計且曰奸邪云久之知宸濠陰交彬寧納濠世子非
翁力沮廷臣符謀者半故曰厚翁砥柱功也翁又曰厚翁
議翰林之條寔共聞然而未識也乃今 聖主御極乃識厚
翁功云翁能表彰厚翁隱功無愧館士韜不能著翁遺德耻
也何以報翁哉修身救行無玷知摧信翁知人抨譽於永世

是所以報翁也嗚呼翁尚諒韜言乎哉幣儀表裏尚鑒賢

祭襄虞侍御周公

壬申辛未之歲公蒞吾廣輅為洋諸生熟觀公實勤式思公弗知也公德容靜如山峙動如雲移氣如春融視瞻步趨肅如雖如韜私淑取式恒竊歎曰閱人多矣未見德氣如公者也時聞人握柄潘總鎮忠寔橫撫臣不能誰何爪肘助威如翼豺狼剝割富民充其欲囊市里為空前時撫按無極禦者公泣廣潘縮氣縛手足畏公如神明民患為息公未嘗厲威潘自懾肘翼自飲束公嘗按外郡潘即潛來五羊時小騷郵云公旋潘急馳還蒼梧廣人賴公為安

清庵文集 卷六

名踰一年左布政使羅榮貪狡污穢恃有寵援復多鄉人觀風為掩惡臭由廣藩參議六轉階無訾言公獨按榮賊跡榮猶調貴州士論曰微襄虞公貪人無懲正議滅息也東所張詡養高自重雖居城闔不踰履戶限垂三十年行義為學者式師簿書有司無崇禮之者公獨時式張罔尊張如師而友親敬焉復薦之 朝廣之後學知所師不流落穢徑公之功也韜列諸生中嘗曰他日當為公立傳詔後之人又曰如襄虞公德器宜大受宜遠到又曰他日得執鞭公側得盡式師足矣乃癸甲之歲輅成名歸里公亦憲廣右辛巳暮春過杭修問而公逝矣哲人不淑天道柰

何哉嗚呼天道柰之何哉見公後人猶見公也謹寓薄奠申景仰之懷惟公神鑒焉尚饗

祭莊定山

先生豪傑也任翰林不作樂人嫚語且為曉曰 天子不宜聽娼優詞曲防褻慎 聖德氣正義直有補名教柰何同時翰林皆不能先生與章公楓山獨抗顏為是同僚所痛慚忌所由起也二公謫外 憲皇弗深罪 帝德天德也何所不容況於直臣哉旋召復乃不復二公翰林改公行人司副同僚忌嫉之致也公翔鳳千仞氣槩也豈醒醒濁網所得繫拘哉先生歸居定山名益重天下直節卓行

清庵文集 卷六

有裨風教 敬皇帝起公公醜然就列豈忘世為遜謂義可行道可達也不謂忌臣擠先生南京司屬四十年高節即署數斗粟豈所以餌先生卧病異辭禮也竟聽先生辭歸已非 敬皇優崇高節意矣况明肆擠忌狠加老疾名始也以聘禮起先生遽也以老疾黜忍人自謂得計有識負妬賢之耻於先生何損先生任翰林不為樂語道格君也高卧定山節礪世也應薦而起共臣禮也不合又歸罹世嫉也直道正氣不偶於時孔孟且然於先生何損或謂先生再出懼丘嫂臺忌禍出而黜為倪青谿忍心是未知先生之大也先生在 憲皇時不為樂語不奉 天子

詔 天子威柄能殺生人且不懼乃懼瓊臺四十年高節
隆重山岳養可知也豈禍害所能怵者哉如曰不畏

天子乃畏大臣誣先生也矧先生起時瓊臺已薨在閣下
實劉晦庵比吏部實屠丹山南吏部實倪青谿先生不懼
生晦庵懼死瓊臺耶是不惟誣先生併誣瓊臺也已時李
西涯與先生交不聞翊先生王守溪具匏菴與先生同鄉
不聞譽先生倪青谿亦先生桑梓人居隔水爾復同翰林
反加老疾名黜先生世情士習可占也論者惟咎青谿黜
先生不察西涯守溪晦菴匏菴致先生黜故使忌夫逃罪
非史案也已乃移罪瓊臺俾先生重負休禍變節之辱瓊
臺蒙嫉賢之誣豈不感也豈不惜也謹伏謁祠下申以鄙
見或者得先生心也香帛表誠尚鑒饗

祭鄒封君

曰惟公德積施及後人有子大夫清德懿行大公之門子
大夫泣廣事庶惠之政不但見孚良民實孚于盜寇甲乙
之歲飢民爲盜據洋險守巡招撫不應命地方危甚乃曰
若鄒守撫我我乃安心歸子大夫往撫民乃安歸素德孚
感也子大夫命官雖晉家尚貧未能豐養而公徂矣豈不
傷心哉雖然君子大孝或不在是子大夫顯公尚未涯也
臧辭寓誠尚饗

九卿祭敘菴

嗚呼敘翁 明代碩輔佑贊 密勿鼎足 衮補元氣吐
哺輔樞樞嗣翁則割去豈不哀哉翁在 孝廟鸞鳴羸梧
弘治之年文儒疇模翁惟師師儒師直廬視弘治年如驅
隙徂豈不哀哉翁在 武廟紆朱曳紫仕祿臚臚 玉堂
輝烜耄士有旅式燕式舉翁亦慶譽視 武廟年如水壑
注豈不哀哉公位春卿贊相式禮翁位元僚贊相 聖治
寵眷優特孰與副貳光越考祖亦被後裔爲翁孫祖厥翁
友誼願翁長世乃不長世豈不哀哉翁等痛世短景貴榮
誰求祿食如郵哀翁我省一刻九泉百念灰冷集僚馳奠
哀淚同迸翁知我哀鑒情于冥

祭侯母太夫人

維太夫人壽踰期頤都憲乞歸歸侍庭幃 聖主曰吁爾
鎮南畿疲民爾依爾勿言歸爾有爾兄爾有爾兄界之粟
帛俾爾兄兄供爾母狼製母棠本都憲銜 恩不敢言歸
太夫人逝群口共吠吠都憲公不早釋位雖則群吠公議
未昧曰有寵命公其敢倍粟帛之賚顯親寵惠報恩勵勸
敢曰歸侍則不歸侍大孝不贖儉人之忌讒喉未既曰都
憲公擅用公儲公奔倚廬就廬逮公詰質刑書凝冰之冬
園屏公居慘慘總幃哀哀更除太夫人靈都憲瞿瞿都憲

瞿瞿脫衰北趨自北犴區鬱南犴區踟躕年踰奸愼是愉
輿議猶公謂都憲公實秉公忠 聖主仁明覈知忠功釋
械歸奔孝德再崇未掩露棺可以寔封莫缺晨昏昔憂忡
忡今也旋歸心可少降太夫人見公心可少降都憲乞歸
昔止 寵恩哆唆讒夫猶曲公嗔曰公遺親乃公歸奔致
脫衰揮徃木與蹲衰哀孝心婁婁神鬼生死交屯都憲旋
歸太夫人怡神非儀是陳

祭黃致齋宗伯

嗚呼世遠乎而何公之逝而速乎而世速乎而胡世暮螫
而父秦毒乎而公自簞仕誠存是砥希跡古賢不聞寤寐
涓塵文集 卷六 空
雖於中路時有趨異乃於世路不染脂膩如公長世可以
世礪公仕郎署至于守郡勵心正直以有譽聞贊謨 聖
孝維心之盡嬰時之忌曰維心之盡迺卿光祿乃卿司馬
乃時危言乃身徃畧乃遷閩藩叅左亦曰維心之盡豈曰
舉賈豈曰禍嬰 天子聖明速公歸輔乃貳春卿乃相邦
禮大受公期公則逝矣嗚呼醇直如公群枉之鏡靖溫如
公群躁是正應正如公群枉是病迺公逝矣群枉之幸嗚
呼世豈速乎而惟慕繫久費乎而豈遠乎而惟善類則速
乎而公而有知乎而尚與悲乎而菲幣陳詞莫知我哀尚饗

祭吳憲副

嗚呼公去胡遽而胡不少居而惡嘯如蝎翼而衝而求年
隅而胡公蝎弗如而惡牙如虎翼而毒質而求年民苦而胡
公不虎似而惡媚如狐變幻倏而求而室而肥而碩而胡公
不狐若而嗚呼厚而直而嚙公德而信而溫而嚙公仁而默
而定而嚙公正而嚙蝎嚙狐壽公弗如嚙狐嚙虎壽公弗似
嚙虎嚙蝎壽公弗及嗚呼豈惡終吉惡與禍亟豈德終壽
福與德積如公德積福與德積世百令德世百祉福念公
德實嗟此世隔維此世隔黯矣其惻馳致醴帛嗚呼公格

祭張羅山

嗚呼羅翁 聖主弼臣國不有家君不有身衆怒如焚翁
身是嬰靡顧靡虞守國之經為時阿衡 聖主中興萬邦
攸寧典秩倫明庶類生生王道平平翁是贊是成翁昔在
位人或翁疑翁乃去位人則翁思人何翁思思翁無私翁
昔在位人或翁怒翁乃去位人感翁去何感翁去翁於國
事肯肩肯負世人撫任惟利身家惟翁撫任靡室靡家三
黜之奔筐囊靡他世人之仕畏讒忌禍惟翁之仕不忌讒
禍金不炎鑠鐵不鏽到百年之前未見如翁百年之後未
知有如翁嗚呼天不慙留翁世道之病嗚呼哀哉友僚之
東翁尚知哉泉壤感通

祭張羅山

韜借翁事 聖主雖同心竭忠而見不同同贊 大禮韜

見群微未易喻不力辯翁則辯弗明弗措同辯大獄韜極

知冤民無辜不能了瞭話言翁則琅琅便便寬阱覆撤同

進 寵秩韜遂縮讓畏如臨谷谿翁則順受不辭大責之

萃不震不惕翁恒語韜曰爾虞后禍不任官爲身利也韜

曰語有之君子或出或處或受或辭道而已矣者也是翁

與韜異同之迹也翁也誓忠 明主無毫芥私力能畢給

悉力効附破流俗阿隨號厚長者摧震奈汚驅軟貪而

厲之氣上贊至治下革積弊韜乃或攝摩于翁是韜所與

翁同者心也世人不知翁受官爲艱而以爲利謂韜辭讓

清崖文集 卷六 三

爲賢謂翁辭禮獄爲過謂韜拘縮非干祿疵議恒于翁韜

無訾焉是韜以狡保翁以姦害也豈不傷哉豈不傷哉翁

去世嗣人孤孱孰與之恤怨仇並興知翁目瞑否我心憂

傷先此莫告雖然韜後死必不翁有泉臺會觀不愧斯言

翁無憾也牲醴尚饗

祭鄧青齋

豈謂責翁淹爾而逝去歲仲秋餞予于邁舊冬新春手翰

存至都下親朋求同臭味不忘寤寐豈謂責翁而至於足

翁之出仕豈曰爲祿矯矯壯齡孤抱獨復世不翁知天閑

逸躅康濟之懷時見味賸遲遲暮年拜命 帝廷謂司化

擇作士矩絕古道之淪疊翼厲行南都人士樂同典刑惟

翁躬行作率後生翁於取與芥髮不苟生儒之贊揖出不

受生儒而善片長則肅生儒在陶日聿有就南都人師惟

翁領袖始期翁壽可以人師雖不大行亦聊小裨翊正才

良樹邦國基圖薦北雍作士羽儀早知不祿早勸翁歸翁

常懷歸懷樵蕨微樵雲有松鐵泉靈芝玉泉潺潺可以療

飢常曰伊誰先歸伊誰追隨着縹鳳飛巢松高枝豈曰夷

期翁也不歸哀哀他邦慘慘總悼杳杳寒燈淒淒遺衣雲

海之遙瞻言孫兒惟爾孫兒癸巳拜睽八年于茲豈日出

門便此求離泉壤之遠底天之悲不勸翁歸曰悔則遲素

清崖文集 卷六 六

衣望哀見翁無期翁靈有知亦知我哀尚饗

祭于盤親家

惟先生夙稟異資抱超邁之器不遇而窮命也世人多疵

詆先生予謂士不偶於時毀辱叢萃自古以然顧自立如

何耳世有顯廡宜修身寡過乃喪心欺天甘跡禽獸反或

竊譽先生窮瘁且得誦病謂公論尚足恃否也先生英氣

未泄必泄於嗣人毋感冥漠謹用薄奠惟靈鑒焉尚饗

祭公贊親家

惟先生忠信之資孝誠之行肫敦之志切實之學直欲上

期古人惜乎命不逮心未及見先生之大成也末世趨卑

士負美質卒功利富貴犬豕與伍不耻焉有知慕古者
聖賢云聖賢云者復行不逮言外飾習譽同歸欺天先生
志期古人無自欺之病求爲仁者也天不借年俾倡實學
爲鄉邦式斯文之痛云何可言謹陳薄奠爲吾道感姻婣
之情未足云也尚饗

祭賁翁司訓

予偕翁出樵約云不日歸山結盟泉石乃今予猶未歸翁
竟不歸負山靈矣前年戊戌予疏乞歸翁曰若歸予隨予
不得歸翁遂不歸予見翁衰圖勸翁歸見翁志壯爲士人
師辭受不苟動以振風紀肅彞教爲已任予竊念曰翁雖

清庵文集

卷六

空

墓前

不得大行猶有小裨將薦翁北官俟時同歸遽訃翁沒不
得與翁偕比復不得與翁偕歸冷泠鐵泉游游樵雲喬喬
樵松無復與翁偕教之期矣豈不哀哉哀哉翁自負甚大
命不滿心若非應天教事小見底緒翁竟不試以泯泯也
益可哀已翁素樂在樵菴必返樵莖宜安樵將爲翁卜地
樵上仍志翁墓表翁遺善用爲世式予之仕止決不負翁
相期之云翁冥中觀之亦默啓予俾得早歸歲時清明偕
翁孫子飲翁墓側庶幾幽明尚相依也冀以告忱尚饗

祭少謙塔

嗚呼爾負爾美質不克有成上傳祖考之脉中仰慈親之

養下綿胤嗣之永係爾之身爾不顧惜祖考何望慈親何
養哀哉哀哉予嘗誨爾戒爾望爾寡過矯氣習之偏趨正
中之矩爾不吾言之聽自恃天資自任性氣流洩不制以
天爾身慈親暮年見爾成立期爾如何爾快親望爾心何
寧哀哉哀哉幸爾沒後誤育一見天地神明念爾曾祖必
祚爾嗣延永爾世爾宜默佑爾兒俾早成立修身立命綿
祖之脉毋蹈爾愆尤爾祖德爾亦未有於依酒食寄忱尚饗

祭區源派大舅

丙申

嗚呼源派壽止此耶爾兄既夭兒姪皆稚賴爾主家上衍
父祖之業下爲孫子之祐爾乃止此耶兒女不知長成何

清庵文集

卷六

空

墓前

如也室家之締何如也遂棄去耶抑非得已耶嗚呼哀哉
雖然予必爲爾誅保爾姪兒持爾門戶無落莫女必求良
家以歸擇吉日厝爾兄弟無遺爾身後憂數千里情且隔
幽明爾尚聞吾言乎哀哉

祭區益莊寄閑松愚

丙申

嗚呼我鄉老成人凋謝無幾矣如三尊叔亦遽淪逝後人
豈知前輩忠厚之風哉鄉中文雅故家惟叔之族然而世
知尊敬之者鮮也叔輩逝矣後之人能紹休風乎不可知
也我祖暨考於叔世交存沒之感惜如之何我將南歸老
成前輩皆不可見矣傷如之何薄奠衷心尚饗

書

與子雍

捧讀教規極有挽回古道之力且執事身之以至誠期之以悠久南人士習自宜爲之一變也倡道之績百世下將誰與歸企美企美向日教訓導行草次付上廼議生也自知昔時遠累且犯宋人不韙之罪固嘗緘口以俟世之君子講訂焉旣而舉朝士夫皆極力爭辯謂皇上旣富有天下必不得復有父母然後可生竊痛之曰使我不有父母然後與我官爵我寧不有官爵而不肯舍父母也孰謂父子天性諸君子獨與人殊也是故不得已著陋義已而

清華文集

卷六

李

毛先生下教復誤以爲人後者爲之子爲出諸禮經生乃據儀禮禮記與之考訂論辯然後頗覺其誤而伊川之言則莫辯其果出於伊川否也或洛黨假伊川之說以求勝歐曾亦未可知也今則知富有天下者不得有父母之爲非矣故我皇上稱興獻王曰本生父惟考孝宗之失則諱護而不肯改生竊議之曰日本生父之詞可用之手勅也祀事祝詞亦曰本生父之云也乎若祝曰皇考則於孝宗不亦有兩考之嫌也乎是故不得已上廼疏今諸君子復慨然共爭皇考之增減生竊議之曰俾我皇上得正父子之名以不絕天性之恩則姑緩尊封之典

以安其親之分禮之正也今不能守禮極論惟爭一字之增減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不亦可惜乎蓋諸君子始也謂皇上宜爲孝宗嗣別擇崇仁王爲興獻嗣亦猶哀帝爲成帝嗣別以孝王子爲定陶嗣也今皇上帝后其父母亦猶哀帝追帝后其父母也是誤皇上以非禮之失全襲漢帝之非誰之尤也誰之尤也迺上自內閣下至諫垣至百執事各噉一說以著直諫之節惟皇上孤立獨蒙拒諫之名生竊謂宋之濮議主之者宰輔也議之者學士也爭之者諫臣也是故英宗得恭已以聽不失爲盛德之君韓歐猶得直任其事以甘心奸邪之斥所謂善則歸君過則歸己古道猶有存也今則大小臣工俱著直諫之譽惟皇上獨蒙拒諫之名則今日宰相雖欲如韓歐之奸邪不可得也皇上雖欲如英宗之恭已亦不可得也世變不尤可慨惜也乎是故不得已著或問凡此皆一已淺見諫不足以示百世垂無極方自省悔而執事獎借太過吾恐人亦謂執事爲邪說中人也何如何如近日南畿諸君子亦各具疏以共揚直氣可羨也惜乎不能端本極論亦惟一字之競無補於人倫天理之是非也且其說有所謂春秋之義有所謂考禮據經不知諸君所讀者何春秋所據者何典禮而云爾也

今之利祿昏心者謂有天下必不得有父母生俱謂宜勿
辯獨惜伯固黃先生爲世間人侍御方先生志道林年兄
家學淵源亦弗深考也亦徒爾云云也或者不亮諸君之
心直斷之曰王鳳柄國上書者專攻後宮王莽柄國頌功
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人自今觀之豈四十八萬衆洎諸賢
良則盡喪心也乎寧忤天子以有直名勿忤權臣以觸奇
禍古今人心豈相異也嗚呼此豈諸賢之情也哉又謂秦
王車裂假父囊撲二弟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繼之危
言厲氣感悟秦王由今觀之則二十七人之死諫茅焦之
善諫是非何如也永樂間遷都北京舉朝之士爭言不便

淵庵文集

卷六

李九

至斬蕭儀然後定自昔視之太宗真拒諫也由今觀之
是非何如也習見蒙人豪傑不免死於庸人俗士以口舌
取官爵如茅焦二十七人輩又烏足貴其知父子夫婦兄
弟之倫也嗚呼豈諸賢忠且智亦猶夫茅焦二十七人者
之忠智也乎是未可知也不然則春秋之義禮記儀禮之
說想講之熟矣而猶不知爲人后者爲之子之說之非乎
如其不知也而道聽杜撰是自欺也如其有知也而猶曰
禮云禮云形諸奏牘是敢於欺君也自欺以欺君豈
賢之心哉或者道幾千載世昧正途前輩君子或不得不
任其然也故稽古如君實不識光武祖元帝之非我朝

學如劉定之亦模稜蟬噪其後况蔽於伊川有無莫辯之
說以踵千古之謬則諸君偶醉謬叢而發一縑亦其宜也
不然其亦躍出千古而更一深思也乎諸君生不敢與辯
伯固黃先生侍御方先生志道林年兄俱世所謂賢者生
不敢不請教古之君子合異爲同必更相詰難然後可非
曰唯唯諾諾便謂之同也執事幸爲轉申此悃於三先生
俾高明尚牖教我以不終底于迷謬則我執事之賜惠也
敢不拜刻

復使司江林兩先生

甲申年

詔拜復有召命重煩執事者蓋莫知所以自處也將權

淵庵文集

卷六

李九

作一起程日期回報又涉不情人將執欺字以見罪將遣
人又陳情奏辭則前月家人未回未奉新旨難於再疏
且辭疏太多重瀆聖聽爲林壑沽名之士使子孫存疏
草他日作行狀墓誌可也謂切中事情實臣道如此則未
也士夫在世苟出處進退之節不明於天下而謂可以自
立生所不知也出處進退之義不信於天下而謂可以行
道亦生所不敢知也生也何等人品何等劣陋敢不自知
涯分敢蒙冒聖明踰分之寵自異此身於羣喙之下苟
出處進退之節之義不明不信於人人重貽名教之累爲
兩先生之羞乎故今必責以趨命則實所不能引病權

辭又涉欺跡將直陳已志以暴出處之跡於天下又恐人謂傲僻忿戾如宋人之罵伊川者且家人未京回疏難再上將沉思二日嗣上請教惟兩老先生為裁之不宜

答彭仁卿甲申秋九月十五日

復拜閱手教及邸報五招足似愛念西樵既無家書亦無一墨相及惟甚惟甚張桂方行事間有過者亦有萬世決不可易者幸勿漫觀彝倫繫天地元氣倫紀少差天地氣化息矣君子雖為一時休戚計亦為萬世綱常元氣計幸勿漫漫隨衆喋喋至望至望外為拜悃舊知先生幸為國家惜元氣勿輕自相斧斤臣之于君猶子于父母父母偶有偏厚豈宜兄弟自閔于牆貽家門之禍又為拜悃張桂方三先生士夫為知己死朋友猶然況於君乎主上天縱英武萬世罕儔死生從之可也然必因時納誨勿愧古人否則察微觀兆尤宜審慎若問生之行止幸為語曰渭先髮白齒脫非向日壯浪狀又志多沉昏想亦非久留人間者倘得縉紳列位先生以必調元氣為心方張桂三先生以誓死致命為心齋也亦得首丘荒蘆托言自靖則百世之下或亦視此舉作一小斷案也則生雖瞑目泉下亦得冠巾與古人遊矣他尚何言他尚何言繼有一辭疏待家人回乃併進不敢多疏懼煩天聽凡事非高明莫

與朱貳守

得訓傳前世敗轍幸與諸同志慎講之此杞人之愚也

家人回謂執事惟生於拜帖不書治生而書侍生疑若傲慢不敬者此蓋執事未諒生之心而區區之情亦有未徹於執事故也生於衣冠士類未嘗敢慢況於當路君子乃敢傲慢之乎且傲凶德也君子不加諸身况敢加諸人乎况敢加諸當路君子乎執事宜諒區區之心矣生於拜帖惟巡撫則稱晚生或稱職方主事若巡按兩司列位先生則稱侍生於江老先生則稱門生同年則稱年生未嘗有稱治生者是豈傲慢列位君子鄙見蓋以近世譴漬成風士氣卑陋勢之所在則望風拜塵心有所求則俛首喪身下以此事上上以此責下上下交相凌誼而士風衰矣夫天下之治亂係士風士風淪喪望天下之治可以復古不亦難乎故不自揣力量之不足竊欲與諸君子共敦古道云爾故稱侍生不稱治生禮也非敢慢也夫治之云者馭而馴伏之云也可以施諸百姓而不可以加諸士夫侍之云者交相敬事之云也可以施之同儕而不可加諸降等生與列位執事同為帝室公臣可以交相敬而不可以交相馭也故稱侍生禮也非敢慢也或云士夫於父母衙門稱治生例也生謂古者封建法行故列國各君其士士

夫生其土壤雖聖如孔子亦敬其國之侯伯如父母禮也
今則封建變而郡縣侯伯變而守令輿圖萬萬里有齒有
髮有血有毛共仰 皇極孰敢有貳故我 皇上天下父
母也天下臣庶共宗共戴孰敢有貳若鄉邦士夫又稱鄉
邦之守令爲父母是天下有貳也非別嫌明微之道也晚
唐之季節度使擁兵專地貢賦不入裨將悍卒知有鎮將
而已不知有唐室也爾時豪傑生其域中雖欲勿謂節度
使爲父母不可得也今天下一統全盛非唐季比也若吾
輩衣冠士類而又私相爲父母以涉二尊之嫌是乃所不
敢也非敢慢也且謂之治者我得而服屬之者也謂之侍

渭崖文集

卷六

三

禮

者我得而交游之者也執事爲政設遇孔子有得人之間
則將以所得伏屬者而對乎抑將以所得交游者而對乎
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蓋以古道敬齊王也生自謂不
敢慢當路蓋以古道相敬非所以爲慢也若執事便道畫
錦遇鄉邦守令亦以是禮處之是乃執事所以敬當路士
夫相遇一以禮而不苟豈復有非辟之干也乎此實士夫
居鄉之達禮也非一人之私也昔者生之在部也見百官謁
吏部則曲躬鼠拱投刺用指帙見科道則屏氣生每喻之
曰官爵之與死生孰輕重焉雖死猶不可如是况於保官
爵又語吏部之相厚者曰若輩受人躬曲奔走受人非禮

諂媚皆非人也若能居千年吏部乎豈可偶握熱柄遂使
人盡喪良心也當時雖有嫉生之言者亦有謂生言是者
凡若此者生豈傲慢吏部亦欲以古道相期也執事心古
而行淳正生所欲與偕行古道者敢布其腹心惟高明察
焉無以爲慢兼告貴寅列位先生勿訝生爲慢極荷極荷

上楊邃庵

恭惟老先生碩德重望天下注仰起佐 聖天子所以慰
答海內蒼赤亦來蘇之望者豈有涯極老先生之謨畫日贊
有密者固非末學所能窺窺一二千萬里之外然竊每中
夜聳踴慶躍不寐者蓋幸見老先生以數十年經綸蘊蓄

渭崖文集

卷六

三

禮

一旦可盡見諸實事非如世之士者徒抱負鬱鬱才猷不
及竟諸勲業者比又非如世之士者徒負高位雖欲策勵
勲業而才力不及者比是天將以太平事業遺我老先生
之身而我 祖宗鴻謨舊章所以奠安元元綱維萬世者
殆將振舉脩復而莫有遺恨也已足竊所以聳踴喜躍而
竊幸之也宋朝士夫動擁虛名動多浮議其未見用人多
以大用期之及其見用亦只如此而已矣嘗謂宋儒學問
動師三代而致君圖治之效不及漢唐漢唐宰相雖不知
學猶能相其君以安中夏而制四夷宋人則高拱浮談屈
事戎狄竭民產以納歲幣苟延旦夕之安履霜不戒卒覆

終教之幸

與芝田白山

春初奉書而兩兄俱不見答豈怒生之無狀得罪貴衙門而然耶芝田當事復奏不能痛革舊例乃只隨時潦略豈亦畏忌衆口耶抑亦謂爲厲已也夫天下事宜公天下心處之而非以爲身謀也人幾何卽百年引望北邙松楸堆翠蓋神鬼已有訂約入社之期矣豈曰尚計身外無益之榮利以累吾浩然不屈之氣如鼠在廁然以結暴終身耶嘗有罵生者曰汝只恃朝廷乃無狀如此曾不畏恤人言乎應曰予此乃所以恤人言也人言而公予恤久矣如

清江文集

卷六

七

四

其非公予何恤焉且臣子不恃朝廷而恃百官可乎三代而後凡臣子赤心殉朝廷竟得保全者蓋鮮矣必其依阿黨附內不失已外不失人于鄉原足趾甲臭處受一屢爲氓然後舉世稱爲德量而功名兩全否則自立愈高得禍愈酷此千百年之殷鑒也近日世傑豈非恃朝廷而肆言無忌者耶士夫遽加以无理不可解之罪陷死無辜數十命尚謂士夫清議足恃耶孔子曰人之生也直今人蓋喪其所生之理久矣天地所以能立國家所以常存人所以能不死以此生理之直而已人而不直是自絕其生也自絕其生然亦生者非人理矣其禍不致覆宗絕嗣

不已也世傑之冤吾鄉士夫宜任其責而尸其事者之立心謂不喪生理而自絕其世吾不信也生自極知子子終危萬無全身之術故以妻子付兄弟以田產均族人寄身樵隈自竊喘息禍福付之自來惟期保此直氣不泯泯以死而已餘非所能逆計也兩兄托屬親愛故信筆竟其愚狂幸無深訝還一字併前覆奏全文抄示極幸再疏不無得罪亦幸照恕

與胡靜菴

清江文集

卷六

七

屢辱君子惠教之厚感而且懼內省而又愧激交并也老先生所以引拔後人者極厚矣然而生非其人也生剛棄人也苟不自度而誤爲世用吾知其不惟不足爲世幸抑亦反爲躬行之玷而自取困也生昨者五羊之行士友舉酒而祝曰今日惟格君無其人耳子勉之韻曰古之格君必德爲大人然後能予猶未免爲小人也辭且古人之啓沃也其相與也果如今之拜而稽首立誦講章耶今之人有求稽首誦講章不可得苟得之則幸且躍矣是其足與語格君耶我不足以與於斯也敢辭昨過崑山與魏龍渠聚三日乃別莊渠子曰聖明求治之心天地可質而格也二三子可諉乎生對曰譬諸曳大木者一人之力孰與九牛今有置九牛於林莽養於散地

獨疲其筋骨手足望大木之曳而咫尺也必不能矣今天
下負九牛之力者不少矣乃林莽自叅散地自逸而自適
人亦莫之驅遣鞭策之也曰曳大木者果無其人惑矣二
三君子天下之九牛也可無鞭策之及之懼乎莊渠子曰
九牛非我家畜也惟幸雨潤草肥俾黃犢得安眠高齕耳
生正色對曰諸君勿輕退托今日急務在薦進多賢以革
陋習則人心自正善類自多而 祖宗舊章自復天下自
治古人求治有急於退小人者生謂退小人亦自有道苟
正人在列正氣日長舉世士夫就願為姦邪故大賢君子
之謀國也苟能誘一人以為善是能退一不善人矣人人
相勸誘以為善是舉世不善退矣豈必黜逐之云然是任
也均非生後輩所能也莊渠子雖是生言亦自退托生謂
此乃老先生與南都列位老先生所不得辭其責者冊中
錄上當候與居之贊不恭惟恕之幸

與晉溪王先生

生自蒞官兵部閱舊牘嘗仰而嘆曰王老先生名世豪傑
之才也壬午歲曾伏謁于族邸時先生始出 詔獄人事
禁維遂不及而敘未幾時即生亦病遯南荒矣路遠久不
及申下惘然與士夫論海內名流未嘗不美仰老先生也
生今六月廿四日入京聞 朝議起先生有士夫諸生曰

蒲庵文集

卷六

七

七

王先生再起必報復舊讐衣冠朋黨之禍始自茲熾揚石
齋彭幸菴殆難乎免矣縉紳相殘猶骨肉相閱世難其可
虞哉生告之曰王老先生豪傑之見超曠之度足以高出
尋常數等而圓納一世決不為此惟士夫不知其心逆料
其未有之過而預詆之則王先生不得不辯兩辭交激則
是非相形人不知王先生心遂疑先生善擠排士類而先
生可疑之跡遂無以自白於天下耳生嘗見高御史極忤
先生者先生在吏部即遷其秩若先生久位吏部即高御
史又漸峻陟可知已即此一節知先生決無報復讐怨之
心惟先生尚抱屈未直若遽望先生以安士敦仁不尤不
怨為聖賢能事則生不敢必若今日直先生之屈復先生
舊秩知先生且將據忠赤楊厲公道以贊 聖化海內遺
賢且將收錄之不暇尚暇報復區區之舊怨如編丈夫者
所為乎或又慮曰先生在 武廟交內臣最密武職冒濫
視先生去留為增減今先生再起殆又為往年幸濫者作
一赤幟也羣小雜進武弁口亢國計其可憂哉生應曰
武宗朝劉瑾朱寧江彬相繼用事自內閣至九卿無不納
交求媚以固寵位者獨咎王先生可耶嘗聞內臣罵一士
夫云我輩居內豈知外間事俱爾秀才來鑽刺幹去乃云
我輩壞事豈不謬哉則交結內臣以固寵保位凡士夫俱

蒲庵文集

卷六

七

七

宜內省也獨答王先生可耶今 聖明在上內臣絕不干
與外事行將盡復 祖宗之法以成 中興之治若王先
生再起且感激晚年遭際誓心天地與諸君子協力和衷
贊揚 聖化痛革近年背公死黨之習矣豈暇僂倖幸門
如狐如鼠乞哀昏夜而驕人白晝如往年小輩所爲乎且
昔年劉璋朱寧輩竊弄 武宗之權故士大夫至公卿爭
乞哀其門而武功冒濫又撫按官員阿附權要紀功失實
之罪論者不究其末而以謗答于王先生固已過矣若今
聖明御極內臣何嘗有壞外事者今日壞外事俱九卿百
官也若九卿百官各誓心天地以報 聖明則 祖宗舊
典其在人人率職至治可期乃不憂百官而憂內臣不憂
在已而憂王先生豈非求於人者重而自責者輕耶若先
生再起決能大有所爲決不壞公道決不植私黨決不復
私怨此生所能決信無疑第恐士夫不諒先生之心過爲
詆詰致人情不堪則羣小洶湧構隙造謠耳漢宋士夫奸
各立黨與互相攻擊卒貽災于宗社而家族亦不免非未
鑒與生旣以此言徧告都下士夫以白先生之心復錄大
略附上門下 聖明將有虛位之擢伏望爲蒼生再起披
露胸腹與士夫洗滌舊習庶彼此兩不相疑預消朋仇之
釁俾太平功業再見于 聖明之世生實於執事者有厚

清江文集

卷六

全

四

望焉非信先生之心及知先生之力決足以任此則亦豈
敢輕爲喋喋不盡

復陽明先生

過浙時不得走候楊州附啓又出燈下園潦殊甚諒照察
不訝舟到臨清得報知道旌又照映我南隅生喜曰南荒
自得寧息也自今年始也然收成效須滯先生在南服坐
鎮三年方叔子曰 廟堂尤急必得先生入閣則默贊潛
旋自非時輩所可望若居家宰則轉移士習鼓動世風決
大有可觀生謂我兩廣如何懸望老先生以解方叔子云
寧不恤兩廣且爲 廟堂憂方今在位君子只隨日圖爲
自保以幸無苟訾而已大黷隱憂伏在不測發則不可禦
而人莫之思也今有才望可此責者乃退托不肯負荷或
爲世俗掛繫不肯猛勇斬截只少持兩端而流弊所極遂
不知其所終此於世道泰否之機亦所未敢望以托也生
輩智識淺迫才器亦復偏滯兼之物望素輕言未出口而
訾先及矣故徒負耿耿不能有益此方叔子之見而生亦
謂爲然先生到南隅想不數月而地方可定又將望先生
歸佐 聖天子矣此今日輿論所屬望也或謂先生張主
學問有流禪之敝恐鼓天下後學逞浮談不切實德而庸
俗無知者起而攻爭焉是亦世道淳漓之會前世敗轍不

清江文集

卷六

全

四

可不知也生曰王老先生學問誠有過高者此賢知之過也然老先生虛心無我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恐改從不早也所慮者或及門之士面從心違或張主門戶嘵嘵自異啓流俗詆訾之際如宋程朱門人然則遂關涉世道耳然此皆老先生所熟計者生亦徒見其贅且淺視先生也讀傳習錄多有未領者曾標出一二期面請教未敢輕率萬惟勉副 聖天子眷命早爲南邦了此積痛此我父母鄉土之望也然後早歸 朝宁坐贊 宥密天下再沐唐虞之澤又天下萬世之望也兩廣積弊有宜興革後奉請教茲草草未盡

淵庵文集

卷六

全

與李家宰

生輩自髫髻時已知老先生天下人物第一流也顧亦未得侍教恒懷懽然今恭遇 聖明在上思得賢傑以共致理誠如渴如饑老先生名德重望 聖心簡在特出尋常蓋將以太平事業付老先生一肩也今士夫共慮邇來弊政叢積賦污官吏塞填天下縉紳賤名節尚譎險生民受病隱禍潛伏將來有不可支持之勢 聖人在上百爾焦勞思與百司共謀理道奈何今之士夫猶冒往迷背公死黨共爲欺詐將蒙蔽 聖明以逞其私此習不革流禍不知終何底極老先生平素負荷如此今天下倚望如此

諒亦籌畫胸懷者熟爛矣振引逸賢扶植正士主張正議爲 國朝定元氣爲小人任謗訾一變士習再復古雅在此行也若口隨衆行事取譽朝紳俾今之士夫不仰誦曰寬厚老成則曰博雅大度不曰恕已容物則曰廉靜不苛進有顯名退無後詬自儼雖足以度越一世而終不敢望王佐之門以入堯舜之宇則決非老先生所自期待而亦非今日士夫所願望於有道長者之前也古賢時未柄用正人正論日聚于堂日間于耳及偶柄用則前日正人遂不登于堂正論遂不入于耳不知正尺將遂引嫌舍我而去不我告以正論與抑亦我之聲音容色致正人之不能

淵庵文集

卷六

全

集

與康對山

登吾堂正論之不能入吾耳也老先生平素自有定見海內士夫交游咨詢亦熟爛矣人才真偽議論正邪之判想亦不俟今日然後知也生輩豈復再贅爲有道長者慮之過哉惟念生輩於老先生心則隔萬里越千年可相孚信但平日未得趨門庭奉半餉之雅故在踈跡中先以此狂言進若到都後恐又自有一種人進一種議論而生輩今日狂言不及奉瀆尊聽矣故此瑣瑣附差人行李不一生自小年卽對山空同爲今之豪傑也及來京都人則加訕言於兩君子者喋喋生乃詢之呂仲木侯應乾乃知

今之爲訕者皆小人也自李東陽妬忌海內賢才論人則取其軟靡者論文則取其絮爛者一時賤儒鄙夫奔走其門士習遂至極壞而號爲自立有守者幸亦攀縮小器沾沾徑徑而已無惟乎百口一聲訕詆對山空同也生嘗語人曰若輩呵訕康對山李空同然兩君子者視若輩譏呵猶溝渠中蠅蚊也今之人保守祿位如丐人之得簞食豆肉也恨不一嚥以飽又復皇駭驚顧恐他人旁奪之兩君子者視之不啻廁中鼠也空同於詩文猶少見本相若對山被小人誣詆後不惟不疏奏自直且於京師交游無半字相愬於詩於文不少見愬恨不平之氣其視世之毀譽

清聖文集

卷六

金

七

何如也故凡今之喋喋恨不聾聾舌短嘗兩君子者不惟不足當識者一笑適足以見其不肖喪是非羞惡本心爲可哀憐耳今之人最號有識亦必曰李空同尚氣傲物康對山聲色自娛生爲之解曰今之世居高官都要路者烏得尚氣人哉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亦尚氣而已矣說大人則藐之亦傲物而已矣古之人居危疑之世各有所托以自垢蕭何以田宅淵明以酒豈淺士所可知哉我國家自六十年文明之運宜有命世豪傑出應其盛或立勛業追掩前轍或續聖緒垂式後人文章氣節不與也尚冀珍重爲生輩矜式至願至願用舍在時雖孔孟不敢必

生雖處此去住久速亦尚未定何時得遂一面以慰懷渴家園一數年必有制作足以聳一代盛美於隆古者母惜垂教亦嶺海狂斐願望之幸之一也不宣

與晉溪王先生

向拜領教翰直氣射人未嘗不欽服第恨率直太過恐難乎與今人處也今之人大率取依阿軟媚者習遂成俗故凡遇直率者卽羣咻焉曰其人粗鄙遇恬靜者卽羣咻焉曰其人立異遇豪傑者卽羣咻焉曰其人膽肝難測皆擯而不用其用者必軟熟無氣易駕馭聽使者也此輩人在太平時極見忠厚可托不幸事變卒至委身冠庭而戈倒

清聖文集

卷六

金

七

內向皆是也今之豪傑伏在林壑豈可數計然而當路者未見引其馳驅何也蓋將求其通姓名者與識面者苟不通姓名與識面雖聖賢彼不用也雖有公薦彼猶諉曰予未通名未識面也夫豪傑而必求其識面然後信而任之則夫真豪傑豈可以面至也用世者所以多不得真豪傑也豪傑且不得況於得真聖賢而用之是無惟乎人心世道之不公也聖上極眷注老先生惟當路者不無世俗之見故老先生不見信於世亦以是也生竊謂老先生一代奇傑也今之人未足言伍也小試三邊聊爲之兆雖然全陝沃野周以王秦以伯漢唐四三百年基業也外嚴武

備內勸農桑尋秦漢富饒故跡而脩焉漸復西周之舊惟老先生茲行是賴關中故多豪傑薦剗所及諒不求識面與通姓名者報國以進賢爲第一重事尚留意不一

與林汝桓

傳聞執事比僧田盡用公帑贖回給僧果否此事於今兄方伯先生所議不無欠當而執事又復承行過勇故流弊遂至費官銀以庇髡者頗爲名教之累耳方伯公原意蓋憤寺田盡歸權要又慮僧田旣爲權要之利則糧差必重爲平民之殃又曰官司廢寺斥僧本以開邪崇正豈曰反爲權要而已乎夫抑權要以扶公法可也因抑權要而出

清江文集

卷六

全

完

官錢贖以給髡僧是衣冠士族反禿子不如也僧有一人而兼腴田數頃者矣有兼管數縣田業而至數十頃如光孝崇報者矣有司者不檄其游手坐食削小民以自肥乃於士夫之家則屑屑然較其錙銖之入足待吾類不如異端禽獸也是於禽獸反厚視士大夫薄也僧田糧差視民田倍重非士夫之愚者不取此爲利以自貽子孫無窮之憂也不然則爲家族之窮迫無聊者出不得已之下計耳當路君子曾不爲之設身思曰承僧田果利乎害乎與其取此錙銖之利孰與勿顧行檢或郡或邑漁獵數年以自肥乎士夫而利僧田可惡也不有姦賊汚墨者乎不尤可

惡也乎京官全免差役十年而止爾承僧田而脫十數年之差役曾幾何時或陞外任或休致或物故則亦平人之家耳爲利害曾幾何耶設曰惡其權要奪細民之利也則嚴爲之禁曰凡官戶勿承田可也舉而屬之軍餉善爲區畫以弭後弊亦可也或每都建一社倉歲終出納巡檢守之縣官領之亦可也今旣無善處之策乃逼迫皇皇奪旣賣之田出官銀贖回以資髡僧者是此舉也始則戾公所以斥僧道以扶名教之意中則戾戶部所以議處軍餉之意終則結果成就其抑奪士夫以取不畏強豪之譽而已自是而異類益橫凌辱士夫誣奏風憲皆不可禁矣自

清江文集

卷六

全

是惟民田得捨與僧寺僧田不可斷給民家矣幾何其不驅平民而樂爲僧也幾何其不驅禽獸以奪平民之食也幾何其不掩民田而屬之僧籍也盡力以抑士夫僅足以庇僧徒而已吾黨君子其忍不思及此乎且曰寺田自正管甲首以上盡數給僧惟畸畝小戶乃充軍餉夫寺觀田土必十數頃非編里長則正管甲首雖三尺童所能知也今日畸畝乃充軍餉則僧田無復有充軍餉者矣棄置僧田以資異類乃曰淫祠田土盡數查出以充軍餉夫棄僧田數十百頃而不取乃屑屑計算夫淫祠之數畝是猶棄芥猷而取埃塵也所較不亦銳矣乎僧田發賣雖曰賤其

直適足以資權豪也猶可取銀數十百兩爲國家之利今
盡數給僧則不惟軍餉無措而銖兩之利亦歸之僧官司
無所賴矣况復出官銀買田以給之耶僧田爲權豪所利
猶吾人也今給之僧則舉而與禽獸矣豈曰厚禽獸而薄
吾人耶夫權豪承田固曰可惡然人豈有十數百年不死
者苟死矣則子孫有求爲平民不可得者矣其爲利爲害
可指日計也若舉而貲僧焉遂爲異端禽獸千百年無涯
之利遺吾道千百年無涯之害君子何不大大吾眼界以長
觀久慮之耶且當路君子若不廢僧寺則僧田之在寺所
以養養此犬豕鬻人者猶夫昔也誰得而計筭軍餉誰得
而計筭學租誰得而計筭價直今廢而奪之人其人田其
田蓋因天地之利而利之也昔失之異端今復之吾人雖
價直多寡固勿屑屑計可也雖軍貲多寡固勿屑屑計可
也惟能放淫詎誑而奪其資生之源俾之日消日盡斯可
矣何必屑屑於計小利之錙銖耶始也計小利以抑權豪
終則舉全利以貲異類爲國家計者如是耶爲吾道計者
如是耶欲樹節操以取不畏強禦之譽者計固如是其左
耶此固令兄方伯先生憤激之過當而亦執事承行之過
勇也吾邑雖在省下比較煩煩吏胥有被重簪迫以完案
者矣然縣令尚爾周悉思慮以待上司更求善後之策而

渭崖文集

卷六

元

九

僧田未有遽給鬻人者惟聞順德僧田則執事追贖惟恐
不急給鬻惟恐不早嗚呼其然豈其然乎生聞惟善人能
受盡言生諒執事決能受此言亦決諒令兄方伯公能受
此言舜所以大能取人爲善而已湯所以聖改過不吝而
已令兄先生真純踐履光明心肺上質天下信鬼神倘
聞生言未有不翻然改悔者幸轉致生此悃情於令兄先
生俾力尚可改達當路改議而執事亦宜盡心謀畫爲令
兄改過此大賢以上事非世俗煦煦者能知也生蒙令兄
信愛特深凡祠堂凡社學凡書院俱令兄爲生區處而學
田祠田亦賴令兄以有就緒鄉人族人仰賴無窮生亦無
毫髮負令兄所期此皆可以隔邦域異死生而相信者幾
欲致書講此事第邸報不聞令兄敷澤何省故書難致執
事幸詳思此事力可改尚可語當路君子共改圖焉切勿
重於改悔多爲異說以自文爲異端淵藪貽他年名教不
可解說之累也仍便付此草于省吾先生共細思其詳悉
毋曰初議卓有定論而重於改過爲異端淵藪貽他年名
教不可抹之累也賢昆玉俱世人所罕有者平素所自期
待生俱知而且信特深故敢盡其愚不少回互肺腑之情
千萬諒察不盡

渭崖文集

卷六

九

九

與李遜菴

諂頓首啓。前月以世傑之誣。將具疏代直。乃又思曰。此事頗涉李老先生。宜先啓乃晨謁。值從者不來。生遂告于列卿而退。已而士夫有教生者曰。世傑事仰荷。明天子鑒其屈。不問矣。可勿瀆生乃止。生之晨謁也。達進疏之情耳。非有他也。若謂辭氣戾率。爲生之罪。亦有之。蓋生素無涵養。欲語多徑情。遂傷於鄙倍。則有之。謂生故得罪先生。則或不然耳。又謂先生前月不出。怒生之言之故也。恐亦非然耳。老先生豈以區區數言介輕重哉。或者責生則又曰。九卿重臣。豈可面折辱生。應曰。宜論曲直。如其直邪。雖禍寬博。且斂衽矣。如其曲邪。雖萬乘且面爭矣。古者暴君乃罪其臣曰。是夫也。廷辱朕。若賢君則固嘉焉。夫賢君於臣且容。廷爭矧於大臣而賢者乎。語云。臣能容諫。然後可以諫。君古之道也。生於執事。非直期以令人而止矣。則夫是非曲直。相與盡言。無隱以進。於古之人。丁乎抑亦籍以解於今之人也。生前日之言曰。陳世傑之屈。凡有人心者。惻焉。李先生何又加寬於其身。如曰。聶能遷之。詰也。則宜徵質。如無徵質。則獄成。何憑。今夫執盜而罪之。必徵諸鄰。而質諸賊。執殺人之囚而罪之。必徵諸保伍。而質諸尸執。唆訟之人而罪之。則雖不徵諸人。猶質諸筆跡。聶能遷之。誣世傑也。何徵焉。如曰。口則出。陳世傑口入。聶能遷耳。如

飄風去矣。何質焉。無徵不質。而參加之罪。司刑者固如是乎。不幸聶能遷再斥。縉紳三二人而誣之。曰。是實唆我。則亦信從之邪。抑亦徵質焉。然後信從之也。詩曰。毋教猱升木。聖明在御。豈其有猱教也。前年陳世傑被一切之人誣。加死罪。致殺冤民二十六命。執國是者。宜代之直。非爲世傑也。一夫非辜。天且爲變。况於二十六命。司刑者視二十六命。如螻蟻焉。謂國法何。謂天命何。今夫羅峯見山靖菴。西樵不直二十六命。避嫌也。執事何嫌焉。而不直二十六命之冤也。執事而不直二十六命之冤。於所以輔明天子。致和氣。消災變之道。何如也。律曰。刑部大小衙門。不執法律。聽從上司主使。出入人罪。罪亦如之。謂斬也。則一切之人。俱從姦黨。律斬可也。曰。故禁平民致死。曰。故勘平民致死。曰。故出入人罪。皆斬。絞則一切之人。坐律斬絞。可也。執事何見。舍正律不用。而置二十六命冤不恤。邪。不恤二十六命已甚矣。又從而誣世傑以罪。何見耶。夫前日一切之人。必置世傑於死。怒其跼議禮之後也。其設心也。謂凡議禮者。俱可殺也。謂議禮俱可殺也。而未得必殺也。遂圖殺世傑。以逞一快志。今以執事之見。謂議禮者。猶可殺耶。抑可勿殺邪。如可勿殺之也。則陳世傑何辜焉。如其無辜。則二十六命又何辜焉。甚矣執事之未察也。嘗謂宋

朝士夫如鬼蜮動以言語致人罪蓋衣冠之流先自爲夷狄然後夷狄乘焉萬代昭鑒也景泰時于肅愍功在

社稷奸人徐有貞陰構姦兇誣致之死後雖少白然有貞卒得保首領有家墓可謂失刑也已矣正德時張緣尚書論其阿匪人則殺其身可也乃誣以反逆而戮及其族甚矣甚矣士夫徒逞一怒之快昧良心滅天理加人以所無之罪雖能少逞一時然天道畢神終不可欺故古之主國是而顛倒者多殞宗前轍後踐同歸淪胥卒莫之悟也可哀已矣可哀已矣執事高明上下千古其於取舍之決想亦了了於生前日之言想亦不深惟怒第執事盛德誰則知之且生之狂躁見容於執事誰則知之而流俗紛紛然尤生之無狀曰廷辱大臣廷辱大臣則讒隙易啓故敢私布晦心於執事幸諭諸人而解之不一不一

與田提學

累承雅厚復辱枉顧其爲感刻宜何如卽宜走公堂再拜申謝禮之適也惟近世士夫之居鄉與當路士夫交際禮未酌中諛瀆之咎誰其執正之竊不自量往年曾講明治生荷生之說以爲朝廷定體分示天下以無貳上之義惟於往還之禮尚未及講竊見山東士夫與木藩臬當路士夫往來皆由中門惟敝省不然或則避嫌託故暇亡役

刺是飾僞也生是役也宜走公堂致謝惟念將如山東士夫交際之禮則乖本省習俗之常將暇亡投刺是重自欺也漢時士夫書繡故鄉有郡守負弩前驅者有望公門步行者夫郡守前驅則處之隆以抗望門步行則失少訓皆非禮之中也春秋之法王臣雖微列於諸侯之以尊王也天下無貳上也今之公卿爵列於朝則皇臣也乃於故鄉往返之禮尚未詳議是私相崇以抑也非春秋之義也緬惟執事先生禮義之大宗也學校義之地也請行學校議定是禮俾士夫有所循執如曰公禮相接所行宜何門私謁而有所請所行宜何門則凡士夫之往返觀其所由而人品辯矣是亦風教之助也惟高明其圖之生實及贊下風願有聞焉幸甚幸甚

與陶南川

累承翰示只是冗中未得手復又念我兩廣積弊如蝟毛幸蒙老先生大賢過化正吾民甦息之期也謹略請教兩廣盜多何也皆州縣官不守法度漁獵愚民激致之也姑舉大略如秋糧弘治年間糧一石需銀五錢而足今糧一石需銀八錢或一兩乃足夫粟米之出諸廣也貴賤不相遼絕然而官之徵也乃倍于昔試覈管糧官究之則今日糧銀之加其利安所歸乎又加徭差正德年間巡司弓兵

一役需銀五兩而足今則加銀十五兩矣南海縣禁子需銀七兩而足今則加銀四十餘兩矣巡撫巡按門子年需銀四兩而足府縣門庫之役榜註六兩然而應役或百兩二百兩猶不足矣有因門庫一役而傾家者矣妻女典雇與人者矣流而爲丐者矣有州縣官將儀從夫舖兵編殷實上戶而徵銀自肥者矣其諸利弊不能盡述試行究焉則凡汚濁官吏安所逃其戮乎伏願老先生按浙江事例行府州縣通查各府州縣戶口若干田地若干稅糧若干通年均徭若干料價若干徭役若干驛遞夫馬若干民壯若干備造總冊俾有司知所法守焉亦長治久安之

漕庫文集

卷六

聖

與朱都憲

謝承厚情感感又蒙示及築堤之策生舟中再熟籌焉河水自西而東地勢西高東下水既順流而下沙亦隨水而行水溢于河則沙注于河水流愈溢則泥沙愈積故河水濫溢之後則沙與河平自然之勢也今沿河之東復築堤以障之若河水不溢則此堤之築無用焉已矣害猶未甚

不幸河水再溢則水勢自高而下沙亦從高而流水勢小緩沙亦停淤吾知築一丈東堤則增一丈淤沙亦自然之勢也如東堤不築水自西來或溢于昭陽湖或及滕鄒等縣水既分流沙亦散漫若河東築堤則水或暴至先注于河沙水並行河先飽矣淤塞之患反甚於堤之未築亦自然之勢也若曰築堤障水則西水驟至皆遇而納諸河俾中流東趨以達于淮不至泛溢水不泛溢河流自急沙隨水流不至停淤無是理也蓋自穀亭至于沙泗二百餘里河勢凡幾灣曲凡經一曲則水勢一迴水迴則流緩流緩則沙淤尤自然之勢也竊謂去年東堤不築沙注于河

漕庫文集

卷六

聖

花

與河平則已矣今若築堤則堤愈高而沙愈積爲運河淤塞之患不可究言也已若曰沿蕭豐等縣河水上流之地預築長堤一以護民田二以障河水決潰之勢也或可也惟地利形便非躬自相視恐難憑小官下吏淺見輕慮所能知也惟高明熟計之生區區之愚亦惟懸斷未敢謂全是然此又大之慮恐不可草草故不自揆具拙見并錄前稿遞上幸垂察

與陳侍御

承示賦役公移足似稱量公平之體矣生之鄙見如戴先生前定各項事宜略減革太甚有之如各縣各驛之云恐

又觀異太驟或奸貪由是潛滋也驛中所需驟徵銀不得
或供應順天府尹先為查處在庫無礙官銀代給其缺
徐徵補回亦權之善者行有司如此法處置則驛遞無缺
供謀撓法者無籍口地矣舉人路費聞將取之銀編緝差
此極不可此特改易預編名色耳其為貪夫之利細民之
害則如前也厲階豈可再啓也哉均平之征凡料價皆取
諸田畝凡官司公用皆取諸人丁料價有定準公用無定
準恐田畝之征太輕人丁之征太重則小民病而大家幸
舉人路費如無餘銀可措請於均平料價內量增征焉亦
稱物平施之宜也凡告豪勢即與行理極是憲體否則弱

渭津文集

卷六

七

八

民何不幸之極焉賊官奸吏吾廣為甚幸再加之意南人
無涯之澤也不盡不盡乙未六月六日留生再拜

與管巡撫

榮行不及郊錢嫌如嫌如齊魯之墟得先生整振一番罷
民自是有甦期矣嘗聞河南山東馬驛驛丞督吏部及內
閣承差得之驛丞一任如三年賄得數千或滿萬聞之駭
而不信及詢鄉人居此官者乃知不妄山馬驛鋪陳等銀
皆由驛丞顯掌故得逼同包攬人役互相侵剋如江南上
馬一匹歲徵銀四十二兩年年徵焉豈年年倒死一馬哉
一馬如可壽十年則十年之徵裕九年之積矣是驛丞所

由利也况聞地方之馬年復徵銀八十兩馬頭見面歲例
時新多方剝民又驛丞所由利也積年通弊也皆守巡官
不查革之過也又驛中馬驢不足原額凡遇點查互相影
射幸加之意詢訪積弊痛革焉如每驛馬各加印烙別用
一字使不相亂點查按字號稽焉則無馬而冒支銀之弊
革矣國初馬驢之多由出差官皆乘馬故也今皆用轎以
擾州縣民夫矣養馬之費又不能減是吾民重困也幸加
之意酌處焉每年江南解到馬價皆儲之府查舊馬壯者
若干倒死該補足若干皆與印烙驗其年歲責僕夫喂養
給工食直焉遇有倒死府官稽驗烙號支銀買補僕夫削
減馬料不謹喂養倒死頻促照其人易之驛丞不能督率
僕夫善喂馬驢倒死數多官作不職黜之凡各馬價鋪陳
之銀皆儲府支給復多方訪詢杜其弊源則驛中積年賄
弊革矣幸加之意焉聞陝西查革驛弊歲省銀十萬民之
利也幸加之意焉不一

復滙甘泉

承委撰尚書翁碑銘只得忘陋勉成惟高明選之如可用
潤色用之否則上之別求大家以表先公隱德亦孝之善
也又承示春秋正傳雖未盡閱亦已得大意矣坐早年亦
頗留心惟恐見尚未定不敢鹵莽立說鄙見大略因便請

正何如春王正月孔子實自創制垂憲萬世前古無如此書法蓋孔子作之也聖人力量與衆人不同時在堯舜則禪讓時在湯武則放伐時在孔子則立教垂憲皆常事也天下之職君師二者而已矣君道主宰一世師道主宰萬世一而已矣謂孔子不可以匹夫改正朔然則湯武可以諸侯放伐乎知湯武之順應天人則知孔子順天創制矣世儒委曲說春王正月皆不識聖人力量職事故也子丑寅皆可紀歲古已有之惟未嘗以子丑月爲正月耳故商以丑紀歲於元祀則曰十有二月泰及漢初以亥紀歲則曰元年冬十月是古者雖以子丑寅紀歲首至子之爲十一月丑之爲十二月寅之爲正月徹上代未之有改也幽詩周公作也曰七月曰九月皆夏正也如周實改月則述一代之制作新天下之耳目當用周正不宜復述夏正以溷頑民之聽矣世儒曲爲之說曰幽風先公用夏正時也則應之曰先公夏正之時有民俗可稱者矣在商六百年幽俗獨無可稱者乎詩曰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皆夏正也如果先公幽俗則夏正十月未改歲也何乃曰曰爲改歲是周雖改子月首歲不改子月爲正月之明驗也詩之出車周正之時之詩也其詩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

庚階階采繁祁祁夏正之候也如日子月爲春則倉庚之鳴于繁之采皆非子丑之月所宜也幽詩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幽詩春日之倉庚則夏正也出車之倉庚則周正之春耶又曰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幽風之采繁則夏正也出車之采繁則周正耶是又周人不改子月爲春正月之明驗也孟子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如曰夏之九月築場圃時也曰十月納禾稼時也豈曰農工已畢可用民力耶又孟子未嘗稱周十一月十二月爲夏九月十月至明驗也詩曰正月繁霜夏之正月也其爲天災何也非霜時也在周之時則三陽之月于耜之時也農事伊始繁霜殺物農人憂也是其爲災也是故正月繁霜九月肅霜皆夏正也比而觀焉幽之肅霜常也小雅之繁霜非常也變也皆夏正也世儒不識乃謂正月爲夏正四月妄益甚矣故凡詩曰十月之交曰六月婁婁皆夏正也又曰惟暮之春則辰月也如曰周正則寅月也寅月豈來牟時耶朱子於十月則曰夏正之亥月也於六月則曰建未之月也於暮春亦曰辰月也惟正月繁霜則從蘇氏之說曰夏正四月豈其然乎豈其然乎是蓋闕疑不敢身實遠俟後聖之心也是又周人雖改子月首歲不以子月爲正月之明驗也記之月令古之聖帝明王奉天順時之典也呂

不常而布之間以一二災祥之說命之曰秦月令世儒聞秦呂名則耻且惡之曰亂世之書也今也驗之天文徵之氣候敷之政事稽之物產可恃之耶是故戴記惟月令為古典出呂不常所述人則羞稱焉周禮為周官癭瘤王莽劉歆刪周制而附會之者也惟曰周公作也世爭謂之世儒之不信心而信耳目也弊也如此是故月令秦之政令也秦以十月為歲首所述月人則夏正也又秦人雖改亥月首歲不改亥月為正月之明驗也秦不改亥為正月則周不改子為正月又益明也春秋書春王正月為夏之寅正又益明也或曰夏時冠周月如何曰非也聖人順天

清江文集

卷六

直

完

與羅峯

向日承命欲推令甥姪王子明南光祿生謂令姪俸級尚淺遲一二年乃推未淹遲也生此心老先生諒知之知生非薄子明也厚愛子明也老先生蓋相諒之深也葉待詔

傳老先生之言曰渭先不肯推子明乃厚愛我也斯言也中外之人實聞之皆歎服老先生秉至公仗大義不私所親報國赤忠炳如日月又謬謂區區之戀情幸老先生尚諒察之也不加譴怒則亦幸矣乃謂生實厚以相愛非信生之深乃至此乎生恒誦曰獲上有道信乎朋友生素自訟凡上未獲皆忘信未積朋友未交孚之咎之致也今蒙老先生相信之篤如此自慶淺拙學術自是有可行之兆而此出非苟然已也晝夜省思惟期不負天下不負聖主不負老先生所相信而已近日外間洶湧小人胥譏皆云老先生悔吏部不推王澈光祿故於本部覆疏多有

清江文集

卷六

直

完

異同必坐過跡於吏部劉磨之部官肩罪不起自爾軟服雖欲不推王澈光祿不敢矣生謂此小人間術也必致本部與老先生互相詰攻如小人操戈相敵然乃快旁窺者之心也必致生獲罪于老先生躬負赫怒無駐足昂首之地乃快旁窺者之心也必致誠齋先生大責怒于生乃又謗生不善處僚負悻悻之名于天下為孫子百世話病乃快旁窺者之心也嗚呼世情險惡讒奸橫行斯文衣冠之禍將安底極生極信老先生忠赤公恕明大之心惟即屬洶洶將謂諂人之言似可畏者生乃昌言喻之曰羅峯先生性繁而氣浩人承下風凜凜不堪則有之若陰中傷人

保決不爲也議有異同執不阿比類於自用則有之若遂私作非僞構善類保決不爲也願諸君勿多惑也猶或不信猶洵洵生又昌言喻之曰予與羅峯共事今十年多悟而不合予每拂袂不顧予福甚矣羅峯未嘗罪我羅峯容我之福其能容天下可知也衆猶洵洵必請汪翁推令甥光祿光祿小秩也豈謂王子明不稱職哉然而郎屬之情有所甚未曉也謂推子明光祿將以媚老先生也將以免罪譴也生不得已又昌言喻之曰若推子明光祿將厚子明兄弟乎抑薄之乎將厚羅峯乎抑薄之乎凡吏部官成化弘治間十八年乃得參政正德嘉靖初年十三年僅得渭厓文集 卷六 三

士陞一部官不得者翰林官二十年僅陞祭酒王其五年郎署驟陞祭酒謂內閣吏部不徇私不信也凡司務皆十餘年乃陞外任王其僅八年即陞京堂謂吏部不徇私不信也此言流聞豈子明昆仲之福也哉又爲讒言曰子揚兄弟陞官皆舅氏之賜也子揚豈樂得此名也哉又讒言曰羅峯每爲天下秉至公不免徇其親二甥姪皆位京堂非奉 特旨何以服天下羅峯豈願聞此名也哉又讒言曰吏部操人物衡鑑如此陞擢雖曰不阿誰則信也阿畏勢權以說取容吏部豈願聞此名也哉生縷縷昌言喻之郎屬之洵洵乃熄生又恐外人不諒汪翁之心疑有遷也渭厓文集 卷六 四

京任王子揚僅四年主事署郎陞右通政凡翰林非二十年外不陞祭酒王子揚通郎署通政不五年陞祭酒非特旨陞擢孰敢爲之故外人皆曰王子揚之陞之驟羅峯之力也茲言也豈子揚之福也哉亦豈吏部之福也哉亦豈羅峯之福也哉凡各部司務九年乃實授員外十二年乃陞知府參議今子明僅八年若如衆敘遷則今未得郎

中若又驟陞光祿則人又曰王子明之陞之驟羅峯之力也茲言也豈子明之福也哉豈吏部之福也哉亦豈羅峯之福也哉如有讒人又構飛語於上曰凡吏部推官皆何內閣如王其者以十二年進士而陞祭酒即今十二年進

渭厓文集卷之七

書

與東瀛

今早遼東事草次不得盡言姑呈大畧惟高明采焉廣寧遼陽軍士之變雖曰撫臣乖方也細審事由只云功役驟興也然已停止矣又差徭幫丁不免也亦已改正矣查馬軍田也亦已給軍矣惟云每軍栽樹二株所費亦復幾何每軍歛銀一分所取亦復幾何所云呂都御史且本奏各軍罪狀則遼陽人懼罪可也廣寧何罪乃亦懼耶若曰秦滅軍糧一半則訛言虛誕激愚軍者也必有奸人鼓扇搖

渭厓文集

卷七

惑致士卒紛起而怨而怒舉鎮軍皆變然後彼奸可逞而大得志也實考遼東屯田原額糧六十萬近年僅存二十五萬則三十五萬之糧之田皆入勢家奸人之橐可知也今又僅存十九萬有奇餘五萬皆捏稱無田虛糧逼軍士代賊則五萬之糧之田又入勢家奸人之橐可知也今將查究前田則奸人必懼不查前田則額糧日耗軍士於何仰給焉且勢家侵隱屯田之利乃逼貧軍賸糧為政失乎孰大於是呂都御史行事雖不可逆知必其蒞任之始即案行合屬稽查屯田左右川事之人承望風旨或發欺隱之跡或陳清查之策奸人承機扇動曰養馬軍田舊例給

軍永業者也今亦勘丈隨屯田納糧矣由是馬軍皆懼乞免勘丈乞請不得遂羣呼為變奸人懼發露屯田奸弊也故片詞不及屯田勘丈只云馬軍業田亦隨屯田納糧則事所由起決為清查屯田可知也弊端灼灼可見者也今差大臣勘究奸人如懼罪狀發露則巧為欺蔽承勘言吏皆彼中人也奸人羽翼也孰與諛曰誰實首謀不過據拾虛文陷愚民丐卒數人於罪而止耳首惡罪魁隱處靜觀而竊笑曰朝中真無人也如將究彼奸狀使不蔽獲奸人懼罪將又鼓扇愚卒囁呼稱變則雖朝命大臣亦且任其旅拒為其脅劫無可如何矣善後之策不可不深思也

渭厓文集

卷七

大臣此去如又辱命則綱維解紐列鎮效尤變故所伏有不勝其可虞者矣國勢重輕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不可不深思也竊謂請差大臣即宜覆兵科奏疏開列鎮兵六罪皆宜究治奸人扇構之情必在勢家惟勢家巨惡巧於用術致愚軍交扇變自下起雖都御史亦陷其術中不及先覺耳今宜請聖旨榜文通諭各軍曰呂經行事乖方已拏問矣所與工役皆停止矣撥軍養馬之田亦照舊給撥矣幫軍人丁亦照舊豁免矣凡可以厚恤爾貧軍者皆無所吝惜矣惟欺隱屯田致勢家得利逼賊虛糧致貧軍受害則屯田之弊不可不查奸人鼓扇浮言恐誘愚軍相率

肅呼窘辱大臣擅閉城門大奸首惡不可不治凡清屯田
將以利益爾貧軍治首惡以別白良善無俾爾貧軍枉陷
於罪亦所以利益爾貧軍也爾善良軍士各安心無惡奸
人大家欺隱屯田聽爾貧軍互相舉首如不肯首自有別
策稽查只要清出勢家奸人欺隱之弊於爾貧軍不得擾
害爾軍士慎無惡勘問首惡只求情真罪重數人奏

請議處不許牽扯駕誣平人不許杜誣貧軍凡軍士蠢愚
一時不知事由隨眾嘯聚乃無知誤犯俱不究問爾貧軍
各無恐勘問明白 朝廷自有處置勿聽奸人扇惑各安
心守法保全身家如奸人懼罪鼓搦愚軍旅拒大臣不伏

清江文集

卷七

三

漫稿

勘問是怙終稔惡宜誅討而不赦者也 特命戶部將遼
東官軍糧銀歲八十萬俱不給發貧軍無食自相仇怨自
相攻擊自相攘奪勢家巨猾平日雖有巧術鼓煽愚軍抗
拒朝廷至是亦徒自斃無以自保全矣然後命一大將出
師數萬聲罪致討移文朝鮮出兵攻其東柔顏三衛之夷
出兵攻其北我以大兵扼山海關制其南彼之粟布銀金
妻妾子女不為貧軍所攘則為夷虜所掠無以自保全矣
貧軍如慮曰戶部不給糧銀遂將無食暫可攘奪終亦餓
死而已矣貧軍即不聽奸人扇惑以旅拒 朝廷矣勢家
奸人如慮曰朝廷如遂聲罪致討貧軍攻我於內夷虜

攻我於外妻子首領俱不保全自悔禍不鼓扇愚軍旅拒
朝廷矣蓋夷虜固不可使之攻我邊境惟彼既敢旅拒
朝命則亦將謀通夷虜以抗官軍如大同之謀者有矣是
故先令夷虜攻之所以奪其所恃也先以此意明白諭曉
之彼雖有智者亦不知所以自為謀也奸人計沮差去大
臣乃可申其威令彼中罪狀可覈其實 聖上操縱之威
柄可與時舒卷也草草布此惟高明米焉一得之愚也不
盡不盡

遊戴巡按

清江文集

卷七

四

漫稿

承示賦役冊知所以勞心于吾民者至矣有等不肖以其
厲已也亦胥為詭言皆驛遞巡檢索賦不得散為流言以
惑眾聽鄉官無識者亦誤聽而和焉然公論自不可泯也
如會新巡按亦以生言告之幸毋惑浮議將良法輕易改
更為奸人私利也五羊驛遞運所鄉官多放債取十倍之
息今則利無於取矣亦怨謗一端也此間公論皆明其說
不行惟驛遞銀廣郡原例米一石該銀二錢五分如不加
倍剝民民亦悅矣所苦者夫頭為民病耳今革去夫頭民
已蒙無涯之賜矣復裁減太過每米一石徵銀七分是比
舊減三分踰二也城省太過恐後難繼鄙意通一郡計每
石徵銀二錢或一錢五分則於民亦寬甚矣惟小民米三

斗以下舊俱優免官吏監生視例通免今年一遺黃則旋亦編造水夫民壯於編造時查舊例各款優免人員查例優免亦所以寒怨望一端也否則彼即驚曰隨糧帶徵只利富室不利貧民思以沮良法矣巡檢弓兵一役編銀上兩須打手乃得實用屬之兵備道考選其弊乃革否則巡檢專召土人募役尅取工食之直爲已利也募役者亦積年光棍只借弓兵名色苛擾鄉民名在巡司身在市井盜寇橫行巡司若不問坐此弊也冊書須各府翻刻鄉民家有一帙猾胥乃不周民不盡不盡

與鄧黃齋

清康文集 卷七

得書知所以自守矣又知與鄭先生同此自守矣又知與鄭君同立小小師道之極矣亦慶吾鄉有人也亦慶白沙門下有人也亦慶黃齋同僚有人也今又選一人曰陳九鼎廣人也到日與君鼎立學門益有人矣語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黃齋必先行矣又曰言之不出耻躬不逮黃齋必逮諸躬矣又曰爲之難黃齋必知難矣又曰靜言庸遠黃齋必不遠矣又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黃齋必有終矣人亦有言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謂自知也雖然人已一致未有已昭昭而人昏昏者也存諸心者惟已獨知措之事固人人共知也不可不慎南都人上往來如織小有善惡

朝動而夕布十日速達干北勿患有善此處不知也幸珍重珍重白沙門下實有光焉湛先生八月書謂生求改南及欲徑歸樵爲有鬱鬱蓋非知渭氏者也黃齋在北何當見生有毫髮室礙處自旁人觀之自謂生行無不得矣生自知獨見則謂十分志願未能副一二分也古之大丈夫達可行諸天下而後行生今所行補塞罅漏之未而已謂真大有行非也與其小小自見孰若歸山成就初志猶足垂式百世不泯泯已也前與江公共事雖不大有進善黜惡亦未嘗沮汪公蓋舍已從我者也聖上有手札吏部陞選內閣不許干與大學士只備顧問而已內閣近絕無沮撓者也可以大有行矣然而未能必行者其機固難言也生署印近四月部中宿弊革去十之三四如欲大整理一番則部事肅清人才可以大振作天下可望致大治然而未能即行此機固難言也我將爲之人陰阻之今日行之明日沮之無益事功徒取紛擾資庸人口實是故隱忍而審幾兆如有可行即大振作一番幾不可爲乞身以退決不肯隨世竊祿同庸人老死利達之途無益家園天下萬分之一也此區區定志也部中口行事經生手所裁酌小革前弊者皆別錄一冊名曰三月政紀待錄完奉覽或有以見教也

與方西樵

生擬昨秋歸矣乃與南科小有言未得結絕繼而南道又有言以致今春尚未得告歸回首樵中之樂如在天上憂寐幾繞而未得至也南都積弊皆前輩流來俾區區以身撓焉除是坭塑木偶乃能堪處而世之名人悉以垢含爲得計宋人之言曰得罪人君猶有令名得罪言官詭辱不得脫屈八座九卿之體趨媚言官求免論劾而已矣依阿譎忍以無耻爲忠厚以喪心爲盛德居之不疑又復號於人曰是中道云是中道云嗚呼古之鄉原猶似忠信似廉潔今之人又下鄉原不知幾層乃猶竊衣冠儒學之譽非謂其文集

卷七

七

與孫憲副性甫書

承諭滿幅如面領教感甚感甚內云不親細事甚是甚是區區亦未嘗屑屑惟細民苦告于道于堂不得不爲一處分耳今世皆習熟宋人套子寧惜天子以鈞直名暗結言官以苟免訾貳三二品大臣擁篲迎言官曲躬圓舌不敢少悟恐恐然懼獲詆斥曰吾舍容也吾大度也充其邪

說曲行盡喪天下正氣盡滅後世公論然後已也然猶以道學自待人亦以有養歸焉任世道之責者所憂也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以若所爲求爲鄉原婢隸不可得顧曰道學如是耶彼風盛行則生爲墳塋又爲尚辯爲尚氣固宜也君子自立不求同於時姑俟後世耳如何如何

與于中丞

承教極知憂世之志非爲生出處區區小節云爾第生簞之熟矣今人雖身負大臣名位實不啻犬彘呼之食則搖尾食叱之去則垂尾奔如是人而可與有功於君於國豈可得也若竊位而貪者尤不在是列求與狐鼠爲伍狐鼠猶羞聖主觀是輩情狀亦稔矣遂謂天下皆若人也爲人臣致聖主藐盡天下士罪將誰諉古人有寧老死寧皇皇載質不遇者是何心歟自重所以重聖朝不爲亦所以有爲也如何況彼人也醜跡盡彰謂生到卽不能容天譴窮反噬蠱蝸被迫則毒無不肆甚爲肘腋憂莫能爲謀生緩行好朋且幸禍緩邪謀自辨否則適促之也此言切勿宣牙械甚可畏可畏是南向之心也豈忍然者哉執事素相亮故盡發底衷

與知府王儀

承教且惠感刻感刻蘇州困敝非執事力拯民愈不堪矣

恐執事不得久留繼後躅者不知如何也均渾之法固是直哉惟糧素輕如五升者驟加耗糧二斗五升恐彼不堪互爲胥謗後來法有變更耳不知就中分作三等九則將六十以上除實徵三十作正糧餘三十折金花三十以上全徵正糧不派金花仍量加耗五升以上不派金花量加耗一斗或一斗五升必三等之中量分九則以此酌量均派其田果窪鹵別法踏勘的實另爲一等於最重糧全不加耗仍徵三斗金花於中等不派金花仍量徵耗庶於輕等不驟加重最重等不驟減輕用九則稱量之或人情不甚拂怨可息法可久行也幸詳酌示教

清江文集

卷七

九

與陸李兩方伯書

得陸年兄手教知驛遞事宜及均平歲用皆有所不足生嘗與汪冢宰言矣恐減革太過賦官不厭饒嚼必生怨恨將議量增以塞貪者之慾汪公云法初立時必嚴後必漸寬所慮者今不嚴耳不患後不增不寬也勿輕啓其端生仍具書戴荷御勸之量增戴復書云已計一歲多編銀二千有奇矣生謂案牘間費銀一兩實費或倍蓰有矣戴侍御只據案牘計費不知有司供應上官實費也是其所不足也幸酌議焉如真不足量增額數使公私兩便勿因小不便併沮成法則地方幸利也今驛遞官取見面銀不得

耗減夫價不得巡檢取弓兵拜見銀不得鄉官革去轎夫欲取不得往日放債驛遞以獲十倍之息今取不得胥爲流言搖動成法或假曰驛遞親當小民有難米皆得售今徵銀無所於售矣此奸說也凡水夫一役十數戶朋編充焉編銀十七兩拜見驛承年計銀五兩驛吏銀二兩當按月夫一月銀七十餘兩皆夫頭啜口償焉不敢以愬今日親當則雞米皆售誰納其雞米爲之免銀歟又曰弓兵親當亦雞米皆售亦奸說也天下賊官爭趨廣東謂易取賄也弓兵初着役拜見銀已不可言矣誰納其雞米爲之免役歟惟愚民情難上達奸人假爲其說以惑上聽利在得賄而已矣或奸人冒愚民姓名上訴前曾誤陶南川矣皆不可不察也地方賴利惟兩太賢不盡

清江文集

卷七

十

龍戶

聞羅山計慰疏

不意羅翁竟捐館哀惻奈何奈何羅翁於生同心爲朝廷平生議論未嘗苟合有事則力爭明辯蓋爲國也急公義不得顧私自是宜如此外人不識生與翁心訝生與翁有異同淺也今翁去世遺我孤立傷如之何已矣矣矣聞溫嘉之人炎涼易視凌侮翁家此生之責也生後死者如不能保翁家族後日泉下何以見翁幸翁無介介凡鄉人小大事幸盡告生宜代之處必不得罪翁鄉人亦不悞

鄉人無理凌翁家求兩平乃已無已則爲聞之 聖主請
聖斷生且願爲翁任罪不致翁後人失所也此生義所當
爲無所諱避未及馳奠先致疏慰可讀此疏于羅翁几前
我心之傷翁或知之諒之也不盡惻惻謹疏

涇野東附錄

生平日以公爲可人也今此疏如此可謂阿私所好
不知人之甚矣

聖主聰明睿知是可追復堯舜乃公所歛祭禮二人掩蔽
行私引進匪人至今黃河以南大江以北僵尸數千
里賣子女不直百數錢危亂至此公不能上告

渭崖文集

卷七

施

聖主乃欲黨一亡姦歸炎涼于鄉里良民此何故也然則
一二十年百姓無告受害非公而誰公多學有志一
變而爲正人有何不可

復涇野

生敬羅峰者謂其一心忠於 朝廷絕纖芥私也主張
大禮不悚不懼明千古之謬仲 聖主大孝一也辭明大
獄抹一家十數冤命破散蔽 主之奸黨二也在閹九年
未嘗容內臣私請政本清端三也十年不進一內臣去位
後卽進一萬有奇且革鎮守共百餘年積弊四也吏兵部
推選文武官未嘗片言干與 內臣病故例蔭義男義姪

家僮校尉三四十人羅峰削黜之盡五也風憲官皆知警
戒省郡有司在京大小官不敢肆濫六也革戚畹恩十

八侯伯七也門無私謁風清弊絕八也三黜奔歸行李惟
一二衣箱如寒儒卑官九也在位日只引用外甥一人亦
才名不忝餘則絕纖芥私黨坦坦平平過皆可見心跡至
明十也羅峰有此十善生是故敬之也羅峰毒生甚多摧
生甚力皆意見不同爲異論所激之致生亦未嘗毫釐假
借遇事爭形於色久則兩無後怨蓋羅峰久之知生無憾
進之心生知羅峰只見偏度狹終無他也故兩無猜忌遇
事則爭爭後釋然是生與羅峰相處之跡也今羅峰去世
身後之憂非生任而誰任世人忌羅峰者皆私意耳非有
爲 國真心鄉人頑薄又何足懼惟生終任之耳執事無
爲流俗薄態可也涇野得書乃曰偶妄發言知罪過矣謹
謝教云亦可謂受善者也語再識

再與呂涇野

凡今之人附下罔上不足異獨賢者亦甘心焉予不知其
何云羅峰在位無一念不忠 朝廷無一事不爲 國無
釐髮私身家人爭譽焉設有人受 聖上寵視古今極矣
無一念不欺 聖主無一事不誤 國無一動措不利身
家人爭陰黨焉無他故也羅峰忠在 朝廷病在士夫士
夫惡其病已雖有益於 國不知恤也有人欺 朝廷曲

黨士大夫謂不病已雖彼誤 國利害於已未切士夫
見已利未見彼禍也爭黨焉不謂為非故曰今之人均之
附下罔上也如何如何昨言未盡偶筆及此

慰張生中翰疏

不意尊翁卽謝世又遭怨仇弱齡嬰此毒如之何恐悚如
之何語云愛其人及其屋之烏尊翁忠在 帝室人有愛
君真心自愛敬翁推愛敬尊翁之心自不虐翁之孤賢姪
毋重憾感也古者大無道之世莫甚於春秋之兵爭無君
之極莫大乎春秋之諸侯春秋諸侯猶不伐喪父兵聞喪
反兵行吊古道之遺也曾謂今之君子春秋諸侯不若乎

清庵文集

卷七

十一

即

必不然也尊翁在猶如猶縱人凌翁之家則其人可知也
人誰不死顏差先後耳乘人之喪肆其威虐彼獨保不死
耶有却傾之慮者不德賢姪毋重憾感也特差官齎九卿
及舊翰林祭禮走奠尊翁兼經紀翁家事可平處者幸與
鄉人平處可忍耐者善忍耐可饒讓者且饒讓寧暫食虧
勿過憤激退遜順時乃所以善體尊翁心也萬不得已聞
其始末專人馳來我能善處如力不足會西樵老先生聯
名并力必不俾吾姪落人坎阱憤毋憾感也餘付去人口
不盡不盡謹疏

與王浚川

向示論羅峰云云生竊以為過矣羅峰者求之古人則不
足律以今人則自成化至今未有其比今人守官非內有
結納必外有依附內外皆無附結必貶躬曲禮阿姁輟異
媚結言官保名譽譽語云寧忤 天子不忤權臣不忤言
官蓋謂忤 天子可得直名忤權臣言官必遭詆斥宋人
活套今人秘為心法以附下罔上為敬學以欺世釣譽為
中庸今之所謂聞人也羅峰獨無此羅峰所以高出世人
亦羅峰所由得罪于人也執事謂羅峰急報私仇摧折善
類過矣羅峰才脫褐卽登台席人誰與仇犯罪黜者皆
大禮大獄人耳彼自掇罪羅峰何仇焉為 國任事自合

清庵文集

卷三

十四

付寄

為 國任怨如顧身後仇讐 主上何賴羅峰過於任怨
心實忠 主謂報私仇過矣羅峰去位矣執事何不悉舉
黜賢布復舊列中外剗薦之士名可覆也豈皆羅峰摧折
者也又曰羅峰迎合 聖心竊謂執事之云亦過矣如曰
羅峰迎合羅峰去位何不矯正豈曰羅峰可迎他人不可
矯也何不以今人行事比並觀之也生於羅峰在時無阿
從過則矯焉外人謂交仇實不然羅峰沒後公論正湏別
白俾人不迷執事主張公論國人視為赤幟幸 珍重如
有異同無吝再教

再與浚川

昨談羅山事章草不盡所云執事云羅山事此方士夫所無生謂羅山買廢寺田三十六畝有道人林琰實主有價今斷田別僧掌管原價不追天下有是法例耶張方山隱匿無稅田四十頃據法令沒官猶逼將官爲灑稅于民有呂知縣景蒙申案是何理也羅山之家內司給田一千二百畝爲飭理書院費猶曰朦朧承受斷給奸民張方山匿稅田四千畝獨不可沒官給貧民乎山東河南山西北直隸士大夫家有稅一頃影隱腴田十數頃甚則霸有稅腴田作無糧地將納糧地詐捏沙鹵暗移額賦後里甲代賅率皆北方積弊若申明正法俱合履畝丈量沒官率互相欺

渭原文集

卷七

十一

與鶴江少宗伯

司馬公陸子靜祀議皆係斯道大節人紀大倫吾兄不得諉曰不知付之默然陸學已送辯幸細閱可知若司馬公論人品則質直可稱於僚儉朴可法於鄉邦如斯而已矣論相業則不如韓魏公論學識則不如范文正公而於斯道則全未有聞何取而祀孔庭君臣父子夫婦三綱也司馬公書報王背秦秦攻周赧王頻首受罪石秦抑周冠屨倒易建安二十五年十月曹丕篡漢廢獻帝爲山陽公馬光割去建安年號書黃初元年於漢帝則削其年惟恐不速於魏不則進其篡預言其年漢昭烈紹漢之統帝室之胄名義甚正司馬公削去昭烈不得嗣漢諸葛亮伐魏書曰入寇右篡賊抑漢嗣絕正緒助逆臣是君臣大義萬世不易者也司馬公反逆君臣與賊爲翼於君臣之義何如也呂氏擅王諸呂武氏滅唐爲周牝雞晨鳴滔天烈罪萬世痛憤司馬公不正呂氏武氏妄肆侵陽之罪反紀其半俾列正統是婦女可當尊位也其於夫婦之義何如也自生民至于今無聞改稱父曰伯叔改稱叔曰父考司馬公創議謂英宗宜稱仁宗爲考改稱其父爲伯變亂父子名實數戾綱常爲萬世禍始其於父子之倫何如也三綱攸斁人道爲禽獸豈可推禽獸之教於孔庭此大義所在百世不可泯生將再疏或禮部有議恐相室礙始俟禮部

渭原文集

卷七

十一

初

議不明乃再舉如何

與汪中丞

奉違日遠祇有儲念何時得面領教爲慰近承手翰如面
教幸甚淺夫聞執事張皇六師之勢乃以爲訝何異井蛙
存 中國尊太之體自合如是矧亦實事曾謂舉全盛中
國之力不能制南鄙小蠻也特自有中國之體不屑爾也
湛公論甚得宜幸審思焉曰天子討而不伐有征無戰得
駕馭小夷之體我可坐策其斃彼危不自安國內遺黎豈
無圖其後者自古英雄之主如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可
謂乘時膺命者也至惠帝高中宗真宗卽不競奸雄如曹
滿如司馬昭劉裕至子卽絕安祿山朱溫不能保其身莫
登庸惡浮祿山朱溫篡逆二十年得保首領幸矣子孫可
能保乎不待智者知其不能也乃亟於與之 詔書頒之
正朔俾定僞位是何爲者也前日毛仇二公行生曰若問
順逆則黎爲順莫爲逆三尺童可辯若問莫肯投降降否彼
則肯降又問肯納貢否彼則稽首歸貢遣三尺童持片紙
彼則順應如響不煩二公行而后定也何也莫自慕竊後
恒懼國人之討也恒賄通邊將爲之請 頒正朔恒汲汲
也彼竊位不奉 聖朝正朔猶逆賊也是故正朔急於乞
頒以定彼僞位非一日也二公今日之行爲之審曰孰順

清庫文集

卷七

十七

七

孰逆國人則曰黎順莫逆三尺童子可知也若曰孰願納

貢黎莫皆曰胥願歸貢二公何以處之哉毛公不答生言
蓋將推擔子於撫臣如有錯誤他日可誘罪耳且中國所
以馭蠻夷以有紀綱有義倫縱篡賊不誅又從佑之定其
僞位亂臣賊子焉敢懼夷戎焉敢瞻仰也往年羅峰柄事
邊臣已爲納信息求入貢矣求 頒正朔矣羅峰斥之彼
求無門乃怏怏及今彼時羅峰如肯容之入貢頒詔金寶
不知願入幾何惟羅峰固拒乃至今日莫氏者蓋汲汲也
今往與之 詔是彼也昔昭求不得今不求自致也非逆
賊望外之幸耶此事如不審思必貽笑外邦爲後日悔執
事幸審圖焉毋輕爲人承擔子俾逆賊得借幸爲 中國
名教羞也草草不盡所云

清庫文集

卷七

十六

七

與沈奕倩

承示感感家中兄弟皆農人不識理小有勢便妄自恃矣
作過惡庸態也况親戚朋友又從諛牖幾何不自造罪
吾納身其中也如吾奕倩恒示規言彼初雖或以爲病已
久之自悟必深感德古人藥石實生我之說也去年吏部
時政議內一段說庸東權橫之弊已謄數幅寄四俾兄弟
粘之戶牖又送數幅于當路祝曰遇本家犯禁置之于理
不知有司近行如何也蓋庸人無知遇勢則恃遇偶則悔

遇懲則警恒德小懲以謹小惡福之大也如或無懲以自造禍雖悔何及吾奕倩恒示之規警彼或外雖不順內必自省為益多矣感甚感甚如凡有聞無情詳列俾寄聞與作常庶幾慎動以寡罪矣是奕倩錫之福而造之命也凡官大則惡大官大則禍大語云一代為官二代為丐謂官大作禍也又凡公子皆天如梁厚翁五子今存者惟一人餘皆年不永陳夢祥憲副惟一子年不四十何都憲宗易兩子年皆不三十羅大叅一齋長子年僅二十楊大理慎軒長子年不三十陳方伯仲芳兩子年皆不三十何大叅汝王僅一子年幾三十且絕嗣李方伯汝善僅一子僅四十豈天皆不佑公子哉非為人父喪心保祿城絕天理貽促後嗣則為公子者憑恃貴勢作孽逆天自貽伊促又不然則肥甘口實如秦豚犬日求克頓自促其命者也予嘗歷叙嬰官公子生年長短作公子傳以警教人今未就緒惟此論不可不使人人聞之也奕倩凡可以教吾兄弟子姪者無惜盡言實惠之福而求之命切望切望外又區區近事若與人較小節此意非奕倩可知今亦不可顯言只觀歷代史如李林甫如秦僧誤國之跡炳炳如也後世三尺童子所共曉者也何唐宋之朝無一人指其奸罪坐視兩奸誤人宗社不一啓齒救止之也豈唐宋士夫智不

與北泉公

若童子哉深求其故可知也奕倩到都下深思當自得之難與衆人言也予恒恐官大為子孫禍豈不欲解組為山中樂而嘯嗷然處禍之叢然而機與勢亦惟奕倩思自得之難顯言也夫夫出處如神龍變化終非塵跡可滯耳奕倩又自知之未易竟言也蒙勸著書此中不如山中之靜亦於閑隙小著一二脫稿後請訂正幸甚別札詩文在他入則佳作也在奕倩非其至者且多衰世氣如風塵字面在杜子時則可今日則之則不可天聲散九州似忌諱語諸如此類小謹可也又學杜祗見局促不如學漢魏又不如學詩經與熙載書氣亦輕促及昨來書與順之書皆非漢人口氣衰促故也再加涵養使浩然正氣充滿胸中他日所作自別幸加之意出街赴人酒席草草復幸照某拜手修國子監公移事尊見如何前日人云皆司官後生爭氣逞辯非尊意也生日後生豈識古意不足與語湛先生寬和不肯立斷致後生紛紛斯禮也敝部職掌為之定式則後生不嘖嘖矣夕略條數節謂是可以悟矣後生再查典故必無嘖矣今得丹山帖及昨普惠寺中諸人之論全若未諭生日此皆俗夫烏足與議凡所謂古道非好古君子孰與語也生鄙性極不肯苟且徇時以壞聖朝

規制者如科道官來謁生不送上馬與部官禮同人曰科道言官禮之自別生則曰官以秩叙如因言官而隆禮是禮以權亂非守禮也科道官拜表舊例尚書朝服通茶生曰彼爲禮來非爲私也朝服通茶非禮也議革焉凡此皆生所執定不肯徇時者也如國子監劄付生亦行之二年矣今查會典無據生乃悟曰此聖祖崇儒重道之意所以立萬世人極也古道不復久矣我聖祖獨舉古禮於三代之上儒學千萬年之稀遇也敢不承乎乃議通行執事諒亦謂古道也必慨然渙然矣摧流俗而定之矣丹山之說乃復有疑豈尚有異同乎幸無惜示教

清崖文集

卷七

三

與嚴介溪

前月生奏奸黨之說執事得無以爲駭乎生之言非爲陳郎中亦非爲執事蓋隱匿聖旨公文乃桂洲在部時於陳郎中無干增減繁簡情節亦桂洲張主於執事無能爲也於陳郎中無能爲也生所以必劾陳郎中非爲陳郎中也外人皆云聖上大政皆委夏桂洲雖李叙恭拱手聽命而已禮部行事不稟命桂不敢行如考選譯字生舊制皆從各邊起送制馭戎狄祖宗良有深意不取京城及腹裏人充譯字生南禮部見有案籍誰敢變亂惟桂洲納富民之賂遂順指禮部從京內考選百二十人桂洲

得銀不知幾萬禮部爲之奉行遂耳惡名不敢噴氣又吏部推舉官員不先稟桂洲皆遭挫抑天下大柄盡歸桂洲矣此南都士夫之言也由是南科給事中爭倚桂洲爲水山抗慢聖旨揚揚得意生曰如此是不知有聖主也試劾陳榜兩郎中觀聖斷可知也亦所以喚醒群迷使勿盡歸心效命於桂洲此則上疏主意也於執事無與於陳郎中無與故今敢布其腹心

與介溪

承手書備見披歷肺腑生亦非區區較人短長但事干國體不免一言耳近日人來稱桂洲因區區言門庭清峻

清崖文集

卷七

三

無復前日云云矣生曰審如是則國家福也生若再計其短是生過也生在吏部三年未嘗一語攻桂洲羅峰與桂洲異同生猶調停解禁焉及劉府尹事露禮部僚屬盡發桂洲陰私生曰審如是烏可容焉遂盡言攻其惡蓋部性最淺直聞人言則欠含畜不盡發不已也今聞盡改科轍生猶再攻其短則生過也前次渠歐生進本人在他人則以爲惟生則付之一笑而已生素不較小節往年與羅峰見山西樵共事謀議則生無不與峻秩則讓二公生素不欲居要地非以讓爲美也今桂洲云生以南官爲憾非知生者也如以美官爲心生居之久矣士各有志爲語桂

洲如真盡忠 皇室生不父審實即致書謝生非匿怨者也惟高明亮焉

與介溪

琉球事官生供需原賈部題行有案在儀制司不須南部查既來查不得不報恐外邦生到或乏供需或云候命則失中國素定之體今特差吏齋文赴部幸即覆請仍煩移文兵部起緊急 旨意公文關與該吏馳回乃不誤事萬一誤事請查題准月日是誰遲誤罪坐所由本部差去吏批有定限如過限即本部吏之罪如無應付脚力彼不得回或公文送兵部泛付別人齋回以致遲悞本部查

清屋文集

卷七

三

三

明奏 請定奪罪坐所由執事明以此意諭司官吏乃不捏故推誤此公事也諒高明亦已照察生瑣言如溷漬不罪幸幸外周易齋 奏不至又不回以去年桂洲細筆之迹佐驗之必又桂洲門下人謀陷之也為語桂洲邀截實封故殺二品衙門奏事人蒙蔽 聖主耳目皆大臣深忌亦大戮也幸細思焉只周易放回生不具 聞他人不察謂生乘機傾桂洲故不為也如周易不回為 國法不得已此時幸亮愚情

與冢山書一

久不拜教悵然相憶山中工作未畢所接不免多俗人也

為累不淺兼亦不能自作主張日入污下為憂奈何安得時相資益以領規誨極望湛公八月二十八日陞南京祭酒到任矣極平安議禮朝士誼闢大哭于午門 聖上震怒毋人打三十死者十五人從戎十一人削籍四人湛公無與焉叔賢任侍講張景川斃王宜學亦斃聞大科諸友將聚慶於崇正堂云不知曾書和招否

二

東山老先生鄧君恪駐大科謂得一會為慰執事遂同令弟即日命裝否乎歲暮山冷得一益友教論不啻挾纊矧有列位君子在執事可恕爾遲遲乎

清屋文集

卷七

三

三

三

童子以善養為主不善養豈曰石頭非石碯也豈曰諸犬豕非信甫也石厓為拜賁宿體剛為我分此憂 太不濟事人也身則不治能教人乎致意

四

生行時體剛云爾肯出門為天下我管得入山教爾兒子教不善罪我此言西樵山神實聞之賁翁云爾若行我當提省尹先經理爾山中事有纖毫疎漏罪我此言西樵山神亦實聞之想二君必能不食此言而有以對山靈也不審山中近日何如賁翁猶居山否來年與璞輩如未坐齋

只取一人伴渠讀書隨意讀亦罷又童子讀書須略通大意尹先遂曰解數段與聽亦可尹先兒子居山可勿縱驕引壞諸子也西樵錦鑛事新巡按決禁但不知近何如邵公云不聞有礦否只鑿石便相應禁絕渠云鑿石不禁長民後靡之風因一街一門而費中人半家之產一宜禁殘破山岳損國家元氣二宜禁碎石鹵水損民苗畝三宜禁有此三害雖無礦猶須禁况因石取礦因礦致盜為地方患必禁無疑生素不聞此論邵云我浙亦有此患但庸惡有司不知耳渠來必禁但恐鄉人無知利石致用為邪說以撓之則今日之禁不嚴他日復開為後患耳此事懇切

校俾天下士知實學本源云千聖相傳之道統在皇上神會心得中矣前日盡毀京師尼姑寺六百餘所禮部覆本特留皇姑寺一所蓋將順兩宮心也恐太激難行也皇上手書切責六百餘言中云禍福降之在天召之在人佛老何能為朕甚不惑云云近日裁決俱出群臣意表百官將順不暇而已漫錄此此帖石頭看過送東山賁翁體剛諸公甘泉考滿到京聚話甚樂併報

五

深衣一領奉上作來春居山之用小兒輩多賴教成他年不落小人坑塹執事之力也今年若四書頗熟來春及秋冬間為略指點書中大意試他領會何如只以善鼓舞為上使之囿於規矩法度之中而游於規矩法度之外焉魚飛躍莫知其所以然可也術士云我先人墓出聖賢此言雖誑以諛然實我心願欲也視諸兒有望聖賢門路上走者否如能為大賢以上亦執事之澤也再兩年請鍾道夫為之講解令郎可同受業執事還為教以聖賢事業講解非所瀆也

六

今立法之始勒險綱紀不可不嚴故飲酒食肉之禁好衣白飯之禁不得不嚴於童子之年然亦大體如此耳至於

恪守此法尤須講明此意聽各父母自教其子他人亦難
一一防檢也若父母賢自能教子父母不肖責人則明責
已則昏人之子責望甚明自己子則溺愛姑息百狀鄙態
無不備至皆世俗之陋也婦女尤甚若非朔望命膳申明
教訓習熟規矩使各父母各教其子從外面爲之教戒爲
之防閑無益也本源之慮以教子姪爲先有好子姪不患
家法不立家業不長也古人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尹先幾
四十豈尚未足有爲耶不計一身爲天下又復不能正身
教家何面目俯仰人世間也貴翁體剛爲以此問之勿令
支詞飾非也昨禁石官法也乃隨叅號石致丹山人來

渭崖文集

卷七

七

關又書來訴佃僕被霍家兄弟脅制爲不平耳云云處一
至親朋友猶如此況他人乎規此卽學問可知也

七

三月九日入禁無書可觀偶得周頌一帙閱之二十日夕
覺別有見隨筆記之彙爲帙亦未定之見耳體剛兄試精
深爲思之訂削之非相知者勿輕傳亦勿言曰此生獄中
著也免人謗曰入禁著書如古賢也古人輕召錮禍及招
僞學之禁恒以此不可不切戒

八

欲來大同者視執事疾也疾旣愈則未來少俟秋涼乃來

併得老兄能飲酒可以陪客也何如向過沙貝觀湛先生
之室甚麗而欠規矩不知他日兄弟三人何以住也將入
爲一所如此者恐地不能容將三八共居則房屋小大雜
而無紀門路出入皆所不便雖有智者恐不能爲之謀或
是將此所讓與大兄諸弟各自爲宇然彼處用卜地亦無
過此者皆非外人所能爲之謀也

九

漢書無多賦只漢文選所收漢賦數十篇昨日云須宿老
來自取之欲宿老來山云耳乃不來山徑去羊城豈非失
所求耶今送文選一部與令郎熟讀他年大進古學卽渭
氏相期之深意也語云贈人以珠玉不如以言今贈以古
書不猶愈於言乎其賢於珠玉倍蓰矣呵呵尚同令郎念
之區區十六如南樵能偕否

渭崖文集

卷七

七

十

聞令弟已分幾果否必婦女間謂執事三郎彼只幾郎難
處也處家甚難我兄弟幸丁寧誨之子姪丁寧誨之守我
訓矩勿壞化成寺地基及前田塘先聞尹先承了可與執
事收管以助爲善尹先必能體此意仍說尹先諭家中兄
弟再或增分產產業積子孫罪過只守得舊足矣有餘捐
之親友無益事勿幹仍拜意盡翁子幼家大後難收拾凡

事千萬截斷勿令家奴橫做後難收拾我今甚懼甚懼兄弟切體此意謹慎

十一

予每戒家人勿生事勿求官司勿得罪鄉里過人口舌何爲又去賣鹽又開銀礦又去做沙皆不知足也賣鹽做礦必置之法不許解救愈解此處行之愈急是速致之死也我今爲天下任怨只求致太平不負古聖賢行道濟時之志如家人生事累我則道不行於家矣又何望行於國天下家中兄弟如不體此意負天意矣直負我也予今秋不歸來春必歸只願兄弟脩善積德俾子孫享長遠福也

渭厓文集

卷七

三

三

各子姪他日尚有做得去者但恐我輩爲之父親不能脩德積善致子孫福薄耳惟日孜孜不敢少懈只求不得罪天理而已家中兄弟如體此意豈可再有外求如不外求雖所行未合聖賢鄉間稱善人亦足矣曾謂兄弟皆不體此也哉此帖送石頭祠堂看過送四峰書院尹先請體剛諸君與諸生曉之多言爲贅如必體念豈必如此清兄弟之聰念之

十二

霍思舉回已書與家山矣到日可取出同宅甫看今亦不六望家山同宅甫教戒兄弟做第一着人事做第一等

人物占第一等地步使鄉邦稱爲忠厚家稱爲謹慎家稱爲清白家稱爲勤儉家稱爲謙遜家子弟守禮安分保家業不墜遵家法不壞我望足矣是所以望家山也外書稿一摺送回同看語我兄弟何爲受人此等口齒擡頭不得也及今勇力向上尚可做第二着人物至祝至祝宅甫如同潘士器關曼固陳君行上山讀書供薪米皆出書院穀及社學穀立數送查宅甫仍供衣服山中諸生着去聽講論作文取式德行道義之規一聽諸賢勵翊記云相觀而善子姪得所依歸不作庸常人老翁之願也不盡

十三

渭厓文集

卷七

三

三

渭生拜手郭宿老與尹先交游尹先不能防檢家僕燒葉御書尹先之罪固不可言不可遣宿老不能抹正烏用宿老爲也我昔居山並不容婦女入內法度斬斬如也尹先縱容雜婦入內偷盜祭器夫爲子孫者祭器不守罪宜如何宿老不能抹正烏用宿老爲也我昔居山各童生衣服飲食均平齊一使各生翕翕煦煦肅肅如也禮法斬斬如也尹先居山致各生飲食不均內外異變使童生無耻爭較飲食即此一端豈身教肅睦之道也哉宿老不能抹正烏用宿老爲也各生年小者不足責與鑑與球與珠年長矣不能防檢童僕致燒燬書籍衣冠之家以書籍爲命脉一

但焚燬無片紙之遺是爾各子孫命脉斷絕也豈不哀哉
尹先不肖至此鑑珠罪不可宥宿老爲押則石頭祠堂
命祖考打二十棍庶幾少寒宿老朋友抹正之責尹先
罪聽和考罰爲宿老爲同關元易持此帖到石頭同議
各罪可也偷剽祭器爲逐件查明送回石頭勿留在山勿
啓盜心予來年秋冬乃能回今則未可蓋事幾未得如意
也郭宿老關元易郎姪考試如何有進否瑚璋玘璿爲遣
來凡未欲娶者聽說知與道勿占鄧資齋先生山界耕者
讓畔古之道也荒山占何益哉與道欲結親家於郭何害
也但相稱可也與選病切要避室家犯者必死不可不戒
渭厓文集 卷七 三

與冢山書十四

所望於冢山者望時時勸正我兄弟勿落人口齒我大兄
於丙寅丁卯之歲時石峭黎涌奴僕之橫每竊笑曰如使
我得志則我作個樣子與人看此言猶在耳乃今所行視
黎涌何如石峭何如豈不過人議論我平生做官自謂不
敢過人口語在吏部雖未得大行士風亦少正宿弊亦少
革在南都雖不能行於天下南都積弊亦頗格正窮民亦
頗沾惠無耻士夫亦頗知警士習亦頗向正豈我之威力
能使人畏也凡信我行檢頗無玷缺故也如我兄弟更得
互相夾持所行皆不肯於理法人益信家之齊益驗身之

脩而真風實德感人自不淺是真有益於天下萬世也今
人只口說道義而已至於躬行則皆戾焉不獨庸人雖賢
者猶然如此等人作偽欺天鬼神昭鑒我雖不肖斷不爲
也我兄弟如肯體此心從今日克已從今日斬截閑事勿
惹循禮安分爲清白門戶今猶未晚也作個好樣子與鄉
邦視效豈不偉也豈不偉也冢山幸請陳公贊鄧君恪諸
君爲時時勸正我兄弟是我懇望也勸而不聽亦天也諸
君宜早引身避之勿爲污穢所染又見幾之哲也會關元
易亦以是告焉渭氏龍再拜

家書

渭厓文集

卷七

三

聞近日鄉官之家驕侈益甚衣服飲食動踰禮制千萬禁
約本家子姪未三十不許飲酒食肉與璞等不許食白飯
着好衣服本家接受人餽送飲食千萬均與族人勿留在
家恣子姪口腹他日壞了破家也與重可着從師學業他
年取來京如幸錄薦卽反送監承祖之祀事與璞來年如
可講書卽請鍾道夫主席凡事只謹守法度勿惹事大兄
欲來如何不好但恐要管家耳璞母病已愈千萬祝他謹
慎再病卽不治來冬我亦南歸也稿一摺貯書樓
聖天子親耕 皇后親蠶舉曠世之盛典自今我家有不
肯力耕者以不孝論家長還每年春初力耕一日耘時力

耘一日獲時力獲一日爲子姪勸霍任如不復學亦隨衆耕耘但不須如衆人一般盡力恐力倦難繼各兄弟俱要盡力農作以勸子姪如子姪不肯耕斥出所以奉聖主教化也聖上勅諭俱傳與鄉間父老知之社學生如不習農事不許入社學以壞風化家中子姪不肯力農不許入祠堂以警頑惰此法却要着實遵守社學時時申明不許沮格

家書

處家之法必家長極嚴然後人心畏懼各兄弟子姪須遵守家長之法然後事體歸一雖所處或未盡善亦須委曲聽從事苟無大害於義亦只以家長之說爲是家長雖以嚴爲主然兄弟子姪或未必就能一一循理亦須以漸教戒不可遽然責怒太過致人情不堪婦女有不達理亦且含容將就待其自改若一一計較小事亦論是在我且無含容之度矣又何以禁彼之爭耶新屋完後予回家居立定家法必要一體遵守婦女欲私厚其子或兄弟私便其身或婦女長舌好說短長俱聽自拆渠本等田自行另鑿非我分之也此字兄弟同看

家書

允我用一人信一人斥罪一人俱有斟酌豈尋常草草不

可不思凡家得力人及平日實心幹事有功之人不勞苦的人我俱許多禮貌待他不敢輕易罵他半句有小過則爲之隱諱有大過則密教之有缺則周之病則醫之死則祭葬之凡以報人之功也語云欲得人死力須結人歡心雖帝王治天下亦須如此乃得人死力此意弟兄深思之痛改過改過勿自陷敗

請鄉親

先君墓石大略工完菊日將告祭惟鄉鄰親舊往年交識先君者豈不欲一觀仰體先人之心宅兆于此餘年矣豈亦不欲一見鄉鄰親舊之顏面乎去年空封時欲

浦厓文集

卷七

壬午

告知鄉親者懼煩導也今祭告可以大會第不知鄉鄰親舊肯賁顧否儻惠然肯來山中預備牲品留列位鄉親小住十許日以遍游樵中勝景先人有知亦樂與鄉舊追隨十許日也仍煩易齋水南爲道下憫于列位鄉親是荷是荷中秋前二日制生孤霍某再拜請

家書

堅筆二十枝寄回四峰童生助萬鈞一麾之氣每人分一枝爾各童生尚體我萬里寄筆之情哉尚思卓自樹立勿落人後貽爾父兄之羞古今大丈夫卓自樹立有聞于今幾人可不自惜若只尋常過日虛了一生豈不惜貲哉慎

聽耄言毋忽會體剛先生尹先四叔尚五丁寧勿光陰虛擲如爾虛擲豈不惜嘖哉惟體剛毋忽各童生朝夕請教于尹先四叔毋忽附此幸甚體念閏二月十一日酉刻燈下渭氏寓朝房信筆

家書

前後書即無他祝只願兄弟子姪勿生事爲我累家中如此儘勾了若不知足是得罪天地神明也子姪後來尚有好的留些福與他勿享盡做盡折墮子孫也只爲我整完南樵書院我不久即歸歸即携家入居南樵死即葬焉人生歲月更有幾何不久死矣兄弟亦宜念此可也死後復能帶田地金銀入棺中否生前勞勞徒取人怨怒取人冷談冷笑他日子孫過人口齒皆云渠父祖平昔稔惡今累及子孫也此語近俗而極真世人累驗兄弟子姪宜深念此人寫一本置之座上可也來年可請一好先生教四峰諸生別處閑人不許入住學規要照舊與瑚還山讀書勿在家懶惰待予則日乃擇地塋介先山中書院無人尹先移家入居因以防檢生徒可也尹先可不任教家之責也哉

家書

前後累書已詳盡矣不須多贅只近聞天下官司送到賢

否冊來逐一檢閱見臧官害民考語脚色皆註曾送金銀若干與吏部某官或送段帛或送酒器或送金玉帶到京與權要官此樣考語到部則此官必退了而京官遂受汚玷幸我家無被人送者各官考語亦無送禮物及本家者此可喜也今後各處官司文除決要謹慎勿輕受渠禮物爲我累也又臧官凡送此禮物干權要之家權要之家若肯納之彼則得計曰吾有權要人在上能扶持我遂肆貪無忌行檢敗露則求權要人爲之採援如採之是保臧奸也斯民何幸臧官無忌皆權要人受渠些小餽遺致之也是故臧官滿天下皆京官教之也縱之也爲之作窩主也近日汪公張公絕跡不受外官禮物家中亦極嚴故臧官少震懼不知我家中兄弟體此意否有人餽禮物否曾受納否又本家有事干擾官司否如本家少有此事干及官司彼則卑視我矣其卑視我又何足惜我一人行檢於兄弟何足重輕哉但恐臧官窺我卑了遂無忌憚貪焚害民則我之罪也天地生我國家養我將以福惠天下縱不能惠天下又從而爲臧官窩主俾有所恃以害民是重得罪天地也我子孫他年尚望做好人幸兄弟體此意爲子孫植此福俾渠有所依賴也此帖尹先同體剛到祠堂熟讀之使兄弟深體之仍留爲子孫後日無窮之訓嘉靖十三

年甲午臘朔五日渭氏書

家書

大厓爾只惟各兄弟養奴僕何爲也每人各火爨不養一僕將自采薪耶抑各婦采薪也凡采薪汲水決哭一僕爾乃惟之不通人情極矣各入新爨一兩年間且未須責以功績久之渠自思量不待爾責也又今日只恐各營求太過傷敗風化耳又各兄弟無本作活者正宜人給銀數十兩聽他各人用心勉力乃反惟渠取此資本做私意耳此俱不通之論也渠各兄弟亦怨爾只取公堂錢做私意耳爾肯堪耶凡事須推已度人乃可爾心雖公然責人太甚渭氏文集 卷七

又多聽婦人之言不知婦人說話無一句堪聽而爾不知也此字煩體剛兄備細與大厓兄講勿怒乃做得家長也不久予亦歸耳歸自有處但予未歸時不可不知所以自處以處衆也予自出山絕口不及家事數月間聞家事極不濟擾亂我心也不得已累次字回意極矣兄弟猶不善處予亦付之天耳奈何奈何今無可慮只討口耕田予極不樂又會膳不舉極不樂兄弟互相焦煎皇皇求利極非好消息予極不樂子弟不守法極不樂此字只體剛與大厓家兄細讀細講之千萬千萬

家書

累次書回只願各兄弟勿惹閑事乃聞又去布政司取椒票是何道理我居此地當以廉介率百官如辭受取與不嚴職官何所警戒今年考察可密訪本處官貪職者來報只勿枉人此陰陽也予五月初二日考二年滿該廕一人入監前日要斥出與重不廕他今思之各子姪皆未知誰可廕者如廕與重但使之守祭祀可會兄弟告于祠堂只與璞五兄弟不廕自與重以下各姪俱用片紙書各名于祖考前信手拈之如拈着與重即許他來廕我此處亦設祖考神位會白山列位設棹拈着何如倘祖考要渠承祀事即拈着渠亦罷數日當再書回外 太祖皇帝鐵榜人渭氏文集 卷七

家俱熟讀乃可寡過山中童子亦宜知之好好收貯勿失王河橋書

家書

一訪得與瑤去年在書院抗拒先生可發回大宗祠前朔日會衆打二十棍回報請體剛押去如再抗拒送縣監了問擬子孫違犯教令罪名斥出不許入膳一今後各子姪不許各取小廝跟隨每出入如在石頭即在祠堂撥人跟去在山即在書院撥去四峰書院除舊僕外如有新來的人皆送石頭大厓驗過堪用乃許收用如不送驗擅自收用及各生擅取小廝跟

用係生員學院人呈送提學道將生員降青衣罰念
禮記白文一部爛熟乃收復若係童生發回石頭牧
牛挑糞一年亦罰念禮記一部乃許回書院如不遵
禁令仍又故犯以子孫違犯教令律送憲司問罪枷
號一月斥出不許其歸此例一粘四峰書院一粘
石頭祠堂俱着顏體大書禁令示仍存此作家訓
一四峰書院不許交接外人進內宿歇各生出廣考試
須叔輩一人押去事畢押回不許獨自出入違者罰
念書經白文一部

渭厓文集

卷七

七

者打二十

各童生經書未熟三場未通勿送進學恐因入學又
壞了與璞等如不早來書皆生了務外馳騁之故也
與球書却熟了今念詩經到幽風歲盡詩經皆熟了
如來歲還着通熟書經春秋乃許進學如書未熟進
學無益也此帖可粘書院使各生自省

家書

予累有戒諭今後田土不許再經營了沙田不許再做
家業不許再增了如何又與人做香山沙可是不遵戒諭
爾兄弟只在外幹閑事推罪名我身上我只一身豈能

爾兄弟擔受許多罪名豈不傷心哉爾兄弟如能講明家
訓共勉力遵守使子孫皆敦勤儉只如此家足矣如不守
家訓子孫不守禮法將覆敗不暇田業愈多罪惡愈大取
笑于人愈衆前車覆後車復不知戒謂之何哉與璋璞如
不早來此處拘束教訓已壞了子觀各子弟他年皆不肯
斷不能承受許多家業不知爾兄弟尚經營何爲也此帖
留在祠堂作子孫他年鑒戒到渠敗時知我此言驗也
洗進士建言時政內一欸謂廣東權豪之害亦是痛切今
錄數本回去一粘四峰書院一粘大宗祠堂求作兄弟之
戒又陳積罪名未正可送官治之今後勿許到門分水頭
渭厓文集

卷七

四

家書

人命事情須會鄉老從公張上以警後人不然他日鄉間
良善受無窮之禍此事凡有身家俱要擔當乃可否則小

人得志君子難於自立一李家不足惜須爲本鄉有衣飯
人久遠計將此帖說知各鄉里務要秉執公道勿虧天理
亦他日保身家之謀也

家書

汝璧云：慶人來哄去幹崇報田極不肖者也。履先代人
處開事果庶人之體否？今後宜省改鴉湖田不先處界至
稅畝卽開圳啓爭端者也。急善處敬先與道孔才事着回
報今後再幹開事卽書回以官法處治宜省改四峰後區
氏墳白石鄭氏墳如肯以自己妻女墳一樣心視之必自
盡善也不勞萬里掛心也。自今再惹開事是喪心死人也。
清屋文集 卷七 聖

家書

前後屢書回只是要家人勿干法度勿過人口齒予在此
日日兢兢掌印六箇月積弊革之十分之七尚有未盡行
者在。朝廷張主何如耳卽今部中內外肅清天下賊污
官吏望風斂避所欠者予之實德未足感孚致人而從心
疑又恐家中生事過人清議俾好人藉口曰謂先開口要
懲賊污渠家人兄弟所爲何如也爭相指我家中短長以

非毀我撓我法度不竟施行負朝廷耳自來士夫凡有
權勢者多難保有終譽雖其本身不脩實德不足所致亦
一半由家人兄弟妻子累之也予之不德固惟日恐畏其
如臨深真如履薄如兄弟亦幸深體此心謹身慎行齊整
家法不干非議俾予早早致仕回去保全令名鄉人稱之
曰我嶺南士大夫保有終譽惟某氏一家而已豈不美哉惟
兄弟深體此意勿相負累是所深願也享富貴須有實德
否則鬼神不佑前後傾覆何股可畏不可恃幸常以此帖
同宗族丁寧戒勉

家書

予本擬今秋告致仕南歸矣不意又陞南京禮部尚書欲
致仕未敢也去年定策歸山偶值汪公去任而不果今秋
準擬得歸又輒不遂謂非年寵冠坐命耶爲拜上方先生
山中快活暫輸渠也書到日可備禮告于祠堂俾祖考知
孫又陞也此外惟有脩德守法爲兄弟祝耳又家書今後
勿寄來了

家書

山中諸生着嚴防他收放心養德性正童子時至緊也後
山田做得如何有求入分內者勿與待我則日處之或別
親舊之貧者可也南樵地基爲做堅固有力爲做

將歸也外稿付覽可知此處又講口氣也爾兄弟宜念我
難危勿又生事害我如不體念謂之何哉稿可通送諸友
看

家書

與球等四開元濟間但有帖去不多言矣只守義循理使
子姪有所法式他年作箇南好善之家足矣揚州卞家五
世同居

朝廷爲立牌坊近日乃恃其富盛凌吞鄉里占人田土被
人訟掌家者猶不知改過反扳附權要爲之庇護近年送
夏尚書銀數千金難得夏爲之冰山然惡名已滿爲衆所
棄爲法不容他日必將傾覆殞身滅族皆所必至不如不
同居之愈也此事是爲明鑒

明倫彙編

卷七

家書

太祖初年凡大族皆誅且徙惡其吞食細民也只義門鄭
氏一族保全謂其守禮義崇儉素不害鄉人也足爲守義
之勸自古亂世則大家先覆財穀爲人所利賊爭趨其家
殺其人取其妻女奪其財物雖盜賊之常亦天道惡盈爲
富不仁鬼神皆降之禍也此是爲後世明鑒爲人父祖積
積德義爲後世留保性命可也父祖累世積德子孫一日
不善猶致傾覆蓋成之難而敗之易也況素無積德之實
望子孫他年享富貴保身命不亦難乎皇親張家今遭極

禍亦昔日積不善所致也楊州高尚書一百頃田五十萬
銀一日抄沒追及親戚亦平日積惡所致也予非道人之
惡欲兄弟子姪視此爲鑒也尹先可纂出此帖作家訓又
賀 皇子疏一摺可送方老先生同湛老先生各作一疏
賀 朝廷老臣之體也又梁立本來千萬語之到此取一
書去乃可

家書

二月初四日有承差陳紹魁北京回在張橋驛順帶書回
去不知接否書內處張栢山事極詳鑑球璋珠珞可同到
巡撫巡按爲講明免虧負栢山也家中只是守法勿惹事

清厘文集

卷七

家書

禁治光棍勿得罪鄉人乃第一緊要事也又與道等及與
鑑等兩戶編奏一百七圖須與各排年兄弟相處不許倚
借聲勢欺負鄉里不許拖欠糧料負人被責不許不畫卯
不許恃勢科歛甲首人戶損人利己如有違犯許各排年
赴官陳告治罪不饒惟張栢山事決要用心幹完否則誤
人之罪我當任之此至祝也不一

家書

二月十八日差詠成往北進休致疏初疏乞養病二三疏
乞休此第三疏也諒必
俞允如不准則四疏五疏必求歸矣或曰

聖上眷顧隆隆知遇甚深豈可求去應之曰去年求去人謂不得於上怨望以去是故不去避怨望之嫌也今踪跡甚明

聖主亦頗知愚戇之性亦頗眷念矣天下之人皆曰指日大任矣如此時可以去矣此時不去後無可去之期矣如何如准致仕馬路通報必先刊到廣可雇打手十名沿途來接也區姪欲為納吏又不見寄到籍貫不知如何山中區氏墓不知園內及如何南樵塘基不知如何通不見報甚快甚快也

清江文集

卷七

七

家書

前書要起各子姪娶親屋不知計得料否如一時財料難計逐漸為可也大宗祠牌坊既完堂屋蠟牆湏漸脩完昨養病疏奉

旨未允致仕疏想必允也三疏不允予九月考滿亦徑歸矣此中事如常如准致仕正月起行四月到如不准九月考滿十一月到矣家中各人只安分為上勿惹事勿生事各子姪各為讀書從師務實免過人齒牙也至祝也新沙勿惹不得照管每事尚早收斂他日悔無及十一月吐紅痰幸已愈衰年百病皆作眼前子姪無可恃者

如不尚早收斂後悔後悔

家書

梁家田銀已帶去京作賃屋用可查西南房租九江沙塞塘沙龍畔沙西竺坦平坎田租及市庄各租銀補送彭芝田處眼同趙載鳴封識待有田即與買給此銀只付梁敕兄弟各房不得分爭今不得已此行只恐家中兄弟生事為後慮耳尹先平日自待如何如何不身率兄弟子姪躬行禮義勿惹閑氣勿作富貴相使鄉里稱曰真有道者之家與世之假道學口仁義而心財利者天淵相隔豈不美哉何為低頭為世俗誤笑好人易做美名難得門地保守為難我的兒子決不狼狽學眾人苟苟營營也試觀之日後可見如再二三年彼見識小定發回立箇樣子爾看尹先勿謂後無真正道學子姪如爾一味放倒也再與郭體剛同看勸大兄急改前過做箇家長樣子孫有所取法勿積惡欺天受折墮地廣城書院即立定例不容婦女居住如容婦女居住他年敗家必從此始不如早退還官也

家書

與親親事與子姪之門末者有五善為世俗結親只論家資益衰寸較銖量風俗薄惡今挽而歸厚則貧女不見棄

於薄俗一也于盤素負英氣有女必不肯輕與凡子與瑕
乃其配也士有負氣而貧者子女亦不落窠而世之營營
貴富者不足重輕有俾名教二也凡娶婦得厚貲多挾貲
而驕家多不和今得貧女復善教之或能守家法三也我
家不爲薄決不賴婦之貲以助益也又求富室取厚貲適
以長不仁之禍而已今娶貧女少救爲富不仁之過四也
瑕輩生居富貴之地所志又將讀書上進若復又娶富厚
之家是將求無不足生既富矣又將讀書求進又將娶婦
取貲求富是求福亦盈也天道惡盈五也此五事面召瑕
語之且曰娶貧女必賢者乃能汝能否渠曰何不可惟命
謂唐文集 卷七 四

家書

拖欠秋糧不肯早完負累崇崇貴枷死人命心何安也各
兄弟立此家業亦欲傳之子孫切勿虧人折爾子孫如得
爲奴爲丐尚有人種萬一覆絕如才先以諾者是祖考所
傳之血脉至爾身斬絕也豈不畏哉如減價買田他日身
後有訟楊閣老家所買田俱被告稱減價官司盡爲斷田
還主就將每年所收租利准還半價自楊閣老中進士後

六十年田業盡數退給小民家業一空近日潮州陳世傑
亦被人告占田半價官司見告占田即追契退田見告半
價即責退田給主笑逝年所收租利准還半價今家產盡
絕兒子來京奏辯但官司皆以此爲公道以此立聲名雖
奏本無能爲也我家買田凡減價者與璞皆與訪實召原
主給領原價勿貽後患就無後患亦折子孫承受不得爲
補欠價只查山中書院逝年所收租銀將兩年所積就可
補足如兄弟不聽我言聽爾所置之田自利自保我決不
肯爲此無陰陽事爲子孫毒禍此帖收作家訓

家書

謂唐文集 卷七 四
前月兩遭書回事情皆盡不復贅惟是七月到今即染留
連之病九月獨甚初則遍身百痰後則大小便不通有兩
三日甚危今則漸愈尚帶滯不快忽作則整日不自在身
中看來亦無大傷損重病但未知命運何如耳去年前年
南京時多有不詳之兆憂若果然則大數難逃矣萬一不
諱須家中得力一人來小兒輩托不得也又願兄弟守家
訓保家勿遺先祖羞遭人替我脩整開抱旗山點穴處回
即墓焉語云寧有備而無事不可有事而無備也病久困
乏不能詳細手戰不能親書命儒士代錄庚子十月初三
日渭氏家書 后四日而薨

詩

四言古詩

送溫學士省親

飛飛眉雲遙遙我思我思伊何隨眉雲移眉雲萬里可望不可携

飛飛眉雲及此秋期感此秋期暢我遐私遐私伊何我心秉彜我心秉彜同心式可推

飛飛眉雲望望西馳望望西馳我心遲遲眉雲馳我心矣梧鳳遺我好音矣我心遲遲聖學繁我緝以熙矣

右眉雲三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清華文集

卷七

四九

衍聖公贈述

嘉靖歲癸未夏四月詣南歸過濟寧謁闕里循

洙泗入孔林仰喬木馮越今五年見衍聖先生

猶懷仰孔林後之詩

昔跡洙泗亦涉其流涉流潺湲不以濟舟豈彼流水不以

濟舟滿彼流水不以濟舟萬里清流萬古安流會海共壑

區宇扶浮

昔跡洙泗亦聞其源其源脉脉其悠淵淵豈彼造次是可

聞津浴彼流水既浴我塵浴彼泗水復浴我塵塵斯浴矣

數六問津飲彼流水既洗我心飲彼泗水亦洗我心我心

則洗矣敢云問津

昔跡洙泗亦瞻孔林維檜斯茂維栢斯森猗彼檜根今幾千春猗彼栢陰今幾千春瞻彼檜矣天露爲之溉瞻彼栢矣天露爲之澤檜與栢實天生德澤彼檜栢萬世之陰勿剪檜栢萬世之心

昔跡洙泗亦望岱宗萬仞其遙萬仞其崇耿予小子南荒之棄望山斯登望流斯泝矧伊岱宗四岳所視彼何人斯允懷岱宗彼何人斯同階岱宗瞻彼岱宗之人兮悠悠我心芳

右昔跡四章一章十二句二章章十八句一章

清華文集

卷七

五

十六句

贈吳白樓尚書南京吏部

汨彼流水東會于河質彼君子蘊德則嘉蘊德君子皇家

膺碩垂四十年鳳鳴天極

汨彼流水會宗于海質彼君子今德靡悔令德君子髦士

所儀乃茲遠矣予曷其儀君子行役皇圖所毗君子所毗

皇祖始基

汨彼流水會通于淮質彼君子蘊德不可涯友僚之浹莫

或爾猜聖人御極宜爾左右爾董商繼膺公先奏奏爾膺

公歸佐元后

汨彼流水會通于江質彼君子蘊德孔良蘊德君子範消
幾士範此髦士可驚可鳳可桐可梓範此髦士歸報
聖天子

右汨彼流水四章一章八句二章章十二句一
章十一句

鍾石詩有序

費子曰予祖居江之湄江之流自玉山注子湖
百折矣障江之流而屹然起立者江中之石也
其態殆萬然而鍾石亦其一焉環石之上下左
右若前若後若禽若魚若雲若澗若松若檜王

清溪文集

卷七

五十二

芝石英其類亦萬然而予之山房亦其一焉環
山房之上下左若右前若後若鸞湖五峰芙蓉
青蓮旗卓筆峙鸞翔狼伏其奇亦萬然而鍾石
實其主焉故自吾山房之構也負石若枕惟石
若席仰陟俯趨若太華少室以豫以佚而訂約
偕老又自山房顧盼而見茲石之兀特也儼焉
而見其靜以定峭焉而畏其聳而鐔狂瀾摧焉
而益安以尊波濤撞衝而灑灑作聲若大小叩
焉而鳴而假以爲師茲焉假寓皇都雖則師師
百僚然不如吾於鍾石之自得師也亦復興符

南都引望山房地則伊邇竟不得如昔年之遨
佚以豫也渭厓子曰豈直子乎失山房之師哉
吾友有石泉子者昔出樵讓其遨佚之境曰紫
雲之觀翠洞歸我乃今我亦失之有耳泉子者
昔出樵讓其遨佚之境曰九龍洞曰雲谷歸我
乃今我亦失之凡以奔走之故也費子曰然則
若山靈之輕背我何其爲我矢諸聲詩執爲券
計白首交盟無我棄焉渭厓子曰我則矢詩豈
惟子之爲亦聊以固吾盟也詩曰

渭厓文集

卷七

五十三

鍾石

沉浮惟爾孤峙峙龍躡虬
鍾石之蟠障彼傾瀾雲濤之奔滔天懷山川谷爲陵丘阜
爲坑惟爾孤峙亦靜且閑亦以無患
鍾石之立有實無聲趾固地維亦靜以寧汨彼流泉亦激
以鳴雖則激鳴亦猶無情
鍾石之固玄化爲骨峙之兀兀仰之崛崛水流汨汨春衝
拂拂日灼火爍鱗鱗蝸蝸蝕迄以無齧
鍾石之高不撐天有檜石之巔亦染紫煙有梧石之巔
亦染紫煙鳳來梧棲亦舞鸞鶴來檜棲亦盟永年
鍾石之友亦矢靡他龍虎則邇道匪我家象山則邇跡亦

我遐引望芙蓉亦映秋霞青蓮雲外江皋兼度

鍾石之側誰構此室踞江之臯宅蟾之窟飲江潯爰食松
檜之實爰有朋友及此涼月爰奏琴瑟共聽琴瑟和音無
斂惟山之靈於予無斂予於山靈盟其黃髮謂予不信有
如皦日山靈予遺有如皦日

鍾石七章一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一章章十
句一章十九句

王陽明中丞平盜詩有序

十二年冬

欽命總制王公討江廣諸盜悉平十三年春班師是役人也

清江文集

卷七

五十二

王公實蒞師斬悍將之不用命者以殉由是軍

士莫敢有不效死以戰者以有成績云我南韶

惠州西南抵湖湘北抵南安贛州山谷叢囿萃

爲盜區則古以然邇自孽瑾竊柄以來流民從

盜如縣崖注水之得坎壑也以故賊勢益熾公

謂責是在予乃請得命檄三省兵倚角攻略之

先致賊首其棄市餘黨以誅以宥尋悉平滅公

用兵不可測於成效勝筭衆謂如神蓋公以道

學經濟爲天下重武事特其小試者爾云韜等

躬見茂烈謹賦之永言不諛以誦仰南仲召虎

不尚專美於千萬代

天佑皇明界以全宇不及中國夷貊順附治極蠡生有蠡
厥碩千天之紀姪厥兄奸負山之咀伏谷之坑禍我邦域
戕我士民

我士我民居嶺之壤薄湖泊湘韶連洛邑龍川惠陽絕絕

皇皇民是大棘而水斯溺拯用不亟木本斯撥聚有大艱

碩人斯責

碩人維儒儒以用武憲章濂洛步趨伊呂爲國股肱爲民

心膂愍民大棘不遑寧處赫我仁怒誓我義旅運我神籌

期取我民仇

清江文集

卷七

五十三

碩人用武雷霆自天碩人用武山川震驚山川震驚以莫

不效靈碩人用武四開賊衝碩人用武則鈞渠兇渠兇就

擒寧我兆民

寧我兆民各遂理所以士以農以工以賈晝出夕處莫或

予侮寧我兆民食有廩庾樂有妻子養有父母是維碩人

代天作之祐

天實惠民碩人以生天實爲國碩人生德天實兆治碩人

在位碩人在位鞠躬勵勸皇曰碩人汝則大勳袞職有虧

碩人旋歸

天佑六章章十一句

汪憲副誠齋平山海戎

蕩蕩廣服跨海負山海險海馳山險山峻山海氓蠻負恃
險囑據竊嘆坑據險揚妖據險遂頑據險秦奸奸妖肆橫
毒兇肆橫皆賊皆殘

鯨鯢漫漫惡涼揚帆風飛波譏以北以南鯨噬狼貪汗斯
民安腊斯民男焚斯民廬百斯民艱維彼山頑年邇四三
炎焰燄燄斯騎斯騎斯騎斯騎天威赫將對則笑談侯長
侯雄侯胤侯繁侯窮侯襲侯附侯攀賊聯茂災民斯茂堪
維彼海頑始利之耽廉欽珠珍田壩鹽鹹維珠之紐維鹽
之饒匪珠匪鹽匪勝夷番官司典刑兵司誠嚴身此穿坑
溝壑文集 卷七 五十五

生不以還生不以還島澳樓躡島澳樓寒一息之存一夕
之安一夕不安魚腹蓋棺有言骨酸有涕沈瀾莫則奈何
乃大作難大爲民患平聲

民患孔棘民患孔殫民心孔傷民骨孔利公

民良慤民大盡慤民大創民盡利康民創制

民災刺肝矧天威之揚天命之將天民斯庶

中乃今有紀有綱乃渙乃號乃敦乃詳仰

降與頑更新錫頑福祥

脫頑凶災復頑家鄉昔頑之情造有天殃今頑得公稚席
梯航旌席梯航肉骨存亡海頑來歸海惠于襄維慈怙

維卷金章恃彼舟航恃彼颿檣駕彼颿檣遁逃海洋

海洋茫茫苟息苟職川我降頑陪我戎行奪之長技窮之
海荒銳砲震驚雷轟電光彼昏卒狂斬死不遑罔罔展倭
如釜之魚如厨之羊首駢肋攀檻車以防歸鯨其肌不斷
其吮

彼征金章日鱸其肌目干其瘡祈速斷吮泣涕浪浪凱歌
琅琅武夫洗洗清茲海蠻民福無疆越肆山頑豨突鴟張
我武維敷彼遁草莽我武維弛彼囁斯強是尤怙終是宜
誅攘緩不誅攘民視濫觴

乃募我旅乃時我糧我矢我鈇我弓我張先我間諜孰我
溝壑文集 卷七 五十六

土壤誅彼先遁示彼招安天兵赫臨熊虎奮翔闔閭四塞
震天四方豕蛇流髓狐鼠流血賊屍爲圖賊立爲湯民殘
斯除民仇斯償民患百年伏此蠻羗靖此蠻羗廣服用匡
奏功廟堂紀功旗常銘功鼎彝公功彰奏功廟堂錫公
和匱有苾其薌錫公黼裳三三煌煌我嶺海民祝公萬年
受福穰穰

蕩蕩廣服十章一章十三句一章二十二句二
章章二十四句一章十六句一章十七句一章
九句一章十句一章二十二句一章十二句
贈魏太守考蹟十一五 在熊

采菊采菊于樵之眉手箕金英口啣金卮金英馨芬金卮
剛而采菊英支蘸金剛卮持贈遠人薄慰遠思

采菊采菊于樵之巔菊英佩常菊英佩弦菊英插髦菊英
任肩采采菊英聊以永年持贈遠人聊慰各天

采菊采菊于樵之側上有流雲側有兀石菊根千齡菊華
千日插髮懷哉瞻天北極持贈遠人遠人之德

采菊采菊于樵之下佩菊以歸薄言夙夜佩菊以歸薄言
繪盡我菊之英邈不以價持贈遠人作遠別話

采菊采菊于樵之咀樵雲飛飛樵崖楚楚破樵雲襲躡樵
厓呵采樵采樵自我自我持贈遠人實獲我所

渭康文集

卷十

五

四

采菊五章章十句

重贈

陟雲山望嶺以南山有崔嵬水有潺湲山高水長邈不以
源水流經盤山蹲恒恒五嶺以南廣郡中蟠廣風積頑廣
氓積蠻廣習積奸風澆波瀾收挽之難識治良材於也未
歎雖則未歎不一手援或一手援弊積力難維彼頑風稷
鋤之子釋之稷鋤爲民之巨氓民膏肓折民骨髓紙棺旋
民炙我民脂燼于燬民室民之宇渠贈渠炙皆我民者公
爲民主爲民父母憫此民頑有涕如雨維彼奸風民之蚩
蚩不教不悔匪刑匪儀義之室穴如鼠如鴟刑斯弗慚禮

斯弗知維肥甘之羞惟身之肥臬聚蠹毳肉藪各飛公斯

泣斯克振克夷克振克夷莫之或知維彼蠻風爲民之崇

出則民蠻入則民帥戕我民良襲我民瘁我民號天有號

如醉我民無辜慘慘心墜雖則心墜莫釋係累我公于民

愛民如噎雖則如噎蠻風日逝大爲民厲公大赫怒曰我

民于我民父母民我之依我民之撫我何有我何爲者

維彼頑民誰附誰主取彼之附投畀狐鼠取彼之主投畀

豺虎頑不民殘奸是寡與奸民寡與良孰于侮頑奸內空

蠻氓外距維彼蠻氓惠不以字則惠以字愈跋斯扈猱木

之升阻岨之據是用赫威惟威斯懼是慕予戎是哀予儲

渭康文集

卷十

五

四

是礪于戚是飭旄羽維予之飾維時之取殄此蠻氓爲民
之枯殄此蠻民脫民陷骨我嶺海民祝公萬祀萬祀保民
永民之賜維昔曠曠焦燎下土春苗焚枯自春徂暑暑夏
赫威威炎泰煦枯槁憐憐瘁民僂僂謂不有秋謂闔室死
公曰何辜民之疾矣我則畏民之庇矣我民何辜而乃
有此則我之辜昊天乃爾盍我省躬祈我民祉撒蓋跪
行周十數里踰十數旬弗雨弗止汗瘁體膚不遑寧處曰
浩昊天疾母民以錫之雨霖澤我稷黍我民父母民之攸
恃衷悃回天遂降甘雨甘雨洋洋我黍稷熟我民得公大
慰疾苦我民得公食有廩腴我民得公寒有絮備民民得

公室有照炬願百斯年維公父母願百斯年維公維主願
百斯年維公哺乳維百斯年孰公是伯公於廣人罕有譽
語毀譽坑穽皁白機杼于憎斯排于愛斯與誰秉鑑繩千
度于茹采樵有歌矢歌如縷雖則如縷曾不纂組萬古矢
歌敢曰吉甫

丹厓

陟陟丹厓千仞其巍沿厓采芝沿厓采薇娉彼采芝之人
兮商山之人兮娉彼采薇之人兮西山之人兮沿厓求之
松雲且深沿松求之遠隔雲岑杖藜雲岑悠悠我心猿鶴
遺之音

渭厓文集

卷七

五元

猿鶴遺音于彼厓側鶴舞斯翔猿舞斯立丹厓主人猿鶴
爲羣玄裳縞衣以友以賓以友以賓以月以年握粟餌鶴
投粟愚猿葛翁在後安翁在前樂誰與言

其樂只且厓雲之坂雲紅竹根映日將晚雲赤竹蒼竹陰
晝長晝長竹風涼竹蒼厓蒼映日成丹望望丹厓界天東
南倚天東南既樂且閑看縹鳳翩翩於也永歡

未歡維何倚厓飲酒飲酒且歌樂此眉壽且歌維何聲聲
太和鶴友鳳賓于厓之阿倚厓維何鑄鼎之丹火烘丹煖
倚厓以看煉彼鼎丹倚厓以殮鑄不老顏拄杖天東南
柱杖四尺沿厓歌且謠及此秋期天濶煙消煙消天高寂

間沉寥偕我赤松偕我玉喬不樂昨夕庶幾今朝米乏以
飯米松以燒釀酒十酖醉我二三子醉則弃酖
弃酖何所掛松之枝秋風蕭蕭自天吹之風吹我飄飄炒
我耳我醉厓石扶醉以起醉倚厓石足履如砥醉見厓石
絢爛錦倚吁嗟乎厓之跂兮天地桴桴兮吁嗟乎厓之時
兮君子樂只兮

丹厓六章章十五句

明所

麗日皎皎灼彼普天我堂斯蒞我日斯偏開我八窓日光
斯全吁嗟乎應之用大矣

渭厓文集

卷七

六元

麗日皎皎灼彼清晨我室斯蒞我室斯昏開我小牖室視
斯真吁嗟乎牖之明大矣

君子進善如臆如膺顯允君子尚不我答尚迺我蒙尚俾
我有聞于後

君子進善如膺如臆顯允君子尚不我忘尚迺我明尚俾
我進善日

明所四章二章章七句一章章六句

王明

我田百畝不以種禾匪不種禾種禾獲不多惟種玉子種
玉如何玉子成璞可琢可磨璞琢璞磨溫潤則那

我田百畝不以種稷匪不種稷種稷不多得惟種玉子種玉何適玉子成璞可圭可璧種此圭璧以近有德

誰有善畝我有善價我畝匪有餘我求日不暇匪我則求誰售我者

誰善耘田耘我玉疵我曰如莠我玉亦不滋誰教我耘實獲我思

王田四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六句

終慕卷

北風自北吹我裳衣添我裳衣我心則悲我心則悲寧或之知于彼樹矣北風吹之北風北風孰知我哀

清庫文集

卷七

至

終

比風自北吹我衣裳添我衣裳我心則皇我心則皇寧或之將露風涼涼雨雪雱雱朗天清霜於以侑傷

比風自北其聲晰晰淒我庭除鳴我金鐵冷我菱草攪我胸臆其攪維何捲我書籍其籍維何父也手澤昊天昊天

曷其有極

比風自北其聲淵淵乃心淒矣感此栢園匪栢園則悲母氏之故維母氏之故怯此霜露履此霜露靡泣靡訴昊天

昊天有此霜露

終慕四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十二句

竹軒在廣

蕭蕭終竹倚天掃雲爰有雲根爰有清陰播時清陰覆于蒼旻

脩竹之下有石有水維石崔崔維水瀾瀾維水之枕維石漱齒枕水洗耳漱石礪齒

脩竹之上有鸞有鳳鸞食竹實鳳鳴竹岡交交和音大明之祥誰有脩竹于鳴且翔

脩竹之側誰構子之室牖引竹風牖引竹月風清子襟月凉子席維月與風庶幾今夕亦有友朋亦奏琴瑟爰奏琴瑟和鳴無斁於戲維古之人之無斁

脩竹四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八句一章十三句

清庫文集

卷七

李

送高明嚴子之京

九月

秋飈蕭飈秋江流悠萬里蘭舟駕彼蘭舟言汜上流蘭舟上流蕙芷馨浮

我采我芷言贈之子我采我蕙贈子之佩贈子有行行馨天庭贈子之佩佩馨于京

我采我芷秋江之湄鷗鳥于飛鷗鳥于飛彼鳥者鷗則我忘機彼鳥鷗鷗王雪頤斯遣遣鷗鷗偕子馳馳

我采我蕙秋江之瀾采蕙不盈筐涉瀾不涉難涉瀾有清淺涉難有潺湲贈子有行贈子蕙蘭贈子觀瀾毋涉潺湲

蘭舟四章一章七句一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贈梁純禮還程鄉

樵厓流水練界碧天有客有客撫松尋源雲端之端大科之顛混流泉源洪流綿泉流樵厓派別支沿派別支沿則誰與言

樵厓流水亦流何磔流水石根水流石髓源洪流長綿綿瀾瀾汲彼源泉言餞吾子言餞吾子源泉之以言汲源泉來春之俟

樵厓流水亦帶流雲水流雲飛松蘊雲飛鶴爬松枝龍蹲松根采采松枝言贈遠人蹲蹲松根言來年春

樵厓流水則不可以勿言陟樵厓塗不以問萬勿言樵厓步之慎路口有崔嵬路半有眩暈陟此崔嵬過此眩暈萬勿言樵厓力之任

清溪文集

卷七

三

樵厓流水四章三章章十二句一章十句

遜齋挽

勿折我竹枝勿折我松枝我松斯歧我竹斯荷松歧斯石遜翁手植竹荷斯石遜翁手辟

勿折我竹枝勿折我松枝竹掃流雲松掃流雲我撫我竹搖搖我悲我撫我松遙遙我思

勿折我竹枝勿折我松枝松根龍蟠竹枝鳳棲龍之遠矣其斯年矣鳳之遠矣其斯年矣

勿折我竹枝勿折我松枝竹蔭我遜翁之齋松蹲我遜翁之池坐斯齋矣遙我思矣浴斯池矣還我思矣

竹枝四章章八句

萬竹軒

增城老子有竹萬根根掃雲根根成陰

增城老子荷鋤朝行鋤竹之墩培竹之萌薪竹之枝筵竹之琴七八十年作竹主人

增城老子亦到西樵到九龍品蹲品之腰繞品曲腰植竹十條像萬竹墩聊亦逍遙

增城老子亦到白沙白沙先生謂多竹家竹以通俗一根則足况於千竹况於萬竹

清溪文集

卷七

三

增城老子亦到石頭石頭先生偕之遨遊道峯竹墩老子則留明渠家物謂渠好速

奉掌教考績

明明明廷桐露斯零桐鳥斯鳴有鳥修翎飲豕穗城借瀟南溟借雲北冥聽鳥鳳和聲

明明明命普天保定普天無競小人是正君子是敬顯允君子共天之威命對揚威命

明明明德於昭允寒建民之極作民彝則顯允君子明德是率是極樸棧是奏嘉績

明明三章章八句

李母貞節李太字

倚我獨栢悠悠我思栢植前墀慈鳥夜棲烏號傷悲遊子傷悲

獨栢之植于茲百齡風號冷冷露泣零零風露晨朝遊子則寧

獨栢之枝凌霜撐天春不敷華久不改堅兩春霜冬斃斃百斯年

獨栢之葉則翠且老露雨澤之亦澤潤好露雨伊何九天是冒

渭崖文集

卷七

六五

上

遊子遊子瞻彼獨栢悠悠哉亦極悽惻悽惻則那求懷獨栢之德

遊子遊子瞻彼獨栢令我子孫灌我栢之植命我子孫勿剪我栢之葉

獨栢六章章六句

雲峰為何太字獻卿

樵雲千仞兀插蒼旻雲木森森雲石稜稜是宜樂只以游我心

游心則那溫泉下沸匪云魯沂匪云川逝雪壇之松可游以懋

雲壘則那雲流孤峰萬仞孤峰萬仞孤松撫撫孤松樂乃誰同

誰同游樂振古聞人單衣暮春乘此暮春沐此熙薰振古熙薰

熙薰自南吹我葛巾涼我葛巾悠悠我心豈云獨樂我有良朋

良朋偕我坐松之陰雲深松森鶴薦清音我良朋樂矣鼓瑟鼓琴

瑟鼓琴鼓琴瑟雲之墟天飛之鳶淵冰之魚上下聽矣其樂何如

渭崖文集

卷七

六六

上

其樂何如采桐種竹桐華斯馨竹實斯熟陟我雲峰餌我驚驚

驚驚脩翎歛雲南冥一聲穗城再聲天庭知鳥之自雲靈之精

雲雅九章章六句

琴山

於昭上帝毓靈下土衷極儲精太和流布衷和流布區宇瀛瀛區宇

瀛瀛區宇瀛瀛山岳上凝江河下注衷和氤氲物各備具物具衷和人得其醉五性出矣七情生生不愆以戒迺全厥原全復厥原爲人之門厥復如何遠取諸物近取諸身

近取如何我身備有手足髮膚耳目鼻口形宮而乖五性是謬形官而理五性順受君子有要天君中寂性情弗忒性情如何遠取諸物取之如何性情是適定性閑情率由中宅雖曰中宅亦賴外域域之孔固中乃弗忒是作性則取物如何維我宜之我宅我里琴山維之維此琴山實我儀之煦日流矣和風披矣登山歌以謹矣樂以忘歸矣於戲詔石奚為以慰我思

我思琴山千里而遙昔我植竹于山之腰山側水流昔我洗瓢魚遊水渚鶴企松標松風蕭蕭竹風脩脩依希虞韶虞韶千古寄我琴山山石鳳歧山花錦囊天風為絃得趣

清屋文集

卷七

七

忘彈爰我良朋于山之問尊酒頤顏性情閑和樂且耽耽樂君子既和乃心乃和乃身身心和矣暨厥家人家人和矣暨厥萬民萬民和矣奏泰和音泰和奏矣誰瑟誰琴誰琴誰瑟高山流水知音伊誰詔石之子匪伊子之知天風洗耳豈曰洗耳亦洗心髓心靈耳通泰和之音是矣泰和之音是族

泰和遠矣得見其像像托伊何琴山之上琴山之水琴山之雲望望水雲悠悠我心舊盟猿鶴投我好音豈曰耽樂猿鶴遺之音

琴山十章八章章十一句二章章十二句

萬氏四忠三節詩

山高稜稜石疊稜稜儲時元精濠虹大橫元精虹橫洪敷勇貞

彼勇且貞濠虹之鄉佐時貞人佛時天綱恢恢猷烈赫赫昂常殞身殉貞四有休耿光

耿光則那祖考厥孫子孫子忠勛考祖是似於戲不問厥心以綿爾祉

四祖忠勛曰陽德則剛女婦之德柔則其常懿其萬毋烈節冷霜冷霜淒冬三葉同芳北肯之栢斃矣朝陽於戲烈節不忘

清屋文集

卷七

七

懿彼烈節猶曰婦人夸彼丈夫乃有失厥身天昇德于人勇得其純乃身失矣曾不慚婦之仁渭氏作歌以勗自新

山高五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感忠雅次韻川韻

兀兀者木胡然再華彼木則華豈伊瑞邦家邦家孕賢節脩且姤忠賢脩姤明運亨嘉

忠賢降靈有占斯石忠賢之心匪也斯席忠賢之心遑遑皇國朝昏翼翼哀冲翼翼

忠賢之心如栢斯精彼栢之猜固趾石貞匪霜雨變忠賢之心如栢之貞匪霜雨變

舉昔婺源有石其翳石如鏡如霞其畝粵聞自昔陪唐之際有汪先公保邦之勩世德繩繩汪德繩繩是石之異忠賢之衷與天地通木枯而華氣天地通石翳而晶氣天地通天地感通賢之衷忠

忠衷之積應運而亨運也匪值蘊也山靈應運時乘風聲楞楞風聲楞楞天下和平

楞楞風聲九天其邁如彼鴻毛翳天之外如彼先公曾唐之賚唐室之賚天地交泰忠賢之心繩繩匪懈繩德匪懈受福是介受福之介孫子是賴豈曰譽沽旁訾以難亦有流言式予德戒

清崖文集

卷七

李元

予德衷式微之于情于情之或于德之微如石衷潤其光斯澂如水衷和其華斯嶸顯允君子忠賢是繩汪之先公唐室今名顯允君子今名是繩孫子是貞

元元者木八章五章章八句一章十句一章十句一章十五句

詒穀用庸

率祖攸言維言之行祖言維何參古乃訂如何孫子不是敬聽敬聽祖言是式哲命曰古哲賢侯植侯封遺厥孫子侯忠侯公侯云則公侯云則忠躬斯國斯為國之操心斯民斯憂欣之同憂欣之同心天地通心通天地是相天地

率理之行不出階第雖則階第世是式誨言式之言事式

之事是古哲賢心欽于天學汪先公婺源逸賢理行弗或

軌然式然於其式家於其身先不懈之身衛武之年粵身

之脩無或之蠲粵言之詒聽之寡行粵言維何皇皇憂國

憂則維何維職之力職力維何身國柱石上天步艱下瘡

痍惻公言之嘉公心之一雖不公觀觀公心畫公之孫子

公言是率理始終紳言是勤勤職外內虔慎庶獄維既

迺心不苟迺祿乾乾職率維日不足維日休休容人之技

維心休休日遜來裔景憲于廣鎮山水潄赤蒼之懷是毋

是父廣有鯨鯨亦有豺虎職涖之憂不適寢處秋霜之肅

清崖文集

卷七

李元

記

冷凜栢堂令德今譽治世之才如彼梗楸宜樛于宮如彼

寵權乃展乃忠憲是都臺赫赫之風奸諂是芟忠賢是崇

冢司是莊國脉是壽收日不惜材為國之麻人亦有言令

譽文縉汪之先公善詒厥後維善之詒是宜是胃汪之先

公世德是舊口損庵公曰維孝友曰北山公德尤慈厚奕

世之積豈謗淺窺維是之積宜是穀詒汪之孫子無念爾

祖古賢心排善是爾士爾穉穉爾穀斯溥爾爾爾爾

爾泉源屏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爾

治世世德恭汪之孫子念茲無朕受嘽助之頌歌以勸

昭恩雅

於瞻者樓奕奕巖巖巖巖奕奕具美伊街具美其瞻普天
具瞻鸞鳳雛雛天威炳赫生民賴生冢臣時興天功時成
於亦成名

冢臣成名發源之詩銀潢發輝赫德之所冢臣毓德立我
哲我天子昇寵我其寵伊何赫赫訓言服之訓言豈曰
常編襲之重襲

重襲訓言魏樓是躋維是訓言皇極是基萬邦是腓孰
邇孰遠乎皇訓言曾不崇朝皇言則萬皇心則一
鞠哉冢臣對天歎冰疇測天高疇繪天文疇酌天恩
酬恩於昭茨憂以勞

清庫文集

卷七

主

冢臣憂勞孰則與階靡且靡昏天寵是懷自位中丞至
于冢卿大政是經人工是程秉心忠貞為國股肱翼翼繩
繩不心之寧斯酌恩之誠斯

於瞻四章一章章十二句一章十七句一章十
三句

鳳山秦老先生致政

歲在辛巳我也于京公召自楚亦會于京我也後生于公
是式是程

歲在癸未我通嶺表公陟南都德音孔杳我也于公私淑
不少

歲在丁亥我也北征公也南歸歲在丙申我也南征公也
南樓仰公步趨如騏驎雲馳不可以驕矧可以隨

周白川都憲考績

皇國紀綱振振是憲顯允君子紀綱是憲憲是南都百辟
是模顯允君子百辟是模

顯允君子淵塞直溫忠公勵勤亦厚且仁忠在一帝室勤
存嘉績明明明廷是奏嘉績

奏績明廷聖天子曰爾舊冢卿舊有典刑國無老成入
宜爾是繩況爾忠清為國之楨

國楨斯何狂瀾之砥正人是恃儉人是詆君子身世重輕
清庫文集

卷七

七

一世勉勉君子考績萬世

皇國四章章八句

王南渠司寇考績

嚶嚶黃鳥如求弟兄矧我伊人不求弟兄我視猶兄南渠
王卿

南渠王卿毓德赤城赤城水清赤城山明天台之清天目
之明天台虛靈是生王卿績賢績勲是奏于京

奏績于京維聖天子求人于老成王卿曰吁臣獻悃悃
臣獻悃悃以臣衷愚則近名

黃鳥三章一章六句一章十句一章八句

我有兩賀祝也東峰之何翁南海致恭倫氏皆
八月壽期桃瑞西來

我有桃實來自昆侖桃植崑崙萬億千春崑崙桃枝北蔭
蓬瀛南蔭重溟

我有桃實崑崙之碩三千年華三千年實一實餌南一實
餌北崑崙之植之實

餌北伊何燕山何子維是何子燕山社美燕山何子育六
士女偕配君子

餌南伊何致恭倫子維是倫子有兄碩賢有姪趾美一門
麗賢嶺海鮮促

渭崖文集

卷七

圭

伯

崑崙之實以餌何子趾何子餌以餌倫子崑崙之實以餌
倫子趾倫子餌以餌何子是求爾餌矣爾末爾社矣

祝東峰之子姓如倫氏祝致菴之耄之福如東
峰也故曰兩壽兩祝也

吳中丞鈞蜀

德車言邁適指蜀都載此德車御史大夫大夫入蜀兩膏
蘇枯

德車言邁適指蜀中洽蜀先哲卑有文翁大夫入蜀振文
翁之風

蜀先哲亦有武侯亦有張肱祠德前所亦有菊披張世

名流大夫入蜀先轍是由

德車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八句

於穆贈袁少司徒也袁公三十年顯仕猶敝屣一

廬

於穆袁公績德耆年德績之徵徵德于天袁公徵德是身
一屨袁公一屨時鬚眉還維是一屨袁公是便力強袁公
踽踽日邊華髮定妍上林鵲鸞瀛沿朝煙衝彼朝煙輿徒
是聯輿徒是聯輿上林煙聽上林歌歌卷阿篇聖人載歌
被是五弦

蘇一峰考蹟少司馬

渭崖文集

卷七

圭

伯

驅車迢迢自南長安厲風馳冰趨北長安馳驅則那 皇

國光之觀

驅車迢迢厲龍江于度龍江于沐北風寒豈曰忌伊風寒
我中衷丹

驅車迢迢沐北風寒回瞻南畿亦北風寒我奏我績矢我
衷丹

驅車三章章六句

宋中丞轉北

郵揚蕭蕭郵馬驕驕君子于行曰我趨朝君子趨朝馳驅
聯鑣

軒楊蕭蕭和風飄飄風飄上林君子遊遨和風飄飄襲人
不崇朝

和風飄飄馨于清霄伊栢之馨驚梧與條有栢鵬鳴側警
栢高

邨楊三章章六句

粵有贈也賢何子戴子麥子並時顯庸才德亦增
粵有三賢並時之選順德鈍菴勵行不倦澹軒廷尉宦饗
不悶東軒麥子中方外婉粵是三賢世韓德管

純菴策仕視士如已亦乃泣民視民如子乃晉風紀芟弊
振理春如浴下王如潔已

清崖文集

卷七

七

仁

澹軒作邑守身如女視民如子民視澹軒如父如母匪子
私云語錄杜少陵年仕祿家棟壁倚

東軒麥子早端趨軌即之王溫瞻之山峙臨江吉郡古難
化治麥子貳治壁如無訾

粵戴賢何維侯維藩粵麥伊何司是布泉並時才賢並時
茹連並民所天

純菴曰吁予敢負民澹軒曰吁敢不畏天東軒曰吁予不
畏民畏于天渭氏曰吁其勉旃

粵有六章一章十句二章章九句二章章八句

一章七句

送二子歸四峰兼戒示山中諸子

天皇丁酉五月之吉二子南征僕夫是敷渭氏曰都二子
于述是爾齡稚是爾稚識如彼卯鵬曾未習翼如彼鰲梧
曾未孽植迺爾于述離訓日夕逝矣行矣胡不日惕

日惕則那尚念爾祖我肇有家祖作之祐祖之肇祀寔維
軒轅載嗣帝學寔配姜嫄時維姜嫄寔震后稷至于公劉
疋農家室我祖啓跡稼穡是職嗟嗟小子念爾祖德

念祖則那至于霍叔不克公厥心貽憂宗室不克孚厥允
賊戕肉骨不克嗣厥世自治伊慙我祖是胤敢不祖念我
祖是念易敢則曰覆轍是踐敢則不曰懿德是憲

清崖文集

卷七

七

要伯勝

是憲則那祖德則遠去病之勛子孟之忠漢臣之選漢東
之誥翊善不倦徂唐踰宋秋汗中土我祖播遷南雄是處
粵宋之季南海是旅我祖南旅寔自擔負嗟我孫子念祖
擔負

念祖則那豈曰負擔宋元之季我祖嬰多難我 明肇祀
我祖試多難起家育鳴人之言曰是昆鷺氏寔肇有家起
家爾布人之言曰是泉帛氏寔肇有家正統之難黃賊漢

我家我祖抗賊是災我家賊平旋歸乃復有家尚念爾祖
焚焚保有家

爾小子行矣尚念爾祖稼穡艱難勿忘本始勿忘負擔職

力是耻勿忘粥布資生之理勿忘煇鳴起家之始勿忘抗賊家運中否競競視履毋忝爾祖爾源爾社

爾小子行矣爾敬爾身爾視爾聽爾動爾言勿欺爾心以辱爾親爾脩爾身循聖訓則爾脩爾身作世準極近一家則遠百世式勿替爾名聞焉爾惕念爾祖德

賀蔣石庵壽

捧觴壽公作觴以詞公昔泣民母民子慈子民之遠悠悠以思民思慈仁民命脉之基感之恤之役之斯時之疇曰不百年作民牧規公仁公慈民牧是稀庶明鎮定大僚是稀入贊雍熙垂跡踐遺相棟明堂萬世治維聿公是知萬

清厘文集

卷七

七

年邦家之基

神樂觀同年會

次圭

煦彼梧暉煦彼柳風梧暉斯燠太和融容柳風斯熏太和誰同我有朋友義樂和充

和充和樂上瞽奏功曰我友燕以嘉矣樂疇言窮良朋萃止各奏爾忠式時之忠時佐治隆

際時治隆時我武宗我二三子蹀躞巨蹤亦遙折言如

鵬天運而鳴大冲龍天衢術

我二三子鳳闕之東氣義之期如雲如龍如鵬如鴻曰適歲際大明赫奕奏心時傾

遙越廿年萍水之從鴻鳴雲達鵬鳴谷中聽鳥鳴聲惕我肺腑庶幾今日豫樂以融

豫樂則那告閑在公偕我二三子偕我兩雄酌言之燕味臭之濃醉嘆之燕嘆言龍龍

龍言則那曰今日樂寧止我躬同年世講世德是崇古有世惡世濟其兒我無是同

是同則那同德為榮教誨我子爾子是蹤相彼耿物亦有駉蛩誓言嗣人嗣德令終

煦梧入章章八句

園丘樂章

渭厘文集

卷七

七

迎神樂奏中

於維 明命佑我 皇祖肇我土宇曰予冲人纘 祖之緒荷 天之休錫民之祜式虔報祀陽復之期式率髦士

駿奔祈祈明明 帝德佑我 皇祖昭格壇壝

奠帛樂奏肅

昊天在上我 祖在側我與我幣於焉踞蹠 昊天在上

我 祖在傍我與我幣於焉皇皇 天佑皇祖錫我民祜

進俎樂奏

大猷式虔且潔髦士芳風列大牲式潔且碩髦士芳風

初獻樂奏肅和之

明明皇皇赫赫蒼蒼式予肅將非酒馨香 天祐 皇祖
天德日強繼序思不忘

亞獻樂奏濤和之
章文德之舞

酒方靡古誠芳靡已馨德是砥慎終如始酒芳靡清誠芳
靡寧馨德是緇奏假明明

終獻樂奏寧和之
章文德之舞

有鼓有鼓在 帝之宇 帝曰嘉享萬邦錫之祐有鍾有
鍾在 帝之宙 帝曰嘉享 天子萬壽

徹饌樂奏雅
和之音

明明赫赫格我明德率我髦士髦士翼翼鼓鍾鏗鏘萬舞
肅雝文集 卷七 七元

皇皇管絃央央鳴鶴鶴我酒既將我銷既芳 帝曰嘉
享錫民福祥我心悅康於猷 帝德不忘

送神樂奏安
和之音

巍巍蕩蕩 帝德無象無曰無象昭昭在上蕩蕩巍巍
帝德無爲無曰無爲下式九圖服 帝之德朝乾夕惕庶

聖燎樂奏時
和之音

悠悠龍駕悠悠雲旂於亦仰瞻于天之際皇皇雲旂皇皇
龍輿於亦仰瞻于天之隅予冲人芳髦士間闕芳 帝德

生生兮

五言古詩

贈大司馬秦鳳山致政

矯矯彼黃鶴翩然發層雲俯視浮雲流平見泰山應鶴棲
不擇枝筑衡良自珍鶴飢不擇殮振梁聊自欣何年抑幽
翰鶴盟長兩鄰

贈廷尉丞徐楓岡考績

行行重行行康莊馳驅黃今年棘叢陰昔年栢府霜運此
栢霜心棘叢春澤深行逢問南畿毋誦民勞吟

贈孫少參應奎

客有忘言子遺我素絃琴携琴入我廬南董披衣衿一鼓
肅雝文集 卷七 七元

鶴江臯再鼓鸞梧林我聆客琴音悠然得我心

夏夜夢梧鸞五色雲與翔雲繪梧鸞輝梧薦旦雲芳夢
忽失之凌晨不能忘豈伊梧鸞神宜攬我衷腸豈伊德古
輝照我露佳房豈伊好脩嘒德耀朝陽豈伊鸞遐翔起
予心懷將

予懷則何如瞻彼蹊下李瞻言摘其實食實知伊始彼李
非碩實曾不譬荆杞又如萬伊積實土爾所趾古學崇忠
信進脩則吾子嗟然馳西轍新懷嘯其已

露懷靈脩子何年際朝陽鸞德儀梧同五色映陽光簾拂
照天隅潔翎清霜翔翔蜀路長精椒猶自芳漢有昭昭

烏念爾無衣裳贈爾貼雲羽祈爾從雲翔令德慎脩學矢
矢無言忘

三至軒詩用太白感興
八首有序

哲哲公始至也公蘊濬德雖化及儉人恒亦憂
危時也嚴霜憂時也近濠簾憑人帷中傷公履
危無虞焉陟陟公再至也民始脫難公亦再至
旬宣之政行焉桃李於時春矣桃李醉春色公
之政也小揚南浦水頌也亦祝也章江公三至
也公實丹心無等德丈人美公也公服上
德黜貪恤窮清風溢于度官焉軒中灌猗蘭頌

渭厓文集

卷七

全

後

公也屏懸樹淑長養多材以報天子故曰喜
得紉蘭歸又曰軒外生素輝願之至矣

其一

哲哲繪雲手翳冠繪楚雲焚蘭媚疊靈精椒欵湘君沿湘
至章江紫旄猶沾芬時乃遭多艱日誦湘疊文

其二

嚴霜殺葦草東雨夾塵飛螢翼繞高木黑雲曳其輝伊昔
遭時危風雲轉時遠豺虎長羽翰今藩無元衣誰抱素王
光而不以暇歸丈人矢木心謹危以無譏

其三

陟陟滕王閣悄然彌孤懷寒鳥伴衰蒲猶泛秋江來枯柳
不擇波疲鳥不擇棲宛宛王侯門寒雲翳雕題四郊桃李
顏迎向丈人開桃李對春言今是傷昔非

其四

桃李醉春色葵藿迎曉日天王撫嘉運君子抱貞質丕昭
天王德敝民家再寶弟閭有譁言妻子不相失所以不相
失維公收畫一

其五

小揚南浦水作雨炎蒸歎小挾西山雲碧天見瑤月再揚
南浦水作澤潤朽骨再挾西山雲瑞靄浮金闕

渭厓文集

卷二

全

隆

其六

章江搆孤軒擬在飛雲端皎皎丈人驄三駕三迴懽郵柳
幾番青寸心恒自丹軒高不九尋人以飛雲觀何以飛雲
觀軒端棲紫鸞

其七

丈人居軒端春從天上分下以忝民難上以答聖君江
藩昔重創萬井哀如焚貪人猶教饒鋸牙虎爲羣丈人耿
隱憂爲霖騰溟雲洗洗垢藪汚揚之風馨芬

其八

軒中灌猗蘭草苗日漸稀不喜草田稀喜得紉蘭歸軒中

瑤孤松留與白鶴飛白鶴遠松飛軒外生素輝

大司馬桐谿錢公總制兩廣乙未

粵嶠帶鯨海萬里瞻長安百年泰太平氓民家父完邇來
阮會并言之心悽酸茅閣空蒼懸野聚冤骨乾農夫春耕
牛賣錢輸縣官弟兄饑流離應門存丁單稔秋猶不食何
以度冬寒縣官匪不仁誰教肯餐殮居復畏賊巢妻孥全
更難桐谿借點潤全粵網民寬春雨枯株林霜飛栢臺瑞
啟民滌百憂而無昔年數粵人見桐谿朝陽孤鳳丹慮惟
樞軸臣難期長盤桓

贈方棠陵用陶飲酒韻其一

清江文集

卷七

全一

傾蓋江之臯送君遠何之棠陵挺孤館正放蓮花時湘江
雖有蘭馨芬不如茲耿予託孤踪山靈納不疑盤桓數杯
酒神蒐糾交持

二

神蒐托伊何結構石屋山永矢也弗設先民代我言鼎鬲
此頭願諒不逾百年棄損落世塵身後將何傳

三

傳心棠陵子超曠不世情山寺當家居詩神擅時名持此
磊落資亦足滿一生况召康濟心寵辱非所驚努力慎攸
但詎謂渠小成

四

成此石屋館朝朝見鶴飛日暮鶴未歸使我心轉悲豈彼
大澤隈稻梁故依依石屋有高松寒巢待鶴歸雪零萬卉
枯貞姿逝不衰古云重父要夫久願無違

五

遠世非獨立特避塵俗諠所以結孤館故投林壑偏倦對
寒松寐興到便登山日云坐松局山僧乞食還搔首發孤
先此意誰與言

六

言綸紛千古誰求一箇是孔孟聖賢徒不愠世俗毀棠陵
非遠世亦非屑屑爾邀我石屋山山花貢綿綺

七

綺羅滿林谷霞雲耀其英天造此冲素俾君適其情巾車
恣獨遊日夕蓋獨傾興來作越謳清聲聊自鳴前古知音
誰或者孤山生

八

生值聖明時况爾儔穎姿秋江漱寒玉老栢撐孤枝辭華
咳唾間亦復多瑰奇慎爾致遠且及時宜有爲丈夫跨宇
宙騰蘿非久羈

九

羈足石屋山日午雲未開披雲出巖岷一嘯暢孤懷酣卧
松根石非云與時垂褰裳涉楚津諒敢爲栖栖湘江澤久
枯赤子困途泥雨陽不時若徵非陰陽諧正道久已淪異
說况復迷憑誰揚真風時此一挽回

十

回首廿年前赤子未泣隅此時乃何時埃壘窮前途餓累
扶出羈是爲誰所驅北燕南適楚觸目悲有餘王食策肥
驅俛仰漸諸居

十一

居高豈不可要自有其道古人鄒魯更遑遑走到老視彼
涓塵文集 卷之五 二五

總踏儻真成一枯槁由今越百祀誰居真醜好人爲萬物
靈各自有至寶古賢悟茲理所以出世表

十二

表表大丈夫志豈在一時行義達其道立誠脩其辭暗室
獨知時上帝臨在茲豈彼盜名徒白黑紛狐疑隱顯肺肝
露嗟嗟徒自欺古道坦且夷畢力往從之

十三

之君好獨遊止宿耽幽境此行過沅水有士服長醒精神
或云觀渠情君當領舉世尚汶汶神悟誰其頡有風久不
回尚論幾先炳

十四

炳幾尚明哲古賢閑未至介石慎守貞泚泚托沅醉幹幾
其至矣保身乃其次濂溪輕重論識早是所貴行行過道
州面領此真味

十五

味薄在世情身托在安宅古人久已逝古道猶遺跡言計
功利徒領指便千百古云猶至公貴人髮亦白禽獸同類
滅豈不足可惜

十六

惜惜此光景古賢亦曾經不知何脩爲遂爾臻一成我也
涓塵文集 卷之七 二六

徒浮生世轍殊未更多君幸茲遘談論披逕庭若過九
路南薰琴再鳴逸響遙樵雲慰我居山情

十七

情投各有適感應異其風君子掣化機所貴立夫巧詞
疑人智滑稽詫圓通世路所以巖入室且學乎

十八

少張射飛鳥巧者猶能得君子履周道豈爲多岐惑
良獨安行止順通塞遠之垂萬世近之萌一國珍重君此
行時哉惟語默

十九

默然非訥言汲汲非求仕所貴審此心爲人與爲己君子
慎決機有耻與無耻兩端毫髮間一落便千里世路又波
翻誰復振維紀至人無容心流行遇坎止君行尚自珍萬
世良足恃

二十

德湘古雄邦風氣猶頗貞民若限山溪晉尚猶古淳義黃
雖世隔濂溪跡尚新九疑留舜轍桃源嗟暴秦追今百代
下潭淪同飛塵君行過湘江救古心應勤精神苟相契異
世情自親不取聖孔父從渠好問津他年石屋歸爲藏折
角巾候我採藥來山花我主人

清江文集

卷七

全七

詩

序曰崇陵子觀祭湖南渭厓生歸南海邂逅錢
塘崇陵邀遊石屋書院草次賦贈始終言不置
石屋者崇陵之志也崇陵云石屋留我一榻故

云

賀梁儉菴壽詩

松擎嶺山高泉流增深松勁與泉清照映此翁翁心海深
泰魚龍山高緼璆琳鍊此皎潔姿坐調清廟音八極占太
平時聽海山吟

趙子鑾守順慶清才有志于古書此贈之

皎皎蒼王姿雅志吟入荒希跡古先民寤寐曾不忘本深

木自奇王藏山輝光又如春晝晴煦風四颺揚古賢美怨
茲驪步踟此場趙子如古賢曾不屑名彰漏畧雖惕矚晨
昏故如常

皎皎蒼王姿蟠桂擎瀛洲涼露降太清朱鳥時相投先民
有如斯慊矣夫何求維爾姬先民猶期古賢遊吁嗟二氣
馳循環互沉浮驅車軋長途不瞬輪轉遇灼灼玉欄花渭
渭玉溝流勉勉不早時兔烏幾迴轉老矣慚蹇予日其徒
懷憂

皎皎蒼王姿陟陟郭隗臺孤劍萬里行蛟鼉安在哉瞿塘
萬仞深徑仄茨與萊仗劍瞿塘側虹氣刺天來照映蠶叢
清江文集

卷七

詩

饋習習驅浮埃轉涕滿滄海嗟枯然寒灰

皎皎蒼王姿榮美慎獨幽君子慎食實如農祈有秋過矣
已漫漫茲來復悠悠松柏摧爲薪逝水幾西流功業說堯
舜泰山雲上浮慎爾蒼王姿古轍步肯留自蜀望嵩岱中
峰許同游沂河問孔津爾擇爾同舟

賀劉惟靜乃子新進士公事到南都與同年會

甲戌歲之春廿六年以來蹇予謁南宮眇蹤嶺海腹憲憲
宮保公世業樹庭槐予時見碩人李桃門爲開碩人未予
知嶽瞻懷自敦豈云倖天僥驥子蹇追會觀殊路岐邈
矣隔煙埃予久夢林丘羨君爾陪台條觀舊延槐爛門盈

新栽瑞陰庇朝陽紫芝襲芝階老梧鳴彩鸞宿霜不爲惜
羨此世德家仰之首幾回所少此歡燕何時供質杯心忙
未云足聊寄壘頭柳惟靜時
秋德長

贈湯九山次中

脩脩白沙翁超曠度前聞有言則中慮有行則中倫身立
義皇後見在義皇前恂恂九山子器識老雅馴弱冠白沙
門坐鑑江門春木犀送東風釣簑舞江濱碧玉影流賦蒲
團看白雲豈曰忘世情師教不與存老友耳泉翁學傳曰
自然久矣黯索居度嶺尋新泉底幾新泉翁啓我自然天
如何是自然默識義皇前我也實冥頑九山我嘉茲

潛庵文集

卷七

七

贈白沙先生孫陳俞次中

石翁振世士不屑鵬鳳召况際 威明世史氣講所學孤
鶴喙冷秋碧玉看春草東風鑑木犀鶴鳴阿田右越今五
十稔 小廬山如故松檜引日長猿鶴倚叢巒若翁賢嗣
人令德紹則孝聲彼嘉木植支葉勿翦耗警言其五子亦
爲吾後教

七言絕句

夢繪蓮花題首句足之呈冢山

雲霄九萬一板春夢中句 灝氣峻嶒繪碧天老鶴蹲雲燕
影瘦又看雛鳳日補

鐵泉懷貢翁

臨流卧聽聲潏潏鐵隨錚錚似有源可惜桃花三月爛亂
香飄蕩出雲端

雲端流水垂虹下繚繞堯庄沁石田回首鐵泉成萬仞鐵
泉春景爲誰妍

妍顏照影鐵泉流一度臨流一度羞雲鬢變霜心已碎病
軀山外更何求

求友山中得鹿麋鹿鳴和我鐵泉詩酒酣騎鹿又歸去愁
見主人隔翠微

翠微蘸影鐵泉曉一遞泉流一遞低花落花開春已邁可

潛庵文集

卷七

七

七

憐泉脉與雲齊

聽鐵泉和韻代羅宅甫
一作

鐵泉一漱一潺湲一落垂虹又一源若向東流更東匯兼

天波躍更無端

波躍春天一抹碧蜉蝣轉瞬皆桑田山中歲月誰描畫萬

水煙深紫翠妍

妍媸今古一臨流顰笑東風祇自羞拄杖他山還采藥藥

苗春好更何求

求得知心只鹿麋鳳衰歌後更無詩黃雲紫水看前哲誰

濟涓涓一脉微

千年一脉涓流渺孤鶴橫空山色低東望蕪葭隔烟消更
堪微巖問夷齊

癸巳中秋又一日同兩岡游雲端至鐵泉有懷

癸巳中秋又一日芙蓉隔江令人愁架空樓閣層雲表獨

鴈振翰樓上頭

頭插黃花秋老時泉聲一聽一迴思龍魚不爽鐵泉夢膏

澤涓涓出洞扉

洞扉只許猿鶴伍何物鶴歸猿未歸肯信隔山瓜果熟不

知天外有雲微

次洞野十絕發老林塘

蒲庵文集

卷七

九

雕鞍兀兀瓊琅林瓊嶺金陂碧杏森黃牡真超玄圃外半

空笙鳳薦稀音

度沙嶺

絕嶠裁天鳥道遙翠桃碧杏繪雲橋鐵峯蒼蘚黃雲外疑

是仙癯跨鶴招

經望寶山

儂本山癯也愛山愛山登陟度山關玄猿白鹿欣迎騎草

碧苔蒼斜嘯閒

入中峯寺

翠山衝碎鐵山雲鐵笛飛聲下界聞十數衲衣山趾立語

言猶是義皇民

思松蓬庵

老松偃蹇柯枝踈疑是首陽饑丈夫幹撓不妨根挺直紫

雲長護一身孤

登中峯嶺

鐵峯直直插玄霄繚遶烟雲峯趾遙踏上峯頭發長嘯多

君疑我又嫖嫖

望遼海

山從西北盡東江阿骨打曾起虜邦聖祖除兇報千古

到今窮髮乞來降

蒲庵文集

卷七

五

望喜峯口

契丹偕擬幽都宮燬始平灤關隘空觴濫元胡牙齒毒九

州骸骨血腥紅

望大寧

文皇創業定燕都萬世山河鞏禹圖北割大寧神算遠抵

嗤狼子輕懸弧

望迤北

漢碑舊峙燕然山胡馬窮沙遯不還今日燕然春草綠狡

胡南牧馬猶斑

尹先舍弟以詩見勉次韻答之

作聖工夫我豈敢墮駒疾驅肯從容試將短髮照秋水比
到去年又不同

山中稚子壁玉片未徹塵瑕可少容師表不知千載下泰
山喬嶽許誰同

題蟠岡古橋號

羅浮短木橫崑崙崑崙鐵柱撐雲九萬春蒼蘚石根留鳥篆一
年風雨一年新

七言律詩

贈方西樵出山

送郎便是別郎時滿眼烟波岐路迷塵世水從深洞出玉
清溪文集

卷七

生

簫霞自翳門歸藤床錦簾憐孤夢朱鶴嬌鶯共曉暉莫向
溪頭再惆悵寒天雲起白龍池

和彭時可

一天新月半垂鈎黯黯浮靈已度秋良夜呵雲觀五岳短
檣橫漢紫孤舟清聲到耳松猶舞瑞靄填空翠未收光景
不須嗟歲暮好春花柳又前頭

浴日亭次東坡韻

灝氣溟騰烘碧天浴浪直浸到黃灣一九漱出混沌子萬
國遙瞻若木山儘把辰星埋海角便從陽谷見
天顏迴旋觀破玄虛竅闔闔分明咫尺間

樵翁大學士歸贈甲午

山上雲紫雲羗與白雲分雲裳雲幔翳雲谷鳳
出鳳群我更稻梁慚鶴夢不堪湖海見鯨奔只今

箕穎雖叢桂亦圓寰區沐舜薰

樵翁歸山聯贈借倫白山

朝陽梧影映樵雲霍去住同天路未分黃閣星晨猶聽履
倫碧山猿鶴暫隨羣古賢中路嗟荒莽霍活水源頭過放
奔未奏簫韶借俗韻倫且提土鼓薦南薰霍

次右溪峽山酌贈鄧賁齋

玄猿黃鹿饒誰閑十月風攪雲出山搔首峽江叢桂下倚
清溪文集

卷七

生

天雷劒一叢間北瞻北極紫薇座西出西樵翳門關分
付山靈鎖烟雨主人不久便應還

倫右溪以詩贈行次韻留別

甲戌辛巳丁亥歲三度飛來來往頻老鶴啄霞瘦夢舊孤
松掃天擎影新宇宙幾人一肩力聖明大統萬邦臣別
君彈劍峽江側笑殺巢由空愛身

胡節菴聯舟英德某所開教者數夕矣皆心學也聖

賢成已成物之訓也某深自慚負無聽教之地謹因
先生贈賁翁詩附覽見願學之惻焉

百世可誰山斗名三江心傳師周程批糠境界歸浮沐松

宿風霜不世情巧出拙歸終屬偶外由中應始存誠蘭舟
桂漿運宵話愧我從前學未成

讀佳文襄公志銘有感聯句

水流惟石激悲聲遙眺雲山無限情比極賓春悔氣暖寒
東溟盟日海波平泰階凝瑞稀千古鄧聖學緝熙仰
大明重憶哲人冰雪夜霏別煥搔首讀碑銘

鉛山舟次聯句贈梁瀾石使節廣南

寒雨零零松色青水流激石聲錚錚芝蘭萍梗恍如夢
玉露薰葭不盡情寄語焦雲調野鶴小看漢沼戲橫鯨江
干湫族憑爐火鄧明發天南鴈影擎霄

清庵文集

卷七

七

秋興懷故山聯寄金仁甫

秋颺一灑遍西郊鄧北極清宵斗柄高微振紫虛懸圃見
霍却馳白馬碧山豪銀河斗女憐清淺鄧玉羽星霜幾幾
索僂目翠烟蒼嶠外霍惟鵬何處起溟濤鄧

玉堂雙喜聯賀倫白山

海岳光騰海宇瞻霍邦家孚應一時垂鳳德麟數圖龍馬
鄧桂影瓊枝映玉蟾忠藎世家脩往軌霍服勤湯鼎續梅
鹽玉堂瑞氣芝蘭洽鄧海岳光騰海宇瞻霍

山斗名家幾具瞻鄧桂蘭橋梓玉堂垂水恩委佩出

金闕霍協夢明珠射碧蟾草木眉山古世近鄧困窮膠漆

木漁拉泰階星史稽王道寧山斗名家幾具瞻

中秋夜飲次賁齋聯句

行月停雲送酒遲狎雲邀月伴秋卿霍到門拂影已鋪地
舉觴奚奴忽報詩趙桂魄光回晴宇豆花香淡水園籬
倫柳灣清透湖千曲慕墊波心問幾時霍

中秋夜飲

芭蕉月上露枝遲促織聲先到耳痴落魄幾隸圓缺影流
風千古蕙葭詩沼橫龍影擎蒼檜花帶烟姿釀翠籬如此
清宵虛放過可憐虛過好多時

寄郭太守步韻

清庵文集

卷七

七

七

掖垣造次情渠渠一別天南難寄書藜藿朽根亡我病鷹
鷂風力君誰如古人高誼已塵跡後世中脣嗟鄙夫此夫
武夷不千里我行採藥君來無

贈巴山

倚天孤劔十年磨惜惜光陰暗裡過未斷蛟龍先浩嘆便
寒星斗可如何無為只許禪心寂有淚常嗟世變多今夜
送公須盡醉不將豪氣問東波

丹崖

柱杖撐霞脫屐行路逢葛老話平生解不舞破品崖影濯
足踏低天漢平丹竈為誰煨白石紫雲幸我到朱明蕪陵

秋水何天迥呼起黃梁鶴聲

送丘知縣道隆

萬里江天挈去舟美人江北越山留乾坤寬着男兒脚湖海誰多廊廟憂極目鶯花迎遠旆塞天星斗豁吟眸重幃歸問真消息爲說尊翁舊破裘

小金山

入眼浮漚見此臺嶺南風致自天開何人兩屐松根到千載孤舟夢裏來枕石老龍三月睡高岡鳴鳳幾時回數株松插崔嵬頂添片白雲添箇巍

卽事

湘庵文集

卷七

七

呼酒移燈午夜分柳汀花塢弄孤琴寒堦蛩噪聲聲急銀漢星槎夜夜心缺

呈冢山

樵雲近處是三台樵叟雲槎漫往來一枕玉霞天外開此林紅樹日邊開扶搖鵬翼來虹馭側逼天河又鳳回從此樵雲樵叟獨翳門蒼石翳蒼苔老宿不入山堂門之關亦蒼苔封矣冢山不益長綠

乎辭

惶恐灘阻風

醉可煖氣迴寒烟碧樹掃空萬山巔供職江流能助順攪

天風伯故離泉南廳爾宜錢膺雪遠道吾將濟大川惶恐灘靈勿惶恐只聽蕭鼓過樓船

重過釣臺二首

古人窮達豈身謀大舜也陪鹿豕遊突見夷齊對湯武錯描箕穎高巢山若知饑溺其天下肯控崔嵬兀散裘後世只看名利重却安渠濱遜清流

中行孔老嘆當年算到先生合是賢雲鎖釣磯擎老鶴水煎腐鼠窺鐵鸞木須巾脚動星象只借清風助化絃宇宙着身誰立極古祠松下共忘言

經金山用杜韻四首

湘庵文集

卷七

七

萬里波光填空白一拳浮漚見山青金鰲背出層樓幻砥柱中撐鷗濤行龍漱石潭春氣煖日騰紫水曉烟晴憑高踏破瓊瑤窟鸞鶴蕭笙天外聲

火輪西碾鶴喙煖玉兔東飛僧磬寒兀律見爾中流影奔波不驚萬古看尋芳步虛凌石磴大醉弔古空金甌鼉鼉戲躍添潭下嘉夢豈知海宇寬

鏡裏樓臺影着僧瓊瑤浮漾銀樓層巒波滾滾美孤跋絕徑蒼苔又短藤透出空虛角碧撐撐海宇石竹勝簫籟

卧聽磬聲曉觀破天心誰許會蜀雪薦涼春浪滿海濤割瘦夜潮生吐吞星斗波心淨跳

躍龍魚石罅行隔岸杉松棲鶴影半天鐘磬徹秋清雞聲
喚破滄浪月遙見擎空玉柱明

除夜自省 甲午

簾外雪花欺兩鬢短繁孤影伴道編依稀五十慚知命光
景流連惜往年舞雞鳴同夢覺契變龍見澤垓埏非常
世運尋常過駒隙如何蓋積愆

遊銀山川杜韻八首

峽徑紆經碧玉林翠峰玄澗雲芝森馬蹄踏踏看朱草天
極層層繪紫陰鐵壁銀山環比國萬年一日此人心狼居
胥外憑高望雲念嶺墩夜夜砧

渭厓文集

卷七

七

七

通幽一徑倚雲斜雲樹蒼蒼狎歲華寒聲翳陰聊擁騎御
空凌影快浮槎從天步到瓊芝國接地聲喧綠玉筵北望
燕然南泰華寒天黃紫碧紅花

鐵柯插石映陽暉碧澗騰空漾紫微冥漠埃烟孤鳳趾鼓
騰元氣噴龍飛拔蘿突覓天宇迫吹遂瞞看下界遊蹤迤
閨風青鳥使重貽雲杏漱雲肥

銀山仙子共盤基眼界浮雲不浪悲基奕基休付成筭花
開花卸無窮時漁陽腐草唐霜早前北舩孤宋日遲東望
遼城西朔漢 祖宗神畧可勝思

千仞壁立着銀山鐵山對跂烟靄間憑高一望朔雲外形

勝豈金山海關漢祖平城輕冒頭宋宗澤水釀完顏職方
版宇今全盛北狄祈瞻供奉班漢武欲匈奴入朝不可得

登鐵山最上頭北望雲中憶去秋大將牙幢烟燼冷醜

胡氍帳風沙愁寒翁早識寧須馬漁父先幾只任鷗回首
陰山千里外漢朝圖籍屬中州

路上鐵厓思帝功手扶人極萬年中腥氛滅息歸浮靄灰
燼噓呵開朔風列宿拱垣環正紫菩天瞻日麗中紅馬門
東去迴滄海安得屯羗問弱翁

層厓紆陟作逶迤東望蓬萊浸碧陂重鎮天留千疊險
渭厓文集 卷七 七

帝陵松長萬年枝姚虞履跡礪山鞏胡貊腥風聖化移社
稷僕夫思遠道戴星單騎一鞭垂

約重遊鐵壁次陽峰張學士

鐵壁溜泉掛玉霓虬松躡跂壁東西漫遊笑我先馳逐勝
境於君未品題朱鶴飄遙天漸邇錦林繚繞路非迷秋清
肯訂重遊約呼鶴超昇那用梯

丁酉除夜

雙檜擎雲起寒思年年北風向檜吹雲花撒地影猶冷龍
夢騰天春未遲鶴借空青閑宿侶虹橫孤碧見標枝與君
歲暮歌雙檜歌竟惟教雙鶴知

宮僚燕集次松臯太宰三首

朔風吹檜薦寒蒼東府冠裳燕瓦觴擬辦珍奇防俚衛敢
忘儒素媿臣良聖人化洽茅簷裏儉德符貞海宇傍同

重華瞻紫極載歌天保祝彌昌

瑞靄瞻騰梁檜蒼峭風吹檜映清觴兩塔鷄鷺成雅肅一

代文明集俊良世道已歸吾道內少微長耀太微傍許身

飽愧南金重昂首惟歌帝德昌

玉河水帝西山蒼儲家沿河醉玉觴葭瑄瑞灰古復泰繡

裳象簡總賢良茅茨風動問閣下熠耀光依日月傍忝竊

寵私圖報稱却慚無策答隆昌

清生文集

卷七

五

登

次甬川東閣書懷

齊子

玉軟金釵瑤草鋪四郊環望盛皇都億年列祖開鴻運萬

國臣工圖燕圖道揆古聞肝比鐵世趨我愧膽如鳬鵲聲

欹枕牽羣夢何日同君話五湖

雲竇漏光卸碎鋪厥樓長夏窺鴻都側身左顧淺鵬寓醒

夢前柯笑蟻圖靜水蕪葭閑泰鶴趨時梁稻慣棲鳬禿翁

握網支磯立嫚問魚多孰與湖

拳柳濃烟照影鋪上林人醉擬清都刺天鳬蔓憑高水照

眼屢樓驚幻圖三嘆德輝稀縹鳳半生踪跡媿浮鳬紫雲

歛我樵靈望那得隨君夢鐵湖

庚子秋對月賞菊用杜韻

瑞影填天到菊棲紫梧伴菊樓鳥啼客中聊爾笑莞莞世
裏可誰私淒淒南河隔歲奏饑色北塞新公聲破輦話歸
不歸歸何日樵頂撐雲忘短藜

水調歌頭

寄懷賁齋

陝陝鐵泉館望望翳門關蟋蟀喚起莊蝶花儘相安丹

穴彩雲梧老南嶠北冥霜早何日鳳飛還上上鐵橋上稚

川番出丹春去忙秋來促夏將殘種種頭顱如許幾時

得身閑白鷺盤飛山上黃鸝並坐山下松陰共歲寒更喜

清生文集

卷七

五

本

樵雲子肩鋤歸故山癸巳夏四月曾聽泉聲寄懷賁氏今

之會不可期矣酒酣命童子歌此藪于溪甘泉方石

泉之側且曰是乃山泉所以得志也慎毋嘆曰是

而起如心

北折潞河柳南望翳門關踏破紫雲蒼蘚擡眼見長安闌

苑朝陽瑞彩掖垣碧梧疎影鳳去幾時還堯舜風旋穆

龍心更丹伏虎臺觀翠洞野花殘仰體聖人宵旰敢

筭到身閒闔闔千門萬戶玉宇秋來春轉曾思宴廣寒且

放謝安石輕雨到東山

再答樵翁

頽風顛簸本世情虎豹關燕雀堂簷歡喜自知危與安縹緲鳳毛驚舉望望樵屋丹侶誰同煉九還君我同中異我誰出內丹 家時秋正老菊將殘醉對陶隣杜曲笑談半餉間回想金門玉宇遠蓬萊閣苑霜履又生寒且持紫玉竹遍植紫雲山

自問聖賢路只多憂覺關過此幾非在我步步路平安可惜旁蹊小徑卒歲爭馳其逝那史轉頭還龍虎傳真訣安期候出丹 這些兒成底事燼同殘只爲世塵眯目翻思見彼間白日黃金市攫鼠飢爲啞赫誰熱見誰寒夜夢樵雲近恍如登泰山

清庄文集

卷七

三

本

我愛西樵叟寤寐望賢關身隸玉堂金闕心群鹿系安一品階資峻已五十年齡未暮急流懸早還只尋中部藥寧岐方士丹 玩爲魚窮費隱到更殘玄微說成透徹耽閑半生閒我也尋常章句未解研精垢悟一暴十猶寒中夜起孤嘯何處是尼山

次韻

夢入火城萬福門開九關幾級火階路遍尋心怎安祇見汗塵澆面又苦炎威禿鬚那得好容還噴噴毒府子饒爾渥顏丹 誰面炎乃心水鼎歲殘邂逅祝融居士約我跳雲間左足銀河清淺石扶桂宮搖曳兩腋透簷寒覺集

念此境無乃西樵山

堪與共皮緝窳窳妙機關翕開炎寒霸柄誰恃爲安仰見唐虞熙穆再想伊周調燮古風能幾還春人骨洗心誰有丹 摘春花嬌秋草春秋殘一任火輪碾轉醉氣共人閒安得銀河紫水混合瑤宮玉露滌暑清寒仙人無是叟挾纒崑崙山

祝融恣威 瀛氣閉玄關倦鳥繞林三匝炎枝棲宋安余井玉淵湯沸神鯨恠紐困瘁清風逝不還此時得點雪便是壽民丹 況蟲蠅更蚊蚋贅膏殘我有半瓢秋水義皇年共開一軟潤沾毛孔又復飢涼胸腹三軟肺肝寒誰餌

清庄文集

卷七

古

集

我瓢水同登山上山

古邊情

天驕橫漢世戾氣耿邊關一任雙弓馳突赤子若爲安燬書主臣忍辱拊髀頗牧興歎勁氣竟誰還賈生龍錯策炯然萬世丹 匡相君石內史吻涎殘坐使金戈銷鏖戰士秦嬉間有日陰山膠勁胡虜南馳馬壯鐵甲爲誰寒我也嫖姚後夢見燕然山

漢家囊八極邊嶠聊三開儒生糟醲秦養駑馬戀槽安小烽烟螢照漾漾釜魚蟻息誰使論功還遠猷珍未兆未命預藏丹 武操戈文握筆胥爲殘僅得逆難逃去動色

見兵間後古平康可畏况復最孤未靖水凜先霜寒未人
夢周業歸馬後華山

比控陰山險南望鴈門關是我中州屏翰萬年磐石安敢
磨割了山後世宗取回關內故境又誰還咄嗟王諫議未
死天留丹大耳君鑑耳相正除殘策到此風尚勁士馬
敢言開再世漚淵軟血復見皇孫納幣海宇虜塵寒陵廟
腥膻滿衣冠燕越山

西捐銀夏界北割居庸關宋人自粥疆宇高枕夢竟安
眠洛城富貴誰算王孫妃主幾箇白骸還漢業赫如火晉
幾炳若丹秋忠襄岳武穆合摧殘有我賦詩却虜爾丑
康文集 卷七 五

又投閒霜落獵帷沙暮冷透西湖南海且莫早心寒颶風
浮海舶我又倚崖山

自抱顛蒙質肯識哲賢關祇知信心山性遇物與相安勿
嚼紫陽糟粕邇到伊洛風味酣夢幾年還醒後丰神別飲
食怡神丹到如今非往日歲將殘志衰久無孔夢肩膊
欲輕閒惟是蛙蟬聒耳坐恐簫韶稀奏香火宗盟寒不揣
任狂非直成蚊負山

次論學答眉川

問學迷途徑北轍謬南關工師並為居室底處慎圖安

漫架空樑棟突起閭閻樓閣那見主人還艱難中牖門
墻誇堊丹流霞臺水晶關儘凋殘緊何垣基實地築杆
勿拋閒下徹穹泉石址上作廣居環宇萬古覆溫洞門
開獨坐悠然見泰山

約躋安樂國先透鐵門關這裏瓊樓玉宇任爾着身安只
恐門局堅閉又伏闢人拒守退步却回還內外殊窘主判
然漆與丹古哲人由路徑皆荒宅中見顏三月餘乃
儘空閒誰更扣關排闥瞻我升堂坐忘却也饑寒歲老
盟黃髮竟夢不他山

次論詩答眉川

渭厓文集 卷七 六

久矣厭浮藻茅閣土築關鄰雙瓦杯布散質任自然安慨
昔太羹玄酒醉飽羲皇堯舜此味也堪還萬古中和散入
心不老丹 忤時風文漸著質旋殘恁描霞雲月露畢竟
語言閒往歲閉門抱朴不喜隨人畫餅盟竟若何寒宵夢
無言更携我陟東山

復姓詞為鍾少司徒

萬古有藝訓倫理性由開昔開強牛作馬物類豈相安有
偉鍾期鐵笛誤渾黃虞蕭管清韻却能還黑固不逃漆赤
也竟歸丹 慨胡元王迹熄國風殘他人謬謂父母天秋
視如閒不有兩世俊又飲沐清朝醇化宗祀燼同寒何以

酬恩屋聖壽祝南山

荆蘭圖爲鍾少司徒

金臺萬化烏雲氣擁藍關誰分湘渚蒼靄移種吮眉安淑
景香風披拂瑞日卿雲庇護蜂蝶固迴還質比清蒲瘦心
敢儼葵丹惜流光嗟寸草易闌殘吐心颺香不早百卉
共秋閒可是崑崙老栢契約東溟若水同柰歲華寒主人
瓊島客濃興滿燕山

有所思和白山

美人珠海曲相望隔梅關樊籠只困鸚鵡潭靜躍鱗安堪
歎采芝仙姬夜半獻桃王母桃熟不知還瓊窟媚神媼桂

渭厓文集

卷七

七

七

影秋飄丹槃盈虛參物理代謝殘至人掌中造化基着
肯容閒下上古今賢聖八荒六極神妙過跡共灰寒誰灌
誰叢菊吾亦夢吾山

陽峰詞爲張學士

湘漢漱元氣全楚護重關洞庭吐吞日月衡嶽地維安中
有陽峰特起直作南邦撐柱瑞靄疊週還瞰朝若木赤胡
影罩峰丹峰頂松峰趾檜後凋殘幾番桃碧柳翠春郁
又秋閒祇見不鯨湖底露出雲牙水面盟共戰冬寒仙侶
陽峰子柯爛瀛中山

仰宸樓爲陽峰題

堪輿大瓊宇五氣闢天關星辰河嶽奠位帝宅乃中安裂
缺火鞭翁赫湘渚瑞光騰徹紫極借輝還潄出天葩爛雲
碧繪霞丹躡漢唐驅晉宋任埃殘萬年此展眉睫天路
侵氛閒况挾風香星騎靜探瓊宮玄圃八表觀光寒下睥
園虛裏叢皺是何山

渭厓文集

卷七

七

七

渭厓文集卷之七終

唐文集卷之八

吏部公題 時任左侍郎

鈐官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汪鉉

欽准致仕所有員缺合當推補案呈到部查得上年案稿本部尚書員缺俱先具缺請

旨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堂上官并六科十三道掌印官推舉相應官二員請

旨簡用惟是吏部尚書統率百僚須才德素優受知

清唐文集

卷八

一

付清

聖主者乃堪任職逮我

聖上尤加精慎如嘉靖六年十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

士桂萼改吏部尚書嘉靖八年三月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方獻夫改吏部尚書嘉靖十年

十二月總制陝西三邊地方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

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王瓊改吏部尚書嘉靖十一

年九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汪

鉉改吏部尚書俱出

聖斷不俟會推蓋謂吏部尚書實人棲身非德望素簡

帝心忠誠著有勞績者難以勝任故也今本部尚書員缺

伏乞

聖明揀選德望大臣一員改充任職則俊哲登庸

聖心眷屬天下倚重 國體增輝於

聖治愈有裨也奉

聖旨簡任大臣自古道時昔不同朕無知人之明用所弗稱况人言凡事不如舊例每只照舊例推來用

大臣不職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南京禮科給事中曾鈞奏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

清唐文集

卷八

二

批

大明會典凡在京堂上官例不考覈又成化四年令兩京

文職堂上官曾經科道糾劾各自陳致仕取自

上裁通查案呈到部臣等看得京堂正佐官本部例不考

覈所以敬大臣也若經科道糾劾聽自陳致仕取自

上裁欲權綱總於 朝廷威柄不移於臣下也

祖宗立法深遠之慮也今南京禮科給事中曾鈞劾稱南

京兵部尚書劉龍不職等情事皆有跡臣等不敢回

護但地方隔遠有無真偽亦難逆知若係外任官員

相應勘實請

處治惟劉龍係京堂二品大臣本部例不考覈又前奉

明旨劉龍取聞京用今復有此劾奏臣等不敢擅議合候命下移咨南京聽尚書劉龍具實自陳去留請自

上裁則

恩威皆出 朝廷臣僚各知感懼矣奉

聖旨是一

方面官員違例科罰民財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按山東監

察御史曾銑題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見行條例

一在京在外衙門不許罰取紙劄筆墨銀硃器皿錢

糧屋文集

卷八

三

四

穀銀兩若奉明文修理衙門學校倉廩橋梁等項方

許勸諭或罰取水植甃瓦石灰等料自不經手委人

修理若指稱修理不分有無罪犯用強科罰米穀至

五十石銀至二十兩以上絹帛貴細之物直銀二十

兩以上者縱有修理不准花銷起送吏部降一級敘

用案呈到部看得例云指稱修理者謂本無修理之

實借修理之名濫罰強索害民取財情罪可惡者也

又云縱有修理不准花銷防其假修理虛名影騙入

已實賊也例內又云若奉明文修理方許勸諭罰取

自不經手委人修理所謂奉明文者謂奉上司明文

也必奉上司明文乃許修理者防有司賊濫假名濟

私也若奉上司明文則許勸諭罰取者順輿情也蓋

城池有宜浚築衙門學舍橋梁有宜修理良善富庶

之家或願相勸助或小過罰贖因以修理下便於民

上益於國亦正法之權也例所許也必自不經手防

賊官借虛名盜實利也必委人修理欲收支明也例

所許也今照御史曾銑奏稱參議高登呈蒙巡撫呂

都御史行令處置則修理鐘鼓二樓實奉上司明文

非指稱修理假名盜利者也又稱委官指揮鎖鑰千

戶姚臣收支則科罰皆不經手無入已賊私可知也

清江文集

卷八

四

四

又勸罰過九百四十八人共銀七十七兩每名僅出

銀八分勸罰過六十三名共米四十五石每人僅出

米七斗亦非多以濫者也皆有收支修理非指稱科

罰有名無實之比也擬擬自科罰於例不合惟參議

高登奉行巡撫之命如知都御史呂經威令過嚴督

責過急人情不堪或生他變自合委曲調停或稟請

少寬以安物情或宜

朝廷威德俾軍士感悅不虞致變尚宜鎮靜運謀俾猖

狂知懼良善不警乃本官職體之宜也今巡撫呂經

以輕率得罪參議高登安得獨辭無過又經御史糾

劾合將高登照才力不及事例送部調用方據本整
官一員往代原缺庶臣工內外皆思守法慎職也奉
聖旨高登既難擬擅自科罰饒他

弘德意辟逸才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南京吏科等
科給事中陳增等奏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查得數內原任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姚鏌近已奉

勅起用原任本部右侍郎張潮先奏養親見今守制原任
翰林院侍讀學士許成名親終服闋本部題

渭崖文集

卷八

五

付奇

准起用原任南京宗人府經歷汪佃該御史沈奎問擬減
等杖罪還職未曾起送到部原任江西按察司提學
副使高賁亨嘉靖十一年十一月爲起用官員事該
本部題奉

欽依起用待有相應員缺推補原任四川左叅政趙淵守
制服闋未曾起送通查案呈到部爲照人才難得用
人譬如川水不可以尺寸之朽并棄合抱之材棄短
取長尋常之才亦可備用况有先因過誤今懲艾自
新者有氣質剛偏自守無疵者有長才備器偶因註
誤者若竟廢棄不無可惜今天下人才求全責備無

不可指疵而棄之惟

聖人御極將陶冶天下而囿之大中山谷愚民猶將鼓舞
歡躍以覘

聖化況素育學校受祿食之士有不感激興起效其
躬蹇蹇之思者乎人惟求舊古有訓言與其得新
之士而用之功未奏而毀亦已至矣孰若起用舊人
略其往疵而用之不惟已棄之才因而感激思奮且
政體練達必實用亦贊襄

至治之要也臣等謹因言官論薦虛心詢訪如數內原任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杭淮大理寺卿

渭崖文集

卷八

六

葛浩南京國子監祭酒王道南京通政司叅議楊谷
光祿寺寺丞陸鰲南京吏科給事中彭汝寔四川道
監察御史宋邦輔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署郎中事
主事王蕙叅政鄭征以上諸臣或年踰七十或因侍
親未忍遠離或近來養病或因賢否查訪未明俱未
敢開具及侍郎張潮候服闋起用侍讀學士許成名
南京宗人府經歷汪佃叅政趙淵俱候查催起送到
部副使高賁亨候有相應員缺俱另推外數內大學
士毛紀原係內閣輔臣名德令望起用簡任請自
聖斷臣等不敢擅議原任戶部左侍郎張璉自陳致任精

力未衰素履真公無可疵議兵部左侍郎陳洪謨署
堂部印失火致罪蒙起更卒情亦可原南京戶部在
侍郎胡鉉雖經言官論劾詢訪皆無實跡居家行檢
鄉邑表儀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如圭因病致仕素
履無玷右僉都御史常道先因盜起策失預防繼而
滅賊功亦難掩以本官曾任參政極著勞蹟督糧革
弊戶部可稽右僉都御史陳達議處祿糧不無小誤
平素履歷賢譽有聞太僕寺卿汪玄錫翰林院侍讀
學士郭維藩皆因語言得罪人品亦有可稱兵部武
選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黃禎刑部山西清吏司郎

中劉黃河南布

司左參政劉儲秀右參政田登陝
西按察司副使司雲鵬以上諸臣較諸隆古之臣未
見其皆優較之今日在位之臣未見其皆劣或因往
愆而近已悔勵或因註誤而公論已明或投閒久而
德漸進或更事多而政體益精或雖乞休而才尚可
用或先告病而今已痊可既該言官交章論薦又與
本部查訪相同似應起用若諸臣中有奉

旨革職不許起用者

聖主暫爾警勵磨礱之亦將玉成之也非終棄之也惟恩

朝廷臣等不敢擅擬謹具諸臣履歷脚色請自
上裁如蒙

聖主如天之仁覆育萬物不棄小善不罪小過將諸臣可
起用者 賜點起用臣等即奉揚

德意將各官員郎中方面等官行取來京聽候推用其兩
京堂上官員候有相應員缺本部另行疏名

上請則諸臣皆感 恩圖報無不竭之忠

聖世包荒鼓舞無不用之才雍熙泰和之治計日至矣奉

聖旨有點的着起用其餘罷李如圭郭維藩劉寅劉儲秀

田登有點

清江文集

卷八

八

缺官疏

先該本部題奉

聖旨簡任大臣自君古道時昔不同朕無知人之明用所

弗稱况人言凡事不如舊你每只照舊例推來用欽此

欽遵抄捧到部臣等查得嘉靖三年八月本部尚書

喬宇致仕奉

聖旨吏部尚書缺員本部便會多官從公推舉堪任的三

四員來看欽此嘉靖六年五月本部尚書廖紀致仕奉

聖旨吏部尚書缺員本部便會官從公推舉才行老成衆

心愜服的兩員來看欽此臣等查得前例或會推兩員

或會推三四員皆應請自

上裁非臣下所敢擅議者也再查本部舊例六部大臣有皆朝廷特旨簡任若永樂七年奉

太宗皇帝聖旨方賓陞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欽此洪熙元年奉

仁宗皇帝聖旨按察使曹本着做兵部左侍郎欽此宣德二年奉

宣宗皇帝聖旨通政使李嘉陞北京刑部左侍郎欽此正統元年山東布政使劉中敷行取到京奉

英宗皇帝聖旨着做戶部尚書欽此應天府府尹鄭林行

取到京奉

英宗皇帝聖旨着做兵部左侍郎欽此觀歷年事例則知簡任大臣出自特旨不用吏部會推實

祖宗成憲蓋總覽權綱以鼓舞材賢雖我聖祖神宗寵綏宇宙之要道亦遵古帝王執中立賢之

矩也又查得成化四年奉

憲宗皇帝聖旨今後在京堂上四品官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欽此則京堂四品官在成化以前擢用之權猶不專

任吏部可知也又我

憲宗皇帝總覽權綱不假威柄於臣下

天作君師之任之準也仰惟

皇上獨斷萬幾執中立極心即

天意也言即

天命也與奪即

天之威福也吏部尚書自僚具瞻賢否所視以為進退天下所視以為治忽者也舉用之權不可出自臣下伏

乞法

祖成憲特旨擢用德望大臣一員改充任職則聖心寵擢天下快覩大臣自思受

恩殊時刻骨圖報雍熙泰和之治可責效贊致矣臣等不

勝願望之至奉

聖旨你每說得固是如今人心不同昨有旨着會推只盡衆人所與者寫將來點他

自陳不職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撫延綏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于桂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卷查先准文選清吏司付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

題為脩武備選撫臣討叛逆以靖邊方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這本內人名差錯着四將話來欽此欽遵

批出送司除將薦舉都御史劉夔泰銑本司呈堂察候外所據論劾不職巡撫都御史趙載于桂係隸別司掌行合付前去煩為查照施行等因准此移付到司再查得于桂先任知府巡撫都御史何詔考稱當衝要之郡有幹濟之才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巡按御史劉繼保稱謹畏有心而三箴恪守嚴明蒞政而百廢聿興巡按御史周在保稱居官嚴肅而風清弊絕行事老成而政善民安巡按御史吳鉞考稱嚴明之政百廢俱興清白之心一錢不取陞任叅政巡按御史熊爵考稱謙光之德名重於同寅縝審之才譽隆於去任巡撫都御史寇天敘考稱司諫能言人所不敢言補外能治人所難治巡按御史戴金考稱平素操存已無可貶兩畿郡政卓有聲稱况當年力之強終為遠大之器巡撫都御史唐鳳儀考稱器職閎深才能優裕通查奏呈到部先該本部尚書汪鉉看得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郭圻題為脩武備選撫臣討叛逆以靖邊方事內開脩武備欲於西苑閱武事礙難行討叛逆則遼東事俱寧安再難別議糾劾都御史趙載緣趙載先被言官曾卿等同時論劾奉聖旨趙載留川尚有于桂該御史郭圻議要改用隨材器

使蓋謂于桂之替不宜邊方也又稱泰銑劉夔可以調川蓋謂泰銑劉夔堪任邊方也本部舊例都御史多由邊方遷任內地並無內地改任邊方事體難行亦經立案訖今都御史于桂因御史郭圻論劾心不仰安自陳致仕臣等備查于桂自任知府叅政歷年撫按旌舉考語俱稱賢能嚴明清白無一貶詞惟御史郭圻近乃劾稱于桂行一惠以邀人心資總兵而通賄賂事出風聞原無實跡蓋郭圻原差山東巡按于桂巡撫陝西地方隔遠事之有無非郭圻親見情出愛憎郭圻偶聞或禾深察未可知也若有通賄賂跡陝西巡按御史即該指實糾劾覆請行勘究治不止改調而已今于桂因人之言乞要致仕惟巡撫重臣黜陟去留例該請旨裁本部不敢擅議奉聖旨于桂不准休致着照舊用心巡撫地方申飭太學事宜疏文選清吏司奏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儀制清吏司奏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南京國子監祭酒費家奏表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

得南京園子監祭酒費案條陳六事除均作養會大役係該本部有行俟議覆題外其疏壅滯昭激勸係隸吏部掌行移咨徑自覆題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臣等看得本官所陳事宜開列前件對欵條上應不施行伏乞

聖裁

計開

一疏壅滯照得監生歷事歲月節年事例不一率因人數多寡酌量增減甚者許令添註雖寬其造就之期亦恤其淹滯之私近年議

肅清文集

卷八

七

七

准正歷一年三箇月雜歷一年蓋因監生數少而爲之制今開納銀事例生員入監必多大約南監以二千五六百人爲率其官生恩生及南直隸浙江等七省各府衛州縣學歲貢生員入監者每年又約共五百餘人通連總該三千餘人及查南京各衙門正雜歷止設二百七十名以三千餘人聽缺挨撥須十一年猶恐不盡況熟科貢五百之數又且逐年加添人愈多歷愈少停積愈甚合無查照先年事例正歷雜歷每名通減月日及或令各衙門量許添註俟候人少歷多之日仍遵近例再照舊

例歲貢納銀生員到監兩月後及納銀生員年二

十四歲以下者俱放回依親讀書聽候明文行取

照依水程遠近挨次前來作養蓋因監生數多而

爲之制後因往往不遵程限到監無序或曠久不

來缺人差撥或一時併至積壓在班以致依親事

例因礙不行今當將來人多歷少之日本監欲行

照例放回誠恐諸生復臨前弊停滯所由如蒙申

明水程舊限嚴止違限新條使先期撥發後期併

擁者俱無所容二法並行庶幾壅滯可通矣

前件查得嘉靖十年二月爲預處生徒以隆教典事

肅清文集

卷八

七

七

該禮部尚書李 覆題奉

聖旨這在監生班人少都因近來將歷事年月減少并濫

加雜歷長差等項用人數多惟務姑息私恩不論

公法倪岳奏內所稱既天順年間以前十年以上

方得撥歷今却坐監未及一年或八九月俱已

黃綠撥出大壞

祖宗作養之法這等奸弊所宜速革便着吏部查照舊規

各衙門歷事每應用名數明白開奏着爲定例不

許似前濫撥數多專一令他出銀寫本及無名差

用以致他用窮今後凡歷事三箇月考勤之後着

照倪岳題准事例仍歷一年清黃寫誥清軍清匠
三年以至出巡等項俱照舊制月日為滿方與更
替其歷事并出巡凡奏內既都例該監生僉名凡
事有可否許他公同議擬舉察所司奸弊以稱
祖宗設立歷事深意待以後考選貢到京坐監的遵照
祖宗監規由廣業堂肄業以漸升至率性堂然後積分量
與出身果有才學超越異常的取自上裁擢用還
併查催給假監生前來增貢事例不必開庶免吏
部用人壅塞之弊欽此已該本部查議題奉

欽依通行去後今據本官奏要查照先年事例正歷雜歷

每名通減月日及各衙門量許添註俟歷多人少
之日仍遵近例但奉有前項

明白本部撫難議減且先年監生入監俱及十年乃得撥
歷歷事三年乃得上選今到監未及一年即撥歷
事歷事僅餘一年即得上選皆相沿姑息之弊也
若又再減月日添註撥歷則監生候選愈多選法
愈冗流弊愈不可救矣惟嚴限放回依親一節相
應依擬合候

命下之日行令兩京國子監查照舊規將新開納銀生員
年二十四歲以下者該監定立程限放回依親讀

書聽候明文行取照限前來作養如或該期過
及先期越次者聽該監堂上官參送法司治罪
兩監監生撥歷照例分作舉貢恩例四款稱量敘
撥俾舉貢兩奎不為例貢冗壓則納銀生員或未
成材亦得陶鑄歲月以期造就兩監有多士樂育
之功人才亦無壅塞之弊矣

一昭激勸照得先年事例凡遇科道員缺在京行人
博士國子監官及在外舉人進士推官知縣等官
樂與選取當時南監以博士陞員外郎者有之以
助教陞御史者有之以學正陞僉事者有之載在
監誌可據其後北直南輕行取每遺南監正德十
三年本監祭酒賈諫奏

准每年終本監堂上官開具賢否揭帖呈報吏部以憑掛
酌取用奈何二十年來揭帖頻報行取鮮遇有孤
寒章人懷缺望推原其故緣行取之期先奏取府縣等官
到京之後行人博士北監官員臨期查取南監以
遠隔難集遂致見遺如蒙

勅令吏部今後遇行取之期南監博士助教等官預同府
縣等官同時題奏行取庶疎遠不遺人思感奮矣
前件查得節年事例科道員缺本部會同都察院堂

上官查訪在外推官知縣拜年深教官會經撫按
官旌舉者疏名具題移文行取及查在京博士行
人兩京國子監博士等官歷俸年深者相兼考選
係是舊規今本官奏稱前因及要將南監博士等
官比照在外推官等官先期具奏行取一節相應
依擬合候

命下之日遵照舉行仍令該監查照先年題

准事例將博士等官果有學行素優師範克立者開其賢

否揭帖年終送部查考以憑斟酌奏

請取用庶人思奮勵而疎遠不至見遺矣

渭崖文集

卷八

十七

聖旨依擬

俯憐百歲老母校歸侍養疏

稽勳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

欽差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侯位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諸司職掌

內開官員父母年七十之上許令移親就祿侍養如

果父母老疾去官路遠戶內別無以次人丁者方許

親身赴京面奏揭籍定奪案呈到部看得

欽差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侯位奏要侍養一節查得本官伊母夏氏年雖百

歲尚甚康健伊兄侯祿七十六歲近雖衰弱兄孫亦

俱成長舊例比有兄弟不准侍養本官既有親兄復

有孫姪侍養無缺况蘇松池寧等處地方見報災傷

正係緊急用人臣等難擅議處惟聞古者聖帝明王

之御天下也巡狩至于方岳詢百年者就見之敬老

也天下有百年之老天下和平之氣之徵也是帝王

所以申敬也漢文帝者三代以後盛德之主也不特

使人存問長老八十已上賜米肉九十已上賜絮帛

亦所以敬老也老者敬焉所以勸天下之孝也文帝

渭崖文集

卷八

十八

聖旨依擬

導民以德之實也

皇上登極履頒

恩詔凡高年民八十歲以上俱令郡縣有司給賜米肉布

帛有差凡以風天下而敦化基也今都御史侯位母

夏氏壽躋百齡尤世希有是皆我

國家敦大博厚之氣薰蒸衍溢鍾爲上壽天下生靈命

脉悠久之祥也夏氏孕和協瑞產自全楚實我

皇上龍飛之地又

聖德造命無疆之祥也敬老尚年古今通義都御史侯位

目在撫巡凡財賦之稽查百姓之存恤利弊之興革

竭力効忠地方是有賴焉今拘干例難准侍養伏望
皇上勅令本官照舊供職仍行湖廣撫按有司申敬老之
制於夏氏加酒肉粟帛之惠焉則厚其親其子莫不
勸孝移孝為忠侯位將感激圖報愈無窮也厚一人
民德因以歸厚風化益淳政治益有裨也惟巡撫重
臣去留例應請自

上裁恤老 盛德尤宜特出

恩命奉

聖旨侯位不准侍養伊母夏氏著有司給與米三石絹二疋

渭崖文集

卷八

十九

急缺風憲官員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都察院咨該本院題
照得浙江等道原額御史一百一十員以備差用近
來選補不及前數見在任者僅五十餘員而各處巡
按已居十之六七見在京者僅二十餘員而各項差
委又居十之五六人少差多莫此為甚即今內班外
班彼此告乏中差大差更替不敷揆之事勢不可久
闕近該吏部題奉

欽依行取博士行人推官知縣等官以補科道缺事雖舉
行而人猶未至況新選之人例該理刑試職未便實

授難以遽差若不早為議處未免曠日廢事臣等查
得嘉靖九年十一月初一日先該本院右都御史汪
鏌因為御史員少差遣不敷題奉

欽依咨吏部將在京各衙門主事等官選有才識老成堪
任風憲者改授御史具有成例合無查照先年事例
乞 勅吏部先將在京各衙門主事評事行人博士
等官選其才識老成堪任風憲者量改十數餘員以
補差用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咨部送司行間又准吏科手本開稱吏
戶等科各缺給事中煩為銓補等因案照先為缺官

渭崖文集

卷八

二十

并

事照得兩京各缺科道官已該本部會同都察院查
訪得山西平陽府等衙門推官等官黃綬等俱各賢
能堪以取用題奉

欽依行取去後續據山西等處太原等府起送推官等官
劉榮等前來案呈到部看得科道官缺員數多先次
行取各官尚未齊到又該南京國子監祭酒費案建
言要將南監博士助教等官同北監一體行取臣等
看係舊例已具題奉

聖旨依擬今在京主事等官既擬照例查取改授御史則
進士出身中書舍人及南京主事等官亦宜酌量查

取以示激勵又推官知縣等官先因歷俸未滿三年及撫按旌舉未到未及行取利道缺員數多合另具題請

旨通行查取考選任用庶幾才俊皆將自奮言官皆稱任便矣惟今若待各官齊到乃行考選則目下誠為缺人不無緩不及事合遵照都察院題奉

欽依內事理先將在京主事評事中書舍人博士助教等官在外取到推官知縣等官暫先考選給事中本部自考御史會同都察院同考內主事評事改授御史即與實授餘俱試職理刑才堪別用者照例量擬部

渭崖文集

卷八

王

寺府佐州正等官內主事評事改授之後柴薪俸給既照改官品級則後來考滿亦宜照改官之日為始庶幾祿稱其職得敬事後食之忠績視其資無借前補後之弊矣奉

聖旨給事中御史係朝廷耳目之官近年所選多是浮薄新進之士輕率妄為有乖政體今次考選改授務要醇篤老成知事體的不許一緊濫用其餘依擬

勸懲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沈應陽題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移付到司案呈到部看得巡按御史沈應陽劾稱通判呂憲判官熊慶演知縣寇傑相應罷黜降調一節除將寇傑照才力不及事例起送調用外呂憲能慶演皆有贓跡如貪賊是實相應追賊照律例重治不止去官而已合候

命下轉行彼處巡撫衙門將呂憲熊慶演贓貪實跡逐一查勘明白所得贓物盡追入官給主查照律例從重治罪以戒貪濫如有冤枉亦與辯雪惟各官在任勘問難得實情合令呂憲能慶演等革職聽勘原缺另行推補奉

渭崖文集

卷八

王

聖旨呂憲等着回籍聽勘所劾事情着各該巡撫都御史從公查勘如有虧枉亦與辯理

公舉劾以勵庶官疏

考功清吏司准文選清吏司付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王鎬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移付到司案呈到部看得御史王鎬糾劾經歷姜舜夷等各一節查照推官葉雲知縣馬輝吳誠俱十三年陞除到任未久知縣何鳴鳳歷年考語皆無貶詞相應存留以責後效及知縣潘恕梁文重雖俱十三年陞授但御史王鎬只稱相應改調

合該所擬酌量改調外經歷姜舜夷攬解錢糧分用
賄賂皆有指實知縣周鉞守巡考語旨稱急於求名
昧於節用則剝下奉上不職可知也合將姜舜夷周
鉞查照不謹事例冠帶開往通判程仲甫知縣鄭天
鵬犯賊情節比各官尤重如果的實相應追賊查照
律例從重處治不止罷黜而已若有冤枉亦須爲之
辯雪惟既行勘合將程仲甫鄭天鵬革職聽勘原缺
另行推補則賊貪知懼而民不病才力適宜而職不
廢矣奉

聖旨是程仲甫等着回籍聽勘如有虧枉亦與辦理

清江文集

卷八

三

加同知

急缺風憲官員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
本部送准都察院咨稱浙江等道見缺監察御史近
該吏部題取博士行人推官知縣等官以補科道
然事雖舉行而人猶未至況新選之人例該理刑試
職未便實授難以遽差要照先年事例先將在京各
衙門主事評事行人博士等官選其才識老成堪任
風憲者量改十數員以備差用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送司又准吏科手本內開吏戶等科各缺給事
中亦要銓補等因案照先爲缺官事照得兩京各缺

科道官已該本部會同都察院查訪得山西平陽府
等衙門推官等官黃綬等俱各賢能堪以取用題奉
欽依行取去後續據山西等處起送推官等官劉榮等前
來案呈到部看得科道官員缺數多先次行取各官
尚未齊到又該南京國子監祭酒費家建言要將南
監博士助教等官同北監一體行取臣等看係舊例
已具題奉

聖旨依擬今在京主事等官既擬照例查取改題

則

進士出身中書舍人及南京主事亦宜酌量查取以

示激勵又推官知縣等官先因歷俸未滿三年及撫

清江文集

卷八

三

加同知

按旌舉未到未及行取科道缺員數多合另具題請
旨通行查取考選任用庶幾才俊皆將自奮言官皆稱任
使等因具題奉

聖旨給事中御史係朝廷耳目之官近年所選多是浮游
新進之士輕率妄爲有乖政體今次考選改授務要醇
篤老成知事體的不許一槩濫用其餘依擬欽此欽遵
案呈到部除選取在京主事行人博士并進士出身
中書舍人及國子監博士等官另行外照例會同都
察院查訪得操領端謹才識老成南京兵部等衙門
主事等官王畿等并南京國子監博士等官林廷袞

等及在外江西等處吉安府等衙門推官等官許仁卿等俱曾經撫按等官保舉及通年考語開有賢能字樣扣算除授已及三年俱堪取用欲將主事等官王畿等移咨南京吏部起送赴部共推官許仁卿開咨都察院備行各該巡撫巡按轉行該布政司直隸府州縣從公查勘各官任內經手錢糧委官查盤交割明白一面申呈合于上司再查無礙備將腳色政蹟及交盤錢糧領結開送本布政司倒文依限赴部不許便道回還亦不許枉道謁見上司如違原限照例送問不許與選若有錢糧不明或被入奏告及別

皇上總覽萬機圖新治化慎選臺諫振肅

朝綱至急務也惟進用之權專任部院臣恐他年流弊

或如宋仁宗所云也不可不預防之也

聖主臨御

大化昭明賢才效用故難作新此其機也臣等今次考選

欲此昭禮部考選吏部備上事例行取各官到部公

同出題將試卷糊封卷首一二等封進

聖覽伏候 裁定發下本司具題請

上行令供職庶幾各官知

聖上寵擢之恩將思委任之重謹供

朝廷耳目之職不阿恩私不為鷹犬之役矣惟考

選既嚴主事評事等官或慮坎坷不肯應選合查照

渭崖文集

卷八

五

拱

違制律例施行則群才異舉選擇惟精臺諫臣僚皆

國家心膂正氣大振

朝綱幸新天下生靈蒙無疆福澤矣奉

口每說的是近來科道官委的用非其人假公報私

何是非以致動搖國是考選同要文字平正通達還

恐他平日存心制行弊端方實不是險詐詭異的

六次只從公常考選記心不必封進推官許仁

卿等行取南京官員

論一

文選司案呈本部送行抄出提督南贛川

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陳察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提督

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陳察論薦

所轄地方人才乞要酌量授任一節等查得數內

原任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李義壯養病未及三年

相應查催原任太僕寺卿致仕曾直原任陝西布政

司左叅政致仕樂護原任吏科左給事中為民鄭一

鵬原任山東道監察御史為民高世魁原任陝西道

監察御史降直隸廣德州判官陸夢麟原任陝西道

監察御史侍親李原任廣東道監察御史侍親傅

渭唐文集

卷八

七

七

鵬以上諸臣或因年近七十自甘休退或奉

欽依黜降未久或侍養親存未忍遠離俱未敢開具外數

內如原任都御史萬鏞歷日久士林推重

欽陞大理寺卿致仕董天錫急流勇退名節無玷原任禮

科給事中詹泮原任提學副使王冀侍養服闋孝行

著聞原任南京禮部儀制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林

炫養病痊可原任浙江按察司僉事史梧自陳休致

以上諸臣年俱盛強尚堪甄錄再照都御史萬鏞謬

妄獻言實是有罪惟尺長寸朽材亦可惜况各官員

俱該巡撫官舉薦前來似應起用惟用舍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謹具諸臣履歷脚色請自

上裁若中間有可錄者賜點起用合候

命下將科道方面等官遇缺照例推補其京堂官員候有

相應員缺另行疏名

上請如此則起廢諸臣固當銜恩圖報後効可期天下

人才亦將感激鼓舞知所奮庸矣奉

聖旨萬鏞有不許起用之旨并董天錫等都罷陳察徇私

舉奏着回話處治你每違旨附和未當治罪堂上官且

各罰俸兩箇月該司官半年

缺官疏

渭唐文集

卷八

天

羅才

文選清吏司案呈昭得順天府府丞張漢

欽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地方所有員缺合當

推補案呈到部緣係在京衙門堂上四品官員欲照

例推舉相應官二員請

旨簡用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先於本月十一日該大學士李時說稱

同尚書夏言面奏

聖旨鴻臚寺卿王道中合量改用臣等謹按舊例凡傳奉

聖旨俱補奏本所以防偽安也

祖宗立法深遠之慮也李時面承

天語諒無可疑惟法例關防臣等職守不敢不慎今順天府府丞員缺推得鴻臚寺卿王道中應天府府丞郭登庸俱堪改任再照鴻臚寺卿係京堂正官與大理太僕少卿左右通政俱正四品王道中陞任前職歷年頗深應否改任例該請自
上裁臣等不敢擅擬謹將二臣履歷脚色開具伏候
聖明簡用一員 命下之日行令到任管事未
聖旨郭登庸改順天府府丞王道中改大理寺右少卿堪任鴻臚寺卿并寺丞便博選禮儀開熟聲音洪亮的各三四員來看所說防偽固是但本朕面諭之言令示你
每行

蒲庄文集

卷八

三九

病故輔臣疏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本部題祠
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少保兼太子太
保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李時題近該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費宏於本年
十月二十日卯時痰疾身故竊見本官歷事

四朝始終一節又蒙

聖心簡在起於山林之中任以端揆之重遽爾長終中外
悼惜所有一應恤典乞

命禮部查照舉行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見行事例在京

一品文官病故應該聞喪七七下葬

諭祭九壇工部應付棺木等項造墳安葬例得贈謚并

朝一日在任病故者差官護送還鄉今該前因案呈

到部看得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在任病故係在京文職一品官員

除贈官移咨吏部施行及輟朝日期本部另行具

題外合照例與祭九壇行移翰林院撰祭文工部照依

品級造墳安葬及行江西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

蒲庄文集

卷八

三

辦祭物香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差官一

員護送喪柩還鄉其聞喪

諭祭一壇應合照例在京舉行爲照本官久職輔導懋著

勤勞遭逢

眷遇壽考全終表行易名禮宜 賜謚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等因題奉

聖旨是費宏久職輔導懋著勤勞照例與祭葬差官護送

還與他謚欽此欽遵除遣墳安葬移咨工部施行外所

據贈官一節係隸吏部掌行合咨前去煩爲查照

行等因咨部送司行准考功清吏司付查得本官江西廣信府鉛山縣人由成化二十三年進士除翰林院脩撰改右春坊贊善歷陞左諭德兼侍講太常寺少卿兼侍讀禮部右侍郎左侍郎尚書正德六年十二月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正德七年十月陞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正德九年二月改兼戶部尚書本年五月傳奉致仕正德十六年五月

欽蒙起用本年十一月加少保照舊內閣辦事至嘉靖二年四月二十三日通前連閣歷從一品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給由到部

臨事文集

卷八

三

欽蒙復職嘉靖三年五月改兼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嘉靖四年六月募脩

武宗皇帝實錄成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至嘉靖五年二月二十三日連閣實歷俸又三十六箇月六年考滿及查先該監察御史鄭氣劾奏太學士費宏論辯受玉之來歷情雖出於辯明迹若類手掩飾交際之厚未免啓請託之私取與之過終難逃賄賂之誚等因又該監察御史鄭洛書劾稱受鄧璋之玉行求總制納彭夔之賄票議有留貪之爲也跡其所以貪則經邦論道何以格心負乘之懼也尚可以司政本哉等因

又該監察御史張祿劾稱位列公孤職兼師保其進退去留繫天下觀瞻前日夷人告玉已起中外之疑今日懋良繫獄又貽家門之玷見機知止昔人所與殉祿貪榮清議弗齒又該監察御史蔣賜劾稱顧居內閣以來五載于茲而施設措置曾無一善可紀以致體統十壞七八但見其碩望彌縫以固勢位而已而補過盡忠未聞也苞苴賄賂日滿門庭而已而寡欲清心未聞也等因備付到司查得弘治四年五月內爲乞恩比例贈謚事節該奉

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有乞恩贈謚的恁部裏還要斟酌可

清江文集

卷八

三

否來說務合公論不許一槩徇情比例濫請該科犯着欽此及檢照諸司職掌內開文職官一品至五品照依生前散官果有功蹟令加封者例與加贈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有得禮部咨開已故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費宏贈官一節爲照本官歷事四朝荐登元輔遭逢

眷遇懋勩勤勞先經言官論薦後至言官論劾其瑕瑜自召還在任考終該禮部題賜祭葬併謚需被渥恩所據贈官例同一體但係內閣重臣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定擬伏乞

聖裁奉

聖旨費宏贈太保

劾處不職官員以安地方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提督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學夔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撫治

鄖陽等處地方右副都御史王學夔所劾通判鐵濡

王聘推官孫光輝知縣張通陳大章徐信劉思誠等

情犯不同相應議處數內鐵濡王聘孫光輝等三名

清江文集

卷八

三

三

賊貪有跡情犯俱重合行革職回籍聽巡按御史勘

實各項賊私盡追入官照律治罪知縣張通情犯頗

輕合照不謹事例開住陳大章徐信劉思誠等三名

只是才力不及合行照例送部調用則賊官不敢虐

民庸才不致竊位政治可理矣再照數內河南南陽

府推官孫光輝考滿到部該河南按察司考文章可

追于古作刑名不忝於法家翰苑之遺才府屬之翹

楚布政司考問學該博刑名疏通年力方強樹立有

待本部查據考語推陞南京戶部主事又直隸保定

府完縣知縣王室該撫按保稱通達事體廢墜咸脩

奮勵操持豪右知懼施為罔忒科罰不行本部查在

旌舉行取推陞戶部主事今孫光輝被劾賊濫如此

則兩司所出考語欺蔽可知知縣王室被縣民劉琪

奏訐賊私見該都察院行勘則奸貪官員多鈞虛譽

可知伏望

聖明申嚴 大明會典舉主連坐之法各該撫按兩司守

巡等官如出考語及保舉各官後日犯賊不職併查

舉王議其罪罰庶幾循名責實奸賊知懼不敢盜名

欺世以竊位虐民矣孫光輝陞任南京主事既該革

職聽勘王室內陞戶部主事見今都察院行勘正與

清江文集

卷八

三

三

事體相同若猶伴任京職勘事官員或觀望回護弊

所難免查據王室內情犯合亦行令迴避聽勘惟

恩威賞罰出自 朝廷奉

聖旨鐵濡等着回籍聽勘張通革職開住陳大章等在調

用王室內不係原劾官你每又陞用了如何一槩牽奏泰

許事情都察院勘明來說

乞恩辭免重任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總制陝西三

邊地方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姚鏌奏

奉

聖旨這本內詞語無理該部參看了來說不許堂護欽此
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臣等參看得總制兵部尚
書兼右都御史姚鏌以七十暮齡仰蒙

聖眷十年廢退起鎮邊疆宜上感
渥恩下捐軀命外忘顧忌內勵忠貞策勲三邊酬

恩圖極是其宜也亦其職也乃未効邊圉之勤替教田州
之役宿垢惟宜內省包荒豈曰曲

恩況既將交代猶敘行程方當履任遽陳休致雖若悚畏
實是乖張蓋衰老之年驟起驅馳精力倦憊江湖之

居久不對揚辭翰拙蹇是致本內詞語委的無理合
渭崖文集 卷八 五

有罪罰惟姚鏌二品京堂大臣進退賞罰例應請自
上裁臣等不敢擅議奉

聖旨姚鏌是大臣自當盡誠於事如何說恐難善後之語
已逆不忠着冠帶閑住不許再用

比例陳情乞恩效用疏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原任少師並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梁儲男廣州
府學生員梁次挹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行准文選清吏司付
開查得正德七年二月內該梁宸奏稱祖父大學士

梁得原任吏部尚書次子梁宸奏奉
恩蒙將父梁次擢進國子監讀書因於身故乞要將父量
贈一官等因具本奏奉

武宗皇帝聖旨梁次擢准照例授司隸太倉州判官職名
他男梁宸還照輔臣子梁宸例其做中書舍人吏

部知道欽此欽遵隨該梁宸等年八歲齒尚幼稚未能
到任供職况丁父憂例應守制若本部議擬欲將梁

宸奏前項
欽依填註中書舍人照例回家守制服滿之日起送赴部
具 奏銓註到任管事等因奉題奉

渭崖文集 卷八 五
武宗皇帝聖旨是欽此又查得正德七年十月內奉

武宗皇帝勅旨直隸山東河南江西等處盜賊平定內閣
官運籌定議致有成功奉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賞

銀五十兩絳絲四表裏賜他子姪一人與做錦衣衛世
襲正千戶欽此該各官具辭奉

聖旨近年以來盜賊紛紜卿等出謀運策以致安平特官
一子以酬勞勛可不必辭欽此該各官又辭奉

聖旨卿等職司綸綍贊化勞心膺子酬功不為過當今累
疏辭還着吏兵二部會看了來說欽此該吏兵二部覆

題奉

欽依改廢六品文職該各官又辭奉

聖旨朕以卿等勞勩特廢武臣堅情不受今改文秩又勳章聞可不必再辭欽此該各官又辭奉

欽依卿等累奏辭免特允所請又查得正德十二年六月內該大學士梁儲奏欽奉

手勅前山西岢嵐等處并遼東開原等處各有斬獲虜賊功次近日四川等處又奏報大盜寧息內閣大臣贊謀定議致有成功梁儲蔣冕毛紀各賞銀五十兩行絲四表裏梁儲蔣冕還廢他子姪一人與做錦衣衛世襲正千戶欽此臣具奏辭免未蒙

清惠文集 卷八 聖慈俞允仍

勅吏部查內閣改廢文職事例具奏定奪又該本部查議

上 請節該奉

聖旨梁儲廢一子做尚寶司司丞者不必再辭欽此該臣

次子梁次揆先年應例納粟送監讀書歷事已滿回

籍今幸遇 恩典但得授以在京一職如通政司經

歷五府都事之類則不啻足矣等因奉

武宗皇帝聖旨卿名德元臣尤宜加廢顧累疏謙讓難以

固違今改廢梁次揆做中書舍人卿宜勉承朕意再不

必辭吏部知道欽此又查得嘉靖三年六月內據廣

布政司咨送 恩蔭梁鈞甫前來案查正德十六年

五月內該大學士梁儲具奏奉

聖旨覽奏具悉卿忠懇至意朕初嗣位方欲共圖政理乃

屢疏乞休至再至三情辭剴切重違雅尚寫勅給驛還

鄉廢子孫一人做中書舍人有司月給米六石歲撥人

夫八名應用還差行人一員護送吏部知道欽此續該

本官咨稱梁鈞甫年一十八歲學業未成欲令回還

原籍從師肄業有進告送本處有司起送等因該本

部題奉

聖旨梁鈞甫准暫回籍肄業待學有進益徑自起送赴部

清惠文集 卷八

授官欽此今據起送到部備由題奉

聖旨梁鈞甫准添註中書舍人欽此續於嘉靖五年四月

內又該致仕大學士梁儲奏奉

聖旨朕入繼大統致仕大學士梁儲與定大策又遠至安

陸迎扈來京其功難泯照蔣冕毛紀例還廢他一子做

世襲錦衣衛指揮同知兵部知道欽此又該本官具奏

乞要辭免前廢官職等因奉

聖旨卿內閣舊臣舉望素著又與定大策迎扈有勞故特

加武廢以隆報功之典今既具疏懇辭尤見謙抑特茲

俞允卿子還於中書科舍人上陞三級與做尚寶司司

承該部知道欽此備行尚書司轉行梁鈞南欽遵外等

因又准翰林院手本內開查得本官先年曾任司經局洗馬委充

武宗皇帝東宮講讀官等因又查得本官由進士改庶吉

士任編脩司經局校書侍講洗馬弘治十一年十二

月兼翰林院侍講十三年十月陞翰林院學士十六

年三月陞詹事府少詹事本月陞吏部右侍郎正德

元年十一月陞本部左侍郎二年十月陞本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內閣專管

弘治四年五月為脩會典降本部右侍郎本月纂脩

清江文集

實錄完陞本部尚書餘如舊本年十二月加太子少保

政南京吏部尚書五年九月改吏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太子少保仍舊本月二十

二日兼武英殿大學士仍舊正德七年十月內奉

太保尚書大學士仍舊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正

勅加陞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德八年九月初十日止歷俸三年考滿復職正德十

一年八月初九日由通前六年考滿本年十月加少

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尚書仍舊至正德

十四年七月初八日通前歷俸九年考滿該本部擬

題節該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為勅諭加特進兼文華大學士俸照舊

辦事還與誥命欽此又查得弘治十七年閏四月內該

已故侍讀學士江朝宗男江寧奏稱伊父曾任

東宮講讀乞要比例送中書令人習字出身該本部查

議覆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江寧准送國子監讀書今後東宮講讀官

子孫陳乞應叙你每還查他年勞淺深斟酌來說欽此

正德元年正月內該已故南京工部尚書董越曾任

東宮講讀伊孫男董韓亦比例乞

清江文集

恩該本部查議覆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董越講讀既已三年他孫男董韓准照例

送中書令人習字出身未及三年的照江寧例送監讀

書欽此又查得內閣師保重臣先年事例如大學士

李賢男李章應尚書司丞孫李錫應中書舍人大

學士李東陽應子李兆蕃尚書司丞又男李兆延

應中書舍人大學士商輅應男商良輔禮部主事應

孫商汝應尚書司丞又應曾孫商承慶中書舍人

皆由朝廷酌其年勞淺深量加

恩典原無定例等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已故大學士

儲男生員梁次挹奏稱伊父先任

東宮講讀凡十餘年及任大學士少師九年考滿俱未

請廕又稱伊姪梁宸先授中書舍人年幼回籍尚未錄用

乞要行取梁宸供職及廕伊一職俾得嗣守先訓各

一節為照大學士梁儲先任翰林院侍講春坊洗馬

侍

武宗皇帝東宮講讀實踰六年後陞任大學士兼少保少

師已經九年考滿及照本官先於正德七年勦平流

賊廕一子為錦衣衛千戶已辭免訖又於正德十二

年勦平虜賊廕一子為錦衣衛千戶本官累辭政廕

渭崖文集

卷八

里

遷才

伊男梁次揆為中書舍人亦不曾受職嘉靖五年

聖上垂念梁儲迎扈微勞加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同知亦

累具辭蒙

恩加陞伊男梁鈞甫做尚寶司司丞只踰半年隨亦病故

是梁儲前後累廕武職中書等官皆出

特恩亦多辭免不曾任職其

東宮講讀及九年考滿應得廕錄例該身後聽伊子孫

陳乞本部酌量具奏應不廕錄例該請自

上裁所據先廕中書舍人梁宸委因年幼回籍未蒙錄用

別無違礙合候命下行取赴部供職其梁次挹所

請伊父講讀及九年考滿廕叙係

聖朝優待輔臣之典宜出

特恩非臣等所敢擅擬伏乞聖裁奉

聖旨是梁次挹准廕授中書舍人

舉劾河道官員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准文選清吏司付奉本部送吏科

抄出

欽差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劉天

和題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移付到司案呈到部叅看劉天

渭崖文集

卷八

里

周

和所劾各官事情查得鉅野縣主簿周文傑嘉靖十

三年四月除授恩縣主簿曹登雲嘉靖十四年四月

除授歷任尚淺儀真縣主簿張廷憲嘉靖十一年六

月除授巡按御史邢第考稱純篤御史陳洙考稱老

實亦能幹理况皆稱任未久難擅議調又查得經歷

杭天峻嘉靖十年除授僉事謝蘭考稱柔懦無為御

史郭圻考稱幹濟不足劉天和復劾貪鄙叅以衆論

雖無賊跡亦罷輒無為可知也縣丞石憲嘉靖八年

除授御史朱孔暘考素著貪聲都御史劉節考貪濫

知縣陳鉞嘉靖七年陞授歷考語皆無貶辭近復

御史郭圻劾稱受賄富民賣放強賊都御史劉天和劾稱賄賂公行若輩的實不止去官而已合候

命下將主簿周文傑曹登雲張廷憲各存留供職以責後效經歷杭天駿照不謹事例冠帶間住知縣陳鉞縣丞石憲革職回籍聽巡按御史勘實賊跡追贓治罪如有虧枉亦與辯理則賊官知警不敢虐民牧民官員亦知激勸勉於脩職矣奉

聖旨是

方面官員賢否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准文選清吏司付奉本部送吏科

漕運文集

卷八

聖旨

聖旨

抄出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陶諧題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陶諧題為守令官員賢否事俱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移付到司查得本部見行事例素行不謹者冠帶間住才力不及者調用貪酷者為民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都御史陶諧劾稱廣東右布政李中原任副使今陞陝西行太僕寺卿劉守緒與寧縣知縣施幹翁源縣知縣李鎔潮陽縣知縣宋天民等事情查得宋天民係嘉靖十一年進

士自陳多病已改教職訖廣東右布政李中素著廉節復有才望陶諧所劾亦云遲誤政務而已至於操持別無可議相應存留以責後效若行太僕寺卿劉守緒知縣施幹李鎔被劾有贓污不職等情再難留用恐誤地方合候

命下行令右布政使李中照舊供職宋天民照新政教職勉圖後效劉守緒施幹李鎔照不謹事例冠帶間住惟復別有定奪奉

聖旨李中既耽酒誤事降二級簡僻衙門用其餘依擬

遵憲綱公舉劾疏

漕運文集

卷八

聖旨

聖旨

考功清吏司案呈准文選清吏司付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王忬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移付到司查得貴州左叅議張楠先任南京鴻臚寺卿嘉靖十二年考察被劾該本部題覆降除前職抄察司僉事戴允先任四川僉事嘉靖十年正月內為酌繁簡量更調以曲全人才事調除今職普安州知州蕭來鳳原任四川綿州知州嘉靖十年八月調除前職推官李仁嘉靖十二年四月二十日到任都司都事顧瞻嘉靖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知縣俞瓚原任湖廣襄陽府棗陽縣知縣

嘉靖十一年六月內才力不及調除清平縣知縣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王杏劾奏貴州叅議等官張楠等各不職一節數內僉事戴元先因才力不及調除簡僻今復被劾不及似難再調合行起送赴部斟酌降用叅議張楠被劾降除正宜痛省今又被劾事皆指實似難留用普安州知州蕭來鳳都勻府推官李仁都事顧瞻知縣俞瓚歷查考語亦多有疵今劾貪污如果是實不止去官爲民而已合候

命下戴元行令送部降用張楠查照不謹事例冠帶閒住

清惠文集

卷八

聖

蕭來鳳李仁顧瞻俞瓚先令同籍原缺另行選補轉行巡撫衙門查勘如果各項贓貪是實行提追賊從重問擬以警貪濫若有冤枉亦與辯雪則遐方之民免貪污之害遐方官員亦無茹冤之訴矣奉

聖旨蕭來鳳等不必行勘都着照例冠帶閒住其餘准擬

欽奉 勅諭疏

嘉靖十五年四月初九日臣等欽奉

皇帝勅諭禮部

朕比今恭建

郊壇 廟寢所以上事

天地 祖宗况今復思

太皇太后 皇太后二宮我

皇祖未有制今日清寧者乃青宮所居雖無其人可無其所是非

母后所居也曰仁壽者乃統於乾清宮者原非

母后之宮今朕擬將清寧宮存儲居之地卽後手作

太皇太后宮一區仁壽宮故址併除釋殿之地作

皇太后宮一區以備

皇祖一代之制查實各求其得雖煩勞民重傷財亦非妄

清惠文集

卷八

聖

舉故不他計急於成之今復有念原始要終知道者也欲法

皇祖故事預建陵墓此固大臣已謔但恐衆有未與者可

行可止爾百官以及國之耆民可一言之亦不必入

各一疏但出同議者共勅爾禮部告示知悉故諭欽

此欽遵臣等同議得洪惟我

太祖文皇帝定鼎 京師暨

列聖脩建宮闕所以宅中圖大垂億萬年無疆之基也惟

太皇太后

皇太后擇宮原未有制因以清寧仁壽二宮爲尊奉

兩宮之居是於名實爲未得禮制爲未備也伏覩

聖諭以清寧宮存 儲居之地卽後半作

太皇太后宮仁壽宮故址併除釋殿之地作

皇太后宮則尊奉

兩宮慈壽萬年肇啓 前星本支百世誠有以備

皇祖一代之制垂萬世之法者也洪惟我

太祖尚皇帝暨

太宗文皇帝皆於 臨御之時預建

陵寢所以發祥啓慶爰億萬年詒燕之謀也伏覩

聖諭欲法

清寧文集

卷八

聖

聖

皇祖故事預建 陵墓臣等仰惟

皇上膺 天眷命萬壽無疆乃垂慮及此是誠原始要終

達天知化通幽明之故極懷遠之道者也

聖祖神孫先後一心萬世帝王所不能及矣

皇上尤謙不自居乃 宣諭臣民俾各獻所 言臣等仰奉

聖猷不勝欣慶又伏覩

聖諭以勞民傷財上厯 宸衷尤有以仰見

皇上如天之仁傳之四方遠近懽悅今照前項大工事在

委任得人經畫有要預計物力慎惟永圖興工酌贏

縮之宜川泉適勞逸之節則事豫而立民悅子來大

工告成有以仰副 聖心衍億萬年無疆之慶矣奉

聖旨禮部知道

陳情乞恩承襲祖爵疏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左軍都督府照會准

本府掌府事靖遠伯王瑾咨稱從公結勘得施燾的

係本府帶俸已故懷柔伯施璉所生庶長男見年三

十五歲並不係乞養異姓不明之子別無違礙應該

本舍承襲伯爵取具本府官吏委官并親族鄰佑收

生知見人等各不扶結狀及本舍親供宗圖籍連并

原封 誥券連入照繳到部送司案查先該本部題

清寧文集 卷八 聖

本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左軍都督府帶俸已

故懷柔伯施璉庶長男施燾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檢照諸司職掌內開

凡授封官身死須以嫡長男承襲如嫡長男事故則

嫡長孫承襲如無嫡子嫡孫以嫡次子孫承襲如無

嫡次子孫方許庶長子孫承襲及查本部見行事例

公侯伯子孫承襲俱行該府保勘無礙方與奏

請定奪已經呈部題奉 欽依備行本府查勘去後今該

前因查得公侯伯底簿內懷柔伯施璉原籍順天府

通州人父施忠洪武二十一年充燕山右護衛前所

軍洪武二十二年征進悅可來亦都山等處有功陞
本所總旗大寧蔚州齊眉山等處有功歷陞金吾右
衛世襲指揮使永樂七年征進飲馬河與胡寇對敵
陣亡未樂九年三月施襲襲指揮使永樂二十年德
勝口生擒達可帖木兒有功陞都指揮僉事宜德
二年征進開平等處賊寇有功陞都指揮同知正統
六年陞都指揮使正統九年征進全寧等處及兀良
哈達賊有功陞左府都督僉事正統十二年征進資
福驛達賊有功陞都督同知正統十四年小河口殺
賊有功陞右都督本年八月內充總兵官協守遼東

景泰三年領兵登州營等處殺賊有功陞左都督天
順元年二月十一日封懷柔伯食祿一千一百石封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本身免一
死有誥券天順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節奉

勅懷柔伯施聚在邊年久多効勤勞與他世襲欽此復給
子孫世襲誥券三代一體追封天順六年九月病故
追贈懷柔侯諡威靖嫡長男施榮天順七年六月初
五日襲爵成化元年正月病故本年六月初三日男
施監襲爵有誥成化八年六月內為違法害眾等事
犯該受財枉法雜犯絞罪大理寺奏奉

欽依施監追賊完了發去貴州立功過蒙成化十一年十
一月初八日 恩宥應該放免該兵部題奉

欽依施監既遇赦准復爵成化十三年四月內兵部題
准照舊帶俸朝參送五軍營常川差操不許管軍管事弘

治八年正月內病故本年十二月伊妻陶氏奏要將
嫡長男施瓚承襲前爵本部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施瓚承襲前爵欽此嘉靖八年六月初二
日病故無嗣伊妻莊氏奏要將伊夫親弟施瑾承襲

祖爵本部題奉
聖旨准襲伯爵欽此欽遵嘉靖十五年正月十六日

病故查據本舍親供宗圖并原封
誥券來歷俱各相同案呈到部看得左軍都督府查勘過
合人施璽委係已故懷柔伯施瑾庶長親男及取具

供結宗圖齋捧原封
誥券照送前來為照本舍高祖施聚原以指揮使節次征
從德勝口開平等處並無重大軍功歷陞左都督充

右副總兵協守遼東亦無大功可錄只因天順元年
英宗皇帝光復大位凡奪門有功如石亨石彪徐有貞等
皆封侯伯有負自知無功濫封公論不與故亦濫封
邊將以暗邀人心自為身計當年施聚雖封懷柔伯

亦止給本身

詔恭蓋已濫矣至天順二年亦無別項軍功不知何故又

給 詔恭世襲同年封公封伯如石亨徐有貞等後

皆革襲只施聚子孫傳襲五輩似亦過矣又查得保

定伯孟昂曾祖孟善累有軍功封保定侯給有

詔恭子孫世世承襲至祖孟瑛襲爵爲事充爲事官天順

元年七月奉

詔書保定侯子孫都襲伯爵欽此成化十一年孟昂男孟

達要襲祖爵本部參出孟瑛續奉

詔書准襲伯爵並無世襲字樣奉一

清獻文集

卷八

五

長

憲宗皇帝聖旨既是曾孫不應承襲罷欽此臣竊詳孟善

封爵 詔恭既云世世承襲矣

聖祖報功之典天之高地之厚矣彼之子孫或不知慎懼

于法憲即革世襲可謂至公也矣

聖祖立法萬世共守豈寡 恩哉蓋不如是不足以警恃

功驕恣之臣又不如是不足以勵將來立功之臣故

也孟昂之祖立功封伯伊孫犯罪即降襲指揮聚濫

功封伯伊孫施監犯賊擬絞隋蒙

恩宥復得襲蓋亦過矣查照施聚封伯與石亨石彪封年

相同犯罪復爵與孟瑛事體亦略相同自弘治成化

以前凡侯伯爵襲爵俱本部據實參駁應否

准襲取自 上裁蓋守法者臣下之職敢恩者

聖主之仁也自正德以後則侯伯爵襲爵本部無參駁者矣

臣下市恩互相阿黨豈國家之福也哉仰惟

聖明在御百度惟新外戚封爵已經

裁定萬世太平之賴也其餘歷年勳封侯伯尚未及議以

緣封爵重事

國家定制非有重大軍功不肯輕授施濫應否襲爵例

應請自 上裁奉

聖旨施濫准襲伯爵

清獻文集

卷八

五

中途患病乞休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陝西等處承

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張原明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又於吏科抄出該巡按陝西監

察御史周欽劾稱陝西布政司左布政使張原明外

示朴野中藏狡詐減年以四終由心圖冒進罰班而

縱承吏利歸私囊戒行復留飾辭求印蹤跡詭秘物

議沸騰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本官歷官左右

布政使三年考滿給由先該總制尚書唐龍巡撫都

錫奏乞致仕該本部題奉

聖旨董天錫陞大理寺卿致仕欽此欽遵通查案呈到部
看得陝西左布政使張原明奏稱給由在途患病乞
要致仕一節為照本官歷任將三十年始終一節先
該總制并撫按官會保及歷年考語俱無小疵惟周
缺前次保留與今次論列略有不同本部再三訪得
本官素履清謹前後考語的確可據今伊自陳致仕
例應准理但查董天錫陞職事例乃

聖明崇獎恬退激勵士風之

盛典也本官致仕應否量加京職係干

御史黃臣巡按御史周欽會本保留節開本官符歷

兩省之繁已踰三年之久篤理政務慎守官箴公勤

並宣勞蹟歷者才識老練寬嚴得體政事詳明出納

無弊及查歷年巡按御史張子立考稱本官清介之

守歷官久而不渝老成之才處世深而益練巡按御

史楊泰芳考稱器度渾成才猷鎮靜尚懋旬宣之蹟

允惟藩臬之良陳世輔考稱本官才識精練而有為

性資忠直而不偽御史張鳴考稱本官志向高古政

務精明御史范安考稱本官學古之心不衰從今之

政益勵等語又查得嘉靖六年貴州左布政使董天

思典宜請自 上裁奉

聖旨張原明陞光祿寺卿致仕

乞襲祖職疏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廣西等處承宣布政

使司咨呈奉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陶諧批據本司呈前事行准本司分守左

江道咨稱行據南寧府申繳覆勘過金城寨已故上

官副巡檢林濱嫡孫林楚應襲緣由供結并宗枝圖

冊到道據此案照前事已經牌行該府從實查勘有

無違礙取具親供圖冊里老隣佑官吏不扶結狀繳

報去後今據前因擬合咨報等因案查先為議處上

官襲替事該本部會同兵部看得土官襲替節年事

例不一人難遵守已經會議上

請通行有土官處鎮巡官轉行土官衙門除先會造冊已

送布政司收貯者不必另造外中間若有事故因循

不曾造報或已造報失於詳確必須作急行令將見

在子孫盡數開報要見某人年若干歲某氏所生應

該承襲某人年若干歲某氏所生係以次上舍未生

子者候有子造報願報弟姪若女者聽布政司仍依

期繳送吏兵二部查照應襲之人以後告襲再行司
府等官覆勘無礙果係原冊有名之人自文書到日
限半年內除雜職婦女照舊就彼襲替外其餘連人
保送赴部襲替若有違礙即與辯明若各官避嫌推
調一年之上不行勘報住俸立限完結雖有陞遷等
項務待事畢方許離任保送之時不拘地方遠近若
有緊急軍情已奉調遣難以擅離及先人有功嗣子
幼弱未可遠出鎮巡官臨時斟酌奏

請定奪奉有 欽命行令暫且冠帶管束夷民候地方寧
息年歲長成仍照例保送赴京襲替給憑回任管事

謂聖文集

卷八

聖

聖

其他納殺敵政一切革去則

恩威兼濟情法兩盡仍編入續脩會典著為定制可以經
久常行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已經通行有土官處鎮巡官轉行土官
衙門查照欽遵施行去後今該前因查得土官底冊
內開廣西南寧府宣化縣金城寨副巡檢正統十二年
六月內除土人林濱原無世襲字樣其同時暨保舉
馱演七寨土官副巡檢余鑑等俱無子孫保襲又查
得弘治十八年該巡撫雲南都御史陳金題為地方
事該本部議得合無今後上官應該襲替子孫仍照

祖宗舊制行令各該撫按官轉行都布按三司守巡官員
覆勘明白行布政司比冊相同除雜職婦女照舊就
彼襲替外其餘九品以上者俱照見行事例先行具
奏仍具咨文結狀親供宗圖連人起送赴部查審具奏
襲替給與文憑令其回還本衙門管事等因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今後土官襲替仍照舊例起送赴部各該
衙門官吏人等敢有生事需索阻滯人難重罪不饒飲
此又查得土官襲替無世襲字樣者該奏

請定奪又查得嘉靖十三年七月初七日據雲南布政司
起送通安州土舍高鵬前來乞要襲替一節查得伊

謂聖文集

卷八

聖

聖

父祖襲任以來俱不曾開有世襲字樣例應奏

請定奪等因題奉

聖旨還定擬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雲南土官知
州等官阿這等伊父祖襲替以來俱不曾開有世襲

字樣節該本部題

准各官子孫承襲訖且歷查前卷但係上官奏襲俱是本

部檢查抵簿父祖來歷題

請若其一時 准襲替出

欽此無從從定擬等因呈部看得土舍高鵬應合准襲伏乞
聖明裁定等因題奉

准他做還不世襲欽此欽遵外及行准文選清吏司
伸稱查得金城寨流官巡檢袁愈才於嘉靖十一年
四月十八日除授合付查照施行等因備付到司通
查案呈到部看得廣西布政司咨稱覆勘得南寧府
宣化縣金城寨已故土官副巡檢林濱嫡孫林楚應
襲緣由連人保送到部承襲一節爲照本部土官底
冊內開廣西南寧府宣化縣金城寨副巡檢正統十
二年六月內除土人林濱原無世襲字樣及照咨文
內稱先爲經久方略事繫保八寨巡檢司另設土官
副巡檢八員推舉林濱武藝精通弓馬慣熟擬授前
職蓋係一時添設以夷治夷保護地方之權宜故其
子孫承襲例不定擬正以俟後來或有事故告襲者
必臨時審酌事宜奏

清寧文集

卷八

五七

七

請定奪也今據咨文內既稱查節年上官文冊未曾開載
金城寨巡檢司緣由本部覆通查底冊其同時原保
保馱演等七寨土官副巡檢亦未經有一姓子孫保
襲者况林濱告疾故男林臻告襲間亦故迄今方將
林臻男林楚保送中間停襲年久不知今前項土官
副巡檢應否照舊添設及林楚是否爲本寨夷人信
服一向有無以上各名目協同流官巡檢巡捕俱未

開具明白且本布政司雖已勘結林楚偷片
送到部然未經照例具奏擬之事體似皆有欲
駁回再行查勘明白連人奏報但查咨文內稱彼因
林濱病故林臻繼亡停襲年久以致該府造報土官
文冊未曾開載况又奉有近行題

准勘合事例若有違礙卽與辯明情有可原且一介遠夷
令其往返萬里道路艱難恐非所以仰體

皇上柔遠之德意也况事在彼中相應議處合無候

命下之日將林楚發回撫按衙門作速覆勘要見金城寨

巡檢司是否緊關隘口守把處所卽今土官副巡檢

清寧文集

卷八

五八

七

應否仍舊添設其林楚才力堪否他方倚賴有無本
寨夷人信服堪否補襲祖職如果相應補襲卽今次
已經保送到部准免林楚再次到部就彼襲授金城
寨副巡檢職事具由回報查覆施行若本官不宜復
設或事體尚宜請自

上裁非無按所能擲議亦速具由奏

請毋再延遲以致遠夷怨恨貽患地方臣等所以必行覆

勘慮事情隔遠難臆議也免土夷相次到部仰體

聖上懷綏萬邦之至德也遵近例也惟復別有定奪緣

係邊方土官襲職事理臣等未敢擅便

查舉地方賢才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周鈇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原任光祿寺卿養病馬理嘉靖十四年六月為乞弘

德意辟逸才以共翊 聖治事該科道官董進第等論薦奉有

欽依起用原任兵部武庫清吏司主事為民趙時春亦為前事該科道官董進第等題稱博物洽聞清才逸思杜門養高動輒遂手外物澄心省咎日益增其未能

渭崖文集

卷八

堯

聖

該本部查議本官奉

欽依革職未久未敢開具等因覆題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周鈇查舉地方賢才一節除原任光祿寺卿馬理候有相應員缺照例推舉原任山東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管糧告病未久原任山東道試監察御史楊爵養病丁憂服闋自合赴部聽用俱不敢開具外為照原任兵部武庫清吏司主事為民趙時春委因先年輕率進言不識事體實合伏罪故於前次言官會本保薦臣等不敢覆 請蓋欲使之省罪思愆脩身勵行以不負

聖明造育之

洪恩也如趙時春者螻蟻之微草莽之賤隸耳

聖世賢才豈少之哉然而巡按御史周鈇又復論薦何也蓋惜憫之也查得趙時春早以奇童有譽於里閭年十有四舉於鄉年十七首舉于禮闈天下稱其才焉前年冒昧進言亦年幼未更事之故也是眾論所惜也臣等待罪吏部以薦賢為職以忌材為戮凡眾所舉不敢隱也亦不敢朦朧陳 請謹將趙時春年歲履歷開具應否起用請自 上裁奉

聖旨趙時春已有旨革職你每如何又奏為起用不准

渭崖文集

卷八

辛

聖

乞錄微勞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太常寺掌寺事工部尚書陳道瀛題據本寺祭祀祭器二科令典吏周承恩胡鵬王漢黃琛蕭紀查勳連名呈稱題奉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又該吏科參看得太常寺題為乞錄微勞比例均需

恩典一節為照太常寺史典事甚簡靜非有繁勞我

皇上議定禮樂禮祀

郊廟雖日揮

聖諭不以為勞其文役書辦手本每月不過一二次安瀾

之日尚多也今妄牽工部之事例彙錄堂官之奏請
希圖免考以破常規不思工部近日之奏雖私昵小
吏計其書辦奔走之役猶有微勞本科欲行參駁但
成命已下欲待將來再為論奏該寺執以為例所見非矣
若此奏二行則部臺文移之浩瀚羣吏鞅掌比附奏
請者不勝其煩也宜從叅處等因抄出一併送司查
得辦事官李廷秀當該吏錢玖俱係工所書辦人數
先該工部咨開議得李廷秀候辦事滿日免其省祭
照依資格收選錢玖候當該滿日免考及官辦照依
考中資格給引照回省祭題奉

清厘文集

卷八

李

聖

聖旨准擬欽此欽遵外查得本部見行事例三考吏典考
中照本等資格用不中雜職內用三等冠帶閒住曳
白為民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各衙門吏典所掌書辦
案牘煩多莫如刑部都察院次則戶部兵部蓋彼日
行題奏皆刑獄錢糧軍機重務故也若吏部禮部工
部則事頗簡要太常寺尤甚簡者也間有祭祀文移
亦月不一二視別衙門日日覆題或十數疏中外文
移日數十件勞逸煩簡大不侔也先該刑部辦事吏
傅瑛等累奏為本勤勞乞要超撥當該又該長陵等
衙吏尹文魁等奏稱艱苦乞免官辦本部看得倖門

輕啓各項吏胥紛紛奏擾弊不可言已經立案訖今
太常寺吏周承恩等又沿工部吏錢玖等例乞要免
考即照資格出身又免官辦如是則
朝廷建立考選之法所以稱量材品而授之秩祿者皆
因一二僥倖之徒廢沮之也刑部等衙門吏典紛紛
陳乞將何辭拒之該科叅稱工部小吏奔走微勞欲
行叅駁誠公論也今周承恩等陳乞免考免官辦皆
干礙
成憲難以准理奉
聖旨是

清厘文集

卷八

李

聖

對揚聖化慎選賢才以重科道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本部欽奉
聖旨給事中御史係朝廷耳目之官近年所選多是浮薄
新進之士輕率妄為有乖政體今次考選改授務要醇
篤老成知事體的不許一縻濫用欽此仰惟
聖意慎重言職所以慎治化之樞機也言官得人內則紀
綱振肅外則奸賊斂伏言官非人或肆譏容默倒置
是非治化之累不小也是
聖明所為惓惓慎重其選也然而浮薄新進之士或濫與
焉致輕率妄為有乖政體上厘

聖慮焉何也皆選任之法不慎其始故也卽今大選在通
選授博士行人中書舍人等官皆他日科道之選也
欲科道得人必於選授行人等官之始精其考選庶
幾儲材有素授任得人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本
部舊例科道缺人行取推官知縣選用經取官員有
撫按旌舉有歷年考語固已精密矣到部考選或才
堪別用卽別用焉與其選者皆宜稱職矣何也考選
之法已極精密故也惟行人博士中書舍人凡俸踰
二年皆得選用蓋皆京職也以京職選科道京職政
京職也雖稱考選歷年未見退回一人何也蓋謂既
任京職難再考退故也是賢否難於別也行取推官
知縣有旌舉考語可據矣行人博士中書舍人無旌
舉考語何浙據以稽也推官知縣曾歷外任知事體
矣行人博士中書舍人未歷外任事體所未知也考
選科道遇行人博士中書舍人卽取焉無復退回何
由責其稱職也今三甲進士或選博士或選行人或
選中書舍人或選推官或選知縣擬選之法名列于
前卽博士行人之職也名列于後卽推官知縣之職
也人品材器各有所宜雖欲爲之量材授任勢不能
也人情樂於京職畏避外官鑽刺請託之弊所由行

也既選行人博士中書舍人矣科道乃其坐而致之
者也如之何望其盡得人也卽今脩撰編脩九年考
滿試論一篇乃引復職布政知府考滿起復必經考
試乃得復任庶吉士亦得考選同知通判知州等官
皆精嚴考試恐不得人故也今欲科道得人凡遇選
期考試同知通判之日取該選進士同日考試彌封
姓名考定高下驗其才識老成可儲科道之選乃授
博士行人中書舍人之職否則選授推官知縣使歷
練事體乃行取考選則授京職者已經考選必無不
當其材授外任者又復歷練愈養其才科道之職不
患不得真才矣由是舊弊可革鑽刺請託之風可息
士習可正實大公之法也緣係對揚
聖化官選賢才以重科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依擬
亟黜不職憲臣以勵風化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禮科都給事
中李充瀾題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行准稽勲清吏
司付開嘉靖十四年十月內該巡撫都御史侯位奏

為懇乞

天恩俯憐百歲老母放歸侍養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題奉

聖旨侯位不准侍養伊母夏氏着有司給與米三石絹二

疋欽此欽遵通查案呈到部看得禮科都給事中李充

濁劾奏巡撫都御史侯位各項不職乞要罷黜一節

先因侯位舊年奏

請侍養本部看得本官母雖百歲實有親兄又有子孫於

例不合難擬侍養又該禮部尚書顧鼎臣便稱侯位

巡撫地方清理錢糧查革奸弊極盡心力小民得所

肅清文集

卷八

奎

奸人不得肆志本部查訪得侯位在任累次叅問犯

賊知縣谷繼宗陳昌福何繼高等權要為之囑託皆

不聽允故今賊官畏憚臣等竊念正人去位貪夫幸

而小民憂也乃為查例題覆伏蒙

聖旨侯位不准侍養仍賜伊母米絹侯位感

恩圖報緣及半年遽又責之侍養則彼也雖欲求歸亦未

敢也若曰親老即宜歸養不論有無兄弟子孫則凡

官員父母年老者皆可責之使歸矣惟例云父母若

果老疾具奏定奪為無人丁者言也

聖祖之仁教天下以孝也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王事

不遑將母委身王室不敢恤私聖經教天下以

仰惟

聖上不准侯位侍養為其有兄弟子孫也及及其母體悉

其情而教之孝也侯位不敢再乞侍養委身効報臣

職之忠也此義不明後世必有執細行而妨大道忘

公義而急私恩者故臣等於侍養一節特明辯之所

以使百官知

吾恩重於親恩而移孝為忠也若曰感召災變為撫臣之

罪乃漢法災異策免三公之義也凡災變之致皆臣

下不職召之也是該科所以劾罪撫臣也惟今年災

肅清文集

卷八

奎

地

異各省亦有之律以漢法則在列大臣及臣等待罪

廷司百僚表率宜先黜治次及撫臣則彼也亦受罪

此辭矣此義不明天下有司必將隱匿災異不以實

聞為弊益甚故臣等亦明辯之使內外大臣皆知脩省也

輪粟入監係隸工部如有差失工部自宜執奏惟候

位臣等不能為之解說且所舉官員皆多陞任又多清

要無侯侯位以舉而其賢自見者也侯位泛濫保舉

或以市恩未可知也或將自炫其知人之哲亦未可

知也違

之罪臣等不敢回護緣侯位係三品京堂大臣見今守制處置罪罰例應請自

上裁臣等不敢擅便奉

聖旨侯位既已丁憂乃保官員過多違制市恩服制滿日不可朦朧起用

錄遺功以昭勸典疏此疏未上節遷官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

欽差總制陝西三邊地方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

御史唐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行准兵部職方清吏

司手本開稱查得尚書彭澤前項事情已經刑部

卷八

卷一

貞

歸結再與本部無行等因准此又行准刑部貴州

清吏司手本內開准本部陝西清吏司付送夷情

文卷二宗轉送到司查得卷內嘉靖七年三月十

六日該兵部等衙門題為因災災後省陳言急誅

姦黨昭示國法以彌災變廣求人材計復國土

以嚴邊備以安生民事惟兵部奉該兵部等衙門

會題該錦衣衛千戶等官鄭憲等具題等因奉

聖旨處置回夷事宜脩飭甘肅邊備都已有了這先

今有功有罪官員你部裏選會同三法司參詳議擬

分別輕重等第奏來定奪陳九疇待金獻民提到一併問了來說欽此臣等會議查擬內開再昭彭澤彼

時經略未成底定因而致貽後艱罪有明案緣會

撫回金印城池既而回夷隔年入寇功何足言等

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彭澤先年受命總制處置疎略故啓兵端雖經點

革後又朦朧起用還革了職照舊冠帶閑住欽此欽

遵查無先年給事中黃臣原勘奏尚書彭澤緣由

恐有別卷該載又經行查隨准該司回稱前卷年

久已爛無從查送等因案呈到部看得總制陝西

清吏文卷

卷八

卷一

三邊地方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唐

題稱前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革職冠帶閑住近

故彭澤生前有功身後零落乞要優卹一節為照

彭澤於正德六年河南山東四川等處賊首趙風

子廖麻子等糾合賊徒餘十數萬流劫南北直隸

攻破州縣殺死方面職官禍極慘烈寔賴彭澤同

侍郎陸完提兵剿平內靖兩京外安三省奇功偉

績誠不可滅後又奉

勅處置土魯番事情錦衣衛千戶鄭憲等詰其乖方誤事以致革職今尚書唐題稱誤事之罪與澤無

千本官親歷地方詢訪寔情無原卷可查臣等
再三思議竊謂功過當相準不當相掩彭澤處置
回夷就有過誤勦平劇賊亦有大功如只論功不
覈其過恐啓人臣恃功犯法之漸是固不可若因
一事之過遂舉其平生之功棄之恐後日立功之
臣無所激勸也記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
棄爲埋狗也狗馬賤畜也死且埋之加之帷蓋焉
念其生前微勞也彭澤誤事之咎削黜於生前足
示懲戒正

國法矣身後零落妻妾饑寒譬諸狗馬死無所歸爲
清厘文集 卷八 七

之主者見之亦可憐也如蒙

皇上垂念舊臣錄其前功略其後設復其原職
賜之恤典不惟彭澤有知感

恩泉壤天下立功之臣亦將感勵興起捐軀圖報風化所
助不小小也惟復再行總制三邊都御史劉天和會
同巡按御史從公再勘給事中黃臣先年勘過彭澤
原無誤事緣由另行議處竊念甄錄舊勳乃

聖朝盛典澤潤朽骨尤

天地曠蕩之恩例該請自

上裁臣等不敢擅便

吏部奏行

懇乞天恩祛邪歸正以安地方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雲南等處承
宣布政使司姚安軍民府管轄軍民里長火頭李景
等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查嘉靖十年正月
內該雲南布政司奏保已故土官同知高鳳男高齊
斗前來已經題奉

欽依准令承襲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雲南姚安
府軍民大頭李景等奏稱本府州縣通達要路野夷

清厘文集 卷八 七

不時出沒自土官高鳳督兵招降從此盜息民安嘉

靖三年本官患病地方缺人巡捕將土舍高鵬高鵬
權委巡捕備呈姜兵備處看得高鵬高鵬係高鳳親
弟次不可委禮義生疎習性野夷若得事管必至挾
權害人必須僉選疎遠傍枝高淳高甫高弼高相巡
捕未及一年姜兵備還轉高鵬管幹巡捕百般騷擾
以捕盜而縱盜坐地分贓臣等思得地方自來俱是
土官襲任捕盜管事並無土舍巡捕名目奏乞將地
方巡捕責在高齊斗照舊管理一節緣干夷情重務
況事在彼中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煩爲轉行雲

南撫按官查勘各夷所奏地方巡捕事情有無自來責專土官是否止因高鳳患病權委土舍高澤等巡理其高鵠有無營幹情弊各要查勘明白如果地方事務自來應該責專土官巡捕即今高齊斗襲官之後如果老成安靜夷民協服照舊與管以復舊規仍戒諭奉公守法以副委任以靖地方仍將高鵠高亨等查革省令各務本等生理不許仍前指倚巡捕為由乘機侵擾夷民中間若有別故必須一一酌處停當徑自施行務使夷民安便地方無虞毋致爭擾以啓釁端仍希備由咨部以憑查照施行

清江文集

卷八

主

附

再乞天恩遵舊制賜斷絡以安邊方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武定軍民府管轄四十七馬火頭阿台等管下小火頭阿各奏前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抄出送司案查先據各火頭奏前事該本部看得各夷奏稱乞要土官照舊掌印以安地方等情係干夷情重務况先有題

准事例各該撫按官員若是查勘既明經年累歲避嫌不行回奏以致啓事生亂本部查實奏治罪已經通行去後今據奏前因本當參究姑記備由於本年七

月二十四日催行巡撫衙門作速查勘該府印信果自洪武年間女土官商勝等傳掌一百二十餘年鳳英故後暫令流官署掌就將印信即行令瞿氏照舊收掌以從夷願以安地方如自設立衙門以來向係流官掌管即今各馬火頭并夷民人等眾口一心惟願土官掌管仍查照麗江元順等府茶徧長官司土官土婦沙佑等掌印事例開具緣由咨部以憑定奪施行去訖今據復奏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雲南武定府四十七馬火頭阿各等節次具本奏保本府土官知府瞿氏昭舊掌印管事等情係于地方夷情

清江文集

卷八

主

重務况事在彼中已經本部節行巡撫衙門查勘去後延今日久未報以致夷人遠來奏擾深為未便本當查據先年題

准避嫌不行回奏事例奏參治罪但各夷續次奏詞行去未久姑記再催為此合咨前去煩為查照先今咨內事理會同鎮巡等官即便會勘該府印信即今應否行令土官知府瞿氏收掌務在夷情妥順地方安便議處停當明白備由開具作速咨報本部以憑定奪施行希勿仍前延遲以致僻遠夷人節來奏擾致生左怨未便

荷蒙恩例懇乞封贈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貴州等處承
宣布政使司鎮遠府土官推官楊載春奏前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各處土官請給
誥勅例該行移布政司轉行按察司詢察無礙徑自會奏
方與給授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鎮遠府土官推
官楊載春奏要請給前項

勅命一節緣未經詢察中間於例恐有違礙難便定奪合
連送該司仰類行貴州布政司轉行按察司各委堂
上官員照例詢察推官楊載春任內有無職犯違礙

渭崖文集

卷八

七

伊妻何氏娶到何人室女是否正妻平素有無過惡
於例應否授封備查明白徑自會

奏仍具詢察委官并里老族日人等不扶結狀繳報若
有違礙亦要明白聲說毋得徇情扶同及遲延未便
懇乞天恩垂察無過此例給賜冠帶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貴州等處承

宣布政使司普安州已故土舍隆寧妻安氏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隨奉本部送吏科抄出貴州布政司
普安州聽襲舍婦安氏管下鮑希黑等營營長阿迷
等奏為舉保無過賢能乞恩寬宥賞賜冠帶撫束邊

以安地方事奉

吏部知道欽此欽遵俱抄出送司查得上官底簿內
普安州判官隆禮始祖金龍任元普安路軍民總管
府懷遠大將軍陞出靖宣慰使故始祖母適恭率部
夷民首先歸附洪武十六年授普安軍民府知府世
襲土官授中順大夫

詔命一道故高伯祖普旦襲故高伯祖者昌洪武三十二
年襲授貢寧安撫司安撫改設衙門任事調征新添
等處殺賊有功故永樂元年曾祖慈長襲改設普安
安撫司故永樂十四年改設普安州祖隆本宣德

渭崖文集

卷八

七

八年襲本州土官判官後征麓川有功正統五年陞
本州同知事伯父隆德先故次伯父隆壽襲職故三
伯父隆賽未襲故俱無嗣父隆暢係祖隆本第四男
成化三年正月內襲本州土官判官忠風濕不能任
事奏保伊嫡次男隆禮應襲本部查得父原襲土官
判官俱不曾開有世襲字樣成化二十二年五月十
一日本部題奉

欽依隆禮准做本州土官判官欽此欽遵後隆禮病故節
次奏保隆暢妥適擇承襲於弘治十五年八月二十
五日本部題奉

欽依是着就彼襲職欽此後適擦病故奏保伊女阿鐸承襲於正德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本部題奉

欽依是欽此俱欽遵外又查得嘉靖九年五月該本部會同兵部題為議處土官襲替事看得土官襲替節年事例不一人難遵守已經會議題奉

聖旨是欽此除通行欽遵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貴州普安州已故土舍隆寧妻安氏奏係先故土判官適擦親媳近故女土判官阿鐸弟婦先年夫冊適擦襲授官職故彼夫幼小將出嫁姑阿鐸取回頂襲前職故臣夫接管聽襲間不料冒枝隆玠累爭俱未准

渭崖文集

卷八

七

漢倫

襲嘉靖十二年三月內隆玠故絕無人節奉巡撫總兵并三司守巡守備等衙門明文看得事體歸一省諭把事人等協心輔佐委臣巡捕盜賊催辦糧馬今臣有權無職夷性犬羊若使他變將何法治乞憐邊方給臣冠帶管束庶使地方無虞及據安氏管下餘希黑等營營長阿迷等連名奏稱安氏襲官事體歸一無人爭襲乞要行令冠帶保固地方等情各一節緣事在彼中未經行勘中間恐有爭襲遠處難輕信擬合就行為此合奉前去煩為轉行貴州撫按衙門會同鎮守總兵等官照依所奏事理即便轉行查

勘土婦安氏已故夫隆寧是否原襲替普安州女土判官適擦伊夫原任土判官隆暢所生之子其適擦病故衆議取回出嫁女阿鐸承襲病故後隆寧有無接管理辦糧馬進貢及告保承襲間被冒枝強夷隆玠累爭兩未准襲即今隆玠有無故絕安氏應否襲替及本婦有無素為夷民信服應該管束諸夷催辦糧馬若果別無爭襲之人及事體歸一應該襲替即便查照土官雜職婦女就彼襲替事例行令本婦冠帶管束地方仍備由并取具營長同官吏人等各不扶重甘結狀作速奏繳前來以憑施行中間若有別

渭崖文集

卷八

七

漢倫

項違礙亦要酌處停當明白聲說奏報以憑議處奏請定奪施行毋得展轉駁勘耽延歲月以致邊夷互相爭襲引啓釁端致生他變貽害地方責有所歸
庶襲土職以實邊方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四川布政司成都府威州保子關巡檢司已故土官巡檢董敏嫡孫臣董鸞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四川成都府威州保子關巡檢司土舍董鸞奏稱威州在西蜀之邊當以番之要先年祖董敏以殺賊有功奏

請改授前職銓註印信世撫地方因與姝夫王永爭酒挾告病故伊男董伯宣遇例准令進貢復職故本州民周本全等赴京奏保伊男董正良承襲蒙准行勘因貧難不能就遂節蒙上司調領土兵征剿番蠻斬獲首級節賞銀牌花紅後董正良老疾無子上司將臣頂補前職管領土兵嘉靖十四年調臣領兵追剿木工寨為惡番賊斬獲首級五顆給賞銀牌花紅獎勵一向保守城池地方寧息如蒙查臣相繼來歷復臣前職管束地方等情一節緣事在彼中未經行勘中間恐有除革爭襲等項違礙遽難輕信合咨前

結狀照例作速奏繳前來以憑施行中間若有違礙亦要議處明白奏繳以憑奏請定奪施行毋得展轉駁勘耽延歲月以致小吏含怨重復奏擾責有所歸懇乞憫念病軀保男承替祖職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四川布政司馬湖府寧戎巡檢司土官巡檢臣王綸奏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看得土官襲替事例已於嘉靖九年五月內本部議擬題奉欽依內事理通行有土官處鎮巡官轉行土官衙門查照先將見在子孫盡數報官要見某人係某氏所生應該承襲某人某氏所生係以次土舍未生子者候有子造報願報弟姪若女者聽仍依期繳送吏部以後告襲再行覆勘果係原冊有名照例保送襲替施行等因已經六年之上原行造冊及奏襲行勘各起土舍俱未見到今據四川馬湖府寧戎巡檢司土官巡檢王綸自陳年老實難任事奏要保男王祥臣襲替以致本部無憑查考所據故違官吏本當照例通行參究姑記查催為此合咨前去煩為轉行四川撫按衙門仍行都布按三司查勘要見原行查造土官文

則因何稽遲年久不行造報及應該襲替主舍因何不卽保奏襲替以致各行奏擾仍查王綸有無老疾王祥臣是否本官親男中間有無爭襲違礙等項情弊若果倫序應該承襲并將前造文冊及本舍應襲前職緣由取具官吏人等各不扶甘結各另查照作速造繳奏保前來以憑施行毋再仍前展轉故違各取忝寃不便

土官攻陷地方乞恩區處以靖邊患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田州若馬等巡檢司署司事巡檢土目

清江文集

卷八

主九

聖旨

臣盧蘇等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廣西田州若馬等巡檢司署司事巡檢土目盧蘇等奏稱本州土官岑邦邦原係庶出借職於嘉靖十三年病故及稱先經奏行撫按等衙門勘得岑的係已故土官岑猛應襲長子岑邦彥嫡長親男已經告蒙兩廣軍門等衙門出給劄付暫令岑芝署印管州及稱土官岑直寶等節次起兵殺擾地方乞奏要早給岑芝實授等情各一節緣事在彼中相應行勘為此合咨前去煩為轉行廣西撫按衙門仍轉行作速查勘

原任田州土官岑邦相是否病故土人岑芝是否已故土官岑猛應襲長男岑邦彥所生之子倫序應該承襲查勘明白如果岑芝倫序應該承襲別無爭襲之人及地方事果緊急或岑芝年尚幼小未可遠出難以保送到京襲替鎮巡衙門即便查照近例斟酌上緊奏報前來以憑題奉

欽依行令本舍冠帶管束夷民候地方寧息年歲長成仍照例保送施行中間若有別故亦要明白聲說奏報此係邊情重務務在處置得宜夷心順服不許避嫌推調展轉駁勘以致缺官管束地方失誤事機啓惹

清江文集

卷八

全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通送到司案照先奉本部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達思蠻長官司三伽思結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通送到司案照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四川成都府威州保子關巡檢司已故土官巡檢董敏嫡孫董鸞奏稱乞要承襲祖官職一節緣事在彼中已經備行四川撫按衙門轉行查勘應否承襲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四川達思蠻長官三伽思結等各所奏與土舍董鸞先奏事于

一連相應併行勘報爲此合咨前去煩爲轉行四川撫按衙門查照董鸞與三伽思結湯蓬坤卜畝藏各奏內事理轉行作速查勘土舍董鸞應否承襲前職管理印事有無素爲夷民信服應該分守前項地方務要一一酌處停當使各地方歸服無訶行會董鸞等各查照管理施行中間若有違礙等項亦要明白聲說奏報以憑議處奏

請定奪施行毋得展轉耽延以致各夷重複奏擾各取參
冗不便

懇乞天恩俯垂矜恤增立縣治以保無虞事

清厘文集

卷八

全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廣東肇慶府德慶州悅城鄉六等都一等圖民籍馮鸞等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廣東

德慶州悅城鄉民馮鸞等奏稱前因原將地名前村

平地一所創立縣治置設儒學及守禦千戶所推撥

勇略官軍防禦乞要轉行體勘增立一節參照官多

民擾古今通患德慶州僅四十五里若又別立一縣

則該州里甲愈少差役愈繁民困愈甚其十羊九牧

弊愈不可言也況州縣版籍

國朝定制難擅更改及查得德慶州高要縣地俱衝要

差役繁難前此高要之民避重就輕或要收撥高明或改撥三水多方規避以致該縣差役愈重民益不堪今馮鸞等又奏添縣治詭曰避賊實則謀徙前

村荒遠地方官司罕到差役簡省爲自便利之計而

已惟悅城之人戶既分則在城三廂與金林等三鄉

之賦役益重地狹賦繁德慶之民偏累之弊愈不堪

其病矣奸人之計得矣如閩州之民何哉又奏內開

稱該鄉至州程途三百餘里今據地圖德慶州東至

高要一百二十里西至封川一百里悅城界在州治

封川之間約僅五十餘里詞多虛張合行查究但萬

清厘文集

卷八

全

舊刊

里赴訴恐亦情非得已或有司差役不均或禦寇無策或社學不立以致僻遠之民不安其生相應議處爲此合行移咨前去煩行廣東撫按衙門省令各民版籍里甲俱照舊額不許妄行奏請變亂成憲如前村地方真賊寇出入衝要路徑卽立千戶所修築城池撥軍防守內建社學訓迪俊秀作興人材如各州縣有衝要而役重僻遠而役輕者務要查照本部發去糧役冊事體隨丁田擬議均派銀兩隨糧帶徵解貯本府隨地方繁簡按季以廢支應立循環簿送巡按御史查考再有不均或侵欺奸弊聽御史舉劾治

罪則政體盡一地無衝僻之異賦無煩簡之殊民自相安無赴訴之擾矣處過事宜仍具由希咨回報

裁革近添縣治以免重困生民事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廣東廣州府三水縣復職知縣汪克思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嘉靖五年五月准戶部咨為添設縣治保障地方事該廣東撫按衙門會題該戶部覆題奉

欽依添設移咨前來已經附註缺冊銓選知縣等官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復職知縣汪克思奏稱三

浦崖文集

卷八

全

水縣治自添設之後賦役繁重民窮盜起反甚於未設縣之前無益有損甚宜裁革一節為照本官曾歷任該縣見知必真故有此奏緣原係戶部議擬添設及稱改撥衛所住劄守禦衛軍衛又係兵部掌行中間事體有無穩便本部難以遙度已經備行戶兵二部查議未報今該本官復呈到部內稱多一縣官吏即多一縣費用又稱以五十里散民供水陸四衝夫役今雖暫免六年差調致愚民避重就輕爭相稱便後十年必貽害無窮本官躬任前職故於利弊言之真切如此惟裁革縣治係隸戶部改建千戶所及廣

州府捕盜通判帶領民壯駐劄往來巡捕係隸兵部裁革官吏係隸本部合咨貴院煩為轉行撫按衙門從實查議勿拘前案勿惑浮言如果縣治有損無益改建千戶所撥指揮通判協同守禦果為地方經久便利即將合裁革官員起送奏

請改用

議處地方事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陶諧題奉

浦崖文集

卷八

全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查得兵部職方清吏司手本內開先該御史戴璟題稱前項賊徒始因江西客人放債逼利聚眾警殺繼以奪田占據山峒又該巡撫兵部左侍郎陶諧題亦稱前項賊徒原皆土著良民非山峒猺獠始因江西客商放債取利因而聚眾劫殺則激變連州良民由江西放債客人至明也激變良民律法俱在該州掌印等官先事嚴防勿縱奸人逼利害民警殺之禍自無從起不幸民之互相讐殺也正首惡之戮焉可以自靖連州之民不橫罹荼毒如是也今捷報斬獲首級一千

百六十六顆婦女幼孩不與焉連州撮土生民幾何
諺云兵師所處荆棘生焉又云春燕巢林木爲是懼
連州之無民也若又丈量田土計山田花利兵創僅
存之民不知能堪否也可查案內備云曹通原係湖
廣徭民以十姓朋一戶田多稅少致文朝賢等遂生
覬覦又因曹通等收稅過重是致激變曹通不自省
罪又同江西客人張富春周念蕭緒等誣奏良民乞
要剿除遂陷數千冤命是連州良民之罹荼毒也江
西客人放債激之也亦曹通重稅激之也議將曹通
等戶籍對照查算冊內開載田土照稅丈量給業餘

清江文集

卷八

金

奏稿

則沒官以是處曹通可也惟慮承委人員誇功置譽
因槩行焉援亦甚矣不知土著創痍之民能堪乎否
也大兵之後民且逃矣雖有良田或且荒棄况於山
嶠水綿歲利幾何今皆勸丈登籍在委官以多報田
糧爲功他年民苦糧重又復逃竄無徵虛糧必貽後
禍是可虞否也查得大明會典一款寶源局鑄農器
給山東河南被兵之民恤其創也又一款陝西河南
山東北平等布政司應陽淮安等府民間田土許儘
力開耕有司毋得起科中州沃土也不起科何也藏
富於民也抑亦恤兵餘之創民也又一款山東河南

開荒田永不起科中州沃土也不起科何也恤農也
定亂綏離之政也恤中州者如此山谿僻邑之黎抑
可知也又一款深山大谷新開田土俱與開豁稅糧
日豁稅糧何也有額稅猶豁之也勸墾田也恤遠民
也舊額且豁新墾荒田不增科可知也

聖朝渥厚恩澤也入民骨髓至深也所議丈量田土計山
出花利不知於

累朝政令有礙否也連州殘敝爲之綏恤遺民各復土居
可也爲之相厥宅里保甲什伍互相聯絡互相守助
可也爲之抑強暴勿取重租正奸人射利激變之罪

清江文集

卷八

金

奏稿

勿容留毒可也連州舊糧或多矣額爲之補足原額
勿遺虛糧累民賠賂可也因而增科計利言和之臣
遂無窮已連民益困也於

會典政令不知有礙否也又查得嘉靖八年正月二十八

日奉

聖旨朕惟我

太祖皇帝稽古建官具有定額載在職掌繁簡得中其後
增添數多或因人建白或因事設置中間不無冗員夫
人臣肯盡心幹治何事不成若推調支吾雖多奚益官
祿日增民財日竭職此之由且大學生財之道正存食

之者寡官無冗員則財用恒足卿等使會官通查兩京內外大小衙門增設官員逐一議擬當存留并係多餘冗員及他官可兼理的具奏定奪以稱朕省費恤民之意欽此我

聖上勅旨敦切如此凡以省費也恤民之實政也冗官日增蠶食吾民禍之烈也甚於盜賊是我

聖上鑒古圖治急省去之也冗員日省不許添增可知也連州未有江西客人放債未有湖廣番通重稅累世不聞寇警前日之事禍出激變求禍亂根源剪塞焉可也今日因變設官他日因官生事未可知也設曰

渭厓文集

卷八

七

州判可以弭盜本州額設州判時往劄焉或往來督察焉無不可也若曰巡檢可以防盜嶺外偏邑巡檢多僑居城市聽差竊祿供奔走之役焉耳有益地方乎否也非所知也議云添設判官巡檢不知於近奉聖旨有礙否也事在隔遠難便臆斷查議未詳難以覆題合咨貴院煩為轉行撫按衙門再加酌議必有至當之策永無弊焉再咨回報以憑查覆施行

渭厓文集卷之八終

渭厓文集卷之九

吏部公行

乞憐比例早賜改選以免久候事

文選清吏司奉本部送該通政司連狀送據湖廣德安府應城縣儒學生員張國卿告致蒙堂上看係司吏索賄作弊事情發司查究隨查出湖廣布政司咨文一紙例該該堂施行被張瓊賄票呂郎中不行票堂私將張國卿原詞見缺改作習業候缺顯有奸弊又查得張國卿六次通狀告送到司俱被張瓊詭稟立案不行本年三月初一日於吏科抄出

渭厓文集

卷九

一

新周制

禁王奏為比例乞

恩保補授例見缺官員事張瓊自合照例稟請呈堂施行却又朦朧沉匿六箇餘月致蒙看係隱匿

初旨公文情罪可惡隨與張瓊追究奸弊却又扯說先年謝達等以典膳改典寶皆因承行吏陳琅等受財作弊隱匿

初旨公文六箇餘月不行稟堂係呂郎中等虛情致蒙看得張國卿所告通狀已蒙原即中批稱查有原缺准改亦被張瓊用紙固封致人不得看見即此一節則張國卿六次通狀半年

勅旨公文俱係張瓊詭計乘司中公務冗併朦朧請隱
匿枉法害人又復誣玷即官情罪顯著為照張瓊舞
文招賄行止有虧相應照治內稱先年承行吏陳琅
等受賊變亂選法亦應行提與瓊對審有無賊罪如
陳琅等受賊作弊是實俱合追賊治罪除陳琅等先
已回籍煩移文提究外先將張瓊呂廷輔并先後咨
抄及張瓊親供一併轉送貴司煩為嚴究重治施行
監生撥歷吏典索賊火壞士風事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案令照得國子監監生撥
歷先年俱各衙門自具名鈔送國子監取撥歷滿送
國子監

卷九

國子監

司註選給引照回聽選後因統紀不一各生考勤歷
滿月日互爭先後難於稽考政議各衙門遇缺各具
手本送文選司該司彙缺赴監取撥蓋謂取撥分撥
統于一司月日先後自不可紊也籍名有定紛爭自
息吏奸無於逞也乃弊沿例滋賄從權致該司吏典
或將各缺手本隱遲或將取撥日期那移稽緩操縱
機關明索賄賂相應追問治罪乃振勅政治之要也
惟往愆久積驟懲難堪合先立法自今九月以後歷
滿監生俱每月限二十一日各衙門自具缺員手本
二封一送國子監取撥一送文選司註簿備查二十

國子監

卷九

年

五日國子監備將各衙門缺員取撥名數彙送文選
司二十八日本司將各衙門缺歷監生當堂籤撥前
項日期無得那移先後如二十一日各衙門吏典不
開缺數送監二十五日該監吏典不開應撥監生名
數送司許監生赴部稟告查提各該承行吏問罪設
籤筒高一尺籤長僅五寸照缺員數投籤筒中聽各
生當堂抽取照籤註撥庶幾吏弊少息諸生無容於
奔競矣又有奸猾生徒鼓扇虛聲詐稱幹濟歛各生
銀錢名曰買嘴吏役實亦侵賊入已行同市井情極
可惡合通行各衙門知會施行仍行國子監備出告
示諭知各生今後勿聽奸人歛騙財物自失所守有
如前弊訪出為首歛銀監生問擬指稱衙門打點罪
名黜治庶幾賊弊少息士習少正
應詔陳言以裨聖政以回天變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卷查先奉本部送據浙江布政司
呈送改議軍民賦役文冊到部送司查得冊內事宜
據該彼處查照先年事理斟酌會處停當官民便利
經久可行蓋法弊於因仍而民宜於通變相應通行
等因案呈到部看得前項文冊俱係均平賦役革除
奸弊事理擬合通行為此合連送該司仰將齎到文

冊轉發江西等布政司着落革印等官選委廉能官員查照冊內事理將各該府州縣額徵歲派坐派起存稅糧審編均徭銀差力差俱照降去冊式逐款詳定仍刻刊成書使人皆通曉吏不容奸各該衙門承便遵守其順天應天二府仍各轉行南北直隸真定蘇州等府各遵行具由回報去後經今月久未據回報合再查催等因案呈到部看得浙江原送賦役冊式糧有定額料有定式差有定役費有定準夫有定丁役有定例孤兒弱婦不可以術而欺宿奸老猾不可以詐而贅賦官污吏不可罔以取民豪民大奸不可巧以隱賦戶部可按式而制天下之出納工部可按式而征天下之料課兵部可按式而節天下兵夫養馬之費吏部可按式而知百職之勤惰都察院可按式而知百官之廉污所謂政有紀綱者也如各省彙為總冊藩臬官可不出戶而知闔省之物力府州縣官可不受教吏胥而知所職之政體撫按官可不勞而知吏治之公私執簡御煩固有要也惟貪官惡冊有定式難額外如賦役吏惡冊有定式難徵公行訟豪右惡冊有定式難利己害人是故相率州縣不肯造報為利己也或雖造報亦復朦朧作弊輕重

失中多寡損益茫無定準為賦官他日措手作奸之地浮濫淺露之徒或逞聰明更張焚擾病益甚焉為此擬合轉行撫巡兩慎酌議委兩司掌印官會同守巡官查酌如兩直隸府俱從順天應天兩府轉發冊式斟酌損益呈撫按定奪頒立為簡要之法一切無名之徵查議改革兩比異宜料差夫役條款亦異合用經費皆著定例一送戶部以定歲賦一送工部以定歲料一送兵部以定兵夫養馬之費一送吏部以便考察天下百官之廉污一送都察院翻刊俟御史出差人給一部以訪察各省有司之廉污弊政庶幾少息良民庶幾不病嗣寧不弛亦圖治易簡之術也再照各官造報遲誤不職可知合行通究惟事不由撫按督促各官終是怠緩為此合咨貴院煩為轉行撫按衙門通查兩直隸各省原發去冊式限五箇月以裏作速造報遵守施行

催取風憲官員事

考功清吏司案呈查嘉靖八年十二月內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本部送准都察院咨該本院題照得本院十三道額設監察御史一百一十員分布中外綱維化理有不可缺者查得近該節奉

欽依准令養病終養及丁憂監察御史共十六員臣等竊

惟御史終養一節爲因親老無人侍養

聖天子以孝教臣下容令歸養須候親終起用若患病御史醫理數月自有痊可之理而丁憂御史服闋亦當依期起復却乃往往在家延住不肯前來供職以致本院缺官差用是蓋昧臣子敬事之心孤

朝廷用賢之意

憲綱體統是爲有礙相應移文催取本院欲候

命下剗行各該巡按監察御史將前項患病痊可及丁憂服闋御史查催赴部自文書到日限一月以裏作急

清江文集

卷五

六

嘉靖八年

前來以備差用如是故意遷延推調不即起程許指名參奏施行庶官不缺人而政體有賴緣係催取風憲官員事理未敢擅便嘉靖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本院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憲具題奉

聖旨這御史但有養病三年以上的都革職着冠帶開

住以後養病官員照這例行其餘依擬催取前來供職

違限的指名參究來說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此除外

合就移咨貴部煩照本院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查照施行等因備咨到部送司遵依通

行間隨奉本部送刑科抄出大理寺卿葛浩等題爲

病痊起復事據左寺案呈該刑部貴州清吏司審發

犯人一名鄭慶雲福建延平府南平縣人係起復官

招稱慶雲由進士先任江西南昌縣知縣正德十六

年八月初六日陞授南京禮科給事中本年十一月

十五日到任嘉靖元年三月內奉差給賞過南京各

衛軍士冬夏布鈔已完嘉靖二年二月內赴京復

命回至中途患病本年十二月內奏奉

欽依回籍養病嘉靖六年正月初八日父鄭友在家病故

慶雲明知吏部見行事例京官養病在外如遇丁憂

不起京關領孝字號勘合者參問事例不合故違至

清江文集

卷五

七

嘉靖八年

嘉靖八年四月初八日服滿具呈本縣領領本布政司咨批起復本年十一月十九日齋赴吏部告投致蒙稽勳清吏司查出前情具由參送到司覆審相同取問罪犯議得鄭慶雲所犯合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有

大器城等杖上十係起復官照例送大理寺委官處運灰

完日送吏部復職等因開送案呈到寺審據合律合

無將犯人鄭慶雲照依刑部該司問擬發落等因奉

聖旨鄭慶雲養病三年以上方丁憂看吏部查照近日明

自行近來養病官員多有假借朝廷名器專一在家經

營家計挾制官府但經三年以上的吏部通行查明
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南京禮科給事中鄭慶
雲於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具本奏稱患病乞
要放回調理等因嘉靖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該通政
司官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查係南京養病官例該查勘行准南
京吏部咨查勘過本官患病是實別無託故緣由到
部嘉靖三年十月初二日題奉

欽依放回養病嘉靖六年正月初八日丁父憂及查得考
察事例老疾者致仕不謹者冠帶閑住今該前因通
查案呈到部看符各官養病回籍既久曠廢職業不
能及時効用上孤

聖朝作養之恩誠為有罪理合查究但就其中情節不同
畧有三等如本無疾而詐稱有疾假名器以營身家
挾制官府吞沒鄉里不顧名檢者則情罪俱重法難
輕縱者也亦有或因親老戀慕而不能遠離或因無
子衰老而不求祿仕或實病在家願仕而不能者此
則跡類有罪情實可原者也又有安貧樂道隱居求
志杜門掃軌敦尚節義官司不得見其面鄉閭服其
化者則身雖不在於

朝廷行實有裨於風俗宜優待之以贊政治者也有此
三等相應酌處合無候

命下之日本部行各處撫按官嚴加訪察除詐病營私行
止有議者照不謹事例遵奉

聖旨華職外其有果因患病不堪供職或因親老無志世
用別無他故者從實具奏本部查訪相同照老疾事
例行令致仕若果有才行可取志在恬退為鄉評所
推有益風化者仍聽其實

奏保本部查議起用亦不許朦朧濫舉如此則賢否有
別懲勸得宜而亦可為經久無弊之法矣臣等欽奉
明旨查得養病三年以上官光祿寺少卿等官胡潔等四
十六員開坐取自

上裁其南京禮科給事中鄭慶雲嘉靖三年十月初二日
題奉

欽依養病嘉靖六年正月初八日丁父憂不係養病三年
以上人數再照數內李坦三年之內起文三年之外
到部與養病三年之上者其情似有不同且事在例
前合無俱姑容復職進士駱士弘等三員未經授職
亦難與各官並論合無容本部行文催取赴部聽選
均乞

聖裁等因該本部尚書力等具題奉

聖旨這各該養病官多有比故在家營私你部裏既查平月明白都着照前旨行其間果有真病竟成廢疾的着有司查明奏來與致仕如有在家並無過犯其行義可為鄉里取中的撫按官訪查奏保你部裏還再加體訪量為錄用不許徇私一崇濫舉訪聞罪半舉主郎慶雲還查他未丁憂以前在家養病年月明白來說李坦等既在三年內起文着復職略士弘等三員既未經受職難同各官依擬行欽此欽遵節奉

欽依催查各項養病官員九係三年以上有詐病帶私者

有岸本集

十

昂

照例革職其病廢疾者准與致仕並無過犯行義可為鄉里取重者奏保錄用皆

聖朝貴實愛材敦風勵世之要道也奉行日久未見查奏則盜名偷安者既無所警守道篤行之士又無以自見況有不肖蓄心人材者寧保自己身名不肯保奏材哲則崇實養恬之上何以為

聖世材儀是具負對揚職責也為此合咨貴院煩為轉行撫按衙門查照先奉

聖旨欽遵作速施行頂至咨者

歷滿事

原缺第十一葉

致沮壞成規設機索錢俱於監生具實赴部呈稟以憑追究治罪國子監該廳仍於該月二十二日將按

月缺歷名籍發各生自行檢查使知各衙門歷滿監生若干該撥補若干俾各通知不生覬覦求隙納賄蓋正歷雜歷等項姓名監生該廳原有底簿可查參以各衙門月報則纖弊難於容也惟是吏胥交相索賄暗設機關該廳官復不用心防察致致生童儒為奸胥騙惑大傷風教禮義相先之地為賊賄奔競之途甚是可惡今合通行申明知會施行國子監該廳仍查先次手本備出告示俾各生通知將出過告示

有岸本集

奏本

十三

加

日期回報如違定將該吏叅問賊罪今備開報缺格式于後

計開

一某月

正歷監生某於某月日滿合撥補

雜歷 巡歷 長差 俱同前

告示

凡各官吏投文有應駁查及送問俱先日該堂將合駁問情節批行次早將送問查駁人員當堂念過脚色及合問合駁緣由即時發遣如不先日說堂及不

當堂發遣即係奸吏索賄乘允稟司官朦朧害人在法赫財許被害人員堂告以憑究治

告示

吏部往日考試先定高下乃當堂照卷擬官第一等擬司務同知知州通判等官第二等擬推官知縣等官三等擬經歷兵馬州同等官四等擬州判縣丞等官五等擬序班主簿吏目等官皆從卷面註定官銜乃當堂拆封及發案叫名只循官級高下不拘考卷等第蓋欲發案與選榜相同故也故有考居三等發案叫名却在二等之前者外人不知遂謂叫案在前

渭厓文集

卷九

十三

却得冷官叫案在後却得好官謂有私弊不知原日立法欲與選榜合符也又往日選官只看人之材貌故有考卷未完官銜已先定矣循官級高下發案可也今則既取材貌又考器識如文理不通器識庸常雖好材貌考必下等乃以下等冷官超越叫案居美材之前是所以啓人疑也自今考試叫案只照文字等第一等叫畢傳諭之曰此是一等該某官至二等以後皆然仍發考卷俾諸生共知之及選榜則照官銜品級諸生觀榜自與考卷相同亦可以無疑矣此大公之舉也合先諭諸生知之

貪官剝削地方巧取民財饋送宦官事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錦衣衛中千戶所將軍朱紫詔趙淵陳余陶淵張世昌李伯之張範稟帖據呈到部看得呈內開具知縣崔廷槐在任違法事情未委虛的着就准行又恐奸民挾私脅制府縣有司流弊有不可救者惟府縣有司剝民奉上大傷和氣召致災變亦任世道之責者之憂也况崔廷槐遣吏饋送表裡段疋等物俱被捉獲到部踪跡顯然法難輕貸除已省令將各捉獲物件送中城巡城御史收問外合咨貴院煩轉行巡按御史行提知縣崔廷槐到官責令供出是否饋送禮物到京如果是實即係行檢虧玷照律例黜退及各項害民取財有無實跡問招回報其街巷撫拾禮帖姓名或是奸人乘時僞撰玷污縉紳律云匿名文書書云讒說之類也見者即便燒毀不許傳播以長奸風仍煩告示城之內外凡遇饋送贓物俱許連賊捉獲則弊習少息士風自正治化自淳矣

乞憐禁革妄差以全草芥事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通政使司連狀送據辦事官羅宗仕告查得辦滿官員舊例在部守選彼

渭厓文集

卷九

十四

因缺少人多換選不到先年該本部議擬題

准給引放回原籍省祭聽候行取選用今該前因案呈到

部看得辦事官羅宗仕告稱在外有司差用省祭究

苦無伸一節參照省祭官員未有職任有司不得擅

差亦不得出入衙門干預公事惟是在外有司不知

職掌體統擅差義官省祭巡檢陰陽醫生人等代之

奔走阿奉上司以鉤虛譽上司喜好阿奉彼此相蒙

以爲當然亦不查革其屬違法又有奸猾小人幹求

差委憑肆聲勢酷取民財或又營求捕盜督糧署印

交通上司賄賂弊愈不可言矣又有巡檢衙門原在

清江文集

卷九

五

部

賊巢鑽求差委外稱答應上司實則潛離信地棄地

方衙門不守挾印信自隨邊方紀綱遂爾紊亂盜賊

生發遂不可遏皆有司官員不知職掌之故也相應

通行禁革合咨貴院煩爲類行浙江等處并南北直

隸巡按衙門通行各屬務要嚴加禁革以後不許仍

襲前弊擅自差用亦不得容令各項官員營求差委

擅離原職就利避害如有違犯從重懲治施行

慎擇守令以紓民困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文選清吏司歷事監

生張楚呈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監生張楚開具知縣

趙文中賊跡皆有指實與風聞捕影不同又稱知縣

金黃貪如趙文中如果是的實吾民何堪

祖皇帝舊制凡賊官害民許者民糾縛解京所以懲賊

申下情也下情畢申庶民各得其所然而天下不治

災變猶滋者或寡矣今乃縣官酷民取財如此懲以

太祖治法不知如何處之即欲咨行撫按提究勘治尤慮

門閭告誥奸人脅制有司一切寢不行是助賊人而

借虎之翼也該府知府民所寄命

國家倚儲太平者也知府不能察屬僚豈不忒職哉又

閩郡元氣係知府之身必不肯阿貪今亦必不阿奸

清江文集

卷九

上

部

人密切體訪加之勘問情無留道者矣爲此劄付該

府掌印官密切勘實從公招詳毋彌縫以滋貪濫毋

招撫以長奸好文到日限兩月以裏回報須至劄

付者

應詔陳言以裨聖政以回天變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卷查先奉本部送據浙江布政司

呈送改議軍民賦役文冊到部送司查得冊內事宜

備云等因案呈到部有得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戴璟

已將廣東一省賦役文冊查議造送到部冊內事例

驛遞民壯等役隨糧帶徵革去貪官賊弊法固極

州縣官吏不肯將驛進民壯

數派

徵冊內致貪污官吏通同里

開修款條款

多奸利愈甚須再行扣算每縣秋糧若干驛進銀

一民壯銀若干除該優免人員及貧民田土十畝

以下不并外其餘閭閻通融派義合徵銀兩俱均派

入秋糧實徵冊內豐分三限帶徵勿得多開條款以

妨奸弊又廣州府驛進每米一石徵銀八分失之太

細雄驛進米一石徵銀二錢五分失之太重合量

斟酌以相補助乃均公之體又驛進在夫工價平水

地方價已酌中惟上本自西南驛北至韶雄西至招

州尚宜量增人乃樂於趨役驛進乃不告病各項廩

給皆有定式驛系或誣上司所需稍不如式各項門

庫等文註銀皆有定數小民或訴一役所需十倍其

數酒冉酌處期於盡善驛進按季領銀預前月給

領以杜借債客應之說府縣給銀或赴臧兩數或低

減足色許之面訴巡司弓兵散銀在官俟兵備道揀

選驛勇按領工食則又因法制宜不泥之

準矩也其件隔遠未能詳悉合咨前去

為再加酌議并酌定式地方之幸利也廣西文

見造報合通行查催造完分送各該衙門查

須至咨者

稽查公文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黃溥供年二十八歲

直隸廬州府霍山縣人見充考功司有司科營該嘉

靖十四年九月內准文選司付該巡按直隸御史沈

應陽劾到松江府通判呂憲等緣由抄呈到部黃溥

不合一向沉遲不稟司官呈堂施行至本月十五日

司務廳遵照

太祖高皇帝勅旨註銷公文完否件數黃溥又不合將前

項公文隱下不報註銷致蒙堂上覺察發司務廳吊

清吏文集

卷九

七

抄查對委係欺隱作弊疑有暗通關節為被劾官員

脫免參黜情罪發廳取供所供是實及送據金下供

年二十五歲係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在外充布政

司承差起送赴部考入文選司本科辦事蒙撥查抄

各省撫按舉劾有司官員賢否考語以憑查照陞黜

係該司緊要職務金下不合玩法欺公將各有司賢

否考語任意欺隱以致賢否混淆陞黜倒置本月十

七日查陞官員有直隸吳縣監生谷音先於嘉靖二

年選任廣西羅城縣縣丞至嘉靖十二年復除廣東

廉州府靈山縣縣丞看係年久淹滯擬合量陞以獎

遼方有司查取考語俱被金下隱瞞不與登簿因遂
歷查各項著語失落甚多以致巧為鑽刺者考語皆
存冊籍遠方拙直官員考語不存登否愈難自見賄
賂所以易招實由金下倚法作弊納賄徇私所供是
實等情將黃溥等合連送該司仰連人送去刑部該
司查照收問施行

一惡吏酗酒撒潑糾眾凌辱官員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陸周通狀告稱本年
正月初八日吏部辦事進士義兄陸子明于散部後
看望親友路經紅井衙衙十間房邊驀有兇徒大小

渭中文集

卷九

九

二十餘人向前喝令下馬兄見彼處並無下馬迴避
字樣牌面詰問緣由被伊不昭官員竟將兄捉扯下
馬肆行鞭罵聲言我們是鎮撫司衙門

太祖舊制不許騎馬過此周與弟陸貴驚惶向前攔護俱
被後髮採打衣帽盡行扯破當有地方人等見証貴
兄今傷重伏枕後聞知伊俱是鎮撫司吏王賓溫清
張廷玉劉準趙永泰葉良玉劉崇彝熊天斗姜應璋
萬祈震各夥住在內慣行兇惡置立雲板把截行路
生事得志切恩在京各衙門吏典俱係吏部掌管兄
既在本部辦事豈得被伊凌辱有傷體統乞行提回

轉送法司究治等因到部送司看得在京各衙門
役俱係本部驗封司管束如有在外犯法即係本部
訓教不嚴所致况狀內所告人名數多未委的係何
人喝令一馬何人採打相應通取查審處有罪者知
警無過者得以辭明等因案呈到部合連送該司仰
移文前去錦衣衛經歷司呈堂取回審究如該衙門
或有緊急公文缺人承行即便先將五名送審發回
再送五名陸續審究務得情實若又缺人即照名撥
人前去頂替書辦待各吏審究明白另議施行
計開取北鎮撫司當該吏十名

渭中文集

卷九

十

長

王賓 溫清 張廷玉 劉準 趙永泰
葉良玉 劉崇彝 熊天斗 姜應璋 萬祈震
惡吏酗酒撒潑糾眾凌辱官員事

驗封清吏司案查先奉本部送該本司案呈奉本部
送據陸周通狀告前事送司已於本月十一日備行
錦衣衛經歷司查捉犯吏王賓等十名送司審究去
後今經八日未見送到隨又訪得各吏住集一處黨
大勢強 時倚酒撒潑假稱

太祖 制令毆人搶人貨物交通賄賂索詐頂頭銀兩
犯 多品該衛官員如要當治即稱渠為吏部官

不伏本衛究治若法司有事拘審又稱渠係鎮撫司
權要衙門不伏法司提問是致罪雖屢犯人莫誰何
蕪之軟熟官員或畏其緝事鼓扇是非或畏其典獄
能作禍福益致阿縱參照各吏俱合查照律例間擬
惟罪有首從合先拘審又恐奸吏假稱妨誤公事合
先撥更五名前去該衛頂補犯吏員缺即將犯吏五
名送部審究待後再撥五名陸續頂替送審務使有
罪者知警無罪者得以自辯今將撥去吏某等前去
該衛查收併將犯吏某等作速送審施行

惡吏酗酒撒潑糾眾凌辱官員事

清江文集

卷九

三

驗封清吏司案查先奉本部送該本司案呈奉本部
送據陸周通狀告前事送司已於本月十一日備行
錦衣衛經歷司查提犯吏王賓等十名送司審究去
後今據該衛經歷司只送犯吏一名葉良王到部隨
又訪得各吏住集一處黨大勢強不時倚酒撒潑假
稱

太祖聖號制令毆人搶入貨物又審據葉良王口供犯吏
趙永泰姜應璋已於舊年役滿隱缺不報占戀衙門
犯吏萬祈震先該原籍犯罪行提已經發回又復潛
住京師占戀原缺行止虧玷犯法多端該衛官員如

要究治即稱渠屬吏部管束不伏本衛究治若法司
有事拘審又稱渠係鎮撫司權要衙門不伏法司提
問是致罪雖屢犯人莫誰何蕪之軟熟官員或畏其
緝事鼓扇是非或畏其典獄能作禍福益致阿縱參
照各吏俱合查照律例從重問擬惟罪有首從合將
送到葉良王及役滿霸戀衙門趙永泰姜應璋等二
名犯罪潛住京師萬祈震一名總共四名照缺撥更
某等前去頂替各吏名役葉良王發城監候待提齊
趙永泰姜應璋萬祈震等到部一併送問今將撥去
吏宋寵等前去該衛查收着役施行

清江文集

卷九

三

惡吏酗酒撒潑糾眾凌辱官員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連送該本司案呈行准錦
衣衛經歷司手本開送犯吏葉良王到司准此已經
備行中兵馬司將葉良王監候將趙永泰等行提解
問去後未據解到相應再催等因案呈到部參照趙
永泰姜應璋係役滿隱缺索賄占戀衙門萬祈
震係犯罪回籍人役潛住京師竊自出入

禁門皆不伏錦衣衛拘管以致累日行拘該衛不能拘
送合嚴行該兵馬司着落地方火甲作速拘獲趙永
泰姜應璋萬祈震各正身到官送審如兩衛縱容

匪即行訪實申呈究治不許互相黨隱惹罪不便合連送該司仰再行兵馬司遵依施行

惡吏酗酒撒潑糾眾凌辱官員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行據中兵馬司申稱連日差兵拘拿犯吏趙永泰等不獲拘得趙永泰原住地方甲隣親識歇家董銳等結稱趙永泰原與孫福家繼親嘉靖十四年十月十二日回還去訖及拘大時雍坊火甲賀讓姚安各稱姜應璋不知何日般移去訖仍拘萬祈震男萬崇二到官執稱伊父萬祈震亦因為事於舊年九月內已回原籍聽理去訖查得姜應璋於

渭原文集

卷九

三

三

舊年八月趙永泰於本年各當該已滿起送吏部考功清吏司付送文選清吏司冠帶回還原籍去訖無從拘解今將拿過緣由并拘獲萬祈震男萬崇二及申鄰申解到司案呈到部參照各犯皆事發逃躲買囑地方曲為隱護合先將葉良王送去刑部該司查例問理趙永泰姜應璋萬祈震轉行各原籍提問施行

計開送問吏一名 葉良王

一咨都察院 除將葉良王送去法司收問外今

照犯吏趙永泰等相應從重問擬但查趙永泰

姜應璋冠帶萬祈震原籍為事行提各回去訖所犯情罪合行彼處巡按御史查照律例提問徑發為民合行移咨都察院轉行各吏彼處巡按御史提問歸結仍將問過招罪緣由咨部以憑查考施行

計開犯吏三名

趙永泰

鄱州人

姜應璋

浙江人

萬祈震

江西南昌府人

一咨江西巡撫

除行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查

照律例提問徑發為民外合行移咨貴院煩為轉行該布政司府縣查照施行

渭原文集

卷九

三

三

計開犯吏一名

萬祈震

江西南昌府人

嚴徵解杜侵欺完錢糧以裨國計事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先該考功清吏司承奉

本部送准戶部咨開陝西清吏司案呈准刑部陝西

清吏司手本開送犯人姚民緣由到司據本犯節次

奏告執稱布政司該吏劉文舉造報文冊遲違

欽限却又致伊承錯欲要併提問理等因到司看得劉文

舉前項情節委屬有違但路途寫遠已經移咨都察

院轉行陝西巡撫衙門行提劉文舉與姚民一併問

擬應得罪名仍將問過招由連人解送前來以憑轉達客行去後尚未解送前來等因到司案呈到部看得刑部陝西清吏司手本開稱姚民節次奏告執稱本布政司承行該吏劉文舉造報文冊遲違

欽限致伊承錯欲要併提問理已經轉行陝西巡撫衙門行提劉文舉併姚民一併問罪連人解送前來以憑轉達一節為照本部原題前項事例倒換循環文簿過違限期先將差來人役送問官吏通行參究其謂先將差來人役送問但係差來者於例即該送問原未分別何項人役今承差姚民齋繳循環文簿過違

清江文集

卷九

三

欽限例應送問其經該官吏劉文舉等自該本部類案轉行彼處巡按御史提問各有頭項兩無相干原無行巡撫衙門一併問罪連人解送事例明白易見別無可疑今稱姚民節次奏告執稱承行吏劉文舉造報遲違致伊承錯顯是本犯規詞規避欺誑法司以致前例背違事體乖謬擬合通行查究改正為此除咨刑部改正及咨都察院轉行陝西巡按衙門照例將承差姚民提問發落外合行移咨前去煩為案候陝西布政司起送本役到部之日竟自查照施行隨奉本部亦送戶部咨為歲報錢糧事貴州清吏司案呈

准刑部貴州清吏司手本開查先准戶部該司開送貴州布政司承差楊舉齋繳填完環字文簿并歲支等項文冊俱違

欽限審得事內劉啓明未到楊舉不肯輸服有礙問結已經咨行都察院轉行該衙門添提劉啓明去後今准前因除添提人犯至日問結送回發落等因案呈到部為照本部原題前項事例歲報錢糧等冊應差該吏親齋如有違限及數目不清就將差來該吏先送法司問罪經該官吏通行查問倒換循環文簿過違限期先將差來人役送問官吏通行參究今承差楊

清江文集

卷九

三

舉不係該吏親齋已是故違前例其謂先將差來人役送問但係差來者於例即該送問原未分別何等人役又况經該官吏自有應得罪名兩無相干何待對証明白易見別無可疑今稱審得事內劉啓明未到楊舉執詞不肯輸服有礙問結顯是本犯規詞規避欺誑法司以致前例背違事體乖謬擬合通行查究改正為此除咨刑部改正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照將承差楊舉提問發落外合行移咨前去煩為案候貴州布政司起送楊舉到部之日竟自查照施行等因各咨到部俱發考功清吏司查

照施行有該司承行該吏朱沼自合照例稟司官呈堂一面案候一面轉行彼處撫巡衙門將姚民楊舉查照戶部原行問罪咨報庶罪不容逃弊不容匿戶部錢糧冊籍乃得清覈承差吏役知所警懼而不敢犯乃自舊年十二月兩次准戶部咨文經今年正月將並尚未稟堂施行又蒙查究朱沼又推稱司官隱匿參照朱沼必受姚民楊舉買囑故匿公文俾案卷無存他日夤緣作弊暗復前程情犯可惡合送法司追問施行

積年奸徒朋謀裝誣前程乞恩辯明冤枉事

清江文集

卷九

七

七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直隸真定府申送辯明還職趙州栢鄉縣槐水驛驛丞郭瀚臣并原問招由到司案呈到部查得原招開稱本驛每年土民馬夫一名額該工食銀一百三十兩驛夫一名額該工食銀二十二兩浙江馬夫一名該銀三十六兩七錢五分驢夫每一名額該銀一十八兩先該本驛馬頭楊登將郭瀚臣索要見面侵尅工料銀兩等情狀告巡按李御史處批仰楊推官問得索取楊登等各見面及侵尅各役工食銀兩是實問擬郭瀚臣監守自盜雜犯斬罪納贖革職爲民今既辯復起送前來參

清江文集

卷九

七

七

看得浙江馬夫每名銀三十六兩已是過重土民馬夫每名銀一百三十兩作何費用及而審郭瀚臣口稱每土馬一匹幫馬二匹係奉何年奏行事例如果一夫養馬三四每年草料工食銀該一十七兩足矣馬夫通年領銀一百三十兩驛亦不尅取三十餘兩豈肯已也除將原告楊登詳出郭瀚臣各項見面贓銀并含糊出脫情弊已經另案駁勘以懲貪猾外及照前項馬驢夫每年編徵銀兩太多任從驛官巧取冒破積弊有年蓋不止於槐水一驛而已若不通行查議定爲中制深爲民病爲此合行移咨貴院煩行南北直隸并山東河南撫按衙門轉行各該府州縣從長會議每馬一匹價銀若干草料工食銀若干驢一匹價銀若干草料工食若干仍酌爲年限馬驢一匹定限五年一次買補五年之內馬驢倒死若馬驢夫賠償如滿五年補買馬驢完足將舊馬驢給與本夫作爲已利各馬驢夫必自愛惜畜養有法不致倒死以費耗價銀矣通年工食草料銀兩按季給各夫親領馬價銀扣除儲庫五年一次支用各項驢馬買補完足每驛別略一字買補鋪陳亦每驛別織一字勿相重襲以備稽查以杜那借影射之弊議處等

當就將合徵銀兩實數脩入賦役冊內以永遵守少
甦民困仍查每馬一匹幫馬二匹係奉何年事例各
省有無此弊務要查明裁革勿俾貪官虐民無有紀
極查議過緣由希咨部查考

公同集

原任直隸保定府完縣知縣今行取陞戶部河南司
主事王室呈為挾讐裝誣乞賜分辯以明心跡事本
職係山東東昌府莘縣人由舉人嘉靖十一年三月
內除授前職本職到任以來自揣非才叨司民寄每
以守已愛民為心恒恐有負

渭崖文集

卷九

三

附

朝廷任使到今三年有餘節蒙撫按上司訪察得真交
舉獎勵共一十四次嘉靖十四年九月內行取到部
蒙陞今職任內原有刁民劉琪主唆已故吏郝大中
姪郝經頭插黃旗身背黃袱持走前道入縣本職將
情申詳本府并巡撫衙門照例問擬保安州為民脫
逃後伊男劉進孝為因威逼人命問擬杖罪愈加豐
恨令妻具本奏行巡按衙門批行本府問擬涉虛刁
心不遂今見本職行取到京復令伊妻前來捏害今
不分辯切思所擬各條事件并劉琪等原犯事情人
證卷案具在俱可查審如蒙伏乞俯賜施行逐一

查如劉進孝所揭事情是實本職甘受罰謹若是
稅陷害亦乞依律問斷仍追究主使之入庶不汙玷
名節刁民知懼今將各條登答前件伏乞照察須至
呈者

計開

一件本官到任未及十日將新泰刑房吏郝大
中連日拷打受刑不過自縊身死因無人告
泯滅

前件本職到任三日比較未完刑房吏郝大中
因見本房未完甚多畏責自縊身死劉琪主

渭崖文集

卷九

三

附

使伊姪郝經頭插黃旗身背黃袱從從持前道
入縣本職具由申府并巡撫衙門問發實據
劉琪在逃本府具存卷案可查

本部批要見未完何緊關事情有賊否而遞
自縊例云若干已事及有冤枉照常發落

郝經為叔仲寬是干已冤枉也豈得增減
事例全文附于民於罪冊查報

一件本官將刑客賈亨殺拜為師求要冊方不
遂送倉送監久禁酷刑身死因無人具鄉
前件賈亨亦係大同府人前來本縣偽造假銀

與人行使事發到縣審明責訖一十板送監
取供本犯畏罪服毒身死中詳巡按衙門允
示有卷明白并有監禁于史文達可審

本部批要見因何事發使假銀騙何人被何
人告發

一件本官有民人王漢被伊妻張氏結連姦夫
將王漢阻出投井身死受贓脫放不申上司
倉簿存照

前件王漢係是貧民伊母素與伊妻張氏不和
後張氏前往娘家不在伊母怒罵王漢氣忿

渭崖文集

卷九

三

刑

前到妻父家院內投井身死事發到縣審得
張氏不行叫人撈救要行問罪伊母因貧具
告息詞嫁賣財禮度日本職憫伊貧難從輕
發落况張氏娘家賃房居住豆腐營生見有
人卷可查

本部批姦夫情節未究須取姦夫審勘乃明

自否則縣官得姦夫贓為之脫罪至明也

一本官將兇徒王深三拳兩脚打死楊虎男不
記名受贓脫放監簿存照

前件王深係七十孤老縫皮營生楊虎男為因

借錐相攘推訖一跌在家風死事發到縣量
追棺木埋葬招保營辦楊虎因伊貧窘願告
免追有卷明白以上四件原係人命重情乞
詳前件登答便見捏誣情弊

本部批須楊虎面審否則王深有贓未可知
也

一件本官將小麥易穀上中入戶每名該銀一
兩正領與銀九錢五分除剩入戶三百餘名
每名罰呈文大紙一刀每刀該銀五錢共罰
銀一百五十兩本官侵收入宅

渭崖文集

卷九

三

刑

前件本府給發買麥易穀銀兩原係印封本職
召到各里上戶照里原封給領出外自行拆
封易買與職無干且原發銀不過三百餘兩
俱於縣縣各里入戶內通融給發設將餘剩
入戶罰紙則買麥入戶豈肯甘心况又不開
人戶姓名捏誣情弊顯然可見

本部批如只三百兩則耗減亦不多須查勘

一本官因伊親舉人喻喜春到縣科要工食大
尸柴中等盤纏銀七兩七錢五分

前件光山縣新中舉人喻喜春係本職舊治生

員道經完縣時有工食大戶柴中等十人點卯不到畏責央伊說免况點卯不到不過責打數下彼有何重罪輒與銀兩此亦捏誣本部批事小情輕然亦致得點卯不到人納賄免責則本官平日刑杖為民所懼懾亦可知也

一件本官以點馬為由共馬九百五匹即時點開不到三百五十匹每馬罰銀八錢共罰銀三百餘兩

渭崖文集

卷九

三

前件本縣種馬有管馬主簿職掌專管本職管

理縣事每馬罰銀八錢則主簿豈肯坐視無言所罰馬戶要見的係何人方可查審今一祭混言捏誣可見

本部批須審有無出銀人蓋貪官橫行亦將何所不致勿曰非職掌即不取贓也要查勘

一件本官指稱迎接上司科要城北社里長等銀四十兩入已張茂納銀為証

前件迎接上司合用物件俱係見當里甲自行買辦答應並無徵歛分毫銀兩在官今開指

稱科要銀四十兩張茂納銀為証且里長聚多獨言張茂蓋係監生張勘一家曾因事被中撫按問擬罪名欲與挾轡扶同裝誣情弊可見

本部批須勘審別里亦出銀否及勘張茂納銀與何人收領

一件為婚姻事將李云等各罰工食銀五兩五錢收宅倉簿存照

前件本職居官並無分外科罰毫釐春夏間以紙價工食登記循環秋後買穀備賑秋冬即

渭崖文集

卷九

三

四

問紙穀罪穀收倉即上廩經總額循環公堂應用止取本色紙二十張今開李云等各罰工食銀五兩五錢不知是何罪名不知李云為誰事出無影情實裝誣

本部批須要李云面究

一件本官科要本縣麴戶王進蘇朋李和等百

十餘家共科銀三百餘兩本官侵收入已前件本縣驪麴有稅本職到任止令納穀上倉

備賑至嘉靖十三年本學中式舉人王鳴鳳艱難太甚賃房住居將麴戶王進等免其納

稅漿輕易舉各量處置銀共一百五兩委差
老人收受當堂封銀三十兩銅錢七十五貫
鼓樂送與舉人王鳴鳳買房一所一則作興
學校一則慶恤貧儒之意外銀十兩送與僮
舉人王璋黃濟會試盤費況王鳴鳳見在禮
部歷事可審

本部批查上年麵稅未何明文通年作何
支用每年計稅銀若干本官到任上納穀

若干只麵稅一件即可措辦銀兩送舉人
買房屋蓋例所難行難作正支銷者也以

渭崖文集

卷九

三

付奇

是推之縣官各項利罰難作正支銷者必
多矣要見有無剩餘

一件本官為地主事將慶都縣羅倫罰工食銀
五兩五錢倉簿存照

前任羅倫為地主事告發本縣問擬不應事重

審稍有折工食銀一兩三錢五分紙價銀

三錢登報置業貯庫已經交盤明白多稅工

食銀五兩五錢果何罪名

本部批須查銀人面審

一件本官將丁憂官齊文問工食銀三十餘兩

倉簿存照

前件丁憂大使齊文為因侵占官街事發到縣

問擬不應事重審稍有折納工食銀一兩

三錢五分紙價銀叁錢登報循環貯庫交盤

明白今開罰銀三十兩委係現証

本部批取齊文面証

件為門則事罰張時中工食銀十兩倉簿存

照

前件唐縣寄籍人戶張時中被唐縣人誥伊改

冊審係情輕責訖趕出並無問罪工食銀兩

渭崖文集

卷九

三

今開工食銀十兩見有張時中可查

本部批須面審

一件本官為姦情事將張萬因姦逼死受贓賣

放監簿存照

前任本縣毫口杜張萬並無為姦逼死等情緣

何受贓賣放委係無影虛捏

本部批須查逼死何人

一件本官將王卿劉贊罰工食銀十兩倉簿存

照

前件劉贊王卿為因賭博事被快手呈縣本職

見得張御史坊牌損壞將王卿處置木二根
劉替木四根脩蓋並無罰銀分毫見有劉替
王卿可審

本部批須審出銀人

一件本官將出福穩罰銀五兩

前件出福穩為伊男上吏偷起文書本職查出
罰買松木大柱一根脩蓋樞星門並無罰銀
分毫有出福穩可審

本部批須審出福穩

一件本官將新上承差吳八斤等二十餘名每

渭風文集

卷九

七

知

名罰銀五兩共罰銀一百餘兩侵收入宅

前件承差吳八斤等二十餘名俱本職十二年

五月未曾到任之先已經上納承差去訖與

職並無相干何故罰伊銀兩委係架掇裝誣

本部批須承差面審

一件本官將新上吏劉尚質等二十餘名每名

罰銀二兩五錢共罰銀五十兩

前件劉尚質等十名上納吏役因脩本學樞星

門每人勸處木料二根親令徑自交與本官

劉卿管工老人劉珩並無罰銀情弊委係捏

誣

本部批亦須各吏面審

一件本官不遵明文暗收丁糧銀四百餘兩老
人張茂收受籍存照

前件原奉巡撫衙門案驗行縣徵收槩縣丁糧
銀四百兩買馬走遞置造鋪蓋器皿等項依
奉徵完買馬剩銀一百五兩買鋪蓋等項剩
銀九十三兩有零俱入循環收庫見今可查
本部批須查審

一件本官將良民蘇朋趙奉誣問要錢罪名每

渭風文集

卷九

七

知

名罰銀三十兩共罰銀六十兩入宅

前件蘇朋趙奉為因要錢被同事人李萬良出

首到縣要行問罪本人自告情願起蓋鍾樓

一座趙奉壘砌鼓樓轆轤牆兩面俱係各人自

已脩蓋並無罰銀等情委係架掇裝誣

本部批要錢宜問何罪而罰若此須審有無

入已贓私當見職官品稱脩理凡罰財物

皆送管工入收文管工入隨送入官衙多

矣

一件本官罰趙朋辛成共銀二十兩

前件趙朋爲與辛成男婦烏合事發責令采盡
樞星門顏料工價俱油匠田樂盡匠戴士儒
自行交納收受本職並不相干見有匠人可
審

本部批姦情該問何罪罰過銀若干所用工
料若干須審乃知有無入已贓私

一件本官罰王佐銀十兩

前件王佐係是省祭官並無爲事緣何罰銀十
兩本官可審

本部批須審本官

渭崖文集

卷九

三

一件本官罰程奉銀十兩

前件不知程奉係是何人亦不知有何事情罰
銀十兩妄係架捏無影裝誣

本部批須查審程奉的名

一件本官罰侯相穀九十石

前件侯相爲侵欺官銀問擬徒罪米五十石照
例折穀七十五石申准上司批縣上倉已登
循環數次見有卷案可查

本部批查有無加取

云部者韜也下卷云霍云張見互異也合與要音同

原缺第四十葉

郝經以姪爲叔仲克正是干已寬枉事情乃寬不
仲亦已矣併姪問發充軍是寬上加寬也

張批吏自縊死必有虧累郝經聽劉琪唆使顯背刁

郝何寬之有

霍批劉琪主使有何証驗安得不寬

張批已具供招云何無証

霍批供招亦縣官爲之耳

王室將情具由中蒙本府捉拏劉琪又不合懼罪逃
走止將郝經捉獲到官審明取供照例問擬郝經充

軍中蒙巡撫衙門詳允解發井坪千戶所着伍取有

渭崖文集

卷九

四

收管附卷本年七月內劉琪認買分秋季備用馬一

匹赴京交俵訖

霍批劉琪主使郝經懼罪脫逃則主使實跡何從可

考若五月犯罪脫逃七月何爲又認買馬匹何不

於認馬時就之正主使之罪而俟後日乃誣之耶

張批背被插旗見者必衆恐難粧誣

霍批背被爲叔仲克亦有何罪

張批父犯王憲子不得替郝大中懼罪自縊寬於何

有

霍批不知郝大中犯何王憲

本年十一月內有山西大同府應州比婁柱先未監
故買亨因造假銀事發本縣取供在卷將買亨監候
議招問買亨懼怕枷號重罪隨將身邊藏帶點之假
銀藥餌喫入腹內口吐白痰調治不痊身死相埋訖
本年十二月內王知縣因奉提學衙門明文要將本
城東寺拆毀改作社學彼有本縣已發落監生張勸
并伊堂叔監生張昂會遇王室說要另買地基更換
王室不從張勸張昂各懷恨在心嘉靖十二年正月
內蒙巡按許御史イ府慶都縣楊知縣審編本
縣馬頭本官依蒙親詣本縣審得劉琪養馬地多改
編兒馬頭一名本年二月內認買春季備用馬匹王
室照依楊知縣審定兒馬頭勾出劉琪買解認春季
馬匹劉琪要得躲避不合提詞具狀赴王室處告理
本官不從將劉琪問擬不應杖罪審稍有力折納工
食銀六錢民紙一分折穀三斗六升取有倉庫收在
卷發落訖

霍批劉琪原養馬今改編兒馬彼小民告免亦常情
耳如不惟免亦已矣又從問不應罰銀折穀如是
則閭邑小民凡入縣門即得不應之罪矣為民父
毋固如是乎

張批必是劉琪素刁故特罪之以杜其後况所罰不
多比之周時鈞金束矢誠為輕典

霍批如此則凡入縣門皆罰金矢亦周制夫黨賊虐
民固如是乎

張批前言已盡

劉琪未遂前意懷恨聞知張勸張昂前囑王室不從
讐恨要得謀同報害不合妄採王室無干事跡向張
勸張昂處說要奏理張勸張昂各不合挾讐不行止
勸本年三月初三日王室訪知前情隨將張勸張昂
并劉琪各挾讐陷害及伊等違法事情備開揭帖申

蒙巡撫都御史許處批行本府查報依蒙牌行本
縣提取劉琪又不合懼罪逃走止將張勸張昂行提
到官審明取供問擬張勸張昂俱不應事重律減等
各杖七十各照例納米贖罪備招申家本院詳免追
贖發落訖

霍批張勸等並無告言不知王室何從先事備中提
問各罪豈非預為坑阱陷人於罪以誣衆口然後
已得縱恣魚肉吾民耶

張批僕在湖蜀親見縣令畏生員如虎况完縣小邑
以監生之勢有囑不從豈其但已

霍批有司畏生員有司阿生員皆有之蓋生員黨大
日見上司共說易入故也與監生不同

張批若生員之勢盛於監生則監生當求納粟充生
員矣不然刁民之鄙幾百倍於生員勢不尤大乎
嘉靖十三年二等月內王室因見儒學櫺星門并鐘
鼓樓傾頽欲便脩理除拆去原舊木植輒瓦外該添
物料本官隨時處置脩造完備並無動支尅取官民
財物

霍批此項亦犯無上司明文科罰事例

張批小小措置何必明文今天下有司往往避小嫌
渭崖文集 卷九

一切公廨任其頹落畧不留念至於大壞則大費
民財力者何限也若更以此爲罪事將若何

本年七月初十日有本縣已省發今在官張銳先未
縊死室女張殊姐因偷食劉琪今脫逃男劉進孝地
內芝蔴劉進孝撞遇不合逼打張殊姐回家又被伊
不在官外李氏打罵本女受氣不過至十一日不知
時分前到劉進孝不在官兄劉進忠猪圈內大蔴子
科上用綿帶自縊身死張銳具告本縣行拘劉進孝
到官審明收供問擬劉進孝因事威逼致死者律減
等杖九十審有力照例折納米價銀五兩四錢并紙

價銀三錢俱收貯庫仍追劉進孝埋葬銅錢九千文
合銀十兩給與張銳

霍批因偷芝蔴被女罔犯擅食田園瓜果之罪矣次
日女乃縊死又非進孝威逼之也所云威逼謂逼
於威而即死者也若至次日則彼女之死實彼父
毋致之至明也豈曰進孝餘威尚能逼人於隔日
乃死耶以是擬罪謂非刻酷可乎司刑者詳焉
張批偷食芝蔴至微也尤非瓜果比也以室女而打
罵加之至辱也伊姊之罵之亦祇以受辱之甚也
致死非劉進孝其誰哉况此女親死於劉家而使

渭崖文集 卷九
進孝出燒埋之資亦至輕罰矣以是徵王室之能
公平其心也不然挾舊忿以人命羅織之劉琪傷
產不其恒耶

霍批威逼有正法自縊有實跡王室雖欲加誣不可
得也若而所云必教縣官再羅織良民於死然後
已也詩曰教條升木

張批以爲能不遷怒見其公平耳誰其教縣官羅織
孔子稱子路不伐不求何用不戒是教群弟子牧
求于

彼蒙王室因見劉進孝備辦銀兩不及令不在官王

文憲保出奏辦劉琪不合主令伊男劉進考案前
銀本縣拘拏王文憲道併問劉琪要得倚刁挾制又
不合故違前例闖入縣衙堂上與王室作揖用
制王室不甘備將劉琪父子前項違法情由申詳巡
按鄭御史處蒙批大說詳到即批更無留宿而劉進
孝招申恐有別弊仰縣查劉琪果惡有顯跡照例施
行本縣依蒙將劉琪取供問擬遣

制律減等杖九十照例拘妻解送戶部編錄口外爲民

霍批故違前例不知又引何例如背袂插旗則劉琪

只與王室作揖而已置一併之誤遂錄口外爲民

清庫文集

卷九

四

四

耶若日前年主使郝經則十二年劉琪到官已被

問杖罪一次矣何不於此時正其脫逃之罪究主

使實跡至今乃混申而輕之也寬哉小民

張批以小民而揖縣令其何等氣勢此而不懲則有

司何以復居民上爲乎

霍批着責縣官直惡而無知耳律例有因誤捕而

得口外爲民乎

張批欲重之則口故欲輕之則口誤

霍批面問王宅乃知扼申劉琪亦

故前事也謂之主使已寬矣故前經華父寬上加寬

借招通詳撫按衙門後蒙巡撫都御史周批劉琪

依擬仍抄招拘妻僉解押送戶部編錄口外爲民取

庫收領收收管繳依蒙行請續蒙巡按鄭御史批既

申巡撫候示下行繳本縣在蒙遵照巡撫衙門前項

批中行到劉琪妻小借抄原招僉解於本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解赴戶部編錄爲民問

霍批小民挾制縣官職縣官自問所謂欲加之罪何

患無詞究哉定哉巡撫官所以爲民之平也亦縱

酷官至此

張批小民挾制縣官正當聽縣官自問綱紀正而後

清庫文集

卷九

四

天下可理也首下而足上豈能一日立乎

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劉進孝要得妄辯恐怕有罪不

合假寫伊父劉琪名字

霍批只是劉琪具奏並無劉進孝姓名原問官何從

知係劉進孝假寫伊父名字問刑官之於小民也

則無中生有坐致之罪於酷刑有司也則據有作

無曲書出腔爲民上者固如是乎

張批劉琪既結案則然章固其了爲之何疑乎

霍批劉琪被究自須劉琪具訴今既陪劉琪又陪其

子爲國保民固如是乎

張批子效父老必罪不赦今若所言則天下為子者皆得警王法王法為所施乎

霍批父不受誅子復警可也父被冤陷禁其子使不得訴是絕天下仁人孝子種類也豈不傷哉

張批批制父母官為不受誅將惡子誅

倪稱知縣王室故違舊例將臣改編兒馬頭節告本縣顏倒問臣不應罪名後本官暗將臣名并監生張勅張昂一槩妄申廣差在官壯丁翟友才等三十餘人將臣一家妻子挨捉監禁四箇月餘各發寧家本

年七月初十日張瑞女張殊姐偷盜臣男芝蔴張瑞

渭崖文集

卷九

哭

明倫彙編

趕打圖賴果行自縊告縣差在官老人周文舉相視審係盜情本官挾警差在官心腹快手趙仲良齊文仲劉應期并不在官劉沂將臣捉打逼追埋葬銀十五兩與張瑞并在官劉勝收領又罰工食銀五兩七錢臣告無力本官將臣非刑拷打追銀入庫煅煉并倪刁豪屈擬遷民有原拘在官壯丁王漢梁賢可查又倪王室到任三日將史林大中無辜逼打縊死先將伊姪郝經臨允軍王室與卅客燒煉令伊未到男王國川拜習為師後因不與卅方怒責送監當夜服毒身死及倪王室指脩理而赴取等項虛情具本

渭崖文集

卷九

哭

明倫彙編

令伊在官妻王氏不合聽從抱本奏行都察院轉行巡按鄭御史處案行本府批調緊關拘審有罪人犯具招連人解審本府依蒙牌行本縣追將一千人犯并劉進孝等拘拏到官批差壯丁在官蘇漢并先未逃李世隆管解行至中途劉進孝恐怕到府問罪要得脫逃不合將錢三百文向蘇漢等央說你們同我到滿城縣大路方順橋月家內借此錢物咱們盤費等語蘇漢與李世隆各不合枉法接受前錢均分入已與劉進孝同到月家內月明知劉進孝犯罪因親要得支脫不合將蘇漢等哄飲酒醉暗將劉進孝指引逃走去訖李世隆亦不合懼罪逃走止將劉進孝妻王氏并王室等一千人犯押解前來查得劉琪該應馬頭原係慶都縣楊知縣審編有卷存照及審衆犯執稱郝大中懼怕比較自縊賈亨畏懼枷號服毒各身死並無逼打亦無指脩剋取等項情弊委係劉進孝要得替伊父妄辯恐怕有罪假寫伊父劉琪名字人並將伊父問擬重罪遷發為民挾警採捏虛詞妄奏是的

霍批如得劉進孝到官即又倪作刁民營制縣官一併送戶部發口外為民矣小民何地伸氣

將月等取問罪犯外結得銅錢每一百文值鈔八貫招結是實

二名蘇漢年二十二歲係壯丁王氏年二十九歲係劉進孝妻各招與劉月招同

十名王室年四十一歲係完縣知縣翟次才年三十五歲劉應期年二十四歲周文舉年五十歲張瑞年五十歲趙仲良年三十五歲王漢年五十歲齊文仲年四十歲梁賢年三十七歲劉勝年五十歲俱係完縣人各招與劉月招同

一議得劉月等所犯劉月合伙知人犯罪事發官司差人追喚指引道路送令隱避者減劉進孝奏事詐不以實罪一等律杖九十徒二年半

霍批劉進孝並不出名奏訴何從問擬前項罪名

蘇漢合伙受財枉法二十貫無祿人減等律杖一百王氏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俱有大誥減等劉月杖八十徒二年蘇漢杖九十王氏杖七十劉月係軍密稍有力量照例折納徒工銀兩贖罪蘇漢係壯丁審無力的次王氏係劉進孝妻依家人共犯免科與俱明王室等各發還職家當差

一照出劉月蘇漢俱民紙各一分并劉月徒工銀七兩

承二揭見不足知執事疾惡醜吝之情但此風切不可長諸刁偽聞之興起吏部應酬將無虛日有司若良無不受禍智者可以預彈也况

朝廷政體自有大規百姓彼有司冤害必須奏上法司行助吏部白頭文移恐非事體撫按何以回奏近日屢有轉行巡按亦不柰何人情而強行之實非事體也若吏部徑行下府此自小其體統矣望裁量幸甚以僕觀老先生直是迫切秀才急急要幹事耳雖體格有失亦不暇顧望裁量幸甚本院不知曾有奏詞否查明再告

侍生王廷相頓首

渭厓文集 卷九 渭厓老先生門下 復浚川

前日得劉琪訴冤帖子隨喚知縣王室使其事由乃知郝經充軍劉琪口外緣管以背袂插旗之故也生詰之曰例云凡已事及有冤枉照常發落郝經為叔訴冤正于已竟豈得削去例中緊要全文曲陷平民耶彼無以答又問之曰劉琪主使郝經在十一年五月本年七月劉琪已到官買馬矣十二年二月又告免馬頭被問杖罪矣何不追治主使之罪至十三年七月乃脫中山陷之耶王室曰郝經後乃供出入

詰之曰郝經充軍已經十二年九月

赦宥劉琪如真有主使之罪亦在革前爾焉得妄引革前
冤罪曲陷平民耶乃曰此則書生不知律例之罪也
生曰豈直爾不識律例撫按官亦不識也人將如何
處之王室曰聞亦奏行都察院矣只爲併送勘結便
知室有賊否生曰予爲爾究明無賊爲爾辯白惟劉
琪却真冤也王室曰得勘明幸甚生乃呈事由請問
貴院有行否而已有行生可勿行也若未有行生當
具奏覈實如王室無賊亦得辯白如其有賊便當究
治如是紀綱乃正有司乃不失職小民乃安焉得預
渭厓文集 卷九

防刁民之故併啞冤民之口使不得出氣也一夫不
復時誰之辜哉

祖皇帝許者民擊賊官赴京豈

祖皇帝不知大體也去殘拯溺不得已也禹稷思天下飢
溺由已飢溺之也須認得此心真切然後天下政治
可從理也生於措心未嘗迫切亦不肯苟且寬縱大
丈夫行事當爲後世法此時此地非任意見者所可
爲也前二帖已送十三道看公論如何生乃再請教

侍生霍韜再拜

浚翁老先生門下併呈 張家兩先生

浚川東

承教仰見仁人愛民之善與古人同軌矣劉琪之本
今已查出即行下提勘執事有所處惟尊意酌之
耳尚容奉面細講

渭厓老先生門下

侍生王廷相頓首拜

昔戴至德劉仁軌爲僕射吏日受訴牒嫗有持牒將
請仁軌誤詣至德至德讀未畢嫗曰吾以爲解事僕
射乃不解事僕射耶還我牒至德笑而還之由是觀
焉唐宰相猶閱訴牒不日有司已治之也不侵職也

渭厓文集

卷九

五

史稱明帝旦旦朝堂幽枉必達帝王達幽枉不曰侵
臣職也吏部劾幽枉察知有司乃曰侵職歟有司詰
隋民撫按不爲直赴訴都察院不得直三訴矣吏部
復禁不得問問則侵職不識吏部何從察知有司戒
不戒從黜陟之歟古有之清問下民畏民出臨民若
朽索馭六馬天民視聽察民隱恤民瘼皆誰職歟抑
侵職歟失職歟君且然况臣歟

韜再識

南京禮部公行

一缺吏事看得北京吏役俱辦事一十八箇月今南

京吏役只辦事六箇月是南辦減北三分之二也
北吏候撥當該常及五年南吏送到即撥是北吏
之冗數倍于南也南吏有上等好缺候缺亦僅一
年而已是南北吏舍之通塞其不均也往年北吏
累乞外撥及至各府復爭先後紛告不已由北吏
太冗故也今擬通融之法合移咨吏部查出北吏
候缺年久情願告南即與按季南撥南吏缺多人
少行頭盡數查咨北部知會照缺擬撥或每季量
撥各行吏數十名或一百名總送南北吏部聽通
融均撥或查近南地方再撥十數府州送南京辦
事使兩京歲月久近相同比不甚冗南亦不致淹
滯南北均一亦權時平施之理也為此除咨南京
吏部外合便移咨貴部尚有未盡事宜再煩查議
施行

一禮儀事本部把門官衛晏等呈南京國子監監丞
劉紀騎馬徑衝儀仗直入二門方纔下馬訪得南
京國子監監丞劉紀素行不檢娶尼姑為妻賊藏
彰聞今明知

龍圖香案陳列在堂即司

朝廷大小百官趨進入門即同見

上之禮劉紀乃敢乘馬突入二門甚是悖逆參照劉紀
日賊淫已玷國學今日所犯又該杖罪已上悖逆
朝廷情尤重於犯賊既該糾儀御史參

奏即該住俸聽提除咨吏部都察院查照外合行本監

將本官住俸戴罪聽候提究施行

一申明禮制以定體分事看得官員迴避等第已經

禮科等官相繼論列合候都察院議奏施行惟乘

轎事例未見各官論奏如士大夫皆乘女轎則同丈

夫於妾婦甚為可耻陽變為陰尤非吉兆若乘布

幔涼輿則僭

乘輿之制今

聖上每日

御朝所乘者幃幔

安輿也士大夫皆乘慢輿是與

聖上慢輿同制恐臣子體分有所不敢為此合給告示知

會除舊例該乘轎官員外其餘五品以上京堂官

舊例不該乘轎今有別情可議別例可比禮法可

得假借者應各具奏請自

上裁或候都察院議奏遵守其部屬五品以下官員或乘

女轎以同婦人或乘幃輿以擬

聖上皆禮制所無體分所忌臣子不敢湏臾安者也合給
告示五城兵馬司地方人等遵守遇有禮欠轎及
檣幃轎官員俱要日逐開報部院查考其應役轎
夫聽地方兩鄰首告如地方兩鄰互相隱匿本部
密切訪出先將轎夫及地方兩鄰監候請
旨發落為此合先通行知會

一查處往廻脚力看得在外撫按差人多是緊急公
務故往廻應付不可遲誤都布按三司事體比撫
按頗緩又衙門既多或濫出關文擾害驛遞故例
無廻頭應付若南京六部等衙門論體統則在撫

渭庫文集

卷九

七

御制

按之上非有公事具

奏及各衙門緊急公文亦不濫給關文往廻應付脚力
似應比照巡撫及各鎮守事體庶公文往廻不致
淹滯咨行兵部查議施行

一申明禮制以定體分事看得迴避事例具載

皇明制書想已查議明白合候明文到日施行惟今各官
皆乘女轎陽變為陰甚是妖異不可一日不禁又
有僭乘轎慢涼轎如

聖上幔輿之制則犯分僭禮臣下僭

若漸不可長如再緩縱則百官安習非禮慣傲稔過僭僭

乘輿誰任其咎咨行都察院請早議覆庶各官不乘女
轎陰陽之位定不僭慢輿

君臣之分明亦紀綱風化急務也

一議成式以遵禮制正體統以隆師儒事據應天府
學訓導鄧德昌呈看得

大明令車轎之制為在外各省官民而言京官無乘車之
制如黃羅繖外官得用兩京官長簷青繖不敢用
尊

朝廷也繖且不敢用况於車轎乎教職不編馬夫謂師
儒無奔走之役不多出門也各官只循禮守儀遵

渭庫文集

卷九

七

御制

大明律不出郭迎送及弗趨謁取悅誰得尤焉既不守禮

自甘奔走以辱其身復圖冒制僭乘小轎豈云可
也合行應天府轉行各官安分守禮勿過制求請

希冀非望勿出郊迎送勿望塵拜跪庶分定禮達

上司賢哲官員自不責教職奔走為恭該府轉呈
撫按提學衙門戒敕教官無故不許出郭離學彼
自不滋妄議也

一買和欺君玷憲枉法事禮部咨開民人華肅首稱
謀產讐惡浦明珠買求頂名替考入學援例赴監
等情看得本生已經提學御史考送進學必無何

情之理又經府縣保勘必無冒濫之弊工部已准納銀禮部又准轉送矣本生所犯如干礙賊私奸盜人偷行檢事有指實即行提對理可也今查原文止因家人爭奪田產自合家人對理為當若因父兄宿憾貽累子弟又因而玷及風憲工部輸粟之例復被橫沮

朝廷長養人才之意又因抑遏刁風肆行善良受害甚非所以崇風化也華肅等首出段絹銀花等物皆恐嚇詐騙之賊可知也立法本以止刁奸非因法長奸多事自擾也除將原文案候待該府將各犯

清江文集

卷九

五

七

家屬審究各項田土爭訟事情有無與浦明珠相干如果實礙行止另行提究嗣行常州府將華肅與浦稱等對理明白如果礙浦明珠具招開詳照提問理施行

開讀事據上江等縣并各衛所軍民男婦各告遵例給賞等情到部看得恤老係

朝廷恩典南都又

祖宗創業之地仁民之典尤宜加厚惟查實年歲以防冒濫亦不可忽擬合就行查處為此除行各道照

封發前來外劄仰本府官吏照依劄付內事理即將狀內各告照名拘審知因戶鄰到官查勘年歲的實即便分別等第照例給賞如綿絹米肉一時難辦情愿折價各與從公估價折銀給領貧民尤得皆沾實惠亦體悉下情至意也仍將散給過花名并動支錢糧數目造冊具由繳報

一貧難宗室乞遵

詔書補給祿糧事看得齊庶人長鑿所告係干

恩典見奉

詔書

清江文集

卷九

七

七

皇族意甚切至不可視為泛常咨行南京戶部查處施行一欽奉

聖諭事禮部咨據廣西布政司咨呈納銀生員彭汝寅偽

造府縣印信儒學條記等情看得彭汝寅自知已

事敗露却乃詐病告回意圖暫且彌縫他日捏作

病痊復監賄屬吏胥埋沒前案無從查考此詐偽

所以益滋之咨南京都察院轉行廣西按察司提

問及行禮部并南京國子監除名

一查處地方更夫以魁民困事照得南京居民甚少

衙門甚多東城地方民尤貧寂差使尤繁昨使支

更已有更鋪夫役各堂官門首每夜復輪更夫五
名守門額夫一名之直已費貧家一日之食矣民
所以益困也今若盡數減革或地方小有鼠竊人
又藉口命復重爲民擾合酌中審議於柳樹灣尚
書巷兩處衝要更鋪增添更夫五名兼同原鋪更
夫五名共爲十名每更一名輪行各官門首巡視
遇有鼠竊即時拿獲倘有失事罪坐該更之人將
原設各堂上官守門更夫盡數查革少甦民困柳
樹灣更夫已經本部有旨即呂議同裁減訖尚
書巷更夫係吏戶兵三部堂官居第地方本部難
免若拜

表賀

萬壽節 元旦冬至酒早行禮各官早起或用燃籠堂官
三品以上量用兩對以下量用一對或用一箇詩
曰民亦勞只仁慈士夫少加切念地方切幸也
儀時辰另行各衙門知會裁減更夫及戒嚴等事

行各城兵馬司官呈請各該衙門酌處出給告示
地方人等通知每夜支更務要用心分班巡守毋
致疎虞以滋後患則更夫可以永減地方困民可
少甦矣

申明禮制以革陋俗事訪得京城內外居人凡送
喪葬男女雜聚筵宴酒食送至親之喪忍以酒食
宴會其孝心何如也送人之喪餌人酒食其廉耻
之心何如也婦女出門必擁蔽其面禮也亦其羞
惡之心然也乃冶容麗服送人死喪呈身郊外餌
人酒食其羞惡之心何如也有喪賻贈視情厚薄

乃爲酒食以要人賻賻又何禮也古禮臨喪不飲
酒食肉婦人不出郊郭南都爲外郡風化首破之
地俗之弊陋至此有禮教之任者烏得辭其責古
者禮不下庶人如庶民欲行禮借士禮行焉守禮
以倡風化自士夫始令行應天府轉行府學并行
各城告示曉諭凡官吏及生員家有喪喪用樂用
酒肉筵宴及容婦女爲人送葬出郊會聚酒食者
該城地方指名呈報生員吏典即時黜退是任官
移咨吏部以備考察下憂養病官及聽選監生省
奈不許起送赴部求冠士夫之家以禮率先庶民

之家得於親戚自相勸諭俗庶可革化語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士夫之任也衣冠之家倡率上復有告示敦切曉諭三月之後民風亦且化矣如告示既出三月之後民家妻女猶出郊送葬聚會酒食是蔽民也頑泰無知宜懲以法該城地方連人拏送從重究治以警頑惡合就通行示諭

薦舉人材事該吏部題奉

欽依通行兩京將各項官員各舉所知取自

上裁為照薦賢為

國古今要務娼妓技才臣下大惡欲各具疏或涉煩瑣

渭崖文集

卷九

附寄

九卿聯名同疏尤見大公已會署南京吏部事禮

部右侍郎呂謂於衙門坎片宜吏部倡始又云

署部事難以列衙建言薦賢宜屬禮部為此合行

會同各衙門堂上官煩照

欽依事理詢訪各項官員或養病或侍親或致仕或因誼

誤閑住或被仇誣汚玷或考察拾遺過當或什道

互糾差誤或大禮大獄連累各詳始末事由仍述

其人品才器或應升或降或應漸復冠帶或年

雖高而德望素重者宜量加

恩禮者逐一詳細詢訪以憑會舉上

聞固不敢知賢不舉亦不敢阿比矧私妄舉過惡盜名之人以干公論庶幾報稱

聖主求才圖治至意

廟成奉安儀禮事南京戶部咨准本部右侍郎袁宗儒

咨稱弟故服制有礙齋梓緣由查得

大明律只有刑名喪疾不許帶

祀其餘如 正月 冬至

聖節皆無私服迴避之例先年禮部尚書夏有嫡子之

喪不迴避

渭崖文集

卷九

李

即具

太廟之禮吏部左侍郎顧有期功之喪奉

命捧

主不敢迴避蓋尊在

朝廷不敢以私服迴避也又查得魏國公徐有繼母

王氏喪乞

勅相應官員代主

祀行禮該禮部議合候王氏發引事畢仍舊主行

祀禮奉

聖旨是欽此夫三年之喪服至重也

孝陵主祀禮至重至潔且嚴者也魏國不得以重服迴避

尊在

朝廷也二年之服且不避則期服可知也今文武百官

遇

聖節吉禮未聞以私服不稱

賀者禮部尚書如遇私服亦未聞不宜

表者古者期服諸侯絕大夫降今之卿大夫即古諸侯

也如列職

皇朝又行私服以避公事是貳尊也今戶部右侍郎袁宗

儒兵部右侍郎蘇民則部右侍郎王廣大理寺卿

王潮皆稱有服室礙據

渭崖文集

卷九

五

表本部禮難定擬合通客前去會議煩查律例典禮應

否迴避明白咨示施行免致兩誤

一南京工部客同前事看得吏部等衙門會議相同

皆云捧

表並無迴避事例若少移易則彼此互相推誤况勤于

國事不敢以私辭亦臣之職體也都察院有體情會通

之說可施於僚友之相厚難施於

朝廷之政體本部不敢擅議合移咨貴部轉行本部右

侍郎袁 查照會議據進

一指稱事南京吏部手本開據浙江處州府龍泉縣

民楊佐告稱納粟監生葉懋濶官府謀占產業

緣由看得葉懋既歷滿給引回籍却又托稱回監

袖歷顯有避罪捏故情弊况事干羈托賊私行止

非本生面對何由明白劄行處州府提問申部施

行

一申明禮制以定體分事先該本部奏給事中與六

部九卿相遇迴避禮節及乘轎事例已經都察院

會同禮部查照

大明會典覆題六科相遇部院三品以上官員亦照在京

六科禮體引馬遜避奉

渭崖文集

卷九

五

聖旨是兩京大小官員務要崇讓遵制有故違的參奏治

罪欽此通行欽遵外惟相會叙坐之禮尚未及議以致

給事中等官於

又廟公會猶欲與六部堂上官對坐夫道間相遇猶宜迴

避則大無對坐之禮至明也語云禮義由賢者出

衣冠士夫禮讓相先所以表敬風化尊卑有辨所

以崇

朝廷禮式非苟然已也給事中遇六部九卿禮宜側坐

惟往年對坐襲為故常今率爾改正物情甚駭無

惑乎言官自謂屈辱也如襲故對坐則品階不辨

朝廷禮制又安川之合行會議必彼此各安於分義然後可也禮達而後情通非曰相崇以相詘也本部所議謂六部九卿於給事中除會議會審合照比京叙立叙坐外若

文廟候行祭禮合照拜

表禮各別叙坐不同一堂庶幾各中其體貌不相崇詘且不相礙禮制與情皆得也本部所見如此不知當否請各衙門虛心酌議倘有不合煩各具意見請自

上裁本部為

清厘文集

卷九

奎

附

朝廷守禮以定名分故不敢苟該司備行九卿六科國子監等衙門煩早會議施行

一慶

賀事往禮部咨稱前因看得原咨止開在外文武五品以上衙門拜進

表文慶

賀不曾開要彙進亦不開要各衙門差官拜進查得文

武五品以上衙門遇長至元旦

表文俱係彙進蓋在外五品以上衙門設官既少差遣

缺員文職武缺掌印武職或設防守地方故也今

次禮部咨文未曾開要彙進擅難定擬合候具題請

旨為此合咨貴部院轉行所屬衙門速將應進

表文繕寫停當待題

准明文至日欽遵施行

申明禮制以定體分事照得前事先已通行六部九卿文職衙門會議去後今次護月亦合各別叙坐庶不相礙蓋本部為

朝廷守禮故不敢苟該司仍行中府經歷司呈堂今次護月合照本部拜

清厘文集

卷九

奎

附

賀事例六部九卿堂上官一處叙坐太常光祿國子監

應天府等堂上官一處叙坐科道官一處叙坐庶

得各中體貌不相妨礙守

朝廷禮秩所以尊

朝廷也等因奉此擬合就行為此合手本前去中府經

歷司查照施行

一懇

聖明裁定禮制以便遵守事除本部具奏外送司行查各部所用職名手本係何項欸備咨禮部查覆等因

查得

大明會典一款內開儀禮司并內府六科俱係近侍官員
與內外衙門並無行移備查典禮六部院寺並無
手本格式况各衙門事體不同不知職名手本作
何項用通合查明案呈到部以惟會典開載六部
九卿於六科無行已是定例今六科索要尚書職
名手本不知律例典禮有何考據猶襲日久一旦
議革甚駭物情惟

君臣體分不敢不守如手本該進

朝廷即該補臣不止稱職銜姓名已也如不進

朝廷則六部職名手本何官該受如曰六科即

清庫集

卷九

吏

昇

內府也 內府即

朝廷也則六部手本俱該稱臣不知各官敢自任曰六

科即

朝廷也抑不敢也如敢自任曰六科即

朝廷也則六部以尊

君之禮尊之可也抑不敢也文武官員朝謁

親王方用職名手本今六科索要六部職名手本將以

親王自擬否也抑不敢也兩京事體不同南京所用手

本比京禮部未必通知本部奏

司會議禮部必又推稱泛論無從查處合通行查出各衙

門職名手本係何項款轉咨禮部以備查覆該科
應否接受如典禮當然敢不遵守蓋遵典禮所以
尊

朝廷也併行六科虛心相體共立中道之矩非任氣尚
辯競也為此通咨前去煩為查報施行

革奸弊以厲士風事國子監呈批監生自北改南
假捏月日皆屬改易公文詐稱二品衙門口語據

法相應查出作弊人員盡法處治以警頑猾但未
據註出作弊姓名合姑從寬免究惟是假捏月日

之弊或在監告出之時賄囑猾吏改捏月日或領
文到部買囑部吏加捏月日南北兩無查考弊將

清庫集

卷九

吏

吏

安究今咨單皆奸人弊穴不足憑信正本清源自
兩監始除前有月日可疑該監候查至日方准撥

歷外自今凡監生自北改南或自南改北俱責本
生自具呈狀開寫紅單歷過月日親遞本監掌印

官查驗相同用印鈐蓋給付本生收照撥歷之日
如無該監印信驗實紅單月日駁回行查待查明

至日方准撥歷則奸弊自不能容矣須兩監互相
嚴察弊端乃絕兩禮部吏胥則奸弊數也不足憑

恃仰該司行監再議如果可以革弊亦不煩覆即

將參問過緣由回示以憑稽記查考

一復監告會試事蘇州府申送患病舉人曹灼等各呈會試緣由看得各生會試在邇若又發回另行起文不無耽誤稽緩就將該府申文轉咨禮部施行

一南京通政使司印帖爲查究公文事據遞到浙江布政司咨呈起復歲貢生員徐浩緣由看得監生丁憂預申公文遲二年後纔到已有情弊又將公文扯去半截失失鈐印洗改月分皆屬可疑相應查究合行該司備查作弊人役查出前情照律例

渭生文集

卷九

七

雜著

問罪本生如無別項情弊即與結狀回報

一禮儀中看得往年各官赴部拜進

表箋等項禮儀多役樂工通添秉燭以致各役誼譌殊

欠嚴敬自去年申明禮制凡大門至堂上陳設

龍圖之後即如

朝廷不許吏役樂工及各官跟隨吏皂奔突不敬有犯

則糾儀御史糾治本部後堂如有隸皂誹謗不敬

本部自行戒戢已有定規惟是樂工秉燭獻茶絡

繹往來于龍亭前後未免誹謗失敬

上之禮合議革去樂工秉燭獻茶各官吏皂不許突入

門乘馬俱出戟外如有違犯聽糾儀御史糾治則禮度肅而

朝廷尊矣因得減少油燭亦所以寬民力也除行應天府行縣城燭寬民不許奸吏朦朧科派有犯許人首告以究實惠外惟是革去秉燭獻茶及禁吏皂誹謗戲外乘馬事宜合通行知會

一公務事有得會典事例南京各衙門差人入奏有往迴應付事例豈曰爲一公差人員已也所以宣揚聖朝德政於天下無所壅遏也郵遞之置專爲公差人員今友以奉權貴故凡官司經過假一

渭生文集

卷九

七

雜著

開文搔擾驛遞驢馬數十匹人夫百數名曾不查

革乃於公差人奏人員停留淹滯不與脚力則

聖主德政何由宣敷於天下是權貴重而

朝廷輕也累咨議處差人累告不得應付未便奏

請者事有舊例未湏煩瀆也咨行兵部煩查會典定例今

後差人赴京奏事執批徑赴車駕司驗實發給應

付回還免赴儀制司告求手本以致該吏於轉索

勒財物阻誤公務實爲兩便

一條梓書籍以備文獻事看得杜佑通典考訂歷代

禮樂兵刑之制比別項典籍特爲精覈考文稽古

不可缺者也自元大德年間梓刻至今各處並無梓行雖太學文獻所萃之地亦無刻板及今不早脩補歷年愈久必致失傳今行國子監計議翻刻通典計用工料價銀若干一行戶部查取本監鹽魚銀發監召倩精通書人役勝寫真正發各監生校對如有訛缺就使改正務原真不刊刻倘為完帙如鹽魚銀支用不足本部行應天府查支尼恭銀兩協補梓刻俾前代文獻不致失傳後學有所資稽斯文賴幸合咨戶部查出國子監積存鹽魚銀若干有無足用本部再查泰院銀協同脩梓

併行國子監計議合用工價銀兩數目如工費太多各監生父兄親戚鄉里有尚義之家以義舉贊協助梓刻本部撰述重刻序文列紀出贊姓名用垂不朽亦公舉也今次字畫比前稍大乃使觀覽且免模糊為經久計行戶部國子監議報

一檢舉事查得禮部劄付國子監及監呈禮部自洪武二十八年舊案已然矣若會典定例六部相劄付國子監典簿並無徑劄國子監之式國子學止有行後本學典簿呈六部並無國子監呈六部之式前稱國子監後稱國子學亦互文耳非謂稱監

為定例也今會典禮式內外大小衙門通其遵守未聞以為未定之例而敢悖也如曰未定例也則近年都指揮使司豈能照會按察使司外衛指揮豈能故牒各府惟遵舊例故憲司及府官不敢悖也是知會典禮式實定例也又一欵凡禮部咨送舉人歲貢生員到部劄付國子監肄業因用肄業二字難着典簿二字此乃題本之語立文之法自宜如此非可據為定例也吏部給憑徑劄國子監祭酒則劄付本官不得不然非劄本監也成化年間刊行體式有禮部劄付國子監之說原無題

准事例亦難憑據或云五部並無劄付國子監事例惟禮部有之蓋謂禮部與該監事相聯屬有表裏之體也亦無考據或云洪武初年無祭酒司業只有六堂故劄典簿後設祭酒司業宜劄本監理又費解未設祭酒且不劄付既設祭酒體統益重无不宜劄付可知也本部尚書霍前任吏部並不見國子監祭酒司業姓名呈部問之曰該監無呈部事例本部侍郎呂前任祭酒工部錯行劄付林尚書自覺其非差人取回改正皆比監事例今竊詳會典禮式太常光祿三品衙門六部皆徑劄付獨

國子監不許劄付蓋

太祖高皇帝崇儒重道之盛典超出三代之上與唐虞比隆也太學之師天下表模不以有司職體臨焉崇禮斯文立萬世法爲道重也非爲其人也本部職禮擇其善且厚者從焉議行該監凡一應文移俱從典簿呈部式遵定典本部行監如事體重大即劄本監典簿尋常細事連送該司類行典簿呈監施行吏部等五部若祭酒司業考滿起送或比給憑事例用祭酒姓名呈部則該監忠厚之體變通之宜也其餘並無劄付呈部事例合行國子監查

渭康文集

卷九

主

四

議施行併行各部知會如有查出何年題

准改更事例亦煩咨報再議

一詐僞事看得歐四帖內多寫別字如文選司寫作文篆司則並不到京可知又沿字聽字莫字索字皆是別字則全不通文墨可知廣東自昔無光棍在外不惟路途隔遠亦地方之人衣食頗賸不肯輕身出外求食也本部尚書霍並無姜歐氏歐四不知何縣人民是何面貌除追解面審外看得吳漢等俱有送銀買求情弊如經過有司衙門誤被詐欺送過下程夫馬猶是失於覺察情可原恕

若送銀與伊去文選司用則顯有納賄希進之愚自喪名檢不顧矣如不懲治恐奸詐橫行愚惡愈衆士風愈壞除咨吏部查各官行檢候考察外合咨貴院煩行各屬將單內有名官員提問納賄根因問擬應得罪名仍出給告示行沿路官司曉示禁約遇有原無公差真正關文假稱士大夫名色只執人情手本有所求索即是光棍就行拏治重罪庶奸風可息士習可正世道有賴也再照東流縣知縣方田不爲奸人作足以察剛足以斷不肯俯同時俗奉順權貴可占也合行本府呈撫巡衙門再查政蹟委俱可觀量行旌獎爲有司特立者之勸

渭康文集

卷九

主

四

一詐僞事訪得前項詐僞之徒不惟歐四一人尚有九江堡積年光棍關元尚專詐名色前往廣西各衙門投遞僞帖騙人財物及入土官衙門生事害人又有魁岡堡光棍周亞宏專遞僞帖擅進衙門生事騙財又徽州府犯罪脫逃光棍汪三前來深村堡陳德洪家高住專詐名色爲人冒認鳴船騙財害人皆惡跡顯著罪犯深重者其餘光棍或稱弟姪或稱姻戚奴僕詐欺官司犯法多端不可盡

知合行巡撫都察院兩廣布政司轉行各衙門將
各光棍密切擒拿追賊重治莫除惡根仍煩告示
各該衙門禁約遇有指稱霍姓投遞東帽帽進公
門及生事害人等項即便不分真偽拿問光棍詐
欺官司取財罪名庶庶惡知懲官治肅清

一禁約事訪得各城門官軍及各地地方光棍指稱盤
詰男乘女轎為由遇婦女出入城門逼勒下轎俱
要掀揭轎簾假法為如窺覷良家婦女情犯可惡
合給示禁約今後但有官軍逼婦女下轎及揭轎
簾等弊許被客人指名陳訴以憑拿治不恕

渭崖文集

卷九

天

高麗刊

一改正書刻訛漏事看得福建布政司近刻杜氏通
典嘉會後甚盛舉也內七十二卷開載天子追
尊本親議按漢書本文云高昌侯董宏上言事下
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今
通典漏落大司馬莽只稱右將軍丹劾奏云云宋
儒不知師丹為王莽羽翼解師丹曰漢大儒云漢
大儒云不知師丹之議實王莽議也又漢書本文
云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通典內復漏落川莽
二字宋儒不知遂謂帝惟納師丹言而已不知實
納王莽言也平帝即位王莽弒幽皇后發詔

后塚崇廢其皇廟徵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數月
加厚丘中鄉二千一百戶封義陽侯王莽敗乃絕
漢書載師丹始末甚備是師丹實莽黨也莽賊鷹
犬也宋儒誤稱師丹曰大儒云云皆不讀漢書故
也今通典新刻如再襲訛謬布愈誤後學為害不

細合行本布政司轉呈巡按提學衙門查明改正
抄奉呈部為照天子追尊本親議關係大倫不可
不辯宋人漢議實師王莽陰用其議陽諱其名至
誣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說為出禮經悖謬愈甚宋
史綱目凡川王莽原議皆謂莽名實服鳩毒而

渭崖文集

卷九

月

名曰參苓也不惟外敷藥倫實壞心術流禍後學
愈不可言為此合照會本布政司轉行巡按提學
衙門查明改正免致再誤此係明倫緊要事理不
比尋常訛誤各該衙門具行過改正字日月具由
回報以備查考

一行移體式事看得行移體式在會典則六部劄付
國子監典簿總典簿呈六部前次本部據以議處
者也今南京吏部查有洪武十五年改正事例年
月可稽似不虛妄又查後庫案卷自洪武十六年
本部已劄付本監本監呈本部則國子監維行

欽開稱洪武十五年奉

欽依改正似相符合惟是弘治年間纂脩會典只脩洪武
禮制不脩洪武十六年改正事例或當時失查或
別有因皆未可知再查會典一款各衙門行移舊
有體式至今遵行其後常行事司屬首領官各用
印信手本往來以從簡便則又邇年通行簡便之
例也今該南京吏部備咨到部相應酌議咨行禮
部煩為會同吏部轉行國子監更加酌議或遵會
典或遵改定事例或兼取二說大事創付小事手
本往來俱候禮部酌議增入會典永為遵守則禮
部

禮部

卷九

十一

禮部

制畫一無南北殊異崇師道叙官秩自有並行不
悖之式矣

一禮儀事看得邸報禮部差官齋捧

遺詔將到各官俱該素服俟候若又朝服習儀於事體

未安惟元且拜祝

聖壽又臣下尊事

朝廷大禮似不可廢欲行酌議將習儀禮節暫且停輟

仰體

聖上孝心元且照常拜

賀輸臣下忠敬於禮為順合行會議如果衆論會同邸

具各衙門大小官員議過緣山回轍以憑施行

一散撥無耻千戶違法設醮墮立高旛攔阻街道蔑

視 詔書等事據江浦縣申千戶劉恩綠由批看

得該縣所申千戶劉恩前項事情瀆侮

詔書又多違法緣係軍職及據申開稱通申兵部有行合

奏併問

開讀事看得告給賞人日逐不絕俱各衛所名籍為多

蓋因有司衙門不能查考衛所官吏受財作弊將

年歲不應給賞男婦朦朧保結侵騙錢糧奸猾得

利 恩詔不得實惠合行府出給告示禁約通行

各衛從實保勘務要查照冊籍年及八十以上方

與保結仍連冊籍送府逐名比對方與准行如有

年不應賞妄與添捏查對得出及被人告首即將

承行該吏坐贓問革該管官員參究贓罪查究連

冊送部查考本府仍責委查審官吏用心稽查勿

容奸弊

一禮儀事南京大理寺手本內開捧

表日期與 大行聖皇太后進香日期議處先後舉

行等因看得前事已行會同南京吏部等衙門酌

皮回報俱云吉事宜先又尊

天之禮曠世一舉尊

祖尊親俱聖明盛制

詔書拜迎已踰一月相應早還慶賀

太后還話未聞的報何日到京豈可稽遲坐待以慢

大儀又自來公事以到日先後為奉行遲速今

大儀之慶到部逾年

太后還話未知到日豈可昧錯先后違悞

大慶齋捧官到京進

賀禮畢乃從畢日出京成服庶吉凶不混仰體

渭崖文集卷九

聖主事天尊

祖孝親之心內於工部雖有變通之說緣

大儀盛禮難用變通之權衆議僉同難從一人之見

一慶賀事南京大理寺手本再議出

表日期為照吏部戶部兵部皆據正禮議處大義已明

不可復易矣工部六科兩全之說蓋欲曲盡事情惟

朝廷以敬天尊

祖為大慶禮踰年已屬稽遲若再展期則出二月之外

違悞之疑誰當任之為此博來衆論參酌事宜決於本月十七日出

表先已通行知會今備云衆議再行大理寺查照

一

開讀事劄行應天府看得先次告到給賞詞狀已發去

數千近三日又據告送二千餘狀事例八十以上

方應給賞京城內外豈得許多八十歲男婦合行

嚴審免致奸猾假以婦女年歲難查捏故妄告侵

騙錢糧合劄本府駁去詞狀與前詞比對如係已

經審退不應給賞人數即便立案男子揭冊查對

年歲有無如婦女人年歲如冊籍無可考即吊伊

夫冊籍比對年歲有許日增捏即立案仍曉諭

渭崖文集卷九

已經審退如有虧枉聽具虧情具告以憑研審如

朦朧重複妄行告擾拘伊親屬主使寫狀人問罪

庶奸弊可弭錢糧不致侵費而

詔恩亦得實惠矣

一烟酒貪婪縣官違例乘輜多設儀衛挾轡架空排

陪宰事據江淮衛右所見任千戶劉恩通狀前事

批所告事情俱非干已例應立案只將劉恩切已

情節併咨兵部查究

一預處生徒以降教典事先該南京國子監送到按

季膳夫小冊看得逐名該支銀數俱欠明白駁去

備細扣算逐名開報以憑委官會同給散日久未報顯係該吏作弊遲滯致後日欺隱作弊侵分膳銀無從查考仰行該監典簿廳作速將十七年分膳銀小冊逐名扣算各監生每名該銀若干六堂官該支若干備細開報本部委官會同照名給散使人沾實惠且不致遲誤作速造報施行

前事南京國子監典簿廳查報給過膳銀緣由批委官會同給散係奉

欽依定例本部因前次分散銀兩俱被堂友長通同該吏及典簿等官將告出撥出監生該得之銀侵剋入

渭厓文集

卷九

金

已六堂官分外按季員分銀兩數多皆屬枉法之賊本部酌議與其充奸貪囊橐孰若扣出該監收庫以備備書公用該監如謂議處不合亦宜再議告出撥出監生銀兩作何支用可也六堂官員領過銀兩作何扣算可也豈可朦朧冒分磨無窮侵欺之弊合行該監查明不會官分給係奉何年明文告出撥出監生銀兩何人代領六堂通年多取膳銀作何扣算或有別徇逐一查明連散過十七年分四季冊籍繳報以憑查考

南京國子監典簿廳手本前事批看得禮部題奉

禮部并南京禮部還各委該司官一員會同該監將額設監膳夫供給等項逐一查明按月給與竊謂

聖旨所云查明者查舊數有無侵剋入已那借別用及新

數該給監生名額月日多寡所以防侵欺也必委

官會同者防典簿吏胥作弊糖餽也豈曰只會同

委官查舊日侵欺不會同委官查給散侵欺縱且

前賊弊不問而追既往耶又查得本部題稿今奉

明旨將膳夫供給等項逐一清查按月給與未為定例

謂所云逐一清查者清查往年侵欺之弊及後來

監生歷監月日領銀多寡之弊也所云未為定例

渭厓文集

卷九

金

者會官查明散給未為定例也豈曰只查前官侵欺之弊未為定例後來欺弊遂不為例不許稽考耶法律具在豈曰專查舊弊不究見贓知者可不辭自悟矣該監又云自主事屠應峻查覆後又改委科道查該部委官絕無干預查得本部題准未為定例在科道查覆之後此監委科道查盤防禮部委官與該監密情作弊故也南監並無改委科道查盤之例該監謂會本部委官查明散與非定例必將改請科道查明給散乃為定例耶抑亦通不稽考聽典簿吏胥堂友長侵分入囊乃為定例耶

禮部只許行有司鞭撻百姓流血破骨追銀送監
不許稽查侵剋耶前次李文冊只開堂友長領
銀總數不開各監生歷監月日該得銀數致侵欺
之弊無從稽考此奸吏舞文飾賄之習本部稽查
吏弊不得不嚴駁冊查考實係職掌非曰瑣細前
脩杜氏通典各監生到部稟稱脩書只下監生出
銀不免畧舉各通監諸生捐兩季膳夫銀即可集
事且膳夫銀專為執爨亦非諸生所當得捐非已
之財為脩書用甚便本部議行又有稟稱各例生
不願數日例生稟稱皆堂友長及典簿不願例生

清江文集

卷九

金

尚捐數百金入監乃不能捐金數星梓書耶請面
審覈毋俾人污例生也本部謂脩書義舉不願勿
強勿審又據各生稟稱按季給銀告出檢出監生
額銀俱堂友長侵匿數千里外數星銀誰為付致
適資奸囊本部乃行議扣儲監庫公用又稱六堂
官季領膳夫銀過多本部乃行酌議加一倍法蓋
加倍之意本部不得已之說廉介師儒必謂免已
堅辭不受自合照諸生一體均給本部亦未嘗固
必也本部原行只膳夫一項該監又併及饌米月
糧椒油等項謂俱該清查也除饌米月糧等事另

行查議惟饌肉一項南京吏科等衙門彭給事中
等看得一夜繼死職官二命情實可憐比照北監
事例一體折鈔查照本監通誌內開會饌物料宣
德三年停止會饌鈔頭餉肉逐月照時估於順天
府都稅司攤課鈔內折支正統七年李祭酒奏
孔俱照時估折支鈔貫已經備行該監查報又查得監規
典簿職掌支銷錢糧皆須明白稽考毋得通同吏
典人等侵損作弊違者依律處治欽此本部有行
一應文後稽查嚴禁官行典簿廳遵

聖制也若祭酒司業儒學宗廟本部遵奉

清江文集

卷九

金

祖宗崇重至意自來禮敬為天下表率不致輕慢祭酒司
業六堂等宜亦惟遵行監規整飭威儀嚴立規矩
表率屬官模範後進用心講解明體適用而已錢
糧瑣務固非職掌亦非本部督察所及該廳于本
欲本部通查十一年以來堂上官通行扣算錄兩
始均是欲本部不以師禮待祭酒司業也甚失體
統此非儒官之言必吏胥牽扯儒官掩彼侵欺賊
跡耳雖從施行今只查議膳夫銀兩應否本部委
官會同查明散給或請自道稽考及十七年給過
銀兩花名月日小冊送部查考各官因孫學士畧

印膠雕多領過十七年春季膳夫銀若干作何退
回告出撥出監生名銀不能付送作何處置如稱
付送作何稽考堂友長分銀每名減就銀伍分作
何審究饌肉銀兩折鈔事例作何議處該司備行
典簿廳逐一備細回報如有欠當另行九卿科道
會議禮義之門崇德礪廉不可輕以文法從事必
合輿論乃可施行

一慶 賀事壯禮部咨該本部題恭遇

皇上冊立

皇太子正位 東宮咨文到部看得來文有兩

相率文集

卷九

全

付

中宮字或下節中字即 東宮東字可知相應移咨查

明若候回文至日不無誤事合一面先行各該衙

門查照施行移咨前去煩查下節

中宮中字是否東字希即咨報以憑施行

一禮儀事查得舊例

皇太后山陵未畢各衙門官員俱青素圓領或黑角帶或

木等帶視事茲進 賀表箋在禮係

朝廷盛禮各官俱合於出表前後三日服錦緞吉服以

昭 盛典除前後三日外各照舊青素圓領應係

情禮為協合通行知會

一件預處生徒以降教典事據南京國子監典簿廳
手本前事到部批訪得該監典簿廳官吏通同堂
友長侵欺膳夫銀兩數多往年豫臘捏數搪飾聞
報賊跡一向不曾敗露又於去年九月乘新舊祭
酒去未蒞任之際私分春李銀兩違

制踵弊多途六堂官每員銀一兩八錢明犯法律無復忌

畏本部清查又飾情玩法明悖

聖旨彌縫賊跡查照律例宜即叅提官吏追贓治罪念係

儒師衙門從來寬處合行該監典簿廳呈會合屬

官僚從公查報立為定例只將春李多途六堂官

涇雁文集

卷九

全

付

銀兩扣出該監儲庫公用按季請官查明給散或

先造花名小冊送部查對明白以憑委官會同分

給抑或先請會官散給隨具散過花名小冊送部

查考孰為方便從長議報舊年散過春夏秋冬四

季銀兩備造花名冊籍作急送部稽查同籍監生

該得各銀作何處置查考限在半月回報如再稽

遲是該廳官更不可復以禮待

聖旨定制敢有抗悖本部且未叅提通行九卿科道會議

共求中道本部且亦內省迴避未可干涉先行各

省府縣將膳夫銀兩暫且貯庫待該監議定事例

查明回報乃照舊施行該司備云催但每再遲誤
一啓本格式事准禮部啓奉

令旨移咨文到部

國初定制奏啓本格式字畫皆同惟奏啓二字不同若
題本之制乃是後來體式比奏本畧短而字畫稍
大今該部啓稱各衙門啓本要與題本同式又奉
令旨照國初體式行該部未見開明奏題啓三樣格式
字樣前來難便遵守在外衙門節次呈請定式無
從查發爲此令咨貴部煩爲查明定式備咨前來
以憑施行

清厘文集

卷九

李

一急缺膳夫銀兩事常州府申解南京國子監膳夫
銀兩批膳夫之役專爲各生會膳炊爨而設會膳
久不舉行膳夫銀兩相應停徵以裕民力或儲本
監以備脩理號舍之用免費有司可也乃今徵銀
分給各生於事理甚悖各生豈利此微之入以用
沒於錙銖之失得哉今各府解到米及題處近日
翻刻杜佑通典有監生自願出貲助工費者是見
儒生尚義好古之心又有願同校對差訛以效考
占之精識者皆可嘉勵切謂合監諸生或皆此心
但無以自見尤難於自言而各生出貲者又有獨

爲君子之耻與其貲費獨出數人俾專其美孰若
出諸監監多賢之爲盛舉也今發去膳夫銀兩行
典簿廳呈監諭知各生如願協心尚義捐出兩季
膳銀助刻梓工費即取各生連名揭帖送部備查
庶大義公舉不專美于數人各生所捐亦非大費
通典刻完遂爲斯文永賴儒道有裨也各生或意
見不同潛有異議亦分別願否開報必中心樂從
非出矯強可也行典簿廳查諭施行

清厘文集

卷九

李

一進貢慶賀事南京國子監典簿廳呈請琉球國官
生梁炫等合用人役緣由批就將該年膳夫銀支
給雇人應用立數同冊開報去年冬季今年春季
冊報欠明未見查報合作速查明各生支過花名
數目回報以憑比對本部原案及行吏部查撥歷
人數互相參考今年夏秋冬季該支數目先開該
吏監生花名小冊送部查對明白委官照同冊
支給每名照前季定例一季該支銀一錢五分六
堂官加一倍該支三錢其有撥歷告出不在監人
員該得支銀逐名扣出備脩書公用並年季該備
細開報本部互相參考則監中書板過損缺可以
逐漸脩補不患工費無措溫公通鑑文獻通考等

書板多損壞合從新梓刻俱本部處給工費待通
典完日接續議處施行

一乞憐復監事逃監監生蔡汝謀行提一月之內投
到告乞照例復監緣由批逃監自有責治定例在
送復監懲治以儆偷惰

一乞憐患病查明誣罔免行提究事南京國子監典
簿廳手本開稱監生劉心逃監緣由批該監既稱
累次抗拒師長則於監規有違送法司查問從宜
發遣行間又據本生狀告入監緣由批本生誣抗
師長情罪可惡節次游詞抵飾欺罔之後又肆欺

渭崖文集

卷九

生

罔如再不伏送問則故違監規行止虧玷矣徑行
該監除名并原籍知會

一起送事湖廣布政司崑監生朱化緣由批本生既
無原引又問革十有餘年只據辯復招由先年問
革招由未見明白或有隱情出脫况以監生作人
娶妾媒保亦非美行合行嚴勘如果無礙再查原
招併呈定奪行間又據本生通狀訴辯前事奉批
查原招如無作媒保情由免取原引只抄原招定奪
一乞憐貧寒照例給賜坐班盤纏以便肄業事舉貢
蓋生熊鳳儀明通等呈批舉人初申已給平坊

渭崖文集

卷九

生

路費百兩或八十兩每科會試又給水手銀二十
兩不等歲貢起送已給銀六十兩或八十兩各生
歷監歷事不滿三年各項路費盤纏用之有餘矣
往年建議蓋為未領水手盤纏路費者設也如已
領過豈可朦朧再告方今民窮財盡諸生正宜克
已樽節豈可冒貪無厭以病鄉邦之父兄哉合就
通行議處今後各生起程時已領過各項銀兩不
許再告以裕民力奉此案呈到部看得南北事體
相同政須均一無怨如在北監初從原籍既
領牌坊水手歲貢盤纏等項銀兩到監之日又告

領銀十二兩如此重疊一盤濫給而南監獨與裁
節人必利北而不顧南且先從禮部或都察院告
行原籍重領而後改監弊愈不可革矣咨行禮部
都察院及照會各布政司查照施行

一地方事西北等城中監生劉敏中訪拿不獲緣由
批訪得劉敏中妻故殺人命情真本婦前後殺人
數多劉敏中皆知情不肯救正情罪可惡敏中行
止虧玷已非一日合先行照革除名行原籍知會
仍卽行五城兵馬司多方緝捕劉敏中并妻鄭氏
限五日內得獲送法司究問

一預處生徒以隆教典事南京國子監典簿廳手本
前事批春季膳夫銀兩雖經呈請未會委官會同
支放孫學士署印係倫祭酒去任李司業陞任之
後如何春季文冊各開堂官銀數俱令查明各官
曾否支領又各官按季多支銀兩數目係遵奉何
項題

往事例如今應否改正合通行查明同原發去春季冊備
開合支監生花名費數逐一備報以憑查考

一逆天不孝沉匿母喪克吏事南京刑部貴州清吏
司送犯人徐隸文卷辭驗印信篆書緣由批吏胥

渭崖文集

卷九

七

奸弊多端欲造假印如將該縣公文印信翻刻則
篆疊自不差錯或乘官冗盜用印信或乘官司陞
遷交代多印空紙套僉官押皆難盡察如事體重
大須行原籍撫巡吊查該縣同月日公文比對印
押則真偽自辯况該縣承行吏典俱能就近審究
與原告面証真偽乃明該司照抄行刑部該司查
照

一預處生徒以隆教典事南京國子監典簿廳手本
前事批行監先將該支銀監生姓名入監月日開
造小冊送部查對明白及已告出撥出監生

本季銀各數備查造報及各官切各每季合支若
干逐一查明回報另行定奪前季支銀冊欠花名
實數一併查明通具冊報以憑議處

一明計欺害侵奪學業事龍江右衛王廣告批請訓
蒙師從童生父兄情願豈可強求禮聞來學不開
往教王廣告爭訓蒙即非師範正合黜退

一前南京國子監典簿廳查報給過膳銀緣由批委
官會同給散係奉

欽依定例本部因前次分散銀兩俱被堂友長通同該吏
及典簿等官將告出撥出監生該得之銀侵剋入

渭崖文集

卷九

奎

七

已六堂官分外按季冒分銀兩數多皆屬枉法之
賊本部酌議與其兄奸貪囊橐孰若扣出該監收
庫以備脩書公用該監如謂議處不合亦宜再議
告出撥出監生銀兩作何支用可也六堂官冒領
過銀兩作何扣算可也豈可朦朧冒分啓無窮侵
欺之弊合行該監查明不曾官分給係奉何年明
文告出撥出監生銀兩何人代領六堂通年多取
膳銀作何扣算或有別例逐一查明連散過十七
年分四季冊籍繳報以憑查考
一詐偽事東流縣申駁四不獲緣由批顯係押解人

役通同該吏得財賁放行府嚴究仍移文原籍拏勿容奸惡

一乞憐提問急救生命事深永縣告婦張氏復訴到部批行縣審本婦果犯上刑義絕之狀仰與斷明離異免汚生員如無可出之罪亦明白審報勿久淹禁

一慶 賀事南京尚寶司手本議據箋緣由批舊例捧東宮箋俱小九卿輪齋禮部失考故云差屬官若歲例常行 表箋自該屬官此

盛禮不可以常例論大九卿齋 行在表文併

渭崖文集

中宮箋則

東宮箋例合小九卿輪齋兼齋

昭聖表文事例理勢皆可無多疑不必贅議

一尚寶司手本同前事批本部題本不用禮部咨文

近年齋 東宮箋文俱太常寺等衙門輪行今

東宮初冊為 盛禮之始豈有差屬官事例原文要差

堂官今差屬官則為違礙原文差屬官今堂官行

乃所以為尊敬之大者也無舊例猶宜義起見舊

例甚明焉得變紊請勿多疑自裁諸義可也

含山大長公主駙馬都尉孫石戶尹隆議狀批尹隆亦係次房子孫既世襲錦衣百戶享祿食矣今次恩蔭監生讓尹蔥承蔭庶伊祖之澤子孫均沾倫理甚當該司仍給各執照不許再論

一慶 賀事准禮部咨稱

千秋令節咨文到部批為照咨內未見開有

東宮千秋令節月日及稱一箋文差委屬官類齋慶賀亦未開詳是否南直隸府屬衙門俱齋赴本部類齋差委屬官齋進事體重大須要明白乃可轉行各屬遵行合就移咨貴部煩為備查前項緣由明白

渭崖文集

卷九

容報以憑施行

一奸逆義男悖恩犯義欺誣傷化事據丹徒縣民王輔狀訴到部批我男媳婦難比親男若非同爨恩義難告悖逆伊既有豈肯自責必有隱情行府併問詳審干涉人倫風化不可不慎

一註誤事據直 寧國府通判葉基呈前事批寧國府原無額設 馬通判該府六縣只南陵宣城二縣有管馬眼主簿二員餘無管馬員額查得吏部選簿額該員皆有定數如係添設皆於職名之下明註管馬治農等項各色累年選官皆

有掌印官筆跡可查如有錯誤原行官員自合認罪此銓司定例也通判葉基的係本部尚書霍署部印時選以並無填註管馬職名節查本府開報官員中文並無管馬名色及查撫按造報賢否冊亦無馬字判此必偶然錯寫細看案駁原行俱參比隸山東河南地方官員何故獨添寧國一府錯行通判葉基係本職先年選授自合為伊查明以差誤自合為伊具

奏認罪合移咨兵部都察院通查回報有無差錯仍行

寧國府轉呈巡按衙門知會待查明至日施行等

因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兵部查參或係吏典錯寫

字樣或係誤寫府分姓名以致失誤不然則先年選過官員稿案具在寧國府並無管馬通判職員

該府只兩縣有管馬官並無總部該司何從查參

及據巡撫衙門冊稱官員賢否冊並無開註管馬

名色的為錯誤無疑及原行勘合並無

旨意或係奸人詐捏亦未可知有各項差錯例合查明方

可施行為此合移咨貴部院煩為查明原奏緣由

憑何冊籍開註管馬名色如係吏部原行差錯本

職合具奏認罪煩速查明回報惟復行今本官

暫去赴任致致兩誤該府轉呈巡按衙門知會施行
一據實辯疑正倫序以杜妄爭以開後惑事據
南康大長公主九世孫胡裕告前事批所告多涉曖昧
與原詞不同行該衙門急勘明連人送審
一公務事據以西平涼府固原州儒學生員康誥令
家人康鏗告乞添撥夫車緣由到部批行沿路州
縣驛分應行脚力飯食不許違誤此係作興文教
事理勿阻遲

開讀陰監事據孝陵衛呈送胡琮等緣由到部批查伊

祖正統九年囑書嫡庶明甚胡宿胡嵇重複捏詞

才詐可惡又上誣厥祖不孝不義合參問罪胡相

先行起送

一為崇祀忠賢以正人心事北城兵馬司申六合縣

觀音尼庵看得前庵坐近江邊商賈道經不絕尼

僧數多浩亂太甚該縣只以佛像鎮江為辭故久

不行拆毀但江岸紆迴彼有衝塌則此有礙礙起

伏變遷乃自然之勢未有假借尼妖像可以禦患

者也古稱禦大災捍大患必忠賢遺烈查得志書

宋有岳飛端世忠皆禦金狄往來江上勇烈顯著

唐有康大尹禱雨授河志功民隱

國朝有歐陽得基宰邑惠政為民表思皆六合名宦之

最者有都督楊能策勲邊塞有參議黃宏死節逆

藩皆六合鄉宦之賢者以上忠賢廟食此主於禮

為宜况生能為國效忠沒必為民捍忠合將前項

觀音尼庵改為忠賢祠一面行仰北城兵馬司官

前去會同該縣掌印官估計庵房共數若干除前

正堂一層立忠賢牌位外留大門一層及左右廂

房六間撥道士一名看守其餘房屋佛像盡行撤

毀估賣尼僧盡數查出就令還俗庶淫風蕩滌民

渭崖文集

卷九

一百

十

惑可解江鎮形勝亦不廢失崇禮忠賢名教亦有

裨補惟是本縣名宦鄉賢及有功江防前朝遺烈

尚有合祀而查考或遺者還行該縣會同縣學師

生查議詳報及塑像立主禮俗孰宜祠宇合用幾

座俱要備細議處

一為化邪歸正事訪得京城內外尼僧庵院數多查

先年奉 旨僧徒化正還俗伏觀

聖上德意蓋厚倫理敦風化首務也所司全不奉行至今

庵院如故各庵尼僧外假清規以欺愚民內實淫

污以敗名教招引人家婦女禮佛誦經暗藏姦夫

在內姦宿人知各家妻女入庵禮佛不知實暗室

與人姦淫風化大壞莫此為甚合行五城地方盡

數查出庵院若干尼僧若干限十日內呈報以憑

酌處各庵銅像該城收送工部銷毀以備鑄造別

用具數呈部查考其供佛物器及各家前後捨施

財物盡聽尼僧各自均分庵院地基田土盡數報

部召人承買取價均給尼僧還俗以資養贍各尼

年五十以下俱令出嫁五十以上不願嫁者着親

屬領回相依居住敢有容匿尼僧漏報庵院先將

地方人等拿問尼僧聽令一月內歸還本家該得

渭崖文集

卷九

五

金

地基田土價銀聽赴部告領地方人等不許辦詐

尼僧騙取財物敢有光棍乘機擾害及強竊庵院

物件以致各尼失所許赴部稟告追治

一為遵 聖制化邪歸正事訪得京城內外地方尼

僧庵院數多等因案呈到部查得私砌庵院共六

十八所詭名土地祠內窩尼姑與人姦淫共七十

一所年五十以上尼姑二百三十八名年五十以

下尼姑二百一十名指揮等官家屬妻女投庵為

尼三十三名俱合遵奉先年

勅旨化正還俗土地祠原有佛像窩住尼姑者俱令拆毀

改作社壇或作社學又該守備衙門會議奏

請要將尼姑發充軍妻看得尼姑年五十以下或欲自配

良人若不預出告示遽發各尼配作軍妻或非情

願為此合先示諭各尼年五十以上不能配人者

聽各依親居住無親可依者赴部報名送養濟院

存恤五十以下聽自擇配為良人妻妾如三個月

後不肯擇配及無人肯取者發為軍妻庶幾情法

兩盡而人無怨悔各庵銅鐵什物及尼姑衣箱家

火般移之際或慮光棍搶奪許赴部告批執照有

搶奪尼姑財物者照律例重治各尼自擇配偶既

清厘文集

卷九

五

定許同親夫或父母到部告明批照免地方擾害

相應改作社學庵院許地方呈報以憑酌處定奪

再照指揮等官家屬妻女投為尼姑及侯伯士夫

之家寓宿尼姑皆干礙法例且玷行檢各尼有係

職官親屬及係勳戚侯伯士大夫家庇護者地方人

等於前禮勸各官自行分付各尼尚早還俗依親

居住為地方表率毋恃勢撓法以壞

聖上德化敢有隱匿尼庵被人首出該城地方官吏隣佑

人等通行參治

一為禁約事照得本部近奉

欽依毀拆各尼庵院及土地廟一切淫祠無非欲民化邪

歸正亦欲使各尼得所近據各衙門官員及生員

人等呈請欲將前項庵院改作公館社學候本部

議處停當准改明文至日方許改立毋得假公營

私因而逼擾取罪不饒其物料應該給尼者該城

查報至日審實准給或本部批行兵馬司量給數

間者各尼照依批詞前去拆卸搬運以為養贍所

資如五城官吏人等嚇要財物不與查報反地方

光棍挾詐搶奪各尼財物并攔阻不許拆遷者許

地方總小甲人等拿獲前來或各尼赴部口告以

清厘文集

卷九

十三

憑參問重治決不輕貸其各尼親屬或哄騙財物

以致各尼失所者亦許赴告究治不恕

一為申明禁約事訪得京城內外地方人家送墾猶

襲陋俗男女混雜郊外飲宴大敗風化奸豪恃勢

暗乘女輦變男作女反逆陰陽抗背

聖旨地方人等共相隱蔽不肯拿送相應參問姑從寬令

再申明今後凡遇男女雜沓送墾酒食該城指名

迎人呈送本部究治有乘女輦即將輦夫拿送聽

發監候參請

旨處治如有隱護不舉本部密切訪出先將該城官吏人

等參問重治不饒

一為禁防淫風以端士習事訪得南京士夫舉人監生生員有不崇行檢宿娼飲酒大壞名教各院樂工多僭侈服用居室器皿上擬公卿私買良家幼女暗養為娼以致彝倫攷亂士夫有經鄉飲為賓僎者亦公行宿娼飲酒高致之士皆耻與列為風化玷本部主禮教合行嚴禁為此出給告示於各院門首禁約今後但有衣冠士夫舉人監生生員宿娼樂工官俳色長即具實指名呈報以憑參問原係官員奏

清厘文集

卷九

一

星

請定奪舉人監生生員即發為民各樂工收買良家子女為娼及僭侈服用窩誘官員舉人監生生員宿娼許地方人等舉首以憑查律例重治應天府每年鄉飲亦要查訪各項行檢不潔官員勿再濫請以辱賓禮庶於名教不壞士習以正各行應天府轉行該學知會遵守施行

一為

欽遵事訪得南京內外寺觀多窩無度牒僧道及年長已冠猶冒行童名色在寺出入不辭僧俗交通姦淫大壞風教查得禮部一內開僧徒自願還俗者

聽童幼不許捨入為僧題奉

聖旨依擬欽此該司備行各屬寺觀但有無度牒僧道俱限十日內各還俗如有已冠猶冒行童名色窩隱在寺併無度牒擅自披剃及各童幼捨送入寺亦限十日內自首免罪發還原籍為民幼童發還親族父母收養如十日內不肯自首不發還俗着各城緝拿及聽各地方首告該管住持及各僧道照律例治罪不饒該城仍多出告示禁約施行

一為清查娼籍以正倫類事近因樂工李勝收養娼女李瘦喜被伊生母黃氏具告到部審得樂院多

清厘文集

卷九

一

星

暗買良家幼女養逼為娼各女幼長娼門習見淫穢久而化且安焉大壞倫理相應清查各行各院限半月以裏盡將娼婦名氏年歲備細供報所生女子自一歲以上者數供報仍供父母何姓名及年歲若干類造小冊送部以憑委官照冊查審或先年給批出外求食等項俱要開報轉發在外府縣照冊清查如有年暗收在外良家幼女及買受來歷不明女子限十日內自首免罪在京內外有幼女被人賣入院父母能認識者許具狀赴部告理以憑依黃氏事情刺指血証驗如

果得實將女發還良家樂工照例問罪樂工供報
不實不盡致蒙按冊審出及被人首告亦照律例
重治亦不許地方光棍東機嚇騙捏詞誣告審出
治罪不饒合先出告示各院門首曉諭併開冊式
于後限半月遵行回報併行五城告示地方知悉
一為恤民勞敝事訪得近年工夫錢客俱從玄真觀
普惠寺二處凡用椅卓器皿俱行兵馬司着落地
方夫甲借辦各該地方多是貧民椅卓俱從富家
價賃每賃椅卓兩張車馬或用銀一錢五分不
等如賃二十卓即用銀一二兩不等器皿或致損
失負累賠償每月不計次數兩處地方夫甲勞費
之困甚於徭差皆近三年乃有此役往來士夫錢
客椅卓器皿多有借辦地方無此困敝該城不敢
借此名色以擾貧民今流弊已成勢難遽革恤念
民隱士夫孰無此心哉偶未之察亦遂不知民勞
至是極也與工部會議共辦椅卓各三十張本部
查尼庵銀工部查無礙官銀工部置椅卓各三十
張貯普惠寺本部置椅卓各三十張貯玄真觀遇
各衙門錢客俱聽借用卓帟本是虛備革去不用
器皿聽各辦酒主人臨時自備再不行該城借辦

椅卓用畢席主即督執事人停貯原處如有損壞
即日席主督執事人補償每月朔日寺觀僧道具
椅卓有無損壞數目小帖赴部查考仍通行各衙
門知會及行該城不許假借顧賃椅卓器皿名色
擾害地方仍出告示禁約兵馬司吏役再有逼勒
勞擾許被客人赴部呈告以憑究治庶省無名之
役以恤民困
一為禁約事訪得婦人送藥男女雜聚飲酒宴樂淫
侈縱恣大敗風化前已禁止今復盛行固由各城
官吏不肯用心防禁以致地方火甲互相容隱所
致亦由各寺院庵堂奸僧土工人等私創齋堂椅
卓招致各婦人各寺庵雜聚混會醉後恣為非禮
婦女致有醉宿過夜乃回是何風俗今將訪實各
項庵寺處所椅卓數目行城着各地方將各椅凳
併卓及器皿限五日內盡數送部各僧及土工人
等一併送部究問仍出告示曉諭今後再有故犯
婦女送藥出城即將該城官吏地方火甲及業主
并木夫一併參問重治不饒
一為禁約事示知各樂院樂工樂婦人等如有逃解
出外查審不到及將別名老幼頂名替審將正身

樂婦

女問

不肯出官而審待冊審完日將不到婦

充邊方軍妻或被人首發果係逃縣不

起一每人數俱問罪發實逃移在外府州縣行文

所在官司查究如係兩京樂籍無名及逃審不到

人數許所在官司審明問罪發實申報存將樂官

樂工問擬縱容作弊情罪如有樂女嫁與在外良

人為妻為妾有親夫承認審究是實即聽成婚該

城地方不許計擾毋致樂婦樂女改過無路從良

無歸下情難堪合通行示諭樂院地方人等知悉

一為定服式以正風化事祠祭清吏司案呈據應天

浦崖文集

卷九

夏

三

府上元縣申照得南畿地方一時女衣袖大過膝

襖長掩裙似此不衷名曰服妖誠為有關風俗相

應禁革案呈到部看得長短之式男女異製女服

上衣齊腰下裳接天地承天也男服上衣覆裳天

包地也女衣掩裳女亂男也黻陰陽之分亂男女

之辨召災殃之變不止上有餘下不足為服妖而

已相應通行禁革改正京城內外限半月以裏各

家婦女舊有衣服各自改製衣限覆腰袖限尺二

寸俱如弘治年間式樣如一月外不肯改正再有

婦女穿着違式衣服出外行往或赴酒席許地方

人等連人拿送到官首告即將本婦妖服給告人

充賞仍提夫男問罪娼婦限半月不改許地方人

等連人併衣服送官首告照前罰治給賞各機戶

敢有織造違式段襖及縫匠為人裁縫妖服亦許

地方連段疋衣服送官首告即將段服給告人充

賞機匠問罪通行各省府縣出示禁革限一月內

通要改正再照婦女戴髻舊式高僅三寸尖首向

前正德初年京城女髻高至五寸首尖向後時有

婦人髻側部之語卒召妖賊之亂陰人反而之應

也今兩京女髻俱已復舊惟弊風流及四方各省

浦崖文集

卷九

夏

四

婦女髻高五寸首復反向俗呼反面髻又曰背夫

髻雖一物細微關係風化亦甚不小俱令通行各

省撫按衙門轉行提學道及各府州縣掌印官均

有治教之責申嚴禁治先從衣冠士夫及監生

員吏典之家省諭改正庶小民有所視效弊俗自

改如生員衣冠之家不能化正婦女則行檢不端

家教不肅可知也聽所在官司按法治罪生員吏

典作虧行黜退丁憂養病聽選官員不准起送赴

部此與服妖同關風化合通行禁革以回淳俗

為主豪朋謝吞霸 勅賜功臣田土捐勒租銀致

害不得回鄉等事隋城兵馬司申報遼東復州衛
指揮花時所告供清看得花時之祖爲

太祖忠臣伊祖毋爲節婦祖安保全幼孤有古烈士之行

皆於風化有補非尋常功臣而已墳前祀田

國初報忠之仁也歲久被奸民侵占官司官爲申理所

以扶植風教非爲一武職王繪詐騙僞捏假契既

與花時字跡不同相應塗抹附卷以杜妄訴王繪

霸收過和利七百三十四兩相應追給花時收領

但彼既歷歲侵分花費一時追併爲難量與再減

一半則彼雖再稱災荒亦無詞可托矣胥繼宗既

渭崖文集

卷九

重

稱在縣承佃前田合谷巡撫衙門查處如果納租

在官相應免追其田還給花時管業王繪脫逃移

咨法司拘追究治低銀二十兩布段等物估價若

干着花時收領田土房屋如礙墳墓立限拆卸棺

柩卽遷別處其田聽花時另召平民佃種不許王

繪暗黨霸荒該司備行各該衙門處置犯人王相

等送南京刑部該司收問施行

一爲乞救孤貧被奸違例誣害重役事南京欽天監

食糧天文生李耀薛昇狀告看得南京生理甚是

蕭條居民甚寡差役甚煩設宜其多體統不一人

自行法擾民之弊甚劇小民既有府縣衙役犬馬

正差既編養馬戶又編各項鋪戶親外郡邑勞逸

相遠民何堪命百姓屢告重紙行頭累害又告布

行鋪戶遍行鋪戶停停鋪戶不知各項鋪戶供應

何等衙門買辦代賠何項錢物各該衙門如有公

用皆有公價不知何人侵短如官價皆足不損於

民則民有物貨爭言以求售爲用鋪戶爲也今編

鋪戶不問其家曾否儲蓄何項物貨貴之代買輸

官及告領官價十不償一以致細民動輒破家是

朝廷設官責之惠民乃反以殃民也儒官諒不爲此或

渭崖文集

卷九

重

照察不到吏隸作弊欺騙官司百姓受害以爲當

然官家害民亦若常例京城且如此何以責在外

奸貪之夫哉令行劄仰備查各項鋪戶奉何事例

編造供應何等衙門買辦因何致民賠贖價值累

民破家卽今各項鋪戶名色應否編造或係害民

之政止利貪官無益

國計卽行查革鋪戶名色各衙門缺物應用聽市上平

價收買不許責鋪戶買辦以杜侵耗害民之弊仍

多出告示許被害人是告以憑參奏治罪爲民核

忠自當任怨合作速施行

為乞憐孤貧被奸違例誣告重役事李耀薛昇等
再告該縣不得張主審得各項鋪戶買辦工部物
料俱係責令買料上納隨行領價貧民揭債上料
富民乘機勒取倍息復進數月方准領價加價買
料減價領直弊不可言吏隸措取使用庫官剋減
秤頭入重紙行頭買戶部紙割止給鈔貫准還紙
價民領鈔貫高閣無用揭債買紙啞口償息是致
鋪戶累年受害查得北京戶工二部料物俱招商
上納人爭趨利鑽刺請托乃得附名商籍何北部
上料人經營求南部逼民欽怨若此也今京城僅
涇厓文集 卷九 重

兩縣百姓豈能堪合京官員和買之害又編鋪戶
名色俾之黠啞輪困如正役然豈

國家立法保民意也合通咨會議仍出告示許被害人
具實跡赴告以憑

奏請處置少選民困

一為查審老疾不堪供祀事南京太常寺呈有得樂
舞生湏年力精壯人物清秀禮度閑熟乃可充選
通年只挨次頂補緣道士人衆樂舞生缺少挨次
補到年已衰邁不堪供事欲通行考選又慮後來
公道不明人競鑽刺反致爭擾今將挨次送到朕

必登等一十六名姑從舊例准補各缺前去供事
又該本觀送到道士吳禎補考得字畫精通禮儀
閑習年力方壯可候下次收補以示獎勵仍行該
觀凡有年方相應字畫諳曉禮儀閑熟者許赴部
報名候考如無願考之人方聽挨次收補必兩法
並行又權時斟酌乃為無弊蓋挨次以待常才考
選以勵異才且得青年之人及時供事合行議處
回報施行

為祭祀事照得古之祀禮質明行事慮昏暮不肅
敬也今

涇厓文集

卷九

重

宗廟祭祀亦昧爽行事

孝陵祭祀近日行禮太早致各官皆三四更出城京城門

禁關係甚重暮夜洞開非所以慎不測也今議遵

照禮式凡

孝陵祭祀俱黎明辨色太常寺遣執事人員視各官到齊

方請主祭官行禮各官同時序立庶免昏暮參差

失儀之外各官俱以五更三點出城守門官軍不

許早開城門以慎門禁合通行知會施行

一為廣醫業以精治瘵事祠祭司案呈看得醫道關

係民命術業不精誤人為甚近年各醫生不讀素

問難經本草東垣丹溪等書以致認病不真用藥不效合行該院着各見在食糧醫官醫生講習醫書待考及民間醫術俱要報名在院聽候考驗術業果通方准行醫各處民間子弟願習醫術者亦聽赴部報名行院查審明白記名候考術業不通黜革除名見在食糧醫官考選不通經業照依學校停學事例停住月糧候再考定奪庶幾人精本業術濟實用不誤用藥致傷民命合就行院遵照施行

渭崖文集

卷九

高

一為乞軫憐分豁貧苦事祠祭司案呈訪得土工齋堂皆盜竊棺材板木造作卓兌待人送喪招誘婦女混雜飲燕淫褻凶穢莫此為極如祭祀借用送喪椅卓器皿是褻瀆神明鹿鳴宴用送喪椅卓器皿是污蔑賢俊鄉飲酒用送喪椅卓器皿是穢辱耆賢皆名教所諱法律不容者也各衙門會否借用難便查究惟各土工假借鋪戶各色招誘婦女混雜酒食敗傷風化又稱供應官司各項椅卓名色甚玷化理合行府將各土工鋪戶名色盡行革絕通年合用椅卓器皿另行處置仍行各城盡查各土工齋堂椅卓標什器並完送部併拘各土

工解送究問以警頑猾施行

一為遵奉查報南京僧錄司申補能仁寺僧官批僧錄司官係總管領直隸內外各僧徒而設非專為能仁寺特設僧官也凡僧錄司設在天界寺缺官相應各寺住持從公考選起送能仁寺僧乃埋沒歷年考選定例缺官即自保舉將職事名器祝如囊中物以致選授不公主教非人每次吏部授官領憑之後又廣用財賂買職吏票官另給帖照名曰掌瑜伽教挾以惑眾奸賄互市考選典例遂廢沒不舉頑僧挾奸罔利莫此為甚前日率眾妄保僧徒俱合參問緣十人眾及襲獎已又相應從寬祖益情雖可惡亦因前人作弊誤犯所致惟法不可盡廢合將抱告僧祖傳併祖益送法司問擬應得罪名用警其餘以為後法

渭崖文集

卷九

高

一為乞批執照以杜患事江都縣娼女孫氏昔從良機兵名籍未除等情批查明機兵身役果係因娼編差今又別無客項田產人丁即與豁免仍行該府凡係流娼於南京樂院原無名籍俱聽從良如不肯從良猶冒娼籍騙惑良家子弟及暗養良家幼女為娼所在官司何審係良家女發伊親完

聚係娼名娼籍審實發賣作邊軍妻

一為私剃僧徒招集無籍故違私創敗壞風俗事祠祭清吏司案呈看得華藏寺崇寧庵久無度僧田地俱係頑民紹朗等隱占本部未查之先利歸頑民孰與查考及王相首發該縣知縣周仕又申稱要將原田盡給紹朗等執業並無佑價召買之說本部准令紹朗等每名量給田二十畝該府委官會同該城查勘又稱山田瘠薄有將田二畝作一畝有將三畝作一畝給僧者則田本瘠薄可知餘田節行召買未見估價則報則價直不多人難議

渭崖文集

卷九

真

估可知又該朝天宮沒官田四十畝召人承買江寧縣中稱無人肯買則句容縣田無人願買可知今春盡身物農耕時月田無佃主必致荒廢致誤糧差若如該縣原議將田盡給無牌將民以資稅猾孰若分給士夫以勵風教王都憲清貧相應議處南京庶介士夫亦宜崇重合行該府轉行該學查南京致仕士夫除雖敦清節或家業頗過者不給外有素饒應潔歸閑貧乏者會師生公舉將本田盡數分送承佃雖織微田業不足為潔士重輕名義所有或為世風勵勸較之盡給奸民義同不

俾田得早佃耕農不廢糧差不誤又為便益除容巡撫衙門會議外合劄本府查照轉行巡按御史知會仍一面行學速將合佃田官員姓名開報分給一面行縣責原日耕農各照舊耕種毋失農時待各分佃明白耕農自與佃主議納租糧差役俱毋廢誤施行

一為私剃僧徒招集無籍故違私創敗壞風俗事祠祭司案呈看得南京士夫清介自礪者眾不止該學所舉數員而已惟官品既崇祿入亦厚或世德繼美或恩蔭嗣休或祖業素給不俟他助惟致仕

渭崖文集

卷九

真

都御史王大用參政胡副使李顧璣僉事邵績用之美著於居官清廉之節驗諸家食至或旅居於外弗克回鄉或開館授徒取給朝夕或貧無以為家或妻喪弗克歛葬相應給授前項沒官田土以救節介以激流風案呈到部從合就行為此劄付本府查照元今事理即將查勘過華藏寺崇寧庵沒官田土虛實稅共十頃零每員給送二頃肥瘠高下聽自品對虛實稅糧照數辦納上不失官司稅役下與原佃從宜相處所以表勵清節激勸來哲非以是為利也該府備云給帖分送各

官家人收領前去照帖分管前項田土辦納原額糧差仍行該縣將紹期等原戶稅糧盡數割與王昇等五戶代納免致奸民假稱稅糧名色捏情別處告擾併行撫巡衙門知會共崇清節用勵世風具行過緣由回報備查

渭厓文集卷之十

南京禮部公行

南京禮部儀制司為辯回邪明是非以破詐術事准南京刑部江西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送准都察院咨前事到部送司奉此已將咨內人犯通行南京都察院經歷司并南城兵馬司提解各犯到司聽理外但咨內所奏事情未經行查難便審勘為此除稟堂外擬合就行為此合用手本前去南京禮部該司煩為查明該部凡遇慶賀進表有無容令皂隸樂工交

龍亭前後及直行甬道厲聲恐喝曾否令兵馬弓兵日候宅門有無擅受花時傳寶等詞狀批行各衙門問理及於私宅突起高屋四望擡轎人員令家人拿問是否并拆毀寺觀脩理各處衙門并曾否奏請逐一備查明白希由過司以憑施行等因准此案查先為禮儀事每遇慶賀進

表拜牌等項俱該南京都察院差監察御史二員赴部

糾儀嘉靖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拜進

元旦表文有國子監監丞劉紀乘馬突入二門已經御史

糾舉有案又該本部節次申明禮制自

龍亭陳設之後正堂至大門皆屬御史糾舉後堂官吏屬本部約束若有皂隸樂工交錯

龍亭前後及直行甬道屬聲恐喝通該糾儀御史即時糾舉本部並無干預又經題

欽依南京大小衙門凡四品以下文官務遵先年題准事例各要乘馬不許乘轎亦不許暗乘女轎等因本部出給告示發仰五城兵馬司曉諭禁革如有故違許令捉獲參送節據東城兵馬司捉送違例擡女轎南京鴻臚寺署丞廖遜送問訖又有溧陽縣縣丞周懋光乘女轎經過本部門首被皂隸喚同東城弓兵登

渭崖文集

卷十

二

時捉獲蓋本部住宅皆係官房公署與東城兵馬司連街有犯則本城自能捉獲弓兵吏役有公務徑到公署聽候分咐亦是舊規不用家人協同緝訪本衙雖有小樓一座下一層高一丈零六寸上一層高九尺八寸總高二丈零四寸固非藉以遠望而違例乘轎人員亦不須遠望乃見事理易曉也如有家人緝獲何官擡轎即是効勞自合優賞但未有其人不可妄列又該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付內開嘉靖十六年正月內奉本部送據遼東復州衛指揮花時狀告始祖花雲 國初命守禦太平與偽漢陳友信對敵

死忠祖母卹氏死節侍人孫氏仗義撫孤事功具載皇明開國功臣錄宋學士神道碑文李東陽樂府五倫等書荷蒙追封爲東丘侯

賜葬應天府江寧縣水橋并賜守墳民人潘俊等十戶田地山塘一千五百畝後曾祖花正

欽調遼東復州衛掌印遺下前田被徽州府民人王繪勢豪百戶胥繼宗買通里書馬繼祖李勿李已等朦朧占種見在墳起蓋房屋二十間墳樹砍伐一盡有辜朝廷報忠恩典具告到部看得忠臣節婦例屬本部太祖皇帝欽賜祭田亦屬本部分咐去打通狀數日花時

渭崖文集

卷十

三

哭告稱通政司不准又分咐再去告數日花時告稱王繪是徽州富商胥繼宗是西衙門主文賄囑通政司吏沉匿不行本部乃爲批行中東南三兵馬司會同查審回報奉本部批看得花時之祖爲太祖忠臣伊祖母爲節婦祖妾保全幼孤有古烈士之行皆於風化有補非尋常功臣而已也墳前祀田國初報忠之仁也歲久被姦民侵占官司宜爲中理所以扶植風教非爲一武職而已王繪詐騙僞捏假契既與花時字跡不同相應塗抹附卷以杜妄訴王繪霸收過租利七百三十四兩相應追給花時收領但

彼既歷歲侵分花費一時追併爲難量與再減一半則彼雖稱災荒亦無詞可托矣背繼宗既稱在縣承佃前田合咨巡撫衙門查處如果納租在官相應免追其田還給花時管業王繪脫逃移咨法司拘追究治低銀二十兩布段等物估價若干着花時收領田上房屋如礙墳墓立限拆卸棺柩即遷別處其田聽花時另召平民佃種不許王繪暗黨霸荒該司備行各該衙門處置所據花時事情一咨刑部追王繪田租一咨巡撫斷還花時塘田忠臣烈婦之典本部原行如此若曰花時訴詞通政司吏典應否沉匿本部

清聖集

卷十

四

新

應否查理則非所知也嘉靖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該南京已故守備太監傅容家人傅寶告爲姦徒抗斷砍伐墳樹拆毀官房違法盜賣等事已經陞任尚書湛若水行查叅問外續據武學生員傅尚仁狀告前事與傅寶先告事情相干本部看得家奴反主游僧害正皆礙名教合併行查審要見丘得今住傅容房宅是誰契賣若無傅容傳豪的筆文契則傅寶等俱是家奴豈得擅賣主人宅舍又稱祭田三頃有零近年花利審究是誰入已傳寶即今係誰戶籍應當何項差役應否開祭另立戶籍當差以杜後爭逐一

查審明白徑呈法司收問仍將呈送過緣由具呈回報該司通查前後案卷發該城查審施行等因是所受傳寶訴詞係本部尚書霍未到任之先與本官無干續准傳尚仁訴詞則因傳寶原案相連法宜准理者也又查得嘉靖十六年五月初七日奉本部送准禮部咨爲毀淫祠以正風俗事該本部題前事內開案查嘉靖六年十月內該本部尚書蕭翰林院學士桂萼等題稱尼僧道姑本以女流托名戒行官司每略之而不懲遊民實利之以爲奸故晝閉外門夜開內戶地方莫敢誰何惡少窺以出入爲盜竊淵藪

清聖集

卷十

五

新

使男女群房其爲風俗之害治道之累有不可勝言者題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京師尼僧道姑庵寺數多男女混雜誠爲風俗之累今該各官會題前因相應查處合候

命下行移南京禮部遵照嘉靖六年本部題

准事例轉行各該衙門通查庵院若干所除相應改造公用外俱照例拆毀房屋基地變賣價銀入官支取公用該部仍遵照前

旨出給榜文痛加禁約今後敢有私自創立庵院者照例治罪等因嘉靖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本部尚書蕭

翰林院學士嚴嵩等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查得嘉靖七年為陳

聖制以裨至治事看得霍韜所奏係洪武永樂正統景泰年間舊制永樂年間元僧唐賽兒以妖術惑眾曾亂山東洛川反賊何蠻漢等聚眾誦經稱彌勒佛教亦作亂陝西雖曾殺害地方攻陷城池後俱擒滅今本官歷陳舊制蓋思患預防之意謹列前件酌為事條仰副

聖明崇正黜邪孜孜圖治至意等因嘉靖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方獻夫具題奉

清聖集

卷十

六

六

聖旨各處僧道無度牒的都准查革今後再不許開度并私創寺觀庵院其餘罷欽此又查得嘉靖十六年為申明條例闢除異端以光聖治以資國用事看得給事中李纂建言無非仰體德意候

命下本部行各有司欽遵 聖諭化正僧徒自願還俗者聽民間童幼不許捨入為僧題奉

欽依准擬欽此備查前後案卷拆毀尼庵係近奉題准事例化正僧徒係節奉

欽依事例今則尼庵畧毀而未盡僧徒未及化正僧寺未及拆毀俟施行有緒另自通行知會為此除稟堂外

合付前去本部儀制清吏司煩為查照施行等因准此除稟堂外擬合就行為此今將查過緣由合用手本前去南京刑部該司煩為查照施行

咨南京兵部刑部都察院巡撫鳳陽都御史

南京禮部尚書霍 為馬船積年害民夫甲通同伴

當假內官名色加取折乾銀兩酷害州縣驛遞事本職於本月十五日卯時經過邵伯驛據該驛官吏驛

夫人等訴稱本驛秋季止領官銀七兩今已吞應過

三十餘兩皆係揭債包賠極苦無伸昨十四日被南

京司禮監官張禧赴京進貢回還順帶小內官任住

清聖集

卷十

七

七

等十五名前去南京居住共關文兩張只合乘坐馬船兩隻被不知名馬船夫甲交通各官伴當家人辛雄李彪任山季倉赫泰李奉武倫崔景劉榮魏冒李雄張王張明王春呂己方春宋林王理李忠等多用馬船八隻夫甲一百餘名皆係積年光棍幫助各官聲勢緝吊驛遞官吏違法取財既取人夫拽船又要折夫銀兩廩給口糧加倍折銀又要隨船禮銀又折門厨皂隸等銀多開名色酷財無厭緝鎖館夫二名去訖皆係馬船狡猾夫甲教誘為害等因已經分付將被害實跡申呈撫按衙門查叅治罪去後又據高

郵州印信手本開稱各官多乘馬快船八隻凡撥夫八十名各伴當辛雄等通同船甲強索折夫銀八兩二錢五分又據高郵州孟城驛印信手本開稱各官大廩給一分例該銀二錢加要銀八錢中廩給一十五分共米四斗五升例該銀四錢五分加要銀一兩五錢口糧十九分共米二十八升五合該銀二錢八分五釐加要銀五錢七分又要隨船禮銀四錢又要貼門厨銀三錢四分人夫二十名過關米二斗此係高郵州一處除人夫及米外共被強要過銀一十二兩三錢皆據各印信手本開報仍檢查若應過印信簿籍相同又據界首驛印信手本開稱本驛原係中站額無廩米亦被強要大下程銀六錢中廩給銀一兩七錢折口糧銀五錢七分隨船禮銀四錢貼門厨銀一錢共要去銀三兩二錢七分人夫二十名過關米二斗又據寶應縣印信手本開稱各船共撥過人夫八十名又要折夫銀八兩五錢撥過皂隸十名又要折皂隸銀二錢六分折快手錢七百八十八文又據寶應縣安平驛印信手本開稱被索過各項銀三兩一錢六分人夫二十名過關米二斗此又寶應縣驛共被索過銀一十一兩九錢二分及錢七百八十八

文皆據各印信手本開報查審相同除將明另行外為照內官任法害民因由家人伴當動聲勢亦由狡猾夫甲教唆誘引或索詐得財夫甲與伴當侵匿入已內臣不知情或一半送內臣一半各夫甲伴當侵分亦不可知凡治惡先治黨與然後為惡者孤狡猾夫甲百十為群縱橫河道如虎駕翼恣以內官伴當假以內官聲勢其不暇人肉而白之骨希矣為國保民益先嚴治有紀綱管轄之任者諒不能已於心也除各伴當家人查據關文已有姓名但多訛錯合行南京司禮監查明提問馬快船八隻夫甲一百餘名無從查考合行南京兵部車駕司查照首從分別情犯重輕量行提問將法外加索贓銀盡數追還入官查照律例治罪如有干礙各內臣德其實跡請自上裁如或內官原不知情只治伴當夫甲悉置之惡者亦是懼黨與亦或孤矣如各姦或以地遠無証不肯招承或設姦扳告各州縣驛遞官吏人等到京對理苟圖毒害報復以杜後訴則一賊收存各衙門印信手本是為照驗另為具奏申加刑俟或轉行撫按衙門查月或

首一人前往各衙門取印信簿籍查審人証具在彼即啞口無詞矣慎毋拘牽多人入京對理以墮奸計此爲國守紀綱不得不嚴爲國保民不得不懇切爲此合通咨前去煩查照施行

牌行徐州兵備道

南京禮部尚書霍爲馬船積年害民夫甲通同伴當假內官名色加取折乾銀兩酷害州縣驛遞事先據高郵州等處開報南京司禮監內官張禧進京回還順帶小內官任住等一十五員前往南京居住原行關文二張例合用船二隻人夫二十名被南京馬快船光棍夫甲誘引不合

清江文集

卷十

十

郵傳部

違例多占馬快船八隻分外多取各項銀兩酷害州縣驛遞細訪皆因積年馬快船夫甲橫行河道酷財稔熟以致各內臣出京爭先投見接引到船任意唆誘綁打驛遞官吏凌虐州縣百姓皆夫甲唆幫如無夫甲內臣只伴當數人豈能單拳行兇及查關文又無夫甲姓名以致撫按不能究問除已移咨南京兵部備查各船夫甲的實姓名分別首從情罪追究外今自清河縣起至除州止逐處又吊到應付過印信簿籍備查出張內官經過多取折乾銀兩多寡不等各令開具印信手本備照看得沿河州縣百姓疲敝只應咨夫役已自不堪若又加取折乾銀兩敝民何

以應無厭之欲爲此牌仰徐州兵備道備山中呈撫按衙門轉行南京兵部從重究治以警貪猾地方獲安須至牌者

告示

禮部尚書霍示仰州縣驛遞等衙門但有指稱本職兄弟子姪親戚故舊奴僕有所干托詐騙財物索取夫馬等項即便拿問光棍罪名仍具事由實跡問過招情順付馬路來京查考若有內外文武大小官員公差人等經過例外多索夫馬及折乾廩給折乾人夫強索銀錢布絹等物亦開具實數用印信手本順付馬路來京查考

清江文集

卷十

十一

郵傳部

嘉靖十八年八月十五日示

牌行徐州

禮部尚書霍爲禁約事仰本州即將發去告示照式翻刻多印數十張給發沿河各該衝要衙門張掛遵守仍具刻印過張數發給過州縣驛遞衙門領狀行過日期類繳查考須至牌者

詹事府公行

詹事府主簿廳爲比例查革積弊以甦民困事奉本府案今近見兵部題稱太僕寺寺丞吳世寶公差多索馬匹等情奉

欽依提問實係革弊恤民之多

該太子

書同掌府事霍具奏為民困事內開南

官張橫例外多乘馬船八隻船頭夫甲害民索財

馬路困弊公差官員法外害民等因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除馬快船夫甲害民索財情由

經都察院行南京都察院查究外尚有馬路困弊主

經查處近據良鄉縣固節驛等衙門開報各官例外

多索夫馬車輛驢頭等項累害貧民尤有甚於其世

實者有用馬十五匹者有用夫三百名者有通取苛

站折乾錢者但係公差俱不開外今將無關文例不

清庫文集

卷十

十三

刑部

該應付人員索過所驛夫馬合查的確姓名比照吳

世實事情參

奏治罪公差官員例外多索夫馬亦合申明律例嚴加

禁約庶貧民不致重困京甸可保無虞也案仰該

行兵刑二部司務廳呈堂查參禁治施行奉此擬合

執行為此除公差官員例外多索夫馬不開外今將

嘉靖十八年十二月嘉靖十九年正月二月各項非

公差官員擅用夫馬人員畧開一二合用手本前去

兵刑二部司務廳呈堂查照禁治施行

為查究司官抗阻

聖旨欺罔弄權事

谷吏部先該本職具奏官員遷轉資格禁革賊吏奉

聖旨內閣乃朝廷輔導大臣調元替化朕自能酌處其餘

事情着該衙門查奏着實舉行不許輒拘近例私徇人

情懲戒賊吏着都察院申明律例不許隱護欽此吏部

奉旨一年不惟不舉行且不查奏該本職又奏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為照本職先年屢奏係奉

欽依着實舉行及吏部看了來說事理有左侍郎何推

托署印官難便議處後被該司沉匿不肯稟堂着實

舉行隱蔽到今合行檢舉奏

清庫文集

卷十

十三

風疏

請查究再照吏部四司先年雖附內閣圖陞京堂姦弊雖

行猶未大肆今則外似內閣之權中亦暗售私意舊

規推陞官員自驛丞巡檢而上至府縣兩司官員皆

三堂聚坐查資叙簿泰酌考語衆稱允當乃議陞擢

議出公堂難容私弊今惟即中自與尚書陰議暗陞

左右侍郎俱不與聞致物論譴騰謂欲陞官先納賄

舊規大選官如太僕寺庫官會同館副大使惜薪司

副大使宣課副大司等官皆考中高方得選授今

則納銀千兩或賄閣下或賄郎中不復公堂考選徑

與密選各省賊官考滿至京納賄千兩即選科道行

取推官知縣多先通賄賊跡已亦不黜退

室外托稟命閣下內實陰交即中考察官員納賄

雖貪不黜閣下親黨大貪不黜奸弊叢委不可勝詰

皆吏部四司專據京堂之選之致也

聖主在上日望政治吏部總百僚賊弊如此欲百官庶節

不虐小民不蠹國脉不負

聖主望治之心惟前二疏係本職原奏奉

欽依着實舉行今不惟不行反益賊弊如職不舉察言官

不知弊積之由無舉察者矣除另行具奏外合查原

案大畧移咨吏部知查照施行

清崖文集

大公集吏部

上汪誠齋

啓考功司送到覆貴州撫巡本主再四閱之覺司中

原稿詞語太長欲為借易一二字句恐非舊規生也

竊自圖念將生先生供胥使之役代勞効愚固分

向事恐外人不察又諸生為借越故此請教竊觀孔

子稱鄭之爲命必更四人之手是致詳審精密各盡

所長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夫應答諸侯之辭且謹重

若此乃今疏奏上達

宸嚴下敷邦國承式百僚可不慎重乎歷年舊規只

吏草率之詞恐非所以

朝廷重辭命也春秋之時子產在鄭雖鄰國之賢莫或

有過之者則邦交之辭子產之才可專任之矣乃必

草創於裨謀又復討論修訂然後從而潤色焉竊謂

虛心無我如子產者可爲世師矣况復當國則一

國大事子產獨斷之夫豈不可猶必兼取四人之長

而不自用大臣之度如子產亦可爲百世師矣區區

得執鞭于長者之後每欲效其懇惓然跡涉舊規不

敢苟且謹具此請命不盡

汪誠齋家宰手帖

清崖文集

卷十

十五

生昔在刑部凡看堂稿必左右二堂先看然後尚書

乃看別部則不然意者以刑名爲重務故耳然六部

之事孰非所謂重務者而獨刑名云乎哉况對

君之辭尤不可不加之意也部中相襲舊規實失之矣執

事思慮及此正所以救其失有裨於

國有裨於政有裨於生之不及一舉而三善并焉區區

胡爲而不樂從也哉淺陋固不敢企望子產之賢然

古今人心一而已矣子產獨不可學耶繼自今望執

事凡百開心見教更不必以爾我芥蒂於胷中古人

所謂用人之善樂善之誠區區實有之但愚直之性

或所見不同則不能不力爭耳然亦未嘗不反覆撻
量必求其是而後已也若以生但亦如俗人之見猶
或有嫌疑於其間則非執事所以知我也何如何如
與張甬川少宰

啓生昨日不自知其不肖輒有所請于誠翁方自懼
當得唐突之罪不意誠翁乃大賜開納且面督生曰
凡事正須各極其見共效忠于

聖明勿爲芥蒂生退避再四翁又曰余正恐諸君曲意相
徇不盡言相正助或陷於有過且索生所閱司稿已
詳討論脩飾乎未也生對曰未敢率爾瀆對甬川再

渭崖文集

卷十

七

知用

議乃敢復命蓋部中規八陞黜官員只即中與尚
書密定可否兩侍郎唯唯而已矣疏已謄正胥人
送兩侍郎云云侍郎又復唯唯而已矣在該司只吏
胥與即中密定可否員外主事亦只唯唯而已矣甚
則疏上報下員外主事猶不得從後唯唯者故諺曰
侍郎不如正即員外主事不如胥吏又曰媚與媚龜
微古之弊也正德年間凡權要人爲小人囑售美官
不求侍郎尚書只播一順于即官云云即官即密達
權要人願肯于尚書尚書無不聽從者小人則求美
選不求尚書侍郎不求即中主事只密賄賊吏則賊

渭崖文集

卷十

七

知用

吏納賄或陰通即中或巧設機械美官無求不得弊
也久矣今誠翁旣陞選官必公堂泰酌未嘗暗聽即
中密啓未嘗偏主已見百年積弊驅洗之如拂塵公
純廣大之德超出前列生已竊歎私幸贊服不容口
矣覆題章奏翁復許生輩竊贊下風樂收人善翁之
智度于產不得專美矣惟淺陋是懼無以報稱翁之
德意外人無知或疑生輩爲僭權抑恐後人緣是遂
各執已見不肯相下會議一堂如聚訟然流弊遂有
不可勝救者生也竊念雖甚不肖幸得從兩賢之後
百年斯文氣誼之投之會莫有過焉者則凡行事宜
爲遠大慮重後程式毋貽誚于人謹以誠翁昨所賜
柬及生昨鄙見呈上高明賜裁酌焉今推陞選任官
已是大公掃盡舊弊雖有權人賄人亦無能爲已惟
是覆稿誠翁議許先送兩堂討論脩飾然後呈正堂
潤色固得孔子嘉鄭之意矣誠翁已度越古人矣生
與執事謀所以自處以不負誠翁督教之盛心几章
疏覆奏有議處者該司具草生與執事竭其一端之
愚聽誠翁采焉如斯而已矣言之當理乎否也惟誠
翁取裁不敢膠執已見必惟吾言之從也蓋竭其愚
者輸誠於翁也所以忠於職也不膠已見擴大公也

有職分之體也正即亦能取法誠翁凡事分理干員外主事勿一己之私自用選官作缺陞調叅劾各竭其聰明各效其公忠不倒柄於猾吏不售私於暗室吾見誠翁風化始於吏部被於四方天下萬世仰大公而承式生與執事亦竊下風之譽幸焉何如何如張甬川少宰手帖

讀手教兼與誠翁往復書何幸復見古之道於今日偉雖愚敢不策駑以從觀正大光明之業之有成也為臣之道以

君為父也僚長為兄也天下之民為赤子也凡可以撫赤

渭崖文集

卷十

文

九

子而娛父母則為之奚暇於兄弟之間分彼已哉但事長之道則有所謂恭所謂遜所謂從云者而執事一書之間恭遜藹然可謂曲盡而無遺矣不勝敬喜之心敢以是復

汪誠齋再東

啓昨日承教深感執事不以淺陋見棄欲力挽而納之於善故不肖遂歆服樂從草草數言奉復蓋事君之忠泣事之敬同寅協恭之道自常如此顧未有如執事能開誠布公如此見教者不肖是以深服執事之同於古人而敬感之無已也甬川翁所喻為臣之道

蓋胸合執事之心而先得我心之同然者矣遽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事君以用人為職不能如伯玉之寡過豈獨為伯玉之罪人乎抑不肖嘗思人之言曰川人之善猶已之善正人之失猶已之失此言雖美猶未盡也必曰人有善吾能用之則已之善又加於人一等矣人有失吾不能救則已之失又下於人一等矣如此存心而後庶幾也何如何如

張甬川再東

渭崖文集

卷十

文

九

觀誠翁再答手簡真冢宰之言也末後用善救失數言尤更精采令人發深省也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今日職業亦曰多吉士吉人以上媚天子下媚庶人云耳如是而

皇天后土亦可媚而享也吾僚友之所以相媚亦孰有大於是乎

與張甬川

汪公開心見誠號曰誠齋斯名稱情哉行將梓之廣公之光明正大之心之德於天下也何如何如

兩廣事宜
○韶州六縣雖時有寇竊不為大害惟知府嚴督知縣

及督巡捕督巡檢等官時加防備小有出沒即時捕
捉則不貽大患又有司巡捕官多賊濫不法苛虐小
民欲弭盜安民先嚴治賊貪官吏至急也

○廣州屬縣若連山陽山多交通桂陽上猶彬州等盜

又多江西人在地方放債害民激變良民甘於從盜

○若清遠從化番禺增城龍門地方連接賊巢不可勝

述近皆勦平須嚴督守巡督府縣官時常防備小有

出沒即時捕捉勿致養寇又得府縣良有司單人單

騎巡歷各邇近賊巢地方誘諭之使之十家爲甲百

家爲堡互相防檢有患互相救助有不足互相周濟

清江文集

卷十

三

賊

路徑之險要立爲寨堡俾鄉民共守焉每鄉百家立

一鄉老以誨諭鄉人鄉立一社學以教子弟防之密

導之寬化之以漸賊巢可求無患矣

○若新寧新會恩平陽江龍水賊巢亦不可勝述近亦

勦平矣賊殘黨時有出沒亦惟嚴督守巡兵備巡捕

等官嚴加防守小有出沒即時捕捉勿致豪蔽勿致

養寇貽患仍得良有司單人單馬巡省其地凡鄉村

百家諭之立一鄉老十家爲甲百家爲堡立一社學

誨諭之有出入不明行跡可疑者鄉民互相覺察勿

相貽累行之有道化之有漸雖盜區可化爲樂土也

○若惠潮之境程鄉之盜多通贛州和平大埔之盜多

通汀漳海寇自漳州浮洋海入劫惠潮近年尤甚須

嚴督守備備倭守巡等官分督府縣有司各於寇賊

出沒路徑嚴加防守海賊由洋海入劫水口嚴加遏

截沿海衛分地方軍衛官嚴加督責如縱賊入境輕

則拿問重則參奏降黜仍得良有司誨諭鄉民十家

爲甲百家爲堡互相防守險要路徑立爲寨堡鄉民

自相守護仍鄉立社學導之禮義亦化盜爲良之要

也若肇慶之羅旁綠水若懷集若西山若高州茂名

石城連接鬱林若欽廉等州上通廣西山賊極多亦

清江文集

卷十

三

賊

時出劫賊巢極多亦極深險須嚴督守巡等官嚴督

參將把總等官時加訓練兵快防守要害賊或出沒

即時防勦或徑搗其巢穴或截其歸路俾出無所得

入無所歸此其大要也

○羅旁綠水之賊七八十年矣爲害深矣有司不肯議

征非不能征不肯征也如調兵一二千駐鬱林調兵

一二千駐欽廉又調兵一二千駐高州陽春各擇要

害據守又自梧州練兵提上流之勢然後調廣州兵

從德慶入新會之兵從龍水入鬱林欽廉高州之兵

各遏截賊奔走之路又號召平民使自備斧斤墮大

兵之後凡賊巢林木聽斬伐焉羅旁綠水之賊亦可平也此大要也進兵之路再查審可也

○西山賊前年劫高州破城入焉有司不才素無防守之備故也今賊已勦平惟賊巢險曠無以處焉後將茲蔓不二十年賊之生聚復殺復為地方患有議調廣城肇慶達官入鎮壓焉有議立屯兵屯田其地壓焉有議招廣西狼兵入居鎮壓焉有議招復業新民立為保伍聯為鄉落鎮壓焉四策必有一得審擇焉必有宜者

○新寧白水之賊屢勦屢肆增城從化清遠番禺

清江文集

卷十

主

之賊雖近勦平惟姦民逃罪多入匿焉善後之策

經理其地立為保伍俾互相聯屬而就約束乃久寧

○若廣西斷藤峽若府江若慶遠宜山若容縣皆具之

巢穴近年陽明用兵之後賊亦小歛然防之少懈則

突然出劫復為地方之患須嚴督副總兵參將守巡

兵備等官使之聞報某府州賊巢若干某賊巢若干

某賊恒年劫掠某地方出沒從某路徑今為防禦之

策須如何盡善某地該調兵防守某路徑該調

截某處賊該密機擒勦逐事開欵逐欵作圖送國

使賊虜巢穴常在日中扼險制勝之機節制

又嚴督副總兵而下各守地方各加防禦諭之曰如有失誤即參奏請

上裁籌之精論之熟將佐以下莫不用命則賊聞風自戢爾如或恣肆出劫督副總兵等官分路據險或徑搗其巢穴或截其歸路使出無所得入無所歸則又自困畏也

○若田州及各土官衙門皆不敢為地方患惟彼土夷自爭土疆自相讎殺或爭襲職自相讎害皆戾自攻夷於我中土無與也惟是文官不知事體常挑其釁而利其爭或襲職不與保防致久積怨恨或差旗牌

清江文集

卷十

主

御國制

人役調起土兵因而求索或差去人役求不滿欲回而媒其短或守巡把總不才官利其財而構其罪則土官地方遂日多故矣須痛察往弊鎮之以安靖焉土官可坐而定也

○若東莞若香山若順德沿海之民多為海寇或一夜劫掠數千家或聚眾十數飄據海洋官兵不能追捕皆守巡官不能防之於微故也須嚴督守巡官督府縣有司申明保伍之制每鄉立一鄉老自相管攝十家為甲百家為鄉出入互相周知行檢互相覺察寇盜互相守禦則沿海之民自不能挺身潛踪獨為盜

寇不幸有聚衆飄洋拒敵官兵者又須嚴督守巡嚴督府州縣巡捕官嚴督沿海衛所官扼險以守凡賊由海入劫俱有海港扼海港控制焉則入劫無路又自困矣復嚴防內地奸民乘時沽利與賊交通餽之米肉餽之衣服酒食餽之利器械賊無內交久自困矣復嚴督守巡等官嚴兵控扼沿海之山凡沿海之山多出山泉流爲溪澗其水清其味淡可以烹食賊人飄據洋中洋水鹹鹵食之則瀉洗手面則皮肉潰如官軍控制山澗之泉使賊汲路絕焉久自困矣此其畧也尚有密籌須面議

○若民壯之役往年僉大戶一名爲之凡糧七十石出民壯一役有十戶集糧七十石者二十戶集糧七十石者凡糧一石出銀一錢糧七十石者集銀七兩足募一人應役矣往募役多市井之人有司多私役焉夫民壯之僉所以補兵之缺也今不用之補兵之缺乃供有司之私役甚失初意矣夫糧一石出銀一錢民之供易易矣豪戶或加取焉或頑民不肯輸併重累于大戶焉皆失初意矣近年嚴禁有司私役禁之不能止也乃歲徵役銀千官用募驍勇之民補兵之缺謂之打手此法之可守者也近聞慮大戶多取于

細民或民頑不輸偏累大戶凡民壯之役之徵之銀秋糧輸納之期併徵焉亦法之可守者也

○右驛遞之役每驛遞夫頭若干名凡夫頭一役編糧七十石凡糧一石徵銀二錢五分中制之極準也惟驛遞官恒苛索夫頭見面銀過客或倍取夫遂爲夫頭極害近年徵銀千官按季按月時其給焉立循環簿稽焉過客不得倍取夫驛官不得苛索弊少革戢矣惟夫頭有加取細民之弊頑民有偏累夫頭之弊近年夫役之銀亦于秋糧隨徵焉亦法之可守者也

○有承準吏胥不得逞奸下則小民悉知大數不爲姦人所罔然後因役定制曲防其弊乃民之求利也○若通年徭役之病莫病於舉人赴京索預編人戶鄉官赴京水手亦索預編人戶蓋徭役往年審編之法凡田一項編銀五兩若惟徵銀在官則民甚便利矣然有力差焉如庫子廩給之屬田五頃編廩給一役審編之例銀二十五兩而已矣及其供役也有用銀百餘兩者田二頃編庫子一役編銀十兩有零而已矣及其供役也亦用銀百餘兩故姦民凡遇徭差之年即賄姦吏營充預編人戶納預編銀則各色重役

可以暗嫁於愚民之無求者矣舉人鄉宦亦利預編何也凡田一項正例銀五兩舉人赴京路費例銀二十兩該田四頃彼若索之預編人戶可倍取焉預編徭戶寧倍輸於舉人鄉宦毋供役於廩給庫子蓋輕一分則寬一分之策也惟姦民多營預編則愚民必多受苦役利在舉人鄉宦禍及良民甚不可也南海一邑歲之應試舉人新舊自各有零編田四百頃則缺四百役是舉一年四百役之苦倍堆于愚民之身也愚民良民不重可憫乎舉人路費成化以前無有給也自張東所抱重不輕應試巡撫朱公檄有司勸

之駕驢之路費之銀十二兩遂著為例凡舉人赴試官給銀十二兩正德已卯毛鳴岡巡按加銀十六兩凡鄉官赴京有司勸贖水手四名銀五十兩皆厚之道也嘉靖辛卯吳允祥巡按加舉人路費銀四兩總合之爲二十兩尤厚也惟是各色之費皆取之無礙官銀可也如必於預編取焉是割良民以悅士夫也士夫如必於預編取焉是割吾弟兄以肥吾身也吾何忍焉

○若各徭役若巡司弓兵役之輕者也編銀三兩及其募諸人也乃川銀十五兩加五倍矣蓋巡檢索見面

銀致之也盡嚴禁焉許該役之民赴訴焉弊斯革矣○若南海縣禁子亦役之輕者也編銀五兩其供役也費銀四十餘兩買上司刑具累之也盡改議上司刑具支贓罰銀買用勿累禁子弊斯革矣若使司贓罰庫子廣州及各府庫子各縣耳房門子皆編銀十二兩其供役也遇官之應者焉銀費十二兩而足矣不幸遇贓官焉費銀二百兩猶不足者矣甚則役未滿而家已傾者有矣密訪嚴治焉許民赴訴焉弊斯革矣又凡欲知屬官賢否察其差役之重輕已可驗其弊矣

○凡審編徭役只儘見在丁糧編派焉勿許潛留剩餘人戶徵銀以資貪猾勿容加報丁口以病良民此至要也

○預備倉斗級役之輕者也乃有守支十年不得支放爲斗級極累者夫十年守支則三經查盤已爛耗損皆責斗級取償且罪之是以惠民之法爲厲民之具也盡議出陳易新之法凡稻穀積至三年率多腐爛南方地濕故也宜著爲令凡稻穀在倉三年不用以販者俱於青黃不接之月平價糶賣以利農民俟收成豐登如須儲穀乃川前銀糶買以充焉如或三年

之間又有新積之穀則前糶之銀儲之庫供公需焉則積穀得爲實用斗級不被久困固兩利也

○若秋糧弘治正德初年糧一石只銀五錢而足今糧一石加銀一兩乃是里長之取諸小民也則尤甚焉廣之米價自昔至今大率相若然往年價止五錢今加一倍何也由管糧官自通判而下皆有饒利故也蓋竊究其弊懲焉貪賊汚官置諸法焉吾民之利也蓋必復米價凡一石銀五錢乃爲無弊

○香山順德番禺南海新會東莞之境皆產一虫曰蟊蟊能食穀之牙大爲農害惟鴨能啖食焉故天下之

清江文集

卷十

三

美

鴨惟廣南爲盛以有蟊蟊能食鴨也亦以有鴨能啖蟊蟊不能爲農稻害也洪武永樂宣德年間養鴨有埠管埠有主體統畫一民蒙鴨利無蟊蟊害焉成化年間韓都御史不知鴨埠乃所以利農也疑埠主爲豪戶侵牟小民之利者也革去埠主聽民自畜鴨焉利細民也細民聚黨駕船干贖莽之地縱鴨踐食農民之稻大爲民厲官司惡鴨之病民也禁畜鴨歲八九月撫巡官督州縣官捕畜鴨之民然而畜鴨之民以鴨爲命合黨併力以拒官兵或賄諸仕宦之家爲之淵藪主官兵如獲畜鴨之民則民無保家之望如

脫而不獲也則遁而爲盜地方遂日多故矣前守曹仲玉熟知積弊因陳巡撫主議復洪武間鴨埠之制

定地爲圖法極詳密百世可式者也吳東湖與曹守不協竟毀其法爲久大之利宜復曹守鴨埠之法曹守之法洪武之法也只查故籍舉行焉自爾盡善不須再講求也曹守鴨埠主選民有恒產者爲之謂其有恒產斯有恒心也又畜鴨之地皆曠漠波濤之境也小民聚黨頑不可制非有恒產之民頑民不可統馭也曹守鴨埠之圖專以弭頑民之畜鴨者大爲農害故凡農人之稼被鴨損食者專責之埠主埠主責之畜鴨之民如畜鴨之民縱鴨傷稼可按名責償由埠有定主田有定界不出戶庭而頑民自不敢肆也曹守鴨埠之圖雖以保農稼亦以禦海賊故其令曰凡海賊劫人財搶人稻穀各埠畜鴨之民協力擒捕如不擒捕治之罪故鴨埠之法行海賊亦小戢矣惟有司時振紀綱乃無流弊

○曹守鴨埠之制若遂行焉畜鴨之民惟遵埠主約束也矣不求仕族爲之武羈蓋仕族武羈爲畜鴨之民之淵藪小利啖之也宦家子弟見小利忘厚禍陰爲畜鴨頑民窩主頑民恃宦家子弟爲水山恣惡無忌

清江文集

卷十

三

美

因畜鴨而殘民之稼民不敢告曰某官族主之也禍固不小矣後因畜鴨而為劫盜蹤跡張白則宦族受玷不小矣故鴨軍制行則民有定業準有定主不附麗宦族為之庇覆宦族子弟亦得寡過保全衣冠之策也惟宦族不知其為保全門戶之利也必毀曹守之圖以遂其私又曰如立準主則畜鴨之利準主戶之因而妬忌之遂警曹守之策此則不思甚也

○若欲察有司之賢否惟察其所徵之糧有無加取于民而已蓋有司賦濫則糧一石昔費銀五錢今費銀一兩下通攬戶上賄管糧等官姦賊橫行莫之禁矣

清江文集 卷十
不可不加察也此弊在編僻州縣尤宜嚴察

○若欲察有司之賢否惟察其編審差徭有無加取于民而已蓋有司賦濫則庫子門子廩給等役編銀十兩或致民倍出二百餘兩者矣韶州弓兵有一役費銀三十兩者矣則巡捕官苛取見面之弊也諸如此類凡在偏邑尤宜加察

○若欲察有司之賢否惟察其聽訟有無冤濫而已矣蓋有司而昏焉詞訟皆吏胥主之生殺出入吏胥暗持權焉官雖無私然昏暗之弊其禍吾民已甚矣有司而賊焉凡獄情重輕惟視賄入為之準吾民有黑

死無訴者矣有司而酷焉憑一醉怒械箠數人死于墀民雖寒心亦視之如常例然也其守愈介殺人愈多禍亦甚矣有司而軟焉獄事不斷淹禁愚民或因小事禁而殞命軟官雖無殺人之心然權遂下移則為民厲亦甚矣凡覽詞狀有此四端則有司不職可知也故於民詞加察焉有司之賢否可見矣

○凡察詞狀先明大體戶婚田土湏告之縣及府人命盜賊湏告之憲司此定制也然有縣官府官兩司官巧為蒙蔽下情詘不申者則巡撫巡按不得兼聽並納惟申喻之曰凡戶婚田土之訟非兩司聽斷冤枉

清江文集 卷十
者勿越訴非地方盜寇非賊污官吏害人非官豪勢

要害人實跡勿越訴如愚民濫訴焉察其情理而為之處焉抑又因以知有司之賢否察謂察其理有司問斷有無冤枉非

監訴皆受也

○東莞順德香山之訟惟爭沙田蓋沙田皆海中浮漲之土也頑民利沙田交爭焉訟所由禁也善斷者凡訟沙田皆沒入之官則訟端求息矣何也沙田者海中之洲島也先年五嶺以南皆大海耳故吾邑曰南海漸為洲島漸成鄉井民亦蕃焉南海開邑皆富饒沃土矣今也香山順德又南海之南洲島日旋與氣

俱積亦勢也。顧民利州島交利互爭訟所由禁有司所不能斷者也。如遇沙田之訟，即按其籍曰：爾田何年報稅？如果增報稅額，有益國賦也。按籍給之永業，無籍者沒之。官若曰：吾所承之業，從某戶某田塌陷，代之承補者也。則姦民之尤也。宜勿聽，仍斷其田沒之。官則姦固難售，而訟亦可省矣。是固聽沙田之訟之策也。又曰：凡訟沙田皆沒之。官則沙田之訟自息耳。蓋沙田皆海中浮土，原無稅業，是民所由爭也。語曰：一兔在野，衆共逐焉。無主故也。積兔在市，過而不問，有主也。海中沙田野兔之類也。其爭也逐兔也，沒之。官召民承買而取其價，以供公需，絕訟之術也。

○若欲察有司之賢否，惟視其於市於民之物之貨有無和買而已矣。賊官賤直，奪民物命之曰和乃劫奪之暴也。由是仕宦家遂得專利，小民欲經營生業者無措手矣。乃嗟嗟然曰：宦家專市利，嗟乎有司不和買，小民均得營市利，宦家烏得專之？故市民失職，有司和買之爲厲也。有假公役公費而和買者，陰盜公帑歸諸其室曰：雖和也，爲公也，欺心甚矣。

○若欲察有司之賢否，惟視其衙有無工匠而已矣。汚官之心利南土物器，凡百工匠日役焉，赤手供事，諺

曰：應官作料物和買諸市工匠日殲坊甲供其需，日役百人則百家困。

○若欲察有司之賢否，惟察其稱糧役之銀有無作弊，加取通弊也。

○若欲察有司之賢否，惟察其進見俯仰之節入公門鞠躬古也，今而見

天子鞠躬禮也，乃見巡撫亦鞠躬，磨折是撫巡之尊同天子也。受之者僭也，彼觀顏鞠躬無所於耻焉，非小人之耻與？觀有司之賢否，觀其禮之中否可矣。

○若欲察肇慶將守巡以下官之賢否，觀其處羅旁綠水之盜畧見之矣。羅旁綠水之盜，稔盜也有司視之如嬰兒，啼則擲之梨栗，無敢拂其情者。盜所由恣而罔忌也。如必征焉，上也。次則絕通山，頑民勿資之魚鹽，制其死命。然後許之互市，馴服之小民之策也。有司而才宜鑒王指揮互市之禍，王指揮之禍通山頑民鼓之也，不可不慎。

○若欲知備倭以下官賢否，觀其處番夷入境畧見之矣。東南夷皆由廣入貢，因而貿易互爲利市焉。中國不可拒之以自困，惟佛朗機之夷則賊虜之態也，不可不拒。因拒佛朗機，併拒諸夷，非策也。爲今之策在

諸夷之來則受之在佛朗機則斥之否則厲兵以防
之示之必誅應機失得賢否辨矣

一察院准狀發府推官或知縣審過應否在理乃稟准
行甚是塞下情蓋詞狀中小有干礙皆不得達

一各衙門發老人取供或聽事吏典取供甚是作弊瞞
官害民

一各衙門造冊書手積年主文甚是作弊害民

一通年審錄只憑畧節揭帖則冤情難達蓋獄情招由
有與原狀情節兩不相對者閱獄審囚非查原狀則
後來支蔓註及無辜是故畧節揭帖不可盡憑

清江文集

卷十

手書

漢陽

一嶺南詞訟惟教唆之姦人可惡生員猾吏罷閑書手
皆開門教唆以致詞訟日繁

一生員賭博入市飲酒大敗行檢酒禁治以正士習生
員教唆尤甚壞心術

一司府縣庫子門子責之供應各官日費動則傾家幸
立法處置

一巡司弓兵如責之親當巡檢每役索拜見銀十兩或
五兩不如照舊追價催打手爲便

一民壯已經戴巡按定例隨糧帶徵其法甚便聞近又
改革不知如何蓋有司不肯依期徵納以誤支應又

或慢令致期驟徵於青黃不接時月致民驟擾然後
鼓騰法立不便之說致上司誤信耳如肯隨糧帶徵
量分三限或五限俾民不驟擾則決可行也

一驛遞水馬夫役亦已隨糧帶徵革去夫頭惟夫頭革
去則驛官不得拜見銀又上司經過不得例外奉承
故爭言革去夫頭不便姦人詭頂夫頭姓名告願親
嘗以誤上司幸察治

一新設三水縣只便於迎接巡撫然路當四衝害民寔
劇今官司以術籠民未役之當夫接應民未告病再
十年民不堪命矣

清江文集

卷十

手書

漢陽

一先年陶三廣公從高州開一河直達肇慶功重成矣
爲人沮止今因前緒而繼焉可不大大費而成永利蓋
雷廉高欽地方所以蕭寂由水路不通商販不至故
也開此河則四郡皆爲沃壤寇盜不治自弭也雷廉
積滯之粟由河至廣則廣城因以資裕地利至要也
一順德前哲有西溪張先生奏由御史任太僕少卿侍
郎尚書致仕家業不增于舊之毫寸惠州前哲有廣
漢張先生律由御史知府都御史侍郎以卒家業亦
不增于舊之毫寸今皆零替久則墳墓不守兩先生
皆不及三年考滿者歷三品二品之階皆不蔭及後

人如有賢明當路留意往哲以勵世風援章楓山例為之請于

聖朝各加蔭叙以勸清節亦名教之助幸也

蕭巡按東之告示准狀式

一告為人命事某有父兄夫弟男某前往某地方被某用棍刃奉打死某處致命傷痕某人見証具狀上告

上告

一件勢要害人事有某倚其官勢要逼取財物占去田地逼娶妻女某見証具狀上告

渭崖文集

卷十

三

無

一件賊情事有某通同某於何日夜前去某家竊盜得

某財物若干某實跡可証具狀上告其餘式不及盡

錄自此狀式出教唆之風不治自息而獄訟亦少云

一各州縣取各巡司官吏離去所守衙門出城聽事則

原設衙門為虛空無主矣甚非舊制

一各上司取聽事官吏太多徒無益

一去年陳巡按到韶州驛官以破敝之舟迂焉甫行二

千里舟漏幾覆陳公怒問故對曰戴公革去夫頭無

人脩理將以復夫頭也陳公且怒且復夫頭竟察知

驛道之奸下納變法之說亦明也已

一徵糧須該縣掌印官乃無弊近年永簿皆賄幹徵糧通同攬納害民

一各倉官通同管糧通判等官作弊收納濕米取耗銀弊不可言

一各官司和買客貨假公濟私脩理衙門和買物料赴銀入已幸密訪

一布政司解京料舊例均搭平配內府料難上納者人配一項工部光祿寺料易上納者人配一項輕重均

適奸民不得避重就輕良民不致全解重料近聞奸吏受賄盡壞前例奸民用賄全解輕料良民獨被重

渭崖文集

卷十

三

無

累幸查吏弊改正

一順德某知縣打死平民一千餘命皆用毒棍從致命處決死故平民到縣只打二十棍即出門死矣今皂

隸習熟往日手勢打人俱從致命處下手凡打二十

人無不死者合查某知縣舊用毒刑皂隸通問罪革

退良民乃得保命

一某知縣未選官時先在京揭債到任酷刑逼財償債

上司友加旌獎近日進士舉人選出多揭債與債主

同行間有進士未選時揭債一千選後又揭九百到

任後即該償本利四千百姓如何不受害幸密察

家訓前編

序

先是正德丁卯嘗著訓凡二十篇將以保家也今刪潤凡十四篇兄弟子孫世慎守焉將來保家也附錄三篇家之推也於戲立家極難敗家極易祖考嘗為其難矣兄弟子孫毋為其易也哉念哉念哉保爾家哉嘉靖八年己丑仲冬朔八日韜題

合變男女異路圖說

凡殊福男子由焉墨扁女子由焉陰陽之別也男門由前女門由後外內之別也人授兩室女從母子從

渭崖文集

卷十

三

圖

父夫夫婦婦子子女女止其所也男街直達女街後轉遠別也男止中堂女止寢堂慎則也女門重錯謹也家人之義大矣哉

田圖第一 只列其綱而已
目詳見家訓

人家養生農圃為重末俗尚浮不力田不治圃坐與衰期述田圃第一

倉箱第二

有田則有粟粟入有儲聚之于公以稽歲入散之于用以稽歲費不可無統紀叙倉箱第二

貨殖第三

居家生理食貨為急聚百口以聯居仰貲于人豈可也冠婚喪祭義禮供需非貨財不給叙貨殖第三

賦役第四

食土之毛荷天之德不思效報禽獸奚擇世之頑民竊利自肥不供正賦恒有事殃是宜懲叙賦役第四

衣布第五

衣以周身寒煖之用朴雅是宜不先勤勞布帛何獲叙衣布第五

酒醋第六

喪祭之用賓親之交酒醋之用不可缺也惟立之式

渭崖文集

卷十

三

圖

俾無濫叙酒醋第六

膳食第七

飲食之節有家之常惟小人恣口腹之慾以破其家亡其身敗其妻子大傷風化宜立之式俾勿越叙膳食第七

冠婚第八

冠婚之禮人道大端末俗尚浮以侈相高遂至破家宜立之式俾勿越叙冠婚第八

喪祭第九

喪祭之禮人道之終過不及非也宜立之式俾勿越

叙喪祭第九

器用第十

器以利用有家之常上下之殺禮所生也昔舜為漆
器諫者二十人紂為象箸卒以覆敗帝王器用猶不
敢侈古之道也況於庶民乎欲恒保家朴雅是宜叙
器用第十

子姪第十一

家之興由于姪多賢家之敗由于姪多不肖子姪賢
不肖莫大於勤惰奢儉其教則由父兄世之不肖父
兄以禽犢視子姪多事姑息致子姪多不肖以敗其

清庄文集

卷十

聖

聖

家不可不戒叙子姪第十一

蒙規第十二 全錄

家之興由于子弟多賢子弟之賢由于乎蒙養蒙養以正
豈曰保家亦以作聖叙蒙規三篇第十二

蒙規一

童蒙以養心為本心正則聰明故能正其心雖愚必明雖
塞必聰不能正其心雖明必愚雖聰必塞正心之極聰
明天出士而賢賢而聖雖資下愚亦為善士曰養心有
要乎曰有

頭容直 勿傾 勿側 勿視

口容止 勿宣 勿噤 勿噤

手容恭 勿撝 勿散 勿撝

足容重 勿踞 勿行 勿踞

貌必肅 勿見 勿情 勿情

容必莊 勿見 勿放 勿放

氣必紓 勿急 勿滯 勿滯

色必溫 勿暴 勿暴 勿暴

視必端 勿回 勿側 勿側

聽必謹 勿聽 勿聽 勿聽

言必慎 勿言 勿言 勿言

清庄文集

卷十

聖

聖

動必畏 勿動 勿動 勿動

坐必正 勿倚 勿倚 勿倚

立必中 勿倚 勿倚 勿倚

行必安 勿疾 勿疾 勿疾

寢必恪 勿怠 勿怠 勿怠

規曰頭口手足身之物也貌容氣色身之章也視聽
言動坐立行寢身之用也統會之者心也道之所以
流行天命之所以於穆不已也童蒙習之持之悠久
不息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下學上達聖人也故
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程子曰聰明睿知皆由此出

蒙規二

一曰孝親凡人家於童子始能行能言晨朝即引至尊長寢所教之問曰尊長興否何如昨夕冷煖何如習成自然迨入小學教師於童子晨揖分班立定細問定省之禮何如有不能行先於守禮之家倡率之童子良知未喪最易教導此行仁之端也

二曰弟長凡人家於童子始能行能言凡坐必教之讓坐食必教之讓食行必教之讓行晨朝見尊長即肅揖應對唯諾教之詳緩敬謹自幼習之亦如自然迨入小學不別貧富貴賤坐立行俱以齒是揖分班立定必問在

清庄文集

卷十

聖

聖

家行道見尊長兄長禮節何如有不能行敦切喻之先於守禮之家倡率之此由義之端也

三曰尊師凡人家於童子始能行能言遇有大賓盛服至者教之出揖暫立左右語之曰此先生也能教人守禮可敬也由幼稱即啓發其嚴畏之心迨入小學易於遵教爲師者晨日禮服與諸生肅揖後言動視聽容貌氣色敦切曉誨使之勉勉循循動由矩度此嚴恭謹畏之所由起而動容周旋中禮之基也

四曰敬友凡童子始能行能教之勿與羣兒戲狎晨朝相見必教相向肅揖迨入小學必教之相叙以齒相觀

爲善更相敬憚勿相聚戲言勿戲笑勿戲動善則相學惡則相諱勿相誹詰勿相誇競古人於朋友所益不小今人於朋友所損不小由童穉教之所以養存正性遏人欲擴天理之基也故不曰親友而曰敬友云

規曰孝親仁之始也弟長禮之恒也尊師義之則也敬友智之文也仁義禮智心之畜也童子日之所以正心也爲魚飛躍活潑之妙也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又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規三

清庄文集

卷十

聖

聖

一曰誦讀凡訓童蒙始教之口誦次教之認字次教之意識口誦即教之遍數使勉勤精熟認字教之先其易者如先認一字次認二字先認人字次認天字之類意識即教之就其所知者啓之如孝即事親之謂弟即事長之謂之類行步拱揖皆有至理起居食息天命流行孔子之申中天天周旋中禮只在日用常行之間而已初學便須告之曰即此便是聖學工夫使之心意思識日長日化勿強其所未識優悠漸漬雖愚可明

二曰字畫凡童子習字不論工拙須正容端坐直筆楷書一豎可觀人之立身勿偏勿倚一畫可觀人之處事勿

楞勿斜一ノ如人之舉手一挑剔如人之舉足一莊重一點須如鳥獲之置萬鈞踈密毫髮不可易一統繳如常山蛇勢寬緩整肅而有壯氣以此習字便是存心工夫字畫勁弱由人手熟神會不可勉強取效明道云非欲字好此是學

三曰咏歌凡童子十歲以上每日寅至卯誦書辰至巳上五刻習字巳下五刻至午上五刻歌詩未至酉誦書凡歌詩五人一班歌詩三章俱歌正雅正風第一班歌則其餘俱端坐肅聽由二班三班歌過即止歌者出位拱立聽者居位拱肅命十五以上童生二人糾不如儀者

渭崖文集

卷十

學四

初犯誨之再犯罰出位拱立三犯罰跪四犯斥出十歲以下聽而不歌十八以上朔望大合歌乃歌朔望合歌十八以上一班十五以上一班十三以上一班十歲以上一班歌過即止俗有作詩作對者每十日以五日習之餘五日歌詩蓋歌咏所以啓發志意流動精神養其聲音宜其湮鬱蕩滌其忿戾之氣培植其中和之德習之熟積之久氣質潛消默化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四曰習禮凡人家童子始能行能言尊者朔望謁祠堂及謁塾室引童子傍立使觀尊者拜揖之節然右漸教隨班後拜又教以古人坐法迫入小學朔望懸孔

聖像教師師諸生四拜選直班二人糾故不如儀者罰誦書一百字童子十歲以下日已刻教之學古人坐法使知古人收斂身心之要十歲以上十五以下日班分二人習灑掃凡應對頌和適唯諾頌肅敬進退須謹慎十五以上每月朔二日望十六日習冠禮婚禮祭禮射禮喪禮年終一習以孤子為喪主暇日講明可也童子於禮由初而習以至於冠步趨食息皆固範圍則非僻之心不能投間而入中和之德日益純固資雖下愚亦可以寡過矣

渭崖文集

卷十

學五

熊施刻

規曰誦讀所以致知也字畫詠歌習禮所以游藝也致知也者開明心者也游藝也者存養心者也童而習之長而安之勿助勿忘之妙也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彙訓上第十三

守家惟勤與儉由為庶人為士為大夫卿佐道則不同本諸勤儉一也循禮安分道義之門叙彙訓第十三

祠堂詩
穆穆我祖鞠我後人視我後人支由體分我子若孫我弟若昆念爾所生勿替爾祖之心

子孫兄弟皆體祖考之心雖欲相薄且重亦自不遠矣

凡人之生均出父母我為父母乃有孫祖何今之人自有

弟兄無念所生而利之爭兄弟利爭肉骨戈兵

如兄弟同出父母自能體父母之心又知同族兄弟同出于祖自能體祖考之心雖欲爭自不忍失肉骨戈兵由不體父母祖考之心之故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聚閑如商如參兄弟商參不念

爾父母矧念爾祖穆穆我祖念我孫子同屬于毛同離

于裏

妻子兄弟其親一也乃厚于妻子薄于兄弟出不體父母祖考之心之故也至是天理滅矣人而禽獸矣故又極言祖考之情以感之

兄弟離矣妻子肥矣我之孫子亦我儀矣教誨我子善我

渭原文集

卷十

卷十

御國四

師之昆弟利爭勿我似之

我原於妻子薄於兄弟再世子孫亦厚其妻子薄其兄弟而已矣我為祖考則不願子孫如此我為子孫乃不體祖考之心乎不思甚也

穆穆我祖有儼其臨我弟及兄而子及孫皇皇駿奔式念

祖心匪也潔牲庶也臨歆

祖考享我之祭非以我而潔牲也由我兄弟式念祖心也日廢也臨歆希冀而不取必之辭然則不念祖考至是則詞愈婉而情愈切矣

穆穆五章三章章八句一章十句一章十一句

家訓續編

序

虞寅之歲著家訓一編大槩防儉之式多誨

意少也丙申之冬予來南都有鄭氏者下氏者聚

以居求予訓式焉下生悚復求訓梓焉予語之曰

者訓止訓予之家也若而之家非所及也風土異

習俗異尚侈儉異好性趨異適予猶不保予子孫

不子悖也况於予之家乎下生曰非敢全式也所同

者意也所異者跡也請式意畧跡焉予乃授之前編

又惟防檢之煩不如誨諭之諄切也而或興起於言

外也而或不俟於防檢也著續訓十六篇次一曰雍

睦願吾子孫式張鄭而戒薛氏之子弟也薛氏有薛

渭原文集

卷十

卷十

集

包猶其賢乎次二曰友愛上願吾子孫式姚若劉而

戒牛之妻次三曰友愛下願吾子孫式劉扈張周而

戒崔之族次四曰敦睦願吾子孫毋不幸有繆之弟

之婦陳之嫂李之妻惟族之睦基於家述司馬氏柳

氏顏氏鄭氏之詒格言作家教家之基謹於閨門述

司馬氏文中子鮑氏鄭氏之言之行作婚娶由閨關

而門庭子弟也者所以保門庭者也作子弟由子弟

而孫曾玄逾遠逾憂作子姪見弟子姪之保家莫大

於儉作儉德儉以裕家慎以師心士可賢作慎德慎

德至矣子孫不式其身凶家遺祖之羞作嗣世不肖

子孫不嗣祖德自災乃身祖德無殞子孫世凶德殞
祖享祀祖為綏冕作世載穢德凶禍之懲善德之思
作奕世儒宗儒崇篤行行崇清德清德保家作奕世
清德凶禍之致福德之積若有召機實天之理作陰
臨我祖啓跡嗣世績德我後人思述無斁作先德十
六篇叙曰續訓也者述往行者也述格言者也述先
德者也往行也者懿行也格言也者懿言也先德也
者懿德也我後之人毋忽之哉語有之曰先行其言
而後從之又曰實勝善也拚惡著善人視肺肝我後
人念之哉

渭崖文集

卷十

宗

二

雅睦第一

古人睦家族如張氏陳氏李氏楊氏崔氏鄭氏皆足
效式薛氏感焉叙雅睦第一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
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
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
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
遂為爭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雅睦矣

忍字固屬家要而家要則忍是也非得此忍字不惟忍乎
手之禍所由起而家之所由離析也是故家要則忍
以忍為上忍家長治家是非曲直宜斷之理而義之
義否則應之法而問之官治之刑典家乃齊而義之

忍也者為
家要言也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
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

百犬共一牢食其家聚之聚可占也一犬不至諸犬不
食其家之和可知也夫猶可以和人與人而不如犬乎

溫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家法久而不喪者唯故李相家子

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

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嫁喪葬所費皆

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

宗諤所制也

深家之善在官俸不入私室又在冠婚喪葬皆
有常數又子弟各掌其事子弟不肯爭事雖有官

渭崖文集

卷十

宗

長

法執
與守

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有弟二人曰椿津昆季相事有
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
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帟幔
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
津扶持還室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
台鼎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
坐椿每近出或目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
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肆州椿
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便次附之或若未寄不先

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麻同爨庭無間然

家人相聚須敬其所尊乃有統屬乃能表率子孫故兄弟之聚以敬為主而和以出之如椿津之事兄播可以法矣又曰只如楊氏兄弟自可垂式萬世

崔孝芬魏孝文時兄弟孝義慈厚孝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

能致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公之極也諸婦亦相親愛公之化也

鄭紹叔字仲明梁武帝時為驍騎將軍後入為衛尉卿紹叔少孤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糧

渭岸文集

卷十

辛

賜所得及四方遺餉悉歸之兄室

鄭紹叔之行可為子孫出仕者之訓居官俸入不歸公帑不惟家族厚薄不均亦為仕者貪心蓋所入皆歸公帑彼仕雖貪無益於私已也不惟敦睦亦可訓廉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至大間襲其門文嗣歿從弟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頌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厲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

鄭氏在宋時同居至元又至我朝九十餘世天下稱曰義門鄭氏同居久而不懈而有恩而已矣

薛包性至孝弟子求分則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

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

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

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人家不幸至此薛包其賢乎嗚呼我家子孫無願有賢如薛包者乎無願有不肖如薛氏子弟者乎

友愛上第二

族之睦本於家家之睦本於身姚萇趙孝陳饒奴謝連劉德可式牛必友言可戒敎友愛第二

秦主姚萇字景茂襄之弟也隋襄征伐襄敗于麻田馬中

流矢死長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

渭岸文集

卷十

辛

濟堅子安故嘗會救至俱免

此篇發意切不暇自計已私者也世大小利害即為身謀不恤骨肉可以動魄矣

趙孝遭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

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飽肥賊大驚並放之

禍亂變故可見天性之真切趙孝者天性不虧喪者也世人生長安富反以私愛薄骨肉可以愧勸矣

陳饒奴年十二親亡寡弱又歲饑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

命饒奴流涕身丐訴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

其門口孝友童子

十二稚齡能保全弟妹天性之真醇未鑿也世人有父母兄弟具在乃私其妻子者誠之不愧死已乎

謝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少有至行隨兄純在江陵

述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漂流不知所往
述乘小船尋述嫂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
邪術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管理如其已致意外
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呼天
幸而獲免咸以為精誠所致宋武帝聞而嘉之

詩云原隰哀哀兄弟求矣謝述之謂也抑求之原隰
雖則難也世未至沒身冒浪求喪去死一髮間耳謝
述抑猶難也世人有安平時

劉德奉元人父娶後妻何氏德事之如所生家貧傭工取

直文錢尺帛皆上之四弟並何出德撫愛尤篤年五十
未娶稱貸得錢先為弟求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

渭崖文集

卷十

七

鄉里稱為劉佛子

富能不私其財猶曰禮義之教也貧能不私其財殆
天資之美也彼讀書說理道琅琅如也乃內私其妻
若子者視劉
佛子如何哉

牛弘字里仁隋文帝時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弟弼好酒

而醉常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
牛弘聞無所恠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

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此一事有三善焉不以小故怒至
親一也不聽妻言二也德量三也

友愛下第三

劉廷讓存弟張範存姪屠保孤皆人難能崔挺威

也叙友愛下第三

劉廷讓大寧武平人文帝至順初北方兵起民被殺掠廷
讓挈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置于懷兵急廷讓
乃棄已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事聞旌之

此忠難急迫之際不暇為謀孝友天性隨感而發不
及慮其私者也亦可為知私其子不恤兄弟子姪者
鑒之

屠保梁蘭陽人孤育於伯父伯父老無子鐸為買妾

歲餘產一女其妾性頗不慧熟寐壓女死父之伯父卒

遺腹生一男鐸愆前失告其母及妻妹護視之弟能食

常自抱哺與同卧起十年不少急弟有疾鐸夜稽顙星

渭崖文集

卷十

七

丰哀禱願鐸父子間可去一人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

也明日弟愈

可為私其妻子不
恤弟姪者之勸

張範字公儀弟承字公先範子陵及承子戩為山東賊所

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兄
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

義其言悉以還範

此亦禍亂迫切友愛天真不能自禁不暇顧其私者
也故曰作見入井皆有怵惕之心人之性善端可見也

周顒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顒曰弟才

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然熒燭投之顒神色無忤

此事不惟可勸反
愛亦可占德星

家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

人家子孫五世之後不幸如翟氏崔氏崔氏崔氏其賢乎抑吾
 子孫無賴則諸正之官自不能正禍作矣今世必爭
 爭則分何而可謂正之官自不能正禍作矣今世必爭
 之法若何而可謂正之官自不能正禍作矣今世必爭
 分也從四世兄弟列者分產焉上而父下而下不與
 而五世而分則從五世兄弟列者分產焉上而父下而下不與
 而子不與也從五世兄弟列者分產焉上而父下而下不與
 不可世嗣宜從五世兄弟列者分產焉上而父下而下不與
 五十分產焉或謂如年過五十出田五十以上有子
 一人或二人年十六者無田者曰九子二人受田

渭崖文集

卷十

五

敦睦第四

繆彤自擢陳伯遂婦李充進妻昏剛烈丈夫可式叙
敦睦第四

繆彤字豫公少孤元弟四人皆同爵及父娶妻諸婦遂
求分異數有鬪爭之言彤憤然曰誰乃自擲曰繆彤
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羣庶何奈何不能正
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

繆彤固賢者也諸弟及婦亦猶可教者也否則聞命不化禽獸又何擇焉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

縱乎使游學乎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乎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乎之不親家生產曰亦食糠粃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

陳平之兄賢哉兄也世人兄弟不睦皆起於私妻子

季充字大遜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偽醉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內外共議婦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無狀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遂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

渭厓文集

卷一

五

20

重兄義之義薄婦奴乃得乘間入也世人有外具男狀
有鬚髯戴巾帽視其貌男子也內溺婦女婦言是聽
以問兄弟求爲李克婢妾不得也求爲李克犬豕不得也

家教第五

早幼稟家長長御子弟子弟閑婦女和娣姒以睦
家族家乃不敗叙家教第五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

Abstract:

此實治家綱領家無家長家不可齊如家之卑
幼凡事不稟家長紀綱所由亂也家何由齊

司馬溫公曰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群子弟及家衆
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

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
品節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
備不虞

此家長治家之常規而甲切所宜日察命者也守禮
之法也裁省冗費禁止奢華治家之要務也保家者不可一日不講焉者也

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卽
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
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入閨偏愛私藏以
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
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耶

清庄文集

卷十

妻

郭開

柳仲塗之考之言之痛切也亦是通患也要其病根
所在惟私之一字爾夫偏愛也私藏也皆私之實症
也有家者能克偏愛能私私藏婦言能入者蓋亦寡也

顏氏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
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
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
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姊妹之比兄弟
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
圓蓋必不合矣唯友弟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此段曲盡天倫至情曲盡世情變態有案者恒記念
焉天祥或不派絕人道或類寒室也否則姊妹交時
積味交謔骨肉不爲
路人之視者鮮矣

鄭氏家訓訓望家長率衆參謁祠堂畢出坐堂上男女分
立堂下擊鼓二十四聲令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凡爲

子弟者必孝其親爲妻者必敬其夫爲兄者必愛其弟爲
弟者必恭其兄聽聽聽非徇私以妨大義非怠惰以荒
厥事非縱奢侈以干天刑毋聽婦言以間和氣毋爲橫
非以擾門庭毋耽麴孽以亂厥性有一于此旣殞爾德
復隳爾胤睦茲祖訓實係廢興言之再三爾宜深戒聽
聽聽衆皆一揖分東西行而坐復令子弟敬誦孝弟故
實一過會揖而退

清庄文集

卷十

妻

郭開

此鄭氏訓望訓詞也子弟能句句省念真可保身保
家族矣又曰古禮男女同謁祠堂我家男女分內外
不混謁惟命于
弟二人監禮

六 男女姻婚家門興替族屬睦爭驅機之由叙婚娶第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
如何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
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
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
貴鮮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
庸有極乎倡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

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此段論擇婿擇婦曲盡世情曲盡理道曲盡流弊凡有家者不可不深省也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則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

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要與得財不惟其財而驕因家法止長世俗論財求婚貪鄙成風於人道或息矣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

女妻之裝送資貽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

美飾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

故使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惟命是從宣笑曰能如

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

淵庵文集

卷十

孝本

訓文

挽鹿車歸鄉里拜始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

之

鮑宣不納妻財桓氏不恃富驕皆人道準極也婦如桓氏夫如鮑宣家教有不與行乎

鄭氏家訓子孫有妻子者不得更置側室違者責之若年

四十無子者許置一人不得與公堂坐

鄭氏此訓施於士民不易之矩也有官者能行焉其賢於人益遠矣予愧不能也書之子孫或能勉焉

子弟第七

家之興替由子弟賢愚柳氏邵氏張氏諸葛氏之言

近而切子弟恒省念可以保身叙子弟第七

柳玢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大

者五宜深誌之

其目在下

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

安逸也者便身之私者也澹泊也者妨身之私者也精察力省焉天理人欲之幾決矣

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情前經而不恥論當世以解頤

身既寡知惡人有學

儒術古道皆保身保家之招訓也解頤於世情之務下愚之趨也喪家覆族又何有焉

其三勝已者厭之伎已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

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

在廝養何殊

渭厓文集

卷十

五九

居

膏梁子弟喪身敗家之禍莫大於嫉人之善揚人之惡蓋惟嫉人之善必欲盡一世無善行而已之不善可以掩也揚人之惡必欲彰天下皆惡行而已之惡無傷也

不知惡積之極抵足喪吾身吾家吾族而已何與人

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麴蘖以嚙益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

習之易荒覺已難悔

好優游嗜麴蘖亦子弟之通患不學之故也如皆好學自無此患

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待之衆怒群猜

鮮有存者

此世家富貴之子弟恒墮斯坑而不自知及知而悔身已在幾矣易曰君子獨立不懼惟知知可與語此又曰柳氏五戒天下萬世之通弊逐句細玩逐字省察凡膏梁子弟不墮落其中者蓋鮮矣有家者之欲

保家也常念之哉

邵氏曰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奸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隙里惡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渭崖文集

卷十

李

保家從其言而巳矣否則從凶喪身喪家族而巳矣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事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坐隅朝夕視為警

此十四事出自家長下達里勿皆宜記念而語必忠信飲食必慎節尤養德養身之切務保家之訓矩也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恬慢則不能得精微

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

詹涓以養氣寧靜以養心內外交養也恬慢則肆於外險躁則肆於內心氣交病也學者時時省察德其有不進乎否則時馳歲去其成枯落猶之可也甚則恣肆險阻禍至殺身猶不已也

子姪第八

勉小善惜分陰戒游樂勤課業慎氣質子姪切務叙

子姪第八

漢昭烈將終勅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由小惡而積之殺身沉族之禍可致也由小善而充之立極垂之之地可至也今日行一小善明日行一

渭崖文集

卷十

李

小善又日行一小善善日積德日崇聖之徒也豈曰保家

陶氏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勤之一字自早勿至於老長自農工至於士大夫公卿無可不勉者也有家者恒念勤字雖微不保家不可得已否則雖欲保家不可得已

橫渠先生曰學者舍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

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耳

天理人欲迭為消長循天理則日事禮義循人欲則日事燕樂循禮義者日惟不足家雖欲不保不可得也循燕樂者亦日不足家雖欲保不可得也

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為學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一

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

此是切已實學緊要得力之地尤須知所學真為何事如能行住語默皆合道理所學大本已得之矣經書子書讀之精熟內外交進之功也靜室危坐養心養氣至切要也又曰學者須從靜室讀經書子書乃得分配否則

橫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騎墮子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

渭崖文集

卷十

全

施

長至死只依舊

安詳恭敬可教而能驕墮凶狠亦習所至人家子弟所以責學父兄之教子弟不可不謹之於幼齡也變化氣質之端也

顏氏曰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學以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此病多出於驕倨子弟而失父兄之教者居鄉不容於鄉出仕不容於僚終必傾敗斥黜沒身之後猶被惡名禍其子孫而後已是因世衰俗薄所致亦自己不善葆聰明所致也是因聰明衰德也是因聰明禍身也子弟念之戒之

儉德第九

儉德始於保身中於保家終於保家族保子孫至要至切叙儉德第九

柳玘曰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飯夕食齋藟飽而已

居官能儉不惟可守官職實可晦家範小人也身敗名裂以覆其家者多居官之七

張文節公為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王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

渭崖文集

卷十

全

付高

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能思身難常有而不敢侈則亦宜思家難常盛而不敢侈矣况家族日蕃口食日衆浮費日益難欲不貧不可

溫公曰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沾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散止脯醢菜羹器用麤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

此居家常法萬世不可違者也世俗告官以侈用尚溫公之考以居家之法居官焉其賢於世人遠也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

此於音義子弟最要記念學者驟得志類忘貧賤則志驕侈以喪名辱身蓋不足言也作富貴相亦有數端或衣服或飲食或氣象或儀從或居室隨在作病不可不察

柳公綽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

子弟學業未成不許食肉古人教家其嚴如此後世貪積之俗泰養子弟長富驕以充口腹而喪其天年者亦多矣

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靡之服羞赧棄去之

溫公天資之美亦教童稚者不可忽也有稚年美質不崇移靡中年習化墮落流俗者又不可不戒

慎德第十
渭崖文集 卷十 金

休家在子弟教子弟在實學學無實力子弟恃才為奸敗家覆族叙慎德第十

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此慎獨之學也有治家之責者內對妻子外對兄弟宗族鄉閭凡有所行皆可對人言焉雖微不為聖賢之徒不可得也況於保家

明道先生作字時其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又曰此見明道實學無一時輕忽無一事輕忽尤之天下可也

宜直保家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氣

此慎獨之學充積之盛所致也非繫服可驟然於暗室屋漏之地亦不可不勉也勉而熟氣象自別

汪信民嘗言人咬得菜根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唯賞

士之百行皆節為難能以澹泊存心然後富貴不淫貪感不移特立萬物之表可也人家養得子弟識汪信民菜根之味則溫公廉服之羞從事於可對人言之慎以進於明道作字之敬庶幾乎端坐和氣之養保吾不得知也

嗣世不肖第十一

助如房杜忠賢如柳氏李氏韓氏子孫不肖覆焉况於庶民叙嗣世不肖第十一

渭崖文集 卷十 金

房玄齡齊州臨淄人幼警敏貫綜墳籍善屬文太宗以燉煌公狗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

記室參軍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惟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

猶禹也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為吾兄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

乃集古今家誡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向爾宜思之

房玄齡唐室元勳忠嘉之讓不盡錄惟錄不取惟珍蓋珍玩之物亦世情易溺故也復集家誡為後人訓且期累葉忠節玄齡之望子孫王矣豈知身肉未寒不肖子即願覆手

次子遺愛誕卒無學有武力尚高陽公主為右衛將軍公
主帝所愛故禮與它塔絕主驕蹇疾遺直任嫡道直懼
讓爵帝不許主稍失愛意怏怏與浮屠辯機亂帝斬浮
屠殺又數十人主望怨帝崩哭不哀高宗時主又誣
遺直罪帝收長孫無忌鞠治乃得主與遺愛反狀遺愛
伏誅主賜死

房遺愛承父元勳尚帝公主乃至殺身何也誣卒無學故也人家子弟不幸不肖與其祖狂放誣以提禍也遺愛不排我夢之為今也公主至貴也不死殺身何也驕蹇罪一也嫉忌二也淫恣罪三也不孝罪四也有此四罪雖主不能直身而況象人手

杜如晦京兆杜陵人少英爽喜書內負大節臨機輒斷與
清庄文集 卷十 李玄

玄齡共堯朝政引士賢不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時
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卒二人討裁每議事帝
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玄用玄齡策也
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
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

杜如晦獨錄能引賢下士何也蓋推賢讓能凡人皆宜效法不則荷才傲物古人所以殺身也玄齡每讓如晦如晦亦從玄齡皆大公無私之心也下弟常存此心以處家然而有不和者或寡矣豈直處天下

次子荷性暴詭不循法尚城陽公主封襄陽郡公永乾謀
反荷曰琅邪顏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
當為太上皇請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降

刑意象軒轅

杜荷殺身之禍何也性暴詭放也蓋暴則爭戾則險詐悍戾則凌上虐下險詐則欺天罔人其此惡復不循禮法雖不謀逆亦足以殺身矣杜如晦之子也

如晦五世孫元穎貞元末及進士第為劍南西川節度使
敬宗驕僻不君元穎每欲中帝意以固幸乃巧索珍異
獻之踵相躡於道百工造作無程斂取苛重至削軍食
以助哀高又給與不時戍人寒饑大和三年南詔乘虛
襲入成都已傳城元穎尚不知乃率左右嬰牙城以守
賊大掠焚郭郭貶循州司馬死於貶所

杜元穎職珍異以希寵罪一也造作病民罪二也苛斂軍食罪三也給與不時罪四也乃戍牙城僅免貶

清庄文集 卷十 李玄
所消幸輕典矣惜也 元穎杜如晦孫也

柳公綽京兆華原人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厲文典正
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補校書郎歲歉饑
其家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豐乃復或問之答曰四
方病饑獨能飽乎韓弘病自河中還詔百官問疾弘遣
子辭不能見公綽謂曰上使百司省候是謂異禮宜力
疾以見公卿安可卧令子姪傳言耶弘懼挾扶以出嘗
曰吾蒞官未嘗以喜怒加於人子孫其昌乎

柳氏之家公綽有聲威饑不飽食視民同胞之心也不以私喜怒加人幾於知道矣
公權公綽弟也年十二工辭賦元和初擢進士第穆宗曰

朕嘗於佛廟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卽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乃可法矣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嘗與六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潯也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荒淫之衣此小節耳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

公權心正筆正之對雖爲帝言亦格論也又云帝王服濯衣爲小節實諫君道大體才德不及也柳氏得列名家公權可謂無忝乃凡矣

公綽子仲郢母韓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嚙以助勤及進士第爲校書郎有父風矩每私居

渭崖文集

卷十

笑

笑

內齋束帶正色服用簡素父子更九鎮五爲京兆再爲河南皆不奏瑞不度浮屠急於摘貪吏濟單弱每旱潦必貸匱蠲負里無逋家衣冠孤女不能自歸者斥廩爲婚嫁在朝非慶弔不至宰相第

仲郢天資固美家教亦善自幼服母熊膽丸已知勤苦味矣私居正色慎獨之學也服用簡素處家之法也不度浮屠不至相門皆超出唐人氣質

此以明經補秘書正字嘗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大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

例此仲郢子也人家子孫嘗以班言存心其有恣爲不善者或寒矣竟已復禮之端也

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修身不得不至爲學不得不堅又曰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立己以孝悌爲基恭默爲本勤儉爲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

肥家何以忍順蓋一家之中大小卑尊事有失得其相舍忍務爲和順則家雍睦禮曰父子篤兄弟睦家之肥也與人交簡則不漬恭則不傲所以全交也

直不近禍庶不沽名

勿計人私以市己直則小人無忌勿較較者節以立異則小人無毀皆君子處世之權

憂與禍不偕潔與富不並又曰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節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

渭崖文集

卷十

笑

笑

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基構之重屬於後生

柳氏家訓膏粱子弟不可不深念省也所云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嫉亦勢必致也又云成立之難覆墜之易尤爲切論奉於後生之屬望凡祖考皆同是心也

柳璨公綽族孫也擢翰林學士崔胤死昭宗密許璨宰相朱全忠圖篡弑宿衛士皆汴人璨厚結之與蔣玄暉張廷範尤相得既挾全忠故朝權皆歸之進中書侍郎判戶部封河東縣男天祐二年長星出太微文昌間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乘天變玄暉廷範乃與璨謀殺大臣宿有望者璨手疏所仇媚若獨孤損等二十餘

人皆誅死天下以爲克賊除害爲民流崖州尋斬之

刑海蛇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弟瑀瑒皆榜死

柳氏爲唐名族爲唐世臣璨又昭宗親屬乃反心相
賊非璨者柳家則如也璨始全忠嗣篡逆自謂
可保富貴矣卒柳璨者全忠也唐瑒若賊皆隨家爲
大系同取殺身之禍而後已柳氏數世忠孝家風爲
柳璨爲人子孫寧不懼哉寧不懼哉

李迪趙郡人舉進士第一爲翰林學士真宗召對龍圖閣

帝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
不以聞迪憤然語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
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耶

李迪之善不盡錄獨錄不附丁謂一節蓋阿勢固寵
世情易溺子弟出仕苟不謹乎此或比匪人未有不

渭崖文集

卷十

七

喪名敗家
聲者也

李基進士高第唱名至拜下仁宗顧侍臣曰此李迪孫耶
能世其家可尚也晏殊富弼薦其材任館閣欲一見之
孝基曰名器可私謁耶竟不往

李基其不肯謁宰相
謂無忝厥祖矣

孝基爲開封府戶曹參軍元符中章惇蔡卞鍛鍊上書人

孝壽擁司錄事成其獄蔡京爲政起蘇州章縱獄使往

蘇州窮治方冬慘掠囚墮指脫足不可計死則投于垣

外日夜鍛鍊京猶嫌其緩

李孝壽初開封府戶曹參軍只解官祿之利
而已矣上書乃謂「中乃兄矣」可不惜哉

孝稱提點刑獄阿蔡京之姻宋喬年得工部員外陳瓘之

子正彙在杭州上書告京不利社稷守蔡疑執送京

師併逮瓘詣獄孝稱曾使證其子瓘不可獄上竄正彙

海島京愈德之進刑部尚書

李孝稱附蔡京之姻得工部員外再附蔡京京正彙
海島得刑部尚書視厥祖不肯附丁謂何如也人家
有君子孫亦
大不幸哉

韓琦相州安陽人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授將作監丞通

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爲顯

職琦獨滯莞庫衆以爲非宜琦處之自若

韓公以高科任散冗之秩處之
自若可爲仕而躁進者之鑒

渭崖文集

卷十

七

英宗嗣位加門下侍郎進封魏國公英宗暴得疾太后垂

簾聽政帝遇宦官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

遂成隙琦與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

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

是時也帝爲人嗣子宦官中妄知有太后而已矣不
知有帝也帝復因疾舉措失常左右構之遂成間隙
韓琦所以爲社稷之臣也足法也

數日琦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帝王獨

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

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

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太后流涕道帝之過情如何武帝又言太后無恩雖
除其美韓公數言解之真社稷臣也韓公相業多可
稱不殊獨錄此者謂考
慈之道通上下故也

韓侂胄琦五世孫也寧宗立侂胄冒定策功親幸竊弄威
福朱熹曰趙汝愚遂之侂胄怒使優人象大儒藏於上
前意遂去

韓琦相仁宗定密策立英宗未嘗言功天下亦忘時
功焉韓侂胄冒於寧宗之立惟通內外語言而已矣何
取斷棺斬首之禍則謂厚賦利矣

劉攽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不免領海之行矣侂胄
問計攽曰惟有用臺諫爾侂胄悟即以內批除所知劉
德秀劉三傑爲監察御史楊大法爲殿中侍御史於是

清江文集

卷十

主

劉攽

言路皆侂胄之黨汝愚之迹始危侂胄欲逐汝愚而難
其名謀於京鏜京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侂
胄引李沐爲右正言沐即奏汝愚同姓居相位不利社
稷汝愚罷相

侂胄用言官擊趙汝愚即秦檜用言官作已鷹犬故
智也秦檜雖保首領卒亦絕嗣侂胄則斷棺斬首妻
何益也

用何澹胡紘爲言官澹言爲學宜加風厲或指汝愚爲偽
學罪首臺諫迎合侂胄意以攻偽學臺察沈繼祖誣熹
十罪落職劉三傑入對言前日爲黨今變爲逆黨侂胄
大喜即日除三傑爲右正言

是時趙汝愚雖罷朱熹雖逐侂胄猶慮汝愚復用不
利也汝愚言官汝愚言官汝愚言官汝愚言官汝愚言官
也謀亦深矣孰知種已於王津園
劉已棺斬已首者非趙與朱歟

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侂胄令夏震以兵三百俟侂胄入
朝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嘉定元年金人求侂胄首命
臨安府斲棺斬首遺之壁妾四人封夫人皆論罪杖徒
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

按韓侂胄自寧宗慶元元年乙卯得寵至開禧三年
丁卯經死寵貴淫樂僅十二年耳如知富貴享樂不
久孰若盡忠帝室保全首領猶不辱祖宗歟韓琦忠
勛猶不能保不肖子孫況於凡人歟況於庶民歟

世載穢德第十二

子攸父過考得無咎父子世惡宰相滅宗况於庶民

清江文集

卷十

主

劉攽

叙世載穢德第十二

蔡京興化仙游人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爲期五日同列
病大迫京獨如約請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
如君何不可之有紹聖初入權戶部尚書意悖復變役
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悖曰取熙寧成法行之爾何
講爲悖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光悖不同十年間京
再蒞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
蔡京初如司馬光再相章惇以求
富貴也豈知覆宗之禍之基歟

累轉司空封嘉國公時承平久帑庾盈溢京倡爲豐亨豫
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

宴山王璣王卮、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爲太華京曰

臣昔使契丹見玉盤璣皆石晉時物持以奉臣謂南朝

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財數

尺上封者甚衆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倘人言復

興又當莫辨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

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

蔡京以請詞媚徽宗自謂可保寵富也豈知誤國之禍遂亦覆宗歟

拔故吏魏伯芻領權貨造料次錢券百萬緡進入徽宗大

喜持以示左右曰此太師與我奉料也擢伯芻至徽猷

閣待制

宋史

卷十

高

是

蔡京以財媚徽宗可得徽宗寵也號知一日之寵流子孫百日之禍歟

京每爲帝言今泉幣所積歲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

備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晟樂製

定命寶又欲廣宮室召童貫輩五人風以禁中倡側之

狀貫俱聽命各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夸尚而延福

宮景龍江之役起浸淫及於良獄矣

蔡京阿媚徽宗爲保一身寵貴也豈知寵隨禍併滅和宗數百年之嗣胤歟

子攸儵儵攸子行皆至大學士帝七幸其第賚予無算命

坐坐傳觴畧用家人禮廝養居大官媵妾封夫人公論益

不與帝呼童貫使詣京令謝事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

年

蔡京貪寵貴至此可謂至惡惡也已矣世謂小人爲巧不知乃極拙者也曾有窮惡之類不覆宗有哉

欽宗卽位天下罪京爲六賊之首貶至潭州死子攸儵伏

誅條流白州死餘子及孫分徙遠惡郡

昔蔡京位宰臣上稱曰公相蔡攸執執政稱曰相公父子同與官中秘燕徽宗歲之日相公公相子蔡京對

日人主主人翁時以爲憾事又稱京徽宗幸京第京奉謝曰主婦獻壽請醺而肯從惟子幸衣境留而

不却時以爲榮官幾何時父子相孫分散死亡室宅荒蕪龜骨無歸祖宗亦爲饑鬼視前寵如何也作姦何益也

攸京長子也提舉上清寶錄宮與京權勢相軋父子各立

門戶遂爲仇敵

門戶遂爲仇敵

宋史

卷十

圭

天

小人戀寵雖父子不肯相容視爲仇敵倫理天性至是滅矣抑亦誤國不忠天所不容也鬼季之鬼使之骨肉相戕以胥覆也

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與客語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脣

視狀曰大人脉視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

攸卽辭去客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吾疾而

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以季弟條鍾愛於京數請殺

之帝不許

蔡攸仇視其父又仇視其弟雖閭閻家寵貴自視猶未廢也及氣薰蒸惡神共憤覆宗不亦宜乎

攸與主補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林青

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嫖詭浪語以蠱帝心妻朱

氏出入禁掖子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寵復傾其父

蔡攸寵傾其父美蔡行之寵又傾其父為執知三世極寵乃假自滅

靖康元年詔安置萬安尋遣使者隨所至誅之

蔡攸僭稱制首之罪已矣蓋其僭也其誤國之罪則室寸斬焚其骨揚灰於糞廁猶未足云也雖然前日希龍何益也

儵初以恩澤為親衛郎秘書丞至保和殿學士宣和中拜

禮部尚書兼侍講儵之誅也帝取詔批其尾曰儵亦然於是併誅

蔡儵亦只斬首已也正以不道之罪儵父子兄弟子孫男女之屍置之糞桶表曰不忠不道誤國之骨為世戒可也有家者視蔡氏之禍小懲戒小懲哉

渭崖文集

卷十

主

卷

奕世儒宗第十三

桓氏儒學人猶可及奕世德行名實垂休人不可及

叙奕世儒宗第十三

桓榮沛郡龍亢人也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

朱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

家園至王莽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

墳因留教授徒眾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

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講論不輟

桓榮貧而勤學如此又能不仕莽其節如此雖遭亂世而學不輟又如此其所自植者深矣有後不亦宜乎顯用不足言也

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為皇

太子選求明經以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以太子

經學成上疏謝歸太子報書曰莊太子以童蒙學道九

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

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訓命不敢有辭

皇太子稱各於先師東漢道化之盛也猶有三代之風焉元武家法之善固可考見皇太子不執貴而尊師也盛德之至也公卿貴勢子弟可以式矣可以愧矣又曰家法為庶民式乃援式天子之子何也曰天子之子猶謙已尊師公卿之子如之何應民之子如之何是亦保家者通訓也

三十年拜為太常顯宗即位尊以師禮榮坐東面設几杖

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宋平二年三雍初

渭崖文集

卷十

主

卷

成拜榮為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

堂執經自為下說榮疾病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

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

下榮卒帝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子郁嗣

明帝為太子矣尊師之禮猶如此東京風化之盛三代何有加焉

郁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

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

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永平十五

年入授皇太子經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郁經授二帝

恩寵甚篤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孫鸞曾孫郁並知名

桓桓不惟能傳家學尤能桓桓之子漢儒皆務篤行不如後世行違其言桓桓之子漢儒皆不得復讓封爵之租歸之桓桓之子漢儒皆世兄弟爭產者如何也桓桓之子漢儒皆一以式矣

馬明經篤行末初元年入授安帝三遷為侍中步兵校

求寧中順帝立為皇太子以馬為太子少傅弟子傳

者數百人黃瓊楊賜收為顯貴馬孫典

桓馬郁中子也世以明經篤行稱焉明經二字後學皆可及焉行二字東漢後此學不傳矣今之學者明經有矣篤行未有聞也桓馬紹祖明經之緒可稱也篤行不忝厥祖後世口談學問者不及也篤行二字保家至訓也

典復傳其家業以尚書教授潁川門徒數百人舉孝廉拜

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

渭唐文集

卷十

先

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桓典傳尚書之學固家學也為御史能振風裁亦不忝厥祖者也篤行之微也

麟焉兄子也早有才慧桓帝初為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

道悟左右出為許令卒年四十

鸞焉弟子也少立操行褊袍糟食不求盈餘以世濁州

多非其人耻不肯仕年四十餘太守向苗有名迹舉

孝廉遷為膠東令辭拜議郎上陳五事舉賢才審受用

黜佞倖省苑囿息役賦書奏御悟內豎故自以病免

桓麟焉之兄子也桓鸞焉之弟子也

則麟之子也時則鸞之子也與鸞馬

可為子孫法祖之勸麟之自道鸞之操行

彬之繁操皆為行之微也人向可以為師彬亦與然不可也

睢允修志介姑為司空楊賜夫人初鸞卒姑歸寧此哀將

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睢心非之及姑勞問終

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睢拒不

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牧若此一餐不受

於人

桓睢之庶介凡公卿貴勢子弟不可不省念也

彬麟子也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光和元年

卒於家諸儒共論其志以為彬有過人者四風志早

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

渭唐文集

卷十

先

宏潔操也乃其樹碑而頌焉

桓彬雖傳家學天年不末可惜也士類猶推重焉如此况於長年者乎又曰桓氏儒學一門與東寧終始可謂儒宗矣世間美稱紳家視其奕世篤行庶氏家視其勤儉庶節亦足式矣

奕世清德第十四

楊氏由漢至唐千年世家後先無伍公卿修德固可

延世庶人修德亦可求祀叙奕世清德第十四

楊震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

祖敞昭帝時為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

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

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於

下詔使太守以中牢具祠

震以三公不問能好寧默以此可謂不挫其氣矣其後不亦宜乎直氣天地生物之氣也人喪其氣則震所生之理喪所生之理是自絕其生也是故奸邪多絕嗣自喪生聖故也非天故絕之也彼邪自絕也揚震不挫其氣自培其生氣者也培其氣有後宜也

震五子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嘗從容

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

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直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

鳥矣

揚奇者震曾孫也語直而意微不阿其君有震風焉可謂無不祖德矣

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以為能世其家數早卒

渭崖文集

卷十

全

子衆亦傳先業以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

丞及帝東還夜走度河衆率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

建安二年追前功封務亭侯

楊衆亦震曾孫也謂不遜難身以狗若皆能世乃祖德者也

震中子秉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

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出為豫州刺史充四州

刺史遷任丞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祿不入私

門故吏齎錢百萬道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是時大將

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

熹五年冬代劉矩為太尉矩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

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

淳白稱嘗後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堯時年七

十有四

楊秉之廉潔之剛介之忠直無忝厥考也早喪其偶不復再娶尤人所難三不惑言之若易內省實難從此做得去可與語克已實學矣吾未之能也抑人惑是財易以假名惑於酒惑於色實身於死死彼惡名尤酷

賜少傳家學篤志博聞退居教授不答州郡禮連辭三公

之命後以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五年代袁隗

為司徒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歎息禹不能竭忠盡

情及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

渭崖文集

卷十

全

之固其宜也

賜秉子也理治也賜之恬雅之直節可謂無忝厥祖矣

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議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

蔓今若下州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刺史

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

渠帥可不勞而定後帝錄故事得賜奏下詔封臨晉侯

邑千五百戶

楊賜未用也人仰賜恬靜之風云爾既用也人憚賜動勵之氣云爾款知其鎮定亂寇之宏識也若此也

彪少傳家學初舉孝廉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公

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中平六年代董卓為司空

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乃大會公卿議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阻國計耶

楊彪賜子也董卓遷都剛直之氣無不歎服屢不就徵亦優有祖風焉

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上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建安元年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大逆將作大匠孔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今橫殺無辜海內觀聽誰不解體操遂理出彪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絆不復行

清年文集

卷十

金一

楊

楊彪始作董卓幾殺身矣用違惟汜又幾殺身矣用陷曹操之誣危矣必殺身矣竟以免焉四世清德之積德為子孫危難之圖也

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為太尉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東京名族云

楊彪生漢魏之際保身實難始而膺學繼而耄病不夫其節以完其身可謂明且哲也已抑亦奕世清德為國具瞻奸人雖欲加害猶懼

唐楊於陵漢太尉震之裔有奇志十八擢進士調句容主

簿節度使 滉剛嚴少許可奇於陵因妻為滉店宰

相領財賦權震中外於陵避親不肯調退廬建昌以文書自娛樂滉卒乃仕遷戶部尚書數上疏乞身授太子少傅封弘農郡公致仕於陵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節操堅明始終不失其正四子景復仕至同州刺史紹復中書舍人師復大理卿中子嗣復位宰相

楊震者漢東都名族也至唐中葉復有於陵楊氏之盛歷西漢魏六朝唐殆千年矣胤祚不替非積德清忠之報歟

楊嗣復八歲知屬文擢進士博學宏辭與裴度柳公綽皆為武元衡所知表署劍南幕府進右拾遺直史館尤善

清年文集

卷十

金一

楊

禮學政太常博士再遷禮部員外郎與李珣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農縣伯嗣復五子其顯者授損

楊嗣復者楊於陵之子楊震之裔也嗣復在唐致位宰相神亦祖德之遺也

授於昆弟最賢由進士第累遷戶部侍郎以母病求為秘書監後以刑部尚書從昭宗幸華從太子少保卒

楊授者雖無卓絕之行然以母病求官異於世人遺其親而擇仕以承者矣無忝楊氏者也

損山蔭補藍田尉至殿中侍御史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為相欲易其廐以廣第損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盛衰繫權者喜怒不可拒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吾等所有安可奉權臣耶窮達命也卒不與

楊損老爾復于也棄馬廐可結權貴之權節說不與
大於馬廐者可知也彼非受馬廐也受名節也唐文
人捧侍臣弱器宋參政為宰相排
爵不及損遠也抑亦損有祖風焉

子照累擢左拾遺昭宗初立數游宴上疏極諫歷戶部員
外郎崔胤招朱全忠入京師照挈族客湖南終諫議大
夫

楊照楊於陵曾孫也楊震裔孫也楊氏之族上自楊
喜封赤泉侯至於楊照千年名族也非積德之厚曷
致之哉抑亦子孫奕世有人不頌祖德也否則祖德
雖積不肖子一人敗之無遺影也可尚特乎是故祖
德可積也
不可恃也

陰陽第十五

君子力善非以求福善積福至亦天之理述往迹敘

渭崖文集

卷十

全

陰陽第十五

賈禹鈞蔚州漁陽人為諫議大夫年三十無子家童盜用
錢二百千有女年十二三寫券繫女臂云賣此女償錢
自是遁禹鈞憐之焚券囑其妻善撫之既笄以二百千
擇良配僕聞之乃還圖禹鈞像晨興祝壽元夕於延慶
寺階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且詣寺一人涕泣至
禹鈞問之對曰父罪大辟貸金銀贖父罪昨暮忽失去
驗實還之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為出錢塋之凡二十
七喪孤遺女貧不能嫁為出錢嫁者凡二十八人故舊
相知窘困貸以金帛俾之販鬻由禹鈞而活者數十家

四方賢士賴舉火者不可勝數禹鈞每量歲入除代臘
供給外餘皆以濟人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無衣帛之

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儒延致
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有志于學者聽自至後禹鈞夢
祖父謂曰汝三十年無子壽且促數年來天曹以汝有
陰德特延算三紀賜五子顯榮後諸子登第儀禮部尚
書儼禮部侍郎侃左補闕備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億
起居郎禹鈞年八十二卒八孫皆顯貴

賈氏陰德之報古今有也君子為善惟自盡其心耳
非為報也善積天自報焉五子八孫皆顯貴天之報
禹鈞也亦至矣禹鈞子孫世修禹鈞之德賈氏之福
未涯也惜也禹鈞之後未聞如禹鈞者也又曰禹鈞

渭崖文集

卷十

全

即禹鈞

能濟人賑貧出家無金玉之飾無衣帛之妾始也如
身自後廉且將自海不給焉能濟人故儉者百善之
本也家族既衆儉尤切要否則
家且不給况能濟人乎哉
吳奎維州北海人與鄉人王彭年善彭年客死京師奎使
長子主其喪事周其家嫁其二女焉及他姻族有不
能自存者為畢嫁娶又以錢二十萬買田北海號曰義
莊以贖親戚朋友之貧乏者後官至叅知政事資政殿
大學士知青州卒贈兵部尚書謚文肅公
邠人之貧助人婚嫁邠人貧乏皆為善積德實事也
須誠心為之勿求聞于人勿責報于後文肅公之貴
顯也豈文肅
所期者哉
朱承逸居雪之東門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

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小兒在焉云負勢家錢三百千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群坐於門朱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錢之故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汝亟歸告若主吾當為代還木錢債家聽命如數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為奴婢不聽歲饑承逆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孫名服熙寧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節遂為吳興望族

代人償債雖若小善惟清債者被迫勢如倒懸能代之償焉真如倒懸者得解也是故天地鬼神所共祐也作粥救饑尤凶歲所急彼小人乘歲饑開粥市厚直視人死如無與於已也子孫履沒不亦宜乎

涪州文集

卷十

李

陳允潤州金壇縣人熙寧八年餓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坑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貼藏屍不可紀是歲生廓又

生度後皆為監司子孫登仕者相繼

歲之凶饑出粟賑貧不幸而死又為之埋瘞皆修德積善之實事也酒量力為之勿以求名不惟可福于孫亦可保家族否則凶饑交迫盜賊遙起雖有粟獨得而食諸

李謙嘗值歲歉出粟千石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謙即對眾焚券明年又大歉謙竭家資煮粥以濟之死者復瘞之人皆曰子陰德可謂大矣謙曰何足為德後謙壽百歲而終子孫皆為顯官

出粟貸賑者粥濟饑皆荒年所急官司賑救不及能代賑一方亦所以救一方生命也人人如此存心天

下豈憂凶荒哉人人不能李謙獨能所以有後也天亦陰騭下民而已矣
陳天福茶陵人歲凶發廩平糶貧不能糶則與米無米則與飯又無米與錢鄉里甚德之陳後富起賑濟倉平糶齊人生三子次李芳登第官太常丞

歲凶平糶亦若小善惟世之小夫沽沽毫末之利割剝鄉人乘歲之荒開粥市利飢民死不恤也然後見陳天福德也不可以及

祝梁南劍州沙縣人也遇歉歲為粥以施貧者後生一子聰慧人夢報狀元榜書四字曰施粥之報其子果為狀元

施粥小善也屢書不厭搜何也荒年飢人得一碗即活之數殍即死能量力賑扶活人命於飢死所以贊天地陰陽下民之心也君子真見天地生物之心豈望後報歟屢速後報亦為眾人勸云爾子孫保安家族為君子乎為眾人乎隨其資智所及為之不能槩望也

先德第十六

祖考有家世嗣勤儉開我後人語曰祖宗積德百年始至於吾是思是承叙先德第十六

我祖德姓寔自霍叔食封於霍邑漢春秋而上為太原人故今子孫著姓猶曰太原郡云宋靖康時避狄難遷于廣之南雄郡宋杞巷或曰秦時徙中國民五十萬填實南粵我祖從徙遂世為南雄人二說未知孰是宋季年由南雄再謫南海或曰嬉笑皇姑罪謫遷或曰匿山姑

罪謫還語亦無所於稽由南雄遷者兄弟三人皆負擔
來一居石頭二人不知所居或曰一居榕州一居梁滄
又云一居蘭石一居佛山亦無於稽今惟述所知祖云
祖諱剛可元末時長擢運舟至白蛇漩值漩水起舟覆溺
死焉今奉爲大宗始祖號曰石龍府君祖妣梁氏隔坑
梁族也梁族今無後

祖諱義生我
祖諱首曰我子孫念我 祖供糧役沒身尚思我

大明洪武之初業焙鴨日得利什伯遂起家人稱曰霍鴨
氏家文士易稱曰鳧鳧氏公妣黃氏順德大都黃族也

黃故大族妣歸寧輒數十女婦從時宅居南向有高屋
一座人曰高屋霍氏云

抑拜首曰我祖經營生業所以植我後人者厚矣
抑天道好生我祖生數萬命所以贊化育也或曰茲
業也有主焉有殺焉身知生之不問以殺也口我祖
起家之由是也或不問以殺也如其間以殺也何以
有後也必不問以殺也著此

祖諱玄珍性放達好酒以酒疾早卒奉祖妣黃氏于石
腦岡之原塋畢祝曰塋龍頭子孫代代公侯又曰吾塋
考於此也後二日當殺三物人以爲戲翌日耕夫驅牛
三過墓下死焉人謂翁言有徵云又謂翁若狂人言出
口輒驗蓋異人云妣承氏大岡梁族也梁極賢孝玄珍

翁嗜酒不顧養梁養姑黃極孝敬爲鄉邦稱云
祖諱首曰我 祖諱首曰我 祖諱首曰我
家基我祖 祖諱首曰我 祖諱首曰我
以酒早卒祖妣備歷苦艱非曾祖妣保全我祖幾爲
有奴言之於邑後世子孫念曾祖妣之德哉無忘梁
族哉

祖諱厚一號南谷生永樂甲辰卒弘治庚戌年六十八
數歲喪父失學入鄉塾僅三四月長極聰慧操毫濡硯
一染牘數行不停揮傍視悚愕曰異才也不知翁學塾
館三月也正統己巳之歲黃賊蕭養稱亂攻元曰東陽
元年僭即帝位號召粵人奸愚民爭應焉鄉人受僞官
曰安鄉伯曰東平侯曰西海侯驅平人從賊厚一與兄

厚深厚德議曰是皆亂賊不日滅族不可從固召不往
賊怒率賊黨紅巾千人圍勦我家祖厚一出奔祖伯厚
德甫聞賊前請罪賊揮刃斷髻祖兄弟奔七星岡入峒
轉徙佛山賊平乃歸伯諱光庚午歲生于佛山已巳之
奔賊舉火焚我家火熾煙蔽天驟雨倏降家不燼四方
瞻者曰是天道有知也庚午復家鄉是時人無儲食野
禾成實復賴野禾以濟

祖諱首曰我 祖諱首曰我 祖諱首曰我
從亂賊貞以定義百世可師者也備歷苦難卒完以
濟開我後人子孫
自世宜未念也

祖妣徐氏大岡徐族也生宣德戊申正德九年甲戌十月

十九日卒壽八十七嘗曰吾逃黃賊之難度七星岡入峒乃歸歸則室宅燬然孰知有今日哉又曰吾起家值黃賊始定家業蕭條惟畜牝牛二牝豕三歲時孳生月入牛豕之孩遂以起家又曰黃賊始定我祖晝則鬻布于市暇則作扇市取直以起家

伯考諱光號庭秀生正統庚午卒正德丁丑壽六十八翁早稟勁氣年十八充里正鄉人以毆人死獄誣祖伯幽軒翁所致之死幽軒懼將傾家之貲求貸死獄翁憤曰

伯考諱光號庭秀生正統庚午卒正德丁丑壽六十八翁早稟勁氣年十八充里正鄉人以毆人死獄誣祖伯幽軒翁所致之死幽軒懼將傾家之貲求貸死獄翁憤曰

渭庫文集

卷十

全

如是坐誣可但已乎赴訴于韓永熙都憲求熙軍令峻

嚴頑民奸紀輒梟頭于交衢之旌翁入訴韓三以死刑懼之不懾為直誣獄鄉人稱奇男子云老年子弟忤鄉人輒往拜鄉人之門曰老悖不才不善誨子姪得罪父兄謹謝罪如此縷縷藉弱冠時見翁謝罪鄉人輒叱咤曰何如是何如是

伯考早年英勁之氣家賴以立老年以謙畏教子姪不犯刑戮皆天資於道合者也子孫英氣不足貴也伯考拜首為子姪請罪于鄉人之門始初不識也恒憤憤今乃知翁之愚也識之後世子孫念焉

伯考諱榮追號閔窓生天順己卯卒弘治庚戌年三十二

先伯妣魁岡攪根陳氏伯考樸儉且勤早卒無後伯妣先卒

考諱華號西庄資敏達性寬豁不與人校曲直與鄉人酒會鄉人恃酒凌之十座翁怡然人曰公誠忍也蓋校諸口彼怒也吾應以怒彼怒愈甚吾不怒彼怒自釋人稱翁長者嘗誨其兒曰若有過予非不知惟不爾言養爾耻心俾爾自知悔改爾有過待予言乃知悔改是爾喪爾耻心是謂非人矧待予斥辱如待予斥辱待予笞責乃知改過是益喪爾耻心庚午之秋輅曰請謝舉業翁曰何為也對曰術云輅祿命不利是或信翁曰子望爾

渭庫文集

卷十

全

祿仕榮家乎士以失得存心已不是學子造汝學謂苟能為儒庶幾不忝名流人稱曰好人云爾祿命不足道也輅乃愧且悔曰父兄不責子祿仕予顧自狹

輅拜首曰此子考言行之遺也與鄉人處不忤其怒責子不發其過教之不期以祿皆於道有符合者也子孫體念之可以治身可以處人進之可以語於道矣

太淑人梁氏蟠岡梁族也生景泰甲戌卒嘉靖庚寅壽七十七太淑人性勤儉農月夜半起恒月五更起首燎香于祖考之前次汲井泉次炊茶供客之需次食雞鶩次食犬豕封尚書公喜賓客晨朝客怕集于座淑人左手斷蔗為俎右手携乳兒烘酒長兒從外傳歸索食稚兒

環啼索食次第應給復治雞黍應客太淑人育兒五皆
自乳稚子不與肉食客至設饌客去饌度之高閣稚子
望而不得索焉輒輩年二十罕嘗肉味淑人恒服麻帛
雖敝恒潔如新兒子冬衣一夏衣一麤布而已輒兄弟
未嘗得美服

輒拜首曰我太淑人之勤儉我子孫宜世世念也
性也我子孫有今日皆太淑人之遺也念之哉念

叔考諱富號月窓生天順癸未卒弘治庚申壽三十八月

窓翁素負大志嘗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伯考庭秀翁

輒抑之曰毋大言月窓翁嘗經畫睦族保家之法期行

渭崖文集

卷十

奎

謹

之不幸昇卒二月日猶視嗚呼其殆恨抱志不遂也子

福字介先嘉靖甲午卒年四十五

叔考諱瓊號東泉生成化乙酉卒嘉靖庚寅壽六十六翁

慷慨負豪氣性敏早年不學星卜技術無所師傳遇談

者立悟曰吾已了了使孩若翁子學不可量也

輒拜首曰兩叔考之善臨文書焉
子孫後世其起孝思景仰之心乎

季弟諱傑字民先生弘治乙卯卒嘉靖壬午壽二十八民

先性幼穎年十三始就鄉塾甫年半四書易經皆精通

舉業文字不學而能滂沛汪浩有一瀉千里之勢十五

歲謝絕舉業不肯事勉之強從事應曰予讀傳記見荆

道先生十六歲即志聖賢予十四歲志已定矣舉舉
予志予不為予語之曰舉業何曾礙聖賢從業舉文字
實體諸身即聖賢實學如曰棄業舉乃可為聖賢今人
固有因飲食壞口腹喪生者矣然則必棄飲食乃可養
生耶不聽嘗集一冊曰刪述經九五經要語類集焉集
亦不多惟集合已意者又一冊曰日省凡日自晨至于
夕天氣陰晴行已得失備著焉嘗携錢五十游羅浮駐
二十七日不返予意其死矣搜其居所得二冊藏之數
日返問之曰羅浮游也能不食十數日不飢意欲食食
輒倍於人身之衣乏則取索或輒棄去或以與貧者

原缺

涓厓文集十卷

江蘇巡撫
孫進本

明霍韜撰韜有明良集已著錄是編爲其子與瓊
與琦所編皆所作雜文惟七卷有詩數十首韜性
強執謬戾不顧是非議尊與獻爲皇考則斥司馬
光不知忠孝不當從祀孔廟議合祀天地則並詆
及周禮可謂無忌憚者其他文亦皆爭辨迫急異
乎有德之言前有倫以諒金立敬二序譽之甚力
蓋一其鄉曲一其年家子也

刻西原先生遺書敘

始余家食時嘗聞西原薛先生傳綜典籍綴績藝文聿追古昔為詞林宗匠及遊京邑先生先已罷歸求得西原集讀之並蚤年之作也古雅典則冲澹簡遠駸駸入漢魏矣然但知先生為詩人耳後余以

西原遺書敘

御史謫判亳州先生之鄉也於時先生賁跡丘園潛心性命精詣邃養迥超物外在毫凡一年餘率間日一會會率竟日乃罷相與討論藝業諮叩道蘊評隲古今商求政事而先生性高邁識鑒洞朗言未嘗不竭兩端亦未嘗不令人蓬

然覺惕然省也而行履之純充養之粹取予之介出處之正有確不可拔者豈但為詩人已邪余聞先生往與故相以文字交厚及故相入為輔弼勢張甚猶數移書訪問先生竟弗答也其刻西原集乃併平日所作贈貽詩刪焉嗚乎世之

西原遺書敘

文士往往挈其所長結好當路或利方為負抵隙求通不遂則頊頊然不自得者何限而先生顧漠然視之若將免已者此其意豈惟令人難之雖古之以文學名世如子雲投閣之辱子厚叔文之黨而委身蔡京中立亦不免焉觀此則先

生之所養可知矣余為蘓州時常
托衡山文子詮擇先生詩文為考
功集四卷行於世余猶收藏遺書
一卷至維揚因出與友人艾陵沈
子商之艾陵以為不可無傳也因
屬校正且付之梓使世之求知先
生與先生之所以大過人者固在

西原遺書後

三

此而不在彼也嘉靖癸亥季冬望
日南充王廷題

西原先生遺書卷之上

與高蘓門



毫郡薛蕙君采著

頃上狀聞已達門下尊况近復何似生閒居不
敢廢學但獨學而無友其何能免於孤陋乎近
見浚川慎言後渠中庸凡不知亦嘗見之否二
公之書於鄙見多有未安大抵六經之言雖多
乃其大義誠炳如日星昔人所謂此在兵法顧
諸君不察耳守儒如濂溪二程說得已煞痛快
其它如延平答問上蔡語錄最有精微之言慈
湖遺書亦殊有所發明此外雖橫渠正蒙間亦
有籠罩之說其它可知矣竊意此理必須於本
原處分明然後言說方切實不爾即容易有差
若是論事則不妨有出入區區極為發然却
不是鑿空之說又恃在知己乃敢縱言及此耳
無我之說想已有論著風便不惜示教暇復
揮使行速草草奉狀容再報

與友人書

都門之別至今忽九年矣閒居未嘗不奉懷顧
久而不能相聞者區區人事廢絕執事亦無便
故耳頃州吏來獲領手教甚慰生之退縮勢不
得不出於此定力之譽過矣書辭惓惓類誘之
使言者惟執事素所蘊蓄與不肖素所期望此
不待言而信也其在今日殆宜正其志而有待
不審高明以為何如生歲加衰朽然亦不敢廢
學近來於古人之所從事者似稍窺其門戶但
離群索居恐不自知其非耳何時會晤庶聞切
磋之益澈衛夏揮使行具狀奉覆它惟進德修
業以副瞻望不備

又書

蕙無似雅辱知愛特甚於衆人顧數年以來曾
不能一通問於門下蓋憂患之跡惟務退縮以
故陷於疏怠之罪此亦明公之所矜察也忽承
賜教感慰兼至非公不遺故舊宜不至此辱示
衆製伏誦不勝歎服復惟教中有忘世之辭此
古之逸民之事生豈其人耶第顛頓流落實已

無意於仕進矣然自顧鄙陋無可効用退而就
閒固其分也瞻奉未涯伏惟為國自愛以副區
區鄉往不備

答崔後渠

去歲辱書兼示中庸凡以無便久不奉報生之
蔽於佛老而好其說吾兄不棄絕而教之誠愛
我欲有益於我也顧生好其說者以其合於聖
人之道而好之也使其不合於聖人之道生雖
不足以望知言者然亦不至為其蔽惑也書辭

有宜辯者念雖辯之必不能奪兄之所執故不
敢復為煩瀆俟它日奉訪相與極論數日倘高
明之說能使生之論絀而惑解敢不承教凡所
為講學者務去非以求是耳苟是非既心喻矣
何為是之不從而顧自安於非耶伏讀中庸凡
其文典則閑深可方古人今人不能為也然其
指義頗有不合於聖人者試以愚見商略之以
請教竊聞中和之說乃中庸第一義蓋千聖心
學之淵源也故程子以為孔門傳授心法而它

載籍不與焉正謂此耳延平先生復推明未發之中其說最詳而朱子以為龜山門下相傳指訣自延平之說傳而後中庸之道益明程子之言益信鄉微延平則程子之微言世或莫知其所指而中庸之大義隱矣抑延平之說雖自程子發之其實中庸之書固已特異其辭以見意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其意斷可識矣然則未發之中實中庸一篇之綱領豈惟中庸為然凡六經之言豈復有加於此哉今吾兄之書

西原遺書卷上

四

於前標註既不喫緊言之至於十論亦復遺之何邪夫說中庸而遺中不猶說論語而遺仁乎其曰凡事可者謂之中中之名義取此生之所未喻也道論曰非別有物而綱紀乎此則是易有太極之說非而天地萬物無本也理論曰後之言理者括萬有包四端則是萬理不統會於一理也性論曰安得獨咎於氣則是理有駁雜之理人之善者乃逆天理也謂孟子性善為疎謂韓子三品為能發聖蘊生之尤所未喻也竊

觀兄之名理雖考信於六經之說而實主之以六書之文兄之言論往往過者此其病源也字說足以明道孔門當為說文矣六經說理之辭非不時有合於字說其如不合者之多耶小道可觀致遠恐泥正此之謂也夫謂古人制字假物以命名不猶作易者假象以明理乎象之不足以盡理不猶物之不足以盡名義乎六書有轉注假借一字而數物用之不以一物專一字也至於訓詁則又隨事釋義一字而數說訓之

西原遺書上卷

五

不以一說蔽一字也文字訓詁猶不可執一而言也而况施於文辭其取義也可執一而言哉此曰道為大路之道則夫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通也此曰理為至賡之條理則夫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條理云乎哉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言之多變且不足以盡意一字之文豈足以貫衆理哉執泥言語而不得於言意之表君子猶議之况執泥文字而可乎忠恕之論甚異然非忠恕之本意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

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下二言者正覆解忠恕之意也論語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二書之言一也善乎古人之立言也其言甚簡其義甚明不增加覆說也蓋之以多言而反晦塞其正義此文士之蔽非賢人明經之指也誠論言誠何其小與中庸之言如斯而已乎尊德性論德性問學等而無辨矣不若註中君子之學云云者語意乃為完全也象山曰不知尊德性焉有道問學此誠至當之論不可因其與朱子相挾私

西原遺書卷上

六

心而輕重之也今兄復下一轉語曰不知道問學何以尊德性此難以絀象山之論也象山之意以尊德性而道問學為一事兄之意以為兩事正象山之所譏也篇終評品諸儒似非確論司馬公信偉人也然考其性與王霸之說其亦擇之不精矣程子謂之不知道非苟相訾也學不知性豈所謂尊德性之學乎西山元城似亦當別論耳又曰周子精而疑於老邵子達而疑於隱如周子者兄猶不滿之耶謂兄不潛心周

子之書殆有不可然猶不免云云而况於老子乎邵子之隱也緊諸聖人之道未見其不合也安得以是而病之龜山上蔡觀其遺言恐亦不可輕議象山非疎也自雜博者觀之類疎矣慈湖非險也習聞故常之說而乍聞其言類險矣序曰章分則文斷而意離今掇數言於每行之外聯其相承之義殆亦不可古書以篇名簡策之謂也一篇之內蓋有章或數言者則不滿一二策而已必合若干章聯而成篇如老子荀子

西原遺書卷上

七

皆然不特戴記可驗戴記四十九篇其不可分章者僅數篇耳朱子中庸分章特離合之間尚有未盡亦無大害其失乃在於牽合接續或失古人之意故南軒東萊皆非之今兄既言相承復不分章失愈甚矣嘗惟吾兄精專之學與潔之文當今之世可謂絕倫然亦竊妄意吾兄其學不用心於內而又志分於為文故於本原處未有的實之見差之於此而欲折衷羣言能無差乎其論道論性將以求勝於宗儒而不知愈

出宋儒之下恐於宋儒之書亦未嘗熟考而精思也區區管穴之見恃兄之知己故妄發而不隱想兄樂聞直諫之言亦不以爲罪也卒有便草草具此不及三思中間踈謬更冀垂喻不備

蕙近年於古人之學實有所見若夫持養之功則全未也此言非敢不遜取笑吾兄甚思合并得一訂正絕遇而後思遜斯言實獲我心也常惟後世決非可爲之時吾人只有隱居講學一

西原遺書卷上

八

節爲可努力出而行志不如其已也志之不行吾何求哉將回面汙行以求富貴乎何時與兄築室黃華山中誦詩讀書悅心神明其樂何如也但世事不可必兄與生行各衰老此欲豈易遂乎書終談此不覺惆悵

答文衡山

施君來承詩教並諸清貺忻懌無已林屋集讀之累日往往廢書而歎衡山晚得諸公之力雖非伸於知己猶差慰人意如林屋者遂終於不

遇今之公卿何其不好士之甚耶然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玉磬山房詩甚欲屬和第首倡不合太佳使人難爲繼耳扇則如命書上此之謂班門弄斧也呵呵年來詩筆太退以故輟不復作僅作此數首游嵩之詩乃爲巖翁迫而爲之永叔所謂欲展頌於欲睡時也云云佛書與孔老無異公於閒中不妨一讀之縱使無取不猶愈於觀雜家小說乎僕決不妄言以誤公念之念之欲求行書金剛經不知肯見諾否數日偶多事草草奉讀不能盡所懷尚俟續布

西原遺書卷上

九

友人書

區區數年反覆先儒之書未能渙然而無疑因讀內典乃有所發明儒者曰無妄曰密老子曰一曰常即釋之實相是也直所從言之異耳獨釋家於死生之說尤有一關鍵能知其理即知本無生死也

答王浚川書

鄉者王揮使來獲奉教劉甚慰復承示所著慎言二冊伏讀累日不勝欣服如吾先生獨智自得究天人之際立言明道擴聖賢之指當今之世一二人而已生平日臆料之言於高論頗多闇合竊自幸其所見略同也然有不同者顧在於一二節目處不敢不盡言以就正况先生命之使言乎伏觀所著書前二卷其於性與天道詳矣然其要歸大槩以氣為理以生為性此於愚見不能無疑者也竊惟性與天道孔子所罕

西原遺書卷

十

言而孟子則往往道性善夫孔子罕言者非不欲言也以學者之未可與言也孟子之亟言者不得已而言也懼性學之將亡傳也及孟子之後其傳竟絕者千有餘歲至宋二程子始能推明孔孟之論然後性與天道之說復聞於世故世儒言理者皆宗之如吾先生蓋亦宗程子之學而有得焉者也今者之論殆與程子之論不合矣豈程子之論不能無差乎夫程子辨析精微之言雖多然性與天道乃其大者也大者或

差則其學不足宗矣古之君子其論議固不能盡同至於大本大原則不可不同耳程子曰陰陽者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未嘗以氣為理也夫氣化終古不滅其宰之者理也以氣為理不惟二本而無別氣有駁雜理亦從而駁雜矣理有駁雜豈足以為萬化之根抵乎生之謂性程子取之蓋指氣稟而言耳其推本天命之性則卒歸於孟子性善之論未嘗以生為性也程子謂性一條今人多錯會望再詳之人生氣稟有善有惡天命之

西原遺書卷

十一

性則有善而無惡以生為性則人性之惡果天命之惡乎天命有惡何以命有德而討有罪君子遏惡揚善亦非所以順天休命也復有一段謂大學心無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大公至正而無偏倚可謂之中疑中庸未發未足為中此亦有所未安夫中庸所謂未發者性也人心自然之體也大學所謂有所忿懣云云者情也人心繫累之私也有所者私主之辭也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者情勝之辭也二書之言各有所指

其言之大小精粗亦有不同姑合而言之亦可通也此心未發之時本自中正苟發而無私情之累則無往而不正一有所累則不得其正其不正者情之偏也非心體本不正也若論其極則大學之言但可以言正未可以言中何者聖賢言中正有其義同者有其義不同者程子所謂中重於正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是也然凡所謂中者類皆止於就事而言是乃中庸時中之中非未發之中也以是觀之則大學所謂

西原遺書卷上

士

正者特中正之正而非時中之中况未發之中乎又曰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為中無景象可以體驗夫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狀其體之若是也程子復以亭亭當當而形容之當是之時其體段亦自了了亦不待體驗而後知才有體驗即是已發先儒有體驗之說教人於此體究其辭不得不然不以辭害志可也程子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程子此語極為

精當以其說而推之可以默識大本旁通衆言矣又曰聖愚一貫安知其為中夫四者未發性也此心之本體也不假人力自有天然之中固不以聖愚而有不同也但衆人亂於情而害其性私意萬端乍起乍滅未有能造未發之域者是以聖愚又有不可得而同矣昔程子論中庸以為孔門傳授心法而六經論孟顧不與焉是必有說矣又其言雖統論一書之體而其致意實專主中和之義就二者而言之未發之中又

西原遺書卷上

士

其尤致意者故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蓋謂此也不然則六經論孟之所載孰非聖人之心法耶自孟子之後儒者之知言者未有如程子也其尊信中庸如此豈苟而已哉先生素尊信程子於其不合苟深思而求其說不惟未發之義可判然無疑而凡理性之論亦必將始異而終同矣蓋此三者其實一也先生之言曰人心有物則以其物為主應者非其物則不相得矣不戾於道者幾希又曰夢較勝否斯

驕吝之心未滅已先生察理之精持論之平有如此者生之贅言夫何足采第自充其言無以心之舊物為主於此三說更加思索以求真是之歸此生之至望也非先生之過愛亦不敢僭妄如此其差謬者願終教之不備

寄浚川

蕙近日於學覺有少進鄉日甬中室礙處今似稍稍條暢頗以自樂唯是阻遠門牆不獲侍側以承教誨深以為恨耳慎言中所欲質正者尚

西原遺書卷上

十五

有之然非簡札之可盡也吾師文章已足以不朽今著此書文章復不足言矣自今以往宜留意珍蓄攝養存養神而明之亦一事耳至懇至懇它懷楊張二生能道之

與劉叔正

自往歲承淮上之問至今復久不相聞南北阻濶徒切鄉望頃聞大旆巡歷江南竊惟執事篤誠廉靖之風所至當必蒙惠夫和氣雨露所潛被較諸秋陽霜雷之威厲識治體者諒不以此

易彼也吳郡文徵仲蔡羽王寵黃省曾四子者今之名士執事宜一延致而容接之愛惜人材激獎後進在上者之盛節也定遠張崇禮僕之鄉同年其弟崇四又貴同年也今有所懇於執事敢乞留意崇禮簡附覽奉晤未期它惟加重以慰遠懷不備

寄浚川

拜違忽六易月每懷德容未嘗不移時也新春伏想尊候佳勝臺務不無煩劇然宴息涵養當

西原遺書卷上

十五

日深粹矣死生之說不審思索何如生往者於此頗已察識近因朋友問難看得又覺親切恨未得承晤請益耳學以存養此心為本苟存養之久加以體究則夫知死生之說固在其中特從事存養而不察是理者固多矣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可見生死之故誠有可知顧人未之或知耳但其肯綮非止如世儒之說夫傳襲舊說而於死生之疑終不能釋此世儒之說所以為未至也別幅所具涵養多罪近聞復有稽考

戎器之

命想憲節北上更淹旬月歸時倘經由敝地更獲一見實至望也餘懷不能詳布惟幸察

答馬宗孔

日奉還教如獲晤言教中言及白沙蓋猶昔年之意也至感至感往尊兄與僕書盛稱此翁其道僕之意厚矣當時復書妄有云云近歲幸免於聾聵於是復讀此翁之書乃自笑其當日之論真所謂執螳螂而嘲鼯龍也竊嘗謂當代知

西原遺書卷上

六

道者惟此翁及文清耳二公所入之門戶與終身之氣象蓋各不同至於反求實踐從容自得固有相肖者矣高明以為然否又白沙言論雖不多然其精粗亦自不同吾兄既信慕其學特未知取其何說願拈出一二得以講論就正此學寥寥者久雖其有意於是者又多奪志於世味粗心於義理此恐未足與議也惟吾兄嗜學之專沉潛鎮密其將繼先正而振微學乃鄙心素所屬望者僕雖不肖倘蒙誘掖匡輔之賜庶

幾可以佐下風於萬一也劉鄉兄人便草略奉此它遲續布

此卷乃僕一二年記創

之說區區之見大略止此耳輒獻高明以卜中否其有害於道者望痛砭藥至禱至禱日聞榮轉文部宜未足為門下賀特賢者道行之兆固可即是卜之此鄙心之所以為慰者新春想尊候佳勝不肖偷安如昨往年辱臨先壠之後闕一小園草樹翳然間日光一造焉每念故人在遠輒有浮游之歎耳鄉承尊教云服何首烏已得効但生昔收二方不記以何方獻左右便間乞批示幸甚

西原遺書卷上

七

奉浚川書

去歲金守至伏蒙賜書且辱褒獎尤非所宜得甚感甚愧生素愚陋家居數年愈加朽鈍諒能度分方將為終焉之計來教所云其何以堪恭惟先生敦大簡重之德方正公特之操兼以材氣老成智慮深遠今日繫天下之望諒無在先生之右者然斯人之於君子望其居大臣之位

蓋望其立大臣之功徒有其位而功不及於天下古之君子不然也端揆之拜竊計不遠尚惟進德任天下之重求賢為久遠之基此誠區區之至願固亦先生之素志也阻遠未由參侍復不可數通問於門下故因奉覆僭易及此復冀察其惓惓而不謹絕不備

與友人書

久不上狀願先辱問感愧不可言區區踴躍乃其故態恃故人察其無它而不深過不然教惕

西原遺書卷上

十八

之罪其將何辭以解耶恭聞榮轉不任欣慶新歲伏惟尊候多福生朽頓如昨無足為道承示近耗去冬表兄書來已僭道尊意願生以老親之故仕進一節非所願也所委李道長事即具書托邢道長轉致其實不足為有無但長者之命不敢不領耳盧年兄使便卒具狀它惟賜照不宣

又書

去歲聞起用不勝欣愜大賢得位其所繫豈不

重哉日月已久未獲通賀蓋憂患以來人事廢絕想像照察不深謹也即日伏惟道履佳勝年來所見所養當愈純粹無由侍側以變化鄙吝為恨不肖近歲亦微有毫髮之見顧操心寡過未能少異於舊恐終身悠悠無所成就便聞不惜提耳是所望於吾丈者亂道一卷乃二三年間劄記者所云毫髮之見如斯而已所以輒奉覽者非惟見其近況誠欲就正有道曉其迷使無陷焉其幸大矣自餘情事不能多及它冀為道厚自保重以慰惓惓之懷不備

西原遺書卷上

十九

與筆峯

閒居諸念略盡獨欽慕海內名公此心未忘如吾筆峯三數公則尤其惓惓者也使至伏辱教貺豈勝欣懌慙素無似年來愈加朽鈍書辭期許過當慙汗不已自惟庸下何足議君子之出處然度時揣己自保之志已決諷味復用亟反之言實有感於鄙懷敬佩玉音要當不負知己也自古倜儻之士苟非貶志改節則鮮能取容

於當世如吾兄高才英氣它日豈易合於世者
雖然古人不云乎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想高明久有此懷故縱言及之耳北征之句仿
佛少陵至於翰墨之妙後來當繼君謨矣敬羨
敬羨老子解尚欲更定不識肯賜指教否近有
與王崔二公書承命併往塵覽切瑣之益是所
望也使歸謹奉手狀會合未涯伏惟保重不備
與李川甫

久疎音息蘊結日增果上人至出示二書知信

西原遺書卷上

三

道有加於昔良以為慰私錄本欲封寄然復不
欲爾者誠以因人領會之淺不若自求開悟之
深也數年之後終當盡與不訴不訴朋友之益
莫大於德相勸而過相規矧兄欲開箴警之語
僕何忍為流俗之面從乎年來聞兄頗有貨殖
之蔽恐當以龐老為師不宜以子貢自恕也莊
生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吾兄求道之心其
切而忽此病為迂緩僕竊以為不可且慳貪愛
取始學切已之實病大悟徹證至人造道之極

功今不憂愛垢之尚重而預恐見道之或差是
猶近戶庭之忘陷穿遽慮迷塗於萬里也至尊
者道德其次也節行才能又其次則富貴者固
至細者爾古之有道者銖軒冕而塵金玉非作
意而為之彼誠知內外大小之分也近世之士
求識見議論若王陽明者豈非一時之巨擘乎
然君子不謂為知道者以其終身未透富貴之
關也懷明月之珠者必不匍匐以拾塊鄉使陽
明果聞道則其行事當彷彿白沙矣無欲之教

西原遺書卷上

三

三氏皆以為第一義狂惑愚鄙之流竊笑此言
為少味而高明之士亦未有深信其說者良可
歎也若白沙者其庶幾無欲乎陽明之欲種種
略遂今其所得者何耶此事若蒼素殆非難擇
者也往歲承書寄已達第以兄挾持兩端故不
欲答諒今已自悟矣僕於宋儒之學非若比丘
方士不知其底裏彼其難佛氏者皆可破其所
謂妙道精義者尚皆內典之淺談也腐儒中先
入之毒高揮大抹嘗詎佛老僕直以為竊語耳

兄其無聽之草草占叙不盡萬一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非聰明如吾兄僕不多言如此念之念之可憐詞客李空同治第梁園學富翁地下定遭劉武笑我猶如此況如公戲作小詩或足以風一笑擲之

又書

奉別復爾永久仰慕之心實數數然南署閒暇甚非置賢者之所顧德業之所儲養日愈宏大它時救焚拯溺固將俟於吾丈也生偷安故園差足自樂第歲惡盜劇未免嫠婦之憂耳表兄便謹奉頌以候起居

又書

日者奉會辱相與之意甚厚別後復承睢陽所賜書仰仰高情益增佩服近日伏想道侯尚有日新之見便中幸不惜示教大抵古人之學不外於心存心之方莫先於靜異乎此者皆後世支離之學也以執事之賢誠有意於古人之學無難之不易也然要在篤信而已頃有郭韓二

西原遺書卷上

三

工部過此論學尚有疑於至靜之說要是講學之朱精耳夫靜也者在我常然之體動也者應物俄頃之跡今習動為終身之蔽而主靜無一日之功不知動為大略顧曰主靜之蒙偏不亦過乎不識誠明者竟以為何如也凡區區之見大略具在約言其言之中否尚冀教正表兄楊希哲便謹奉手狀布此惓惓表兄希賜一照拂感當何如奉對未期惟為道加護不宣韓工部好仙學意惟在羨久生耳僕與之言作外無仙亦未相契偶得二絕錄上一覽當有以教我也

奉李石疊

伏聞榮擢即用慶慰願以辱知特異受愛不些依附方深俄驚遽促其為戀戀大不可堪至於一方之重輕羣情之喜戚尤不存焉使節赴省萬異枉由敝處以償十日留別之約想公念舊感別亦未忍不過我也薄儀馳賀具在別幅疑瀆尊嚴不勝慙媿他惟俯鑒不備

與表伯昭

西原遺書卷上

三

承專使遠賜教翰兼佳貺稠疊感慰何可言讀
來教先登彼岸之言良自笑也區區所知自以
為庶幾斯語至於心地擾擾則正在中流汨沒
耳歲復一歲不免只是舊人虛生浪死不免可
豫見矣大抵吾輩終身只用心於外物而自已
事全不辨取豈非顛倒之甚哉可嘆可嘆陶鼎
止欲破戒煮肉耳不擇形製如何也穆官筆果
佳但皆粗者可草書更乞十枝可作楷者早寄
幸甚外墨竹一幅將意媿更無可報來貺者除

西原遺書卷上

三

日草草奉謝不盡不盡 昨聞李石疊云某甚
惟貞白前勸兄慎於接人今不免此奈何顧此
一人耳想往來士夫豈得一一得其歡甚為兄
念之仕途誠不易何若相從求仙乎僕昨為科
道會薦甚媿忝冒然吏部覆題竟置之不知出
部中諸人意抑叙卷亦有意也兄於叙卷處素
借譽恐不勝讒者之口但僕本不欲仕尚有言
哉老親之喪此月初已踰大祥而孝字勘合一
不復関領擬至服滿後只奏乞致仕乃今

之則致仕之跡亦不須舉不仕則已矣何必更
行陳乞反受制於人耶此意未嘗告人獨告吾
兄耳想欲聞之進退之得失繫於已用舍之是
非繫於人至於繫於天者尤不敢不順受其正
耳

與王肅菴

去歲知起用為蒼生慶之吳民思執事甚矣今
復得之喜如之何元元之困窮歲甚一歲使郡
國在在若執事易危為安無難也惠年來多遭

西原遺書卷上

三

家難孤露餘生痛何可言此月已踰大祥孝字
勘合尚未関領擬至服滿後但奏乞致仕耳伏
恐欲知故此及之恃眷輒有瀾瀾欲刻一書而
敬處寫者刻者皆拙惡乞於貴郡擇能書者一
人刻者三四人遣來敬處不識可得否外近著
小書極知妄作中間大謬者正望故人賜教而
改也衰病草草奉瀆尚惟照察不宣

與陳汝宗

承示學規五條鄙意欲去明制附其事於敬職

條內似更完整考行謂實據考語加之參訪不即見於施行與所謂仍有善善長而惡惡短之意開報不當者懲之誣陷者黜之皆盡詳重檢防之理往年蕭子蓋在此專務訪察被絀者類當絀者也然其事甚秘不知用何術而然但竊謂用明伺察其道終未光大且凡曰訪察便是欲得其不才者以師儒之官行此與教養人材之意殆不相似先儒謂為治便要識體此恐不免失體也王制簡不肖以絀惡鄉之不帥教者

司徒教之入學而不帥教者天子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入學教之及其再三而不變然後屏之遠方然則古人非不絀惡顧當日鄉里之制學校之法纖悉具備故善惡必得其實後世不正其本欲從事於末流難矣又周禮鄉大夫州長董正詳於比考其德行道藝而略於糾其過惡虞書庶頑諛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其終特曰否則威之而已虞周之制實無大異大抵善善長而惡惡短乃聖人報

本節目之大所以合於天地生育之心虞書欲並生哉正謂此也特士子甚無行者誠不可容執事重欲行之允反覆思之欲得其平行事之間亦姑示其意足矣稽策條後欲附以兩條一謂禮樂制度曆數史學字學之類諸生或有講求論著成一家言考試畢日許投送本院一謂諸生能為古文辭者亦許投進果有可取本院仍加覆試並不得詐偽此二者於今之法令決不大戾於以風厲學者非小補也其講習禮射

之類儀禮此等處多有難考其器數末節今亦不能備也先儒以禮樂教人未嘗數數於此蓋本末緩急自當有辨且姑舍是未為有闕今之教人鍾磬歌詩者詎有益乎小學一條宜令各府刻朱子小學分給屬縣此書陳士賢先生註者最善附上學範似當並刻內字不無一二誤者其餘分附事件四條取其簡要不允隨俗徇常徒為冗長也吏歸甚遽卒具書不獲三思惟加詳擇

與李川甫

去歲汪守附至手教時僕新罹先妣之禍未能奉荅哀痛無聊因循至今非敢疏慢也吾兄遂至墮官每一念之不任恹歎茲者得書知家居亦不樂顧區區仕宦之計悠悠流俗之情似無足置於懷者此雖常談然亦未有易此也命駕之約寤寐思之衆冗奉狀不能備悉

與高子業

頃聞有請告之舉甚盛甚盛雖當明夷之世自

西原遺書卷上

天

求嘉邈之福行止之際可謂大得志矣即日想已還第奉此以承動定遇便急遽少當續聞

與唐都憲

遠違台範積十餘歲寒暄之間關於記室至於竊承下風雖甚愚昧不忘鄉往也日者聞漕臺之拜瞻依伊邇何幸如之願草土之間不克修慶旦夕抱歉第深反側猥蒙眷念先辱賜書捧誦之餘且感且慰重黷尊嚴莫敢通賀謹奉手狀少布區區他祈照察不宣

與劉紹功

附至牛長官所惠祿命書其書支離穿鑿極是迂僻若據以談命恐如繫風捕影耳中間豈無偶合者如其不合者之多耶大抵祿命之書唯子平近之故其言多驗其不驗者乃推測者未能精諦又天之賦命千變萬化實非有限之小數所能盡也然其有驗處自不可誣此其優於他術明矣喜忌縱善百章四言獨步之類吾兄嘗用心觀之否其辭雖淺近理則然矣夫人不能神而明之爾若忽此而求之高遠則反無干涉也

西原遺書卷上

天

答劉叔正

奉教并獲賸近製清澹新美何減古人荒迷之中豈勝開釋有一二可商確者輒注其側不審然否乞再考定三四年來讀古人文字開卷時有所見但驗文甚苦其難當由力有所限耳以此殊自嘆自媿也有可以警發蒙情者幸試見教暑中憤憤具覆不宣

答袁伯昭

奉教諄至如接晤言重遺禮幣領次感忤因來
使竊詢起居尤以為慰吾兄雖久勞州縣然行
能益白鄉用不遠不宜遽萌故園之思也承示
近製將續杜集故格調如之公暇可徧讀其集
使略能成誦為善惟在多讀多作久之當自有
悟入矣生衰惰日甚度終無所成侯筆山雖欲
見譽其如自知之媿何哉苦熱憤憤具覆不能
盡所懷

東漢書卷上

三

與浚川先生

夏末嘗上狀計微台覽矣伏惟初還闕庭隱然
為朝省之重甚盛甚盛生近日苟安草土顧憂
患之志未忘於心不審先生何以憐其愚而慰
之都下事體近復何如短閭無先見之明竊欲
効其欵欵之愚以為助而不敢寓之筆墨也以
公明悟儻少加意念必能知愚心之所欲言矣
鄉人便謹此奉手狀它惟誌重不宣

與袁伯昭

頃惠二書俱至惟付吏人者尚未領也吾兄到
郡未久柰何遽有歸志相去阻遠不審其故云
何將謂不堪俯仰而上之人難事耶此則舉世
皆然宜隱忍以求伸可也若非此之謂而但出
於引退之計則凡士夫家食類多窘迫此當經
意者也又吾兄邀能絕意仕進誠善矣如其未
然則今之引去與京官兩司事頗不倫後能越
常格而用材者誰與此亦當經意者也以知已
之愛故吐露及此幸加三思

東漢書卷上

三

又書

往年言未第時嘗學坐功且言行之頗有驗昨
者命書黃庭豈誠有愛於攝生之言乎坐功節
度今倘記其大略望錄一通見示黃庭經雖文
辭美麗可愛願非僂人之作昔人嘗謂晉時好
事者為之良不誣也僕近歲於老子莊列之書
實能得其要領而渙然自信於心嘗以為自列
禦寇莊周嚴君平之後而老子之學遂絕雖宗
之大儒皆未能深究其說而遽然非之至於王

輔嗣蘊穎濱林希逸之徒彌為善言玄理者亦僅知其緒餘而實不通其指也區區於千載之下獨能聞而知之列子載子夏之言曰剗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竊嘗不遜自謂近之未獲與公極談恐聞斯言必疑其盛自稱譽然觀僕於凡事輒不敢當今於此不遜意者其可信乎偶綴言及此可以一笑

與浚川

頃劉鎮撫來得所賜教幅不勝為慰伏承至京

西原遺書卷上

三十三

頗不樂有謝時而去之思竊觀近日事勢殆亦非君子利往之時如公果得暫歸以待剝復之定於愚心頗謂甚善然消息盈虛在有道者必見之真矣區區臆料之說未知其中否也又聞近歲體力寢不能勞苦故亦消息之理但善攝生者為能以人事勝之爾生自居憂以來氣瘳愈非往歲之比獨賴醫藥之輔稍能自支間或旬日不服藥即精神茶然以此知醫藥之功不誣也其方即巨勝丸恐欲知之郵道及

與劉函山

鄉者之事當絕口不道以直報怨始終不校區區不肖不敢不免亦深有望於吾函山約齋也不然則吾人者真聖朝之朋黨耳使天下士大夫議之後之良史書之與彼人者相去豈遠哉此區區之本懷諒吾兄亦久有此意也

謝人

蕙惡大咎盈上延先妣伏承垂惻遺奠几筵重賜誨言慰其哀苦存歿之感莫能盡陳值便謹

西原遺書卷上

三十三

具狀敘謝荒迷不遑它及尚惟炤察不宣

答友

頃有狀附郭吏目聞未上徹羅判至承寄訓劄試錄不任感慰外幅所示多所未聞勗敵之云極切之論也第文選與枉法二事不知其詳未審再可略示否近年所刻試錄其文體往往相類而今科尤有甚焉大抵意欲近古而變得反不如舊以其放而不謹幾與傳註無干涉故也未論文字義理如何只此氣象甚不好區區

竊憂之不識明者以謂如何不肖春間嘗有一
二後生相從尋復謝遣之矣亦嘗為改得文字
一二篇雖不敢放顧又局促可厭回輒奉覽可
發一笑也日將長至伏惟加護以須復亨之慶
不宣

與崔後渠

自承八月後手書積時無便遂闕拜問豈勝企
慕於此辱示題名高作緬惟留都宦遊多暇而
吾兄得肆力於學問文字之間既遭憂患以深

西原遺書卷上

三十五

其思復得寧靜以成其學他日見於行事尚愈
不同程子若要熟之語如兄令者是也復承謙
虛使評其所作但自顧寡陋不足為講習之資
耳夫作文利害不惟文士言之已詳雖先儒皆
有定論顧今之作皆異於彼其高者或支離
纏繞大為可厭曰學左氏而為也或恠僻艱澁
幾不可讀曰古文不過如是耳下此則以流俗
為是以古為不必法者也竊觀吾兄之文雖未
至奇恠然意頗近之矣願矯之以平正可也管

穴之說不知然否惟再教之前者族人之僕又
附去王元玉道長書云留兄處不知為轉致否
幸取回字示下即日剝復將定惟自愛不備

與劉叔正

久不通問可量鄉往日者聞轉官蜀中於予心
甚不憐也今得來教方且以為逾分區區之懷
蓋交游相望之情而執事之言乃君子自處之
厚也不知頗有它故否冀略示知如何

答友

西原遺書卷上

三十五

行次薄遽顧勤枉贈足切雅愛之深也感佩感
佩氣荒草草裁報後會眇然愴悵同之尚惟進
德修業以副瞻祝不備

寄張崇象

蕙惡積殃重去歲遭先妣之喪哀痛無聊久闕
上問顧嘗兩辱賜書亦坐是不時治報負罪萬
萬憂居間寂然頗聞吾丈親被簡命執經入侍
不任慶慰恭惟吾丈厚德闕材將為斯人之福
今者方見柄用士之識與不識孰不欣懌而况

最蒙知愛如區區者哉雖哀戚之中未能修慶而惓惓之誠積之久矣又日者不肖苟免罪戾極知為門下之保合也布謝稽緩尤不自安便間謹具手狀哀荒占敘疏略尚冀賜察不宣

寄許北樓

某惡積殃重去歲遭先妣之喪哀痛無聊久不上問負罪多矣憂居閒寂然頗聞吾師親被簡命執經入侍不任慶慰恭惟吾師厚德清材將遂由此柄用以為斯文之福况凡出自門下者

東原遺書卷上

三六

其喜幸當何如邪故雖憂戚之中未能修慶而祝頌之心則已久矣鄉者事極勞辱慮令苟免罪戾不敢忘所自也控謝稽緩尤為反側便間謹具手狀哀荒占敘疏略尚冀賜察不宣

寄管平田

春間省祭官趙鎮回伏辱賜教累幅恍如侍左右而承慰藉也又蒙嘉惠速遺賻幣倍用感刻生憂患之餘加之哀苦居常忽忽殊不自聊以是久闕拜問聞榮轉亦未能以時修賀生於門

下鄉往最切而踈慢乃爾直哀楚之故非誠踈慢也不審蒙矜恕之否茲便謹奉手狀士奇時濟承之倘有便音敢煩附一名字問訊區區意緒銷落所不忘者惟諸君子而已未由奉對豈勝馳戀之至不宣

寄鄭年兄

蕙在京之日少卧病之日多加以收郡僻左罕有過客故雖諸同年之門不能通問則其它人事之廢絕可知矣日聞吾兄榮擢至此方擬具

東原遺書卷上

三七

狀通賀顧乃先辱賜問兼以寄貺感忤感忤恭惟吾兄久屈而始信雖非君子大得志之時而復亨之漸此其兆也汪守便謹此奉狀即日擬寒從者北上伏冀加護不宣

與伯昭

奉二教并蒙寄示金丹節要非相與之至肯傾竭如此哉僕幼而好觀叅同悟真金丹大要諸書然苦不得其門正德初遇一道士姓呂者言龍虎鉛汞僕大笑之道士曰子未知故也僕心

甚駭其說久之復觀衆同諸書茫然猶昔也試以道士之言思之則其言無不合者亟尋道士則已如它郡久之道士復來僕請問焉乃授余一書即此書是也當時踴躍欲行之既而因循歲復一歲至今二十餘年矣其書亦借人而亡之常往來於懷此事難為俗人言故僕未嘗輕語人也後已邠康辰歲在都下借得道藏觀之擇其可取者抄得五六十種因知方士之術不盡於叅同諸書所言也嘗以為言神仙者歷代

各有一說猶吾儒之道歷代不勝異說至宋之程朱而後其說始定但不知張平叔上陽子諸翁果能猶吾儒之程朱否也漢書藝文志列道與房中神仙為三家今其書多無傳晉葛洪作抱朴子敘長生之方曰金丹曰閉息曰房中曰守真一其言金丹者五石也以為長生之至要今其書幸存所謂太清金液神丹經也張平叔則以房中為金丹而盡廢諸說如悟真篇所云是也至金元間王重陽丘長春則專以清靜無

為為宗歷代言仙術者最多大抵不能過此三家矣三家之甲乙未敢臆斷尚俟與吾兄商確之節要信奇書也但煉氣開關二篇其工夫似太繁又有疑而未了處亦俟相見得口傳而後能行也來教云心可以剝智可以去氣可以和七情不能奪斯言頗傷於容易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未至此境界未可言剝心去智也心中之欲一毫未盡則其神不能凝其神不能凝則舉目開口之間真氣散亂而七情得以縛之即

如作此一書便是不能剝心如此縱得金丹入腹恐不免有潰逸之患吾兄試更以鄙言思之可也其曰枝葉根本云者又得之矣所舉黃庭經二言甚善然其全書皆存想嗽咽之小術非真有積精累氣之訣不可以其一二言而併信其餘也孟學博致仕而去者幸也嘗觀令之士夫其識趣卑陋者蓋不足道間有雋材又率病痛不少其每下者則遂如孟學之放恣不但不能逃明者之識想仙人隱君子亦笑玩久矣此

世道升降之機生靈休戚之本風俗已成孰能
迴狂瀾於既倒也不如脩知已者遊五嶽以訪
異人乃最上策也寄上大洞經黃庭之流也陰
符釋義大丹口訣陰丹之學也口訣內有一段
算定時采藥之日月最詳節要所無也王真人
語錄無為之學也其書雖未粹然實有至到之
言僕所最愛者也煩令侍史繕寫一本見惠原
本并上三書悉奉觀甚寒作報草草餘非筆墨
可盡

答王南岷

連日方卧病使來枕上發書不勝開慰寄示近
作見吾兄詩思大進喜可言耶詩文小技誠如
來教但世間除却得道與聞道者便是此事為
可貴身後之名亦虛譽耳見在之樂更無喻此
者矣復承讀老莊及內典尤以為喜肇論儘佳
然於死生之說則未盡義中有起信論中峰廣
錄二書可取觀之起信立真如心生滅心二門
即吾儒所謂性情老子所謂有無也道之綱領

特在於此此處理會透徹它無不通矣吾儒經
傳本是第二層發用事非由化於舉業之習難
另著眼也惟中庸未發方是心法第一義顧其
言甚約而其說之之詳乃在於釋氏之書程子
表章此道固有所自来但諱之不言耳若曰據
中和之二言而遽可以盡心知性雖聞一知十
者亦有所不能也自中庸之外更無從源頭提
掇處然則程子之學果自何書得之耶後世知
程子之問道而不思其出入釋老其聞之於二
氏者蓋多矣如程子曰釋氏之學又不可道它
不知亦儘極乎高深又或問莊周與佛何如曰
周安得比它佛佛說直有高妙處又曰莊生形
容道體之言極有好處使非深於二氏之學亦
安得有此言乎今之儒者淺狹卑陋未有能稍
窺本原者故將未發之中視之如長物其所講
論但是君子中庸以後三十章了蕙知未發亦
只空說了一生彼又將此一節高閣起孰為道
孰為性孰為心法與夫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程

子之所以為程子皆一時寵侗了尚且高談性命祇排佛老悲夫悲夫古人曰大言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近年有未發之說數條卒卒未能錄上力疾作狀草草餘具別幅不備

與高蘊門

僕免喪已三月雖有進退維谷之歎而居易俟命不敢不勉也日者鄭慶雲報其屬意蓋為不肖惜乎不幸而不當此例也憂患以來恒冀齒編氓為幸况冠帶之榮耶人皆求福已獨曲全

西原遺書卷上

聖

曰苟免於咎莊生斯言可謂實獲我心矣吾兄出處非吾之比至秋間議之如何辱贈長句掛名雅集何其幸也顧今不讀書不作詩文無緣奉益耳小園一池亭榜曰滢心願得一篇為寄惟勿以此塞序文之請細觀雅集音響時有未妥帖者如伐木選釣竿得詩好夕吟其首字一宜用平聲乃善其它更無間然矣倩人同盛使去專候老子序萬無遽遣之徒歸又註本止有此耳亦望賜返外亂道一冊附上所懷甚多不

能盡白奈何

與王浚川

近聞留都司馬之命不任慶慰今者計當還第謹具狀馳候前承誨劄未能上覆周貢士來又蒙賜教并示丁亥集有警於昏昧多矣但於太極陰陽諸論思之未通此殆為先入之說所蔽尚欲問難冀煩重喻然非筆墨之可究也比年誦先儒之書稍見得一處頗為切要敢因下問之及而就正焉昔延平先生嘗語中庸曰聖門

西原遺書卷上

聖

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者又一篇之體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况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可以言中庸矣晦翁亦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則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生因二先生之說而推測子思之言既又考之群聖之學六經之微言往往若合符節於是竊以為此誠義

理之本原學問之綱領外乎此者不足謂之善學也故凡學者必先從事於此體之於默識養之於主靜及其道之成也內欲不能留外物不能亂天下之事無不各得其當特一以貫之而已不然內有毫釐之偏則外有尋丈之謬欲其中節不亦難乎夫性情一物也動靜一理也何言中和而抑揚其說也蓋有體用先後之分焉物有有體而用弗利者未有無體而有用者是故學者不先患情之不得其正而先患性之

西原遺書卷上

雷

不得其養蓋未發而中發而乃和若失之於靜俟至既發而圖之雖有隨事精察之勤矯情強制之力亦將救過之不暇古人心學之妙豈如斯而已乎程子所謂孔門傳授心法蓋止此耳生非知言者循行數墨僅一有見乎此雖然直說之而已未能學也獨念先儒之說固為詳至第難於衆言之中而未及特書屢書以詔後學亦惟近歲講道之君子為說頗多而顧不及此茲以質諸左右萬一所擇不謬先生其益推明

人之說庶使後生小子聞大賢之言而信從者衆此學其有興乎疏嬾不能三思辭不逮意此外所欲言者亦不能詳布希惟照察

與張元傑

不通問二三歲惟積傾仰伏想吾丈閒居日久養愈純而見彌高矣往承不鄙欲以緒論見示敢請副本以解渴飢之思不肖免喪尚不死凡百無足道惟學不力而行不修以是為媿耳南郭近治一園頗足寓目浚川公舊有詩云葺舍

西原遺書卷上

雷

聊應近先隴閒時正好鑿蓮池廣求樂本畦防窄創製花欄客說奇乃荒園着題詩也吾丈肯一來遊乎貴縣至救處再宿之途耳暇時果能命駕不惟慰塊處之懷庶將問道義之誨此深願也卒卒謹奉手狀它惟若時保護不宣

與崔後渠

往年奉教聞尊嫂違世去歲夏仲禮過此復奉教墨乃若適老伯之喪且除服矣相去阻遠曾不能一奉慰罪罪愧愧僅於丁亥秋亦為先妣

所棄背今服闋行滿一歲竊伏故園無足道者
緬惟吾兄近歲所見宜加高明而區區亦頗有
絲髮之見所恨不獲會晤以往復其說耳承命
索近所為文輒往亂道二卷不識有一言之幾
於道否其間偏駁甚多望略見教顧此乃三二
年前所劄記者近已覺其不切惟時靜坐存養
此心而已嘗竊以為聖人之道要之決不在於
言語文字之間後世經術文章之士極其所至
終是以文字為主以故學之終身往往有無所

東原遺書卷上

栗

稅駕之歎蓋不明諸心而假藉於外是以言愈
多而愈無當學愈博而愈不足也不審明者以
為如何涿父云僕欲整理毛詩此誤傳也竊觀
先儒說經雖涿淺不同大槩得之後之作者但
可補其未備爾若復自為一書誠似剩矣又訓
詁之學大抵未嘗知道持其區區之見以推測
古聖人之蘊真來教所謂億說耳若於聖人之
微言無所發明雖釐正小小文義亦非儒者所
貴也矧其下者離真失正不惟無補於萬一徒

增聖經之疵類耳鄉示體仁說有數條甚好原
道釋所見甚淺兄顧為序之何也相去遠欲藉
以承教不覺怵怵然殊不能盡所懷便聞幸時
賜書

與高蘊門

承詩教并獲老子序可量欣慰老子之書僅誠
見其有益於世故妄為之說然使說焉而世不
信又奚益哉則思得賢者序之庶世之信之者
衆也執事復言與李君同讀其書而愛之凡古

東原遺書卷上

宅

今人為書未有舉世悉好之者惟賢知者好之
斯傳已昔人云天下英雄所見略同今二君之
見既爾天下倣儻知言之士可如二君者其見
能無同乎然則鄙說之傳也可幾矣復承問談
禪近實有之然其始彷彿則已泐然知異之矣
未知後來所見終如何耳所云穆伯潛周用賓
王純父皆嘗試之顧是時僕尚未讀佛書故未
能請問以窺其所造之淺深也純父欲合三氏
而一之其言偉矣而其詳未得聞也三氏之說

出於世久矣如斯言者中人之所疑而駁而下士之所笑而姍也然二氏之說行於世尚未遠安知千萬世之後不有如純父之言乎嘗妄論之三氏之學皆心學也夫心一而已矣彼三氏者皆聖人也學至於聖且弗自知其心乎苟知其心其理有弗一乎其理苟一其言豈有二乎今夫水有流有源心則亦然其流也三氏皆言之其原獨佛氏詳言之老子次之而孔子則罕言也蓋人上智寡而中人多中人雖言而不達

西原遺書卷上

兗

此其所以罕言也若乃上智知罕言之意自能求之於言語之外復知其所已言者非所罕言者也如是則罕言亦言矣至於二氏雖亟言之亦終不能言也故曰言語道斷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於戲此於易之所謂察中庸之所謂隱豈異指乎後之儒者大抵見心之流而未見心之源其論學也不專求之於心而泛求之於博學力行之間其極論道德終規規於事為之末與夫大道無名上德不德者異矣孔子之言雖嘗

云爾然孔子之道非盡於如是而已使盡於如是而已豈其所謂罕言者乎夫儒者於心之本原果未徹見則與彼二氏之見不同矣既與彼二氏之見不同亦惡得不以二氏之言為異端之言乎凡儒者之絀老子者集解中稍辯之然世俗之人必有非之者矣若佛氏之說則尤見詆於俗未可卒與之辯也昔伊川有言佛氏之道非不上一貫至其用處便作兩截程子此言其許之也不為不至矣蓋上下一貫非聖人之學不及此然則佛氏之道從可知矣今世俗之學其所見果有及此者乎柰何持矇瞍之目而譏離婁之不察也曰下問之及率然如此然終非筆墨之可究也想執事更當有卓絕之見

西原遺書卷上

兗

幸略垂示

西原先生遺書卷之上

西原先生遺書卷之下

與聶文蔚

毫郡薛蕙君采著

往歲幸獲奉接別去復枉賜詩翰惓惓以陽明之學為言其欲益於不肖者甚厚顧當時未有知識殊負執事之愛近來盡見陽明之書始感執事之言惜乎陽明已不可復作不得及其門而從之遊矣當衰世之中失此偉人所繫甚重可痛可痛此公知行之說區區終有未喻至其

西原遺書卷下

拈出良知二字真可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古人良知之學廢絕而不傳久矣有人於此續其不傳之緒使天下復聞其說其功之大小何如也當今之世聞而知之者固多矣或者猶不無知之未至者况於不信而不說之者往往不勝其衆也此學殆將復絕矣此其執事與同門諸公之責乎竊嘗以為良知之學誠至矣學者既以此為本宜必以靜與無欲為助不然恐徒為空言而終無實學矣蓋非靜以體認之則

得之者淺况不能的見而不惑非無欲以存養之則害之者衆况不能固守而不變愚見如此執事試思之以為何如大抵主靜無欲之學實亦提綱挈領之論後來諸儒之所講明者終不能出其範圍乃若議論愈繁使濂溪之說反汨而不明蓋有之矣偶值郡人便附狀率爾及此并少致佩服馳向之意無由會合得一劇論筆札之間不能盡究也因風不惜垂教

與文徵仲

西原遺書卷下

往年承寄示休致四疏念將出都故不復奉答至今忽六七歲復以路遠不獲致問雖音息之疎而此心之奉懷甚數也近來想履况增勝湖山林藪之間良可樂也每念衡山清修不污安於貧賤至其晚節始涉仕宦之途復能不終日而去之凡交遊之有識者不但服衡山恬退之一節實嘉衡山為始終之完人也僕雖退藏恒未忘憂患矧繳之迹遠媿於冥冥者矣呂子行附寄略布區區老子解二卷登汎之際聊備一

覽童逢之徒知言者鮮必有以是而罪我者非
羊何輩不必示之也九達履吉二君會間為我
致意無由奉見臨書增嘆

答劉梅國

日屢聞誤愛之意甚篤不識不肖何以致此感
佩馳向之心積已久矣自惟晚進方切退藏故
未敢通誠於左右猥承貶損先賜教言豈勝欣
慰老子之書令人屏而不省生為之說又皆淺
陋而公獨有取焉達人之見異於時俗遠矣此

西原遺書卷下

三

書近蒙仲禮遣人刻之中間與舊橐不同者多
蓋屢有所更定敢再塵覽外亂道二卷皆一時
劄記之說淺陋最甚不審有一言之近似否就
正有道竊所願也伏誦教末以為五十無聞雖
欲進之心日有孳孳夫復何得執事其將誨諸
哉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於公見之矣顧公之下問古人求益之心也生
直為佞報之夫何益哉是夫子之所謂損者也
竊聞自聞者謂之實聞自得者謂之實得非夫

自聞自得取之於外終非已有為其本非在我
也在我者其物至近其道至簡其事至有功也
公誠少加之意當日有聞而日有得矣退之曰
惟執事可以此言進以是敢効其愚然野人食
芹而美恐不可為王公之獻也未由親侍伏惟
加察不備

答友人

辱惠書并示春秋或問三經說數篇讀之累日
不勝欽服世之溺於所聞之士如執事之用心

西原遺書卷下

四

者寡矣執事謂孔子六經焚毀於秦漢世無能
釐正宗儒傳義尚有牽合附會之說欲黜其偽
而補之且譽僕為當世知名之士使評其是非
執事之為書其獨見自信蓋將度越歷代之儒
者而今世之寡陋如僕者執事顧就而問焉僕
誠惶媿而不敢答也然厚意不可虛辱試誦所
聞而執事擇焉夫六經自秦漢而後其殘缺錯
誤多矣蓋非孔氏之舊也而凡古之載籍亦皆
逸亡其存者多偽書焉儒者生於數千載之下

不獲見聖人之全經復無古之載籍可以為證
宜守夫子多聞闕疑之訓學其可知者闕其不
可知者如是足矣不然是臆說也傳曰疑事無
質况聖經以臆說決之可乎六經之大義自宋
儒發明之思過半矣中間不無未當者不害六
經之大明也至於諸儒議論同異亦各有所見
當並存之以廣異議非可以一人之見廢之也
程子謂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蓋
謂此耳然區區復有所聞敢為執事言之夫古

西原遺書卷下

五

之君子學成而後立言其言也為道之不明也
言以明道為主則其言不得不約故古之為書
極寡後之君子學未成而先立言其言也為名
之不聞也急於知名則文章訓詁皆濫取而為
之言之當否不恤也故後世之書極多雖然以
亡當之言而致虛偽之名此可得於愚人爾君
子之論謂之何哉今執事之書非為名也蓋欲
明愛人之道也然程子有曰學也者使人求於
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

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
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
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采同異
者是也是二者無益於身君子弗學然則君子
求聖人之學蓋有在焉非在於文章訓詁之間
矣竊又以為聖人之學未易遽言也有志於學
者宜以論孟之書取其切已者講明而踐行之
若夫六經之義姑徐徐求之未晚也此不惟初
學自治之方使世之儒者果皆從事於此則人

西原遺書卷下

六

人有君子之行雖不治六經而六經之道不遠
矣若後其身心而徒以窮經為先雖真得秦火
未焚之經親聞夫子筆削之義亦何益之有執
事著書立言不過化今而傳後僕之言倘不甚
謬執事其取之以告令之同志亦化今之一端
也

與浚川

歲暮奉狀想徹記室新春伏惟道體萬福生區
區之意已具昨狀日聞晉溪常軸永嘉復召還

按請恐不可得當瘖默俟罪於家爾途窮計拙
於此莫知其可幸指教頃見空同集敘篇末數
語可以太息生非敢方空同而跡頗有相類者
遊寓集呈覽巖翁西還未幾即下世言之感塞
天之於善惡竟何如也南都王子新能書妙一
世其才氣亦非凡子可望生與之不相識然稔
聞其人君子之愛才見一技斯取之矣允俟全
材而愛之將舉世七遭其愛者吾師以人材為
已任如子新者謂宜收之以備門下之一人僭

西原遺書卷下

七

妄死罪死罪同學生行速卒奉狀草略不備

與東橋

日者奉途次書繼又得廉邑承差附來書吾兄
欲息游以辟世使它人聞之將進其慰解之說
此莊生所謂非相助以德相助非也在僕則不
然顧不渝初幸甚審欲復出姑相時而動未晚
也大抵仕途百損而一益益者幹些小利人事
業此外便都是喪本心沒天理之陷穽上馬者
尚不能討得個直過其次惟下達於無底之藪

而已如此弄了一生不曰至愚吾不信也世人
但知眼下富貴不知遠慮如某公者今如何哉
可惜只恁麼鶻突死了昔年得意之境與夢亦
有異乎聞遂肯信樂於佛書世間可出生死者
惟此一門但此事猝急曉不得久之自能悟入
區區所以愛兄贈兄者獨有此耳餘具別幅言
不盡意

寄劉叔正

承書貺多慰三復書辭惜不得面究輒因來誨

西原遺書卷下

八

具其大槩倘有疑駁幸賜往復所云嘗略觀內
典希想於真如不滅之境此一言固喫緊語也
又云但佛老之言與吾儒皆源同而用異語似
而志岐高者其志拓卑者其的實一例以玄虛
高之恐被其誑耳此殆往時略觀內典未得入
處故不及究其說而置之主以臆察不決之見
輔以雷同相非之說故云云也源同而用異斯
言是也語似而志岐非也將無襲先儒公私之
臆論耶佛老之道豈遠於人乎雖孔孟之道亦

然謂之卑固也其於向上一路乃生民性命之原聖人神明之德其高無以加矣知其說者始知當時孔門為罕言而後世六經為未備也夫佛老真聖人也豈如世之詐譏淺薄之夫自詭而詭人乎彼方以其道修諸身而化天下顧乃自詭詭人身且不修天下亦孰從而信之使世皆中人猶可詭也如文中子富鄭公趙清獻呂原明劉元城游定夫謝上蔡諸公豈為詭人所詭者耶殊不然也諸公皆尊信佛氏老子尊信

者衆故不及儒者見道未明或有不免自詭而詭人佛老無是也又云佛老作得成自足雄視萬古儒生狼狽乃有不及二氏之萬一存乎人耳此亦知儒生之可羞而有取於佛老矣顧明者之意終是不肯以異端同醇儒若僕之見則不肯以佛老同後世之小儒特同夫古之聖人耳此其說柰何古聖人之學心學也非他學也久矣夫其不傳於世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

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易書詩微言尚多姑舉一端夫未發者以言乎心之靜也所謂性也發也者以言乎心之動也所謂情也古之聖人明乎性情之德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靜虛動直各臻其極所謂致中和也然此二者復以主靜為本蓋寂然不動者固有之體心之常也感而遂通者斯須之用心之變也非特心之體用之變宜先夫靜也事之感者其事本不多其時本有限未感之間皆退藏於密之時也先聖

後聖之心學如是而已此僕所謂佛老與古之聖人同者也此梗槩耳然未發之理窮之而愈深測之而愈遠世儒之學不知反求於心者無以議為也間有服膺身心之學者曰酬酢不遠其則者或有之不可中節與致和曰主靜以立大本則未也周子其庶幾乎程邵次之中庸之書辭約而義微世儒知之者寡獨程子以為孔門傳授心法而其它載籍不與焉故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自程子之後其學漸

微漸差名為儒者而儒者之心法曾無聞焉此
儒所以不肯同佛老於後世之儒也又嘗以為
世之儒者皆知庶物人倫為至矣未知性與天
道雖可以貫人物而庶物人倫不可盡性與天
道也夫性與天道蓋孔子所罕言若夫庶物人
倫固諄諄言之矣苟曰吾未盡人倫遑及其他
則可也若曰人倫之外更有妙道豈惟不知佛
老亦不知孔子也性命之說孔子發其端矣未
數數然也雖老子亦然其極談者獨佛氏之書

古原遺書卷下

士

耳世之賢知之士若欲為篤實忠信之君子如
司馬溫公范文正孫明復徐節孝則求之儒者
之學有餘師矣若欲真知心之所以為心真知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真知真心常住不生不滅
之道舍佛氏之書而能至者萬無有也凡區區
之說舉世將以為狂誕然僕不以語之也聞於
知我者談之姑思之可也區區於程朱之書讀
之久矣實見其不及二氏者隱之於心而安稽
之於聖人而合非苟為狂誕也詩文書札彌精

歷矣遂徐方伯敏非玄虛之流乎但恐無下落
雖有虛而不得實耳勿勿言不逮意餘具別幅
不盡

又云必欲強而同之其原本毫釐之間皆混而
無同某之所未安也夫未發之中聖人不得不
同也此大本也於此苟同是謂大同事有小異
不害其為同也世儒無未發之中其源頭既受
病其行事從可知矣此其於聖人之學同邪異
邪固不難知也且明者之未安僅徃年何獨不

古原遺書卷下

士

然乎大抵由習聞儒者之言耳夫所謂真如不
滅者實有是事而世莫之求也生死亦大矣視
文章名譽富貴之属不有間乎子路問死程子
以為切問是也若死而斷滅有何道理可說則
夫子不當以知死為答矣朱子躬行博學今人
萬萬不及至其晚年非不知生順死安也由未
曾實透得此關故理會叅同契平生於性命之
學死生之說註解得盛水不漏晚節末路胸中
略無得力處却索之於方士之術不亦惜乎夫

不知性命之說豈知聖人之道乎此翁卑佛之說矣豈知方士之術乃佛氏所甚卑者乎以此觀之則朱子者非獨不知佛老之書想是並列之言亦討不着已鼻此可以為鑒矣然使吾人苟無一毫悅生惡死之心則二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顧恐未知佛氏本無生死之道終不能不為生死所動借使不動強作主宰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脫生死在佛老之心學特餘事耳非以生死脇持人也

西原遺書卷下

七

與谷仰之

不上狀忽復踰時蘊結之心與時而長矣近日尊候如何北上想已逼相去日遠令人悵然幽居覃思所見如何僕昨於七月二十六日夜欬爾頓悟往時於此頓悟一事雖深信之亦未免有疑每自笑不知此事畢竟有無若一生不悟真是誤却一生今乃知古人之不我欺也死生之道渙然無疑自餘窮達毀譽從可知矣然超生死者特此學之餘事要其極致實與聖賢心

西原遺書卷下

七

學同歸異途顧非世儒之所及知也世儒依託揣料高談濶論自令觀之真不啻隔靴搔癢耳竊惟如吾兄之聰明誠肯用心於此未有不透徹者蓋此理雖甚微妙然固有之物孰不本具獨以無自信反求之功加之志分於多岐心蔽於舊說是以雖固有之而終身不察也此事非兄知已豈輒銜露它人語次幸為秘之老子解近復改定數處未能錄上其書似亦不宜驟出想識此意也傳燈錄往固見之有續傳燈錄者更似過之不可不經目也宗鏡會要奉覽碧岩集欲寄回一閱以印証所悟餘懷不能覩縷亦自非書可盡也

與友人

二三年來劄記其臆料之言未知與王弼向秀張湛何似往舉三說無為之學至矣非此皆有為之法耳每觀來教似為先入之小法所蔽故反棄此而取彼也宇宙之間惟有一物長存不壞為天地萬物之主豈是別有一物也惟此一

物故惟有一法夫此一物不可以思惟而求不可以修為而得以思惟求者攀緣之妄心也以修為得者造作之幻業也妄心幻業生滅不常豈能常存而不壞耶夫人分靈於太極太極之妙已不可加矣今加之以人為之智力反有過於太極哉古之人有見於此所以貴夫無為也老子一書大抵皆此意也其言不可勝舉莊子曰無思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金剛經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又曰一切

西原遺書卷下

五

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傳大士頌曰漏識修因果如何得久長饒經捌萬劫終是落空亡如大洞黃庭之說有為甚矣果依其說而行之則精擾神濁何異俗人之營營耶故凡有為之法不惟不能養生實是動之死地耳公既有取於棲雲語錄而又酷愛黃庭等經則於棲雲之實知之未徹前一二年僕尚有此病故看古人書不分曉今歲始漸知下落復觀古人之書乃句句相應耳且所謂積精累

氣以成真精氣亦形而下者未有涉於形器而可以後天地而不老也以為愈疾安樂之法則可若以為究竟之法真是謬以千里也

與人書

比再奉賜問良深感佩雖未即親炙像形然竊誦教言亦仰窺高誼之彷彿矣夫知學問之大者退然亡其有見道德之尊者官然喪其天下古人之風殆廢絕於後世今何幸得公倡之第以蕙為真可予者則又過矣奉感僅能道此殊不盡其區區外粗幣藉將賀敬輕贖尊嚴尚冀賜入幸甚

西原遺書卷下

六

與西亭

辱書見相知之深相愛之真矣詩不云乎無言不酬故區區頌有復也聞諸老聃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莊生亦曰終身後役而不見其成功蒙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念耶鄙人累於文字西亭困於賓客吾二人者當三復莊老之言庶幾於不速之復也

與張東岡

久不上狀思企良動領教不勝浣慰蕙之不肖
自卜無可用於世如公清德竟亦沉廢於家果
天實為之耶此在賢者何加損不足道也但所
關繫者殊大使人不能不太息耳承索小集偶
無藏者容別具上新刻老解輒往塵覽望教之
教之自餘心曲殊非筆墨可究也

答王端溪

久企下風未由奉見速承貽教大慰夙心蕙之

西原遺書卷下

七

解老子固意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世之君子果
以蕙為狂為愚而不屑教也不圖有如先生者
迺肯賜之話言諄諄然而誘喻之天下之愛蕙
者孰有過於先生乎然先生非私於不肖也蓋
將明辯聖人之道而為天下後世之賜也如蕙
之愚不足以荅盛意然亦不敢嘿嘿也先生之
言曰老子之道疑即仲尼之道也然以其先無
而後有先虛而後實先道德而後仁義是無惟
天下之多口也不然仁亦道也義亦道也而何

可絕仁而棄義也豈非所謂毫釐而千里者與
嗟乎舉世以異端斥老子而先生假之於仲尼
舉世以虛無為不可而先生特病其先後為不
然凡先生之意徒恐老子談仁義而差不免有
毫釐千里之弊耳先生析義精而持論平視彼
不知要領而黨同伐異者不可同日而語矣故
蕙敢誦所聞俟高明之再思焉竊謂老子之道
即仲尼之道也性一而已則老子仲尼之道不
得不同特性與天道之說孔門所罕言故老子

西原遺書卷下

七

之書雖同於仲尼而後世不知其同也非知性
知天者孰知千聖之果無異道耶夫仁亦道也
義亦道也此吾儒之言也道者性也仁義性之
用也此老子之指也私恩小惠之仁小廉曲謹
之義此老子之所棄也上仁下義又老子之所
取也或抑或揚亦不專於棄絕矣仁有精粗義
有大小雖孔門之言亦非一端而已易曰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樂記曰人生而靜天
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子思曰喜怒哀

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此數言者雖有精粗詳略之不同然與老子之言皆所謂殊塗而同歸也夫寂然不動居先乎感而遂通居先乎察夫先後之間可以見靜為天性之本矣退藏於密其常乎見於事業其常乎察夫久頃之間可以見主靜為復性之學矣然則先無而後有先虛而後實先道德而後仁義彼固自有先後非老子先之後之也老子後儒之得

西原遺書卷下

五

失其原正在於此蓋毫釐千里之關鍵仲尼老子之同道其大端實繫於此蓋前聖後聖之符節也又嘗謂易之所云本指卜筮而言樂記之論卒亦詳於動而略於靜故孔門傳授心法獨子思為能識之耳自子思之外能明性情之道者舍老子而誰也昔子思之言性也以為天下之大本則性情之辨學問之序子思已發其端矣斯義也惟程子聞而知之惜乎自延平之後此學復失其傳後之儒者明於庶物則有之知

未發之中者則鮮矣蓋情易見而性難知信乎性與天道之難聞也是故眩於事物而莫知統紀迷其本心而無所歸宿古人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正謂此大本之差而非謂小小節目之差也且聖人之道所以不明於後世者正以性學之不明耳苟徒以仁義而已則宋之儒者何以大過於漢唐而周程之學亦何優於橫渠涑水耶以此觀之老子之道真所謂猶龍者乎莊曰道隱於小成夫絕仁義而害

西原遺書卷下

三

斯道此先生之所憂也語仁義而遺大道此亦區區之憂也奉覆卒卒兼之書不盡言它日倘獲親炙庶幾盡吐所懷耳往歲借著一書因輒呈覽更乞如解老之教我

與浚川書

日兩奉賜教感慰辱下問佛老指趣生欲奉告久矣顧其為說非筆墨所可終也大抵二氏之道乃修心之內學盡性之極談孔門之所罕言吾儒之所未聞也況其要歸蓋性命切近之實

初非荒唐幽深汗漫之論特以其至近至神難於覺悟故謂之玄妙耳儒者拒以不信既不足以知此而二氏之徒能得其傳者亦寡矣然世之禪學猶皆以明心見性為宗無他說也至於方士之流則大背老莊之指旁門歧徑不勝其多極其優者亦有我為之小術耳老子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此與自利自私貪生畏死者異矣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

西原遺書卷下

至

常不知常妄作凶此與安排造作勞生求生者異矣西方之書曰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不真是菩薩又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此與老子之言豈非同條共貫乎即二端而觀之可以見方士之道之陋矣求教謂異僧方士率有長年者夫聞道者生死修短一也苟不聞道則老彭之末路與殤子何殊焉佛氏有無生之說乃出世之第一義也以吾師之高明反求此道必不逮而得他日造浚郊之廬更

當輸寫所懷率爾奉覆猶冀時一經覽也

再答浚川

頃承答教論二氏指歸吾師所得已極高遠然於愚見略有同異輒復商確異或有毫髮之助傳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者也求教云仙佛之說起自末代竊惟仙佛之說其所從來遠矣蓋古聖人盡性之學也如所謂死而不亡者非盡性則不能然亦非盡性之外復別有不亡之術也藉曰不然則古之神聖其道反不逮仙佛

西原遺書卷下

至

而仙佛創起季世反獨得不亡之術可乎參同契中無念以為常此言與禪學無異顧特一言之偶合耳譬猶諸子百家間亦言及仁義而其大體則非也鄉使伯陽果知以無念為宗豈復談乾坤水火如彼之支離乎又謂楞伽彼此因緣不專一體金剛法相空色同歸於無乃唐宗高僧大士敷演心經而作者二經義理宏博殊非一二言所能盡心經標舉大端殆非二經之比唐宋高僧尚未能盡知其說況能作耶求教

謂吾儒之教以修心治世為事夫古之聖神內聖以修心外王以治世二者之外誠無餘事但後世去聖逾遠而其傳寔差寔陋治世之法儒者僅得其粗而不究其本至於修心之學則講之不明久矣夫不能自保其神明雖道濟天下抑末也又謂佛氏之學與學仙者原出一途專於為己無復為人究其所趣不過使原性常在雖滅不昧而已故非有術不能即得且如人心虛靈不觸亦動故學無心必湏心息相依而後

西原遺書卷下

三

可無欲使神住必湏迴風混合而後可住捨此二術則心必無不動而神必無不馳此條得失似相等矣仙佛一途誠是也專於為己無復為人殆有未然自古聖賢不越教化斯人使之為善耳為人之利孰大於此二氏之言大率如是至其切實而精微則反身為己之學也使夫人知為己之學其為人不既多乎原性常在雖滅不昧此固然矣特至人明於性命則了生滅之常一衆人不知其性則見生滅之有二此猶淺

言之耳自餘差別之義不可勝舉非累幅之書可究也未知生焉知死蓋吾聖門之微言邵子曰若未通天地焉能了死生周子太極圖末亦援易及死生之說非無為言之也心息相依繫心之一術耳二氏之書往往有之然其術非盡於此也如吾儒中之聖人所謂至誠至中退藏於密即無心也彼其所以能然者固自有道矣豈亦出於心息相依之術耶程子曰知道者思慮自無又曰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又曰

西原遺書卷下

三

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此言皆略開其端然亦有所自來矣神住即無心是也似不當二言之迴風混合指何術而言更望垂諭俟別請益又謂學仙不成亦不失為禪覺夫老莊所謂仙與佛所謂禪誠非二道但如後之方士其術淺陋曾不逮小乘之禪也昔者程子每以佛與仲尼並之其論莊周猶有何敢比佛之語况後之仙者乎夫禪學者不惟賢於後世之仙學雖吾後儒之學亦非其倫矣何者後儒雖言

無我而不知無我之實雖言無思而不知無思之指雖言無欲而不知思欲之本無雖言性善而不知性善之極致雖言人皆可以為聖人而不知性即聖人非由修為而得也以此觀之禪之為道可知矣雖然使其道驗諸人心而不然考諸聖人而不合庸非無稽之言乎今驗諸人心則其所謂空寂者即吾未發之本心考諸聖人則其所謂定慧者即古聖人之誠明推此類而言之其道不可悉數故程子有釋氏知性知

天極乎高遠之說彼誠有所見而言之非苟相許可也來教謂若是無術大是頑空夫仙佛者得乎最上之術實無術也順乎真性之空亦無空也金剛經曰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又曰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又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凡此類者其義云何望吾師更精思之他日深有悟入始知佛與吾聖人之道本同一性而佛之有功斯人不在吾孔子之下也縱言及此大類狂夫

之言矣然非吾師生未始發其狂言旬日感寒力疾具疏不備

答王含真

奉別三十餘年不聞仙隱何所以故不獲致書忽承枉問不勝為慰蕙行年五十度君又加老矣封示丹訣別來所造止此乎果爾非所望於高明也老莊之學與儒者之道皆不越知其性而養之其小異者道家每及長生此固得道之餘事耳世儒不知天性故以長生為異學而方

士亦自畔其宗乃以小術為大道皆僕之所不取也老子集解中往往略開其端執事倘虛心而求之則區區之說未必不賢於魏伯陽張平叔之亂道也君愛書康節詩却請熟觀擊壤集果見得此翁之學則知聖人列仙之學皆不外乎此心矣外儒作樂府三首奉覽并乞轉呈荆川以為何如也

答唐荆川

蕙願交賢者久矣南北相望無由致其區區忽

承賜書幸慰之極往歲在李石疊所獲觀郊祀詩一章於時心服荆川以為海內異才今奉教言窺荆川之用心則夫異才云者果足以盡吾荆川乎雖然所謂異才者固不獨文藝之殊絕必能知學問之無窮究斯道之根底而後謂之異才耳古今之才士多矣苟不及此要不足以當異才也如蕙之愚則僅涉文藝之膚淺粗知學問之端緒來教推獎太過讀之不勝慙媿顧荆川之見予如此蕙不敢不誦其所聞以答厚

意之萬一蕙所願學者竊欲自知其性耳生平毫髮之見略具約言然未知其中否也借有中者而復未能踐行程子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蕙誠媿於其言自悼夫終身之無成也筆劄莫能盡言無之王使歸遽尤不能從容奉覆也

奉浚川書

頃周生歸未獲還教云值從駕而出故也蕙所奉書不審有一言可果否儒佛不相合久矣吾儒舉世非之故生雖獨是之而未始敢以語人

比緣問及遂率爾妄發恐見哂於老師矣然以數年之久而甫一吐所懷則生果妄發乎外奉內典亦經覽否周生復云投書之日值唐方士在坐吾師俯視今古彼俗人於道面牆何為與之對談耶末世僧道大率無可與者宜尋諸古人之遺言則日聞所未聞矣學莫大於見性莫切於知生死天下之言性言生死者殆無踰於西方之書願博覽內典不以鄙言為不然幸甚幸甚所舉無義數語亦嘗參究否餘非筆墨可

究與賜察不宣

與周約菴

蕙屏伏家巷人事殆廢故自公建節淮上不敢輒通問於臺府既而重叨知遇過蒙論薦而蕙復不能上貢牋牘以道感激之萬一雖大賢施德曾不責其私謝而鄙人受惠豈遽至於無心所恃明公聰察亮其愚拙曠度容其踈慢則不肖之罪尚未在譴絕之列矣嚮託孔文谷先達下誠併於館中獲睹近製俊逸偉麗但深嘆伏

而已公久勞外鎮未愜輿情還朝之期亦在旦夕茲周守上謁謹奉手狀惓惓之懷言莫能喻伏惟台鑒不宣

與林退齋

竊聞下車汝陰伏惟台候萬福蕙素仰下風惟塵鶴往茲叨使部更切瞻依欣幸之私何可云喻頃承寵詔良感記存外具少將賀敬冒瀆清嚴尚冀撫納不宣

與顧憲副雍里

西原遺書卷下

充

甲申歲蕙被放出京嘗辱贈言於時未獲納交故不能識執事於稠人之中及今十有五年矣毫既僻左而蕙之嬾拙復與世相絕則有如執事之賢者雖欲知之惡得而知之夫賢者不世出者也而世顧往往鮮知焉或見賢而智不足以知之或智足以知矣而復不幸不獲見其人焉久矣蕙之不幸而不能知執事也忽承賜書副以著作數通伏讀再三乃知執事以異稟而充之以問學以高才而本之於道德蕙何敢自

以為知賢或者知其庶幾乎近歲倣儻殊絕之士有如李愚谷唐荆川王南江蕙嘗聞之矣今幸而復聞執事也過蒙不鄙以先公之誄見屬蕙素不能文復見世之君子好為溢美之言以亂賢不肖之實心竊病之故益絕意於文辭且嘗以為凡人自得於心者乃其賢不肖之實也此豈待他人之言而為之輕重乎苟不能為之輕重則其言雖非溢美抑豈非無益之言乎有如執事之賢其顯親尚矣有如西巖公之深造自得非惟人所不能與亦恐人所不能知矣故蕙聞命而未敢承也倘執事之意不聽其固辭則願賜西巖公遺書而觀之或可以彷彿其精神而形容其萬一雖然終亦不能增毫釐之重於先公也來使歸遽草草奉覆不盡

答茅侯山

頃辱過訪遂得納交於賢者況平生孤陋之學復蒙印可此豈獨區區之幸耶別去不識疑信何如亟欲奉狀上扣因循未果使來承教審知

西原遺書卷下

辛

不疑於鄙言何慰如之但所期與者太過蕙誠
不足以副之將有誤知人之鑒耳蕙閱人多矣
未有穎悟知道如吾兄者切冀珍重益潛心於
斯道則白沙陽明之後不至寥寥無人也欲作
數語奉贈尚思之未得別幅所條示者輒率爾
奉報有不然者便中不惜徃復不備

所舉廣錄只看話頭久久綿密打成一片便可
了生死云者看話頭而求悟慧也久久打成一
片定也此與中庸所謂誠明孟子所謂盡心知

原道書卷下

三十一

性存心養性者無異也能此二者性命之理盡
矣豈有不了生死凡世儒不能了生死正坐於
二者有欠缺

聖凡愛憎是非盡無差別想釋之以心體本空
得之矣心體本空即是吾儒未發處此中只有
天全無人只是先天曾無後天朕兆未萌聲臭
泯絕何嘗有形而下者事堯舜孔子之心灼然
是如此但後世儒者見解不及此故於本分天
理上自生許多妄想耳

所論釋氏之學惟在明心萬行次之儒者之學
心與萬行一齊致力此殆近似而未然釋氏每
云六度萬行未嘗有偏廢之說其有偏者學之
者之弊也吾儒自孔子而下識心者不多見也
若不能識心又焉能致力祇是萬行上有可觀
此特孔子所謂下學中人以下之事也孔子後
而微言絕誠哉是言也至周程始說到誠敬今
則又無人信得及大抵世儒只是憧憧往來波
蕩於萬物之中如人展轉於逆旅而忘其家終

原道書卷下

三十二

其身而不覺悟縱是善事亦是妄動況其下者
又夾雜以物欲此謂之致力於萬行乎抑謂之
自喪其本心乎孔子之道本不如此皆後儒之
流弊也所引孟子告子之事亦不甚相似恐不
湏牽合

所謂欲其未發必戒謹恐懼而後能此言亦是
但用心一過則不免常侵過已發白沙曰戒謹
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
已說破此病程子曰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

之之道方是致中又有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一條亦善敬與戒懼亦名異而理同但有一段云不用靜只用敬却是於名言上理會而非忘言得意也且靜正是未發豈可反非之此皆是先儒偏私處纔思即是已發中庸或問說得煞分曉想是錯會可更檢看既是致中奈何謂功夫當在已發果爾則只是致和遺却致中矣致中致和人知二者不可偏廢而不知二者不可無差等吾謂聖人終身多是致中而致和後多事

西原遺書卷下

三

蓋喜怒哀樂本有時世人憂喜滿懷自由物欲使之然此不可不察也道理本如此不可復致疑於習靜由習靜而至於靜之成便是究竟習靜即敬也靜而無間斷即誠也竊謂未發之中學問之綱領也蓋天道之極致在於此聖人之全體在於此儒者苟無見於此便是不知本體橫渠說天理說聖神總是非天非聖必能見此孔竅得此櫺柄然後知天有實據入聖有正塗耳區區平生之學獨看得此義分曉然持以語

人往往聽之藐藐不意今者乃深見於是高明古人之絕學庶幾其復續乎崑崙一句所測度者非也禪家目此等語為無義語夫一切言語與無義語非有二也若不知無義語則一切言語亦非真知也今禪家獨提無義語却是以明白者示人使之易悟或者反以為幽昧險絕之語蓋未達此關候也僕亦太煞泄漏後當自知之然生死誠一大事今此身見有生死而了悟一言即能知其無生死此豈粗淺道理耶願於

西原遺書卷下

三

此一語拼下十年之功務求明白洞徹不蹈俗儒簾窺壁聽之故習未有有其志而無其効者也又生死一事最可疑疑而思之又思之乃大悟之門也

佛書極多卒難徧閱其最要者楞伽經維摩詰經起信論肇論寶藏論黃蘗心要四家語錄大家正觀宗鏡錄皆不可不觀聞往年嘗看六祖壇經可更深求之此書最不可悞觀在我識見進一層方曉得它言語一層此僕親所經歷者

僅有楞伽經圓悟心要在拓湖處可轉取看却以寄下奉上永嘉集其說五念處可謂精矣高峯乃中峯之師其語錄果發人甚切

晉書孔瑜傳曰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為宅居之故欲易尊號為侯山不知可否

覆浚川

去冬解判周生來兩奉賜教感感仙佛異同之論須得面承誨諭書未可詳也辱示思歸之作伏讀太息不能已已直道難行人情反覆此亦

西原遺書卷下

三

由來者久顧今或加甚耳樂行憂違大人素志但人事多端得無不能如意耶近得東郭入朝吾師鬱鬱之際亦一慰也外貢小詩聊以述德言懷餘俟續陳不宣

答高瓦屋年兄

蕙於吾丈蹤跡雖疎而欽慕道誼此心實勤昨於潘郡博處忽領手教累幅捧讀再三不勝感慰蕙無似退伏家巷其分宜爾顧如吾丈之賢殊不當久卧山林然大人度時而動動而不時

西原遺書卷下

三

則朝廷之上政不若山谷之間也蕙往者妄解老子往往為世儒所非易不云乎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竊嘗誦斯言自廣而未嘗以多言自悔也况世之知言如吾丈者幸時時有之彼下士雷同之見又何足多校耶然吾丈復謂蕙之所得必有出於言語文字之外者幸略拈出云云竊以五千言者其文則言語文字然實無一言一字也蕙之訓詁亦若是耳老子恐斯道之無傳故傳之於書蓋欲夫人之易知也故竭盡而言之豈若小術曲藝自吝其道隱其精而談其粗耶若夫知與不知則存乎其人焉故曰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蕙之於道其不知者良多矣乃其知者大略拈之解中矣抑吾丈既知此道在言語文字之外將復使蕙以何言拈弄虛空耶蕙反覆來教頗疑吾丈於區區集解之說殆有未相契合者故於有無妙竅似別索之於性情之外又疑或過信陰符經參同契之小法而以為真黃帝之書

列仙之訣也凡來教所及誠欲一一奉報然筆墨之間亦何能詳往有答浚川先生書因錄上一覽山川阻遠無由奉見躬領教誨風便願時惠教言不備

覆林退齋

拜違多日不勝翹慕使來忽奉教劄副以腆儀過辱眷懷感戢無量復承有入省之行事竣儻經過敝地小園花卉頗有春思因獻一觴為公壽何喜如之具狀申謝不盡區區尚惟台照不

西原遺書卷下

三十七

宣

答蘓舜澤

日者獲遂良覲且蒙傾蓋如故之契幸慰多矣別後兩承賜書非愛予之深不至是也贈章之褒榮侔華袞敬佩玉音服之無數它如東湖諸作皆冲澹清麗託意高遠惟其妙悟故速肖如此區區歎服不暇安能復費一辭邪來教云俗累相牽習心未除其有感於此心之難養乎昔程子有言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

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竊謂此言乃學之要也從事於此至於習心盡而天理復則存養之功至而學之成也古人之學如是而已其事固切近而易知其術亦簡約而易守顧未知要者不免索之於支離而操存未熟者不免間之以妄動則亦有甚難者今執事既知之矣其守之也在加之意而已俗累之牽此恐勢不得已張乖厓救火之說正執事之謂矣然執事以仁恕簡

西原遺書卷下

三十八

靜之德俾庶位觀法小民蒙福其益故自不細特要之古人之學則必以自已事為第一義故說者有堯舜事業浮雲太虛之喻蓋以此耳若曰道濟天下而反不能自保其至貴此俗儒喪已之學古之人不然也近古若張乖厓趙清獻此二公者並亟勞於中外更歷於繁劇自其跡而觀之疑若有所累而與之化矣然其閑然自修之心高潔出塵之趣豈彼世味之所能移俗紛之所能嬰哉執事尚友古人舍二公其誰與

歸復聞康節先生贈富鄭公之詩曰閱盡人間
事收歸一點真蓋鄭公老而謝政之日也輒敢
誦之預為公它日功成身遂之獻區區之愚可
以少助於高明者僅此一端爾貪於傾竭不覺
辭多不知以為然否承示邸報殊增慙汗蕙之
無似豈足辱諸公之論薦况不欲仕途之志自
決已久昨來侍坐亦未得從容賡聞也值便具
此少佈感謝之私自餘鄉慕之心亦何能盡道
因風時賜數字是所望也不宣

西原遺書卷下

无

奉東橋書

前者上狀政以明公之分異耳而言辭拙直不
能自達伏承報書若未相悉讀之不勝慙矣念
今諸賢愛公者殆無踰僕豈願有間然耶此意
本不當自白欲終默默懼公例僕於盲俗矣承
示諸書近言文類西京詩歌伯仲盛唐至若思
致之藻密辭義之洞暢蓋未可殫數其美也近
時一二作者才氣故非公敵而俗評過高足驗
知言者寡而愛莫踰小子耳舊稟近書敬呈披

覽還以一字示褒貶固鄙心屬望於門下也它
懷多端更俟續布

奉橫涇書

日承教言受賜多矣昔孟荀並述孔氏不免相
非莊惠其交莫逆尚存違難矧僕之偏僻固陋
豈復為兄所取哉此論非今日可盡遲後會庶
得款曲耳舊稟近書呈覽想益當發笑寄示諸
詩圓熟妥帖第一二微似宋人將兄棄彼取此
特有欲心故耶唐人尚文而意或不足宋人尚
意而辭不逮古此其大較也綴文之家政當各
采厥長而無犯所短可也

西原遺書卷下

平

論未發

古之人以天理為可欲凡其所以學者求得乎
天理而已矣今之人以人欲為可欲凡其所以
學者求得乎人欲而已矣夫人從事於天理猶
或與之相違也况夫從事於人欲其違於天理
亦遠矣嗚乎聖賢教學之祕意果何為哉末學
用心之差擇術之悖一至於此有志於學者可

無思乎

或曰靜坐涵養未發得無入於空寂曰未發之體湛然常存何空寂之有

攝心者所以習無念也始則有念間之久則念慮加少而漸至於無念此攝心之成也

攝心與無念只是有生熟頃久之不同其實一也蓋攝心之初便是欲無念但未免時有念起則復收攝之令歸於無念耳

求放心即是敬心常存而不放敬德之成也

西原遺書卷下

聖

舊看攝心與無念不免抵牾元來攝心便是習無念也如此說甚明白

大道元無我天外復先天茫茫太始無始創始不知年大樸如何制作真宰也應縮手誰敢更雕鐫若箇無為理消息極有玄智無能神無巧聖無權若由私意成就人力勝天然萬物有為有輟此道無為無盡今古不推遷寄語學仙侶和我詠玄篇

夫人與天為一者未發之中也蓋當是時人欲

未萌渾然惟一天理厥初受之於天者即是物也故此理雖屬於藐然之形而即太極之全體雖得於有生之後而即先天之本然雖限於有終之期而即宇宙無窮之實理天人一物無精粗也聖愚一致無加損也虛而靈寂而感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五常百行之本也萬事萬化之原也此之謂天性此之謂道心此之謂至善此之謂玩安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天下之理至乎此而止矣聖人之

西原遺書卷下

聖

道盡乎此而止矣君子之學致明致養此而止矣逮而近也大而約也高明而中庸也苟不固聰明睿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莊子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其孰為之宗宋之儒者謂老莊以氣為大極以莊子

之言觀之豈其然乎今之儒者又謂氣即是理其道較之莊子又孰優耶

陽明曰心之本體無分於動靜此論殊非是謂之未發非靜而何謂之已發非動而何大抵陽明之言儘有好處只說到未發却全欠理會

寂然不動專就心說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方兼事說心之本體為靜明矣

常存此心而不使放逸者敬也然未能久而不息也此之謂思誠心常不放而不待存者敬之

西原遺書卷下

聖

成也純亦不已者也此之謂誠敬屬人為誠則無為而天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審如陽明之說豈不多了而后字

若只是已發而無未發則卷之退藏於密抑何謂耶未發之中極是難學者雖未易能然不知此則不知本原不知聖學之極致其學未矣且知之而不能造其域者多矣未有不知而能造其域者也

未發之中即是無妄之謂誠特所從言之異耳不可將中誠作兩物持敬所以漸進於未發有聖人未發之中有賢人未發之中有學者未發之中聖人未發之中誠也純亦不已者也賢人未發之中敬也久而不息者也學者未發之中敬也日月至焉者也

未發之中至近而難知至簡而難能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亦是名上理會

西原遺書卷下

聖

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後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事自家着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

情順萬事而無情方是聖人作用賢人君子去此地尚遠在

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

有無並是情見情見未生有無安在

忘敬敬之至也忘靜靜之至也

陽明言致良知大抵是就事物上說如此只是致良知之用却不曾先推窮良知本體是如何此豈非得末而遺本大本苟未理會得末亦安得不差

程子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白沙曰理不能外事事不能外理二言皆未盡何則事即心是也心非即事情即性是也性非即情由此說而推之則程子白沙之是非可得而定也

西原遺書卷下

聖

可謂陰陽即太極不可謂太極即陰陽

道亦器器亦道亦非是

一以貫之如陽明致良知之說只是理會得貫元不曾理會一以其但言良知之用而未及良知之體也致虛極守靜篤歸根曰靜靜曰復命為道者且當篤信此言勿以動上求靜為是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若有二字豈有是聖人之言此乃古文偽書後儒但幸其有據可以言性而未嘗考其真偽也

未發者性也人之初本如是也故曰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顧有生之後欲動情勝由是流蕩忘返以終其身者滔滔皆是也致中也者所以盡其性而復其初也然而未易能也何則私欲以牽之習心以汨之雖欲未發惡得而未發然則學者如之何而可君子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此致中之要術也蓋敬而無失則私欲消習心除情之妄發者可止而未發之中可以馴至矣夫致之為言極也允也由持敬而至於至誠凝

西原遺書卷下

聖

然靜定無一毫之妄動然後性可盡而初可復夫如是斯可謂之致中也世儒習聞先儒之說知持敬者亦多矣然或知持敬而不知要之於未發知未發而不知本之於復初是皆講學之未精耳曰致中之道則然矣何如而謂之致和曰必致中而後能致和約其情以合乎中學者之事也極其至也則從心所欲不踰矩觀其致用之精而大本之純可至矣

論詩

孟浩然王摩詰韋應物詩有冲淡蕭散之趣在唐人中可謂絕倫五言律詩當以三家為法不必廣學若復多愛反累其體製不如無也太白五言律多類浩然子美雖有氣骨不足貴也

李嶠汾陰行吾所最愛

謝靈運曰左太冲潘安仁詩古今無比余謂太冲詩真古今之絕倡黃門遠所不逮疑謝過許右丞對偶精巧猶是初唐格調但自然處不同耳

西原遺書卷下

聖

枕籍騷選死生李杜自詞人言之則可自儒者言之不已陋乎

曰清曰遠乃詩之至美者也靈運以之王孟韋柳抑其次也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遠也豈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旻鳴禽集水木湛清華可謂清遠兼之矣

陸士衡詩弘博繁富張茂先謂之大材信矣至

於清遠秀麗則不及康樂遠甚
論詩當以神韻為勝而才學次之陸不如謝正在此耳

西原遺書卷下

聖

西原先生遺書卷之下

附錄

賀州守詞 有引

易象飛龍視大人之利見詩歌采菽樂君子之
求朝屬漢京元會之期適虞廷考績之歲即膺
顯陟以寵異能恭惟某官 從容以和疏達而
信生屈子之國擅登高能賦之才遊魯公之門
蘊學道愛人之志甫登官簿遂領郡符仍選擇
於劇州蓋銓材之已審果操決若素官何應務
之有餘持重而無所紛更近實而不為表襮上

東原遺書附錄

四九

甘泉之計際元日之三朝謁承明之廬聽鈞天
之九奏山公啓事特加歎息之辭漢帝璽書數
拜頻繁之賜某等跡叨僚案喜倍與人既無助
於賢勞方庶幾於善禱敢陳樂府用侑祖筵
金鞍盈路千騎朝天去閭闔曉開凝碧樹正在
形雲深處帝京絕勝蓬壺烟花繚繞黃圖携取
上林春色歸來放滿譙都

讀薛西原先生遺書

昔予初省事即聞毫有薛西原先生所學過高
不敢問雖得所著書亦莫敢讀二三年來予略
有所悟入適又

督府南岷王公示以先生論學書若干篇乃敢
讀而嘆曰先生之學誠高矣顧自後世觀之見
其高而實未嘗過也夫學以盡心之體也心之
本體一無所有也故不容一有著也盡乎心之
體也由手心之所本無而已矣此外無容喙也

西原遺書附錄

二

一容喙焉即為有著而本體不行矣善乎先生
之言曰大道原無我天外復先天茫茫太始無
始創始不知年太樸如何制作真宰也應縮手
誰敢更雕鵠所以言斯體斯學備矣夫人所同
有也夫人所能為也而或以為過焉未之知也
自有二氏以來世未敢有明目張膽謂與吾孔
氏為一者亦未有由三氏之一而能通一手死
生者先生敢言之矣通一之矣生死通一他皆
不足以動之矣非其學真有所得而過人能如

是乎不謂之高不可也然乃所謂聰明睿知達天德者而非過也但其所舉三氏於斯體也佛誠詳言之矣老亦累言之矣非不詳也吾孔子嘗明言之然不欲多以易人故罕言也孔子之言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其言之也復何加乎夫所謂不動者不動於欲也不動斯寂然矣寂然斯一無所有矣其亦易之一致也其亦論語之一也一則所本無由此而行所以貫之也是故言斯體者莫有切於孔子其與佛老

西原遺書 跋語

三

之言同條同貫尤為簡易烏得以置詳與罕於其間乎由是以推先生所主未發之中與心有動靜之說則予有餘論焉何也此心之體本不可以名狀也古聖人於此皆難下詞大不得已率藉其近似以為形容實不容有所著也孔子寂然不動良以所可言者不過若是而先生以未發指之雖亦孔子之意矣而必曰中焉中焉中豈斯體中所有乎堯舜言中蓋合發未發而一之也無得而議也今乃以一中屬之未發豈

得謂之無着乎豈可謂之心體乎豈先生有所先入而謂未發中真有中乎中庸之指尚當融會乃先生則謂有未發謂有發矣宜其謂有靜謂有動而略於心之本體不可以靜言也蓋自上古聖人以至於孔子未嘗言動靜也而言動靜者自後儒始周子一言主靜而即自註曰無欲急急以自救也不若全舍去之之為愈也陽明先生曰心之本體無分動靜此以救後儒之誤不可以為非也而先生又曰陽明言致良知

西原遺書 跋語

三

大抵是就事物上說斯亦庶矣予則以為良知者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乎夫不慮者一無所知之本體也不慮而知可專以為事物而非體乎故謂未發為心體可矣但曰未發則與已發為相對殆二之也必曰由未發而發焉動靜亦然然後為無弊也蓋子思之作中庸後儒之言動靜皆得於心矣但下語之時未盡通融終不若孔子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立言湊泊極為完備周旋不

至今後人誤以為二也先生之學不由師傳徑超直上有如神授故於未發動靜之說得之自我信之不疑縱橫答問一出乎此予則窺見其胸中猶若有習於舊聞未全洗滌介於初年之見未特出乎學庸其所咏大道無我前後未盡協一孔子之寂然不動但以易觀未視之為心體而於此乎安身立命也予生也不甚後於先生而學也視先生為後覺先生逝矣安得潛通於死生之外求一印可先生將無有取於予言

西原遺書後語

四

乎心體之感不能無無窮之思若先生之操履峻潔一與其所言相符而死生大事已自得乎寂然不動之實蓋足以徵所學之究竟猶若不足以盡之也

嘉靖癸亥鰲月甲子江都沈珠敬書

刻西原薛先生遺書後敘

南岷老先生王公以少司徒督撫江淮坐鎮東南重地揚別涇渭導利屏弊中外咸服其不徇俗以尚同不立異以為高歲餘以西原薛先生遺書下之江都梓以傳焉訥竊見其中議論折衷於異同之間殆非舊習所聞然則

西原遺書後敘

一

之可也若未必是則雖違衆而非之不為亢衆所非者果非乎從而非之可也若未必非則雖違衆而是之不為隨天理之在人心聖人之所知亦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者何可誣也故鄉原舉世所謂有德也孔子則以為德之賊揚墨舉世所謂仁義也孟子則以為賊道大聖大賢之為世道計固有不得已也故少正卯魯以為聞人而孔子則斥之夫固察於衆好之中也匡章齊人皆稱不孝而孟子則憐之夫亦見其求全

之毀也蓋是者非者可言也夫人而能辨之也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不可言也非聖賢不能知也西原先生之所以異同於三氏之道者其聖賢之心法也夫其不惑於是非之似也夫不然經傳之指童子且習其說而勸同以附和之矣遂以童子為不異於聖人而賢於大人長者之說也可乎若夫書中異同之與是非之辨則固有知其是者矣予不敢黨之同也而況於其所謂非者乎訥無似即舉世同以為是以為非

西原遺書後敘

三

者實不能灼見其所以是所以非之實夫於先生之書又何敢置喙云敘記其歲月以覆教命嘉靖四十三年甲子靈辰直隸揚州府江都縣知縣後學孝義趙訥頓首謹敘



西原遺書二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明薛蕙撰蕙有約言已著錄是編乃戶部侍郎南充王廷所輯嘉靖癸亥刻於揚州皆其與人講學往復書札也其闡中庸中和之說孟子性善之旨研析頗至惟推崇釋道太甚如云空寂者即吾未發之本心定慧者即古聖人之誠明又云禪學不惟賢於後世之仙學雖吾後儒之學亦非其倫又於論黃庭大洞諸經俱自謂得其要妙皆不免參雜二氏未能粹然一出於正蕙本詩人考功一集馳驟於何景明徐禎卿高叔嗣間並鶩爭先原足以自傳不朽乃求名不已晚年忽遁而講學所講之學又踳駁如是反貽嗤點於後來此本無足子為之足其蕙之謂乎

谿田文集十一卷補遺一卷

〔明〕馬理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七年刻清乾

隆十七年補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谿田文集

十一卷補遺一卷》提要

明史列傳 儒林門

乾隆四年七月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
少保廉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
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馬理

馬理字伯循三原人同里尚書王恕承居講學
著書理從之遊得其指授楊一清督學政見理

○

與呂柟康海文大奇之曰康生之文章馬生呂
生之經學皆天下士也登鄉薦入國學與柟及
材虎馬卿榆次寇天叙安陽崔銑張七隆同縣
秦偉曰切劇於學名震都下高麗使者慕之錄
其文以去連遭艱不預試安而使者至問主事
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安在何不仕也其爲外
尚所重如此正德九年舉進士一清爲吏部尚
書即擢理稽勲主事調文選請告歸起考功三

事偕郎中張衍瑞等諫南巡詔罷歸。予使
俸未幾復告歸教授生徒從遊者衆嘉靖初起
稽勳員外郎與郎中余寬等伏闕爭大禮下詔
獄再予杖奪俸屢遷考功郎中故戶部郎中莊
繹者正德時首導劉瑾廢天下庫藏瑾敗落職
至人奏辨求復當路者屬理雖力持不可寢其
事三年大計外吏大學士賈詠吏部尚書廖紀
以和憾欲去廣東副使魏模河南副使蕭鳴鳳
陝西副使唐龍理力爭曰三人督學政名著天
下必欲去三人請先去理乃止明年大計京官
黜陟總挂夢黨吏部郎中彭澤總夢黨取旨留
之理置南京通政恭議請急去居三年起光祿
卿未幾告歸閱十年復起南京光祿卿尋引年
致仕三十四年陝西地震理與妻皆死理學行
純篤居喪取古禮及司馬光書儀朱熹家禮折
衷用之與呂柟並為關中學者所宗穆宗三

右副都御史天啓初追諡忠憲

關學編

長安後學馮從吾撰

谿田馬先生

先生名理字伯循號谿田三原人弘治戊午舉人正德甲戌進士皆高第初授吏部稽勲司主事尋調文選甫一年即謝病歸戊寅薦起考功庚辰又送母歸嘉靖甲申復薦起稽勲員外郎尋遷稽勲考功郎中丁亥擢南京通政司右通



四

政戊子又謝病歸辛卯復薦起光祿寺卿甫一年又謝病歸歸十年又薦起南京光祿寺卿三年即引年致仕乙卯年八十又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夜地大震卒人皆慟之先生幼敏慧醇雅如成人年十四爲邑諸生即稱說先王則古昔研究五經指義多出人意表弘治癸丑先生年二十矣會王端毅公致仕康僖公以進士侍歸講學弘道書院先生即受講康僖公所于是得



五

習聞國朝典故與諸儒之學一切體軀于身心與同門友秦西閼偉作告文告先師共爲反身循理之學以曾子三省顏子四勿爲約進退容止力追古道康僖公深器異之一時學者即以爲今之橫渠也遂巷楊公督學關中見先生與康德涵呂仲木大驚曰康之文辭馬氏之經學皆天下士也是時身未出里閭而名已傳海內動京師矣既如京益與海內諸名公講學其意見最合者則陳雲達呂仲木崔仲冕何粹夫羅整菴諸君子于是學日純名日起所在學者多從之游督學漁石唐公爲建嵯峨精舍漁石作記稱先生得關洛真傳爲當今碩儒四方學徒就講者日益衆其教以上敬窮理為主士無不聞風傾慕者又特好古儀禮時自習其節度至冠婚喪祭禮則取司馬溫公朱文公與大明集禮折衷用之處父喪與嫡生母之喪關中傳以

為訓乃其難進易退之節人尤以為不可及嘗
曰身可絀道不可絀見行可之往惟孔子能之
下此者須自揣分量可也仲鳧稱先生愛道甚
於愛官當世以為確論往安南貢使謂部郎黃
清曰故聞馬先生名願一見今不在仕列何也
黃曰先生高志不欲官使人嘉歎以去朝鮮國
王奏乞頒賜其文使本國傳誦為式其名重外
夷若此先生主事時上書諫 武宗巡游者二

六

後伏 闕諍益力杖于廷員外時值議大禮率
百官伏 闕進諫 世宗震怒命開伏 闕有
姓名百官以先生名為首逮繫詔獄後杖于廷
尋復官郎中時奏殺莊禪之奏即執政言亦不
從考察力罷執政私人彭澤廣東人力主被劾調
用魏校蕭鳴鳳為正人卒不改官公論翕然至
今稱為真考功嘉靖丙戌分校禮闈所取皆海
內名士人尤服其藻鑑年七十歸隱南山書院

名益重來學者踵集結綽過訪與海內求詩又
者無虛日先生體操應之不倦山中野服鶴髮
童顏飄然望之若仙人以是益願侍先生談諸
得詩文者又願得先生親書先生不談佛老不
觀非聖書初年介而毅方大以直至晚則益恭
而和直諒而有容其執禮如橫渠其論學歸準
于程朱然亦時與諸儒異同蓋自有獨得之見
云所著四書註疏周易贊義尚書疏義詩經刪
義周禮註解春秋修義陝西通志與詩文集各
若干卷隆慶間追贈副都御史賜祭葬先生門
人最盛有河州何永達字成章自號拙菴以歲
貢為清豐縣丞尋棄去讀書講學老而彌篤壽
九十有四著春秋井鑑林泉偶得聖訓補註井
鑑續編諸書先生嘗寄以詩云楊柳灣頭撫七
經故人零落似飛綿河濱尚有鍾期在青鳥音
來動隔年其見重如此

七

谿田先生文集序

正嘉間涇野呂先生谿田馬先生相與講明正學涇野先生多就正谿田而谿田安華涇野未嘗不推轂焉則是不云乎馬理文章景明詩當代文可讀之谿田先生文名赫著厥惟舊詩顧草牘散佚久未錄梓景行者多遐思焉惟時

原令張君文溪政成人和暇綜文獻彙彙成

集

直指安節吳先生督離三省博取先明雅意谿田先生得是集也喜命受梓徵言于余用序簡首顧下里鄙陋烏能贊一辭哉初余諸生讀書奎衡先生便過側侍論文先生曰君子之修猶行也非以為時也為之於此成文於彼近取潤身遠取華國又遠取化成天下幹乾坤坤不

陶唐氏之風乎萬國協和百蠻服從余

問何以謂之文也先生曰紕類除而經

緯精是以謂之文也三代盛時率由帝

道漢文蔚然可觀譬猶何以開其史唐

文三變立議不泯矢其章宋文奎聚道

學明呂然幅輳臨擘航舫不掉而可語

條理乎或謂抑氣數之故與先生曰氣

運可諉聖賢何為然觀豐饒郁郁文盛

近如我師端毅王公非柄銓之成章乎

給諫張玉坡原侍御楊斛山爵非口箴

之成章乎故辯議不可不為辯議而苟

可為則士心正吏習端其與世道未必

無小補云右璫鏤藻績炫奇競巧君子

奚取焉孔子曰所信者目也所恃者心

也先生之文則目契心大雅君子

有定焉

賜進士中大夫、提督軍務、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吏科都給事中

西朝侍

經筵後學、雜遵撰

萬曆十七年六月吉日刊

谿田文集目錄

一卷

上補天變疏

清理賦黃疏

乞廣仁恩疏

謝恩疏

二卷

陝西通志序

長安志序

壽樂園序

金唐律詩序

聖訓演序

保極書院序

孟姜女集序

送胡公節鎮榆林序

送汪公湖廣巡撫序

送鮑公轉撫雲貴序

送王公轉留都操江序

送高蘇門權方伯序

送洪上川還欽序

奉書周府左長史及家僮謝序

送平陽劉推守政績序

送興平劉侯考績序

涼泉詩卷序

送趙司訓歸新都序

平野遺思卷序

送武子歸鄉序

壽軒老人七旬序

送張立齋提戶曹正印序

送大司馬李橋崇歸序 贈李龍公序

贈宋侍御考績復初序 送東鳴子序

三卷

六泉書院記

聖太子設險除器靖中夏記

崖義山四廬歌記

新脩四皓廟記

增脩河東察院記

河東察院辨公所民居記

祁山尚公去思記

河東關王神廟記

淳化新遷廟學記

寧晉浚濱書院贍田記



五

平陽新建牧場記

三原創脩新城重隍記

蒲城新脩城隍廟記

京行書屋記

四卷

與松石劉督府書

寄古川葛中丞書

與總制劉公書

與呂涇野書

與同年某書

與呂仲木書

答崔子鍾書

答潞州仇時淳書

上羅整菴先生書

與林志道年兄書

荅薛孝夫書

五卷

尚書平川王公行實 作即涇野呂公墓誌銘

明封御史李北原墓誌銘 明封御史韓拙齋墓誌銘

明裕孝子墓誌銘 明封御史李氏府中大夫墓誌銘

臨清同知張約齋墓表 昌平山王先生文

祭劉八叅文 祭張母任太宜人文

六卷



六

薛孝子傳

崇壽堂賦

雙壽堂賦

酷暑賦

鄆陽察院去思堂銘

榆林巡撫察院堂銘

菊溪亭銘

緡山銘

與槐堂吟

遊燕子磯吟

東園吟

鳳凰堂吟

金車箴

汶齋箴

溫齋箴

琴齋箴

玉坡奏議題辭

醉太平

書半齋說

仙釋說

跋文姬歸漢圖說

乞建石渠先生祠呈

七卷

五言長篇

送李梧山

送吳雲卿徙徽州太守

送王副郎歸長洲

送張黃門權平陽太守

送少方伯調廣西

送縣尉程公

題山陰府秋溪卷

寄送戴中丞還閩中

步韻酬子業

送黃太泉北還玉堂

壽保登西土傳公

擬古

感長別言贈洪府尹

送張子還維揚

題松下杖竹食菰二翁圖

寄贈宜君縣幕

春日感懷自解

秋日村中書事

題扇

題雪齋

足秋雨轉成霖選體

足中秋微夜雨

寄明府程初亭

送巡撫傅公入朝

送友人之任

古風

秋風操送周白川

將進酒

折楊柳

昨上。亲

關山月

送別

陽關引送別

別靳宗周

長別離

奉壽菊莊溫封君

七桂誼

蒲版歌

送高陵石學諭致仕

金露篇

送友人之任

八卷

七言長篇

南山誼

春日喜雪

春思

春日對花獨坐

賀石渠存問詩

雨餘春望

題管平田九老圖

題金太常蘭桂帶松高

寄康德涵

贈熊必說自陝如楚

贈慶陽太守

汾水辭

台山高

送張士元赴會試

送趙宗魯生子

慈烏吟

來鴈行

別高一主簿

截冀山行

條山行

鴻山行

婺源行



九

燕歌行

九卷

五言絕句二十二首

五言律詩四十首

十卷

七言絕句二百五十七首

十一卷

七言律詩一百二十一首

目錄終

谿田文集卷之

關中谿田馬理著

後學汪波維 遵選

正興安節與達可閱

三原知縣張 津浚

上彌天變疏

文選司主事馬理謹奏為自幼久病不職

乞加罷黜以彌天變事臣由正德九年進士



十年四月由本部稽勲司主事調今職至十

二月初患病在家及二十日夜本司被火燒

毀房室蒙

聖恩察臣彼時門籍開註患病曲加

寬宥臣竊惟天人一理交相感通善惡之積

在人災祥之降在天變不虛生惟人所召今

臣本部本司被火求諸感應之理昭然可見

實臣不職積惡之所召耳蓋吏部者百官之

首而文選司者又一部之首也日何人漢

居是司故上天降災于臣以示端于

陛下若曰是不能為有無直可去之云耳竊念

臣職雖主事然惟擇大臣于

朝則保傅以上與能滿其謀能多官于部則科道

而下與司其事其任亦不可謂不重矣使臣

等果能日夕孜孜殫心竭力相與輔相尚書

有為俾

朝廷進必君子退必小人賢者能者布滿中外

而野無道佚則百工效績四海底平而唐虞

三代之治可期也今海內官無善政邑無善

俗人無善心民窮而盜起兵耗而備弛壁若

巖壙而無基是之謂危而執事者不自為政

柄斯下移是非不明賞罰失當使人善惡其

知所從譬若理絲而無緒是之謂亂夫使天

下之危且亂者官之不得人也官不得人罪

將焉歸實臣等不職之咎拜今臣等所進未

必賢而賢者未必進朝有倖位之人野多考

槃之士如王雲鳳吳廷舉胡世寧呂柟李夢

陽者皆天下之賢也臣等不能進如陳天祥

者天下之奸也臣等不能退則臣等之莫為

有無不可掩矣語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

用彼相此天之所以降災臣等使其起處之

所煨燼一空而示以必可去之之意也況臣

自去冬以來感受寒邪始猶皮膚之疾終成

心腹之病即今醫藥口久而屢犯禁忌延致

表裏俱虛患生多端雖勉強支持實轉加沉

痼夫以百官首領之司以臣匪才無病處之

尚萬萬弗堪矧今百病叢軀日加沉痾豈應

叨享天祿妨賢而病國哉茲者雖蒙

聖恩浩蕩憐臣抱疾曲加寬宥然臣自內省實

為不安念臣自調任竊祿以來弗能盡職尤

月于茲中心惶惶日帶憂額系數頃乞懼非
時宜作而復止今天答臣等用啓

陛下之心是臣言之時也故茲鳴謝臣首願辜
伏望

陛下覽納臣言聞日月之明廣用人之路放臣

歸田為民養疾或別加恩責以彰其咎為人

臣不職之成容詢於衆而進天下之賢退臣

下之奸更選賢能以充臣職而益責其輔相

合

四

尚書有為則杜錯直舉人心順服而天變可

弭四海之內將去危就安去亂就治庶幾

太平之可望矣不然臣知太平之無日也臣愚

昧冒干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謹具奏以

聞

清理貼黃疏

吏部稽勲清吏司署員外郎事臣馬理謹奏

為清理貼黃事臣素多病茲蒙

聖恩欽陞前職除扶病謝

恩到任接管清理貼黃外臣在任查得內外大

小各官有除授者該司付臣為製黃貼之

有陞用者該司付臣為續黃貼之有考滿

稱職與不稱職者該司付臣為續黃貼之

有黜罪降調致事為民者該司付臣為續

黃貼之或不續而拔之蓋所以明賞罰昭勸

合

五

懲焉近日以來若汪俊若馬明衡若朱泚若

李本芳林應驄若呂柟若鄒守益諸臣者臣

聞之朝野皆以為忠於

陛下者也然皆以拂旨或黜之或降之或因之

而得罪各異若桂萼若張驥若席書諸臣者

臣聞之朝野皆以為不忠於

陛下者也然以順旨或陞之或起之或內之而

承寵畧同是皆有關於臣而為續黃拔黃者

也其是非若難辨矣然上考之孔子語事君之道勿欺也而犯之則汪俊諸臣者有焉若芻等則有欺而無犯矣易曰三三不難窮之故則汪俊諸臣者有焉若芻等則有欺而無犯矣記曰事君有化而無隱則汪俊諸臣者有焉若芻等則有隱而無犯矣孟子曰貴難於君謂之恭陳言閉邪謂之敬則汪俊諸臣者有焉若芻等則不恭而不敬矣昔者

六

齊景公視梁丘據而歸宴子曰君所謂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臣獻其可以成其否譬之五味相濟是之謂和若據譬之以水濟水亦同耳安得為和拂則為忠同則為佞由是言之則俊等諸臣與芻等諸臣忠邪較然明矣况俊等之見非一人之見舉朝之見也非特舉朝之見天下之見也芻等之見不過為干祿希寵之小人二人之邪說耳

今臣承乏前職坐視芻等一言之入使宗廟

幾于變遷內閣元老宗伯大臣皆相繼罷言

官又相繼貶竄侍臣又相繼下獄在內在外

百司執事人人自危而咸懷去志而彼三人

者方且揚眉攘臂將以入朝就列嗚呼維范

睢之離間秦王母子甥舅以取相位與夫蔡

濯奪范睢之位之巧何以異哉所謂邪說橫

流壞人心術克塞仁義甚於洪水夷狄猛獸

之災慘於亂臣賊子之禍所當辭而闕之者

也使臣隱而不言但因該司付至而於諸臣

貼黃從而續之拔之其為不職不忠亦甚矣

為臣如此將焉用之人臣近於一二日間見

有差往南京守備太監王鏊者奏討長陵守

衛軍士云云

乞廣仁恩疏代作

吏部尚書廖人等謹奏為議處久監囚犯以

廣仁政事 臣伏見

陛下御極以來省刑薄罰罔釋無辜非因孝心
所發未嘗輕罪言者因罪因如師夔季敬
皆正德末年議擬極刑之人迄今五年未忍
遽決逝者冬月臨刑又蒙特

勅暫免其好生之德真與堯舜不殊覆載同其
大矣 臣行罪吏部尚書蓋嘗叨與會審請得
以所見推廣德意為

陛下言之 臣謹案刑部場帖節畧有云師夔陝

西人原任江西僉事季敬浙江人原任廣西
叅政正德十四年六月間宸濠謀反十四日
師夔并經過季敬及各官進府謝酒被宸濠
將孫都御史許副使殺害將三司等官及季
敬鄉紳監禁本月二十一日撰偽檄並安民
偽榜差校尉押脅季敬質其妻子使齎檄廣
東等處至吉安地方被官軍拿獲本月二十

六日又差官校周成等管押師夔安撫九江

至七月十五日師夔脫走詎二十日官軍俘
獲宸濠師夔等亦各投詞續疏紀功孫御史
開查季敬下家人李慶獲逆賊丁鎮仔等謝
御史開查師夔擒賊徒周成等各是實後法
司擬罪比依謀反知情故縱律斬決不待時
緣所犯律無正條法司比依濫於惡惡之意
此其情有可矜此

陛下所以每歲宥之而未忍加刑者也夫見知

故縱 臣謹案漢志有曰孝武時使張湯之屬
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之法當時已為深矣
然知情故縱云者謂素與同居親狎法當首
而不首力能捕而不捕釀成其惡者也竊照
師夔之於宸濠素非親狎季敬之在江西本
屬過客俱因謝酒之行偶值不軌之變是禍
機藏於笑談干戈興於揖讓若烏丸羅則不

首之罪可原如魚觸網則能捕之勢焉在但
師變為之撫人乏會笏擊賊之勇季敬為之
齋檄缺伏節死義之忠是謂從賊有乖貞節
然考諸漢之閭閻忠莫忠焉者也亦嘗降賊
於失利之日唐之卒帥烈莫烈焉者也亦嘗
迎賊於無備之時溫而不緇雖難可與倫汚
而後雪則均 于不盡蓋奮翼多出於遙翅
圭璧或隨於泥塗要在徐觀末應棄棄故漢

卷一

十

高不究沙中之語光武悉焚王郎之書莫炫
小蠢以成大業良有由也再照變受偽榜教
齋賊檄一則管押而往極樁不離其身一則
押脅而行兵刃恒隨其後跡同陷阱諒非甘
心勢若行尸豈云得已况師變之往九江管
押者周成也既而變復何使擒成而奔於官
軍季敬之赴廣東押脅者賊徒也既而殺復
使人誘賊而白其心事則報國之意終顯有

從之跡益明昔李白陷於賊中由小軍之迫
而釋王維降於賊山以朝天之詩而免今變
數陷賊雖與白無異而擒賊則視組有功况
同犯之人多從寬宥若獨處極刑亦已過矣
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以變數之事廢之
豈真為渠魁者哉豈真知情故縱者哉正亦
脅從之流耳伏望

陛下念死者無再生之日斷者無復續之理擴

卷一

十一

好生之德特

勅法司將師變季敬原其脅從之情寬比依之

律坐以滅死之罪放而流之不復齒焉則

聖德真與堯舜比而仁恩既至義亦盡矣且臣

又聞之昔元上太宗疾篤脉絕藥不能療其

臣有耶律楚材者勸以放赦已而脉生疾愈

近

聖體違和臣日夜不寧展轉憂慮忽此楚材之

事輒思芹曝之獻今

聖體雖就平復而臣區區效忠之心未已故致
昧死以前項事情為

陛下言之伏惟

垂日月之明察管窺之見

留神采納幸甚幸甚

謝恩疏

南京光祿寺卿臣馬理謹奏為謝

恩事臣先蒙

聖恩授臣光祿寺卿于嘉靖十二年十月間臣

偶患痰疾具本奏乞致仕蒙

聖恩准臣回籍調理候疾痊之日起用欽此欽

遵外續于今年十二月十一日復蒙

聖恩授臣今職臣三月初十日聞

命即望闕叩頭謝

恩外於本月二十二日起程赴任至四月二十六

二日渡江謁

陵二十四日早赴本寺衙門望

闕叩頭到任外臣竊惟

南陵視膳重霑覆載之恩

北極瞻天益遂割烹之願尸志猶可願學未

忘誠親見放勳重華之風敢自負臣簞瓢

之節臣又惟臣生於成化十年甲午迄今正

年七十禮大夫七十致仕今例京官七十致

仕與禮寔同臣自揣臣應事精詳庶正公平

不如浙江周文興明敏有為文武俱優不如

朝邑韓邦奇靜正無私屹若砥柱不如懷慶

何塘遇事安和中行無咎不如榆次周鈇外

此濟時之才是以却胡安夏者尚濟濟在野

未易悉數伏望

皇上察臣衰老放歸田野取臣所言及未言之

才令該部斟酌任而用之則不出三年之間

虜患可消內亦無虞天下幸甚臣隨於二十

六日具本二十八日差家人公齋赴通政司

投進謝

恩惠引例自陳乞

賜致仕臣稽首頓首不勝戰慄之至謹具奏

聞

十四

谿田文集卷之二

序

陝西通志序

雍人口社殿

帝命司馬獻書撫我西土司馬姓趙氏名廷瑞

志於內靖外安之職念及斯文乃會諸臺獻

臺獻謂地按御史張氏名光祖及三司諸明

諸明謂布政使喻氏名茂堅鄭氏名泰王氏

名庚按察使陳氏名鼎張氏名問行察政管

張氏名懷理謝氏名蘭副使楊氏名仲璵金事

名孝禮見名錄諸君詠曰昔在成化端肅先明

升河南鈞州人保釐茲土肇脩前志惟耆

館川伍氏名福時為寔執筆馬述今七十載

矣其後信陽何氏名崇正德間雖嘗撰述

識其大者而已先今文獻苟無所紀後將行

徵諸獻明曰然爰用幣及書託涇野宗伯姓

冉名述余棄朽續前二志維肯二人出所藏

籍萃諸時彥就館竹林

卷三原二縣境上

纂述焉未幾宗伯乃歸侍慈闈尋罹內艱繼

應星殞瀝焉長逝如鵠喪厥其焉嗣是乃

咨諸時彥展才助余彥乃觀象考籍得茲土

星文當列宿之半五行之二雲漢之今復屢

得泰星所在詳見又察理考籍得天下山川

脈之所起源之所發為紐為終為條為列分

江分河要會之處河漢源渭出於崑崙今併

十六

所又考天下山川有二紀石四列皆終南

泰嶺大華為中界在其北者為地絡陰山陰

川其川為河為此紀北條列在其南者為

地絡陽山陽川其川為江為南紀南條南列

在華山之陰之陽詳見山川又參互考訂得

名山大川所在昔所述者辨而著之如牛泉

通陽境中則山真誤在富中泰嶺南條

稍在子商川終南舊山所長安城南條

火陵杜陵鳳原黃山畢原在安畢兩條

為校度水南水交河舊不詳所在今詳

之詳又稽諸古今茅土之頒在茲土者

封建復見諸郡邑之設坊於茲土有田

有割有合志者或顧其一指失其肩臂或地

在他方冒名在此史既外謬志益踵訛悉加

正焉如富平舊為頻陽唐惠其原舊史誤

以後諸志皆北源陽萬季皆尋考河套西域

吾故疆也具有城郭物產在其土地建置沿

革見諸圖籍爰收而載焉詳見河仍稽諸聖

蹟古蹟布我疆域輝耀山川茲芳簡冊爰別

而紀焉詳見土地十一卷中續議茲土之獻聖神

十七

為大肇造聖倫傳衙門來制厥服食宮室器

用書籍禮樂詳見文獻舊或畧之而詳諸異

端辭客之事特表而著之綴以蕪辭繪高厚

焉續議茲土之文經籍為大舊或畧之而詳

諸說淫浮誕之文乃載其要畧繁以管見詳

籍續議茲土之獻聖神之下帝王為大茲土

之文經籍之下諸史子集可及爰第而載之

繼索茲土名世之宦卿國之賢雖人有崇卑

顯晦剛柔之異行有偏全之

所遺者悉然載之西史古賢遺者增入

書未廣皆賢之有未能傳聞又見在名宦下

書尚疎略耳嗣以益上藝文孔殷非大章可

載乃擇其開治最著錄之嗣以茲上人民自

古及今屢有清長詳著錄戶口善息在

仁惠焉至於物產則黃壤之區余獲之美甲

於天下乃本草訓註諸家農書不別二物夫

八

十

性既不同用各有宜曠事君事親誤差湯藥

豈細故哉故明以濟之若夫澤若二氏寔繁

有徒其栖止出處不可勝言乃厥先師具有

妻子故詳其源委繁以而厚吾齊倫厚

其徒焉其徒聞之靡不忻悅可以見其情與

治之機矣乃若政事在茲土者各詳本籍稍

見義例他不載者不勝載也乃以纂戒終焉

夫詳彥之意其深矣哉諸彥就館於靖寧

丑三月六日散館於壬寅十一月望日先授

之政要者為咲齋龔子名輝見後校正者為

鳳泉王子名邦瑞督銀梓者為吾守六泉吳

子名益諸彥者謂朝邑教諭華陽雙應麟

富平訓導崇寧周文翰三原訓導解州呂鳴

韶三原舉人賈守正選貢張治國高陵選貢

劉守德云

長安志序代作

八

十九

長安古帝王賢聖之域謂之神阜其有圖志舊

矣愚承乏守是郡謂宜知先務也詢諸名公

乃得長安圖說并其志焉覽之吾取其風俗之

策焉曰其民好嫁穉務本業有先王遺風嗚呼

非周之世德何以及此其有得於思之曲風之

詩矣乎無逸之書矣乎於美哉其間固其地祚

蓋在是矣或曰秦漢而下有遷人焉何索何

曰不曰世家好禮矣乎觀夫宋元之偏所服行

信矣今其居鄉之禮有奚駁之患哉故而去之
存乎懲淳而還之存乎勸是在吾有司焉耳有
都邑之策焉吾取諸隋以言乎坊巷則畦分爾
矣以言乎公私則區別爾矣以言乎防革之法
則備矣於美哉其得周禮之遺制矣乎是故足
以禁奸足以保民夫坊區不易別也吾用其墉
門之制焉亦幾矣有水利之策焉吾取之涇
渠其大者也圖說悉矣於美哉其誠所謂舉鍾

二十一

為雲決渠為雨者乎其得盡力溝洫之意矣乎
或曰是秦用富強者也今沃壤無幾而旱乾告
災奈何曰譬諸雨暘極備而極無凶志有之時
而引之均而用之小人盡力君子盡心焉爾矣
今曲防者多是謂極備能無極無者乎況引之
或苟焉安望其用之均也所謂盡心者是在吾
有司耳夫志也往乎庶乎昭矣以徵諸載籍豈
於註疏於人心寧無校乎哉然或昧於

於今使經制不著而詳夫不貞之度焉惜也志
恠有餘而陳常不足誕也離者合之奇者偶之
舛也訓釋以為目而莫知綱焉散也摠持莊嚴
隋有寺焉金仙玉真唐有觀焉而莫知其非亂
也其諸子真之泉崔郭之宅老子之墓尚有闢
於風教矣乎志凡二十卷宋龍圖學士宋氏敏
求所著并首前說三卷元行瑩御史李氏好文
所編傳自藍田呂氏月山張氏嘗校焉者也要

二十一

壽樂園序

嘉靖庚寅春臨潼主人營東園成有渭川居士
來謁主人時方繹於先王未之暇見也明日始
延客于園客自西南隅入巽維門再入重巽門
循女牆而東有亭構柳陰對重巽者劇舞亭也

亭畔有渠自東南龍首而流入宮牆而出柳下者觀瀾渠也沿渠而北而西當兩垣之中閑地而池以魚鼈菱芡蓮藕者讓川池也有亭當中環以池通以橋者款黃亭也入池登亭南望女牆外有奇峯中流峻峭巖狀如太華終南太乙紫閣者覆黃山也越池而北有亭四楹巍然于萬花之叢者太朴亭也自太朴而北有堂六楹巍然于松檜之林者集雲堂也自集雲而北



二十三

有亭在竹所兩楹而前一楹而後狀如鼎足而宜獨若若保極亭也觀已主人曰吾園何如客曰吾既管窺之矣夫巽遜而人也德之門也重巽深矣德可量乎夫入德莫先於知止知止者莫如山故為山於南而曰覆黃焉夫知止斯可期於得得斯樂將不自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矣故託亭於柳而曰劇舞焉夫得止未易言也在不息其功焉物之不息者莫如瀾故渠曰

觀瀾寓自強之意也夫自強然後能下人下人者善之海也故池曰讓川夫下下者必有所戴戴上者必歌其德薰風君德也而著於水心故亭曰薰風夫歌德者和頌之所發也和頌積中英華見矣然君子衣錦尚絀匪英華之貴也故亭於華叢而曰太朴焉夫反華歸朴者為已之至也夫然後日章而朋來雲斯集矣故廣堂於松檜之間曰集雲見同人之樂焉夫同人者非



二十三

私交也所以保皇之極也故亭於竹所曰保極見導君之至焉主人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吾子之謂也是則然矣然疇昔吾園之成也有君子過我取其大而畧其細命曰詩樂得乎客曰美哉取也吾遺論矣其深有取於覆黃讓川矣乎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夫仁者靜而似山故樂山其效也壽知者動而似水故樂水其效也樂此

不易之言也然其所以動所以靜所以樂所以壽者得無有本矣乎夫山者覆積之積也積而不可以有加焉斯已矣故善動者莫得而移之也不亦至靜矣乎故不壽不崩悠久而無疆焉不亦至壽矣乎君子積善而仁其效亦猶是矣天下之水源於川而委於海大海讓百川而天下之水皆歸焉惟其不自滿也夫自滿無時則其歸亦無時故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善禦者莫

○

三五

得而返焉不亦至動矣乎故周流無滯有至樂之象焉君子謙善而智其效亦猶是矣士人曰仁且智矣人何加焉客倚琴而歌楚茨之四章主人謝曰是示我以保極之道在於祀也歌初筵之一章主人謝曰是示我以知者之樂在於祀也歌信南山之八謝曰是示我以仁者之壽在於祀也敬聞命矣敬聞命矣客於是壽主人主人壽之於時客後入者衆咸底於保極

之下返而燕于集云覽太朴之華即觀瀾而流觴詣水心而歌薰俯讓川眺覆簣婆娑于興舞然後由重巽而歸也

全唐律詩序

壺關張侯來自翰林吉士宰吾三原明年攻暇志於詩樂乃閱唐人律詩手自選取多寡弗倫若杜子美詩則全取之矣其孟浩然王摩詰李太白韋應物詩則訪於里而多取之既成編矣

○

三五

或人疑之問於理曰夫侯有大人之事乃耽詩也邪曰昔者堯舜之治天下也詩用言志工用時颺典用後變總用神禹以教胥子以格頑諛以和神人以在治忽而又省方觀民敷言采詩三代盛時亦莫不然何為大人而不能詩乎哉侯是舉也匪徒自耽將與吾民耽矣惡乎不可曰吾民有小人之事焉乃耽詩也邪曰堯舜之時工人鳴球以詠童者干羽以舞君臣庶歌於

朝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之人咸歌其
事鼓腹之兒擊壤之老亦皆有謠有歌故當時
九功勸百神享群后讓鳳凰儀鳥獸舞堯舜之
德於是為盛蔑以加矣何為小人而不耽詩乎
我曰吾聞大儒蓋有薄詩而不為者得無謂邪
曰儒莫大於孔子孔子雅言庭訓不離于詩曰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怨可以事父事君可
以言可以授之政而達以不學而牆而警伯魚

卷

二十六

以可與言詩而許商賜問曾皙咏歌之志則喟
然得嘆聽子游弦歌之音則莞爾而笑豈徒然
哉蓋欲協和斯世如堯舜時爾故周流四方擊
磬有心絕糧七日而樂音不絕及夫老而不遇
則刪詩正樂以垂後世然居嘗無故即琴瑟在
側與人和歌蓋山木之音至於憂樂之辰猶微
小孰何為大儒而不為詩乎哉曰吾聞儒者所
不離古詩不唐入律詩亦足取耶曰唐入尚音

卷

二十七

其文詩宋人尚議其詩文故古詩為有音也其
此興具其声律諧當時被之管絃後人取以咏
歌故律體工焉雖有散篇去古頗遠亦律之屬
耳若夫忠君愛國濟世至情吊古懷賢言垂確
論有補世編亦固非此其上也其或意趣冲
素襟懷散逸音節春容氣象閑雅乃其配焉至
於咏物寫懷渾成雄偉蘭翠弗飾海鯨是掣斯
其次也外是則綺麗穠纖奇巧險怪斯為下矣
但當其時上無觀風時黷之政下鮮和順道德
之人故外重內輕物交斯引言不本德樂難道
古斯其疵耳間有高才之士乃復老釋是依喪
予懷珍朶頤巧夫又焉用之此知道之士所以
不滿夫人之所為也曰進此其何如曰若宋儒
之蘊發以唐人之詞其要幾爾矣曰儒者蘊發
在中顧不長於律也邪曰聖人之德極其全賢
人之學識其大孔子之聖一事一官必問於人

一礼一樂亦皆有師祖豆之事萍鳥之謠無不
識焉故其為德之盛如天地之所以為大莫可
測也若夫賢人之學何必然哉知所當行執而
守之之死不渝亦成人矣故顏子博學於文曾
子用心於內則夫儒有不為詩者非惡於詩而
然也用心於內而識其大焉其道固如是耳曰
子言之天下之治匪詩不興匪樂不成已則不
能而欲人為之有是理耶曰公輸子之為藝也

二十八

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故使之為梓人則指麾群
工而奔走焉為良梓人矣使為工人則循其繩
墨而毫髮不獎為良工人矣餘則不然群工之
斧斤待梓人而後施梓人之器用待群工而後
備故孔子之聖委吏可也乘田可也攝行相事
亦可也從周之文可也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
舞韶樂亦可也賢者則不然今使存乎我者有
公輸子之藝則梓人可也群工亦可也否則否

為梓人而指麾群工

之有曰是則然矣予獨思夫唐律終非漢魏古
詩之比好古之士恐不足以通之奈何曰所通
殆有甚焉曰何如曰自其異者而言之異方異
言異時異音楚之語不通諸齊越之音不通諸
秦都俞之文非特湯武不得而因之也楚之騷
漢之賦宋之詞元之曲后變得而知之哉蓋古
今器物不同事跡亦異心據其情而文之良不

二十九

同矣然本其大同者而言之奚啻漢魏今夫里
巷有歌其比隣之人胥集而聽或和焉取薰風
之歌清廟之頌援琴而鼓之則學士經生聽者
稀和者寡父仲而思卧矣豈夫人之情皆好不
善而惡至善也哉知與不知故耳夫鼓樂于此
將以移風而易俗也乃使聽者稀和者寡父仲
而思卧焉吾孰與移易之哉故農父獵夫薊苗
弋鳧之言先王采之蘋女繁妾拾翠條桑之辭

周公存焉為是故耳夫先王先公豈不知夫聖
智之人之言之為美哉蓋自貴弗貴斯為貴之
本耳故繪事後素大羹不和大音希音大禮無
文是皆先質後文而重乎本也由是言之則夫
詩者又何不古之思乎先哲導民方其治功
之未成也必取夫首代禮樂用之及治成則已
故諺有之曰得魚忘筌得兔忘蹄此之謂也今
吾候誠以是為筌蹄而道吾民焉使士興于學

卷

三十

農興于野工商興于市肆由是以言其志以成
其德以樂其事以勸其功周乎四境絃歌之志
洋洋乎而盈耳焉則夫武城之治將不是過他
日觀風者以聞于

上入鈞天之樂而奏之而又使夫四方則之則
功叙之歌興韶同情又何漢魏之足云哉他日
或人見侯道侯旆詩之美侯曰吾慚所旆非言
詩也或人以君子之言語之侯曰有是我今而

后吾不慚所旆矣

聖訓演序

聖訓者何我

聖祖高皇帝之訓所謂教民義者是也今日訓
者臣子辭也蓋皇極之敷言簡而盡近而遠易
而難萬世太平之要典也昔天厭胡元穢茲中
夏乃誕我 皇祖一洗而清之肆華夷復別彝
倫再叙其大經大法所以佑啓天下後世者詳

卷

三十一

矣盡矣然茲

聖訓實其要焉臣嘗莊誦茲

訓曰孝順父母曰尊敬長上曰和睦鄉里曰教
訓子孫曰各安生理曰毋作非為總六言而已
耳夫六言以鼓舞一世若甚簡也然易之理書
之政詩之情禮之體樂之用春秋之法無弗備
焉誠無攸不該包乎天下無遺道矣不亦簡而
盡乎夫戶庭鄉里之行非遠也然身必由是以
脩家國天下必由是以齊以治以平民以遠罪

士以希賢賢以希聖舉凡而存存故乎四海優
優乎而有裕焉不亦近而遠乎愚夫愚婦所易
知也所能行也然與民由之歆懽以濟聖神病
焉有能一日用其力于斯矣乎木見力不足者
然至止實難雖諸山海登而彌高望而彌遠雖
終身踐之有弗能盡者不亦易而難乎是故自
古迄今天下國家循之斯治違之斯亂而城郭
兵食不與焉夫非萬世太平要典也耶曰演者

卷

三十二

何蓋自大聖訓之垂世也世皆欽遵之而獻
臣為甚有註而行于巡撫時者三原王端毅公
臣恕是也有贊而行于司寇時者靈寶許太宰
公臣瓚是也有錄註及贊而又附以古今嘉言
善行行于巡按時者淳安御史唐子臣綺是也
故以演名書凡三卷計九十葉有奇西安郡齋
嘗刊行矣於是涇陽李令東鹿臣引之重刊行
更受也諸臣序之詳矣臣復贊言者

重刊發也

保安州保極書院序

保安城之西隅故有尼寺嘉靖間毀之為書院
學者集焉蓋學宮所不能容舉業所不能拘者
咸在是矣然不扁曰保安而曰保極者志效勲
也或曰效勲皇上之功也茲建學有司之事耳
耳何如曰先是天下多尼寺所在婦女蕩者萃
焉故男女無別敗倫傷化害不可喻皇上在
位九年知斯害之大勅令天下諸尼少壯者
嫁人老幼不堪嫁者所親收養寺毀改之為學
舍或堡或廨巽命一下維時寺咸毀改汚俗新
焉夫然後天下之男女別矣茲書院者毀改之
一也有司之事耶夫夫婦者人倫之本也男女
別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
後君臣長幼朋友胥此焉出矣倫叙矣於戲男

女別而舜倫叙洪水抑而天下平其功一也方
司之事耶或曰茲大同亂兵再戕其將正邊垂
守臣治戎討逆之秋乃學校之教是申不亦迂
乎曰夫亂正教之無素人倫之不明耳使教行
而倫明奚至是哉昔孔子論政謂不得已寧去
食以死而信不可去是言教化之急甚於飲食
不可一日無也可因亂而廢之哉教將何如君
子曰道不遠人惟茲舜倫君子明之皇極是遵

三十四

庸言惟信庸行惟謹時著教學皇極是準除尼
興學造端之義皇極是則察乎天地毋談空玄
而行不然時謂僧尼倫其黻旃於戲戒之哉戒
之哉書院南北縱四十步東西前廣十有五步
後廣十有七步內前後堂各三間堂前東西學
舍各三間未為直方大也在後之君子拓之耳
時布上德意而總制于斯者為兵部侍郎副
都御史劉公源清巡撫于斯者為右僉都御史

韓公邦奇嘗提督學校於斯者為御史周子效
才巡按于斯者為御史李子朝綱分巡于斯者
為周子某先後效力於斯者為知州張雲及董
希曾云

孟姜女集序

秦始皇時有孟姜女者楚地澧人范郎妻也姓
姜氏行一故曰孟姜女云歸三日范郎赴長城
之役姜女恒登臺望歸人澧州有望夫臺其遺

三十五

蹟也望父不歸則製為寒衣躬往送之方望時
臺傍有竹以針刺葉碎細如線今其地竹葉猶
宛如線然其地又有石如鏡州人名曰烈女遺
鏡豈其望夫不歸遂棄柳樨具而不復用耶詩
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並無膏沐誰適為容此
之謂也今二物並存豈天留烈女遺跡以陰騭
舜倫也邪其送寒衣自楚而北經克都澮水漲
而巨濟則手拍南崖而哭澮為之淺而可涉今

平陽侯馬驛南澮河南澮水岨有手跡數十自
古及今岸崩難以數計而其跡不滅亦大與留
遺跡也自是齋衣至城所尋問范郎不見人曰
此人從事力綿而功寡吾大人執而埋之版築
中矣烈女乃望城而哭哭聲震地城一隅為之
墮焉墮所雲霧之中范郎見其像焉烈女即其
處而求骸多不可辨識乃嚙指出血滴骸見指
血滲入其骨不可拭者知其為夫骸遂負之以

三十八

歸蓋由君子濟渡經雕陰而南奔也時夫長白
其事於主將主將命騎追之烈女至宜君山同
官界所登山渴甚痛哭地湧井泉濟其渴焉今
其地名曰哭泉有鋪焉亦以哭泉名其遺跡也
時烈女倦甚不能奔趨而追騎將及忽山峯轉
移遮路若前無還然追者乃撥馬而反於是烈
女之難始脫烈女山是南至同官水灣之所筋
力竭矣知不能返還乃負骸置之西巖石龕之

下坐於其傍遂瞑目而逝逝後同官人重其節
義乃即其遺骸塑雙像而祠之其龕中石隙祠
人致誠以燭燎之則有金釵出見示神異焉古
今詩人過其祠者罔不題詩祠壁贊美然不著
其為何許人或曰即左傳孟子所載杞梁之妻
後人辨其非是是矣然終莫詳所出

皇明嘉靖丙申有澧人副都御史先嘗巡撫延
綏李公如圭者移文同官縣學令堅碑脩祠致

三十九

三十九

祭以裨名教而後烈女蘇末始明然祀事未有
簿正不可常也至嘉靖丁未仲冬知同官縣事
亢令應鴻思勵風化葺脩其祠自備牲醴祀已
仍擬於均徭差內擬僉廟夫一名仍擬於徭內
歲支銀三兩二錢置辦清明及十月一日祀品
乃申呈當道處分時巡撫副都御史謝公蘭巡
按御史徐公祚知西安府事胡公汝輔俱移文
依擬施行夫然後烈女之祀典庶幾悠久爾矣

或曰烈女之行誠不可泯然竹塹為之而綠山
石為之成鏡滄厓著其手跡長城為之前摧山
峯為之轉移遷路不廢為之湧泉無乃好事者
附會之與曰史載石言于晉舞于曲阿飛于曲
陽山出于新豐飛去于巫峽飛來于抗如斯變
異不可勝數今見于方與豈皆附會之與由是
言之烈女之貞心感天地動鬼神變異山川竹
木信非誕妄明矣太史遷者史記志秦漢事荆

合

三十九

軻以刺客游書御通韓嫣以倖倖得書卓氏以
貨殖得書烈女乃遺而不錄後人惑疑此史
遷之失也則夫古今詩人咏嘆其事均有關於
風化胡可泯耶今錄其存者刊而布之四方命
曰姜女集云

送方伯訥齋胡公節鎮榆林軍序

粵若嘉靖庚寅春我北鄙榆林軍閫御史大夫
冢宰乃疏二臣于上其一為訥齋胡公疏畧曰

臣伏見陝西左布政使忠宜興人由茂辰進士
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佐司徒制國用度
支有功陞廣西叅政貳方伯撫除獫獍安疆域
維裕調湖廣救荒活民陞陝西右布政使至今
官內綏八郡士民外歷三邊餉軍有功諸御史
大夫薦二御史薦八肆臣其舉才賢惟 帝時
選時使 帝曰俞忠往欽哉於是錫命使至曰惟
茲榆林我軍東連朔代西接環慶南衛閼輔北
當匈奴惟茲匈奴數弗靖于我鄙震驚我師擾
我耕桑廢我樵牧我民用咨 帝用是簡爾為
御史大夫往鎮茲土倚爾惟長城茲往其善視
我師真我邊鄙毋俾叔虎專美有周往欽哉公
稽首拜命翼日乃就道於是藩城諸君子咸餞
之渭上野人則從而留之曰公宅心寬厚寬穀
敷政寬平宜我士民我士民祈禱茲數年衆心
寔若結罔釋寧無慰哉君子曰母然此我關中

合

三十九

憂寔外虞 皇上特側席任公公宜適往其母
淹我公日加之師旅因之饑饉今時則然矣往
將焉彼為耶君子曰吾聞昔哲人之撫士也使
寒者如燠餒者如飫張空拳者莫知白刃之當
乎前也夫豈犒賞激之哉在誠以感之云耳夫
民愚而神也當為而不為而有所託焉不可罔
也所不當為而已焉人孰尤之哉能為而不為

四十

與為之而無其實不可罔也所不能為而已焉
人孰尤之哉夫然後膏之而勿屯焉昔人剝削
之事無弗辜焉可也餽饘之不足也吾處之急
於饑殍焉不得已而授之值昔人臧仇之事勿
復蹈焉可也人孰尤之哉若是則饑饉吾無患
矣然後誣其烽燧焉夫烽燧而臺昔人非不計
謀而營也有改作者乃空其中以招寇使彼
燬焉我罹其毒者衆矣假使司烽燧者一人

人自上而窺敵八人自下取土而實之日以尺
計則經月而畢使減其人之半則經時而畢而
毒可遠矣夫然後豫以教之有難焉使說以祀
之又律以出之丈人以率之弟子遠之左次以
備之時田禽而執之則外攘內安師中之吉可
獲將晝接蕃錫而赫有輝矣夫師旅又焉足患
耶政曰誠者政之本也公之僚友曰公誠以待
物是故反覆及之公于是謝諸野人而別君子

四十一

曰美哉誠也道其行矣夫吾茲試矣

送方伯秋浦汪公陞湖廣巡撫贊理軍
務序

嘉靖壬辰春季上擢我左方伯貴池汪公為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督理軍務蓋簡任
之也於是吏部咨西內降符驗東內降勅俾適
往行事焉夏四月既望公發西安僚友及西安
人士送者如蟻大司徒劉近山氏少司寇韓野

田氏憲長謝龍渠氏少司馬蘇太乙氏咸在矣
潞水公不能止曰珊無德於藩勞先達公老如
是是芒刺我矣獨近山氏曰公居上教而思臨
事辨而不私臣依而安吏依而靜吾藩若無事
焉如其德如甚德公曰謬云無咍高視則顯矣
無遠焉聽斯遠矣湖廣之任吾懼夫視聽之暇
歸也曰其歸維何曰所臨有君子焉有庶民焉
祿三軍焉力小而任重懼弗勝矣曰君子亦不

四十二

易臨矣乎曰昔黃公躋于斯頃諸公尼于豫于
時良不易也曰公之道用其半斯足已矣曰其
半何如曰恕矣哉公昔由南臺而北乃攬轡而
入關於中丞嘗有合也茲所如遇外臺推吾心
而施之猶加乎其身也孰其睽之哉昔又憲副
河南復分守于茲憲長于浙將右轄于廣東
左轄茲于中丞屢有合也茲所如遇藩臬推吾
心而施之猶加乎其身也孰其睽之哉曰施於

庶民何如曰吾赤子飢而啼吾高梁弗能飽也
寒而號吾狐貉弗能溫也放逸而邪僻吾恬養
弗能安也今民十室而九圉啼而放逸者亦多
矣乃或令繁而微急視之如秦越焉其能定之
哉蓋自吾愛子之心而推之罷諸不急之令無
名之徵深文生事之例一切損之懷之而為其
慈母焉臨之而為其嚴君焉夫放逸之不戢吾
弗信矣於撫民何有曰施於軍務何如曰子弟

四十三

弗恤使蕩析糊口焉手足失養使風濕不仁焉
乃倉卒有患求捍而衛之必不獲矣此析父之
詩所以序於白駒黃鳥之上君子是以知威之
風不可復也何不戒乎故君子愛人自吾家而
推之皆子弟也自吾身而推之皆手足也能無
恤乎哉是故雖言可父之逸可勞之系可強之生
可死之靡不忘乎其初矣於軍務何有行見勞
師之樂作公子且彈冠有矣故曰茲往公之道

用其半斯足已矣又何懼焉公曰斯一貫之道
君子終身行之有弗能盡者予敢當之哉思曰
孜孜而已於是辭行至西別

鮑公情撫雲貴督師平蠻序

嘉靖己酉庚戌間蠻侵擾郡邑雲貴撫臣屢綏
之討之未之帖也辛亥歲歲傷長史上震怒
咎撫臣以綏戎西上副都御史鮑公在代之時
公如朔方防胡偶簡命下即旋祐南邁於是西

四十四

四十四

人咸垂涕送公三原人曰公昔督憲我七嘗以
公得民以明得民茲保釐又以寬得民以簡得
民以惠得民今兼戎而督師下南蠻知平矣如
吾民何或曰伊蠻繁瓠種也其帥曰精大昔唐
虞盛時弗克遵化要質之而已命曰要服要商
中葉漸為邊患周宣中興命方叔南伐米咸平
王東遷即侵暴自是叛服無常今公往平不亦
艱耶原人曰公以明公之心施諸寬簡之政也

斯薄而華夷服矣於平是也何有曰蠻有種心
非其主則吹之雖聖人不知尊也服之不亦艱
耶曰昔秦置黔中之郡郡此蠻也漢收郡為武
陵收資賦焉賦此蠻也威力亦足以制之况於
德耶公宣雷霆之威以臨之彼雖頑如大豕將
蘇蘇而入于牢豈不遑寧矣何艱之有曰蠻有
溪洞如蛟虎洲穴攻則沒而深匿捨即出而噬
人驟討之恐師老而未易襄也曰神守設而龍
制由鹿媒而群獲故漢時武陵諸蠻之叛用零
陽工里精夫破降之漢中諸蠻之叛募充中精夫
破降之漢中諸蠻之叛募五里六亭之蠻破散
之吾以蠻攻蠻得其淵與穴矣何師老之有曰
蠻亦可用耶曰板楯之蠻武王嘗用以伐紂漢
高亦以為先鋒而定秦故伐紂之歌也淪之
其人習焉故東漢郡守恒率以征伐焉鮑李
諸人皆倚以立功吾用之正神守鹿山之

四十五

四十五

曰靖之何如曰撫我則后虐我則僇雖吾民亦然而况於蠻乎亦在撫之而已昔程包平蠻方畧有曰長吏鄉亭賦歛繁重莫可告訴以致叛戾彼非有僭逆不軌之心也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之矣時用太守曹誦宣詔即皆降伏公茲往蓋自反曰吾郡守錢徃重與政刑失與武備闕與不然蠻何以至此乃文告以威之連籌陳師以降之服則用郡守布德政以安之此靖

四十六

之方也公記室聞之白公公笑曰此正予之心也原人其善於予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原人之謂也予請試之遂行

送王南臯榮轉留都操江之任序

中丞南臯王公來撫我西土三年於是江洋有戎上曰匪卿克封其誰何乃勅公往操江而靖焉是日公伯氏耆至曰吾定與父老云伯圻舉乙丑進士歷官二十年至副都御史讓而弗

居乃遲十年而得故物也耶又曰吾弟信學而執善道焉然則方言無隱伏與人瓦合而設機則非所長公得書笑曰吾兄辭職焉實懋予將使敦厚靡廷耳時甲午秋公下公升而行關中人士咸走至灞上有攀輿而泣者曰昔驛站法弊諸馬牛頭夫實予疲農無告而供役鬻產及廬繼以子女不支多逃亡轉徙以死公來乃均稅募民以役罷諸徵由是我農人始甦今公輒

四十七

棄而去之殆矣哉願火淹我農人將有請也語未竟復有攀者曰昔潼關有禁羅紵不通我商人寇如鼠如包苴而進或午夜以涓噍諸患也猶不免焉暴于閭閻取于市私稅于局或盡其貨而沒之無聊多丐食流落以死公未乃撤禁通貨革兵將之暴而稅於有司由是我商人始甦今公輒棄而去之殆矣哉願火淹我商人將有請也語未竟復有攀者曰昔蔽塞之盜穴山

而居出沒叵測恒戕人礫人毒我三輔我三輔人無貴賤咸俾夜作晝飛屋揚塵無敢寧者公未令縣官率其鄰里屬虞自內而攻之截業遂空有逋者由是吾三輔人民始安今公輕棄而去之殆矣哉願以濟我人民將成有請也語未竟復有攀者未語而泣公悽然淚下大夫杖者前曰止若無用公公義張而仁地恩威並行而弗背也豈唯若屬而然哉凡厥群工多士庶吏

四十八

庶胥有激有揚有勸有懲咸被厥澤思并力攀公顧上命義不可宿唯若屬而然哉茲往江洋盜平爵言三錫我西北長城適宜借公公尚書而來殺我中夏若屬其望應自東仰以迎可也公改容哂而謂曰諸公欲總制我耶吾見諸公及諸士民良不厭予吾會且未矣今茲江洋之政未之信也其何以啓我大夫曰離婁臨衢而問瞽耶雖然嘗有聞矣夫兵有正奇存乎說人

令有中覆存乎練習夫令必有陽亦必有陰陽虛而明陰實而慘夫訓練戰有期有時有數有謀有旗有幟有砲有鎗有銃有鉞士各有方方各辨色戎裝爛然此陽而明也正也夫洪濤漫波盜賊攸叢渠營村而誤人我亦仆而誤渠或下上而商或往來而漁局度不失而應機定多或阱而發機或餌而舉釣此陰而實也奇也無奇非正無正非奇奇正交作陰陽叵測夫然後我醜靖而戈可止矣或曰吾鎖江而關使駭引而放舟亦一策也大夫曰彼越人而獲引奚別焉吾截江有鎖足以殿邦亦存乎仁義而已矣公曰善於是攀者釋輿扶人盥獻樂及陽關之亂而別

四十九

送寅長蘇門高先生擢山西火方伯之

任序

嘉靖癸巳四月吏部司勳大夫祥符高公蘇門

先生子業有山西藩司大參之擢焉五月上旬
乃啓行及郊多儀者有太常氏光祿氏司務氏
選部氏司封氏司勳氏考功氏都人士咸在考
功氏以上皆天官之屬昔今之賓恭友也都人
士曰夫子天官大夫也乃外操無懼色器難量
矣又曰夫子吾得其文學焉博而莊麗而則吾
求其匹於前聞人不多得也茲往登高而賦於
三晉其有輝矣選部氏曰夫賦咏吾不知吾知

五十一

陞授之事焉夫賢者在官猶喬松之於蒿也能
者在職猶利錐之處囊也無弗見者見則吾有
司行事焉夫子勉諸吾事其及之司勳氏曰
虎豹之文所以別犬羊也鳳鳥之彩所以別鸞
鷕也故君子有散銜之加焉所以別小人也其
等絢燦然文彩昭矣勸道備矣茲彼司也以吾
屬之陋而步其塵其能忘文彩矣不然有非所
可幾者是在吾子司封氏曰夫孝忠之所由

生也忠者孝之所由全也故大孝必忠于其君
大忠必榮及其親故封與贈與有榮及二代者
焉有榮及三代者焉文彩而已耶孝子之心於
是殫矣夫是典也吾屬與有司焉夫子勉諸典
其及之矣考功氏曰是豈徒哉在立功焉耳功
成而考而最焉語陞授可弗求而得也語散銜
可弗求而得也語榮親以及其三代焉可弗求
而得也茲吾儕之攸司亦昔夫子之事也可忘

五十二

所事耶司務氏曰若是則夫子于冢宰相為儀
愚其擯之矣後堂其所也光祿氏曰若是則關
左有白器之設有祇待之燕
天子其將命我我其語諸大官之屬而供事矣
太常氏曰若是則瞻望隆馬東夷其知之也西
戎其知之也南蠻北狄其知之也其有語言
館人能譯之吾將使譯以語夫人矣萬子拜曰
諸君子望我厚矣叔嗣雖不敏敢不自強以副

所望哉於是太常氏而下咸酌膳獻賓賓亦辭
主人至都人士而別

送上川洪先生致政還歛序

癸巳之夏五月大夫上川洪先生致政于宗伯
買舟而還歛維時都下親舊咸郊送之有司寇
氏曰於承志言歸于微無業牘之勞朝祭之微
中其寬矣得無山水之樂矣乎上川子曰伊無
似守有先人之遺廬在焉以言其廬則北有七

五十二

峰南有月山碧岑左盤蒼岩右繞或當牕疊翠
或排闥送青或黛色臨軒或嵐光入室或啣日
吐月或棲霞卧雲呈奇獻秀狀難具述西岩之
下乃多青真石室前人謂之仙府洞天東岑之
麓乃有綠波環繞昔賢名為金山蓬島其中則
有洪源之水自岩而來東過月山又東抱岑而
逝北峯前村居之隅則有修竹萬竿其間嘗
編草為亭名曰君子復有喬松千株其下嘗

茅為菴扁曰大夫伊斯歸也蓋將釣於斯燕於
斯浴於斯風於斯咏歌於斯以終此生矣司寇
氏曰吾子菴樂有五加以三孝良無愧矣倘以
切磋之詩日三復焉則山川之美豈特足耶他
餞者曰三孝何如曰夫子恭清公之嗣也夫公
之舉人所知也夫子述之乃維肖故較藝於鄉
銓試于部賓興弗能釋焉還首弗能釋焉學不
辱先非孝而何夫公之政人所知也夫子述之

五十三

乃維肖故授以宗伯司務晉輔冢宰又晉為宗
伯副即當事祠祭又晉為大夫佩印精膳罔不
攸宜維時刻廟多祀陵寢有告四夷使臣有勞
有燕有賞夫子董之悉當上心政不辱先非
孝而何夫公之行人所知也夫子述之乃維肖
故夙夜在公知有公事不知有他故日與文選
考功氏起人無諠焉日與驗封稽勲氏處人無
議焉日贊冢宰少宰宗伯行事人無議焉

辱先非孝而何曰三孝備矣又何加焉曰夫孝道之本也德之至也豈易言耶故古之慕孝也非孝也曾子可也非至也大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斯人子之道為無憾焉耳夫三不辱先夫子之孝也由是蹶蹶不盡而曰勉焉則德崇道大而不自知矣其去夫無憾之道寧不庶幾矣乎夫然後寫情于山水之間斯所如而獲令名天下後世將有思其人而不見緒之而為者

五十四

者矣夫華野傳巖尚矣其次若嚴灘商山民至于今丹青之麒麟凌煙未必若是其顯也可不懋耶曰夫去位之人亦可以政言耶曰孔子非去位者耶曰施於有政是亦為政蓋在朝在野地雖不同政則一耳故鄭範垂於浦江呂約行於關中其至也則孔子之政於禮而知之百三不得而班焉非去位者耶於是太常氏而下皆曰然上川子曰唯唯乃受諸餞而飲醉而別

奉壽周府左長史加授三品服色杞庭王翁及諸封鄩宜人也來偕壽序

癸巳秋鴻臚序班耀州領生復于愚曰京師有完人馬子聞之乎愚曰夫馬子之人其朴未散也完嘗聞之矣他則未聞也完者曰子不見守貴之堂尊之翁之為完者乎愚曰是余同年鴻臚太卿王君汝立之翁也愚嘗登堂而拜之矣何如曰翁孤依于母氏食貧而學集蓼茹

五十五

荼屢困而踣也乃卒曳匄而立業焉卒登己酉鄉舉丙辰進士以成功名非完而何曰夫科第則完矣願聞其他曰翁初相壽王長史繼事周王先後在公三十餘年撫按之吏劾也吏部未之或然也釋褐而出乃畫錦而歸猶自璧之無瑕也非完而何曰夫官則完矣願聞其他曰翁事壽王朝夕懇諫王深嘉納乃好賢樂善有西京獻王之風及事周王王方幼冲翁輔以輔

讀王乃懋學令德以成人稱忠焉壽府私人或以賄敗事聞於朝究詰其事翁獨無坐人稱周之甫田侵損於民事聞於朝命釐疆界翁在其事無陂不平人稱公焉比于解組鮮或玷缺非完而何曰是謂行完行者人之寶也實乃完矣夫又何求曰翁事壽王王甚宜之去而之周王心未寧問遺不絕逮事周王王又宜之翁而之田王心未寧問遺有加君臣相與有始有卒無

○

五

或問也非完而何曰忠貞在臣合否在君君臣相遇庶合無間是完福也曰翁之仕也三命受服及于三品善養有祿褒榮有典有贈有封先則光矣訓子若孫或為國卿或為邦彥俊秀滿前後則裕矣是殆亦完福也與曰福止是耶曰翁之少也鄉黨親相交相與焉今謝政而歸親則猶夫初也相亦猶夫初也翁曰與之奕甚飲酒遨遊咏歌益加密焉况翁及夫人並年踰七

褻偕老如願童顏鶴髮胥宇高堂斑斕滿目其樂無疆是殆亦完福也與曰完德在人完福在天人苟完矣而天或不應是故顏貧而天曾老而鰥希文孤而祿君實獨而歿福皆未之完也翁獨脩乎人而應乎天若種而收若呼而應無或失焉信完矣夫然以予揆之翁之心猶未然也曰何如曰夫翁膝下之彥不見在朝者乎在庠者乎夫朝有職焉庠有業焉職脩斯慰苟替

○

五十七

焉不甚則悔甚則尤翁之心從而缺也業脩斯慰苟替焉不甚則耻甚則辱翁之心從而缺也夫是之謂未然生明日升堂以告太卿太卿曰是道中之責也生識之及冬十二月當翁誕辰太卿率諸弟子偕親賓稱壽遂使生揚觶翁廬胡而呼曰道中今而後其母廢斯觴矣夫

送平陽推守劉西塘收績序

平陽西塘劉先生者洛陽人也嘉靖庚戌廬傳

進士已拜平陽府推官歲乙卯脩政殫厥心三
載餘矣當北征政績裝以行太守肯堂王公率
僚屬及在官士庶人薦之賦九澂之音章及三
章先生曰公以繡服厚望贊期弗歸也贊志不
及是惟冀復歸就德輝發勝贖下太守曰予見
察院改君上上語矣曰天下國家之事無不經
理焉是語所學也曰立身行己之道無所愧怍
焉是語厥行也是政之本也又曰推讞則冤滯



五十八

雪馬稽查則積敝清焉又曰攝政則民安而士
悅焉佐政則上嘉而下從焉是語政之善也是
皆載于公牘達于部矣院矣又聞喜沈令維藩
安邑李令瑜曰君平巨盜而諸邑安又立法互
察而莠民絕民將肖像構祠以報德焉茲路有
口碑亦將傳於京矣今 朝需風憲甚急彼當
路以人事 上乃不君之推而誰推哉先生曰
贊志不及是唯歸復是望茲遠達未知德行其

以教我太守曰吾見君驄在御矣裝帶箱矣茲
往入烏臺其益殫乃心衮衣有闕蓋思補之

當佇咨謨蓋啓沃之揀陰無他蓋贊任之或撓
不支蓋贊易之舟楫岸蟻盡急枕之壁玉清蠅
盍即滌之野有遺賢盡思進之朝有倖位盡思
退之田有良苗盡培溉之田中有莠盡耨薅之
夷狄肆患進將平之揚墨塞金公言距之道行
明光盍晦處之位陟崇高盍謙下之此室恭之
情拳石于喬岳之巔也月其懋之哉先生曰此
君子之用也贊也體之則無如之何乃賦杖杜
太守曰察院不云乎君體具而用周矣臨事其
毋讓乃賦裳裳者華之卒章遂洗爵三酹之比
醉也諸寅嗣獻之旅醅既乃別

興平北塢劉侯如京考績序

嘉靖庚戌秋曹人北塢劉侯尹興平三年矣於
是取公牘辭神及人將赴考功部焉興平人士

咸鏡中侯曰賢竊祿於斯久矣乃無功考焉耻也父老曰吾邑有征役不易均有里甲歛如箕有主文弄法于官有在官廩人積年而墮人諸弊作民日削而亡矣侯至而陳於長得因革焉於是而大均我徯揣厚薄察煩簡以斟以酌務挈矩焉究諸冗費而裁蓋歲省千金以上往年里甲口支之外又有總吏四人名曰鄉頭半月一易蓋歲費四百餘金外是又有祠祭飲

六十

燕之額凡費一百七十餘金侯皆革之而有穀處焉由是吾民之亡者集矣是非功耶至如民有爭訟以中正判之失孝友者刑使孝友而止失親睦者刑使親睦而止有不刑而發蒙者民遵教焉是非功耶其有贖刑之金即登簿附卷上下秋毫無得而私以是節財是非功耶諸生之師曰侯下車興學造士取氣節重德行不屑於文藝其有辭氣畔于道者必法言以諭之

脩正之士則遇以殊禮重休奉之復焉有婚喪不能舉者必為之助給行者必賁有歸而不能至者聞即使人迎歸之士由是勸懲者衆是非功耶御史吉氏曰來獻門吾侯門絕苞苴諸刑之贖雖片紙斗粟不私常祿之外食邑之水而已此其廉也民有過失而麗于刑者恒誨而宥之若赤子匍匐入井而怵惕以拯焉其故者則否築城鑿池高險堅深如吾藩城然使民必以

六十一

農隙復節愛其力三役而三休焉其粗庸及犯刑人唯揭名于門令自至四境之內無一叫囂而隳突者此其仁也侯雖不私親遠不遺賢心如鑑衡物來煩應有所聽理訖富訖戚此其公也凡民之事以身勞之暑不張蓋夜嘗繼日此其勤也是非功耶司訓姜氏曰昔西山真氏以廉仁公勤為官箴其先得侯之心與侯笑曰有是哉諸君譽之過也從吾遊者李生張生以其

事曰予曰侯行如考功考最之矣然考功予昔承乏而視篆焉見夫述職而至者較其績而品之其等三其日九點然於是真焉其有趾斯壯而履無錯者則以大行而期之蓋日向道之心篤于祿之念泯也非任重而道遠者不及此故於所真之外尤加重焉是故真而有行一行諸選部而晉以右職一行諸封部而封厥父母有上封三代而下蔭子若孫者此考最者然也

六十一

否則茲二典弗與二生歸以白侯侯曰先生命我矣此亦賢之志也遂別袂以行

涼泉詩卷序

史習子問守令之道曰嚴以集事道與君子曰赤子匍匐而入於井出從而撻之嚴父不為也曰弛刑以得民道與曰赤子以刃而加諸人怡然而視之慈母不為也故嚴刑斯事集事集斯民散是握苗而求獲也弛刑斯民玩民玩斯事

廢是操刀而自割也是以君子弗屑焉市鬻曰小不事乎大不智而不可行也大不事乎小不仁而不可行也夫難保而易失者位也致患則存致恭則固可不務乎君子曰恭德之聚也惠德之施也恭惠幾矣務則不可故務惠則私務恭則詭詭則徇欲私則背理背理徇欲夫奚不至焉是弋心之所生也是故太甚弋財其次弋用其次弋位其次弋名其次弋功亦幾矣然非道德者所屑為也夫弋不自勝必繁有媒媒各有弋是故弋上則奪弋下則殘前覆後軌敗弗饜矣華林逸人曰自吾之有聞知閱人也今老矣吾得吾趨守焉自吾守之來吾郡也吾見其事上以恭而有禮焉臨下以惠而不私焉嚴而不迫寬而以制其庶幾道德之亡乎於吾民有父之尊焉有母之親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其吾守之謂乎涼泉陳人曰始吾守之

六十二

至也吾見其以智數則不能以深文苛法則不能以弋財弋用則不能以毀淫祠而興夫校也攻乎異端者且病焉吾知其績之弗易立也今六事之舉則然矣故昔歲而瑞麥生焉再青而嘉禾生焉其循理而行不求人知而天且知之者與向夕之夜有驚覺而過我者歌君事焉予援瑟而寫之中律呂也明日有和之者予次而存之為若干什云

卷六

六十四

送司訓趙先生歸新都序

嘉靖乙卯新都趙先生以經學訓我三原者二年矣其監司則宜于上其同寅則宜于中其諸生則宜于下詩曰無惡射時則然矣春三月忽浩然有歸志古語曰解組誰逼先生有焉于時諸生固留之不可僚友固留之不可吾原鄉大夫固留之亦不可於是余導之于南郊棧之司先生茲歸無乃以居蠱之外理亂不聞龍辱

不加也耶曰然錢者曰春深霜雪深震雷天道則有變異人情則多翻覆母曰吾以老歸人所老也然遇不爾老者則道窮母曰吾以賢歸人所賢也然遇不爾賢者則道窮母曰吾居林之下內省不咎邦之大夫不非可以遠恥辱也然頑諛興焉孔子有武叔之毀孟子有臧倉之譏曾子誣以殺人申生信以毒父是故夜光之璧可棄于蒼蠅喬木之室可視為土芥有當世

卷六

六十五

不明終古不明者誰其白之哉巫山原不奔于襄王太華原不私于陳生織女原不嫁于牽牛誰其白之哉是故孔子不安于魯乃之齊之衛之匡之宗之陳蔡為東西南北之人焉然沮於晏嬰畏于桓魋欲殺于宋絕粮于陳蔡者七日幾不能生所合志者惟一蘧伯玉耳夫孔子非可惡射之人然尚多無妄之辱如此况夫晚學後人欲安居而免辱其然哉先生斯歸盡慎

之慎之先生曰慎則既聞命矣某敢請益於是
杖人賦燕之首章先生凄然曰子戀杖屨實亦
不忍釋也乃賦雉之三章及亂先生曰蜀雖
遠予將有魚鴈之音焉若夫德行則不敢不勉
乃賦考槃之首章先生曰淵則繁矣懼無蘊不
自寬耳乃賦十畝先生曰閑世我所欲也恐履
弗遂將日憇焉乃賦鴈鳩之亂先生曰表正國
人誠夙志焉患力不足耳於是餞者以序壽賓

李六

至胥醉而別

平野遺思卷序

予少時與玉坡張子遊平川先生之門見平野
君問謁乃翁憲長公於靖菴見平野君問侍先
師王端毅公于石渠見平野君蓋平野君於端
毅公為內姪於靖菴公為從弟於吾師平川先
生為內兄於吾友玉坡子為再從父也友予予
蓋仰見平野君而致敬焉平野君亦以師友故

誤知予而禮貌之也當時平野君每春秋佳時
與客遨遊或舉白於紅芳之間或手談於綠蔭
之下此外恬然若無所營也心竊慕之然方致
力于所業末之能及也余東隣王氏已卜而力
穡早作而夜輟南隣馬氏八十而為閭冬蠶而
夏汲予憫焉曰胡不平野君皆曰予不暇予亦
不知所謂後平野君歿取其志而讀之見吾師
語其居家之理之善予於是始知平野君之自
適非偶然也后數年吾鄉有萬金之子二人焉
其策肥而衣輕僕御而遊吾所見也然三年而
亡其所御五年而亡其所策七年而忘其所衣
十年而幾乎焉也問之則皆荒於遊而無所營
焉予於是始知平野君之自適非偶然也彼二
老者所為莫之代焉信不暇矣方平野君在時
其所事君不知而裕焉其所育君不知而裕焉
其所任君不知而裕焉夫豈誠無所用心者哉

六十七

夫既然矣由是而紅芳綠蔭焉夫奚不可浴沂
之志孔子取之予於是益知平野君之賢而善
自適也今吾鄉之芳蔭具存惜平野君逸矣
爾君子有善自適者不亦善乎不亦善乎

送武子歸鄉序

歲舍辛酉日在昂武子將歸自金陵多士愛弗
思損越孱集于江之濱此川酒爵行客賦薰蕕
武子遂巡拜曰感無以堪此賦陟岵武子拜曰

六十八

茲威之所以不遑處也吾子重有貺敢不拜
賦十畝武子曰威之願也敢不祗需遂賦庶
杖者曰美矣忘哉敢不敬答遂再賦小宛之
武子曰威有逸癖義在遠郵與我秋龐矣
藉刈蕪加毅懼沉越罔克服誨于今誨曰
栗栗小心維時罔喻其為周行古之人有言曰
為高固丘陵茲慮微威之丘陵恐無庸發
韓覆前杖者曰嗚哉昔堯舜暨禹皋陶稷契

伊傳周召罔不原小心克對上帝原小心作元
祀故不敢侮于鰥寡失于臣妾暨厥後王逸罔
克小心時庸墜無疆之丕緒自時後人滋逸罔
克小心祇自速辜爾庸易厥子姓時自速辜
厥臧獲時自速辜爾庸易厥子姓時自速辜
惟弗用謂辜斯允懼辜罔逸又焉往非木豎谷
且冰哉武子謝不敏杖者曰毋懋哉

壽誥封許恭人七旬序

六十九

曲沃許恭人者應天府永沸泉先生配少泉桂
史母也少泉子倅謂理曰承華母恭人今年七
十撰矣茲四月十有四日屬母誕辰敢求壽之
道焉又曰母恭人事王父王母善後志以養相
家君學及仕入孝出忠訓承華兄弟子孫以祖
父之道華未之能由也母劬勞甚矣敢求壽之
道焉愚曰理耄矣其何知無已其遵母訓率莊
簡公之忠矣乎倅曰忠矣又何加焉曰無已其

遵母訓率由沸泉公之孝子曰忠孝何如曰莊
簡之事君也隨寓陳力思不出位見幾而作好
爵辭弗慶夫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公
實有焉彼武安君陰騭功蓋一世止道不知弗
若公之完也夫恭人之望不在是耶沸泉之事
親也體心以盡其忠步武以顯于世則于妻子
至于兄弟夫子曰立身行道揚名顯親沸泉有
焉彼吳起溫嶠雖功成名遂而作非其道未若

七十

公之完也夫恭人所望不在是耶柱史誠由是
絕厥祖武其受命而出與則率由莊簡公之忠
如夫子之訓無外慕焉誠由是踐厥先猷其將
諗而歸與則率由沸泉公之孝如夫子之訓母
自盡焉斯忠為精忠孝為大孝顯揚有終旋吉
必矣誠如是恭人斯心慰而色康福壽其可量
耶是在杜史四月幾望壽筵斯張是日也恭人
視諸柱史兄弟及孫曾五十餘人縉紳生員祿

養者半皆緋袍藍衣分行成列獻爵捧羞膝下
笑而撫之嗟皆耄妣暨兩人積善所獲不亦樂
耶不亦樂耶諸賢恭人耽樂如是盍亦脩諸完
道以慰其心哉倅聞請筆之蹟愚于是手書

送立齋張子擢留都戶曹正郎之任序

立齋張子之留都也吏部司務氏陳子王子
問曰夫張子不寶金玉而寶善言乃深有望於
子之言也盡語諸理曰其孝乎曰張子定遠之

七十

彥也其王父舉進士無祿封君大人舉進士無
祿而有後之人弗瞑目焉張子乃嗣服故
選舉干鄉而先志慰焉厥後迎母氏于宦所承
顏而養之鄉黨有稱人子曰孝是則張子爾矣
敢問孝矣又何加焉曰其友乎曰皓亘聞諸張
子曰國紀國維兄弟之孤也思庭訓在耳展濯
而學故幸而均成名焉乃翁和而養其政若事
亦講而行之猶夫學也茲皆鴻漸而南將鴈行

而承顏仕學而麗澤其樂孺又何可言夫子曰
友是則張子爾矣敢問友矣又何加焉曰忠矣
我曰夫張子筮仕兵部為司務夙夜在公乃後
調吏部夙夜在公乃擢武選員外大夫夙夜在
公乃今擢南都戶曹大夫乃入將國不在公夫
子曰忠是則張子爾矣敢問忠矣又何加焉曰
一以貫之耳曰一貫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天也
張子幾與曰天人之殊在安勉焉耳夫孝道之

七十三

原也故兄弟弗友友而弗至非孝也事君弗忠
忠而弗至非孝也孝斯至矣乃遂賦小宛之四
章曰何如曰焉有兄弟不友而不忝於父母者
乎信哉友也其孝矣夫乃賦常棣曰何如曰孔
子讀是詩矣曰父母其順矣乎夫父母不徒順
也信哉友也其孝矣夫乃遂賦采芣之四章曰
何如曰左右率從其道之行與蓋其忠有以先
之也夫事君而殿邦忠孰加焉觀其有不順者

乎孝矣哉乃賦采芣之四章曰何如曰采芣君子
心矣宜稼穡之望之也其即所謂優游者乎夫
然後不怠也其馬觀其有不順者乎孝矣哉
明日二子語張子曰夫慈田子之言非無
稽也望稼穡之望之也其即所謂優游者乎夫
所望哉

送大司馬梧山李公馳驛榮歸序

嘉靖初梧山李公受知於上由少司徒而陞大

七十三

司空大司馬者七年矣乃上疏乞骸骨馬不報
三疏乞之亦不報乃引疾堅卧四疏乞之
上重違公意特賜名馬置日公皇闕謝恩已
遂辭諸僚友馳驛以歸適恩詔也於是中府
魏公南和伯及諸縉紳咸校諸江潯有縉紳曰
聞公在昔逆瑾用事日氣官於家嘗就屋而於
稱貸而食及起而為憲則猶寒素也今解組而
歸為子孫計得無不足乎公曰吾不為子孫計

也南和伯曰予聞公昔在刑曹直道而行也權
貴內仇而謫判湖岳夷酋外仇而替伺火攻非
絳袍神見公灰燼矣粵若綰章于隨而南寇盪
平贊憲于秦而西戎伏肆備兵山東鼠盜屏
跡提憲滇南洞蠻授節都臺所至饑饉生全及
晉陟司空則竭盡力簡授司馬則留務殫心
凡厥樹勳之秋皆其兢惕之地也今乃釋重負
矣徜徉於山水之隈放情於詩酒之間黜陟不

七十四

加理亂不關知公樂也公曰雖然予請益焉魏
公曰予聞古之大臣居朝廷則心在于閭閻處
畎畝則心在于廟堂故卿大夫致仕為國老為
鄉老天子于朝有存問祝養之典大夫于鄉有
就謀僎燕之禮而大臣者雖退居草野乃心固
不在王室也故朝衣朝冠吉月而朝猶夫立朝
時也立訓立範垂示后裔猶夫輔政時也表正
鄉閭補裨風教猶夫在公時也信若是也公豈

湏臾而忘 朝廷哉公曰魏公望我學矣教我
至矣予服膺而西也於是拜受魏公解飲又歷
受諸僚友解飲遂受几坐盡歡而別

贈李寵發解陝西序

涇陽李寵因兄宗而侍予予授以從兄之道焉
久之駸駸乎猶夫兄也予復授以親友之道焉
久之駸駸乎猶夫友也予復授以尚賢之道焉
久之駸駸乎猶夫賢也予曰寵其不畔矣夫他

七十五

日提學大夫見之曰美哉茲其賓興矣乎吾不
復課爾矣既而寵三往而三弗過焉蓋歷十年
而後錄于有司冠多士焉於是諸宗咸喜其諸
父詎曰吾宗商有之賈有之農圃有之掾而達
者有之乃學而有成者自寵始吾宗光矣吾邑
自趙公翟公後經元有之進士有之舉者多矣
未有發解繼二公者今亦自寵始吾邑光矣寵
於夫子之道不辱夫子寧不喜耶其何以敬寵

予曰予一喜而一懼焉曰夫子所謂懼者何也
曰盛名之下衆目所歸夫衆目所歸豈易處耶
今而後以寵之才使加勉焉日有所進進諸宗
伯冠多士焉進諸大庭冠多士焉吾知難處益
甚是皆在我而不在人衆目所歸而已哉故自
高者危自滿者虧自是者非自明者夷皆名之
招也不期而來也可不懼哉故陳人居此狼狽
而失常者斯多矣於戲天下後世之事繫吾身

七十六

者科名而已哉故高才高科君子得之為不幸
焉可不懼耶故君子不以外而動其中不以震
而喪其真夫名者實之寶也猶夫皮之毛也名
由實而得實緣名而喪旃將焉用之哉傳曰皮
之不存毛將焉附此之謂也孔子曰以約失之
者鮮矣又曰謙德之柄也易曰素履往無咎寵
其三復斯言可也三復斯言可也

贈侍御宋子考績獲勅命序

歲己卯西岩宋子還自新陵簡于家宰家宰乃

復于帝曰御史臣廷佐昔時簡命數天之

子晉于越國不祇若越茲三載肆臣庸列乃

數用聞厥黜陟惟明明后帝曰御史朕嘉爾

錫命攸宜爾濟矣無庸顯親惟爾躬逮爾

其借命茲御史謝受命冀日臻集御史賀羹薦

華州東子進曰郊聞人口世嚴惟御史余惟御

史上下是正匪端本其行執惟公敏哲肅艾邁

七十七

越有衆昔在井疆相厥細民惡衣惡言若蒙不

潔爾躬弗滌民用攸威晦若茲矧厥明哉諺曰

奠爾基母虞爾壠豐爾本母恤爾末公悅若茲

敢登茲康爵用懋享宋子受爵曰佐敢當是哉

已鄙杜王子進曰峯間諸人口世遠惟御史厥

有敵為中外同尼予惟曰有資否其行哉惟公

敏而嗜學如食川博識多聞積中資深為疏若

若決沛川若津而望若新而指茲公攸遠川

休敢登茲康爵用懋享宗子受爵曰左敢當是
我巳武功楊子進曰中間諸政在知務得用秦
功失用罔功故萬務畢陳君子時擇焉是故君
子不重以肩輿不小以官大故內以正君外以
正官卿乃心力視厥攸居茲御史已惟公自外
而內冢宰曰得體寔謗我秉遺戒典則匪知務
若時我敢登茲康爵用懋享宗子受爵曰左敢
當是哉於是理亦降洗并酌祝曰惟昔公大理

七十八

考公暨公端毅舅公弼我列聖咸丕有令績令
聞其在關中曰二老其在四方曰惟帝敵臣念
惟我明後人念昔獻臣有攸頌實莫敢後我二
公公共勗我理敢敬用茲康爵乞休享俾天下
曰有父有子有舅有甥由茲爵於是宋子受爵
進進端時乃考公舅公退退末飲

送東鳩子序

河以北稱任丘邊氏邊氏之仕者數十人其顯

于時者五世矣郡大夫曰予入其里過其門而
不識信哉其是稱也邊氏之良稱季子馬季子
政事視司徒孟氏兄弟也文學視太史仲氏兄
弟也故邊氏之良稱季子馬季子為東鳩子東
鳩子初為司徒氏贊冢宰冢宰之門四海之內
百官之衆咸受事述事焉東鳩子為正其儀達
其政焉俞受于上敷施于下無弗辦焉已為主
客氏贊宗伯宗伯有寺人之照市有諸夷之取

七十九

事時黜夷入侍寺人傳憲召對不時宗伯病焉
東鳩子為治之為便便於朝明明於公於是宗
伯仗焉而日用休矣東鳩子乃為山東憲俞氏
蓋冢宰之門之友以諫病未之能贈也病間司
務氏乃微贈焉考功氏曰夫憲俞氏者分巡之
官也分守之監也天下之要官也曰何如曰國
之本在民民之安危在守令守令之賢否在守
監故守監賢則所取如其人其不賢則所取如

其人語其上有憲大夫焉有藩伯大夫焉二大夫之車不出境有都御史焉有御史焉二史之去取資守監有家宰焉家宰之去取資二史故曰守監天下之要官也曰其道何如曰於守令之賢者任之尤者予之舉之有誣焉備之其未然者教之甚則讓之去之有遺焉索之我毋與其政焉可也曰賢否焉攸定邪曰維天生民降若形性育之教之命曰相天是謂政本不可緩

八十

也吾履其地而察之周于民而詢之其所居在是所行在是所曰孜孜在是績又明明在是他未善取之可也若所居非是所行非是所曰孜孜非是績又責責非是他有善勿取可也夫是之謂良守監否則亦具監焉已矣東塢子出於儉素人不易識之門蓋不徒於伯氏為有觀也故語諸政事則良語諸文學則良語諸為司務氏則良語諸為主客氏則良於戲非有本能如

是乎今去我而東矣由是而占之則其為良守監也信矣信矣

八十一

谿田文集卷之三

記

六泉書院記

出肇昌城東之南面坎而臨流有書院焉曰六泉者以地之名泉名也然田馬氏見其苗而嘆曰美哉規也作者之意其深矣哉按昌書院前有二門以表馬左以表街曰振民右以表坊曰賦物蓋謂風化盡矣治之不可以求也必振

卷

八十三

民焉蓋振民則體山風之象建學立師鼓舞吹噓而欲藏枯槁者無弗敷采之矣振民又不可以狹小為也必賦物焉蓋賦物則體洪鈞之德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含生稟氣者無弗曲成之矣此教學之大端也由二表之間涉橋踰流而南是為書院外門一曰涵育蓋謂君子之設科也如海斯涵如泰斯育無清濁無小大無高下苟自進而至者無弗容焉示教不擇人而施

有如是耳由涵育而入二門三門大門一日養正師所由也養正者作聖之功也夫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君子施教體是道焉則被其化者如水從繩如金在範方圓平直無弗如意正可作聖變且化焉氣稟之拘不足論矣此師之所以教也份小門二左曰忠信右曰篤敬弟子之所由也夫忠信誠也篤敬敬也謂再三而瀆怠肆而情皆自絕之流不足與進是故以誠敬為入

卷

八十三

門蓋篤信好學尊道敬業夫然後造詣莫量此弟子之所以學也由養正而升為堂一為問五曰精義者蓋示學者以明道而為先也明道不外于格致精義而入神則格致之功至無遺憾矣此師之所以教也然格致之功有二曰物理曰人倫是也于物而觀之于人倫而明之以極于明察焉則大舜之知下我無間義其不精矣乎故左齋曰觀物右齋曰明倫是之謂耳此弟

子之所以學也由精義而入爲堂一爲間五曰
安仁者蓋示以明乎道者不可以知者之見而
自畫也必仁以體之開其和而存乎誠由勉而
利至無欲而好無惡而畏中心而安則從心所
欲無適非仁動靜之間皆克舜之道矣此師之
所以教也然入仁之途甚衆其大者有二曰乾
道坤道是也其上者克己而復禮乾道也九二
之德顏子之事也其次者主敬而行恕坤道也

八十四

六二之德仲弓之事也誠能從事於斯則天下
歸仁邦家無怨仁其遠之哉故左齋曰克復右
齋曰敬恕是之謂耳此弟子之所以學也由安
仁而入有池焉蓋有活水自左右亭而來入垣
而謙益于斯者也池上有橋踰橋有樓重簷而
臨池曰靜觀蓋詩于此書于此弦誦于此爲于
此魚于此仰觀俯察于此觀民觀生于此是謂
大觀然非靜則中有所蔽近且小也故曰靜觀

八十五

云耳常以是觀則物皆自得我亦自得上下同
流而無間矣大義精仁安道亦至矣猶靜觀者
何易終未濟之意惟日不足之心也若曰望道
猶未之見耳道已至矣望之而猶若未見大君
子其有休息之時哉蓋仁以自任克己而後已此
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之學師之所以教也由忠
信而入歷觀物而上至精義左榮而入敦德之
門有巷焉列三館以六德名曰知仁曰聖義曰
中和皆坎向如堂爲間爲戶各入爲門垣各一
區以別也由篤敬而入篤行之門巷館亦如之
以六行名曰孝友曰睦姻曰任恤其所向其間
其戶其門垣區別亦如之夫六德體也明道之
所蘊也六行用也體道之所發也蘊而發焉內
外合而體用備矣此弟子之所以學也六德之
後臨流而有亭曰日新所謂左亭者是也爲間
三爲戶一爲門垣如館曰日新者蓋六德既備

而猶日日新焉期大畜也六行之後臨流而亭
亦如之曰時者所謂石亭者是也為間為戶為
門垣亦如之曰時者蓋六行既備而猶時時
省焉期變者也此弟子之所以學也師誠如是
以教弟子誠如是則真儒其不濟濟以出
天下其不尊尊以治者吾弗信矣故曰是書院
之建其規美其作者之意深如是矣始于嘉靖
乙未三月是年秋八月乃落成云



卷六

聖天子設險除器以靖中夏記

聖天子在位乃武乃文恒留心聖學亦無忘邊
備嘗顧我西土奄有三邊乃屢命大臣間府因
原總制邊事續舊服也嘉靖十五年乃簡命
右司空臣劉天和為左司馬兼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總制邊事三月天和至土封事有請
上命設重險以衛內除戎器以備外天和于是
有乾溝乾關諸女牆壕堤之設蓋延寧間原有



卷七

二邊城東枕河西過套地東古城諸城又西過
東勝州紅鹽諸池蓮花諸城駱駝山卯移水至
定遠墩止北袤千二百餘里成化間延綏撫臣
余子俊所脩定遠墩又西過花馬池舊城又西
至橫城堡幾三百里成化間寧夏撫臣徐廷章
所脩走為大邊東枕河起焦家坪西過神木諸
堡又西過榆林城又西過乾溝乾洲至三山饒
陽水堡袤視大邊亦撫臣子俊所脩饒陽起暗
門西過甜水堡過響石溝過徐斌水青冰峴至
靖虜花兒岔西至河止凡千三十里弘治間總
制臣秦紘所脩是為二邊乃後大邊城西橫城
堡側虜數入時聖上在位乃命先總制臣楊
一清西趾河東接大邊築新城凡四十餘里後
大邊內清水至定遠營一帶虜復數入聖上
又命總制臣王瓊南枕乾溝北過定遠又西過
花馬池北又西過清水營北接新邊城築二百

三十餘里後花馬定邊營所地鹹城惡虜復數入 聖上又命總制臣唐龍中改築城四十餘里後乾澗乾溝虜復數入 聖上又命臣天和北起乾溝南過乾澗接二邊築六十餘里總三百里許號新大島城復于橫城至乾溝增葺內外女牆塼復眺築大塼堤各一堤內地給將士樹藝果蔬圃之為險復眺築小塼堤各一定邊一帶復增敵臺及守兵乾溝澗增勞池水窖其

六

十八

山增營盤復脩徐斌水新造為堡據鐵柱梁家諸泉水是謂重險蓋取諸像也 聖天子命之下也大和于是得有輕車強弩諸火器短兵用器之制強弩準周礼夾庑唐大弩法及唐宋強弩神臂及 先朝弩制擇弓人為弩凡三等凡射及三百步殺禽者為上弩及二百四十步殺禽者次之及一百八十步殺禽者又次之一百八十步殺禽者屬射百步以上弓弩二百四十

步殺禽者屬無弓可支火器曰佛朗機曰七眼鎗曰三眼鎗曰旋風砲曰神機箭凡五種凡鎗箭皆易以鉛子利便故也佛朗機者近年

聖上得之南海蠻夷者也外有弩礮項箭內有提砲盛鐵心鉛子數多一發輒貫人馬數重可屢發敢為利便又審的省度巧中如射其迅烈神妙難以具述然造法邊工未諳 上嘗命工部造之以畀諸鎮此中國長技古所未有凡火

七

十九

器之法當者 如迅雷震躬諸兵盡廢短兵則斧鎗刀鈎凡四種用器則檣鏑鹿牌而覆車帳凡數種輕車之為制也其輪隻其足四其前二足行懸而住立前獸面牌一為孔四以安諸火器其傍挨牌左右各一着裙有樞戰則轉前以蔽矢夾輪箱二輪後箱一載戰具用具三牌間連斧鎗刀鈎諸兵六轅二後向一人推之前設橫木二人翼之前挽者一人一車輪推挽者共

十人皆戰士遇敵則四人自內以發火器盡其短兵接則六人舉斧鎗刀鉤突出破敵過泥淖險阻則四人舉以越雨露則帳以覆之凡此皆中國長技虜之所短古雙輪人車服膠用馬一車非百金不行茲輕車一乘約費二金餘凡大車有死地十故善御者用且矢及無藏故敵人善射者獲茲輕車通重一百五十斤唯四人推挽兼舉無險不越凡塗通騎者可進無死地且

六〇

九十九

戰于三牌之內患不及焉故利用優乎大車凡大車載御士持弓矛戰士二敵亦知之唯勇巧者勝勝負決于倉卒未可億而中也茲輕車戰用佛朗機一用七眼三眼鎗各一用旋風砲一用神機箭三十弩二虜勇巧俱廢無兵可支勝負可預決其視一弓一矛戰者利害相遠甚是用戎器蓋取諸萃也凡師出可車為常用步兵千騎兵二千車用火器凡五百強弩一百騎

用佛朗機五三七眼鎗五強弩十餘弓矢翼之計騎用火器凡四百車騎火器凡九百強弩凡六百餘弓矢凡一千五百車騎火器弓弩交發如霆如雷無衆不克無勍之不摧矣是謂之陣蓋取諸師之臨也戎器成發諸三邊將徐教以陣法然倉卒遇敵已可施用前丙申歲冬寧夏將臣巡邊虜萬騎猝薄我危急用車據山口獲免昔甘州有虜數萬轉掠山丹永昌將臣

六〇

九十二

姜夔逐之虜忽大集圍擊用百車為陣火器強弩四發虜傷無算遂疾驅出境丁酉春正月虜數萬夜至寧夏城外味爽將臣王効偶出被圍車進輒解是月定邊有警將臣任傑往禦延綏餉軍僉事臣項瀾單騎常服驅百車從偶遇虜以車禦之我衆無損獲首級四十還秋八月寧塞兵五百遇虜八千圍之騎衝我者五十步衝者四每衝用火器強弩禦之虜死傷無算卒紅

甲虜酋率衆來衝我月機器斃之又斃他馬遂
皆痛哭而遁我兵保全以歸是月虜四萬至乾
溝邊臣帥兵三千用車架女牆發火器強弩擊
之虜人馬斃者無算即遁去其戎器隨用隨效
如此使由是教演神法精熟據所設重險而用
夫何二邊不靖胡虜不攘我華夏不真之足患
哉今戊戌春 聖天子在位一十有七載矣固
原兵備副使臣王邦瑞親見我師以全取勝乃
喟然嘆曰 聖天子制作中國長技前古未有
其神功天威臣邦瑞冒聞之然不可泯也宜告
諸邊臣俾盡立嗣服不忘乃祇託光祿卿臣理
記理是故不辭謹齋沐記之其所造器有可圖
說者附之于下方云

崖我山田廬歌記

清治二水之交有山焉曰崖我其上有唐陵及
佛寺在焉其下延袤數十里則民廬反田也其

九十三

山去秦藩百里而迤正德間有詭於王者曰渭
水之陰涇水之陽有草萊之墟焉辟之而入於
王甫田也又曰金粟之西九嶷之東有草萊之
墟焉辟之而入於王甫田也蓋左右聽之王不
知也然涇渭之潰漢之諸陵實在焉舍是蔑有
弗田者矣金粟九嶷之間唐之諸陵實在焉舍
是蔑有弗田者矣時瑾彬諸逆交訐於內比黨
作惡於外咸指正為邪指非為是天下莫能與
爭也于時我山之僧有罹重法者冀其免也詭
以山而畝王蓋左右聽之王不知也是故指山
陵以為田而人莫敢矯其非則度人度之前封
人封之于後矣指民廬以為田而人莫敢矯其
非則度人度之前封人封之于後矣指民田以
為苑而人莫敢矯其非則度人度之前封人封
之于後矣民為是懼而賂之乃賂諸度人封人
而弗得免焉乃賂諸左右而弗得免焉乃訴諸

九十三

當路者亦弗得免焉雖諸民亦自謂弗得免焉
已矣他日參政畢公至民劉瑞蔣綸率諸田廬
人訴之生員張燿曹尚志率諸田廬士訴之畢
公稽諸圖籍口信如士民言也遂以復於王王
曰參政言是左右曰不然山寺石記有之寺為
吾藩佛堂此左溢也參政曰不然記在是云金
大定九年建寺稽諸石記誣可徵矣左右曰不
然昔吾王建國我聖祖皇帝賜以苑囿固

九十四

此山也參政曰聖祖制律有曰凡帝王陵寢
毋樵毋耕犯者有常刑山有唐陵何可苑也稽
諸律誣可徵矣左右曰昔吾王建國
聖祖皇帝賜以牧地因此山下田也參政曰凡
牧地不稅稅地不收具載圖籍今山下之田無
弗稅焉又何牧也稽諸圖籍誣可徵矣王曰罷
參政言是由是山下之民間之咸祝王曰千歲
而歌曰我民無田維公賜之我民無廬維公

昇之父母生我公則食之蓋又以頌公政也
政名昭字應章山東新城人也後歷官布政使
陞山西都御史

新脩四皓先生廟記

漢逸民四皓先生口東園公夏黃公綺里季角
里先生者故秦博士列國人也秦在列國時獨
務農耕武有先王遺風在治忽者審其樂聲知
將繼周先生彈冠其國典守經籍得非所學在

九十五

是將以經綸也耶及秦用隸斯之徒惡相將隱
去商洛山中鴻冥鳳栖棲之考槃已矣得非陰
長陽消天地閉塞不可以有為也耶先生既去
秦于是廢井田毀學校坑殺儒士焚燒經籍天
下遂大亂於戲先生一去而世變乃如此夫朝
廷一日可無斯人也耶建漢高龍騰網羅人傑
鷹犬虎士以滅秦威項加威海內海內英雄雖
仇依島虞隨所招麾成不寧而來無最後者然

卒有不可屈者天下惟四先生而已蓋先生有
師傳帝王之道而高帝無先學後臣之心故王
佐之賢不可致耳比帝晚年溺愛戚姬欲立所
出趙王如意而廢易太子群臣諍莫能得呂后
用留侯畫計禮聘先生比至遭黜命之變帝使
太子將兵此又一危也賴先生謀猷獲免帝破
布歸疾甚欲必易太子太子乃燕帝四人者從
帝異而詢其姓名大驚謂戚姬曰太子羽翼既

卷七

九十六

成矰繳焉施呂氏真而主矣遂作鴻鵠之歌為
楚声使姬楚舞數闕涕泣而罷由是君心以格
彞倫以明私愛以割國本以定嗚呼山海涸而
益之盈蒼天缺而補之完先生一出豈小補也
耶厥後帝沒太子即位是為惠帝惠帝報先生
德以三公皆不受而去先生既去呂后肆虐卒
鴆殺趙王人疑戚姬遂致惠帝震怒喪志而沒
由是呂氏益橫以陰當陽伴夜作畫煥煥因諸

桑願漢興天下又大亂嗚呼先生一大世變又
如此夫朝廷一日可無所人立耶於戲先生歟
非忘去願弗舍龜也而建侯盡而尚志豫而介
石良匪裂寔言足濟時誠能動物未可以一德
名也厥後君平子真嚴光得先生之良而射隼
之解無徵魯生兩疏合先生之介而康侯之晉
未著其其一出一處合聖人之道而能濟時以
保身者先生之外不多見焉於戲先生其猶龍

卷八

九十七

乎時潛而潛時見而見躍而不亢遊而不淵非
龍而何立謂高帝溺冠嫂罵輕侮儒生並非先
生之流耳使果先生者流見且弗得待而輕侮
之耶于此見當時儒者皆遊說之徒帝之明不
可欺先生之為儒信非作用弗備外貴而內蒙
者矣然先生不可得致則漢之所以不三代者
寧不在是也耶先生事跡人有疑者愚辭之碑
先生曾有廟在商州城西歲久頽廢嘉靖間

撫治商洛火黎平定郝公來謁先生病之爰改
築大垣為磚門葺舊堂而新之又增建新堂一
所復得暇因若干以供祀事夫然後商人及往
來時獻咸知尊禮先生益仰止焉工貽於丙申
冬月迄丁酉仲春落成時贊之者商州守奇嵐
任繼芳也

增脩河東察院記

河東舊有察院創於成化壬辰葺於嘉靖乙酉

合

九十八

增脩之者則今侍御李台山公也公嘉靖甲寅
秋至河東視察院大門損短簷低不堪揭扁病
焉視舍外即面牆障蔽僅可旋馬三藩人以事
至者無容足地病焉欲有為然未之暇也乃以
鹽務為急而日從政焉察鹽法或疎則廣詞博
証備舉之鹽官或勤惰賢否不齊則獎勞之懲
戒之去之鹽商不集則多方招徠之鹽城有穿
逾則增城高四尺重棘以衛之復設保甲畫

夜巡邏南城傍山盜多則充嚴防之備丁不均
有加差多逃亡則按籍別等則派之其買馬貼
軍諸加差俱免之鹽城外有卓刀姚進諸渠潦
水泛溢衝城大為鹽害則疏鑿深廣之於是逃
亡歸鹽丁無正丁之外有餘丁以時用矣商賈
集池鹽流過與淮漸等矣於增料至二百餘
座歲增課銀至七萬餘兩其鹽供陝西河南山
西三藩官民不勝食矣其外抵補山西民糧增
鮮十數萬矣其功效如此公復儲贖刑之粟若
干偶值歲歉即發倉賑不足則五六發倉賑卹
民生全者甚衆河東書院舊以大德六行名號
凡十二號公增以言禮樂四號舊生徒凡四
十人公開校二州十縣髦士共九十四人數之
五日為一講說一月一試每初四十四二十四
則課三場文如鄉試然雖大風大雨大雪不輟
於是諸生競展勉學所造不可量矣諸生樂暇

進曰公前所病者今可有為矣夫公曰諾乃令有司呼當門屋民審之曰屋遷就安矣曰水庸臺隅吾儕小民踴躍頻歲于斯久矣儻官府有大作俾就安宅則非徒斯今安子孫亦立利也

有司以白公乃於城中隙地畀之更以所費補之復以官田予為立業民欣然從已振墻以去障蔽除道以通往來大門易其材增高四尺扁曰察院門南五丈許移植楔樁門一扁曰御史行臺又南二十丈許植大楔樁門一高四丈一尺闊四丈六尺扁曰三藩風紀又南七丈許樹門屏一高三丈闊七丈東西牆建榜房各一十三間房後地東西各四十丈左院一所房三進各三間扁門曰東茶房右院一所房如左扁門曰西茶房以待有事於臺者且止所也察院門東如前門一扁曰激揚西門一扁曰貞肅次激揚右門一扁曰開去鳳麟以表書院前所造就

科田之士次貞肅左門一扁曰一時肅李以表書院公所造就科士也察院門內舊有水藻堂一退思堂一存竹隱梅軒各一見閣樓一觀德閣一井而新之煥如也夫然後出入是門於其堂者肅然而敬心生焉於是連使玉子三接為狀以致伴廷川令予友王子古相為介問記於予予曰台山公前令沛有善政贖刑以穀年饑而蒸民足食掘地得金學脩而諸廢亦興司馬黔菴吳公會撫按疏開于

上上令通行天下永為令式其民則建立生祠歲報祀焉矧茲臨政阜財足國代稅蘇民又賑饑育才悉法所當書可歷沒之哉爰筆其大畧以告後明天台山公名禎字人別號台山江西新昌人也

河東察院辦公所民居及增廣學舍記

解州之東安邑西監運司城居子有攸茅焉河

東巡鹽柱史察院所也其南為條山為鹽池池東西廣袤百二十里遙自條山下瞰如湖如海如堆瓊積雪即此池也伏羲制字時謂之鹽帝舜歌薰時謂阜民財者即此池也故今鹽生必待夫薰風至焉天下產鹽所博矣神農以為藥物療民疾者取此他不與焉此天地風口所生非勞人力煎煮生生無窮取用不竭以故陝西河南山西三省君子小人皆給食焉是故天下

一百二

鹺政有司凡六柱史監臨者四然皆居會城或往來巡察其專厥攸居而所蒞廣遠者唯河東為然凡及瓜入觀則三省佩印大夫及郎官教職皆得而賢否之於職茲任不亦重耶察院舊在市廛民房中凡聽政則市民喧囂或家人婦子嗃嗃嘻嘻於外甚非肅政之所民亦沮如揚如不堪夷也柱史台山李公下車聽政病官混淆今有司咨詢民情便否僉曰衆不安於此久

矣但大作乃上蓋下事耳小民其何能為乃審咨之其情同於是令各給贖地資其用而還之如隋城辦官府民居之制於是政肅民便上下各得所矣察院舊有書院前柱史理憲索西渠張公之所營也河東郡邑發科及第之士多此止焉至是公又博選諸庠髦士卒業於中士視昔三倍焉民歲餓即發倉賑濟境無流殍遇旱即齋沐積誠禱雨檄有司行事如其情斯禱無

一百三

不虞田禾池鹽俱生民歌頌焉舊察院門外僅容旋馬乃廊東西二十五丈南北三十丈餘始東西為榜居各一十三間南設屏高三丈長八丈許次建綽揆門一偏口三藩風紀又次門一仍舊貫而南移之也東西如門各一曰貞肅曰激揚又門二以榜書院第士姓名亦激勵之方也門樓卑而高之左右碑亭二亭後茶房各一以為諸叅者見者止所也書院增廣舊

倍前用皆資諸贖金民无取焉工始於四月二十一日七月終落成於時河東運使王君三接問記中之以致仕延川令王子季鄰簡書理亦食鹽人也故老以言往史名某字某新昌人號曰台山云

陝西河東運司監察鹽政仰山尚公去

思記

嘉靖辛亥仰山尚公莅條山監察河南陝西山

一百四

西鹽政明年壬子害除利興廢舉吏戢民安士彙征公于時攬轡還基明年癸丑冬安邑人蔡議胡諧延川尹王世相書謂理曰仰山公去吾河東久矣人思之弗忘敢託君子記之理曰思狀如何口公清介安節身昭儉德故歲省供應而民從之禁止諸服飾奢僭而民從之故民不至于饑寒思公儉德官吏貪酷頑諛誣罔強姦橫逆皆為民害公乘時考察而黜之受辭訊鞠

而戍之遷放之而良民安故思公治官之德其監乎鹽政也鹽生之日則財詣池所收入而此總理微密防範周至布以恩威故鹽丁子來竭力從事以昭備饑民效勞受犒于役使之中寓賑養之意以故萬億萬死之人活于饑饉之時以至在官牙行店戶秤斗人役御之有道莫不輸誠效力好義終事以故徵十年之逋課數月而完補億萬之邊餉期年而足又疏通鹽法商人報買隨令掣支允驗放濡滯那移需索作奸犯科必刑又斷絕私鹽以除公害商害以故商人思公諸在官廢人思公諸足餉之人思公舉若薰風應惟斯中池阜財此不先不後時也公來之次年仲春之時池偶呈祥蓮花射日堆壁積玉萬頃爛然於是取之不窮用之不盡苟非和德昭格何以臻此此池人商人所以異而公壬子秋月不雨禾苗涸矣公反躬自訟

一百五

額天三日而雨滂沛田野霑足禾乃大熟此
農夫農婦所以感而思公禁諸少年交遊非類
賭博群飲諭以生理導之孝弟而犯上作亂之
事不為德教如是此父老所以思公脩葺書院
遠諸郡邑髦士朋簪講習復進師儒海之給以
筆札豐其館穀入躬臨課試以勸以懲以故壬
子鄉試舉者一十五人解元及詩禮經元皆出
其門癸丑會試門下又連進五人教有明效如

頁六

是此諸生所以思公縉紳之家脩其坊門周其
匱乏或米肉薪炭以給寒士有不能衣履者則
衣履之有不能婚葬者則助以舉之此縉紳士
人所以思公鰥寡孤獨之人則廣蓄之衣食之
必備必時病患之民則儲藥任醫療之罔困罪
人則釋諸無辜而恤諸繫刑此窮民病民諸麗
刑之民所以思公理閭閻昔已歎曰微公德澤不
洽于人人其能如此哉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

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其斯之謂樂是不可泯
已遂援筆記之尚公名維持字國相號仰山汝
寧羅山人嘉靖庚子中河南解元辛丑連登進
士高祖仲賢元末進士值政亂隱居不仕曾祖
禔正統己未進士授南寧御史公則繩厥芳武
云持書而徵記者則衣巾生王世相姪鶴松也

河東鹽池重興忠勇武安王神廟記

河東池神廟東古有關王神廟關王舊號義勇

頁七

武安王我 皇明正德間武宗皇帝更為忠勇

武安王矣河東古老相傳地志亦載之謂昔宋
時蚩尤作祟變池為洪濤經歷八載課鹽不
成當時朝廷禱額於王王用神兵除祟池鹽復
故民到於今利之以故此地有廟所以報祀王
也嘉靖甲寅秋 勅命巡鹽御史台山李公至
謁王見其廟貌陋甚嘆曰王天地之浩氣也昔
漢室垂亡之日非世無撥亂才也然苟或之儔

則佐操篡弒周瑜諸人則歸其罪其能明綱
常大義擇善固執者唯王及孔明二三人而已
王知昭烈帝肖可續漢統委身於縶縶布衣之
時以持危扶顛為心微主于造次顛沛之際雖
萬死一生不恤至曹操義王以恩結之而弗能
留孫權畏王以婚結之而絕之其卒致心如天
日威鎮華夏關輔人民往往進應曹操遂欲遷
都避難此漢賊可平王業幾復時也不幸陰為
孫賊所圖王身歿而神存王既云歿曹丕稱帝
權亦僭竊使王無恙二賊敢遽如是哉故君子
謂王身存漢存身亡漢亡非虛語也厥後孔明
先後出師為漢討賊雖大義昭彰然賊已深根
固蒂牢不可拔非若賊勢顛危王之時矣孟子
曰浩然之氣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
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王實有焉蓋天地
之氣不自浩然在人則集義所生為行一不義

六

一百八

內省有咎氣斯餒乏王好學慎獨守死善道行
無不義俯仰無愧故其氣充塞天地莫可厭揀
而限量之也先明嘗謂是氣在於天地則為星
辰為雷霆為河岳在人則為聖賢故中候本于
岳降傳說為列星今道書所載有圖有說亦
云王為雷神孔明為雷師凡鬼魅妖邪為人祟
者巫人禱請則雷運震擊王實在此焉此亦理之
所有非誕妄也今胡虜犯塞吾將士禦之雖衆
寡不敵王嘗見像陣前虜即敗衄遁去此王神
常在宇宙衛我綱常驅除逆醜邪祟一如在漢
日也地所報祀宜矣况王家池南常村固鄉賢
也河東御賢其好學慎獨集義善道養充塞
天地之氣未有如王者後學宗師而祀之可因
陋就簡乎哉嘆已乃曰此禋之責也乃卜諸附
廟隙地廣袤數畝繚以周垣垣用九甃蟻蛭之
前構大門三間南向懸扁其上次為儀門三間

六

一百九

北葉臺崇構殿堂三間後以夏屋殿下東西各
為廡三間肖像殿內飾以金碧儼然如生人瞻
仰之肅然凜然而敬心興也廟門有古栢二株
蔽芾凌霄不知植下何時台山公相地建廟偶
門於此若新植然亦樹有所待而神啓其采與
廟建於某月某日落成于月日台山公姓名見
前字 號曰台山江西新昌人効力者為運使
王三接安邑令李瑜狀其事者為致仕延川令

王圭相云

淳化縣新遷廟學記

粵昔淳化在洪武歲時建學縣治之右門臨通
衢當時士樂於學多顯者焉厥後令有李仲賢
者以學為神祠而遷於南城之下後又壞而不
加葺也是士蕩析廢學而鮮成名矣故淳化之
人小大咸怨小人口背吾學美矣由李令遷之
使吾士居面牆之下迂齋而入幽抱陰而負陽

一百十

惡乎不蕩析也此風水之咎也君子曰昔吾學
美矣由宋令迂之使吾士居而堵之下葺修焉
而非其宜游息焉而無所適惡乎不蕩析也此
有司之咎也故君子小人異言而同情焉正德
甲戌臬司大夫何公至淳化謁廟視學而病焉
淳化師生以衆情告之公曰吾意也乃為身相
地焉乃得縣北廢倉及城隍廟地口於此建學
如是如是善矣時令未之能行也歲庚辰令缺

一百十

丞畢氏至謁廟視學病焉學諭王氏以往事告
之丞曰令在吾不可專今誠吾責矣于是學諭
贊之丞任之乃白於當路咨於有衆乃取薪於
山以甄以然取材於巔以棟以斲取石於川為
礎孔堅作廟淵淵為堂為廊為合縣縣如翬斯
妍如鳥斯鶯凡數月而訖工矣丞又曰廟學之
前無通衢焉未善也乃悉召諸居民謂曰君獨
後園墀地若通以為衢則士利於行而爾輩亦

利於塵矣如何皆唯唯於是悉取其財為獨為
塵如矢如弦往來翩翩士民收使凡數日而訖
工矣於是小人觀之樂焉曰美哉陰陽順矣風
水萃矣士於此不成吾不信也君子觀之樂焉
曰美哉藏修宜矣適息適矣士于此不學吾不
信也丞乃落成而進諸士曰夫廟學非地而不
迂有司之過也迂矣而不善有司之過也士集
而不教師長之過也教矣而不善師長之過也

一

一百五

今王先生善教而丞亦苟焉以塞責矣乃或于
此不學學而不成將誰責乎諸士咸曰此諸生
之責也峨山逸人口夫迂學迂居一也吾聞昔
有築室而遷者迂賃而忘其真又有病愁而迂
者迂居而忘其心其亦不善遷矣故迂心為上
迁身次之迂居為下是故君子擇所遷而遷也
故遷善于鄉弗自足也而進之于國遷善於國
弗自足也而進之天下遷善天下弗自足也而

進之古人斯善迂矣學諭王氏間之曰小子聽
之夫命爾矣何公者名天衢家道州人昔相地
時為關內道副使今河南都御史矣丞名經井
陘人學諭名維某人也

寧晉儒學及洩濱書院贈田記

愚聞君子用財以義如其義雖千駟萬鍾不以
為泰苟非其義則一介不以與人昔范文正公
以義田贍鄉黨以所居為學舍義矣冠萊公以

一

一百五

所居為僧寺崇異端不亦失義也耶愚見今洩
濱蔡子用財有范之義無寇之失焉蔡子名爰
字天章號汶濱初學于恒山張子凡十有八年
登乙丑進士授行人擢監察御史復學于甘泉
湛子後巡按河南行所學激揚有聲及退居林
下幾二十年日用服食悉從儉約積有贏餘徐
徐置田因鄉里田賤遂置義田十有九頃先嘗
構洩濱書院受徒講學是則割田七頃二十畝

為儒學賻田後制一十九里為書院賻田蔡
子曰儒學賻田以給生員蠲免以資寒儒問學
以公處之矣書院賻田則一以祀先令族一
以周給親族一以教後學凡祀先有祠堂之
祀有墳墓之祀澤一子主之學者相之司計者
出所財供用親之祀畢則享酢頌膳有常儀凡
周給親故婚喪助給親疎有差其貧乏不能自
養者月給糧有差凡教誨後人本族子弟俱在



二百四

書院進脩其延師之禮飲食之類悉給之務足
用其外族學者如之故舊子弟有家貧來學者
給亦如之嗚呼賢者富而好禮積而能散蔡子
為賻田如此非好禮能散者而恩見他鄉有富
者積業幾萬石宿主自饒則飯之否則雖往遠
百里不飯後資粟於人遇凶歲無償遂餓死又
有貴者嘗多田以歸居不安則一飯萬僧之送
生夫幾見位元嗚呼鄧通果成威死非積富

極貴者耶蓋富貴而不知義徒遺天下萬世嗤
耳故君子於蔡子深有取焉或曰蔡子惟不試
故能行其義如此使鴻漸而大授將霖雨天下
奚啻是耶惜哉晉而摧也丈人曰不然君子聞
道大行則澤乎四海聞來則澤乎萬世推蔡子
開來之心蓋不但志於澤夫四海已也奚惜哉
奚惜哉

平陽府新建教場記



二百五

國家郡邑皆設立學校以明彝倫教場以脩武
備平陽之有教場舊矣新建云者監司僉憲大
夫乾谷辛君之所營也實有取焉蓋前次丙申
逆賊張世朝之變幾失平陽幸而莫明年乾谷
至視學曰邦有人焉乃觀民口唐風未衰未可
移也乃閱武備曰弛矣弗亟張民焉緩耶乃相
教塲于舊所曰兵陰事也乃練諸南薰之城違
天道矣又阻而隘隘不足以合衆阻則莫之能

蓋也失地利矣又地遠往返勞拂厥士心失人和矣乃姑教之乃相卜城西南東地食又明年乃改作乃奠其地而垣之乃門乃中為將臺乃八表其外為陣地表外北隅仍門垣之為監司堂及後堂各一為左右廊各二為府衛縣學廳各一各若干楹外為懸扁大門一四極是故于天道順于地利得於人心協一舉而獲三善是謂有取蓋取諸華也於是而製旗鼓備器械退

二百十六

老弱選精銳成師旅焉於是而三令五申教之陣法將居中堅招搖在上鉦鼓居下左右前後各司其局聽鼓而進望旗而趨聞金而止伐以有數進退以制不失尺寸此正法也正法既闢三令五申教以變法聽鼓而進望旗而趨或合或離或聚或散或方或圓或翼而張或背尾而應分番出沒更互戰守俾勇者寧旗壯夫守之凡三蹇三守聞金而止各復厥初毋失尺寸此

變法也夫然後賞罰加焉分則精熟使威動如雷靜安如地是謂有取蓋取諸豫也方改作而訓練不廢經營于戊戌春初至冬訖工而訓練亦熟足禦侮足消患矣是故不可無記故臨汾趙尹託予記之乾谷吾聞中耀州人名珎字國聘相是役者為知府鄔紳同知劉崇雅推官焦連平陽衛都指揮李忠指揮崔憲崔崇錢鍾及趙尹統也

二百十七

明三原縣創脩清河新城及重隍記
三原今縣治有城在清河南元至元時自東原下舊縣徙此其城蓋徙時築也清水出耀州石門山其陰為三水其陽東泉為清水源其西泉為淳化冶水源清水東南流數十里濁水自東出為清水又東南流百里至中原村其西望冶水為西原其東抵濁水為中原濁水東抵趙氏河又抵唐獻陵東斷原所為東原蓋三原所由

名也清水又南流至三原護軍城東又南為耀
州已杜為吾原義河毛坊毛坊里杜寨杜寨三
面皆巨豁義河南為鬼谷北為石堡已杜有懸
崖石洞數十可居蓋毛氏兄弟建忠時居人避
兵所也杜寨則其立柵處云清水又東南流至
湯杜蓋湯孫毫王所居今訛為楊杜里矣有峩
山竇氏裔居此又南至第五村漢第五倫裔所
居又南為閭村三原社倉所也又南為谷口元

一百八

義士李子敬裔居此子敬創立學古書院延師
教士以忠信招商三原之人材與商旅集由斯
人也東為濁水谷口唐長孫文德后家在此元
冀國公郝天挺塋祠俱在此又東則舊縣遺址
在焉西為虎門山荆山公為置戡山矣又
西為冶水谷口冶谷南為鼎州昔黃帝鑄鼎所
也清濁二谷南為焦獲詩曰整居焦獲即此今
訛為焦吳里焦吳村理閭諸王端毅公云清水

自谷口南流至五村折而西經涇陽孟店鎮而
為靖川唐李衛公庄在此清水又折而南至吾
原留芳里治水自閭州來至荆山其隅入焉清
水又東南過張御史堂東又過張孝莊堂王端
毅公康僖公堂東至龍橋其南為今縣治城即
前云元時所徙築城也城肖鍾形北阻河河深
十丈餘巖險可據守其北居民與南等自
國初迄今多縉紳髦士家然無城民自昔至今

一百九

患焉弘治末河套虜蠡王端毅公謀於當路築
此城未果正德間關東蜀川盜起套虜復蠡王
康僖公復謀築于當路移有檄矣時榆次王今
任事為庶民所沮弗果城後虜入山西平陽窺
關中關中守巡率兵東禦于河三原士大夫胥約
理復謀築于當路亦移有檄矣時寧陽關令任
事為涇陽田廬茲土人所沮又弗果城嘉靖丙
子虜奸細人入境窺我會城及三原官絡繹獲

之知侵盜有期三原人士謀築豈烈然未敢白也時晚溪謝公保箴我士急撥銀督築北城乃先主之以府中之以守廵有沮者輒令刊以徇時王令任事遂令度夫從度基址分工舉事同日並作蓋閱月而城畢又二十餘日而城上女牆樓櫓外直隍舉畢城周三千步許崇二丈五尺下闊三丈許女牆崇七尺上有梁口南北東西共設四門門各有棧束門樓為壯麗設敵

十一百手

臺九二十七所重隍各闊二丈五尺深如之女牆梁口凡一千五百餘口設神機火器數如之南城今增葺高厚如新城外浚重隍深廣如之南西關外復令築城西環以居東勝城外重隍深廣如前諸梁口各設神機火器如前兩城設於是虜聞之驚愕皆南侵謀遂索索然寢矣蓋三原天下商旅所集凡四方及諸邊服用率天給於此故三原顯名於天下雖狄虜亦窺伺焉

三原固則虜南向志灰矣門之亦多矣君子謂三原斯城所併為大不其然耶城成民悅而歌曰嗟樊城兮重隍巖巖兮湯湯交相翼輔兮宛然以爲神機設兮雷電斯莊一夫發兮萬夫莫當兮乃謂兮重隍勝我吾民眠兮永無夜危歌已信兮不悅而歌曰原昔有人兮可因可宗謀忠交信兮心與而同貨泉可託兮有始有終集吾遠人兮給如蟻蜂忽聞虜患兮俱失所

百手

憑今環金湯兮憂慮頓空誰實為之兮念唯謝公歌已士夫咸悅而有歌其畧曰嗟吾原兮商旅雲依百貨業兮四方攸歸世資服用兮虜亦睥睨肆我先明兮謀謀孔諧保障時常兮屢作屢尼天啓溪公兮言恤我哀金湯時罕兮永脫我危吾原既固兮胡將焉窺陸海天府兮憂斯免災嘆茲謝功兮吾民永懷于茲原民以石以紀事又建祠以報公功公名蘭字與德

晚溪嘉靖丙戌進士由監察御史歷副都御史
山西代郡人也王令名鳴鳳保定宛縣人王令
去進士富順耳令茹維之爰徵記監碑以順
輿情云

蒲城縣新脩城隍廟記

蒲城舊有城隍神廟嘉靖丁未寶坻祁侯來宰
邑始謁神視廟陋且敝矣乃圖增葺之閱三年
底績蓋于廟門建坊牌一座榜曰福善禍淫二



王百五十五

門內建脩享樓一座榜曰衍神正殿舊五間葺
新之前建獻殿五間內增金碧暖閣一所外葺
東西廡各三間廟貌於是巍然煥然入者不戒
而肅矣廟成乞理記理按城隍於易泰之大畜
有之蓋自肇建城隍以來宜有其祀乃無文逮
我 皇祖祀典始著嗚呼門戶井甯中雷皆載
祀典而城隍所保為大可獨無祀耶宜我
皇祖制禮於神祀為獨詳也循諸唐緡雲進神

廟記曰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
疾疫必禱乾元二年緡雲秋七月不雨令李陽
水與神約曰五日不雨焚其廟及期大雨四境
告足陽水率吏民自西谷遷廟于山巔以答神
休夫城隍神廟在于幽谷復遷諸山巔俱無謂
與後唐清泰元年詔杭州湖州越州城隍各加
王踴然踴曰保寧曰安城則因兵亂境安報謝
神佑而然其神廟亦因其俗有之嘗禱祀如陽



王百五十五

水所記非神居其所而天下通祀之也我
皇祖戊申洪武元年掃除胡元潔清中夏 詔封
天下城隍之神在應天者稱帝在開封臨濠和
滁者稱王在各府州縣者稱公稱侯稱伯然改
革之初尚有因也三年庚戌 詔定岳鎮海瀆
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號一體改正任縣者皆
曰某縣城隍之神四年辛亥特 勅邵邑里社
各設無祀鬼神厲壇每清明及立冬朔日致祭

以城隍神主恭鑒察官吏人民善惡以貽福禍
復降儀注凡新官赴任必先謁神與立誓約期
在陰陽表裏以安下民嗚呼 聖制如是則城
隍之神名跡既正祀復得所非千古曠典至是
始正而無闕與官到任而與神約則作善作惡
之民官有刑賞不及者神必禍福之弗得而漏
也豈惟民哉使官省有咎以致惡射於人則神
必厭之神或失職以致復隍之禍則官於神亦
豈得而禋祀之哉邛侯治蒲李生應芳曰侯清
正無取其不違神約可知是故能敬神廟云夫
官賞善罰惡陽之政官之職也福善禍惡陰之
政神之職也官之明不及神之察故賞罰或有
遺者而禍福不爽是之謂陰陽表裏以安民也
夫民安則境安境安則神之祀可常享官之祿
可常保矣

景行書屋記

景行書屋者何休寧太學生胡孫道所營義祀
其師祠也其師為諱高陵涇野子呂仲本也涇
野自遊太學日聞道卓立不惑雅以聞仰踐道
為事其及第後官脩撰時侍經進經進於
上上為動色後以直諫謫解州判官以斯堂
任學比雲集子每授以所學後歷擢南京吏部
考功司郎中尚寶司卿北雍祭酒南禮部侍郎
海內英才太集有科道部屬之俊在焉子悉授
公所學時有儒鳴達磨學者子力闢之以明道
南京時授彼鷲峯寺中蓋孺道在焉其侍郎時
夏公謚在內閣霍渭先為南宗伯二人交相傾
也霍嘗詢夏夏惡子弗答而語以所長他日夏
詢霍過惡子弗答而語以所長故霍以子為黨
夏夏以子為黨霍交惡子也閹臣任丘李歿渭
先託辭不葬曰科未知其人繼永嘉張汝渭
先託辭不葬曰科未知其人繼永嘉張汝渭

同此二代而下絕倫相也子弗知耶子荅書曰
以子之才使明邪正一變而為正人有何不可
乃不然惜也子後為渭先所深嫉乃居之燕然
此皆孺道及諸賢所見因故成中心悅服嘉靖
甲寅七月朔日日食是夕大星隕高陵野卒
孺道蓋先至高陵侍疾遂視殮殯而執喪焉他
日歸營茲祠屋以祀名曰景行蓋取詩人仰止
景行之意欲尊所聞行所知也嗚呼非師淑人

卷

一百五十六

以身弟子篤信好學能至是耶嗚呼涇野予輔
仁友也其卒也孺道事予如其師故以祠記託
祠塋于歲嘉靖己酉九月九日落成于庚戌
月七日其間所建堂齋亭軒池樓規制皆善

一實記中不著云

谿田文集卷之四

書

與松石劉督府書

頃楊環回聞盛德納福之祥無任欣慰恭審席
未及暖慶獲戎捷茲平胡猷邦之明微也續聞
麾下又造戰車戎器諸物是又非常之舉旬奴
聞之想遠適北漠無敢南向爾矣其竊聞之友
人施彥方云孔明陣法用車及步騎三合為一

卷

一百五十七

一衍為八車嘗外衛以防挫衄步騎在中出奇
制勝分番進退以休以食以攻以戰循環無端
若多設服色更易以出則敵兵神之莫我測矣
此可以少勝多益善少亦無敗平若教演
分則習技盡吾所長合則省陣來彼之短今
執事大猷殆將出是矣乎然謂召所長者中國
長技是也民間聞民與大山僧寔多習而能之
將士則鮮有知者若廣招此輩擇其尤者教習

將七不時間試技期熱開夫然後軍中人器
神弩參而用之演成陣法徐以節制之法行吾
仁義之師則旬以不足平也今戎器幾備所宜
講者誠濟而己以渠水利執事昔嘗治之某忝
紀載事某信凡功未續忽經大水遂致壅塞墮
續皆頃公巡撫閭中經營此市穿鑿大龍石山
為渠廣惠以引涇水鄭白之下莫與比倫厥功
偉矣惜公還京師厥功中輟深以為恨其後滿
四作亂公再入關復營此事擇人督工則楊方
伯者其人也惜功垂成公又還楊亦陞去楊嘗
嘆曰龍山洞中有門限隔石及卧牛賊石未去
使斯功不永世者余之恨也今涇水入渠吞而
復出又泉水大半自渠入河如楊之恨後正德
間宋豐利渠壞巡撫蕭公鑿山為渠名曰通濟
以上接元渠以及廣惠下達白鄭以代豐利功
亦多矣惜董工之吏彼工欺罔渠視上下石底

猶高四尺而止自岸上視之殊不辨識故所通
泉水不多為利薄也今諸縣受委相視此渠將
復施工某念執事之意殆有甚于頃公者可忘
白耶倘移檄該道如頃公故事使鑿龍山洞石
及通濟石底又脩砌諸渠石岸并防淤水石橋
仍該立洶決淤淺開民以為經久又取元人擬
均三限水法俾管水同知守而行之則功肩鄭
白血食萬世項且讓公他賢不足言矣夫如是
當與二三鄉耆茂仲山之石以大紀元功以
告後世不但如前所云也設失時不圖懼前功
盡墮今相視者恐終草草訖于泯泯爾矣如何
外此更聞留意析津漕事此亦不世之功也伏
惟次第營為幸甚幸甚

寄河南巡撫古川芑中丞書

伏見 執事膺保釐中州新命我西人未暇私
恤渠為 朝廷得人為中州得人慶矣然愛莫

助焉敢有管見為門下陳之頃北虜侵我畿甸
滿其鼠狗之欲而去度其事勢後必復來盍疏
聞於上外守隘口使無路以入內獲通州儲
粟及山西煤道則畿甸之民庶可安枕不然使
虜得竊入據我二境不出月餘則京師必拆屋
而費僅又火淹則雖有深計之士其奈誰何京
師有慮及此者則已否則須及時言之且今中
州大患在於河北執事盍於彰德磁州率二三

本

百五十一

智勇之賢造諸戰車火器選深曉武藝之士教
習短兵練成陣法以防之如畿內有警結陣而
進以掃滌首醜可也竊嘗玩潛需卦六四一爻
頗得先儒未發之意蓋需已及坎切近於五是
當時任事之臣非需郊需沙避世避地者論也
故宜無所逃避直需殺傷之地此忘身殉國見
危授命之時亦其當然之理也此誠如是則上
可濟君下足保身此坎穴可出九五之酒食之

樂不期而享之矣不然臨難而苟免則為五之
罪人血不在外而在于內矣昔滄源與理同官
朝夕講易及需此文理語此義滄源固守程朱
柔退之說未之信也是以禍及伏希即事休察
需血象義幸甚幸甚

與總制劉公書

頃大同軍士肆逆主上特命吾兄出師討之又
以關外專制之事寄之他無掣肘此固吾兄忠

本

百五十二

勇著於朝野之驗亦廟堂之善任使也成功必
矣成功必矣但逆魄飽煥養銳於內我師露宿
眠霜臥雪於外儻彼乘隙而來侵犯我師或肆
蜂蠆之毒此一可防也若夫城破之日天吏逸
德如火斯烈使玉石俱焚空此邊城難以控虜
此二可防也萬一此魄冒圍而出如前流賊劫
掠地方毒痛海內此三可防也或北走沙漠勾
引胡虜聲東擊西犯我邊塞使我師受於奔命

此肆可防也若又不然鳥鳴東向在我六師則
我師手足之疾不暇顧惟腹心是護此又患之
大者五可防也凡此須求萬全之策使逆醜短
長之命制之在我而不在彼始可以言師矣如
何理又問出師之義貴剛中而應戒弟子與尸
今既合所貴而免所戒矣但吾兄不患不剛惟
患剛或過乎中耳理林野病夫行且入關藥物
是預而已身不知恤乃謀及國事祇見其不知
量也然有一得之愚未敢妄陳略述多端防患
之事萬全之策觀吾兄熟思而自得之耳舊詩
一章非關今日之事值李生斷事謁使奉上亦
取以張吾軍也不盡不盡理再拜

與呂涇野書

昨得

教開示瞻瞻多矣然有部意未盡布者欲探復
之以防此多而失火類之未盡之辭故不盡

益茲再得教云禮以喪而祭不以祭而廢喪
發輝節意殆盡見執事玩經之深體驗之密真
有道君子可執正者敬服敬服然謂大祭在北
而不在南又云今兩京禮節遵行定式先期告
示皆云喪不與祭左宜據守未為失也據此所
謂喪者乃諸侯以下喪耳較此 大忌將無同
與夫是忌也普天率土罔不攸同無上下之分
亦無南北之間若為有喪之人據而守之未失
則恐天下之人何域何人非宜據守之者由是
言之則所謂並行不背之教似明而未融如何
如何理昨有觀其會通以行典禮之說教云引
證未當理按易繫辭解云會謂理之所聚不可
遺處通謂理之可行無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
其族而通其虛也蓋謂朝覲禮也如偶過日食
則朝禮遇會而有碍而所通在于救護婚姻禮
也男女在途而男女之父母殺則婚禮遇會有

礙而所通在于喪禮如衰經而執喪禮也偶敵
兵在境則衰服執喪有碍衰而即或可也如
此之類皆禮之變經而措皆所謂觀其會通以
行其典禮者也而執事謂引證未當豈理未
諸經者而經乃別有說耶理通執事可半言
而相解者乃勞累曠置義理所在不容毫釐含
糊必欲直窮到底也耶執事在此理今夏尚
未渡江經籍可誦論者尚多此姑置之如何惟

推誠教愛故敢妄言罪罪過過

與同年某書

久不得書未審起居何似理積惡俾天降割于
母氏不少延恨不即從於地下餘何足道也同
年竟斯馨者其為人吾子之所知也去歲諸理
吊且別曰吾兄在嶺表吾父老且病思吾兄遠
莫致今茲我將致之而一與子訣已而至維揚
東理曰汝蘭出門所至幸不值一丈夫今將貴

五十五

五十五

舟過淞云理覺其言之謬也懼篋而藏之不敢
以告人未幾間有口禍今年春乃翁誠巷君歿
不克葬鄉人客問淞維揚者交以訃至云去歲
斯馨至閩三水口死其兄繼死其僕二人亦死
一人病且死逆旅主人已問諸官相其屍寄諸
南臺其遺賫無誰典收頗有不逞之徒窺覷而
欲竊取之者保家人逮以來初疑其訛言已而
信矣於戲斯馨言猶在耳而至是耶理猶重惜
其死無後其兄亦無後其家惟餘一母一妻一
嫂一弟在貧無聊而微債之家日呼其門外有
不歸之骨內有不舉之喪遠財不可致而近飢
無以療其運負於人者姑置而勿言可也追憶
往昔為之泣然又自惜其德薄力綿徒切喟嘆
而卒莫之助也詩曰每有良朋烝也魚茂理之
謂矣柰何柰何念昔吾子居有力之地其慷慨
大節聞義勇為定於久要而見於今日者尤出

於常情萬萬今聞平日燕游之人有禍如是之烈能不一動其心哉其弟之在者名汝薰火不更事自春首謀歸兄嘗自惟單弱兼畏浮議不敢獨往逗遛抵今而歎攀緣親舊以行皇皇四顧左號右呼而莫誰應援亦可憐已卒以妻族李氏子僅私許之挾以北為商於都下始轉而之南然亦未可保也行將過吾子而欲引首一哀鳴焉不識吾子其亦憐之否也如或軫念為之少加憐恤使渠外歸不歸之骨內舉不舉之喪遠獲已棄之財近蘇無告之人則吾子之德德于人也夫豈特党氏亦豈特被及党氏死者不可作已無可責而特可哀焉理是以當齊衰之中未遑他恤竊比諸曾子吊子張之義而有是言也惟吾子圖之

與呂仲木書

呂柄之沒理緣多病東行吊之有其意而無其

辭然終當有其辭也不知吾子亦嘗有辭乎否高廷璽輩來承教與之處無謬論但有止端而已未能諄悉亦緣多病故也再疏前書足見應酬之際寬裕不迫無任欣慰但所謂是非云者則未免有微點見承之疑意者出於矜持太過而失之忿厲然耳若是則似非君子之所可忽也理竊以為是非之來未必皆實而吾之親且舊者不可改苟以為實則不期其改而漸改之矣實不實不足論改不改則吾德之升降繫焉况保乎國家天下之大亦未必不由于此者誠非君子之所可忽也如何如何理年來寡陋荒廢無進倒塌殊甚亦惟不時教藥是望

荅崔子鍾書

白天澤來辱書且承念及老親患以著來仰事之具為憂深矣索居來殊無進益多思易怒之歲誠中理病即為吾子改之尚敢諱疾而忌醫

也然吾子自謂有所不立豈真亦有不立者耶抑臨事之際或見之未真故執之弗固於而疑既而悔茲有似于弗立即若是亦未為大害所可患者第恐心知其有可立者而自不肯立耳若夫謂事變之來有難處者似又不然大易之道莫亨于屯坎之時莫不亨於豐豫之日故君子隨其所遇無問富貴貧賤福澤憂戚到手都成佳境蓋為此也要之不越于心亨有孚而已

百三十八

鄙見如此如何尊叔處草次不敢奉書無任瞻戀儻定省之暇叱名一致問安之意榮幸多矣仲脩敬臣諸友聞各居一方希秉便一通問也餘惟不時諄誨是望

答潞州義門仇時淳書

向南都時承不鄙使時開來問書院從祀先賢事時栢齋淫野及理各據所見答之理乃即所問答而為記焉及此歸以來乃再辱問行事儀

節理美稽諸典章而纂之其諸典章所不載者則采諸經史曲禮合之而著節焉竊又徐思向所答問殊未詳也蓋謂時賢既祀則漢初諸儒乃先儒所謂釋奠可為先師者可不祀乎於是擬祀伏公高堂公毛公孔公鄭公諸賢諸賢既祀又思漢儒醇莫醇於董子當秦火之後漢帝能表章六經罷黜百家者實自董子發之其言朱子取為白鹿洞教規乃漢之儒宗固不可不祀也夫漢儒既祀若子夏丘明皆親炙先聖始為傳註以開後學者況子夏居魏西河又鄉先賢也可不祀乎夫傳經先儒既已祀矣若胡氏春秋蔡氏書傳見列學官可不祀乎冲素之祀師其範也宣義之祀遵約儀也虎谷之祀為修範也若端毅之誥聖故見今率由可不祀乎故楷擬從祀諸賢於儀節之中而又歷叙其傳經釋經并有裨於推山風化之功而又列其行實

百三十九

及他賢評議別為附錄以明其後以見借擬之意俟采擇焉噫從祀大事也皆所以崇德而報功也儀節者儀也非禮也斟酌損益不失乎先王之舊而宜乎人情合於上俗斯可矣承三問下及厚意不敢虛辱然管中之見未敢以為是也更冀昆玉斟酌損益與君子定而行之幸甚幸甚

上羅整菴先生書

六

一百甲

六月十一日得去歲十月二十七日手教并賜至先塋碑文理不勝感慰念昔致書門下謂達尊執事踰從心之年當此邪說橫流之日身任斯道之重寒門微事恐未易勞也今乃以載道之文惠然遠錫於戲非道充諸身不自知耄又憐念句學之士肯至是耶今而後知先人幽潛之跡可以傳世與斯文不朽矣何幸何幸續得岑人語良知書二篇先貴鄉學者傳其師說

如此理冒詩以聞之不意尊意正如是也夫良知者即孩提之童良心所發不慮而知者也與夫隱微之獨知異矣與夫格致之後至知則又異矣其師曰此知即欲知也又以中道有悟如夢斯覺為言此真曹溪係裔其師如此徒可知矣乃又以其所見非程朱之學夫程朱釋經之言自今觀之千百言中似亦有一二誤處然語其體認宗旨之真持守斯道之正續孔孟既墜之緒關佛老似是之非則千古不可泯滅可處輕議之哉今乃徃徃是陸非朱又復陰主僧說非吾儒焉於戲此亦欺人自欺已矣昔唐虞之時深疾詭說恐驚我師故侯明捷記書識工過若驅洪水猛獸不敢緩也及周末老莊氏出詭愿又作賴孔孟相繼明道彼如螢火在晝無能輝焉自漢以來又增佛教孔孟不作二氏遂熾由是近於末世唯詭惡是崇雖人主宰相鮮有

不宗師焉者天下之災視諸洪水猛獸害人尤甚幸而茂叔輩二三君子迭作極力開闢然後吾道復明至今三尺童子通句讀者無不排斥二氏知趨向焉非斯人之功而誰功於戲辨苗莠而鋤之以粒食後人良亦勞矣今乃復拾鋤去之莠播而種之以亂我苗其亦不知唐虞之政孔孟之教斯人之功矣夫其亦不知斯害之大矣夫我夫子辭而闢之良是良是使微夫子言愚聞之亦潛有說也不盡不盡

百五十五

與林志道年兄書

伏聞達尊素翁夫子薨逝不獨吾兄人子悲痛天下道義之士一聞訃音咸傷感嗟悼往往有潛焉而出涕者豈我達尊夫子大有惠澤被斯人哉亦惟清風高節師表一世故人皆仰之如太山北斗耳不然彼崇高爵位加于一世及功名之顯盛者亦多矣胡天下之心不歸于彼而

歸此耶理嘗經故晉之墟見晉石俱無祠雖伯者之盛如文悼亦無祠獨恭世子之廟在焉而晉民至今歲時祭之不衰以此見功利在人之淺德之入人深也今有我素翁夫子之風節則夫天下道義之士雖欲忘之亦安能忘之哉天下且然況于通家者哉此理聞計以矣所以此心一日而未嘗不在痛也茲值黃後宰先生第叔開便謹具帛一端祭文一通敢託吾子使者焚帛讀文于我夫子神靈妥右之所俾此微忱得以上通以從諸天下之士之後幸甚

百五十六

答薛孝夫書

年中風再得書再聞興起之詳為慰不淺然有倦仕之說則非所欲聞也何者君子固不加勸鈍不加沮今吾子一有不利輒思歸田平生所期似不如此况先訓明明在籍二親侍養在堂師友箴言在耳而所學在心何可負也逆順異

境吾道一也願吾子安之如何安之而通行謗
明而耻雪或仕或止唯所之焉可也他有不合
者願唯以誠動之負金說以之說吾子體之孰
矣望益勸而玩焉不盡不盡

谿田文集卷之五

行實 誌銘 墓表 祭文

南京戶部尚書平川先生王公行實

先上姓王氏諱承裕字天予籍平川山人晚年
號樂休道人學者獨稱為平川先生云故櫟陽
司馬村人其遷於三原者自夫高祖始也高祖
諱彥成號安止曾祖諱惟真號恒齋祖諱仲智
號西園翁皆以父太師端毅公貴累贈光祿太

二百四十五

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高祖母張氏侯氏
曾祖母張氏祖母周氏皆累贈一品夫人父諱
恕字宗貫號介菴晚號石渠又號一齒道人正
統戊辰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江西提督學校
布政司右布政使歷官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
保吏部尚書卒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
謚端毅其學行政節謨具載 國史列傳及
家乘母蓋氏張氏皆累贈一品夫人父八封一

品夫人張氏累贈太淑人先生太淑人出也先生由成化丙午鄉舉弘治癸丑進士歷任兵科給事中吏科右給事中刑科左給事中吏科都給事中太僕寺少卿本寺卿南京太常寺卿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本部左侍郎南京戶部尚書嘉靖己丑致仕成化元年乙酉三月初五日寅時先生生於河南官邸蓋端毅公巡撫日也方兒時即重厚如老儒恒端坐不妄言笑年七

二百六

歲作屋隙詩畧曰風來梁上響月到枕邊明又作先師孔子木主朝夕拜之春秋則於太淑人所取錢十數文具香果齋而祭之其齋之銘曰齊不齊謹當謹萬物安百神統聖賢我古來脗齊不齊謹當謹太淑人庶知之以白端毅公公喜曰此兒足繼志矣十三有危疾自謂不起乃出所作童子吟稿以永訣父母蓋端毅公始見所咏不勝悲喜疾乃尋愈十五時在南京從蕭

田蕭生學蕭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先生歸告端毅公曰先生待兒如此謂不足教耶公曰善哉教也真汝師矣先生由是益尊師樂學遂深造焉十七遇端毅公誕辰著古賦以壽之十八端毅公巡撫南畿為廳事於會同館闕地得古銅器公考古以鼎視名命先生著記記成吏部尚書王公俱刑部尚書張公瑄禮部尚書耿公裕見而皆題跋以卿相與之時所著有進脩筆

二百七

錄崇仁吳正郎宜偶見而題之序焉癸卯年十九應鄉舉提學副使戴恭簡公珊試其文即以發解許之既而不果戴公惜焉甲辰年二十作太極肇判乾坤攸位迺旋迺轉陰陽行焉由是生生化化萬物咸備而人生於中得元亨利貞之理為仁義禮智之性理也者默然無形可見無聲可聞然賦之於人非動乎其未賦之先蓋靜之謂也人之有性猶天地之有理未感而

見之於外徒深以存之於內則失其變化之機
矣是故象於兼樂所謂法天而不載者也象安
兼壽所謂法地而不履者也斯皆常人之為若
夫動靜以時無所逐焉則與天地為一矣嗚呼
其聖人哉說出一時名公咸傳覽焉丙午年二
十二鄉試中式是年端毅公命完婚乃著婚禮
用中一書呈覽與可乃執而行之丁未

孝宗登極召起端毅公為冢宰先生侍行端毅

一

一百八

公察其無私令終日開門延賢與一時縉紳交
接比退食叩其所聞則一時人才文藝武畧悉
得其槩乃識而用之多稱厥職故銓衡之政踴
明而不私蓋先生實有力焉然苞苴不通亦海
內所共知也癸丑登王澄榜進士擢政禮部五
月端毅公致仕先生請從歸養有暇溫故於學
道書堂士多就之堂至不能容遂設科於弘道
書院四方從遊者益衆先生教以宗程朱以為

階梯祖孔顏以為標準其詳見於郡御史和順
王公雲鳳之記時先生以師道自居甚嚴弟子
咸知敬學故自樹而成名者若秦參政偉李副
使伸張給事中原李同知德明劉推官德學張
治中秉正維參議昂張僉事彥景郝副使世家
秦知府鎬趙主事瀛來御史聘張知州時芳潘
知縣汝壽秦知縣寧張知縣元相李知縣良心
李知縣應需趙知縣儒賈知縣朝王知縣朗張

一

一百九

進士文卿舉入黨汝蘭張時雍王明王朝王佩
來賀楊廷亨李結選貢楊子美張龍李邦傑及
理屬頗衆自是三原為西安右邑稱多士矣乙
卯四月授兵科給事中有時政先務等疏言皆
切中時弊已未給 誥命移封繼母文氏為一
品夫人冬 周府冊封先生克副使庚申冬
肅府冊封再克副使凡冊封 王有常賤先生
皆不受 周府乃以美石總之亦不受辛酉冬

奉 勅清理山東河南屯田釐正甚多軍民咸稱快焉甲子七月陞吏科右給事中乙丑三月陞刑科左給事中有巡訪圖治等疏

武宗登極欽賞紵絲一表裏花銀六兩是歲端毅公年躋九十 朝廷遣使存問先生亦奉

勅給賞陝西諸邊將士過家壽親拜 特恩馬先是給賞者率委官行事多被侵欺先生乃親歷諸邊一一唱名散給士沾實惠皆歸德

○

二百五十

朝廷丙寅改元事竣還 朝丁卯三月陞吏

科都給事中時逆瑾專橫群工多出其門先生遠之又上疏乞進用君子退黜小人及諸不法事瑾怒罰粟三百石輸邊戊辰充會試同考試官取進士三十五人皆名士後成熙仕有為太冢宰者初先生自兵科給事中至都給事中立朝正直忠厚者名一時然清慎日用不足端毅公知之歲以數十金資馬是年四月二十一日

端毅公卒時先生在官端毅公有遺教焉令孫輅籍以昇之五月先生奔歸痛甚已視籍教彌痛自是佩教終身焉喪葬依文公家禮及高氏厚終禮行之已巳六月繼母文夫人卒壬申服闋十二月復除吏科都給事中有勤政 視朝及論任將等疏皆為治之要軍國之急務上嘉納之邊將有進退焉癸酉正月陞太僕寺少卿三月給吏科都給事中 勅命封母張氏

○

百五

為太孺人配張氏為孺人六月奉 勅勾當延綏諸邊公事事畢奉母如京就養十月奉命點視京營馬匹視所損耗肥瘠罰各當罪人稱明焉丙子正月給太僕少卿 誥命進階中憲大夫張太孺人加封太恭人張孺人加贈恭人繼焦氏封恭人八月陞太寺卿時 上於內苑教習武事先生乃潛有所備一日 上將大閱偶降旨用戰馬二萬先生卽以應 命大臣

驚曰方 旨下時吾儕失色懼倉卒無備見公
委蛇疑之今事乃稱 旨豈公有先見而備之
耶抑此外尚有餘馬否耶先生徐曰止餘四萬
匹耳諸公咸嘆服丁丑十二月陞南京太常寺
卿戊寅正月上疏乞 恩祭掃奉 旨馳驛以
歸祭掃畢十月赴任時 上南巡先生即祇具
牲帛祭品儲以待祀或曰上方用武無暇於祀
何以備為弗聽及 上至奏祀皆行之言者愧

一百五十一

服當祭之先期演樂先生自旁觀之於三百人
內呼聲容失節者數人罰之衆稱明焉已卯宸
濠作亂欲趨南都大臣分城以守先生分守通
濟門乃與家人訣別登城誓死守之會有逆黨
造成甲兵藏諸櫛內以應賊者先生覺而發之
處以極刑都城肅然十二月張太恭人卒先生
守制西歸壬午 今上即位改元嘉靖論御賊
功賞銀三十兩紵絲三表裏七月復除南京太

常寺卿癸未四月陞戶部右侍郎奉 勅提督

倉場舊有公堂歲用銀千兩該司白先生命貯

庫無取十一月繳 勅還部十二月奉

旨視 大祀儀牲甲申正月 大祀分獻西嶽

華山之神八月奉迎 睿宗獻皇帝神主到京

欽賜紵絲二表裏銀十兩 冊上 兩宮徽號

欽賜紵絲二表裏銀十兩九月言官論禮部尚

書席公書先賑濟事不明 命先生勘之乃勘

一百五十二

得應處雜犯死罪者五十人應徒者二十二人

應杖者二百二人應笞者知府以上官二員應

赤者十二員應紀錄者六員內究問畢知府以

下等官共七十二員乙酉正月事竣至京蒙

欽賞新鈔一千貫羊一隻酒十瓶及朝見復

命又蒙 賜酒饌初先生行言者謂事宜深究

或曰事干親臣為先生謀宜姑息之而已或曰

姑息失賊東公失利宜兩無所傷可也先生舉

弗聽一以直道處之故功罪昭然卒當

上意士論歸焉十月先生歷俸三年考績給

誥命進階通議大夫加贈母及二配累贈入廕

男蛎為國子生丙戌四月 欽賜 睿宗獻皇

帝睿筆大書清平正直四字五月 欽賜文獻

通考一部百冊六月 欽賜敬一箴一軸七

月 欽賜御製洪範篇一帙是年冬克正使持

節韓府冊封辭職如前丁亥四月陞南京戶部

尚書及赴任該司送 命下皂隸俸銀若干兩

先生不受令備諸脩理公用南京故事食時入

衙視事未午輒散去先生乃平旦入衙午後方

散一時南京諸卿佐皆早衙而晚散焉在部二

年所積羨銀至四萬八千餘兩奏 准天下罪

犯贖金俱納粟穀以備賑濟又各處鈔關商稅

羨銀舊聽所在公用故多侵尅先生奏同正銀

解送 國用以饒又查革私充官機匠四百餘

人歲省糧四千八百餘石又查南京諸倉應祀

神祇未祀奏 在於烏龍潭倉建立祠宇歲時

舉祭人直南京自正德辛巳至嘉靖戊子各處

稅糧多遺乃移文督之甫半載糧絡繹至盈一

百七十萬石乃作竹田貯之倉厥克焉五月

上賜聖製燕弁冠服忠靜冠服圖說二冊己丑

八月致仕先生自始仕至致仕恒勤於公事所

在得體清正無愆當時稱其濟美有范忠宣公

繼文正公之風謝致家居惟以讀書教人為事

優游十年論薦者衆御史唐鉞疏曰古心直道

惇然有其父端毅之風居家教人允矣為是邦

名德之望御史馬駁疏曰言動有古人之風操

持無一節可議巡撫都御史寇公天叙會同御

史王儀疏曰學識博雅器宇弘深官居八座不

改常布之舊行年六十尚存赤子之心喜怒不

形寵辱不動又負公輔之望實為廟廟之

制三邊尚書劉公天和疏曰純正之學術得自
家傳端謹之操履成於涵養德器簡重而喜怒
不形於辭色學問弘遠而見聞博洽乎古今當
官則以正直忠厚為本居家惟以讀書講學為
事且明習累朝典故真有大臣之度者也豈
惟全陝之人望寔乃當代之名流時稱為名
言今年五月十六日感疾至二十一日午時卒
時偶有烈風雷雨之變瞑頃晴霽遂近赴吊者

一百五十六

絡繹不絕弟子諸大夫庶士哭奠如私親先生
廣額豐頤鼻如截筭耳垂有珠重領美髯貌丰
而澤體厚而胖居嘗威重端嚴若神然溫乎可
親又栗然而不可狎也性篤孝能悅親養志故
端毅公愛之特甚又善事諸兄諸兄皆殊常友
之或有弗念鞠子哀者亦承以恭遜而已時序
祀先唯謹女兄適仇氏行年八十孀貧先生率
子姪不時餽遺養之誨諸子姪以道有不率教

者則反躬自責令其愧耻雖僕御有過至內竊
而敗亦薄示懲或許其自新務以德化不深咎
焉與人交即之弗親遠亦弗疎淡淡若水然心
平氣和周而不比恭而有禮忠信無偽寬柔有
容故與之交者無弗敬愛自必喜慍不形諸老
嫗嘗試之暑月先生如廁必置扇外舍嬖問使
婢藏之出視無扇輒往及三置三藏之則不復
置扇而終無慍色諸老嫗相與笑曰七叔量大

一百五十七

如海探之不見其底其將鼻吸三斗醋耶蓋自
其少時即有相臣之量如此平生足不由徑口
無莠言量衡之器不持宮體之辭弗嗜然矜而
不爭嚴而能泰長安高御史胤先與游久之贈
詩以堯夫正叔與之蓋服其和粹嚴正不易及
也自少樂多賢友端毅公尤夙以尚友之道誨
之故一時海內名賢無弗接者以故聞見甚廣
亦多識先朝舊典逸事待叩而應否則深藏

若虛一時博洽如王文莊公之屬猶歛畏焉陽明王氏考功日嘗就問大學之要語之明日謝焉又問中庸之要語之明日謝焉今王氏書不著而有他說豈記者偶有誤耶善接引後學因材以篤又廣擇髦士俾各敦學以訓蒙士俟厥有獲則授所未聞故師逸功倍學而成立者衆先生自始學好禮終身由之故教人以禮為先凡弟子家有冠婚喪祭之事必令率禮而行又

百五十八

刊布藍田呂氏鄉約鄉儀諸書俾鄉人由之又表章先哲如毛氏寔忠李衛公靖以文武濟時楊元師子江樹勳於國邑令朱春夫婦死節或立祠致祭或撰記署扁建碑皆顯其忠義激勸後學故三原人士多所勸法動皆由禮凡酒壚茶肆足不肯履雖官府公所亦稀至焉鄉亦鮮作佛事士風民俗為之貞美多先生之力也先生為文未嘗構思每攬筆為之比成亦不復雕

琢弟子侍數十年未嘗見其苦思而撰述焉其于詩賦亦然蓋不以辭章自居而所重有在故耳書小楷八妙善用懸腕直鋒書多變化在歐顏間大書結構如端毅公而精神氣象稍異行法鍾王入能篆宗王勛八分所至在唐韓蔡間唯不喜草書謂去六書遠甚不可傳耳善琴暇必操縵適情喜潔所在有弗灑掃焚香盛服以居不自安也好古凡服食器用茶湯之品皆倣

百五十九

古為之喜與容共不自私焉所著有論語近說論語蒙讀談錄漫語星軺集辛巳集攷經堂集庚寅集諫垣奏草草堂語錄三泉堂漫錄李衛公通纂厚鄉錄橫渠遺書太師端毅公遺事及前童子吟藁婚禮用中進脩筆錄動靜圖說共若干卷先生初配張淑人乃孝誠處士女庶憲靜菴先生從妹張給事中原再從姑封贈見前慈惠靜敏有幹理材先生自仕學之外一切家

事悉淑人治之無關心焉蓋不但內助而已繼配焦氏 秦府儀賓焦淇配南安郡主第四女善戶襲封贈亦見前再繼林氏總兵林盛孫女通琴書經義聰慧容德過人甚宜先生多講談焉其卒也先生思其善痛甚見林壙志先生所自著也三繼尤氏西安後衛指揮尤銳女閑內範子男四輅舉人娶李氏皆先卒輅恩生先卒娶郝氏輅恩生娶秦氏輿儒士娶張氏 繼瞿

二首李

氏女一適國子生秦淵皆張淑人出孫男二逢陽邑庠生聘秦知府錫女錫繼聘理男希古女逢夏幼皆輅出孫女四一適國子生秦從師一適布政司知印李繼一許適張僉事彥杲子鈿皆輅出一尚幼輅出先生生卒歲月日時見前享年七十有四茲輅輿將圖葬于西園祖塋東林震位之地蓋三淑人先葬所也葬既有期盡為永圖是以區區後學小子撫所聞見著為行

實惜寡陋不敏得其麗途而已其于先生精義妙道實槩乎未有聞也然于先生立朝正直忠厚之風嚴正和粹之氣殆亦庶乎末之掩焉伏惟 立言不朽君子命諸侍史永而筆之

南京禮部右侍郎涇野呂先生墓誌銘

呂涇野先生者諱柟字仲木高陵人也學行為世儒所宗稱為涇野先生云弘治辛酉登鄉舉第十正德戊辰宗伯舉第六 廷試 賜狀元

三首李

及第歷官翰林院脩撰解州判官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尚寶司卿太常寺少卿國子監祭酒禮部右侍郎致仕由考功至侍郎率官于南其在于 朝者惟脩撰及祭酒而已按呂氏本太公望後宋時有諱世昌者居高陵其後幾世生彬卿彬卿生八八生興興生貴貴生鑑鑑生溥號渭陽渭陽公配宗氏寔生公初彬卿祖葬時壙有聲如雷卜云兆顯六世至是公生竟以道

鳴世符卜兆云公之貴也祖考考俱贈如已官
祖妣妣俱贈淑人繼母以其存封之異其立為
太淑人妻李氏封淑人公進賢人學輒有志於
聖賢之道夙夜居一發屋危幾墜而公不覺暑
不越戶限足寒則藉以麥草而已年十四應試
臨潼貧不能飽宿新豐空舍夜夢北人自驪
山下謂曰爾勉學後當魁天下明日試獲超補
廩膳生母宋卒哀毀骨立既祥受尚書于高教

卷四

百五十一

諭儔邑人孫行人昂又請益于渭南薛氏又屢
為督學運庵楊公虎谷王公所授入正學書院
授以所學復交諸髦士由是見聞益博嘗夢見
明道程子東萊呂氏就其所學益大進鄉舉後
入太學擇諸嚴憚執友歸館同居始輟舉業日
以進脩為事時眾以為迂諱而弗恤更歷五僕
踐履篤實光輝外著而諱者益親雖自謂立且
不惑其可庶幾已矣會 孝廟賓天與執父哭

臨聲出淚下通國異而諱之弗變孫行人歿棄
經哭拜吊者 武宗正德三年戊辰 廷策以
仁孝對稱 旨前期 賜冠服帶履至服習容
觀若固有然明日有竊政中官來賀却之祿入
祀先祝稱其之子某何太史粹夫稱禮遽之凡
父母書至拜使者而受之退而跪讀餘親友書
受讀有儀期功總親計聞必為位而哭凡饋遺
非禮不受在官二年竊政人橫甚西夏亂公疏

卷四

百五十二

請 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則禍亂潛消內外
臣富貴可常保竊政人惡其直因嘗却賀禮又
不往見欲殺之乃乞養病歸其人使校尉尾之
至真定不得其過而返抵家數月其人交還死
公家居侍渭陽公渭陽公問怒責次子梓逃公
跪受朴怒輒解臺諫累交薦起用入 朝上勸
學疏畧曰昔周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
靈臺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我 太祖皇帝一

舉而取之募 嘉納遇 乾清宮災應

詔陳言一日逐日 臨朝聽政二日還慶宮寢

預圖 儲貳三曰郊社禘嘗祫肅欽承四曰日

朝 兩宮承顏頤志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遣軍

令各寧業六曰各處鎮守中官貪婪取用別用

又累疏勸 上舉直錯枉不報復引疾歸西安

秋旱禾稿公白當路獲薄征友人張御史仲脩

巡鹽連河東書院請定三晉應祀名賢公論孔

顏之學指漢宋貴言賤行之失定之渭陽公病

公侍湯藥夜不解帶履恒無聲歷一年鬚髮盡

白丙子五月渭陽公卒公哀毀嘔血妣宋先殯

城東隅至是啓柩失其一指公籲天慟哭復得

遂合葬時大雨公徒跣辟踊泥渾中觀者感泣

稱孝既葬居廬哭無時陝西鎮守太監廖氏婦

以金幣卻之有客託交遊遺三百金求書公

人心如青天白日乃視如鳥獸耶交遊慚而

今 上登極起用明年改元嘉靖復館職纂脩

武廟實錄經進進講值 仁祖淳皇后忌辰公

口奏宜慘淡厭易緋罷酒餼癸未會試充書經

試官得名士二十餘人嘗上疏勸學畧曰學貴

知要而力行故慎獨克己上對天心親賢遠讒

下通民志伏望 皇上尋溫體驗甲申四月奉

旨脩省以十有三事自劾疏上謫山西解州判

官至解值解守歿公視篆為理後事甚悉乃首

省窮民以贖刑帛絮及米肉給之又審丁繇重

于他邑力白當路均之于時解及四方髦士從

遊者衆乃即廢寺建解梁書院祀往開來于中

又令諸父老講行 太祖皇帝教文及藍田呂

氏鄉約文公家禮又以小學之道養家于中有

孝子義士節婦咸遵奉 詔旨題表其門復求

子夏之後訓諸學宮建溫公之祠而板序其集

築隄以護鹽池疏濬以興水利桑麻以導蠶績

於是士民各安其業有古邠民之遺風焉御史
累薦陞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州人上民感泣
而送之河下既去則置碑於川識遺愛焉至留
都日親吏事不厭陞尚寶司卿南士從遊者益
衆乃講授于鷲峯寺中至陞陞南京太常寺火
卿朔望命道士演樂禁俗裝時閤臣張升起留
都大臣多遣人迎候有約公者以他辭辭時閤
臣甥亦仕留都衆與結好公禮接之外無交言

一

一百六

閤臣累欲退公未果會復以病歸乙未陞添酒
首發明監規上疏申明五事 上皆允行公教
人以正心脩身為本忠孝為先日以所嘗體驗
經學授之又禮以立之樂以和之監中諸生雖
衆公吊喪視疾哭死勸善恩義無所不至於是
六堂師生皆心悅矜式諸公侯子弟亦樂于聽
講以至監外進士舉人中書沈東之流亦胥來
問學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百官謁 孝陵者

一

一百七

慘服寅長霍曰盍着緋公曰望墓生哀服慘為
是衆從寅長為蔡生請益商墓誌拒之前閤臣
病歸者死寅長約同系從徵祭文不可寅長乃
疏閤臣十善于公公答以書曰公才如此儻不
阿私黨姦則一變而為正人有何不可寅長叩
之已亥春 聖駕將躬視承天 山陵公累疏
留之署南京吏部事乃疏薦文武數人公連年
入 覲表賀 聖節再過河南見餓殍盈塗語
所在瘞之後值 奉先殿災自陳乃獲致仕云
公初入禮部見寅長霍懸榜都市曝閤臣夏愆
公諷收其榜已詰榜外事弗荅以善語之至是
屢語不合又所免不從復有一變為正人之語
公之兩入 覲也夏累詢霍愆公弗應以大臣
當容才荅之故霍疑公黨夏夏亦疑公黨霍霍
陰為揭帖短公于 朝夏亦陰外公故霍死夏
去公之心卒莫之明也故仕止此公事繼母侯

孝養備至侯畏風寒公為艾禱進乃安辛丑秋
後卒公哀毀殯歟盡禮壬寅六月公左臂患癰
至七月一日亥時卒公生于成化己亥四月二
十一日午時至是享年六十有四日是日日食至
亥分有大星殞華陰遂卒高陵人哭為罷市三
日遠近吊者以千計解梁及四方弟子聞訃皆
為位哭公體貌豐厚方面微髭輪耳海口目光
有神平居端嚴凝重及接人則和易可親性至

一百六十八

一百六十八

孝友儉朴室無婢媵事叔博如父姊劉貧嘗分
財濟之歲饑宗族有饑者則分祿贍之痛外祖
乏嗣每展墓流涕從舅米瑾流同州特尋訪迎
還平生未嘗干人亦不受人干謁不置生產既
歿家無長物嘗以誠敬自持言必由衷行必由
道門人侍數十年未嘗聞見偷語惰容與執友
處唯以規過輔仁為事自少至老相嚴憚如大
賓未嘗有一語相狎一事私相囑也所著有四

書因問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
志禮問內篇外篇涇野文集詩集宋四子批釋
小學釋史館獻納南省奏稿上陵詩賦曲頌
寒暑經圖解渭陽公集史約監規發明著解文
移高陵縣志解州志漢書亭侯集魏氏宋氏族
譜詩樂圖譜共若干卷公配李氏封見前南京
國子監典籍崇光女有淑行內助居多存生男
子二即田乙酉科舉人昀蒙廕為國子生田娶

一百六十九

一百六十九

桑氏繼劉氏張氏昀娶張氏繼王氏孫男二師
臯田出師韓孫女二俱昀出田昀以甲辰七月
二十四日葬公於邑城良隅渭陽公墳之左公
之卒也理率諸門人哭而殯之已乃使田如京
師託求名世君子言刻諸塋中及墓隅不圖未
之獲也時理在南都田乃不遠萬里之理所以
嘗使求諸人者還相托焉是故志而銘銘曰
愚者先明自孟子歿漢有經史辭賦之學晉唐

人攻書及詩宋多文士然據其言行考所見聞
見道者鮮惟董仲舒為西京醇儒然災異之說
駁雜亦甚東漢之末唯孔明卓然特立可以與
權管寧以潛龍為德確不可拔西晉人材有不
為流俗所染異端所惑安貧近道者唯陶潛一
人而已李唐杜甫之詩韓愈之文為不肯道然
甫有啖人殘杯冷炙之悲愈有相門上書之耻
況愈闢佛老而復友其徒任道而牽情妓妾杜

一

一百七

韓如此自餘可知趙宋文士蘇黃諸人皆宗尚
佛教呂文諸賢率事僧叅禪唯濂溪周子學得
其精康節邵子學為其次二程兄弟橫渠張子
學為至正晦庵朱子能繼諸賢之緒自元以來
及今見道而能守者唯魯齋許氏及成
明薛文清公數人而已公則為漢之辭賦懷其
史材傳其經學而無駁雜之失工晉人之書唐
人之詩宋人以上之文而多明道之辭醇如魯

齋而傳舊之功則多貞如文清而知新之業則
廣蓋其學詣周之精幾邵之大得程張之正與
晦庵朱子而媲美者也於戲涇渭之內神皋之
墟邑城良隅葬我鉅儒於戲其無虞哉

明封山東道監察御史北原李先生墓
誌銘

北原先生者諱明字德彰先平京人洪武初戍
西安後衛屯田三原故今為三原豆堡里人也

一

百七

曾王父諱三配柳生忠忠配王生英英早樹邊
功中年為義官配鄭是生先生體貌秀偉鬚髯
美多由咸寧廩膳生輸粟遊太學登選集後以
孟子仲貴封山東道監察御史晚號北原居士
學者固稱為北原先生云先生之少也食於母
而求固焉母鄭道古而責之曰汝為口腹人邪
先生耻而輒改之比長乃居豐而約飲食衣服
不厭菲惡若性然矣初出就傳學慎而不群既

為咸寧諸生益切問近思求斯之知而行焉每
于小學玩而體之及御史侍學亟以授之曰是
書雖小子之學而大人之事備焉聖學階梯莫
切於此可不務邪他舍生成近而笑之先生益
篤志不變其後望者於是不敬畏之矣先生
生學既崇本務實故其為辭或不當有司意故
累試不第會輸粟例下親且老先生曰是與科
第出身異然由是祿仕以報君親則同乃就例

卷九

五十一

罷科舉學後選未及而親終及矣而當封曰吾
志在行道中乃為親求祿養今復不逮養與吾
才自祿養孰若教子使行吾志邪不重進就封
而誨仲故仲官所在有聲而先生道為光也
先生檢身以約非禮之地終其身弗誤而入焉
嘗躬耕以養自太學歸益力田以養比內外艱
喪祭以禮弗事佛敎俗宗人以為有愛也久而
乃是之胥效焉事二兄慙愧敬而讓擇人而與

之謙而恭大門之內無雜賓焉交際寧過辭無
過受也御史之巡關也先生自京師歸諸抱關
太監將軍文驥之諸郡邑長吏交驥之先生曰
是為吾兒非道禮之交也舉弗受君常莊而不
肆其疾也賓至必脩容而見之終日言而弗畔
也其治家也儉而敏嚴而則入其門聞若無人
環其閭歲時之戲具莫設焉御史之舉進士也
於是而免夏楚矣御史曰先子之學德行以為

卷九

五十二

本才知之便求行之而於記誦文辭弗尚也雖
未得志於世而恒自足焉理父御史數侍杖履
信不誣矣先生初配薛生男女七男仲价侃儋
仲與張氏由弘治壬戌進士歷官臨汾知縣山
東道御史今知嘉興府事价娶張氏餘殤女孟
李適張元忠仲李適庶得中場季李適楊璉發
矣孫男女十四仲出者十男七五存曰壘庇廕
育立二殤曰嘉會嘉禎壘生員娶賈氏女三孟

適潘輪仰計嫁楊萃李殤价出者四男二口褒
賈女二殤薛端一誠莊溫良慈惠精諸女紅而
加勤焉先生學諸閩內事薛治焉卜舅姑悅故
先生獲肆力學也先生殯歸人維配維存先生
生景泰四年二月四日亥時卒正德十一年十
二月十日子時壽六十有五年瑞人生景泰二
年正月四日子時卒正德二年十月四日未時
壽五十有八年越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木

二百七十四

合葬越北原里居之西山從義官公遷葬營之
次也理實銘銘曰浮山之北濁水東趙水西茲
維北原先生之幽室於後之人居於斯經於斯
其母樵母蘇母亡所式云

明封監察御史拙齋韓先生墓志銘

韓拙齋先生者自謂不知何許人亦無名稱平
生無他能唯一拙而已故自號曰拙齋晚年更
號曰拙翁云少子師問學事韓先生其後

以耕遂終身畎畝云嘗曰耕有道焉先時而為
之則先天而不可為也後時而為之則後天而
不可為也吾先天則不能後天則不敢有弗動
動惟天而已矣故嘗耕於北山其田有雲低照
有月時者皆良田也其穡異於他穡蓋得相焉
田父悅其田往往問耕輒以方授之或問市廛
及官府事則笑而不答農暇展書誦習或獨樹
下自唱自和欣然自得若不知人世之有憂也

木

二百七十五

一夕月下獨酌吟曰片月在隴頭一犁老此身
有書生聞之曰此隱者也就而問之則諱所吟
矣有田父就之即開尊與飲或招之飲亦就而
不辭然居如泥塑人不苟言笑可敬而不可狎
人亦不易親也與人交雖三尺之童亦不忍欺
故鄉人咸孚其信義云正德間有司強之為忠
義官嘉靖初以子貴封監察御史然居嘗著巾
野服而已子御史問以御史之道特舉程子封

神子之言以告之問以他御史事不合嘗誨御
史曰汝寧無名不願無誠御史蓋謹識之而不
忘云生于某年月日嘉靖十一年二月十六日
壽八十三歲無疾而卒之頃啓其手足亦子孫
馬既卒顏如生御史謂人曰吾父山林不能使
之野城市不能使之浮屈不知辱伸不知榮蓋
有不易之操焉縣曰生曰昔君平子其栖遲衡
門農卜以隱而名震京師公孫安石皆官至丞
相布被垢衣人至于今病之故曰求名而名不
可得逃名而莫之能避焉嗚呼拙翁先生躬耕
慶陽而聲聞朝野吾不知其為何如人其殆居
平子真之徒哉愚考翁家乘蓋諱偉字宗威先
蘇州吳縣人後遷陝西長安今戎籍僑慶陽衛
者五世矣曾祖諱敬生義義生英英生五子一
曰俊二曰傑三即第四曰奎五曰演六配張氏
封孺人生三子孟曰茂娶李氏仲曰六即御史

先中弘治辛酉鄉舉正德甲戌進士後以四川
僉事侍養不復仕云娶劉氏封孺人季曰勉忠
義官娶周氏孫男五人曰過春生員曰向春生
員曰近春曰長兒曰季冬翁卒之年八月九日
茂及御史葬於慶陽西原安家嶺之廟腰云理
御史同年進士友也御史雅不喜泛觀書自謂
獨抱周易一卷而已蓋自四聖之文外先儒之
言不復視也好靜居與人不合無後言理以
是重之蓋有翁風云其葬翁也託以銘壙故弗
辭銘曰慶陽之墟奄有拙翁先生使士皆如斯
塵絕風清天下焉不平哉

明褚孝子墓志銘

褚孝子者諱鏞字宣玉涇陽河下里人也祖孟
昇配李氏生珪珪嘗為鄉貢上進太學有孝行
父歿廬墓三年配潘氏生宣玉宣玉三歲時隨
人至邑遇宋宰于途聲折而立宋宰見而異之

曰誰氏子也孝子對曰褚秀才子宋宰益奇之
遺以紙筆曰孺子可學矣稍長入學性仁孝于
重有不得所者必加憫焉嘗歸自學宮見族
中少年有繫一鵲者曰此雖微物其好生猶吾
心也即贖而放之他日母疾宜王求諸名醫診
廖之弗愈乃手取其糞而嘗之即語諸內曰吾
聞昔人云凡人糞味苦則生甘則死今吾母糞
苦其得生矣後果愈比其歿也哀毀愈禮既葬

童蒙

廬墓如貢士君除服日有群鶴飛集屋上久之
乃去說者謂為孝所感致由是遠邇稱為褚孝
子矣孝子美容脩髯齒如紉實加以問學近裏
知要有所撰次恒以理為主為辭不蕪不蔓秩
秩有章予嘗得所著每愛而畏之又聞有行如
彼謂青紫直可俛而拾矣乃久而未著雖諸同
遊士亦多不相知者惟孝子嘗毅然以文章為
已任弗自貶焉正德庚午孝子年三十七矣試

于憲學大夫大夫一讀其文即驚曰是何如人
乃諸羣聚中諦視之遂以冠多士焉明日延塾
齋賓之臬司諸大夫子弟多從之游者由是三
輔之士皆知有褚宜王矣宜王中年號文川居
士是年秋登鄉舉明年禮闈試不第遊太學諸
新知者僉謂文川當大魁多士行其所學不泯
泯已也既而歷一紀不第年四十九歲而卒嗚
呼豈非命哉方文川初舉日常至村居投贄于

童蒙

予予亦就所居拜焉文川之遊太學也族子有
以進士為畿內令者入覲謁文川文川每莊以
蒞之與諸從子無異同遊者曰君少加和氣則
太學之資可不勞而足焉用莊如是文川曰夫
人不患無資而患無禮焉禮儀不脩倫理有失
則夷虜而已焉用資為予聞而益重文川文川
甲戌不第而歸也予詩以送之期于峩山之下
共講學焉乃不意四十九而卒也嗚呼豈非命

我文川生于甲午成化十八年八月十三日戌時卒于壬午嘉靖元年九月二十八日戌時配張氏生一子伯淵入學世其業矣貳室白氏生三子伯浩伯沾伯淪伯淵娶趙氏生二子獲麟應麟文川所着文源陽士人多傳誦之者其卒之明年十一月初六日伯淵乃葬于仲山之東先塋銘曰 艱乎尔磐悠悠尔功乃尔以終天胡夢豈將明于尔躬尔嗣乃融也邪

卷一百八十

二百八十

明誥封淑人呂母李氏祔中大夫墓志

銘

嘉靖庚寅秋七月既望慶陽太守真定呂仲立斬衰經過裁稽顙而拜泣而曰昨積惡乃於茲四月二十有三日禍迄先淑人痛何可言先淑人生於天順丁丑少先考二歲至是緣七十有四年耳生不肖兄弟男四女四孫男一孫女二曾孫女二不肖兄弟卜以今年九月四日啓祔

南漳沱河陰先中大夫李氏墓志
君葬日熊峯石翁銘茲敢以先淑人銘累吾子語已復泣述以之
俱理甲戌同年進士女也有兄弟之義焉愛不辭而銘
臨隍衛人李氏成恭父昔年然學鳴邑庠邑中時有呂贈君志同道合才相當父生淑人君生哲天作之合文成祥
衛人早遊真定縣學有
才名配史氏生淑人呂君諱諒真定縣人少與戒菴同遊縣學又同志也配張氏生參政公諱賢敏而勤學戒菴每器重之遂以淑人妻焉君後以參政公貴贈兵部郎中張封太宜人淑人歸相良人學月宵時認朝陽光夜分女紅伴書燭餘力百具供父房六載良人遂鄉舉十三年醉瓊林觴
淑人之歸也時參政公方為諸生深夜則執諸女紅以待百兩供其成不戚而需參政公由是學六年當成化癸卯中順天府鄉舉又七年當弘治庚地官服勤直踰紀參政三戌中錢福榜進士
晉人稱良論功內助實居半封章三錫勞亦償

泰政公由戶部主事歷陞員外郎即中右戶部
凡十有三年陞山西布政司右叅政在任有賢
聲蓋人內助之功居其半焉公主事考績日
淑人封安人即中曰加封宜人子知府昨評事
日推恩加封淑人中男姑平生事以質時將
夫云者泰政公散官也男姑平生事以質時將
過舉敷肝腸姑嚴諸婦動復答獨緣不欺反優
容淑人平生事舅姑以實而不忍欺或有過差
必實告於姑姑發太宜人治家嚴甚諸婦動
為難不責惟憐淑人曰是誠事我故所見承負全
弟以娶無何遇雨予包荒淑人處姑如親而和
必相爭于淑人前淑人各舉其善而揚之其釋
否者則引咎於已謂所致而然故兩姊往往釋

一百八十二

歸眺而山木樛屈任葛藟他離弄瓦勤渠將曲
笑焉用繩直從即休言亥合義聽如簧妾許氏有過失即時正之
改過斯已至議家政如其言之義也輒欣然
納之否則雖知府叅議言弗聽許生女甚鍾愛
及嫁紫送之不異兒女鍾情慈莫比遠即春日
零嚴霜早晚供給從師學入官猶懼職業荒風
訓諄諄令自立青猷不為潛私房淑人甚愛諸子然稍違教
範神督責之不惜各及時遣就傳受學給其日
用課其所業故昨陶皆進士出身官至慶陽知
府陶至山西布政司叅議福祿方未艾也嘗有
疾昨陶侍湯藥每不自安曰爾輩食禄于公

侍疾私家職業不亦蕭乎爾母然夙夜在公可
也雖戶則以言慰終不妄然如同居日嘗戒
諸子曰爾輩在自立母仰老身有財惟公用不
私積為爾輩計諸子乃少時亦未知淑人所處
之為公也及長且貴樂矣服食仍如周紀却
乃知之而稱雲云貴樂矣服食仍如周紀却
管衣及糧淑人自俸俸餘於內外親常服則
白諸叅政公時周濟之財史氏改秉性寬柔犯
事維母張氏廢母吳氏猶大母改秉性寬柔犯
不校當違里姬從凌策淑人往寬厚柔順雖有
帝被其誅侮直受之不水陰茲同君子宇厚土
報退亦忘之不復記焉不水陰茲同君子宇厚土
難埋淑德芳即昨正德九年唐阜榜進士今以

一百八十三

雙陽府知府丁憂亦正德九年進士今以山西
布政司叅議丁憂次泰縣學生
明承務即臨清州同知約齋張公墓表
約齋張公者故三原龍橋鎮人也諱尚文字宗
翰別號約齋甫七歲父散官君鳳將遣就傳携
之先世影堂指而謂曰此爾八世祖諱貴者當
今承安之末能以誠孝感賊免親於難所謂孝
義府君者也又指其次曰此封涇陽縣子府君
配李則涇陽縣君爾七世祖也又指其次曰此

清河府君諱世昌起家敦武校尉脫思麻路新附君上千戶佩金符贈涇陽縣子加贈至兵部侍郎騎都尉清河郡伯配楊贈宜人加贈至清河郡君爾六世祖也又指其次曰此庶訪府君諱徹初授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歷陞雲南道肅政廉訪司僉事奉政大夫嶺北湖南廉訪司副使浙江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爾五世祖也又指其次曰此火叅府君諱恒我

一百十四

皇明初授國子典簿至廣東叅議爾四世祖也又指其次曰此吾父處士府君諱銘雖隱德弗耀然夙嘗問學有先人之遺風焉公曰阿翁服不異於先人官豈封耶贈耶曰生以子而顯者謂之封死而顯者謂之贈故六世叔祖世榮之貴也而涇陽府君封焉廉訪府君之貴也而清河府君贈焉吾失學入粟公家獲七品散官耳欲生而封惟汝學則得之汝能勉乎公曰唯唯

蓋自是受書于傳日誦習不怠出遊兄嬉不復與伍矣正統庚辰年十三入縣學其後散官君竟以公貴獲初封微仕郎左軍都督府驍騎右衛經歷司經歷君配李贈孺人公生母常亦封孺人如所期望云公入學越三年壬午遇例入太學在太學凡十一年乃登名選籍癸卯選左軍壬子陞山東武定州同知中丁外艱戊午起復補臨清王戎以母老乃謝事歸公在官有暇即取律條疏議而莊誦之家人曰誦是何爲曰正己正人皆在是平居武定無何長山令缺上官使公攝之一年吏殫才而民稱惠焉歸囊無長物圖書而已時都御史熊公鮮其介而獎之未幾以喪歸熊公使人賻焉臨清日當路以邊塞方禦虜擇司通餉者而屢使公公從事輒治而獲勞焉州有屠將屠牛牛聞公辟人而過即棄逆跪道中公詰知其故遂罪屠而赦牛

一百十五

于官人咸異之曰公公正能致是耶公事親
孝初至武定即遣人迎封君不統則分俸以養
封君乃答書而戒之曰公何以分俸為哉吾聞
親民之官為民父母當愛民如子人云愛人一
文不值一文汝能體吾之心古訓是式清以立
身惠以愛民是謂忠君若無是矣不然雖日羞
牲鼎於吾吾不悅也公得書遂書諸屏而顧諟
焉由是職益脩而日有聲矣然封君自是獲祿

百十六

養教年其卒也公時以事寓留都聞三日不食
哭北奔歸在途苦塊猶夫館也他日事常孺人
飲食必躬親羞之比補任即遣子元輔迎之臨
清時孺人已午躋入泰公朝夕承顏遇誕日則
拜舞於膝下諸祭友咸感勸加敬重為歸田以
家事傳元輔嘗出入乘小車與親朋遊樂或數
為禮會以適志焉然居常無事必味爽而興
衣冠而坐飲食非因賓客不暇衣服垢不棄

補之巾已湖里先塋先朝古木豐碑在焉時其
門垣壞則葺之古木或摧則以遠山松楸以易
之碑有經兵燹失者則求名公言以補之孫女
許吳孟貧不能娶則語諸媒氏使謂孟曰夫貧
者不以貨財為禮盍擇日吾裝而歸孫有祝副
使者聞特賢而獎之使有司紀其善焉配董氏
封孺人溫厚閑靜克相內事側室郭氏陳氏育
子一日元興所立嗣子一即元輔為秦府典膳

百十七

姪也女四一適劉錢一適仇廷朝董出一適馮
臣忠郭出一適李時陽陳出孫男二從虎元興
出從耀元輔出孫女二一郭世強一即吳孟壻
也公生于正統戊辰八月晦日終于嘉靖己丑
二月五日壽年八十有四谥田馬氏曰公昔於
先塋之前道南東偏後枕白渠前面先塋自為
玄室即躬託斯文欲親見工人勒石封所從弟
宗學處士從子元相縣尹及從甥御史事世家

屢為介焉理讓而諾之殆二紀矣公頻年徵索
今奄謝世而諾言斯踐於戲而今而後其事定
矣夫予亦不敢負所託矣公其瞑目也耶

吊平山王先生文

於戲自夫學之不講而斯道之不明也世之人
莫不以窮為辱達為榮也乃若君子則不然退
有考槃弗諼之樂進有摧如贏角之懼故嘗需
沙以寬見險而止坎窞不入而歆其離之黃也



一百八

故遇則汲汲皇皇思兼善乎一世否則容容與
與思不出位以自藏也於戲學不講而道不明
也世豈多斯人哉乃若邾之君子則有之方其
幼而學也乃求夫攻易之師而往從焉乃求夫
攻書之師而往從焉乃求夫攻詩之師而往從
焉乃求夫南山之深北山之幽而往肄焉學思
問辨唯恐不加詳也及夫道之成壯而可行也
則入朝而陳其善就養以淑夫人使夫僻陋廢

學之區知夫學焉曠曠乎無一人問夫道焉兆
可行矣乃齋志而弗得償也則道為重較為輕
吾知奉親以歸承顏膝下之為樂雖鼎雖美不
柔願以思齊也至若退而老於鄉也反之吾身
於為臣之道而無愧焉於為子之道而無愧焉
於進退之道而無愧焉則登山臨水以暢其懷
呼朋逐友以宣其情蓋浴沂詠歌之懷與物同
春克周上下無少欠缺自不知夫年歲之短與



百九

長也乃刑于婦子婦子同一心焉將有攸為於
碩夫人實與之唱以和頤以碩也逮夫蓋棺之
後而夫人者猶能視死若生視亡若存不以子
之顯為樂而樂其清樂其忠且良焉蓋遵夫君
子之道歿世而不忘也於戲世豈多斯人哉非
其講學之有素道之月能如是乎芳哉今則已
矣墓草芊芊長矣嗟嗟君子愚弗得近而即遠
而望矣戊子之夏言歸自南經葉及汝過問津

之墟惑夫子之在世若鳳鳥之欲舉而未翔也
悵然興懷爰為辭以吊之蓋有志於君子之道
而不自量也

癸劉大參文

昔歲星之在戌車一鄰于京師爰過壁而觀止
乃締交而相宜忽起擢而行邁動別緒之如縑
幸崇陰之不遠聊八關以駐麾荷當事而明決
仰臨民而仁慈予丙子而南還欣會晤而矢詩



二百九十

曾度座而夜講實同聲而吐辭諒所存之大中
肆祈義之不岐彼以說而辭費終暗昧而支離
逮戊寅而北上言在耳而日惟比庚辰之再返
遭內艱而漣涕嗟訃音之未達倏吊奠之多儀
胡相違之未幾輟來信之可疑紛走倅而問訊
果益棺而騎箕正沉痾之方劇驚覆藥而涕洟
痛哲人之德崇恨孤幼而位卑敢陳辭而致奠
尚昭哲而永茲

祭張母任太宜人文

維靈稟賦純懿玉如臧兮歸于哲人維德行兮
相厥仕學肇有常兮金吾禁嚴治郡良兮載穀
爾嗣益顯揚兮敷歷中外教弗忘兮位晉方伯
愛貴棠兮政敷勳立養輝煌兮云胡遽疾竟弗
康兮令月吉辰歛冠裳兮朝野聞訃莫紛麗兮
理友爾嗣銘幽堂兮遙致牲醴列芬芳兮冀靈
來格神洋洋兮尚享



二百九



谿田集卷之六

傳 賦 銘 吟 箴 辭 曲 說 呈

薛孝子傳

薛孝子章字上達河南開鄉色原里人父立母栗氏正統十年春二月甲子生越天順八年年二十八于學成化三年烝增廣生六年烝藥膳生十年冬薛栗卒應于墓十一年秋鄉大熟十二年春三月廬楹木生有黍生于廬前一本六

○

二百九十二

莖穎六卜有四有禾双穎業生黍傍夏四月有兔來宿于廬翼日去秋八熟十三年春鄉父老悉勞孝子于廬曰孝子之在此也不特草木鳥獸見瑞于斯廬而已而吾鄉數十里雨暘時田禾豐家遂有年之樂者三年矣遂自狀于有司有司疏奏于朝下其事宗伯宗伯受而藏之弘治七年有司復疏孝子于朝疏下宗伯復藏之十二年春有司以孝子應歲貢七月入太

學十三年春二月禮部災凡部之蓄悉燬焉獨

孝子暨節婦一烈婦一疏匿頽壁下存於是宗

伯驚秋八月始請于帝獲表其間曰生負薛

章孝行之門孝子弱而淳朴長弗渝事親以質

不以文嘗携其子宇性客京師見其字畫有巧

習輒戒曰是固不可誠實而為之邪亦足以見

其為人矣贊曰茫茫斯道其大如天雖則渺溥

實維一源一源者何為子克孝孔授于曾聖學

○

二百九十三

之要或彼多脩越茲小忒善蓋斯世亦曰民賊

悲哉叔世而重文辭志盡心馳知茲鮮而嗟乎

薛君匪文伊朴道之真源獨能有覺一誠格天

暨歿草木被于鳥獸重錫爾族乃若賀興而敦

斯科孰謂斯世有不太和也哉

榮壽堂賦

維斗枋極于孟陬兮維坂有梅維北風飄落黃
華兮雨雪其未燁兮旋星言其揭兮在河之隈

儼宿戒之維耆碩兮豈伊異儕荷 皇仁 均

覆載兮寔繁異數口正位之崇 兩宮兮載施

兩靈閭閭之騰彩鳳兮橫翻四海濫惟抃溢

于黎氓兮澤洽肩壽有簪在庭兮有酒盈甌有

腊及魚兮有牲在俎鼓鍾考鼓兮於樂泮水侯

誰在矣兮楊仲孝友維茲楊仲兮實多受祉重

沾覃恩兮黃髮兒齒豈期桑榆兮自天有殞彈

冠綰綬兮環列孫子嘒王道之易行兮釋觀鄉

一百九十四

其靡由顧下土之宏博兮胡皇澤之易周取冊

青之不磨兮垂聖謨於不朽想當時之經綸兮

竭心思其繹綯既禮儀之幾不備兮固先生之

令教又所推之樂有章兮斯中庸之達孝茲姬

公之相王兮時有未於鳴鳥感孔子之興嘆兮

想形容於夢覺粵于茲其五舉兮豈一時之令

典稽簡冊於往昔兮蓋千載而僅見何吾

皇之獨感德兮駕洲乘於一旦諒大河之泛濁

流兮次澄清而如鑑伊此典之獲一進兮誠亦

榮也矧閭閻而昭重光兮又何馨也嗟夫人之

卧泉石兮值七星也使東作之固勤勞兮胡西

成也讀无逸之知聖王兮其多壽考率徐徐以

驅四牡兮從容周道羌後人之紛天札兮鮮或

耄老策逸足之惟橫騶兮迅於飛鳥是在人

之淑慎厥德兮壽斯攸歸吾嘗以是而求諸古

今兮誠越百世而无違彼瑟然之玉璫兮信黃

一百九十五

流之攸注抑頽跼之反常兮殆千林之一枝若

冢君之老壯一節兮詩書是研時無逸有合於

古兮肆康強其有年越惟德既于鄉邦兮襲燕

衣而弁冕用足而榮之斯翁兮殆隱德之必然

歲辛酉而予遊辟雍兮賴良朋之挾輔苑蒲坂

之殷松栢兮懷薦羅之繁附窺舜跡而瞻禹

兮挹首陽之清醴攬餘芳之周四郊兮得薛氏

之新圃時予諸蒲俗之淳龐兮厥有自來而斯

翁之耆德兮亦復奚猜越千載之遼邈兮遺澤
宛在况親炙於薰風兮宜如何其亂曰原有龜
兮隰有葦渚芙蓉兮陽鳥收過有美一人兮山
阿組蘭衣兮佩芳芷人不知兮容与門依依兮
榆桑瓊燦燦兮夕陽積翠凝煙兮山色蒼蒼望
浮雲兮飛揚

双壽堂賦

沿大江而東下泳碧波而混漾鑑輪奐於清華

卷

一百九十五

仰高堂之宏壯蟻予舟而借問云君子之攸勸
造宮牆而泥目駭庭階之拱帳儼容與以當輿
宛狐南之謫降藐彷彿以同半觀上元之雲璽
紛堂下之褊褊麾舞袂而飄蕩叩心乎其愛矣
慨形容之莫狀感漁人之告予指庭槐之鬱茂
曰斯公之強矯倘曲迤而遵路泊斯姚之窈窕
矧話言而詣又羌駢車以前邁餘闡靡之樂後
肆膝下之育賢奪山川之灵秀奚矢力于經綸

卷

一百九十六

羅百氏而痛究誕蘊積其如壘隨有索而即售
發英華於簡編崇霄漢之列宿匪伊人之辟易
倅鬼哭而神妬動清問於海隅開半齋而虛右
際雲衢之小亭挹芳桂於歸袖慰青襟之雅懷
屬網常以固貞遠上錦之輝煌道是日之方富
捧綸綍以言還躬拜言而歸寺汲清江以洗觥
舞明月而載脩信人間之蕙樂寔吾生之稀邁
予曰斯堂之樂固如是乎哉漁人日未也若夫
薄水泮條風鳴門垂柳而依依鳥出谷而嚶嚶
闌煙橫而暝渚山雨過而濛屏籬有舟兮堪繫
鳥眠沙兮不驚竹侵階兮房櫳碧花樓蓮兮尊
酒紅上高堂兮問所欲進一觴兮祝千齡此斯
堂之所以樂其壽考者一也至若罍來上流梅
燕前哺鹿舫棹兮人競龍碧筒吸兮門懸虎荷
遙香而遠軒雲列峯而當戶絳素張兮頤驚秋
雁簾下忘忘午此斯堂之所以樂其壽考者二

也若乃爲袖垂金香稻炊雪不臘寒以青蔥華
冷艷而孤潔鱸魚肥兮碎鱗肥羊羔嫩兮玉肪
裁蠶未吟兮灰已和衾初展兮煖生鏤此堂之
所以樂其壽考者又多分也爾乃佳節令辰天
清日朗開新宴羅繁響勢婉變之諸幼侍矍鑠
之几杖或崇阿而命駕或遠溪而盤桓信遊倦
而甫還託餘興而徒賞此斯堂之所以樂其壽
考者又非予之所能悉也予曰嗚呼異哉自古

二百九十八

人之不可作兮予嘗眺九原而悲傷觀時俗之
沈薄兮益墮淚而淋浪謂遊者之既逸兮而來
者其云亡幸今辰其何辰兮竊有慰於斯堂漁
人聞而俯首曰矣者三乃叩舷而爲三噫之歌
歌曰噫孰虞兮孰唐孰軒羲兮孰黃噫迪惟茲
兮東獎之良寔維兮周行噫嗟夫人兮胡爲乎
既棄亡羊客有和之者歌曰蟲蟲兮高堂渺渺
兮夫人兮乞無悔于厥行諒所存兮同

將借江水而流長歌闌漁人數柁而去客亦招
予登舟放棹而歸奄歲月之迫哺而斯堂至今
猶宛然在目

酷暑賦 喻中貴

時維陸月兮序屬暮夏爰茲祀融兮而惟彼炎
方之是駕鞭彼火龍兮而忽然無處無假其肆
彼熾兮何忠良而如嫁其樂此下土兮而罹威
者則于誰而不御於乎斯世斯人兮何無辜而

二百九十九

冒其痛以之在位元卿兮敢不惧其烈而垂顧
其餘百爾執事兮惟甘心于其荼士于焉而倦
學兮農無意于耘耔工于焉而亡器兮商以之
而廢其塗噫嘻其孔匱兮非彼蒼莫之爾迪吁
我彼蒼日兮奚知爾如是其屠慨彼宇中之彥
兮疇能揮而能將隱之林泉兮恐烈燄之亦徂
既升之高閣兮亦未見其果以爲蘇禽弗翔兮
獸飼草其萎兮木其枯雖儀秦兮與爾失其

謀而之下兮則於爾其智疎莊周兮莫能於蚬
蝶而依稀宜公兮豈能會周公于模糊世雖有
酷吏兮非爾而能傳如彼妬婦兮則亦莫之為
徒奈何其竟長而不消兮使吾徒喪氣而悲夫
嗟彼蒼兮益哀我人益驅金鳳兮而播之九垓
其殄彼大威兮而悉蕩彼根俾我四方兮而再
樂天恩

鄧陽巡撫察院去思堂銘有序

二百

寅翁葉公之還慈谿也將發南有歌者諱曰江
之水兮洋洋混七澤兮三湘鯨鯢兮縱橫朱衣
耒兮斯藏忽言還兮誰詒我慶其亂也復北有
歌者諱曰嵩高兮靈岑連伊汝兮寧閩時嗥
兮梟吟兮之耒兮乃瘖忽言還兮誰恤我嗷其
亂也復西北有歌者諱曰南山兮有颶北山兮
有埃絳騶未兮匪謂境肅清兮春回忽言還
兮誰知我瘼聞者知公嘗南奠湘湖北奠中州

商洛西波嘉江漢川故其人皆有感而歌焉思
挽公也於是鄧陽郡司有王元祿者知公疏請
得旨不可留也乃託諸田人使銘公堂寄民
思焉銘曰鄧有亭堂侯度侯倚風雨其庇三楚
二同誰則攸予嘉興寅翁丙午鵬來下耒乃爰
於芋寅翁肇尹石埭再令新建天恩寵賚
召入中臺志殷沃啓懇惓納忠務存大體出按
方岳克振紀綱褻然範世節氣文章爰擢憲副
晉長臬藩身能軌物道益赫喧乃陟中丞來茲
鄧陽朝夕斯躋綏我三邦三邦在昔川惡山巖
運社米賊殲復用倏我翁至止先正厥經俊民
不回羣黎有型千旌所指先厥城隍弗告白邑
險設金湯征車所如于庠于軍政教孔明乃武
乃文載驅載馳咨詢元元勞一勸百刑一戒千
孰敢不戢敢或作忒毋偏毋陂皇極是則庶官
攸臨有激有揚孰敢不欽以清我疆我疆清只

公乃言還田老銘堂以告後賢

榆林巡撫察院堂銘

嘉靖乙巳我中丞張公晉南司徒于時鎮我榆林幾三載矣穹堂在鎮遺愛存裕田鄙人爰筆銘言 雕陰郡北皇甫川潯古連城南踞曰榆林茲為大鎮爰設中丞察院攸芋中外是憑維茲鎮人忠勇無敵先賢所培四方為的昔成化間長殘政舛衆噪而前逃逃以免適有火年

二百二

上慢下瘠自入幽谷偷生猶昔嗟嗟赤子化為豺狼如波斯噴喘不易防幸我中丞南溪張子時由中州旬宣至止仁聲所及如夜斯旦彼醜而讎風行水渙相彼逆烏春矢好音彼夕而仇朝生友心霜霰時集震雷時轟物各反初禁戢令行一矢不遺一刃不赤坐使我境安如磐石我境既安我衆戴德君子盡心小人盡力彼虜匪敢鼠竊是組薄言禦之訖訊獲醜餘醜喙息

我師凱還露布獻俘喜動 帝顏 帝曰爾聽

內安外襄嘉乃丕績內陟爾康維南地曹國用彼管晉爾司徒率屬佐卿公卜南轅干旄載舉泣我將卒罹我士女遼有鼻鳴一豸可息輪視虱蟣幾迷我域大同之蠹或昧知臨喪師損威費我億金逋逃入明至今為癩誰其靖之釋宵旰憂爰知我公厥績靡京公去堂存我是用銘

菊溪亭銘

三

九天潢派第一藩封種菊臨溪號以表衷號意何居百華春妍早發先萎饑不可餐蟋蟀在牀白露為霜百卉俱腓菊乃輝煌繁繁五色鮮鮮如拭豈唯可觀亦可以食柳絮隨風飛花逐波唯此佳色卒老在柯觀以尚德食以永年年求德崇希聖匹賢嗟嗟溪哲樂善靡京構亭環菊周思陶情丁未冬日溪亭告亢白諸田人銘以

俚言

餅山銘 為項襄毅公忠孫鴻臚寺加錫

粵若憫李項氏稱賢有斐鴻臚號曰餅山餅山
伊何古酒務坊務墮餅隨積為山岡為山奕奕
有峯有麓項氏焉依寔繁有族餅亦微只積乃
崢嶸爰識喬嶽拳石所成嗟嗟鴻臚涕有深意
學優入官念祖襲毅嚴嚴襄毅世所同欽勲著
華夷根于寸心仕留訓辭致禹遺言望諸雲表

二百四

約以寡衍嗟嗟鴻臚實絕厥武齋顏餅山美牆
在覩嗟爾後人慎毋汰旃動稱海岳及聖與天
尚毋緣餅思遊醉鄉時謂不肖背厥義方德歆
日積思山與京言則詎如守口視餅我銘餅山
諷其與茲諷將何為襄毅是師

輿槐堂吟 為涇陽四春元作

鍾山之陽王謝有堂謝堂累仁樹槐鬱蒼嗟此
鬱蒼虛見之精君子樹旃與槐是名維此槐堂

積書汗牛君子于斯夙夜講求講求何需涿泐
虞唐日切月磨道精其詳程尋顏樂開斯能信
或躍在州密焉斯遠槐堂花發君子道中連級
以上步月拱辰乃復相率乘輿自愛掌斯文
士不於變爰入五中其懷懷士生神吟驚
風雨復典斯文百越近瑯士乃歌吟魚躍焉飛
三典斯文于我周京士咸瞻依化雨春風壬子
之秋我涇小縣八翼齊翔况諸他彥小明未融

二百五

浴新尚垢昌子有作如鵲失母君子焉作于彼
浙疆飲此範模菱莢其棠中行泰階知將允升
樹槐之祥斯其可徵嗟嗟小子有槐在心何日
何之依槐燕陰

遊燕磯吟 與秦常牛西塘太卿黃毅齋少卿同遊

吳兒談靈谷客子憐憐松徑綠江南語牛首遊
人還把木末酒歌日道遙燕磯山川始覺眼
言風浴牛弘路路上仍逢真履慶初登

大觀亭畔觀音閣隔江見浦口已覺襟懷豁
雲表人樵江心松浪裏舊漁籠內託海客樓船
轉山脚石崖屈曲牽鉄索出花江駕光灼灼文
鱗時上花枝躍虎狀彪形諸物錯團團海月出
堪摸此時牛公逸興發便携黃子綠崖岫我有
謝公從不畏蒼苔滑躡磴攀藤倦暫就石坪歇
山花向客笑風送香醇醇左轉青松徑右盤黃
茅岡臨深履危須自力度險看夷方扶將行行

二百六

始及顛坐石愜瞻顧正爾長江淨如練何物寶
鑑生靈霧黯黯不分萬里流忽忽失却千尋樹
足底雲稠龍時吟尊畔風鳴虎可懼洪濤撞撼
山疑動大塊烏黑雨愁注覽勝猜將海若驚探
幽恐犯馮夷怒不爾當緣二子豪詩令鬼哭神
嫉妬歆下即眈足睡空兀坐不其形比壘移時
混沌開蒸液忽若探俯視俗豁清仰可摘參鼎
旅稀下見江妃宮分明遠察秋毫故逝者西來

還瀟瀟中央幾點髻山小帆檣未往輕於鳥汎
目瞥見木葉蘚灣舟帶煙宛村坊牧犢依岸真
繡蚤羣峰離舞復合湖一派弓曲仍環抱西望
包含盡衆流東看神委襄三島虎踞龍蟠信此
雄鳥飛難踰金湯寶水色嵐光染不成一幅畫
絕王維好願求吉士實石城坐鎮江山同天老

東園吟

西瞻大功坊東涉秦淮水彬彬大功孫倚嗟築

二百七

園美門當舊朱雀修竹宛如闔廬北檜繚垣曲
徑西通峻山陰起穹堂堂背池遊鱗池陽峯連
雲花卉紛空偶峯東敞水閣隄柳濃蔽晷園无
東山姬輝輝粲星軌主人有高情客至輒陳簋
石城有此翁江山增妍媿別來六易星夢入茲
園累頃得隔生書拜讀如諾唯爰寄樵漁薛彌
月期通區

鳳凰臺吟時徐東園

石城鳳凰臺今屬東園翁園翁愛竹更植朝
陽桐時引來儀侶亦招翔集雄或偕稷與契或
群皓及松子昔陟其樹叨栢杉翮叢西看三峽
近東睨二道通歸憶竹梧所相將幾噫噫

僉事箴送喬三石之四川

三原之北兩峪之間乃出三石耀我山川厥耀
維何既博且雅放厥文辭追逐班馬年二十餘
鄉閭一鳴三秦豪傑莫之與京戊戌之春



三原

殿庭奏言匪蕢其辭幾獲兩元乃官于南乃佐
司徒由是聲名動于兩都言考厥績最公最庶
姜晉西蜀命列憲僉厥職維何明法守律五教
自天身其輔弼弼教維何虛心用情若鑑斯空
若衡斯平衡鑑之下輕重妍媸雖曰區別人無
怨咨弼又維何恕以求仁凡有攸刑如加乃身
虛平而恕公是公非訖富訖威仁亦庶幾弼入
維何父子或臻動以孝慈使彼有親上猜而虐

下非以貳宜動彼天歸之于義聞宜肅靡不肅
斯凶弼期有別罪厥所從凡厥彞倫叙明黜蒙
臯陶善弼四方動風時有古今性無彼此皋何
人哉希之則是吾道可盡上慢斯摧翼翼文王
小心若賡所以君子敬崇其長有謨有猷推讓
于上皓八之亂穆令攸格宸濠之敗王冕實獲
唯不知讓賞反不與豈伊人愆德柄弗御君子
于河恭遜是懋凡有攸行遜諸憲副矧伊司尊
矧伊撫按固不遜恭道其炳煥恭遜之行至近
而邈古執行之唐虞先覺



二百九

淺齋箴

御史大夫餘姚魏君早名有本
冠字伯深高縣微居命曰淺齋

魏君早名有本
冠字伯深高縣微居命曰淺齋

越有君子古人與儕字云伯深號曰淺齋厥淺
云那學有本根極深研幾道義是門淺又云那
由明而誠無事安排泛應利行淺又云那言行
平常龍德正中欲施可疆淺又云那平易近民

時謂乾道人皆可親淺又云那簡而易從時謂
坤道動即有功淺又云那心無隱伏坎窩時遠
自求多福國有大謀社稷攸關非庸違時義
乃安振振君子顏齋意逸我益忠告告以聖學

涵齋箴為太常卿蔡子舉作

溫溫太常賦才罕儕志在濟時以涵扁齋厥涵
維何博學無方經史子集大畜以藏涵又維何
畜德于身一至九德華脩咸新涵又維何厚德



三

以載包荒不遺納汙如海涵又維何相君造命
達伊才賢崇我彥聖涵又維何積德累仁保我
國家子孫黎民涵又維何虛中涵極靜陰動陽
時萬時億

敬情箴

夫學之得失敬與怠之間而已矣其敬維何欽
枉以若敬之敬之不物以移彼不爾者中心外
馳敬又維何收其放心敬之敬之道不遠人彼

不爾者何以脩身敬又維何内外交養敬之敬
之賢人以上彼又失者人而草莽敬又維何終
日乾乾敬之敬之是謂大賢彼又失者匪犬伊
豺敬又維何安厥所止云誰與傳克舜孔子彼
又失者胡不適死嗚呼敬我可作聖我嗚呼怠
我誠足戒我

玉坡奏議題辭

玉坡張子諱原字元士公字元世家龍橋忠孝之門



二百十一

王父純孝世公祖諱和字如詩如祥百里夜漁朝

進鯉羹靜翁宰邑葉聰總憲公考諱曉字光曙

猛虎伏辜秀民胥遠玉坡嶽降玉閨水瑩十歲

摘文二十冠英總角能賦書工銀鐵達官宿儒

環稱二絕即席矢詩揮翰如飛千家屏障鸞翔

鳳輝四十造朝對策冊堦賜列上第

天子所揆乃授黃扉吏科司諫居席未溫責

難陳善欲屏嬖倖進諸忠良補天幾完鼠竊

鬼方厥謫伊何新添 正職如抱關貞輕易勝

立 朝三月佩玦入奉 髦士雲集豹變蛟伸

聖皇御極大明中天乃懷忠貞 賜環以旋

命直兵閣轉戶禁局上烹以養甫及二齡前後

所上四十封章落唐之心傾日未火唯印有道

子危行言成仁以終不負所天嗟嗟仁成封章

在茲太宰著序憲副情之念昔玉坡同甲同牕

又同釋褐知子頗詳言覽遺書泪殞如泉爰題

燕辭昇爾後賢

二百十一

醉太平曲四首

喬漢校先生

和風颺柳烟慶九九壽年王平張果效時鮮老

先生笑領揮毫曾壓王聖彥和盤翻受青蛇點

菟花隨水罷春妍看南一霧捲

薰風送午涼進九九壽觴蟠苑紅映岳蓮香老先

生燕享五樓脩出羣飛一一般傾隔却偷樣漫

天都絮亂飄揚克南山一壤

金風清爽入喜九九誕臨金鏡映華新老

先生燕飲玉堂金馬建英俊鴻儒考士交接引

一時昌曲尊環顧着南山瞻絕

朔風勁北歐薦九九壽簪梅花香撲耐滑柔老

先生青香同銀味誠調和透銓曹熟試平均手

讒人難掩濟時猷共南山耐久

書半齋說

理火不達於學而問世有全人心慕之而問於

二百十三

鄉大夫大夫曰學焉耳矣學之網有二一曰通

以會之于心二曰能以措之于行行其目有九

一曰儒二曰吏三曰佛四曰老五曰言六曰貌

七曰技八曰藝九曰文君子脩此九者故全也

理以為至言也他日直於先生先生曰夫誰以

語子也謬矣謬矣夫所謂儒者何也曰彼謂著

述訓詁以淑人者也吏者何治人者也彼謂精

於法律者也佛老者何所謂異端者也彼謂不

雜則不兼不兼則不備也言者何身之章也脩其辭之謂也貌者何威儀之謂也歆其文之不可選也技者何能也百工之事也不雜不備之謂也藝者何禮樂射御書數之謂也文者何凡言之工者也華之於書者也先生曰謬矣謬矣蓋自反而自索乎哉久之先生召而問焉對曰佛老之學非吾學也百工固不得而學且為也外此則儒者足以兼之矣向之所聞誠未得其

△

二百五

要焉耳先生曰謬矣謬矣其猶賊事也夫夫所貴於儒者因為其能全也然所謂全者予嘗夷攷之矣見他人之有長也則曰彼人也為多才之人而我乃不得為多才之人彼人也為多藝之人而我乃不得為多藝之人彼人也為博洽之人而我乃不得為博洽之人彼人也為得為聞人而我乃不得為聞人蓋攷攷焉圖以兼乎衆長而以成乎名也又不知聖賢之所以為聖

賢也又必曰昔人所謂聖賢者往往以述作而為不朽予亦將以著述訓詁而圖不朽夫其用心如此其好名如此則其名亦足稱也亦且為不朽人也然其心則既劉喪而無餘矣今夫屈其一指者謂之倮蹠其一足者謂之跛倮與跛皆謂之殘形之人不得謂之全也心者身之主也喪心之人可得而謂之全乎夫殘形之人不得謂之全耳獲生而以盡年殘賊其心之人可得而生之乎學之名實於斯辨矣然而跛者人見之孰不以為跛倮者人見之孰不以為倮有人焉心病而幾死則皆環視莫知所為良醫至然後能因其外而知其內以砭劑之良醫不至則終莫知其病之在也非惟衆人其人亦自惑矣夫自惑原於自蔽自蔽原於自役自役終於自喪嗚呼志乎全而卒至乎喪悲夫曰所謂全人者何如先生曰不自役而已矣他人乃多十

△

二百五

多藝而戎乃無之不慕也他人乃博洽有文章而我乃無之不慕也他人乃離貧賤於富貴而我乃不免焉不慕也他人乃離患難於逸樂而我乃不免焉不慕也他人乃有聲聞顯且光而我乃不免於闇昧而弗章不慕也夫然則耳目之欲不足以役乎其心口鼻之欲不足以役乎其心四肢之欲不足以役乎其心而吾之學不廢而心德全矣全乎其心德者仁也仁則無所

合

二百十六

蔽而明也明則無不通也無不通者聖也仁且聖天下之道得矣君子有真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此也全乎人者其惟在于茲乎否則全乎內而遺乎其外可也然全乎內而遺乎其外者未之有也苟徒欲全乎其外則喪乎其內矣倮與跛者之不若矣病乎內者必瘁乎其外不瘁乎其外者必浮沉伸縮乎其脉未有見其能全者也但衆人之不察耳夫豈能逃乎良醫哉然

而未劇者猶可為也劇者不可為矣劇者猶可為也九原之塚累累矣此君子之所以歎也古之善學者莫如顏子故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學也非禮勿視聽言動慮其役乎外也有若無實若虛不自知其有於內也此顏子之所以為仁而幾於聖也後之為學者舍顏子其何以哉理蓋自是不敢慕乎外矜乎內以為學也今以夫子之賢而不與於甲科乃能不以甲

合

青毫

科為意授之以小官乃能不以小官為羞其所養可知矣加之以多才多藝在他人必自以為全矣方且謙以半齋顧其所以居其尚綱之心又可見矣然則夫子其將終全矣乎

仙釋說

世所謂仙釋者何所始乎始于老聃氏釋迦佛氏也老聃氏者仙之祖佛氏者釋之祖也其教

行于中國則自關中始齊周末老聃氏入函谷關尹喜迎之蓋屋終南山而說經由是中國四民之外有一民焉其教至今盛行而不絕其徒曰真人曰神仙曰天師曰道士曰道姑曰煉師名號孔多無弗宗老氏者漢武帝時霍去病征西域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武帝致于甘泉山而祭之至明帝時有金人之夢乃遣使天竺圖其形像而摩騰入漢由是中國五民之外又有一

章八

民焉其教至今盛行而不絕其徒曰羅漢曰沙門曰比丘曰比丘尼名號孔多無弗宗釋氏者故曰二氏之教行于中國自關中始爾按老子之子名宗為魏將宗子注汪子官宮玄孫假仕漢文帝假子鮮為膠西王大傳子孫顯達于世今其徒皆鰥居而無妻豈老氏之教哉按佛經佛氏未出家時娶妻曰耶輸陀生子曰摩訶羅出家十二年歸與妻子復完聚今其徒皆鰥居

而無妻豈佛氏之教哉夫天地之道一陰一陽而已陰陽和而后雨澤降雨澤降而后民物育今或孤陽而無陰孤陰而無陽或陰合而陽離敗俗而亂常皆非和之道也雨暘不時而饑饉荐臻焉此之故爾古者公卿大夫及士上皆有采地以食故耕者之家一而食者之家三農之外士工商而已爾今上自王公下及大夫士皆待耕而食今庶人在官者視上古益繁及中外將士宗室官屬姻戚百千萬人及陰陽醫卜巫覡加以二氏皆食于耕者是耕者一而食之者百食不足而盜生又何怪也夫在官之人耕固不暇為老氏者誠率其老子之道即其居而娶妻生子儲而耕為佛氏者誠率其佛氏之道即其居而娶妻生子儲而耕陰陽將由是而和戶口將由是而增庶幾食足而奸盜息亦王政之急務也

章九

文姬歸漢圖說

右蔡琰歸漢圖乃光祿祿齋劉公家藏者也有
執節而導者執旗而從者其所謂漢使迎我四
排排者耶中有女子也兒馬上復頭一兒泣
徘徊不進此蓋琰也其所謂泣抱胡兒淚下沾
衣者耶一彼一遠而足難移者耶傍有胡婦抱
兒馬上兒跳擲欲墮有不能離母斗舞之狀其
所謂頓而復起追持者耶前有乘馬女子三人

二百一

一顧琰母子停馬而待一遲遲行一畏寒以兩
袖籠耳豈操遣女使迎琰因伴以起處者耶盡
有意態與尋常山畫工手者不同其果元人趙
仲穆者所為非贗本耶夫畫之亡琰之事無足
言矣殺齋者君子也乃收而藏之又索言於予
豈無謂哉蓋將以著其才之美而致惜也節之
失而昭鑒也史之誤而宜正也操之厚施得衆
而拯其災也漢之昏弱而趨於亡也何也琰聰

二百二

琴而知斷弦之音受札而書冑中之籍其悲憤
胡笳之作不求工而工出昔文士之右信美才
矣然其見知於人也以是而其遺臭也以是
焉將焉用之觀琰他日蓬首垢面泣救夫祀情
辭懇至致座客驚嘆擗為惻惻祀得不死及辭
吏侍書之事其於倫理所謂篤厚男女之別可
謂嚴矣然昧於一烈之美至有三大之歸彼共
姜桓舟之詩共姬待姆之傳豈其誦習而未熟
耶琰也如是脩漢史者欲明其事當并采其辭
而載之或附於邕傳之後或別立閨秀一門或
紀於匈奴傳中以見漢室之亂雖縉紳之家不
能相保亦詩存中谷有蕓之義矣為不可乃不
其然為立列女一傳而附於取義成仁諸女士
之後使後之觀者靡所勸戒得無誤耶操之為
人人知惡之然一念朋友之情至於千金不惜
贖一女子其所以因結心得其死力者良有

在矣當時使為漢主者稍明大義又得人以輔之仁以發政禮以馭臣以漸覽政柄操雖奸椎當知戢矣乃不其然使戢沒於胡彼得歸之祀祀極刑彼得生之日咸曰福皆自彼作而畧無與焉剝廬之凶能無及乎愚故曰君子於是將以著琰才之美而致惜也節之失而昭鑒也史之誤而宜正也操之辱施得衆而強也漢之昏弱而趨於亡也故君子之道輕才而重節先經

二百二十二

而後史抑強臣而示之良扶弱主而示之明主明於上臣良於下而上下交焉則室家相慶若昔之詩作矣若琰當時必承蘋采藻以有事且自賦矣其有不幸者哉其有不幸者哉

乞建石渠先生祠呈

呈為崇德報功以補助風化事竊見前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師謚端毅王公某以忠信剛毅之資而充之以沉潛縝密之學

力行罔事表暴以多問寡能問不能不由隱怪直趨平易渾然之中脈絡粲然若若無為動期莫禦嘗謂學者讀書所以明夫道而聖賢之道不過在于日用行事之間而已初非遠于人也若其所誦說者如彼而所行却只在此所言非所行所行非所言則不惟所行有不合於聖賢之道而聖賢之道亦恐非其所言某也則不然必以所讀之書而為諸所履之行即以所履之

五十三

行而驗諸所讀之書不必求道於聖賢而惟求之於吾心如求之吾心而慨驗之吾行而安則以為聖賢之道即此而在否則未敢以為是也公之為學也蓋如此及夫出而佐理其道彌光起家理寺獄推平友出為郡守撫字稱能晉長名潘旬宣著績逮持臺憲朝野聞名比歷部曹宗社倚重或總理漕河或宰司印賦或內撫流民或外安遠人或出領戎機或入參留務或上

蕙宮保之任或下行端揆之職歷中外五十餘年或賑飢而救荒或平亂而弭盜或舉直而措枉奇勲具政未易殫述至如佐我列聖補闕拾遺闢邪翼正禁姦保民正色危言周避缺鉞奏草具存至今讀之令人毛寒非徒批鱗逆耳敢言當世所不敢言而就事論事的當剴切憂國愛君之誠溢於言表君臣道合諫行言聽每收回天之功有由然哉逮夫歸田以來不

二百三十四

問生產開戶讀書學益上達易筭之夕猶不釋卷望道之心死而後已所著遺編動盈篋笥有石渠意見四卷拾遺二卷玩易意見一卷詩文十卷歷代諫議錄一百二十卷漕河通志二十卷奏議二十卷居鄉恂恂立朝蹇蹇矜而不廉簡而不傲剛而不亢和而不同孤忠大節當代罕儔盛德高名華夷均仰誠昭代之大賢而有光史編者也故一時公卿大臣舉加崇議有或

稱為皇明之正人者有或贊為中流之砥柱者有或目為社稷臣者有或以為勇於聞善如子路好學不倦如衛武公者有或以為重厚若周勃清儉若楊綰峭直若韓休剛果若寇準者有或以為憂天下之志如范希文濟天下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者則公之為人蓋可知已乃於去歲五月一夕寢疾星月交輝忽焉晦冥雷風大作飛石折木已

二百三十五

而公逝旋復開霽則公之考終氣還造化所關非細視前世大聖大賢之歿之異若合符節于時訃聞于朝聖天子念惟累朝耆舊德望素隆不勝感悼為之輟朝特加增諡如左遣官營葬致祭卹典有加於公之功之德良不負矣生等竊惟古者鄉先生歿則祀于社久嘗讀祭法有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

祀之能埤大患則祀之乃若公者其為鄉之先生無容議矣而其學行之純之德之慈海內人士爭相矜式斯可謂法施於民其自入官以來所在著績斯可謂以勞定國其賑飢救荒平亂除盜與夫禁姦保民等勲不可不謂之禦災捍患況在國典凡名宦鄉賢所在並許立祠奉祀若誠意劉公潛溪宋公忠宣黃公文清薛公莫不有祠近若公所推轂者莆陽惠安彭公所銓

二百二十六

註者我關西在中李公輩亦皆有祠稽之古訓既如彼考之聖典又如此歟之時賢之得祀者又如此今以我公之功之德歿已踰年祠猶未立於我鄉人後學之意誠所未慰矧昔公之在荆襄也而荆人繪像以祀在滇南也而滇人立祠以祀夫其生也猶得以祀之於四方而其歿也顧不得祀之鄉祠殆無是理誠惟我後學小子之貢無容諉者緣係補助風化事理未敢擅

便今來具呈如蒙准呈乞賜明文示下本縣聽令鄉人建造祠宇每歲春秋得以祀公以伸崇報之意庶使後學君子有所瞻仰興起其於國家激厲士風化民成俗之助不亦多哉理合具呈須至呈者

谿田文集卷之七

長篇 古風

五言類 送坐梧山

梧老綏南旬楓宸解百憂獲祥元自古勲烈幾
人儒翰院文如白刑曹微折由人嫌夫有謫神
護火驚酋南寇平隨政西戎叙猷喪遭逆瑾
官免饒君浮原憲貧非病顏回道不憂燕齊
倚靜溟海浪憑收車去河南雨節來江表秋

二百廿八

之鋒發屏翰擢甲視蟬游謀繫轅門綬賊摧幢
不籌武皇承駿逸戎事比毛稠謝傳恭聲靜菜
公博興幽渠開白鄭利澤遠楚吳周司馬恩方
還山駛莫留潛尋黃菊賞良遂赤松遊廊廟
頭去問閭翠黛愁江頭無限意花外望仙舟
送兵部吳雲卿自滇郡徙慶州太守

四方有吉士敬恭風無愆賓與初備服已冠三
季賢釋褐燕宗伯金擬王堂仙分符佐司馬猶

至持衡銓入帷贊戎政坐覺邊塵消巡擢羣情
拂內徙倏夷然如淞潭仁澤知自窮民先逢君
萬里道行行勿紆延

送選部王副郎歸長洲慈闈奉侍

南陔久不作髦士毅心長北來見之子所撰殊
尋常銓曹豈不要陟屺心皇皇將諗疏夕入朝
許還高堂裝出路汀道薦仲羅成行茲歸介眉
壽朝野稱王祥願言以此懷化作忠肝腸

二百廿九

送張黃門擢平陽太守

張子同年交中剛外則溫昔居青瑣閣所白多
至言時令窺伺徒知有君子存今守平陽域立
政非無根况值陶唐氏遺民風俗敦會從客讀
書獲聞令下煩

送少万伯章調廣西

昨日泥滑滑今辰雨不止
千里知君如良玉外璞中含玉鑑者或不識翻

用朱奪紫檀車寔有時
問膏豈常否人情多怨
尤吾道原弗爾詰朝別城隅
相期在故履遙遙遵長途
時寄可安紙

送縣尉程公

虎豹源巖居山隈
蔡麓昌蛟龍潛重淵
遠水魚洋洋時偶三輔窮黔首
中偏黃祖桓浮山傑來我華池
疆受檄剪荆棘當道驅豺狼
提戈方在郭四境武已揚
月黑戶忘閉犬睡花陰香江漢

壬子夏三十

湍宗海鳬翼天門翔
攀留恨無力引領心徒長
願言慎所之僕御烏不藏
下土人調饑早發白榆鄉

題山陰府秋溪卷

露下天潢澄鑑開八寰
沐潦盡灘石出氣欽蛟
龍伏望望渺無際
汪洋澎湃深主人戒遊
臨深閉巖屋停橈愛徐進
帆風重幾救厓翁耀金
板與森蒼玉風生虎嘯林
月出鳥鳴谷洪纖

時物錯保和各自足
金風動木末飭骸頽清淑
往返了無事琴餘展書讀
却看塵中人競利真蠻觸

寄送戴中丞梁同年丈還閩中

具員銓曹日寅恭集同年
中有梁岡子敏出閩哲先簿
書日多暇文會邀時賢左
笑爽易提右贊雙陸鳴俊
逸才何似絕壁石難緣別
來奄七載晉如月弦圓胡
為賦歸與蠅壁令人憐去國

壬子夏三十

知安烏會向雲衢旋

步韻酬子業再去都下別親知

昔在甲申歲涉川誕即康
嗟茲弁鸞暫幸逐群鷺翔
親賢自逸豫惜此良辰長
聯床就三益登樓忘其鄉
天胡不德予聚散令無常
重來席未溫忽別各天方
送君晉陽道三酌祝茲行
益思群居日彼此休請防
公餘即有為胥恩期無疆
夜分或匪懈榮名非所望
事變信臣劉安處良

何傷久要固如此千秋願勿忘

送黃太泉北還玉堂

憶昔龍飛初詔君白玉除持筵扣霜鋪響答曾
無虛未測襟懷內深藏幾事言大畜既如此况
復心如濶正宜應呂曲誰遣離騷居從君下聞
閔我亦明農澳奄忽二十載重逢荷益余君今
勞 夢卜 賜環承明廬離間人去遊清燕洵
不踈文德茲誕敷武備當何如送君龍江曲意

三百三十二

與東流俱

南山一章寄保釐西土傅公

節彼南山高連天幅宇宙為霖良苗滋飛霜稂
莠掃桑園鴟變言時城鳳將歆通值正陽辰節
屆降中候萬萬周原人跼蹐疾奔走爰陳不騫
詩清印井輿宿

擬古

曉發衡茅下矢言待遠遊驅馬周行去寧復曲

逕由風露祇自知村店少淹留空山怪鳥啼蹢
躅行且謀珍重匣中劍拂拭泉欲流心急道愈
遠志健亦難休諒彼南征人薄暮相與傳

感長別言贈洪 府尹西游還關中

山岳飮芳聲涉淮見墨跡幸親覲古人論交期
莫逆誰憶入石城君乃卧床席琴軒時一就霹
靂空懸壁君今賦歸來感予益自惜平生鍾期
心而今邈難宅更聞長別言令人戀益劇飛鴻
漸雲衢前途諒非窄鵬鳳自有食鴟鼠鳥足嚇
望君如鴻鳳所向足夷憚

三百三十三

江東遇青門張子送還維揚

青門有良士寔我三川英行年亦弱冠鄉傳孝
子名時賢多新贈詩計萬章盈出門晚鴻漸謂
遷雲衢征誰授舉輒集來盡圖南程維揚郡非
惡幕賓擇亦精况復守及在一時皆賢明子寒
非所患貴在心相傾不聞虞書言鬼神感至誠

觀玩同人易咲取號此生

題松下杖竹食菰二翁同壽衛輝張封君

相彼蓬萊杳遙隔東溟流斧斤不可獨擬議誰
能求蒼蒼傲霜雪千載為春秋朝槿及夕菌彭
殤難同謀猗神獲其實降種通津丘冉冉歲月
駛九丸雲表脩金闕望梁棟玉堂資溫厚信哉
廊廟績付諸兒孫收寥空寡徒侶時接鵬鵬遊
尺天饒雨露風晴多吟謳唯伊杖龍客超海食

三百三十五

菰儔乘雲就遊衍早晚作朋鵠

寄贈宜君縣幕謫仙方伯芹山陳公

江東枇杷榮得君旬宣書華陽櫻菰熟聞君縣
幕君湯谷生寒水中申容貌舒嗟嗟戎葵花赤
心老傾如堯天晴景懸容光照無餘賜環在旦
暮從裝勿徐徐

春日感懷自解寄崔後渠

晨興經上林有鳥悅春陽和風送好音交交互

酬倡感之思麗澤振徒追前芳前芳不可見念

我昔同堂同堂復遠而有曲誰為央焚香理陳

瑟一調及再奏逝者嗟莫補征邁期蘭香蘭香

諒無聞此離亦何傷

秋日村中書事

萬里明如洗千林暝色空野外稀人跡城中小
逕通鳥時入屋裏菊自放籬東過嶺隨樵子臨
灘遇釣翁寒衣擣秋月牧笛弄晚風 王室幸

二百卅五

無事閒居數過鴻

題扇

結茆青崖隈地僻人迹罕獨坐掩岑寂主人笑
荷短遠山列畫屏顏色分深淺可愛綠映紅花
木眼前滿更甚芭蕉葉顛倒抽書卷蒼苔亦自
家沐教蒲輪碾

題雪齋

北風合同雲雨雪鳴屋瓦富兒恋重裘山爐仍

尊卑差彼杜門客盡日白屋下尋師朝典謨尚
友夕風雅深逾多自得探飭開揮灑撰成陽春
曲高歌酒定尋常煥星斗冰徑節車馬心跡
謂天知詩書已闕焉

足秋雨懷處霖選體為樊生口占

秋雨轉成霖陰陰盡常時四野多嘉穀漫漶就
蕪穢始知非為虐今疑不是惠茅簷連夜鳴似
滴農夫淚吾亦為國憂中宵不能寐願言

奉

二百四十六

祈彼蒼護我公家稅

足中秋徹夜雨為李生口占

中秋徹夜雨一雨旬日許門外泛野群連畔喧
蛙鼓泥塗不可行桂玉愁羈旅田禾荐遭傷國
用將安取丈夫為世憂瑤琴塵不理朱樓何處
兒羔酒酣歌舞

寄明府初亭程先生

昔當正德初公來宰我疆十旌下寒素德禮消

豪強鞭人三五蒲禁令無或妨公庭綠草蕪開
閣飄蘭香家君時向耄數學雲岩藏無何遽長
逝風木孤徒傷勞公生賓燕幾乃哭聲長臨祖
仍牢奠步送色淒涼緇路不知遠增我立園光
公陟內臺肅所在飛嚴霜服驄有逸步儕輩悉
爭忙予時是承乏簿書案窄傍公適替臺長協
宰政豺狼豺狼生羽翼搏噬窮善良愚遠使潛
匿公邇難隄防當臺裂繡服遣戍鐵嶺場羣羣
十五載方得還榆桑戍中多著述遼海供輝煌
同謫諸英傑十存一九亡亡者不可作存者裂
肝腸虜醜近南入似罔無人鄉聖明恤天席
推薦積封章愚頃共廟薦寔公公朝堂耆老知
止息高明其奮揚謨猷試捫省具有猶未戡方
叔茲徵用重狄看威震

送巡撫應臺傅公應詔入朝

長庚仲秋辰朔風來自北帝馬食

旣蒞帝念得岩巖堪寄千古原爰自保鑿疆授
以司馬祿丁月霜雪途君征不待僕行將視六
師鷹揚應武曲將擇藥師才車理偏箱較更求
子江流能施火器局次延藝精師教習短兵熟
技成演律師縱橫如所欲敵遠火器攻鋒交短
兵促神機自遠發炎熾那敢觸飛槍偶爾出胡
馬措手足敵圍從中擊所向卯逢碌虎賁萬夫
齊足夷獮狝旆凱還廟策勲可麒麟續應有

二百廿八

鴻帛來從大降草屋

送公人之任

朝遊歷山陰暮遊歷山陰豈无他人者之子知
我心曠望寥廓消滴滌海源發跡向平田何
必躋遠岑遠岑有時躋而惟在酌斟薰風冷然
來无忘太古辛愛後山上雲卷舒別晴陰亦有
岩門石特立祥龕金稅駕長松下相看幾兩齋
君今新拜命弃我在故林昔為掄與筠今作商

與參離合諒不常其能悲懷襟問君何所適駕
言浙江得一宮復何為簿書詰且欽在彼眉或
顰之子意不今日位豈為卑而我或莫任曉出
辭丹陛夕歸弗突點愧我乏言獨贈故山琴願
子時一弄佳趣想盡簪還道一心靜從教庶事
侵此外那復知飢食倦則余明朝憐我孤莎雞
鳴寒砧

古風

秋風操送周白川調留都少司寇

二百廿九

秋風兮薄林鴈南征兮蛩吟有美碩人兮囊琴
望金陵兮駸駸捲掄材兮春心海襟將涉問兮
欽欽弼羹教兮其謀其王還九霄兮為霖惜奄
睽兮嘔藪紛其來兮士林載金董兮頻斟望清
流兮遠岑孔懷兮好音龍別緒兮靡禁

將進酒

將進酒如渾花香撲撲不驚轉芳草非非段

座軟諸父事朋俱不遠君不見薤露朝易晞
蟬不待晚人生有酒不為樂光陰不為閒人緩
又不見醉鄉徒樂忘返嵇康母死猶一斗劉伶
妻惡還一石文部何以振朝綱艾子何以作師
範酒池牛飲竟何如陷人德慚未盡善豈如吉
甫匡王國有酒高堂孝友滿大禹所以疏儀狄
周公誥垂青簡將進酒酒可已莫待東方明
月起

折楊柳贈金可卿

二百四十

折楊柳折楊柳銀船滿泛梨花酒粟留紅樹不
堪聽美人馬上俄分首十二樓中三千人回頭
滿眼空老醜折楊柳得對美人能幾久天涯一
字抵千金何如亭上揮愁帚折楊柳美人顏色
嬌且憫我愛美人自古多親曾記得誰與某厭
初美人聞姚家娘子二家復不偶西方美人塚
玉章膝下婢雙瓊玖泣麟美人蓋殊絕混沌

鑿來都未有七雄以後美人稀珠簾高掛空嫵
母燕洛關閩有傾城趙家閨閨增山斗罕山美
人晚膏沐三晉婢婢實巨拇愧我曾無好客顏
香奩幸託相親友美人一朝弃我歸麋鹿何處
紛驚走折楊柳欲別不別重握手幽懷難瀉懸
河口白衣翁歎成蒼狗異日相逢何處所

陌上桑

烈女不再醮良馬無重鞍妾家雖貧賤貧賤妾

三百五十一

所安妾身雖勤苦勤苦妾所甘君家氣勢自莫
攀君家黃金自丘山妾心比鍊鍊不如妾心比
冰冰不寒妾頭不如妾心堅

古風

關山月

征人離家十年久呵母來時已白首戰士朝出
暮不歸老人暮死朝還走塞上狼州信音稀兩
地相猜有不有交河秋高寒水結陰山六月霜

積雪擒賊豈怕皮肉皺報國馬鞍常帶血歸期
未有心腸熱明朝又是清明節一聲胡笳何處
發黃昏愁見關山月

送別

南山青北山赤與君相交非一日憐君才
華人莫比筆鋒倒瀉三峽水別君來春復
秋憶君摠衣鳳凰樓英雄反被功名誤誰
料纔作闌陽簿似君才華且如此丈夫那

三首

可論平素伯淳所以不辭漢陂行晦庵所
以躍馬同安路別君去不須悲為君先脫
紫綺裘為君次解黃金龜金臺剩沽秋露
醅瑤琴寶瑟錦屏開與君爛醉西風裏富
貴功名聽自來

陽關引送別

溪上垂楊垂著岸紫駟馬垂楊畔金盤玉筋
不能食蜀琴趙瑟空長歎空長歎歌聲咽坐上

有客人中條腰間寶劍吐虹霓懷裏明珠墮秋
月一朝勢取近帝闕會看帝用照千里會看帝
用除妖孽此此劍天下絕明朝里聞嗟空虛
眼底誰能輕訣別苦酒蓮華院我書欲舉仍
淹留未破心中悶只添眉上愁夜合花逐芙蓉
開先生今去幾時來鳳城諒多皇華使好帶平
安音信四八月秋高涼風起階前黃葉落屋裏
悵望何須灑水闌隔窓先聽芭蕉雨

別靳宗周

三百四十一

清谷堂前君別我我親漬米君炊火清谷河邊
我送君君執薄酒我執葷把酒情偏怯把手與
君說此時與君別相逢何時節龍橋洲畔日卓
午揚花袞袞如雪舞征鞍西去九嶷青黃鸝枝
上聲聲苦

長別離為耀州李學正作

長別離別離苦已矣吾父不復親鞠育恩深那

可數蒼海非閻天非普恨我讀書如畫虎僅戴
儒冠薄繫組峨眉遙望東西溥馬上迎來班衣
舞土門深處山如峯松濤滿澗花香爲鶯啼往
返日三五青荀滿窺傾鸚鵡才擲黃金得幾縷
患在膏肓藥無補淹淹忍見歸黃土有子有子
泣呼祖有妻有妻爲翁瘡恹恹我將何怙嬰
兒聲裏涕如雨書到家鄉人應替斷腸腸斷今
作古丹旌明朝西入岵雞頭關外烏江浦野猿

重刊

隔岸啼成忤劍閣一行胃一拊長別離別離難
已矣吾父不復看令人聞之摧心肝天長地久
有時關服中之淚不可乾

奉壽菊莊溫封君

君不見菊莊翁成都府有莊託菊叢秋來華放種
已別杯酒時行雲帟中酒酣却憶邇郎年寸心
比石可遷馬飽嘶風士飽嬉彼饑頽鼠徒紛
然異日衆藩歷溱洧回頭二紀如流水行

沾早夜衣人家半佳棠陰裏一朝即戎戎成搆
審釋却收良民瘠道之不行官何爲仰天笑賦
歸來吟歸來種槐遠種菊鍾英愷悌原千祿推
封已涉少冢罕故舊說親燕集熟供具日炊菊
水香登臨慣試筋力強掛青溪頭林塘幽若平
簾內光陰長重陽纔過二伏時計是菊翁切度
期此時菊莊菊正放曦暉剛照天若私撥子垂
金楓林蘂西風蕙美宜鱸羹鶯花盡處幽芳發

重刊

松露零時山月明憶昔姜公逢文王翁今封拜
年相當星象忽驚太史奏南極乙夜朝虛皇
烏帽鶴髮新有時野服還綸巾恬養直教容
色潤行處山輝水亦春休金年年克酒資漢之
兩疏真吾師子雲投閑玄安在李斯憶夫悲亦
遲笑矣乎悲亦遲將奚迫荒原高塚空繫繫秋
公亦向周室老古今幾許詒笑眉吁嗟乎路雙
眉英雄出世其然否懷抱恬時應自知

七桂謹

釣州李德裕記同姬子人半為經對有異日微古有作

君不見潁川荀氏生八龍燕山五桂髣髴同前
史書之光簡冊至今山水曾深崇又不見鈞陽
李老龍門商終侯之孫擇作配祚胤如荀少一
龍鍾英似實多雙桂一桂擎天大知尊霜飛海
岱肅乾坤帝遣河汾方光舞黃堂鼓舞平章民
二桂微垣化司中秋官御史憑折衷一朝榮掌
銀臺印皇天耳目屬聰明三桂入雲亦羽化王

。

二百四十六

霄鴻漸官分憂職方曾籌四裔師宮車仍管六
龍駕自餘諸桂枝條嫩勢欲凌雲爭尺寸大者
翼藩賓所依小者出朴香遠實七桂一叢四海
稀二人相視日生輝闌象珠冠射霞珮堂上荷
衣換繡衣清廟新成鴻恩溥春光正照銀臺午
丹鳳啣書五雲來滿堂燕喜還悲苦孺人忽作
太宜人誰億封君是贈君班衣膝下成何舞龍
語松前和淚焚七孝從今執顯揚歲看鳳鳥啣

麻黃雲鶴畫下集衣裳扶掖聖王僭虞唐元愷
明明同其方桂龍洵美焉足臧

蒲阪歌

君不見昔虞舜居蒲阪至今遺澤薰風遠老嫗
將孫掩面行商人罷市出書卷又不見峨山居
士樂唐虞有時擊壤聊自娛春風吹入蒲人耳
其人不愛玉與珠容子良臣李虞卿十年為客
峨山中峨山一朝動行色山人戀戀如弟兄弟
兄往往索我語我欲不語難徑徑條山之下湖
水饒湖中可漁山可樵他日湖山容我住之子
期來舞箭韶

。

二百四十七

送高陵石學諭致仕還四川

君不見銅山并臣宮莫比行雪先生履無底又
不見秦相生殺隨其手堯夫調燮憑杯酒眼前
富貴幾能康賢人宇宙獨輝光所以英雄別有
撰簞瓢肥巷樂無妨錦川美人石子畫六籍早

向雞窓究博勤從漢注求約言志出關閑右
展車入官早不羞唐虞道在時歌謳隨右東風
送時雨川分秀李爭妍獨王樓人去陽陵虛之
子西來舉此居驅策群才未容倦指室則底涇
賢廩分祿曾周貧儒葵藿聯士女資其養秋風
偶動尊羹思歸來辭賦舟輕颺我昔初官天曹
裏腐迂未識簪紱美志遠拂衣便啓行徵時五
仕還五已看君行藏與我同林泉此去知從容

二百四十八

漢宋迄今儒有述相與折正休辭慵棧閣西征
牛女上雲中袖拂星辰奕鴻鴈來時好寄書平
安早慰人懸想

金露篇奉壽錢母王太孺人

金莖露何瀼瀼大官採釀成壤漿人間酒醴失
芬芳錢君若水瀛洲仙文華侍書承恩偏尋常
象分斯邕出上尊勅賜鴻臚宜衆謂此尊介眉
壽天階拜舞歸遺母母在高堂前七旬九

理宜滑滄尊到明裡邀鄰姬香生門里宣宮相
統膝孫曾舞袖翩史家占說德星聚姬言姥是
文中胃內則服習元從幼吾儕曾啖學何為豈
知種範因兒收玉榮飛子金瓶空霞裳輝映春
顏紅世間萬事隨和風即今教言綸珎同代書
知錄仙郎功金莖應有千尊賜謝壽慈闈歲呼
嵩

送友人之任

二百四十九

蒲有河鄭有華吾朝而出遊兮幸而與子同事
山有榛隰有萩吾春而出遊兮幸而與子同舟
子續紛兮佩芳芷遺予離兮江渚江之渚兮香
煙霧悵前途兮滋脩阻黯宵宵兮愁人羌班班
兮馳驚冀春花兮秋實俱落英兮委露于需子
兮寂丘子蓬子兮蘭洲或偈約兮不空相睇
兮悠悠月出兮皎潔顧蒼溟兮光瑩微放桂棹
兮鼓蘭枻望美人兮薄冰雪葦霞室兮少宇樹

玉芝兮睡草期與子兮長年與美人兮偕老余
既與子兮成說子胡為兮輕別朝而足兮暮而
羽舉而諧兮知天帝所遺余獨猶隔兮美人歲
忽冉冉兮壽考彩鳳兮翩翩亂車兮騶驂仰視
子兮莫及濕予襟兮涕漣

三首

谿田文集卷之八

七言長篇

南山謠 送朱介王子入覲

南山冥冥入顙穹下窺河伯湘娥宮東風吹動
千岩冉冉晚香撲三峨中主人王喬我所羨住
來幾時絃歌遍呂岩王平雙鶴集即吟往往驚
雷電嘆我無緣空有情夢竟時赴行厨宴清渭
滔滔日東流南山依舊白人頭青冥望望鳬飛
去他日看山誰我留

三百五十一

春日喜雪

二月春深雪皚皚洞裏桃花開不開呼童幾度
階前掃旋復沒我當窓草黃鵲枝頭更不語減
我春色三分好農父傳說麥抽節此時亢陽子
不結掀髯笑詠把酒盡任渠春色十分減

春思

東風二月深著力飛李一夜皆春色黃鵲鳴白

啼一声令人屋裏坐不得杏花村裏紫駟嘶酒
旗高掛綠楊枝遊人半醉半醒時緩轡垂鞭任
所之春郊何處不相宜明朝亦欲出門去愧我猶
慚少杜詩

春日對花獨坐

春雪霏霏著地消洞中粧出飛花嬌東風楊柳
擺折腰黃鸝全不惜羽毛我亦凭几洞門坐山
高下見遊人過去年此時客 帝京今年此時
住岩扃明年此時知何處嘆息人生等浮萍此時
有酒莫辭酌明朝門外看花落

賀石渠先生 天恩存問詩

石渠翁初年號介菴晚卧東軒時玩易俯仰天
人兩無慚憶昔曳履上紫宸滿朝指稱社稷臣
壽光劉公素不呵詩說國家百年餘要知正人
公一人姓名豈獨朋童兒九夷八蠻誰不知歸
田我曾倚几杖却疑江汪之陂人莫窺二十年

二百五十一

二百五十一

來瞻望頓一團和氣只如春漢朝祇憚汲長孺

伊洛誰識程伯淳砥柱峯頭秋月明為舟為霖

都不驚却向雞窓改課業時將適言問書生等

閒聖學口不誣口雖不言行則是安成若匪邵

堯大焉得如此無查滯初春天氣早晨時梅花

半吐北牕枝東風吹山入平地誰遣遶鍾弦朱

絲正好調燮况眉壽早歸爭奈詭人妬詭人昔

妬今安在看公福履還如舊去年九旬仍有奇

二百五十二

二百五十二

安否直教聖主思遣使宣勅特存問謂公合有

謨猷裨治公不辭方今官家富春秋近要平章

遠要示知公拜賜心懷憂 聖德直與堯舜侔

公當再壽百週重霑恩典瞻鵲駒

雨餘春望

東風嫋嫋雨初晴啼鳥不住喚人行洞門試出

双眸眾東君幾時來駐旌洞裏貪書殊失迎川

原秀麗怪未經人家都住蓬與瀛若箇丹青畫

不成彷彿却猜夢裏墮立下誰家紫翠層疑有
碧苑與紫荆綠牆疊木薜荔藤蘿大不見但聞
聲門前著地楊柳宜楊柳梢頭有啼鶯向隅一
村清更清松檜千章遮戶聽一株不栽擇與榿
殿整如別甲乙又如蕭何較法精曹參代之
不敢更又如亞夫細柳營黽百萬肅簪纓向
隅一村實可憎村前村後綠水縈水中漠漠鋪
蒲菱枕溪幾箇小茅亭亭畔幽花敷茲榮赤者

三百五十四

如血素如瓊團樹花邊長亭亭池塘開說魚鱉腥
壁間想掛打魚圖向隅一村更可憎鑿岩為室
柴為局院裏茅屋蓋幾楹茅屋上頭山崢嶸山
頭文雉飛且鳴狐兔相逐蹤復橫荒花無數護
門庭人家恍在赤霞城門前有水白如綾水中
流出落花英人問誰謂非武陵向遠諸村視不
精但見黑樹烟霧騰描繪亦堪死丹青平郊綠
蒼疎筵興赤地相間綺縠生誰家嬰兒脫彩繡

弃却袈裟何處僧千官早朝錦綉明東澗水從
洞口經水面飛浮有鷄鵲沙上見鷄鵲不驚醒
者別雞或梳翎鷺鷥不飛亦不鳴窺魚有如
守田丁西澗水向東南傾是名澗谷仍復清白
鳥紛紛布沙汀岸隈漁郎歎乃蓑衣短短不
掩形頭戴笠子大如棚其釣維何若有爭料應
得魚釣不平北山凹牧兒登山頭相喚山底
鷹不逐羊羣開草蓬羊羣入田喫蕪菁主者築

三百五十五

牆聲喚喚遙指怒詈氣甚猙獰者誰子下峻嶒
肩頭柴擔拖還勝後來二子柴擔輕驅驢相和
歌黃鶯前者却行傾耳聽田中人叱黃犢耕誰
家貧女拾菜蕘衣裳藍縷手托嬰彼何人斯醉
不醒行來西歌仍東傾道上罵人口不局忽然
倒卧頭鬚鬢大者不勝休其腕南望羣山列翠
屏近者色重遠者輕而原唯者漢皇陵昔日何
如今秦荆陵前消消渭興涇謂其廣不容

乾坤浩浩天宇清王道湯湯天下平萬象熙熙
斥飽噉極目傷神聊閉門時時頭忽我驚見
一老父時又為面色為面身鵠形鶴衣千結綵
相縈云我即是度世時昔策肥更著輕縱酒
耽花非所嘗五七年來家業傾我身雖在等浮
萍身常如雪腹雷鳴我聞此言雙涕零邀來與
共簞瓢饗戚然登眺無復情

題管平田太常所藏九老圖

三百五十六

老夫朝訪平田翁堂上隔簾見諸老就中朱衣
伸卷書筆勢翩翩似行草瞻目發神用意深意
在筆前期大好世間萬事那復知得趣忘言覺
自寶左右三翁是誰某或坐或立齊俯首啜茗
先生睨若癡毫端共詫皎龍走回首何人笑歎
頭角巾幾墮我兩手携卷意翁對盧胡提筆龍
書自嫌醜長眉老子來何遲離席揖迎揖讓久
七箇廬兒環左右操杖磨墨事咸安一箇擎盤

一捧壺一持簫跪吹爐火兩見却立待主呼無
事有言戒倚毀細看諸兒見主翁氣象分明非
瑣瑣觀書情為舞與徒善在取人何必我方美
諸翁道相尚忽驚松樹生堂上兩株合鋪數畝
陰一幹孤撐幾十丈曉霧不收龍倒垂漫空疑
落濤声壯天際雲頭見碧山岩邊花外列青嶂
西看驚嶺東蓬浪萬里一程歸拄杖到此良工
信苦心殆將造物為情況吁嗟乎耆英諸人世
有無有之吾與同踈放

三百五十七

題金太常少卿春齋所藏張少卿乞薦

金筆所畫蘭桂帶枳面

步虛昨入南天門微垣笑與金仙言金仙坐我
鬱儀下几畔生生現卉繁廣寒桂樹香撲撲就
視驚疑非草才銚幹鏐枝世所無騰輝進彩奪
人目崇蘭秀發長庚側叢叢盡是沉銀色紫磨
入眼光閃爍花旋神悸看不得金仙之友後子

房赤松相伴時尋芳神筆妙奪天工巧仙物却在仙人莊仙物仙圖兩相向乍見誰識物圖樣我亦呆看香難分但覺身在諸仙行看圖學種法仙授九畹子株期爭茂青山誓對黃離光紅塵無夢僕僕驟君不見月桂庚蘭不易植傍看却茁黃金棘造物含宏良莫測裁成君子盍庸力

寄康德涇

重五

架上茶蘼堆白雪門前緋苑潑紅血楊柳搖金鶯亂啼海棠風吹梨花月美人一別音容杳春光滿眼空懊惱良夜迢迢蝶夢醒子規啼殺天難曉忽憶去年八月裏經塔寺前祠堂底約我當秋攀桂田明時共作蒼生雨誰料凡鳥翦先傷芙蓉亦羞弄李楊遂令天荒盟亦寒抵今參商空斷腸曲水流觴蘭亭樂常記子正荷兄約子正尚王曾有此約塵鞅倥偬難擺脫翻嫌天地寧繁濶

近聞歲寒諸君子文辭倒謝三峽水案上風雲日益積愧余寡陋奚足蒞天地無窮日月長曲看未歲又槐葉大鴻已老搏風翔羊角九萬準翱翔但慚年鵠非匹儔東鳴既逝獨可虛惟有此心坐似鐵還期泰嶽與同遊

贈熊必說自峽如楚

曾聞贈行率以柳弱柳青青胡能久曾聞贈行率以金黃金難將貧者心曾率贈行率以詩詞

二百五十九

詩巧弄風雲姿曾率贈行率以淚淚洒陽關兒女態君今荆襄去我向長安送不可不贈無可贈家有錢面尚書公更有宣城毛刺史玄香太守松滋侯褚國剡州知白子願言把以贈君行蟾蜍錯刀何足處堪比登雲梯致身霄漢如登蹊堪比五色線補衮強於錦繡段堪比從龍露有時能沛蒼生霖堪以參寥廊用之可述亦可作君不見春秋闕里泣麟翁用著六經雷無窮

又不見瀟洛閑開數妹子繼往開來多以此別
後切毋泛交人定須四子長相親別後交朋擇
可否還須四子為親友衣絲食菊稍閒暇惜金
秉燭同居守待時利閒交情勿以聲色成掣
肘明忌時擬結金蘭靜室誼宜輕分手直到秋
水真不足望洋太山端底成培塿我用表深情
君用圖不朽

贈慶陽太守代五年兄作

二百六十一

霜林醉瘦秦川晚離菊弄色稻金盡瘦陽使君
思尊羹輒下紛紛黃白滿我為使君歌大儒花
陰民穉多秀句時聞松下哦我為使君悲懷抱
忍將赤子違他日飢寒當告誰有琴為君携有
鶴為君籠琴鶴一別何由逢行藏長在吾目中
請君再盡陽川酒琴留無耐脫人手準疑歸息
棠樹陰不須浪贈長亭柳紅塵駐有小車行為
牧羊腸第一程征鞍回首載愁去一路寒蟬空

泣聲

汾水吟

汾水北來西入河其曲其峭山嵯峨咸陽有州
百名絳鍾生貴俊後來多昔年汾酒餐歌起人
家先在不章重五伯與時唐風微老人猶動
經紀吾師泰介陶公厚皇明一代推山斗印友
汾亭肖若翁忠貞報國亦不朽薛卿德迥奚仲
裔陶門韓宅結兄弟四海一生足跡周三原任
父如別第早從恭介學稽古暇偕印友臨石鼓
韓守不耽蟲鳥文書憲共取綵桐撫四繡巖龕
水雲深雪中為道難捫尋德延覓送陶韓書飛
綠絕壁來携琴携琴出泉手自斲足臨隴斷却
崖頗流水高山貪曷懷年光忽屆六旬滿陶韓
諸君數評鴻數評要學携琴翁我識斯翁頃亦
燕不辭賦跡嫌非工君不見相門如海客多
一朝時去堪張羅此翁布衣勢如松

相寅和汾曲山前山卉芳襄陵酒露金華香幅
巾野服散仙集吹鳴背比體門腸

台山高 送侍御李公自河東還內臺

台山高兮仰彌高上接翼軫薄青霄下臨湖海
三峽濤地靈昭代鍾人豪長途任重輕如毛割
雞沛縣操牛刀飢年寒日無啼嗷至今時宰吸
其糟乘驄衣豸臨中條霍山嵩華齊驚搖薰風
吹海苗瓊瑤晉秦豫士棧車艘惟膏藜藿均和

合

二百五十三

調行驅旱魃雨隨輶歲無凍餒興歌謠民鄰公
所心如焦別厥攸居各安巢行臺水靜絕紛囂
門堂室序堪圖描別亭離館安群僚後明相繼
忠勳勞先賢扶漢忠烈昭正氣充塞乾坤饒神
為震震除山魃護饒中夏貂蠻抗鼎新廟貌羣
棘爲民安神多諸無耗境有遺賢飛干旌講學
論政志昏朝學舍增葺育時髦古人萬扶神堯
瓜時旋駕聽蕭韶攀轅遮道人泣號願公自玉

憫吾曹驄來還慰其棠郊

送張士元赴會試 因次同平川先生

北風漸漸吹栗冽園林疎疎木脫葉赤亭道口
客嘆息昇仙橋邊人去提紫駟暫繫垂楊下郵
亭祖餞紛車駕羨君蚤所秋杜牧實劔腰間光照
夜平川先生別來久因君爲問平安否緬縫事
業復何如若訊匪才云腐朽方今四海混書車
英髦都收帝王家况君席珍尤無瑕青雲得路

合

二百五十四

信不賒此別風月誰共賞江湖夜雨應思想明
年知君是大吳林泉竚聽春雷響

送趙宗魯生子

吾邑何在清溪谷緬想先賢多香躅滔滔今見
士習別執袂披肩時胥穀幼而不學有餘師豈
伊自戕且人謫登天之基付燎毛多少華屋更
破屋卓哉吾友我獨知金吾之孫隱君鞠從來
力學元自好况復天資本質木莊雅不徒鄉黨

愛忠告時聞我實服此後此學諒無倦乃翁乃
父尚奚歟年垂三九未有出世寡兄弟正愁卜
正德二載孟春月深閨忽產荆山玉提保豈徒
君家喜頌禱偏教親舊親婉孌眼有讀書史鳴
雖不類鳬鷺脩好脩還邊先烈矩繼述不作前
人惡此日與君應未老一尊時對峩山麓

慈鳥吟

有鳥有鳥名慈鳥夜夜啼我屋南陬靜聽似是

三百五

失母雛一更啼上山月孤二更人靜悲轉紆三
更四更尚云可五更那忍聲鳴嗚黃昏孤兒聞
一聲破曉血淚及百壺嗟哉為物尚如此況是
人兮天壤徒河陽潘公性純孝蚤年行與黃香
符霜風一夜靈椿摧慈竹堂前相繼枯天荒地
老恨無極二十五日隙中駒千回百轉愁腸結
泣盡繼以時賢味發自金陵來蒲坂蒲坂主人
我田蘇託我續貂意勤懇嗟我亦嘗內艱荼九

泉恨不侍親側聞君此意倍增痛人生不幸有
如此飲泣為作慈鳥辭

來鴈題嶺中書亭卷

今代何人善楷書都下新稱顧來鴈為問茲名
何所因答云事紀甘泉卷維時吾皇正右文
天葩時敷南薰殿侍書儒臣集若林臣亨揮灑
獨稱善穹碑礪成哉典謨直卿雄秀公權健鐵
畫銀鈎 睿藻輝龍翔鳳翥天言美是日肅肅

三百五

陽鳥來層霄直下君庭院馴狎不殊栖杙雞依
人還似巢梁燕占老曾云吉有祥倏看之子膺
天眷明日書銜御筆題中官捧出交邦彥邦彥
為龍苦欲狂講臣學士色驚變君不見陵川郝
氏如梁汴蹠屣書收忠節傳又不見風山卦象
卑高辨仕路升沉列貴賤咄爾忠勤主已知
從容鴻漸勞誰薦又不見候鴈不來來早宴遠
人向背明如電適子承恩此投栖萬方來賀徵

邦真願君葵心傾無情
馬酬尚友情東京直與中郎面
西苑南城宸翰多商晏周鼎

別高一主簿

勿別北行風颼颼王泉山陽路
紫迴我向幽州訪古跡牧兒為
指黃金臺金臺無處半崩壞嘆
息古人今不在昭王當日重郭
隗門外明朝樂毅來夜來臺上拜
賢佐明朝袖手敵國破臺上荒

二百六十六

荒青草多國中忽聞擊筑歌人悲
昭王不可作我道金臺宜蕪沒不
禮真儒禮武夫無乃方寸未開郭
所以事業不足驚兩世之後社稷
傾我以臺邊送客行回曉吹雨狐狸
鳴臺上弗留孟軻迹登臨何以慰
我情方今聖主鄉真儒似君豪俊
盡羅浮笑我未是知務徒碌碌空
讀萬卷書征鴈嗷嗷依遠沙撩人
情緒亂如麻送君遠去作循吏烟
雨金臺聽暮鴉

截葉山行

清谷之西台谷東有山口
通大山之腹小山迎爭高不及亦
唐堂重山之開有石穴紫絡絡麓
蜂房同萬轉千盤綠壁下賤九返
同入硤稚子峰頭聊投石千丈走
氣洄顏紅此山此穴盜曾據如虎
憑鵬鯨得深束搜韓魏車西索巴
蜀銅殺人如刈原隰蓬猛將提兵
幾深入捫奎歷壁差無功寅卯之
年茲醜

二百六十七

橫白晝通都飲椎撞關輔十年
希蓋藏公私遭此益貧窮有客當
官朝陳辭日中元喪啼兒翁鄉鄰
守望或宣力呼名嚇走完其躬無
論同堂從翁父仇即肢節我諸側
里黨翻令轉親密經過醜酒張筵
窮稍富人家家夜無寐屋為床榻
腰刀弓王辰節王公至安民有道
先除戎提兵陰授錢宰策揮戈仍
託程劉忠倚角勢成師出律上兵
未戰先謀攻初駭鄰被四山入雞
鳴分布

貌貅終我山我谿非彼有單羅密布翼難辨豈
無屬戚與鄰星悉予牙爪及晴瞳此賊昔嘗偽
撫牧負乘克有收僕僮或伏絕壁猿徑窺日斜
餉婦潛捫藥我目四明疇能蔽遭予爪士如拾
秋三日獵山淨豺虎一朝俘獻悅宸衷屋屋無
人歸枕奠村村有大眠如種壯士爭釋佩犢貴
佳人笑采芣苢凡口家酒熟鼓逢逢凶年相慶
渾如豈一方用士且如此况復廟廟驅熊熊即
今 聖主羅群雄任賢重見勳華風四海行
看戶不閉樂奏騶虞歌五縱

三百六十八

條山行

似山不入蒼溟裏羣歸無極見頭起頭起摩空
黃河涓涓連入華伏濁水太行峯接日月宮王
屋洞與蓬萊通萬生岵巖狀難寫或言天地卷
梁同雲岑似鳥飛還休羽客如麻時相遇中有
海翁號龍翁群仙行坐獨尊異時翁昔入紫雲

鴻山行寅友伍君鎧號鴻山

自王宸來舞筵休閒春深淺千度蟠菴著花綵
鴻山翠出南斗傍秀壓三閭磨穹蒼雷雨時興
妖魃絕唯有威鳳和雲翔鳳翔愛與麒麟伍曾
上虞走應韶舞帝憐潮陽民阻艱特遣御史拯
其苦潮陽終集蒼主歡赤兒依母忘飢寒何物
青蛇點白壁生教母子拆離難浮雲尋散天日
揭弧矢却射狼星滅韶蕭還召鴻山鳳地城潛

二百六十九

踪海宇際

婺源行贈張涑水全秋古德卿

婺源自古出良士德立言垂休芳皇明有人
號秋古一片心如江水長負笈曾遊吾友門立
言踏水覺春溫賓興南宮稍贈燈開來却坐泉
北尊奎光遙應昌曲明文場迭聘專權衡所經
題品人生翼聯翩飛上朝岡鳴弟子昇騰師從
政帝遣涑邑司民命琴罷桑田問所瘼絃歌境
起風塵靜陽陵趙生頻子許涇川學士昔雲霧
身後陳徒半許行昨有秋賢心似故君不見江
河之流雲漢長蹄涔水激尋尺央婺源時賢有
私古後獲誰謂不前獲

燕歌行

秋風淒淒木黃黃父月瑩瑩滿地霜蟋蟀叶我
砧杵傍丈夫為國戍朔方人生不如駕吳鳶
二水寧雲鴈翔征人仰看懷故鄉

其將念我從軍在興亡胡騎奈何羶我疆吾君
寤寐憂不忘君憂能為君分恙和淚與君縫衣
裳

谿田文集卷之九

五言絕句

雪屏十五首為考功寅友趙子題

其一

大理郡城中西看山峻起城市人家幽青來牕

戶裏 其二

西山望不極景色異昏曉行客展丹青十程猶

未了 其三

大理西山秀厥名號點蒼尸峯出異石白質黑

文章 其四

點蒼十九峯獨有中峯尊左右諸峯列伏如兒

與孫 其五

中峯不可上夏雪仍熒熒下有玉人居顏齋號

雪屏 其六

雪屏左右峯齋瀉銀河低落地成流川名為十

八溪 其七

溪合自龍首出從龍尾艱重關暴來絕人始樂

溪山 其八

溪匯點蒼下中涵島嶼多浩浩如倉海是名為

洱河 其九

河曲多村落村村異卉繁遊人行且問是否桃

花源 其十

溪上春峯淡良工畫不如屏雪驚人耶瞻依兢

卜居 其十一

溪連映日紅峯頭鳥下浴但見中峯人閒傍蓮

濯足 其十二

炎日樂金流納涼人擇渚唯有屏間雪耐寒復

耐暑 其十三

中峯頭造化霖雨蘇多方秋風期浩首扇播黃

花香 其十四

雪屏不可階白質誰能測唯有歲寒時真純出

本色 其十五

仁人樂在山知樂川清溪君子諒聞道寄情於
兩間

送大理兩曲王子擢河南僉憲四首

吳地愁將母秦雲望斷腸遷官鄰雍土迎養慰
王祥

檄典中州憲客來南國傳竊窺君茹某口費二

文錢

御史明如鑑秋官湛若池獄歸君子折輕重始

合

三百七十四

無私

純孝關西客公廡世所知今持中土憲焉往不

攸宜

府尊胡公陞臬司憲副提刑推兵井肅奉送一首

孔蓋臨京兆夙彈牙角冠鳩隨淑氣化猶畏霜
風寒

捲簾

隔簾山色好捲簾山色真忽愛簾初捲山色雨

後新

月下獨行

予倦書齋鎖夜長人盡臥空庭得伴稀天地月
明我

合

三百七十五

五言律詩

和霍宰中秋對月十首

入宵看碧落滿目生蟾蜍字
猶識烏啼久不眠代明誰見
星垣道我空仙為愛鳴琴
宰相焚子夜煙

把酒邀明月揚輝正仲秋
遙臨臺沼上徐隼冠
童遊俯仰得新樂行藏憶舊
羞放言今是未聊和浴沂詎

二百七十六

雨後中秋月天清真倍明
賓朋皆自樂魚鳥亦人情
星沼潛難定風杯睡自輕
却思同志客千里又寒盟

今夜家家月清光滿碧霄
昔人曾語我華亦宿僚
流景傷難駐良朋恨獨
遲相逢莫憚醉風色漸蕭條

望夜月偏白中秋人廢眠
池星踈照漢花露密侵
筵垢盡真通道川同豈是
禪誰親盈滿像時

沈山篇

不識金雞曉仍看玉兔新
詩成看劇樂官逼我驚神
吾道今誰寄斯文代有人
良時宜遣興流景未須頻

愛月同諸子開尊及仲秋
嗟予觀物拙念爾聚星稠
鳴鶴巡筵舞吟蠶異客謳
登臨各自適不比仲宣樓

天上月無憾人間酒合歡
琴來聽友弄詩就倚

二百七十七

樓看池鳥踏星宿荷珠簇
露盤茲遊良有得竟夕少爭端

今夕宵中月晴天分外明
能通賢哲志亦暢古今情
梁上無人在城頭空柝鳴
因思君子惠尊酒欲持傾

南漢列虛宿東林滿月華
空庭見落葉踈樹起鳴鴉
露竹光堪摘風花影易斜
龍泉何處在埋沒氣如霞

惠濟寺與九川奉政淫野太史會宿後

對山太史尋訪宿處有作奉和

野寺曾遊地高軒此日過山僧迎迓竹砌鳥上
煙蘿境靜諸塵息心清萬事那經行聯榻處應
問客如何

步韻奉酬對山

訪舊秋將老盍簪興自長星乎相會聚月乃假
輝光吟撼三川動情如點浴狂看君真有道不

北漢京房

中秋日游西訪對山

為念平生友西來一見之論文及六籍取善更
多師翻舞清秋節尊傾白啤辭相親貪受益忘
却鬢蓬絲

秋日訪楊南里年丈

不見楊夫子涉淫至渭將迎賓興出郭設燕士
封羊正值中秋月連傾子夜觴知君元好道無

白語蘭香

同淫野讀白沙詩次韻

有客同良夜青燈檢白沙刪後新成調筆端細
著花芬香羨氣味泔沒野人家爛醉高歌裏非
關泛盞霞

邊報

昨夜聞邊報憂除喜欲狂將軍一出塞醜類走
群羊禹貢烟塵息光天日月長書生無異力俛

首拜旻蒼

秋雨

秋雨墜銀絲簷前滴復傾山峯看不見渚陵坐
來平隣舍乞薪米行人阻去程師在太行路關
山無限情

秋感

王事今何如久無信息通飄風摘敗葉細雨響
疎桐衰老連天黃悲泣遶砌蛩夜睡恰纔看衰

鴻眙耳聾

涉渭

清秋涉渭涯清渭正連漪水底覺風動舟中見
地移向空排鴈字常鏡躍魚兒不敢言溼濁防
人說是非

曲沃道中

五夜衾如鐵征夫久早催霜凝鬢作雪風過耳
成雷道路人難合塵沙眼可開別家六百里憶

三百八十一

殺得書來

憶劉子脩

柳條一度折莫奈幾回新詩句錯知我文章不
讓人鶯囀幾山頂花香清谷瀕應有好懷在歸
來許共論

吊大司成王頤厓居憂二首

夫子瀛洲傑平生襟抱憂牛弘心交弼李客色
承劉銓部昔樂以遺經共講求別來蘭臭在

憶夢偏稠

蘭室容儀生雪舟八夢頻聽琴如昨日麗澤更
何辰祥孝艱多歷悲情表未陳虛舟橫野渡甚
日濟斯人

送高蘇門淮山兩大祭之任

高子中州傑文章擅大家鯨魚今掣海鳶鳳舊
群鴉征邁心猶狀盤紆路不嗟干旌忽趙魏方
俗定熟華

三百八十二

邊處士尚居

曉度清河曲春臨居士家建軒皆竹木城市亦
烟霞琴斷鷺還迷荆菱雨復花功名慵似我欣
就話桑麻

送孟愈心還湖南

天上拾遺客金鑑光為兵部中湖南衣笈行手曾扶
造化身正繫綱常華屋容人住余憲京師有荒
村憶節光出使關中日乾坤浮水國民物看舟航

送張侯三載攷績

玉堂天上客白雪郢中吟將鶴來三谷停驂弄
一琴村厖入夜靜庭草信春深奏績人多恤離
筵酒細斟

送上川洪子承政還欽

何處旁行得津頭路不平青山回首望素日少
人爭俯仰愜吾意登臨盡物情醉和峯月臥誰
後聽鷄鳴

送雒司諫拜四川僉憲

六月炎燄毒連雲蜀道難聽琴之子去有曲向
誰彈榻畔戎方蠱懷中兒未安平生經濟志今
日為君彈

送順天尹王玉泉謫福建大叅

河邊宵待滿門下月聯班習倚葭邊玉深知地
下山孫膚今日事倚較舊時顏韶樂懸宮舍來
儀看鳳還

送郭二簿半山以行還安陽

郭簿汾陽裔田廬尚華州雁行曾歷澤星聚幾
同遊枳畔栖鷺穩客邊咲燕稠看君非管器
武志應酬

送任繼周之梧州幕賓

念子已髯髯謁予總角總明經奪父志折桂負
兄才入幕安增重為賓嘉其猜叅謀登眺慶應
不愧卿丞

挽八十四丈胡封君

耄壽三陽老仍將六籍尋開來曾有績造物本
無心膝下棠難剪階前雪易禁山頽歌亂日地
動起哀吟

壽對山姊張母

車門何處是羣棘許西城堂上一萱茂階前五
桂榮舞侑金莖露歌添烏髮美曹家兄弟在
不說謝王庭

九月四日書荷葉論

佳節重陽近新秋上壽端尊開菊放日春借杏
花壇多士心先醉六經道未聞看君饒富貴誰
謂座毡寒

賀脩武縣志書呈李太守

覃懷廳處士種德久埋名子肖施舟麥妻從鮮
佩玗八句鳩在杖偕老爵同擎膝下看麟鳳曾
層舞隊明

王百八十四

送鄧陽驛孫宰之任

三路設關城朋尊送客行星馳龍卧處馬繫鹿
門莊莊事無多獨宅心在一臧雲衢舒老眼為
看過官長

都下送徐川簿行還羅山

彼沃羅山邑甲邦美莫京上勤榮總易女靜芳
偏借松栢村村黑池塘處處明君歸聊系牘應
和安琴清

題惠果寺僧方丈

涇陽惠果寺傳是符堅宮世代幾多易人情有
所崇樹接蓮峯雪花滋鄭國洪幽齋無事客焚
栢弄焦桐

題觀音寺長老僧方丈

曾借禪房住知君無是非祭時同上殿齋罷獨
關扉問卷輒三藏栽松已十圍相看雖異術機
事却同蓮

王百八十五

谿田文集卷之十

七言絕句

平川書院十詠

攷經堂

攷經堂上惜分陰，費却絕編一片心。
屈指良朋三五輩，杏花紅後到于今。

弘道堂

道蕪費隱大無垠，列聖能弘迥出群。
竊恐此身

弘不得，還將張主付天君。

清風軒

軒外清風掠地來，綻紅舒綠拂塵埃。
年年落葉堆門合，賴有竹梢掃得開。

明月菴

一菴小構在煙霞，入夜月明趣倍加。
絃誦聲高宿鳥定，一池水浸四時花。

清谷草堂

蕭然茅屋枕清流，道耶時看一帶秋。
坐穩綠陰閒裏趣，雙雙飛過鏡中驅。

崖我小房

結廬山下倚崖我，雨後晨初看碧螺。
峯帶殘陽村落晚，絃歌歡處聽樵歌。

凝墨池

池邊龍尾洗松烟，池面黑雲覆碧天。
竊擬一朝雷雨作，沛然沾溉足千川。

詩亭春光

亭前手種四時花，春事無端詩思奢。
秋去冬來幾冷落，春光又早在梅華。

檜林夜誦

種檜成林作怒濤，風停夜靜書聲高。
青藜然火交林起，疑是星河落九霄。

紙巷夏絃

滿巷秋陰罷講餘，聞蟬三弄足歡娛。
南風一陣

精神爽不必乘涼向舞鸞

送平川先生入朝十離詩

雲離山

濯然素練掛巖櫺。時解從龍飛上空。眼底升天
留不住。會看雷雨遍寰中。

水離泉

一派活波滾滾傾。滿潭竹葉照人清。沿流處
沾膏澤。到海鹽。仍和鬲溪



二百八十八

鳳離梧

五彩文身衆眼明。九苞德備舊馳名。丹山飛到
虞廷上。頃覺人間是太平。

鵲離籠

孝老聰明力更加。百禽曾不共生涯。雲霄此去
應難肯。夢小功勞報主家。

鳥離巢

慈禽何事出雲林。想是潛懷反哺心。臨舉啞啞

飛不去。鳥中誠矣有曾參

田離主

看看嘉穀長來高。指日明堂伴太牢。何事王人
拋棄得。滿田從此茂蓬蒿。

瞽離相

有杖無眸未解扶。多虧岩電引前途。于今跬步
皆坑陷。何日摩拖到大都。

兒離母



二百八十九

膝前提抱盡朝歡。乳裏離懷半步難。隣姬縱燕
相照顧。萱堂寂寞淚闌干。

女離姆

女紅指教荷多方。昨日猶傳婦道謠。窈窕行藏
何處也。燕飛時節斷人腸。

僧離師

門掩落花春色深。別師出寺問難任。傳來衣鉢
誰收拾。肩上一條擔子沉。

夾江瞻勝圖二十首

其一 二友就次

山館松林鳥鳴處。千巖萬壑入雙瞳。却看宣聖
師常在。不似同行向道中。

其二 三山觀漁

萬仞山頭谷得蕓。雲入霧濕衣巾他山君子
遙相識。不是塵中壟斷人。

其三 登山尋訪

登登鳥道綠雲上。色色花香隔岫真。中有幽人
知客意。特教童子候開門。

其四 隔澗眺望

碧岑登罷小雲蒼。閒立芝坪望別龕。無限新詩
圖畫裏。煙霞路過未為貪。

其五 岩頭觀瀾

孔子登山小四夷。觀瀾仍歎逝如斯。道人不知
公侯貴。但坐峰頭效仲尼。

其六 空山寺觀

山頂飛樓樓下山。山根如海碧濤環。道人不在
山虛寂。風月一時閒復閒。

其七 江舟就岸望岩見寺

他山樓閣插雲岑。曾在其間幾弄吟。淑氣催人
逸興發。輕舟飛過海濤深。

其八 江頭寺外凭欄觀魚

江畔扁舟繫柳灣。蓮池魚躍鳥綿蠻。乾坤春滿
人誰會。道在凭欄指顧間。

其九 山寺逢僧

身入岩雲第幾層。山門迎客遇雙僧。雙僧為說
六塵語。不識儂心是玉冰。

其十 登山觀口指示人世

鳥道穿雲歷翠微。星躔接處有柴扉。市頭將相
乾坤窄。始覺芝岩遜客肥。

其十一 觀鵝

折屐先生喜樹勲驚也聞殺右將軍却攻一藝
鳴千古肇出龍跳虎卧文

其十二釣舟

孤舸暗江風浪平朝衣不著覺身輕縱然詔賜
黃金印解綬還歸釣月明

其十三春日課耕

夢見勲華道在身心無外慕但耕莘時人不識
為霖客認作樊遲稼圃人

其十四松臺喚鶴

鮮組歸來採蕨薇煙霞還着舊荷衣五侯七貴
不知友隔澗撥雲喚令威

其十五拜送飛仙畱

畱畱人世有飛仙此事非真休浪傳吾道真聞
非億料許君白日解翀天

其十六松下問童子畱

芝岩訪友洞雲籠松下莎間問睡童童子應門

無遠見不知琴客是仙翁

其十七雪江獨釣

千山無鳥九衢迷獨釣寒江簑笠低却有非熊
偏入夢畱畱畱與傳岩齋

其十八童子抱琴雙鶴來畱畱

囊中欲出七絃絃猿雲裏忽來二雪毫二雪七絃
知我意時將願樂共陶陶

其十九題山亭獨坐有人前跪畱

水際山亭耳目清世間榮辱久無驚鄉人不識
身解組得失時來就決平

其二十題喚渡畱

步到江頭舟舫津鷓鴣啼歇四山春風停浪靜
徐徐濟不是需泥致冠人

奉和息園雜興十有二首

禿李園中爛雪霞芙蓉門口錦屏遮只將獨樂
題園榜却有閑人來看花

提甕澆園不記春飯蔬綠學仲尼貧飯餘還許
鄉鄰拾恐有亦甘草茹人

納涼看徒踏平蕪十畝陰濃亦自娛散步却思
折盡客遊肩詩在誦來無

水面花開舟楫通綸巾羽扇歌薰風清吟盡日
不知暑諒是溪頭無極翁

燕語鶯歌麗日遲單衣童冠試相宜會翁春興
良非淺杜曲遊人恐未知

不

三百九十五

鳳凰臺北駟門翠春在君家棣萼肥正喜槐陰
足遠芘那愁無地着潛飛

松林濤應中丞衙菊選輝迷司寇麻縱使門前
植五柳不妨原是種槐家

木奴晚見黃金色菜竹時依碧玉叢却笑主人
真大受洞庭淇澳在宵中

翠禽飛處臭蘭苔黃鳥歌時媚藥苗珍品却憐
香色正尋常不變艾和蒲

池臨園卉卉臨池水陸花繁貫四時客到神怡
多所咏陽春獨惜主人辭

鳳翥朝陽早作負龍螭却傍茹芝人賡歌正屬
蒼顏老曲調時時白雪新

北阜玄湖淑問卿東橋畫錦有容輝江天霖雨
隨車落來往紅塵不着衣

題梅和千川先生韻

北帝行威萬木摧窮郊獨首百花開銀葩鏡輪

不

三百九十五

一枝子露出乾坤造化來

秋日書事

樓邊征鴈耀霜翎軒對黃花戶不扃吟到黃昏
還獨坐又隨明月向前庭

讀史有感

村間人似一輕鷗閒立蒼茫古渡頭遙見拍天
雪浪裏沉來幾葉是虛舟

題月下獨

燭地香消戶已扃夜深人靜睡初醒獨憐一樣
中天月簾裏不如簾外明

春日獨坐

踈踈微雨浥香埃小院庭深花半開草色一簾
春晝永黃鸝啼過短牆來

洞門讀易偶見杏花

東風門外幾時來紛紛蜂蝶短牆隈洞門開出
持周易紅杏和鶯滿樹開

葵花吟寄許少華中丞

六月葵花向日遲東君相背幾多時涼飈信報
三庚伏猶自傾心了不知

秋夜獨行

鳥棲落木響空階獨自開門步翠苔貪看一天
星斗爛隔牆滾過月明來

清平調二首

天上日光午不斜仙人分住玉皇家從來典籍

動收拾閒種繡窰看看花

閑園薰風下界春蒼生魚鳥是閑身及臺早晚
無多事笑指遊麟問舊人

移竹二首

浮山居士愛林泉謝却紅塵住洞天近喜此君
相伴得醉和烟雨到自前農書云竹有醉日
此君此夜到自前天有清風地有烟身恰齊腰
年所小帶來仍喜子孫賢

遊迎祥觀觀梅

匹馬長安第幾回客中忽憶舊時梅芳心欲探
春消息特地迎祥觀裏來

東康德涵代從人借書

不把牙籤負擔頭客中零落舊交游雞窓擬欲
重相訪為我殷勤問鄴侯

謝王仲機邀飲

龍首渠邊樹影斜步隨流水到君家腐迂多謝

偏知我祇共蕭蕭不共花

登覽翠樓思親

應舉離家不自由
看看客邸住經秋
差我山頂
豐雲葉極目傷神覽翠樓

陝西東司鹿鳴燕罷

碌庸凡事且隨人
小就功名底為親
畢竟這些
身外物何緣能動道人心

雪花

合

二百九十八

冷風吹綻蕊繽紛
飛放漫天世不群
佇看芳殘
結子事熟梅時節隴頭雲

嘆杏

兩株紅杏傍簷牙
占斷春光居士家
何事幽禽
欺負得夜來啄却數枝花

過劉子明精舍賦得寒字

我既赤窮君復寒
相逢蔬水即成歡
對床夜話
攢眉事直是明誠兩字難

聞驢鳴偶成

結廬迥野近青山
門掩落花盡日間
昂首效聲
庭草綠自家意思一般般

觀鴈

霜天不擇放黃花
鴈過樓前字字斜
塞上狼烟
今息否好傳帛書到官家

九日薄暮獨酌寄符尚玉

綠醕盈缸對影傾
黃花滿徑自吟賡
飛將幾點

合

三百九十九

離鴉晚照遍千山
夜月明

嶺嶺

嶺嶺吾家舊
叠弁直從阿祖到
書生大父靖川先生呼嶺

學為叠尚書白占作筆架
惜愛心中似不平
卷介

先生呼嶺嶺為筆架山

題峻山遠水漁舟並泊漁父共酌觀鴈圖

山容壁立水容寬
釣得魚兒足共歡
罷棹菰蒲
深處泊一聲寒鴈鏡中看

題畫

雲山疊翠雨痕新
樓閣參差不見人
獨共漁郎撐小艇
松陰一醉甕頭春

題雪梅圖

衝寒冒雪放瓊英
全不趨炎類世情
受盡風霜多少苦
到春有用在調羹

獨坐對葵

書齋兀坐寂無譁
飢自尋食渴自茶
竟日幽階

△

三百一

誰是伴
赤心人對赤心花

遣興

當窓疎竹近新綠
迷砌閒花舒小紅
獨坐南風

深院靜
蕙蘭香
散丁東

綠蔭一編手倦餘
花香草軟步仍舒
回頭遙見

清風到楊柳
溪邊翻我書

幾朵好花開砌畔
一雙幽鳥語林端
草蘿半放

紫閣小窗入終南
萬仞山

盤裏青黃杏子酸
兒童笑把酒瓶般
石榴未老

清谷河邊弄碧波
清谷河底見嵯峨
偶將山色

和天色就地掬來一掬多
綠樹陰中看碧澗
潄聲汨汨半空寒
誰言人世

題劉氏村居

巖崖山隈清谷邊
花開如錦柳如煙
劉家別墅

△

三百一

新遷處誰識人間另有天

羨君家住白雲團
屋上潄聲入耳寒
花逕開尊

客座合青山把作畫屏看

君家住處號留坊
去去苔侵曲徑荒
滿院綠陰

籠坐合教聲帝鳥帶花香

一村幽僻礙煙霞
臨水登山路不賒
客到伶

看伶許祇防傳與畫工家

村環小裏渠中水
人種清河鄉外田
若箇耕成

圖畫裏只堪延佇不堪前

山丹曉露

早起花枝宿露饒
粧添春色幾分嬌
誰家兒女
悲殘月
和淚遺來金步搖

朝食

東廊日影閣簷端
案上殘書倦復看
學子不來
雞鳴午青藜自採辦
朝食

和平川先生郊行

崑崙山頭日欲斜
清河灣口有人家
一聲牧笛
前村黑
匹馬香風颭落花

學道

學道常慙見未真
苦向弱質打精神
曉來俄把
菱花照
端得緣深瘦了人

獨坐

新篁搖綠映書龕
嫩草爭抽碧玉簪
兀坐不知
春去久
山丹開罷又宜男

雨中

山莊細雨掩柴門
病上身來易斷魂
花發滿庭
空自好
杜鵑聲裏過黃昏
窓間細雨飛輕塵
獨坐吟哦似病身
花落屋梁
來燕子
烏衣濕却語頻頻

歲學子

力學樟舟上水如中問
夢子不容徐蹉跎莫遣
沿流去
四月于今不讀書

座中驚蝶

半醒半睡眼慵開
蝶飄然撲面來
翅粉和香
塗我面
應知新向花間回

和東郭涇野觀梅

座上雪花撲酒杯
庭前爆竹喚春回
大公知我
求三益
竹畔松前故放梅

長安吊古

不到長安幾十春
舊家梁燕入新鄰
黃金塢在

花狼籍時有揮鋤種菜人

咸陽懷古

咸陽原上望秦中渭水依然帶故宮
指鹿臂鷹人惡說青山惟愛茹芝翁

又長安懷古

銅山錢客碎辭君金塢遊人墮令聞
何似春巖聽鳥客不關人事但耕雲

清川送客北征

三百四

清川花底好聽鶯何事南來又北征
歸遇故人如門訊為言挾冊尚書生

寄榆林邊備僉憲蔣公

鴛鴦湖畔犬羊眠穢我克封禹貢
天文命看敷元愷在叙歌應入鳳儀絃

邠孩誰遣旄頭搖向日時聽犬吠堯
一曲簫韶蠻狄服只將淑問付皋陶

送少方伯崔公之山東

二月春寒陰復晴綠楊花外轉流鶯
渭城誰唱陽關曲一枕棠陰夢不成

水王金臺照客清重逢何處渭南城
年來怕聽陽關曲腸斷秦人是此聲

寄贈李伯雨宰新城

世路年來陷阱生論心吾黨見君平
朝天會報新城政臥轍應牽慈母情

年光滾滾逝如車香逕初遊見落霞
寄語龍門

三百五

握柄客長春應護一欄花

寄贈胡都憲世甫

可泉居士玉堂仙政事文章世所傳
近報休休綏海嶽却無他技任才賢

胡子文章世所都黃河華嶽是規模
都臺却歛峯濤氣化作甘霖萬物蘇

送高蘇門推大叅之任

三年語笑甫蘭香一別忽驚七載強
病老能禁

幾七載如何人事入參商

文星昨夜入汾陽
使日都門泛別觴
同是一般

三晉城知經軒過有禪光

送商洛黃公權憲副分巡西寧

黃鳥啁啾楊柳垂
棠陰遺愛李龜枝
陽關一曲

桑園暮萬愁千歲總寄思

桑園麻澗指前旌
遙望湟中筭去程
到處桑麻

應似此棠陰來鴈好傳聲

贈姜大參

夫君醇德似淵深
秦越難逢幸盍簪
今日王霄省
返轡東南曠處是甘霖

贈陸大參

聞道君家棣萼香
三株齊發向春陽
一株帝種峨嵋麓
化作棠陰滿蜀涼

贈張子魚憲副

東曹詩聽杜陵吟
西蜀文看史漢深
行步褒姒

來又去不留一曲向知音

贈暢子實憲僉

知君懷抱貯陽春
到處將春散及民
寄語齊民還訝否
三春豪傑是斯人

贈韓廷延大參

輶軒南驚路遙遙
德政如春雪著消
聞道蠻方非向日
棠陰不見賣翁苗

贈陳伯行憲憲

向藩同郡復同鳴
識得雄才衆莫京
晉接還看湘漢去
一天霖雨慰蒼生

贈秦少參

曾乘駟馬下層霄
踏遍西江山嶽搖
今日旬宣及海岱
一天霜氣却春朝

贈少司空張伯祥

昔君辛酉上天衢
多少英才共步趨
三十年來人不見
康侯元只是醇儒

先生辛酉步雲衢豪士談鋒刺客迂今日鋒隨
人析盡光前蔭後是醇儒

寄贈嶺南仇總戎

將軍開府令嚴明不似由基恃藝精文學時將
脩武備嶺南今日亦長城

寄贈留都致政楊總戎

將軍投老棄孫吳舊學溫尋道不孤况說常收
山每稔清時寧作種瓜夫

贈黃允吉憲副

先生寡過文師遠醇德無瑕玉不如閭閻分符
霖雨布蒼生隨處是華胥

贈夏都閫揮使

將軍殿國用訏謨常笑由基是一夫燕喜侯同
張仲飲不妨顏孟却孫吳

寄賀劉憲副平秦蜀鉅盜二首

小蜀山長斷客行將軍提劍喪元輕先是都指

任勦赤眉何似風燈息為獨秦文腹內兵

豺虎依山勢莫嬰元戎探穴殲身輕先生袖
如椽筆一掃秦蜀千里清

寄賀漢中通府朱成常平盜

豺狼當路斷人行閫將身殲動王京誰掃蜀
千里淨晦菴元不是書生

狼星春首犯天弧將死戎張士益孤向晚却
元晦在筆鋒一掃赤眉無

李通府鈇陞漢中二守

川原落木望中瘴遙指前山是客途四境民蘇
室似磬行旌何處引醇儒

涇川話舊幾燈殘掣肘論終億萬端堂上今聞

陳寔在出門應忘路行難

酬漢中陳太守二首

蝶夢月窓遠集崇閣門霜遲有來鴻南邦太守
通通刺不是陳蕃是仲弓

我山涇水有樵漁跡似遊最意却疎聞馬仲子
應念說懷人不見見詩書

代贈耀州唐川

玉磬山輝接曉霞千村厖靜但鳴鴉客來把酒
長松下咲指東岩翫月華

寄耀州楊守

伯起淹淹守渭陽移官丘馬患空囊同寅賴有
竿峰在為說休愁歸路長

贈江陵陳公分巡漢中

朱雀橋邊蓋屢傾此芝巖畔密班荆德星只在
銀河側下榻無因空寄聲

寄漢中朱太守

元晦別來幾易星精金良玉想儀刑紛紛蘭蕙
皆蕭艾唯有南山似舊青

酬漢中符通府

漢中別駕筆鋒銛口是明時蔣孝廉雲棧解馮

十里鴈菊花時節

闌潛本是山中客入紅塵便憶歸玉笋班人
遙問訊秋空千里一鴻飛

代贈漢中王貳守

鳳凰鳴慶淨豺狼兆李風吹滿邵香賑活殍民
難記數都懸容像祀焚香

寄榆林邊備僉憲范公

從歲蕭牆種禍秧陳搏眠榻漏聲長籌邊今有

希文在人睡蓮峰頂上香

榆林甲士號精兵心勇防胡世莫京子厚在邊
新靖難希文來佐長城

寄漢中董太守

江左歸來半載餘漢南懷客未通書菊蕊繁露
忽開卷孔思頗情兄仲舒

鳴鶴庭中鼓一琴然歌聲起漢江潯美人只在
南山外鴻鴈不來雲樹深

天厨紫笋出閩中品入關南味亦同近怪衰翁
差有睡誤將木葉試松風

送新授涉縣司訓張子允升

學易伊誰道在身知君溫故久知新涉城此去
聽消息無限春風座上人

送表司訓擢善化教諭

雪裏梅香酒盃寬高歌無耐渭城殘龍橋別去
應思士野草閒花夢不看

合

三百十一

三原髦士如珪璧多少工夫琢得成琢得成時
人又去清河東逝是離情

亭前行色感驪駒尊外僕夫總若癰君到長沙
應憶我十年相見輒唐虞

寄贈蒲州何學正鄉丈

君子身貧道不貧愛將微祿慰慈親傳經正及
傳心日立愛先收善養人

代寄鳳縣司訓

鳳城司訓心如石善教仍周曆室生座上行者
風雨過光天耀日李堯榮

贈王鳳泉重興西土學政

夫子絕編在洛陽八閩曾種李堯香而今重引
橫渠派應得流如洙泗長

河汾之域有名儒俯仰常將道自娛重入關中何
所事欲教洙泗接唐虞

贈郭中翰謹

合

三百十二

八分遺法世誰攻下筆看君近蔡邕我向上林
舒眼望百花園裏見青松

代贈鄆縣學諭

太白山陰舊所遊于今不到五春秋橫渠聞有
臯比客苑李花香院落稠

代張生悌賀陝州徐司訓蒙臺徵獎勞
伯介

河浪滔天瀉莫支一泉脉脉自連漪清溪莫道
無人識已有觀風使者知

望道贈別涇楚門人王季隣六首

河東王子王如溫
靈裏曾遊涇楚門
秋日曉臺

同望道秦川看微自山村

王子東來蕭阪津
為言涇楚舊尋秦
明朝策馬

始平去又逐橫涇
綠竹人時李隣自三原訪武

聞說河東有利津
紅塵十丈解迷人
誰知嶽瀆

英靈在放出蓮花水上斜

涇川呂子南征客
追者誰非是季隣
雪後春深

追問路涇川還覓共遊人

黃菊開時客在門
烹雞炊黍共山根
美人曲罷

揚琴去何日茅齋更掛尊

對酒性僻懶開門
終日眠雲綠樹根
有客携琴

來奏曲難窺不覺是黃昏

題杭州湖山齋
賀高陵劉秀才古四

半來驚鶴嶺虎岩
高潮入錢塘海立號誰為此

意彥士要令筆出鉅峰濤

西湖暈棘精忠廟
門有奸邪許客批
寫贈詩髦

何所為獨知期爾
辨毫釐

花底山光翠欲流
峯頭歌吹待星收
遲君動靜

相涵日誰道湖山
是勝遊

登壇戒士機心重
弄艇潮人巧欲呈
唯有湖山

遊息客不關營利
不關名

謝涇陽霍宰惠紙
一色雲箋玉不如
朝隨風雅到茅廬
山中知我

無多事欲著人間
覆瓿書

玉版鐫鐫二百餘
飛隨白雪到蝸居
君應猜我

眠雲暇幕詭無巾
要著書

奉謝霍宰惠白粳
新米

瓠口誰將玉作塵
霜杭初熟未嘗新
詩仙得此

笑無用併與煙村
火食人

雲表金盆碾玉塵
香杭出碓賽霜新
真仙蓄此

良無用笑寄觀需
酒食人

奉寄雙溪杭翁

不見雙溪釣月君
筆端何處起風雲
斯水鳴後六書絕
誰識先蒼鳥跡文
松雪今人號右軍
俗書姿媚轉紛紜
江南誰識雙溪老
筆是商周鼎鬲文

託寶雞令寄白德潤
德潤好仙故戲之
不見陳倉白玉仙
雲衢西望有鳬翩
緘書為問還丹熟
一日看花幾洞天

題薛孝夫舞鶴軒

行過千山與萬陂
匱中良玉未曾遺
江臯不作離騷怨
惟有軒前舞鶴知

寄題張親家幽居

山園水遠雜煙霞
古木森森公藝家
丹鳳不來紅日近
一庭春色紫荆花
閉戶頻抄金穀方
騷鸞直欲謁天皇
化身還作化家計
蘭桂滿庭春自長

三百十六

蒲城訪趙文學公道事有感

主聖臣賢擬見招
蒲輪碾下九重遙
高宗傳說難專美
大筆還當紀聖朝

次蒲城

離家信宿次蒲城
明日從師破站行
馬壯路平人更穩
老親誰為寄歡聲

蒲州道中

野次山行幾日強
慣于馬上見荒涼
涼然淚落蒲

三百十七

風景依稀似故鄉

題虞帝廟廣孝泉亭

趣裝西過首陽路
繫馬東看廣孝泉
虞帝廟西首陽正路蓋即諸首陽山夷介祠之路也廣孝泉在虞帝廟中泉上有亭人傳即舜所浚井也

身是離親赴闕客
一心雙感激潸潸然

錢牛渡

當日明皇纈錦舟
錦舟爛盡錢牛留
入生莫作千年計
百歲相看水上漚

黃河兩岸鑄鐵牛唐天子醉龍舟錦帆蘭棹
今何處蘆荻洲邊空白漚不拘聲律

薰風巷

蒲州城裏薰風巷過客須經莫嘆嗟一曲南風
人盡樂當今天子即重華

中條山

蒲坂西收草嶽青悵空瑤地見孤撐世人莫訝
無頭尾不盡鍾蕃到處名

涑水河

涑水河邊驛路通路傍馬上問兒童兒童徃往
遥相指南岸人家司馬公

聞喜別平川先生

離親千里共師來中道明師齊匪才西望長安
五百里涑川北去獨徘徊

別女橋痕

寒衣泣把送良人塞外風霜孰肯親潛水東流

和淚下橋邊千載腕痕新

烈女哭夫過滄河南巖巖留得掌痕多人傳天
垂遺跡任是巖崩竟不磨

次侯馬驛觀風題姜女橋痕因詢

人得土俗復作一首

郵壁分明表孟姜原人爲我說遺芳至今滄
河邊女悲至啼時而麗壩

侯馬驛聞書聲

日暮宿投侯馬驛隣家時聽讀書聲華池遙
門窗士夜永如年趙課程

思兄

常思綺野家若日離合無常未切情一上路
才覺得客中徒謂他人兄

憶四弟

忽憶家中小弟弟別時送我出村來八豎
言語手托兄行淚闌腮

晉文公廟

小白雲亡諸姬傾諸侯束手盡歸荆當時天下
無人在王室誰存祭其名

過豫橋

客伴先驅不可招北風凜凜路迢迢
楊枯木離人淚匹馬登登過豫橋

憶劉子明

出門犢子倚交游手把木堯誰可投
憶殺谿田

村處士子明眉宇見無由

憶王以仁

草有芝蘭木有松碌庸長得仰休風
瀕陽別後

音書杳崇德學來幾許崇

憶實伯孝

高縣河邊淚滿巾蒙城路上憶交親
眼前東西

南北客誰解慈仁更愛人

憶永寧

松澗賢人路永寧金蘭與我結平生
而今阻隔關山遠旅次聞砧敲月明

憶王孟章

忽憶渭濱王處士平生雅趣在吳詩
題年如小月明夜清各堂前訪

過太平縣有感

嘗思前代兵爭日野廵荒城白骨勻
路入太平躍馬過忽驚身是太平民

憶王儲秀

與君相交更相親相別相思易斷魂
歇馬郵亭獨自坐疎星淡月幾黃昏

憶汝堅

柱國賢孫王汝堅禪房餞氏泛銀船
相思未有相逢日利得相逢定隔年

汾河鳥

滿頭白髮親何在兩腳紅塵日未休
征鞍羨彼

汾河鳥水面飛浮得自由

過汾水訪文中子

汾陽山路亂重重榆柳如麻夾路濃
偶憶當年文中子河邊無處覓遺蹤

訪薛文清公

先生汾水河邊住我訪先生過水涯
北抵平陽八十里幾回立馬問人家

題淮陰廟

三百廿二

五載握兵四海同四頭頸血濺袍紅
長陵月夜渾蕭索自是人人說沛公

太原為史先生題畫

松陰著蓑

澗外松風滿午濤相逢舉子並時髦
誰云當局渾迷曉隔足行來著著高

秋江漁舟

紅葉江頭報早秋琉璃皺上弄漁舟
孤蓬棹入

菰蒲裏只載新詩不載愁

瀑布圖

鳥寂山空花自芳雨餘溪豁帶新涼
行人頭上分明見界破芙蓉白練長

尋幽圖

閑裏尋幽出洞天長松脩竹鎖柴關
杖藜剛步溪橋外回首白雲占却山

梅福隱居

三百廿三

潛入吳門變姓名執鞭人裏寄餘生
妻孥袍笏非難棄難在謳歌漢宰衡

楊雄

楊子摘文頌莽時著書猶欲比宣尼
憑誰為問田恒事沐浴曾朝知未知

題孔明抱膝吟圖

銅爵臺飛障日塵烏江擢發亦迷津
英雄誰獨識權字松下長吟抱膝人

題子陵垂釣圖

矢射高塘隼已空
雲臺壯士總論功
駕行鵠立非吾事
合着羊裘釣澤中

蘇武牧羝圖

北海牧羝羝未羔
饑食毡雪望神皋
律陵說得黑頭白
臥起常持漢節牢

題太公釣渭圖

八十漁翁住渭川
可曾終日得鱗鮮
只因一夕

三百廿

非熊夢釣得周家八百年

南溪十挽詩

蕭阪公志謝公號南溪居士

鳴謙邂逅

王屋山摧風力勅馬頭
雪擁澗溝平鳴謙夕遇
南溪客詩酒曾教五夜明

金臺談經

休將注脚論遺經
憶在金臺例玉鉞
四十年前人醉處
有無名氏與君醒

姑蘇惜玉

辭君初判姑蘇郡
吳母輒奔廣孝泉
夾岸吳兒隨舸說
惜茲懷玉又空還

保寧平賊

錦水巴山逼赤眉
生民無計避艱危
保寧通府河中客
解戮鯨鯢似折枝

寧羗去思

寧羗守葬首陽雲
在日牧民有令聞
墓木近傳

三百廿

堪作柱郡碑猶打去思文

南曹陳情

南曹初折單辭欲北闕
輒陳外補情勅下改官
人盡說仁親報國兩成名

東充治河

分堂治充雖稱佐
受命塞河却自殫
瓠子歌成裡祀日
天顏遙喜兆民安

江西幹蠱

南昌變後事難平當路無人得援盈謝子獨來
民恨晚亂邦猶得政刑明

學徒傳經

南溪山屋入煙霞語咲生香日日斜聞道至今
春未老李堯花下又生花

女郎應辰

賢哲無人繼後塵古今幾許福齊臻女郎誰似
南溪富從子名來到亥辰

挽陳生政安

山下梧桐傍竹高庭前雛鳳幾驚孫而今往事
渾成夢猶憶輝輝五色毛

為雒生代壽應臺傅公

帝弼南來江漢陰御風北過土山岑即看蓮岳
舒仙掌解布金天際物霖
說老南來惇物陰雨餘雷過細蟲吟岳神河伯
齊稱壽共喜于時惠澤深

寄崔都閫

筆底龍蛇帶霧旋宵中雲鳥俟時翩將軍不出
營邊柳清得麟遊鳳翥天

元凱學文久著名藥師韜畧遠傳聲涇原何事
無塵到北斗旗懸細柳營

寄申都閫

細柳將軍駐渭城河陰胡騎妄縱橫華池若遣
司旗鼓囊答諸酋次第平

三百七

細柳將軍筭入神師方山岳更嶙峋若教出塞
麾雲鳥画入凌煙貌逼真

寄許五工部

馬首嶠岵鳥道長山花開處遇旌陽而今又是
花時節夢繞碧窰千樹翔

南野真仙丹在身縵山相遇便相親神霄煩與
圖南說我亦蓮華峯睡人

贈祝叅政

耳泉風火徹云林天府人家半不禁我欲移居
尋處所山陽鬱鬱有棠陰

寄金州張太守

橫渠何在在金川人住澄江杲日邊我避胡塵
欲卜築絃歌聲東望分塵

喜任進士解五中春榜

從容人物帝家臣筆下生花信有神昨日丹庭
獨對罷醉歸占孟杏園春

題冷泉逸人卷

三百廿八

丞相街頭憶犬顰將軍身隕春隨塵誰知五色
瓜田畔尚有石泉嘯吟人

街頭將相鬼龜兮泉上人眠鷗鷺群識得吾師
先有覺常將富貴視浮雲

題平野卷

理亂無裨空有聞不應身傍九重雲而今始識
青山骨却憶當年平野君

楊柳溪頭罷問津桑麻影裏買金頻青山借問
老還未誰是紅芳綠蔭人

春日過春山書屋

停車偶入春山屋門外堯花水正香室內主人
邀客坐曉談周易至斜陽

春日過東郊書屋

東郊暇日往尋春策杖疑看盡裏身行到煙霞
難盡處扣門忽遇釣鰲人

三百廿九

龐公德隱耕圖

一犁春雨鹿門東看破浮生總若空先生不知
田舍意幾回勒馬促朝中

悼亡妻

一榻移來又向東孟光何事弃梁鴻而今獨對
孤灯夜誰信愁腸似轉蓬

代南村郝氏寄贈西河老人八句壽詩
隴上耕田伴月孤何曾廡廟爲之乎之乎君子

愁無奈問識山翁此趣無

塵世紛紛事多端蓮峯酣睡老陳搏八旬不識
事朝禮閒拾雲中紫芝餐

送李秀才培還商州

不見謫仙十載強羅江人說在琴堂一朝茅屋
班荆話却是同胞到鴈鄉

送王秀才還商州

丹涯髦士入煙蘿遠就寒門氣色和子濯偶逢

三百廿

易劇愛穿楊師足尹公泥

贈趙子觀秀才

王父脩辭曾待詔若翁染翰侍文淵玄穹世作
玉樓記髦士休辭缺硯穿

酬賀商南白尹

鳬令西飛角里疆鄉關巡視半逃亡春風忽送
千岩雨接潞人征返故鄉

卷之十終

谿田文集卷之十一

七言律詩

登太華夜宿峯頂

華嶽金天俯西周暮年遊歷夙心酬丹梯綠壁
三千仞石磴盤雲幾百迴紅日崖根雷電合蒼
龍岳上烏猿愁夜來沐浴峯頭卧玉女盆漿漱
斗牛

黃河

三百廿一

雷霆轟烈瀉龍門曲曲還如禮教須向源頭
看滾滾休于波面訝昏極流端不擇羣小赴
海獨能急至尊猶有功劳堪紀處華夷別白在
乾坤

過裴晉公家訪遺事

聞喜北征五十里山腰籬落晉公家祠堂趨謁
莓苔合譜牒索看魚魯差人俾言多不解事族
貧坐久可能茶惟有縉紳來往過鳳凰原下幾

迴車

曲沃道中

名伴先驅近莫追
楊柳問路獨行遲
夢驚暗想
膝前樂愁劇忽成
馬上詩郵亭斜月穿窗
處官道北風披面時
心憶老親應憶我
懷那可遣親知

重陽道中

一上長安歸計賒
偶逢時物嘆年華
龍橋南去

三百廿二

三百廿二

初耘豆鴈塔北來已
川麻客底經秋欲白
首籬邊九日負黃花
思親思憶黃昏句
糊眼覓歸綺野家

秋日

池塘皺綠弄秋波
老得蘋洲鬢似皤
病葉無風還自墜
寒蛩得露更戶多
賓鴻將子投前浦
野角緣崖長上坡
共喜西疇農事遂
村中時唱太平歌

平歌

野望

太華西北截寧東
無端風景四時同
山畔隴蜀

天剛近水下越吳
海共通花發大眠
紅影裏鳥鳴人度
翠微中眼前物物
供吾樂尊酒何勞
判射洪奉賁家父
韻四首

差栽山下愛騎驢
朝釋長繩暮荷鋤
卧穩黃齋一箸後
詩成綠醕兩盃餘
醉噴野鶴頗來往
閑看巖雲自卷舒
却笑許公窮不恨
朱門終日曳長裾

三百廿三

三百廿三

吾愛吾廬傍翠巒
蒼松潤下好盤桓
門牆爽李妍三世
庭砌斑斕說二難
債負兩般詩共酒
貧挑一擔餓和寒
荷蓑蚤晚碧波上
閒與白雲爭釣灘

分襟橋畔樹森森
水遶龍華燕尾分
星夜釣殘潭底月
梅天割盡隴邊雲
擔頭薪刈越巖斫
牛背笛羌隔岸聞
詩債償來無箇市
長隨酒伴過花村

紅塵曾不會奔波物理窺開受用多木恁地前
思恁地既如何後待如何薛蘿門外溪聲碎花
柳村園山勢裁半碗黃齋居士飽等閒遊必更
多羅

賡張蘭軒次韓魏公吊淮陰詩韻

一噓炎燼五年成回首將軍就鼎烹辭前把來
為證左黨陳非實便分明未央羨中雌鳴計隆
準難逃烏喙名秀句夜來翻不厭燃前清淚落

吟聲

三百廿四

揚鞭指顧漢基成逸鹿冰猴次第烹渠受功勞
忘大德史無分曉冒汚名千年魏國是知已再
得關軒為辨明地下英魂如有覺冤聲應換作
飲聲

題蘇武牧羝圖

中郎天漢使羝羝十九年餘仗漢節征鴈未傳
上林書牧羝嚙盡北漠雪玉山蓋已輕如毛丹

府殊能堅似鍊誰道双鳬分首處南翔惆悵淚
成血 喜晴

仲春一雨連三日忽放陽和宇宙開洞口風花
迎我笑枝頭乾鵲報人來學簫半就鶯聲溢曉
粉全乾蝶翅回聞道不消寒食下秣麤鴉入已
難猜 排晴二首

二月蟬連雨雪殷俄瞻紅日未堪忻蒸將地下
渾成氣飛向天邊又作雲青顆只愁遭水浸黃

三百廿五

驚爭惜傍花聞伊誰能掃頑陰退為御螭車上

帝閭

一陽初動盼春來春到誰知心事灰惡雨陣打
嬌鳥去狂風狼藉好花開門前楊柳之詩興自
外芭蕉是恨媒他日晴光依舊好池蛙鳴殺耳
情回 重入浮山

總是出山又入山山中習靜少人烟豈能學問
高天下但用功夫在這邊風過池塘波未定

收河漢月初圓幾回却自開評駁大抵無成已
半年 夢金可卿

花外黃鸝有好音東風吹動故人心一載別君
影不見三春勞我夢相尋形容祇向逢時瘦義
理益從畏處深覺後攬衣中夜坐囑月色爛
如琳 戒人逞忿

眼前興廢轉如輪秋葉春花莫認真一炬慢然
心裏焰二毛爭惜鬢邊銀皇王帝伯今安在社

五

三百廿六

稷山河古換頻不信咸陽原上看龍爭虎鬬盡

埃塵 東康德涵

繞送春歸夏又過黃金寸寸暗消磨輕殘翠帶

垂楊柳剥盡紅衣老菱荷秋到梧桐山館寂夢

回蝴蝶月窻多終然眉宇無由見鴈去魚來奈

子何 問金州盜

羽書一夕報長安臣子心中自不寬焚棄忙接
定遠筆龍媒欲據伏波鞍鷹揚未去振巢穴鼠

類何時裂腦肝首宿盤中言笑飲夜來不似昔
時食 送受業師

乾坤大道浩無涯不有淵源總是差醉酢一朝
門外雪馬融幾載帳垂紗文章始信屬枝葉富
貴還知視葦葭今日吾師別我去龍門深處想
英華 三愛圃並帶牡丹奉介菴先生命作

舊說楊家百寶欄迄今三愛千來年呈祥合比
雙歧麥論色還強並帶蓮薰日迎風爭富貴有

五

三百廿七

時和月幾嬋娟恁般後樂亭前越愧有蘭君翬

翠篇 介菴先生西園有 三愛圃後樂亭 東金可卿

日月中天大道明多虧列聖啓群蒙泗波流處

一源碧壇杏開來千載紅粉嶽峯高人共仰孔

牆宮廣路終通這條搭子休輕弃硬着春梁荷

上躬 端陽

山頭帳望水雲鄉家在雲間節令忙門外應時
幾版艾堂前侵曉一爐香人斟蒲酒春難老日

射鵰景漸長嘆我遠遊志學不知今日是端

陽 長春花

苑李着花亦着花芙蓉華謝枝還華秋籬菊放
金兼錦鵬月梅同雪落霞艷色永宜當戶牖香
風長擬到鄰家黃鸝自足薄綠者錯語春光竟
有涯 中秋偶成對月

一年一度望嬋娟恒雨恒風正黯然而到良霄
如我意忽升晴鬼向人圓纖塵天宇潔如拭孤



三百廿八

羽林稍見亦金坐午桐陰成獨嘯幾人相對幾

人眠 春夜病中同澤野對酌讀白詩二首

病眼模糊認暮鴉同心人語隔半華并九時出

成風手極目春生造物家元氣世間難盡世韶

光門外正無涯去來好起身猶健對卧蓮峰品

月花

有約有約筆塗鴉口歸曰歸歸著華既然掘井

同嘗水可以行僧不到家所上飛仙先我拜天

邊野馬即誰涯旋轅吾當只遵路青說還丹及

雨花 題閬川首卷

漁浦春芳點綠蕩江村晨蜀喚征輪臨流不見
操舟者望道還思登岸人風定遠山呈近渚煙
開翔翼下遊鱗雷沙鷗鷺律知我聽賦伐檀鎮
自馴 龍門洞和韻作

浮生半覺黃梁夢幾度龍門欲作倦風靜一輪
丹井月霜寒萬里醺忙天鶴猿有意供役使塵



三百廿九

鹿無心任往還地古不留俗客駕泉声相送到

山前 玄溪孝隱

悠悠含影漾溪流短短斑衣老一丘供饌自來

冰下鯉忘飢却有水中鷗靜觀碧落心俱空久

撥丹炉志欲酬聖世幸無廉孝辟任召耳肯盡

春秋 洛陽懷古

馳來車馬洛城外荒塚連雲滿北印黨銅能教

漢業墜清談解使晉朝亡山川形勝還依舊煙

火人家幾處常進指兒童牧馬地逢人說是舊

宮牆 送角山詹公撫我耳肅

三山日曉送飛旌萬里陽關指上程天府行經

牛火宿神泉路繞鳳麟城琴書解慶天應近尊

俎陳時境自清方叔卿來重奏雅凌烟不說畫

圖學 賀沈濱曾公綏戎西土

經年河岳援蒸民今日華夷付一身麟鳳域中

分雨露鴛鴦湖上靜風塵雀旗指度胡笳息牙

繡行時漢吏循却恐急邦承簡命渭城人泣送

征輪 寄奉甘州巡撫棠谿王公

金城星使王關還為說翱翔路八千北聽笳空

閒鳥陣西通琛貢羅狼煙士騰彩筆篋開鼓人

飲黃雲水護田學校小緣明道安撫誰識自

歌絃 寄奉中丞祿軒劉公

不見鞭蒲計數秋祁連西望暮雲悠興與營堡

絃歌發塵靜郊垌稼穡稠木出酒漿臨易肆水

盈田隴盜難謀虞廷指日徵賢佐淑問遺人涕

泗流 賀憲長少巖傳公

勅監文武簡名臣爰得當朝攷績人曾向百官

別殿最亦于四海佐平均甘棠陰裏刑期措細

柳營中道得伸佇聽并天陸海域還歌臨二

南新 送駱涂水由御史大夫轉亞卿

橋門風雨歲聯來有詔如蘭夢亦香學自雲居

慚我退道從駁歷見君光即看帝闕和韶樂好

向昌期引鳳凰若到秦時尋舊約遞休畦步失

周行 寄華野洪司徒朔方餉邊

狼煙連歲起華池帝遣司徒餉六師士飽宇楊

恩電激馬肥騰擁愛風嘶犒從重後大威遠信

在言前大類知他日渠搜復禹叙受降城外諭

胡兒 寄贈光祿寅友小東巡撫彭公

楚國商賈負大猷龍樓宵共奉冰炭乃與軫輟

調和手海岱却分憂齊魯定隨左父讓絃

歌應播武城謳惠來梧子今喬木觀物懷人春

復秋 酬鄭陽巡撫龍岡張公

正蒙君子壽斯文屬稅鄭陽四國欣芳過霜清

三楚澤卓行縣城二周氛漢南水廣人休泳洛

汭山深犬息猶沙漠海隅多鼠竊聞風應似畫

庭蚊 寄劉西岩浙江督學憲使

劉向為儒道不群明時居業應星文禁中書讀

歷朝秘筆下風生五色雲時雨降汾魚鳥樂春

輝入越李苑芬蘭方近日頻烽火好舉銛毫掃

秋氛 上閻綉水

白簡當年侍早朝金門終入衆魂消一封常遣

天威霽六月俄教木葉凋攬轡昨聞節駐渭貪

官今見鼠逢猶奈地會看驄馬過一池清水不

波濤 寄四川憲副雲崖陳子

龍飛五載杏花天金榜初題抱玉仙總為道超

國士外直推身到聖人前幾年汲黯嘆薪積一

昔王褒應頌還聞道觀風澄錦水聽歌喬木入

薰絃 贈嚴太守陞荊江大參

幾載屈公住小邦黃堂無事富文章以將漢吏

爭高下詩興唐人較短長此日藩垣半駕晚他

年咀爵齒牙香不消行李頻收拾琴鶴明朝出

渭陽 賀殷憲副遷擢方伯

梅稍着雪柳條黃律轉風和景物光分陝地尾

迎邵伯周原民滿護甘棠豸衣帝賜鶴更服蝶

夢人驚驄帶霜八郡旬宣方雨露九至早晚怕

翱翔 寄寧備邊憲使西坡許君

西坡憲使耀蘭陽北關承恩靖朔方介堠密窮

大鼻穴招搖開捲鳥雲翔只將折獄服遐邇不

把穿楊較短長裏境得君天設險敵來看比草

經霜 寄楚國寶中丞

西州豪傑仲淹行百萬甲兵一腹藏日駕單車

平反側不勞一矢奏安攘將軍敗絕跡

騎歸完錦繡疆簡命隕天雖暫上平胡卜將定

催裝 寄鄧延兵備憲副方公

十載西臺繡服翻霜旌東過筆門輝偶逢曲木
增繩直即有高格待鳳章愛日懸時山谷煥長
城設處犬羊威重迎征蓋挑燈語更短心長嗟
願達 酌西寧孟東厓憲副惠詩

中土何人句律精東厓瓊在玉鐔鳴詩從剛後
還南雅賦自騷餘出誼卿寄去蒼葭獲玉佩飛

三百四十四

來白雪駐雲行旬宣翼日棠陰憩仰聽清風古

甫聲 奉送侍御劉公還新野

安世西來衣繡明三秦河嶽識元城珍收神駿
盈天廐學育英才聚國楨所至山摧連地動言
歸人集語冰清花廳此別知何處應在高高頂

上行 送聞石塘擢南都司寇之任

誰稱夫子問宣昭司寇儀刑靜壓桃烟爛霜鋤
隨向利巖巖砥柱任波搖平生如玉純蠅點在

處為春着雪消淑問此行函教遠留都應說是

臯陶 王老先生存問

柱國歸來不畫眠醺顏鶴髮似神仙簡翻綠野
諸生愧功紀青編百世傳冰蘄有聲堅晚節芝
蘭無數慰高年茲承存問非常典萬丈霞光霽
壽筵 送馬長公還廣德

扶風苗裔何方盛上郡傳揚有二難弟贊中和
扶帝座兄分茅土守江干九成樂召鳳麟集五

三百四十五

袴歌消士女寒白下逢君忽折柳天涯思季每

凭闌 送許少宰北上進表

萬壽節臨萬國欣萬方齊獻野人芹舊都合奏
千官表少宰能采五色雲霓萊階前山祝歲韶
簫聲裏鳳儀董清朝知共推公範黃閣看留典

秘文 寄方山韓稽勲

茫茫陸海見方山下壁群流湮消環華岳天低
巖峻絕龍門雷迅聽潺湲鳳凰集地祥麟出牛

女星河彩鷁還早晚雲端施雨澤乾坤塵洗淨

貽鑒

酬徐宗伯養齋

宗伯身懷玉不貧先生官轍其泉濱峴山羊去
遺寄石洛水郭來愛角巾動處詩書足印證閒
時風月是親賓行藏若問人何似松栢蒼蒼終
歲春 送寅齋葉公還慈谿

車雨塵消四國寧將諗情切九天聽龍章汗渙
黃金闕鴻翼愜飛碧漢冥君實定從國相起休

三百四十六

徵先兆史編馨獨憐江漢河淮客極目隨時望

列星

寄贈甘肅佩印王將軍

忠嗣膏中富甲兵羌胡域外舊懸名雪山自到
營旗建青海即看佩犢耕番馬西關頻入貢胡
笳北漠希聞聲屯田成日虜龍劍定遠封時觀

王京

寄叙州周太守

丹鳳山中懷玉仙紫宸殿上聽臚傳下帷賢聖
經年夢守郡華戎兩地眠教出遠聞六詔格風

移閒賦二南篇寅恭榻許寬隅坐早晚鴻來政

在田

賀羅進士戶部

君家兄弟破天荒從此雲霄引鳳翔兄秉鑑衡
均四海弟司圖籍惠多方泉山滾滾人文盛車
谷輝輝草木光却愛尹他能尚友庾斯原識是
賢良 寄贈成都太守午谿李君

萊竹陰中萬卷央海棠花裏一琴張携將菊岸
潭溪水化作雪山雨露灑諫院入川行李簡乖

三百四十七

厓在郡暴失良龍橋近聽蜀人說要傍文祠更

築堂

寄贈漢中通守朱彥常

彥常甘節節誰如三卜食貧始讀書陸海民迎
通守口黃堂人似布衣初羔羊風遠傳四鴈雀
鼠音稀靜茹蔬聞道長官多舊德周行隨意步
知舒 送順德太守滄濱李先生

太白雄才號謫仙龜陰長句少陵傳退朝蒲折
單辭獄到郡花明萬電煙趙守香焚香夜王

維詩出画妍柴門有客曾荆識无生無慚寄

玉田 酬河東便同夫子

嘉祐文成幸昔收廬陵人覺是吾流正期鳳翥
臨千仞豈料棘栖涉五秋道有行藏元不晦時
殊用舍未宜羞孔壇深窺須若到春滿乾坤得

自由 代贈渭南宰鍾山甄侯

黃金臺畔硯磨穿丹鳳城頭鳬戢翩却把一琴

臨渭水仍將三事對旻天澤中造士期星聚懷

三八

三百四十八

裏蒼生似月圓楓陞會徵錄異政槐衙應託遇

多賢 賀耀州守李石屏采涼泉民言

涼泉漁父過樵門共說吾州近得君菜色但逢

雙淚下鼠牙總接片言分我綸綬釣溪心月爾

擔渾挑嶺上雲黔首聽看天有二緇衣欣賦鹿

為群 送權州趙太守三載入覲

石川漁父度煙蘿聽得雲間幾棹歌漆水潤田

呈瑞麥鑑山燭野秀嘉禾黃金地聞書聲與黑

髮人歸襁負多明日渭陽看柳色愁顏強酒不

成配 送涇陽吳令尹連前任淳化通三載

入覲戲用北地張繡衣見語贈之

還山御史過茅荆笑說池陽問俗行千吏在公

無案下一程出界有驢迎梨園琴處著花合涇

水車來佩犢耕雪裏看鳬留不得白蓮峯色亦

離情 送淳化畢二尹三載入覲

東齋初稅西來車門對蕪城見集鴉陋室懸星

三八

三百四十九

曾菜味深山陶穴漸人家百年序設青襟舞三

輔田成烏帽花閨閣北行應印綬陽春何處更

桑麻 寄鎮安弋令

商於深處萃奇峯萬壑千尋紫翠重蜀有卧龍

新視家村無點犬夜逾墉山中皓悅園勢綺境

外民來士及農寄語主人為世計休教時傑伴

虽松 代賀咸陽王尹生第三郎君

斗牛城畔一喬仙頌袖江南有歲年天闕鳬來

臨渭許星琴堂肅見蒲懸匱中良玉藏駿絕掌
上明珠三度圓有客聽啼識秀異挾君倖作買
書錢 送謝大尹考績

江漢朝宗一片心琴留不住意難禁柳邊且盡
葡萄酒松下應踈翡翠吟看袴村中無犬吠鳴
琴庭下有棠陰鴈鄉送別惟惆悵敢餽王生暮
夜金 賀盧湖勝老壽躋七泰

西塞南淮艇逐鳬栽花種竹枕盧湖傳家已飯



三百五十一

書中粟生計還看江上蘆七泰筵開顏似渥一
門萊舞繪成圖玄菴為賦楊如筆秦客亦傾缶
內孚 為江浦勝生贈衣生父西墅老人七泰

重陽節隔兩鳥飛七泰筵開對菊輝門外有賓
來鳳閣膝前無燕歌萊衣槐庭往日書程逼雲
路于今耆養耕江浦總緣勝氏舊幽音爰出渭

川扉 賀處士藤翁壽躋八旬

白鷺洲邊李白觴金陵勝氏卜新莊以書日費

黃金侈好禮天加鳥帽香簪寒天有一桂馥萊
筵忘記八旬長初秋壁滿公卿咏我亦贊吟珠
玉傍 壽浮岩徐逸翁

浮岩老子逸民流一卧岩雲八十秋公館頻年
无是跡書齋入夜有燈籠趨庭武在風堪紹聽
鼓篋多膏未收鄉飲近聞慵其帶蒲輪若迷恐
驚鷗 賀寧州劉敬之壽躋七旬

龍川居士號恭菴霁及從心章自含門下有英



三百五十二

文未喪屨邊無隙道堪談緣知學至明誠一識
得人同覆載三黃閉具瞻臨市怖青山高枕卧
雲酣 壽東郭張翁八旬有五

南薰聲裏有遺民唐棣花間哺鳳麟孤作挾霜
風紀使稚為藏匱廟廊珍沙頭鷗集容依釣河
上翁來許卜隣眉壽定同山壽永八旬總值五
鞭春 賀張內相壽躋七泰

三十年餘老輔臣歷朝典訓記偏真枕釐但願

錫多胤報國曾欽愛一顰好學往時託子姓崇
儒經歲費心神七旬會酌期順酒笑傍鳩車看
鳳麟 賀許母壽略六旬

行年耳順太安人征賦堯天惠牧民戶部恩榮
龍勅舊憲司色養綫紈新雲霞袍慰尸饗志孔
鳳冠酬斷織辛復顧晉推登載穀期順封拜第
絲綸 賀時母八旬

河中時母姬中英八十年過抱一貞身際治平



三百五十一

歷四世眼看卿相是諸生薰風巷裏萊筵厝廣
孝泉邊舞爵清膝下有兒能負米龍橋蒲阪往
耒耜 壽韋大淑人

金臺窮服太夫人逐子中丞西入秦八郡懷中
教撫育三邊膝下淨風塵萊筵曉膳樊川稱祥
室夕羞丙穴麟初度瑤池元劇樂蟠桃花底舞
麒麟 壽張母東太孺人七旬九齡

孺人叩友文星姊我亦平生謂父兄已見相夫

為國輔更看穀嗣冠時英補天季進貢扉饌步
月兒翔白雪聲今歲暫哦川至賦八旬親擬露
盤頌 奉壽劉母太夫人

天涯親望正令懷壽域尊聞見婉容膝下芳歸
新穢嶽機邊雲起舊從龍先生丹水乾坤白春
在崖山草木穰聞道蟠龍殿燕巢落來人舞應
歌鍾 次呂涇野齋居漫興韻十首

早歲春宵敢浪攀心頭齊坐點齋宜時所學



三百五十二

慙多負老去尋盟惜未寒萬乘思成來內殿百
神受職赴郊壇遙知此夕璇璣畔平滿璜琮蒼
玉盤

仙人住傍虛皇家白玉堂西第一樹地掃池亭
開竹戶香焚雪牖對梅花身經陪祀壇臨斗燕
憶承恩酒泛霞錫極曾知能萬億何妨白事吏
如鴉

東風連日報鳴條江水春生漲雪澗照稍忽驚

三紀過齋君寧謂九重恩馨香定在案牘外對
越極知聖體勞石室史臣如有述應將欽若紀
神光

龍車復道聽轟雷却憶即時送駕回大禮告成
占上瑞多方無事燕侍在聞韶欲逐苞禽舞對
鏡依驚雪雪催已許鷗盟為野伴還將羨事付
窓梅

皇極敷言敷腎腸曾于日月看容光敬謨妙絕

卷

三百五十四

同克典一德馨香匪稷芳草木風中春有腳江
山雪後土無粧乾元穆穆臣難畫老矣惟知效
直方

齋居上帝時臨我受撫南邦夜夢君虎變曾窺
斑有炳樂成那說曲無聞黃河清報千年水彩
鳳鳴圖五色雲大祀既成福可量九天應其闕
方分

四朝官學永思昔七載昊天聖澤前食坐見光

元有舜齋心學孔彼何人看樹水雪梅花發會
滿乾坤草樹春擊壤從今真我事鹿車行傍渭
川中

狼星如沫塞烽寒策士何勞效治安方物正謀
殷薦侑天明還向遠臣看圓鍾奏徹神應降蘭
栗焚餘漏未殘料得人心齊似結協和昭格諒
無難

窓外松間落月低良宵閒坐書忘携思成盟薦

卷

三百五十五

泉為酒樂奏來儀鳳踰雞千里天顏同咫尺平
生心事只鹽齏祈年禮就民多祉穀滿田疇稻
滿畦

松庭人靜鳥聲幽俯仰何曾固必求不向飄風
愁草舍却于積雪念瓊樓燔柴歲歲神祇格受
祉年年稼穡秋似此微臣祝願遂春江無夢睡
群鷗 答呂仲木

雞鳴有約來連榻月上無眠喚睡童喚我雖曾

中道廢興君不出門同三年夢繞白雲舍一
夜涼生玉墜楓莫悔功名渾是錯功名中自有
英雄 荅沈文瀾

多君詩就剛三步笑我止過一童撫景偶偕
曾點樂閑門敢比獲常同笑談浪說源頭水歲
月驚看江上楓真勇在人說不得何言春到氣
方雄 文瀾有春到氣方雄之句

酬張水南學士城南道院別後見贈

方憶宿愛忽辱新什奉和

都下知君學似海江來憐我鬢成絲
未解樓迎白草聖愛教世有步霖雨一時將入手雲
龍千載正逢期行看慰人寰望聞遂亦松遊
未遲 送張守貞赴命試

雲歛終南雪乍晴龍橋
事愁思逝水戰戰動別情
天下我歸耕來歲莫忘

相迎

平川學道昔同盟此日看鞭上玉京虎榜久登
賢舉子 守貞應會雞窓還坐腐儒生鳳凰池上
君今到鹿豕林間我自耕青壤吾師如問訊為
言吳下舊阿蒙

挽李東溪天祚

劍氣虹光射斗牛早年文繡耀西周經綸未盡
人間事辟穀輒從地下遊貞潔全相紛爵躍才

良銀海逆泉流

東漢女名貞潔男伊吾無地酬

知己

東漢女名貞潔男伊吾無地酬

送賀先生考績

鐸聲九載振秦關文物一時盡豹斑虎座進魚
今日別龍墀遷爵幾時還清谷飽聽蕉葉雨添
河愁度落花灣東齋明日塵生几淚濕青衫看
訂頑

紫陽人去鎖煙霞更問誰何泳聖涯每愛高明

希紹派常羞愚懦但鳴蛙幾年馬帳隨高第獨
抱麟經委亂麻傳道未傳師又去西風腸斷嶺
頭花 賀李秀才秋闈中式

夫翁積善福攸基之子學成衆未知雪案三冬
翻卷熟蟾宮一步折枝奇經 邦有路須懷室
即鹿逢林莫問龜執友慙親咸爾玉希顏志尹在
人為 再賀李寵發解秋闈

紫門舊篋鼓垂髫月桂新枝笑折標書報家山
三百五十九

輝草木燕回螢雪數漁樵花王爭說香薰色粒
實曾看秀及苗太史會呈瑞羅春官應奏鳳
儀詔

雲路群超共不斜蟾宮獨折最高花聲騰學語
黃童口香壓開筵金谷家國士才敵元莫敵鄉
評名第果無差龍蟠飽茹十年藤鵬斬行標五
色麻 送張伯趙進士還武功進士友人張詩
谷翁印交幾何期文定葉門黃馬時三記夢

親几席一朝都下見男兒觀光謁帝酬翁悲落
筆驚入宛舅姿鳳雛休予遂起去渭陽椿樹益
興思 賀錢某行取辭風憲授南曹秋官

名屬湖東第一人飛鳬曾布晉江春選朝行李
琴隨鶴滿路去思碑是民豸服懽從愁體著書
燈貪向暇時親金陵別去知征邁肯使乾坤愧
此身 賀李甥本綱恩榮冠帶

網也忘機宛父風散財扶國恤人窮九天忽下
三百五十九

彈冠詔一整仍收釣月功開甕日嘗賢聖酒看
花春遠是非叢賢哉免矣當斯世有子無愁羨
若翁 寄贈趙子壻陵外舅張掖楊將軍

蓬門東坦是公甥念母心于舅氏傾中歲將過
知嗣服外家不到夢含情幾年東望雙眸裂今
日西飛兩翼輕我亦別君二十載新詩看處是
班荆 贈迎暉賓松庵士為鄉賓

山中調鶴友岩松泮水登筵羨客早誦詩書

習孔秦晚明方脉步岐蹤溯江往得過雲賦嘉
崑崙裝切王絳誰道鄧攸天不識荆花繁處鳳
雛雛 題東園先生東園

海亭岑閣鷲峰前朱草瑤華滿洞天官府一生

無箇事遠瀛洲終日翠屏仙念舊常任唯論酌從

白雲沾那記錢却笑東山遊樂客知親風月未

親賢 雨花臺奉和大司徒約菴周公常韻

風雅過雲調異常天花穠處會行觴青雲仙集

江山重白鷺客途語笑香佳事指隨空鳥沒皇

圖省與海天長登臨何地聊相似紫閣峰陰渭

水陽 送母舅歸家

送達長亭思欲迷不堪回首判東西風將雪意

侵不薄愁壓雲陰傍馬低紫陌好斟別日酒前

村已唱午時鷄匆匆木盡河陽贈尚待秋空姓

字題 謝人送石碑代道士作

劈待終南第幾峯野雲和月到空閣王叔文

難收拾唐室崖高費琢龍龜背映 窓外竹
頭昂出檻前松蓬萊未許相遊事先為人間捕
姓名 挽溼野

明夷之日大星流君別神臯記玉樓共學當年

曾纓契蓋權今日是程周六經註出疏堪列千

卷書垂志亦酬惟有群言朱紫配相期刪定恨

靡留 挽楊南里繡衣年丈

卿闈薦日冠時英烏府率僚道獨鳴闕下霜飛

百辟肅滇南聽到八蠻驚生前祠宇燕民祀

沒後心田永世耕清白誰言遺物薄一雙和璧照

人明 賀蒲州梁南渠生子

東藩舶客字天長西認龍橋是故鄉擎壤畋李

荆麓約登雲仙共露盤漿一朝室驗金星夢三

谷人哦白雪章靈鳥異日彩羽就儀韶應自鴈

陂翔 哭武功張緯秀才

北臺竹所尚新書東序松陰宛舊居月上忍看

執業處雪中忽憶立門初當時準擬而聞道今
目誰知天喪余回首春山雙淚墮滿園飛李若
為虛

谿田文集卷之終

三下六上

補遺

送康太史奉母還關中序

晉龍潛公云我谿夫子名播列夷者

此文是也集中未載今增補之

粵若弘治十有六載臣太史海復於

帝曰惟帝克弘我先王之丕孝亂四方維

時四方匹夫匹婦殫厥衷咸庸休於帝德歸臣

海固敢逸辟庸布厥衷於帝臣少孤鞠於母

氏康張茲弗敢以母氏之勞瘁譁越天聽昔

在十有三載臣母氏攜臣海來自漿學於辟雍

棄厥允祠宇瑩域暨厥毛裏之屬迄今奄四載

矣實未嘗置厥心固念逮臣尸史館益用興恤

越豫惟時先祠宇若他率灼見於夢寐寢庸或

取問療臣累羞以良劑麾曰母我夜在心爾

克俾爾寡老母獲一還先虛否茲是以廖爾寡

老母之疚否則有歸骨耳臣聞玉帛成並不知

攸措念惟 帝之大孝覆冒下土克既諸匹夫
匹婦之隱忱亦尚有監於茲茲用敢復於 帝
罔敢逸辟 帝曰朕聞臣而克臣維克子爾克
子時維良耳曰在朕躬 帝曰嗚呼海來其善
慰爾母氏徇爾鄉比瘳以來弱朕不逮太史頓
首稽首曰臣不敏曷以勝對天之光命時九月
望後二日也翌日祖宣 武門奉母以行于是
太史之友生昔同舉於鄉者畢來自太學餞太
史爵行謂太史曰維我雍梁之墟在昔賓興賢
能時維賢聖淵藪豎我 大明士敦于行亦曰
秦猶有人維時進士之科名鮮有冠于多士用
大越太史於戲太史亦尚識否昔與予在童子
志以文名世僉曰嗚哉維太史克自信予亦諒
太史展有今日謂太史曰時微報維克修厥德
冀無忝厥鄉先正時維報哉太史曰昔今果若
厥志矣古之人曰學先於立志蓋尤信於戲

太史嗣今以往其舍厥文辭懋越德求匹美越
前人尚有弗獲若志匪予攸聞今官得行道者
維太史太史之任一曰 師天子二曰傳天子
三曰 保天子四曰侍講讀以帝王之學詔
天子五曰撰編國史以大懲大勸 天子厥
惟重哉今太史志越以文名世則獲志越錄養
則獲志越掃謁先祠宇瑩域以慰母氏則獲其
志越竭力在王室則尚褻如未有攸聞太史可
不重用懋哉子聞李唐以來重進士號曰得人
則有若韓愈榜則有若張詠榜而王佐乃由我
朱子用終譽吾儕昔與太史同舉得無厚厥望
哉今茲與太史別敢用茲爵為太史祝太史其
念哉念哉

先忠憲學接橫渠之書其於聲律對偶之技率不經意然傳誦為式者已徧於中外矣聞生平闢道之作晚年手訂一十二冊刻刻力艱後悉散亡萬曆中文溪張公宰治吾原雅慕情切愛搜遺支刊為是集迄今百七十二年棗栗之存僅有其半觀覽者每以鈔補為苦今歲邑紳士先生相聚而言曰谿田馬先生者後學之津梁也惜



四

全書不概見而斯集又破殘若是我輩之責也遂各輸金照舊榻原本補刻其缺不逾月而復成完璧矣昌黎云莫為之前雖美不彰莫為之後雖盛不傳諒哉朋等愧感交深書此簡末以志不朽云

九世孫邑庠生錫朋謹識

捐資補刻姓氏

張

懿 字東初 鼎思進士 候銓知縣

胡

瑛 字子雲 嘉興城隍以州同知

溫祿綬 字鵬南 邑庠生 國色公府考廉方正

王 檀 字健庵 侯銓州同知

張世勲 字傳烈 咸進士 侯銓

王 露 字有萬 侯銓州同知

崔 樞 字步騰 咸進士 侯銓

崔鳳威 字也九 侯銓進士

趙登瀛 字漢仙

李成桂 字芳學 咸進士 四川東鄉縣知縣

李 登 字步瀛 邑庠生

党 成 字應節 侯銓州同知

雒 鼎 字雲遠 邑庠生

張 植 字樹崑 太學生

王 璵 字奇珍 太學生

崔世祥 字東來 太學生

王 濟 字士軍 太學生

張世濟 字永和 文童



五

范 梓 字友琴 文童

張 施 字廣九 邑庠生

錄梓

張堯甸 字西功 邑庠生

九世孫郡庠生輝甲 較字

十世孫文童 變

崑

乾隆十七年歲次壬申八月中秋

谿田文集十一卷補遺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馬理撰理有周易贊義已著錄是集凡文六卷
詩五卷補遺一卷則有文無詩理少從王恕游務
爲篤實之學故所詁諸經亦多所闡發惟其文喜
摹尚書似夏侯湛昆弟誥之體遺詞造句塗飾瑯
刻其爲賈古視李夢陽又甚焉明史儒林傳載楊
一清督學闕中見理及呂柟康海文大奇之曰康
生之文章馬生呂生之經術皆天下士也則一清
雖賞識之已不以文章許理與柟矣史又稱理名
震都下高麗使者慕之錄其文以去蓋亦以其人
重之耳